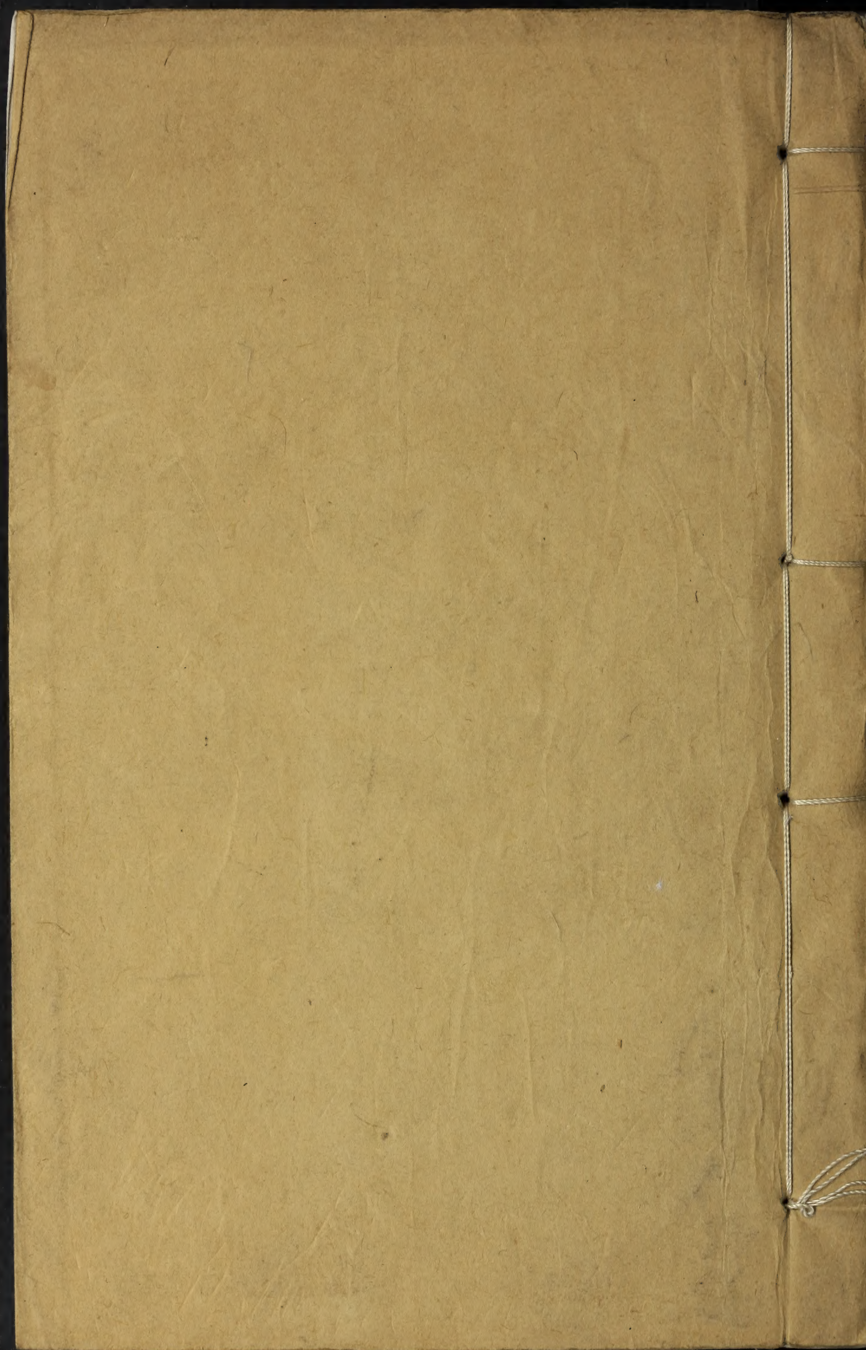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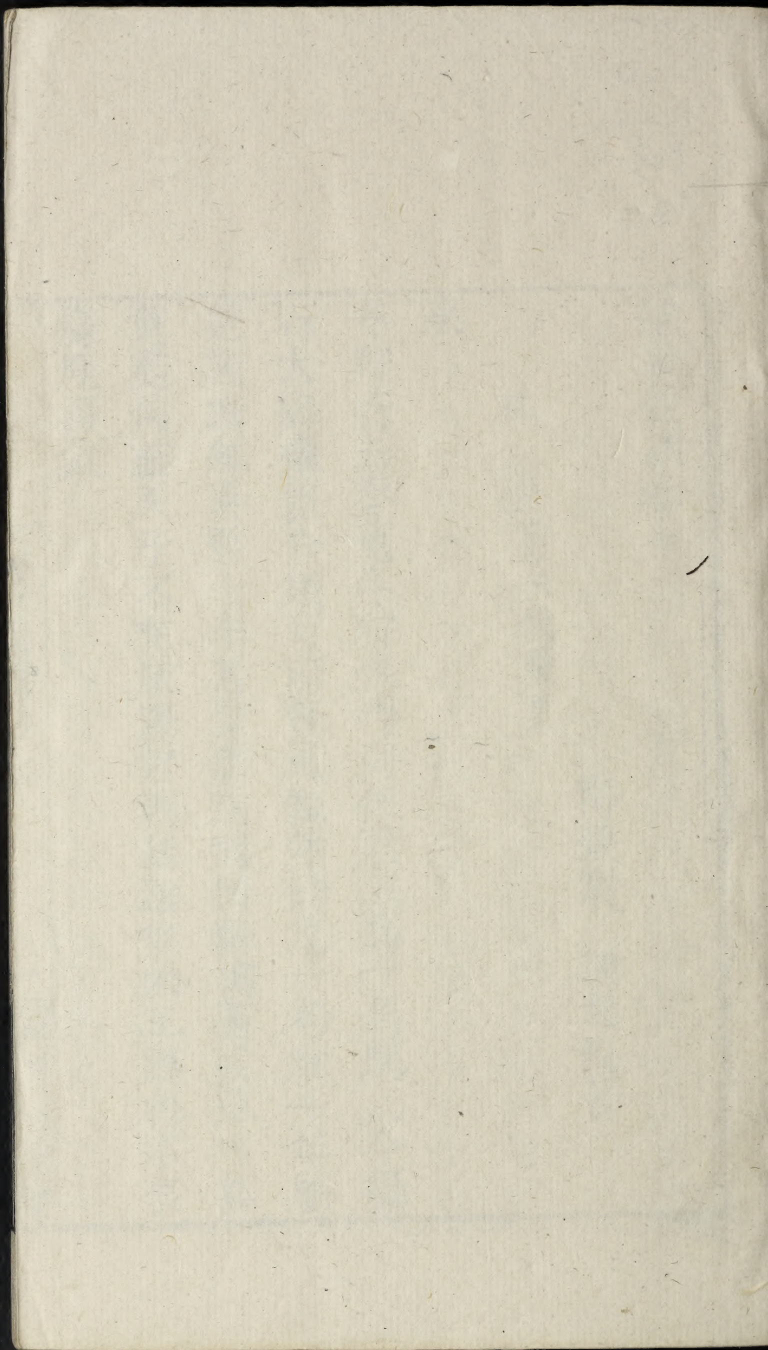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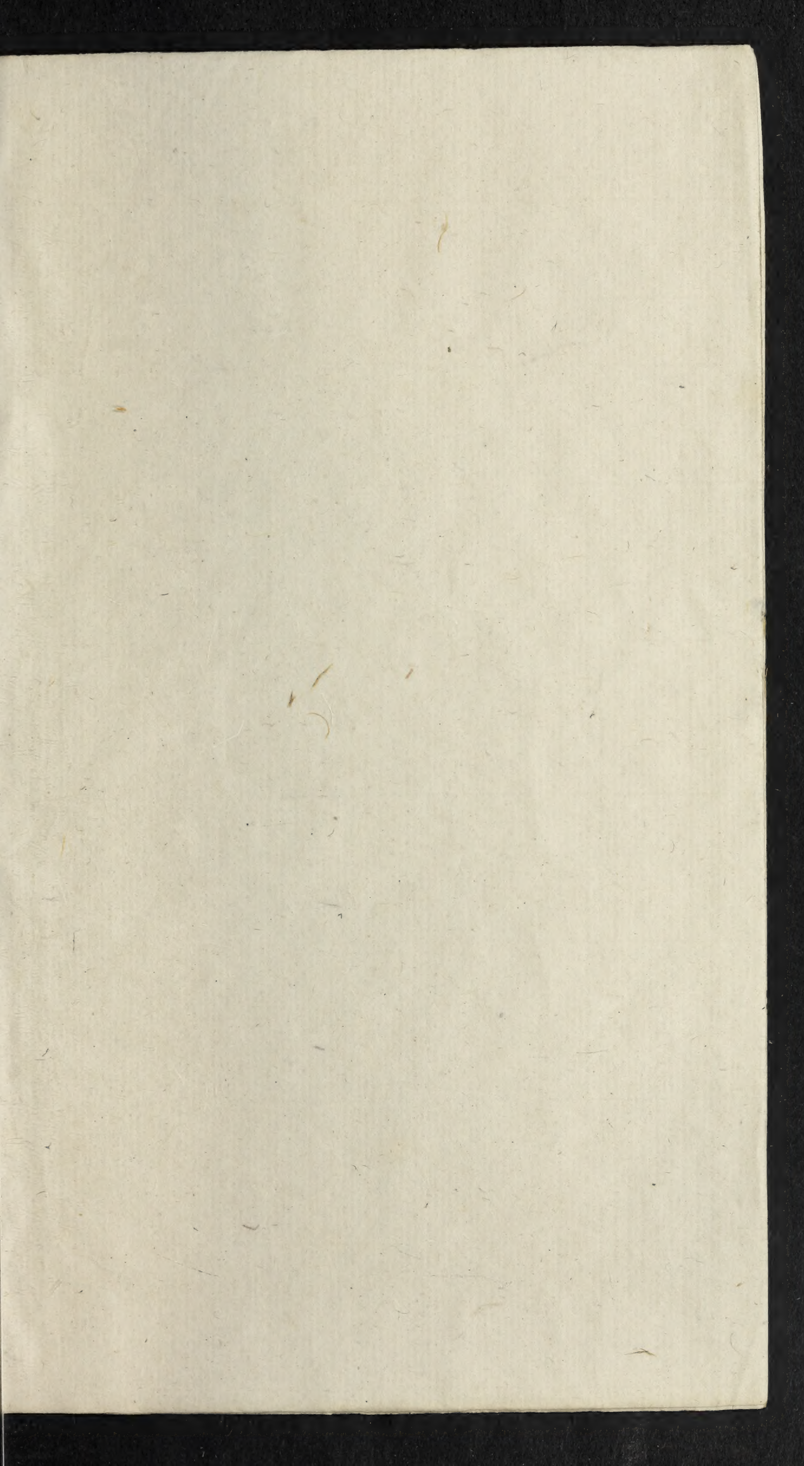






隱居通議卷七

南豐劉　壎起潛著

杜少陵前佚脫數頁

缺

冬狩行云春蒐冬狩侯得同使君五馬一馬驄況今攝行大將權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回轡擒西戎草中狐兎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

哀江頭云淸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
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
南忘南北此見少陵忠君憂國身居渭水而憶劍閣非
謂靈武也
舞劍行云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
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烟女樂餘
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蕭瑟玳筵急
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
遺興云下馬古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墜

我前朽骨穴螻螘又爲蔓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尙開
邊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以上諸篇或豪宕悲壯或深沈感慨有無窮義味蓋杜
作爲古今之冠而此等又爲杜集之冠更千百世無能
及者故摘出以備吟誦
石龕云熊羆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
又嘷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此體奇甚而有楚騷風
味
懷台州鄭十八司戸云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莫鄭公

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昔如水上鷗今如罝中兔性命由他人悲辛但狂顧山鬼獨一脚蝮蛇長如樹呼號旁孤城歲月誰與度從來禦魑魅多爲才名誤夫子嵇阮流更被時俗惡海隅微小吏眼暗髮垂素黃帽映青袍非供折腰具平生一柸酒見我故人遇相望無所成乾坤莽回互此詩奇俊悲吒爲夢李白之亞

石壕吏云夜久語聲絶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言有盡而意無窮

新婚別云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

反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沈鬱頓挫哀而不傷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言也

大麥行云大麥乾枯小麥黃婦女行泣夫走藏東至集壁西梁洋問誰腰鎌胡與羌豈無蜀兵三千人部領辛苦江山長安得如鳥有羽翅託身白雲歸故鄉

苦戰行云去年江南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宛轉悲愴讀之悽愁

光祿阪行云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昔人但以此等作言語看予身經亂離奔竄林藪每味此句

然後知少陵狀景之妙用如快鶻風火生此句壯健飛動可以想見花卿之雄至於羌邨三首宛然陶體同谷諸篇宏縱奇峭中涵深悲詩之至也

天屬尊堯典神功協禹謨　聖圖天廣大宗祀日光輝
國有乾坤大王今叔父尊　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
山河扶繡戶日月近雕梁　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雁行
帝力收三統天威總四溟　社稷經綸地風雲際會期
大角纏兵氣鉤陳出帝畿　洛下舟車入中天貢賦均
僊仗離丹極妖星下玉除　日月低秦樹乾坤繞漢宮

地平江動蜀天濶樹浮秦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地利西通蜀天文北照秦　天地軍麾滿關河戰角悲
四瀆樓船泛中原鼓角悲　書信中原濶干戈北斗深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
社稷堪流涕安危在運籌　草木歲華晚關河霜雪清
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　朝野歡娛後乾坤震蕩中
帳殿羅元冕轅門照白袍　孤雲隨殺氣飛鳥過轅門
兵氣同飛鳥威聲沒巨鼇　魚龍同夜水星月動秋山
江濶浮高棟雲長出斷山　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

白攉朽骨龍虎死黑入太陰雷雨垂
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
天兵斬斷青海戎殺氣南行動坤軸
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
元氣淋漓障猶濕眞宰上訴天應泣
指麾能事囘天地訓練強兵動鬼神
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
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
玉几由來天北極朱衣只在殿中間

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
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
三年笛裏關山月萬國兵前草木風
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
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晝眠
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宵月色好誰看
時危兵甲黃塵裏日短江湖白髮前
反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
絕壁過雲開錦繡疎松隔水奏笙簧



負鹽出井此谿女打鼓發船何處郎
擊柝可憐子無衣何處郎
以上皆少陵句法或以豪壯或以鉅麗或以雅健或以活動或以重大或以涵蓄或以富豔皆可爲萬世格範者今人讀杜詩見汪洋浩博茫無津涯隨羣尊慕而已莫知其所從也因摘數十聯表而出之其他殆不勝書姑舉其概善學者固可觸類舉隅矣至若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岸花飛送客檣燕語留人草敵虛嵐翠花禁冷葉紅野船明細火宿雁起圓沙暗飛螢自照水宿

鳥相呼如此者人能知之今不復錄

杜句皆有出處

家藏小冊一本字畫甚古題曰東坡老杜詩史事實略舉杜句有曰賤子請具陳引毛遂云公子試聽吳越之事容賤子一一具陳公子可行門行可止則止杜句曰下筆如有神引仲舒荅策下筆疑有神助杜句曰青冥却垂翅引李斯曰丈夫如提筆鼓吻取富貴易若舉梧何青冥之翮與鷃共垂翅乎杜句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引武帝欲討西羌耿遜諫曰今崆峒小麥方熟陛

下宜休王師如此者凡十卷乃知杜句皆有根本非自作語言也山谷云杜詩韓文無一字無來處今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此語予初未以此說爲然今觀此集則此言信矣後世作詩者無根之言耳

歐陽公

歐陽文忠公脩鴻文碩學宗工大儒所謂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者固不以詩名人亦不敢以詩人目之而公亦不以詩自名也學者每恨公詩平易淺近少鍛鍊之工不得與少陵山谷爭雄予獨以爲不然公之

所作實備衆體有甚似韋蘇州者有甚似杜少陵者有甚似選體者有甚似王建李賀者有富麗者有奇縱者有清俊者有雄健蒼勁者有平淡純雅者試摘其古體數篇與韋酷似而世或未之知也如伊川獨游曰東郊漸微綠驅馬忻獨往梅縈野渡晴泉落春山響身閒愛物外趣遠諧心賞歸路逐樵歌落日寒山上如寄軍巡劉判官曰遙聽洛城鐘獨渡伊川水綠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阯落日亂峯多龍門何處是如游龍門上方閣曰聞鐘渡寒水其步尋雲嶂還

隨孤鳥下却望層林上清梵遠猶聞日莫空山響行次
華縣曰朝渡汝河流莫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
深綠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春風滿平
陸晚步綠陰園有曰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
陰密初迎薰風凉雪晴有曰悠悠野水來豔豔西谿潤
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凡此數章不似蘇州乎或又
謂此特音節似之而趣味殊懸絕若然則余所不解也
其酬學詩僧有曰維詩於文章泰山一浮塵又如古衣
裳組織爛成文拾其裁翦餘未識衮服尊送張如京知

安肅軍有曰界上山河壯軍中鼓角雄送王尙哲三原尉有曰山河識天府風雨度函關下直星同行三公有曰萬國舟車會中天象魏雄聳縣陪祭有曰落日漢陵道初寒慘暮飇送謝希深北使有曰鼓角雲中壘牛羊雪外山如此等語殊似少陵舉此以例其餘概可知矣而謂公不工於詩可乎所可惜者格卑耳要亦崑體之餘習也

廬山高明妃曲鬼車水谷夜行諸篇古今學者誦之習矣而予尤喜其贈沈遵一篇淸婉流麗自成宮商蓋學

者未之知也其詩曰羣動夜息浮雲陰沈夫子彈醉翁
吟醉翁吟以我名我初聞之喜且驚宮聲三疊何泠泠
酒行暫止四坐傾有如風輕日暖好鳥語夜靜山響春
泉鳴坐思千巖萬壑醉眠處寫君三尺膝上横沈夫子
恨君不為醉翁客不見翁醉山間亭翁權不待絲與竹
把酒終日聽泉聲有時醉倒枕谿石青山白雲為幔屏
花間百鳥喚不覺日落山風吹自醒沈夫子君過滁陽
今幾時滁人皆喜醉翁醉至今人人能道之長記山間
逢太守籃輿酩酊插花歸我時四十猶強力自號醉翁

聊戲客遨來憂患十年間鬢髮未老嗟先白猕人思我雖未忘見我今應不相識沈夫子愛君一尊復一琴萬事不可干其心自非會是醉翁客莫向俗耳求知音此篇筆力超然高風遠韻尚可想見豈尋常詩人繩墨所能束縛

送張屯田歸洛歌末句云感時惜別情無已無酒勸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為道別來今若此又述懷送張總之有云鬱鬱河堤綠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鶯猶囀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

楊華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復傷離一别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尊酒明日思君難重持此皆流麗有情致可吟諷也前四句律詩格重字當作平聲

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重讀徂徠集

天形積輕清水德本虛靜雲外風波止始見天水性澂
光與粹容上下相涵暎乃於其兩閒皎皎挂寒鏡飛蓋橋翫
月

大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窮姦極酷不易取
始知文景基扃牢銅雀硯歌

子丕當初不自恥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
誰知三馬食一槽同上

英雄置酒奉高會巍然銅雀高岧岧一朝西陵有拱木
嗽嘆繐帳空蕭蕭當時凄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

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上同

以上數語有斷制有議論非徒工言語者

文忠公得時行道在慶歷嘉祐治平間正宋朝文明極盛時故發爲詩章皆中和碩大之聲無窮愁鬱抑之思所謂治世之音安以樂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然亦有奇壯悲吒如寒風入九月北渡大河津玉塞積隱甲金戈耀秋雲送孔生游河北馬飢齧雪渴飲冰北風捲地來崢嶸馬悲蹢躅人不行日莫途遠千山横雪馬齧古柏嶺口踏新雪馬盂山西看落霞風雲莫慘失道路澗谷夜靜聞膺

磨行迷方向但看日度盡山險方迴沙重贈劉原父 如此等作可與古人出塞曲相伯仲信乎能備衆體者矣

范蜀公嘗謂仁宗四十二年太平都被柳詞寫盡以愚觀之柳詞何足當此歐詩數聯或者足以想見當時太平氣象今錄如左

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蓺

綠槐夾道飛黃蓋翠輦鳴鞘向紫宸

雲深曉日開宮殿水潤春風颺管弦

玉勒爭門隨仗入牙牌當殿報班齊

鳳城斜日留殘照玉闕浮雲結夜霜
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綠槐風
瓊花落處縈僊仗玉殿光中認赭袍
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閣生涼
組甲光寒圍夜帳彩旗風煖看春耕
威行四境風烟斷響入千山號令傳
年豐千里無夜警吏退一室焚清香
九門寒食多游騎三月春陰正養花
晴明風日家家柳高下樓臺處處山

以上數聯誦其詩想其景則昇平氣象曉然在目豈季世所得見引筆至此流涕太息

曾南豐

自曾子固不能作詩之論出而無識者遂以爲口實乃不知此先生非不能詩者也葢其平生深于經術得其理趣而流連光景吟風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詩體多尙賦而比與興寡先生之詩亦然故惟當以賦體觀之卽無憾矣唐詩之淸麗空圓者比與興爲之也宋詩之典實閎重者賦爲之也然先生之詩亦有不皆出于

賦者如古體有麻姑山一首送南城羅尉者甚似太白蜀道難其中未嘗無比興也謹錄於後

麻姑之路摩青天蒼苔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攀援懸磴十步九屈盤上有錦繡百頃之平田山中道人耕紫煙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噴崖直瀉蛟龍淵豐堂廣殿何言言階腳插入斗牛間樛枝古木不記年空槎枒然臥道邊幽花自嬋娟林深為誰妍但見塵消境靜翔白鶴吟清猨雛禽乳鹿往往嗥荒顛卻視來徑如緣絚千重萬疊窮巖巒下有荊吳粒粟之羣山又有甌閩一髮

之平川奕棊縱橫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原千奇萬異可意得筆墨畫禿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宏達世路俛仰多拘牽偶來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囂喧羅夫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層崖峻壑之秀發開軒把酒可縱觀喜此披霄插漢之負起出門舉足得往還羅夫子一尉龍蛇方屈蟠此邦人人衣食足闔境年年枹鼓閒几案剸裁得休暇山水登躡遺紛煩我行送之思故園引領南望心長懸

英宗皇帝輓詞有日已應南陽氣猶遲代邸來句尊壯

而事切實不減少陵秋日寄介甫有曰煙雲斷谿樹風雨入山城題曰感事似有所指卽是興丁先珍輓詞曰從軍王粲筆記禮后蒼篇謾有殘書在能令好事傳鵩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昏昏隴隧煙盍元珍歿於四月故用鵩事以對令威殊切實錢塘元夕宴祥符寺有曰金地夜寒消美酒玉人春困倚東風又曰紅雲鐙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浸遠空流麗可愛齊川冬夜有曰香清一蹋氍毹煖月淡千門霧淞寒齊寒甚夜氣如霧凝於木上旦起視之如雪日出飄滿階庭尤爲可愛齊人謂之霧淞諺曰霧淞重霧淞窮漢置飯甕以爲豐年之

兆

早起赴行省曰枕前聽盡小梅花起見中庭月未斜微破宿雲猶度雁欲深烟柳已藏鴉井轆聲急催寒玉籠燭光䌇秉絳紗行到市橋人語密馬頭依約對朝霞凝香齋有曰一尊風月身無事千里耕桑歲有秋北渚亭曰午夜坐臨滄海日半天吟看泰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碣風連草木薰次道子有曰兩印每閒軍市靜雙旌多偃送迎稀北城閒步曰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信意行便起高亭臨北渚欲乘長日勸春耕華不注山有日高標特起青雲近壯士三周戰氣酣金山寺

有曰夜靜神龍聽咒食秋深蒼鶻起搏風彭城道中有曰一時屠釣英雄盡千里河山戰伐餘韓魏公輓詩曰堂堂風骨氣如春袞服貂冠社稷臣天上立談迎白日掌中隨物轉洪鈞忽騎箕尾英靈遠長誓山河寵數新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斯民宏偉尊壯非曾公之筆力不足以寫韓公之氣魄也城南絕句曰雨過橫塘水滿隄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惟有青青柳色齊夜過利涉門曰紅紗籠燭照斜橋復觀翬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滿堤明月一谿潮此二詩則

又情麗婉熟矣北歸曰終日思歸今日歸著鞭鞭馬尙嫌遲曲臺殿裏官雖冷須勝天涯海角時此詩雖若直致然情思深婉怨而不露迎駕有曰錦袍周衞一番新警蹕朝嚴下紫宸俗眼望來猶眩日天顏囘處自生春和御製觀鐙有曰翠幰霓旌夾露臺夜深宮扇月中開龍銜燭抱金門出鼇負山趨玉座來又曰天香暗度金貂煖宮扇雙開彩鳳飛集英殿春宴有曰冠劍九重霄漢路鶯花三月帝王州觀今所選傑句如此謂之不能作詩可乎續稾中更有堪取者偶無其集他日別鈔

曾氏兄弟交鎮

宋元豐中南豐先生曾文定公鞏爲中書舍人掌外制時其弟文昭公肇以磨勘轉吏部郎中文定公爲行制後文昭公爲翰林學士掌内制時其兄文肅公布拜相文昭公爲草麻當時朝班榮之曰兄行弟制弟草兄麻近見曲阜前集又載文肅公鎮瀛州曰瀛州即高陽關今河間府文昭公鎮金陵一日詔會布知江寧府會肇知瀛州遂成兩易自爲交代尤人間兄弟盛事也文肅公將離瀛有詩寄文昭文昭和之各夸其所鎮之郡今錄於此想見

先朝文明之盛爲之慨然文肅過關入覲就畱吏政竟不及至金陵云

布作高陽臺衆樂園被命與金陵易地兄弟待罪侍從對更方面實爲私門之慶走筆寄子開弟樓臺丹碧照天涯塞北江南未足誇十里煙波新種柳萬株桃李未開花一麾同下西清路兩鎮交迎上將牙回首林塘莫畱戀風光還屬阿連家肇謹次原韻文物河閒信可嘉風流江左亦堪誇水南水北千竿竹山後山前二月花久愧迂儒懷郡紱聊須雋老駐軍牙兩州耆舊毋多怪

魯衛從來是一家

隱居通議卷七終

隱居通議卷八

南豐劉壎起潛著

詩歌三

律選

律詩始於唐盛於唐然合一代數十家而選其精純高渺首尾無瑕者殆不滿百首何其難也劉長卿杜牧許渾劉滄實爲巨擘極工而全美者亦自有數入宋則古文古詩皆足方駕漢唐惟律詩視唐益寡焉葢必雄麗婉活默合宫徵始可言律而又必以格律爲主乃善儻

止以七字成句兩句作對便謂之詩而重滯擁腫不協格調恐於律法未合也近歲鄉先生諶公祜妙選唐律數十首詳加評注以誨學者大為有益

桂舟七言律擷

諶公祜字自求號桂舟世居南豐之西曰瞿邨幼厭舉子業不求仕專志古學參詩於贛詩人蒼山曾公原一益之以學遂青於藍喜著書有三傳朝宗史漢韻紀古書合轍所作有桂舟歌咏桂舟雜著集中記序最佳其論詩處皆入妙品筆力高峻有史漢文氣古體樂府俱

善而於律體尤精唐律絶響三百年公自出機軸掃空凡馬蒼山翁號當時大詩人猶推讓出一頭地識者謂律詩至公中興略摘其佳句爲世所稱者列於左

兩表蜀天開日月三軍漢地出旌旗（諸葛武侯）

王侯螘穴青青草鼓吹龍盧焱焱鐙（自歎）

動地百年無桀跖後天一壽有顏曾（同上）

百年窗下棋千著萬事燈前酒一斟（詠古）

白髮古今天北極黃華宇宙客西風（淵明）

封濬九州堯舜禹典刑萬世契夔龍（評詩後作）

陶寫有時欣律熟去來無著證鑪芬覽鏡
西風木葉吹秦晉春雨桃華送古今避秦
兩水夾城飄近遠萬山擁翠繞參差鬱孤臺
不知元祐今何日慨想僊翁過此時同上
為惜舊時慈母線寧甘今夜隔簾霜寒夜思親
夢猶平昔醒來別憶到兒童事轉長同上
江山落日前朝夢風雨黃華太古心對菊
觀空觀化此憑欄會合人閒景一團棋罷客隨流水散
酒闌花帶夕陽看看花

飛雨隔愁橫笛後殘鐙照夢落花前雨後

詩到二南風化在句流三謝語言工評詩

中原一髮天涯夢元祐孤臣海外歸東坡

造物未嘗私化外英雄何事老隆中問天

看翻後夜月同照夢憶前生地不同同上

天地浮萍雲聚散江山罨畫月西東皆寓堂

地上斷無秦世草山中猶讀漢時書懷古

夢臨水月心先覺看到霜空幻亦稀晚眺

天開瞑色雲千里雨洗秋空月十分覽鏡

止水不畱前世景夕陽空照古人心 春晚

花閒笑語從雲散天下英雄豈陸沈 同上

隔雲烽火山河舊列土旌旗雨露深 邊事

層城樓櫓看如畫三鎮軍民夢解圍 宋史

樹帶夕陽雅半集蘆寒秋浦雁初來 感懷

交游雨過三生夢今古風前酒一桮 同上

千颿過眼人何在一笛穿雲水自橫 快閣和山谷

宮燭驪山酒未醒妖星睒睒弄青熒三朝伐叛知謀略

萬國歸心服典刑 郭汾陽

夢游碧落風偏急望斷金精月正中 寄林芝山

萬壑松風天鼓吹四圍花月錦簾櫳 評詩

風雨晝酣秦地潤關河春夢楚雲低 春日次韻

蕃漢盛衰霜葉夢陳隋興廢露華秋 讀史

聚火有蓮知佛性衡門無雁見交情 春郊

一颿秋水漁歌遠半塔斜陽雁影高 古虔晚眺

邑自亂來新鼓角屋從兵後尚蓬蒿 同上

落雁景翻秋宇迴亂雅啞帶夕陽飛 謁李中山

蜀天過雨浮嵐翠漢地連雲小麥黃 西捷

城上烏烏知息戰陳前笳鼓緩歸裝將軍斗大黃金印猶待先登縛鬼章同上

鳳城色映紅雲見龍袞香飄紫氣浮行都迎駕

地勢尊嚴今上國天王明聖此中興吳山

弦管入春波面醉雲天開鏡畫中行西湖

潮同海北風偏壯秋滿江南客未歸京華感寓

宮大阿房行日月關通函谷混車書讀秦史

鴈寒景落三山月騎俊神通萬里城送閩使

帝城煙冷江淞在鄗鴟金多社稷危賈似道

吳天北斗行宮在漢節西風閒道歸交相歸
雅翻漢月催黃髮雁斷胡天想翠華自和
燕雲海濶歸鴻杳蜀漢城荒戍馬閒黃葉
漢殿落花龍衮棄周原荒棘虎營新感事
短褐向時吟杜曲采芝何處問秦峯暗投
晉墅風流棋局散江東柱石酒壺傾次韻
雁過大江風帖帖雅嗁荒樹日悠悠紀事
赤幟露光王漢地錦颿波蕩帝隋舟即事
楚草澤深陳勝在秦瓜地曠邵平閒次韻

天開漢統王巴蜀雲從秦氛起沛豐 感事

向日不知今解老他時應憶此何年 三月晦

萬國夢回秦月在千年事過蜀雲飛 聞鵑

六鼇傾側動乾坤國母巡荒護帝孫北極星辰臨草地

西風觀闕臥花門 聞慈元歸信

南極大明秋氣迴西風吹夢泰階平 壽潭翁

西風客老雄心在泰古人稀俠骨香 次韻

梁有字題何歲月藏無經在亦香鐙 定林寺

千山落木秋來客兩袖西風且過僧 同上

昨日共吟今是夢少時輕別老翻愁別友

天教向老逢春在詩且忘憂此命通聽天

何事重來看明月不堪垂老向西風寄友

風雨黃花秋興熟江湖歸路客愁輕寄何清白

昨朝骨肉關情大今日平安過望多亂後

歸來今夕歲云徂且共平安酒一壺浩劫定中逃得過

舊愁空外看來無歸來

五更歷轉花紅在萬里晴光草綠敷同上

一日又從頭上過百年多在夢中行正月二日

月明老樹吟風鶴露溼荒郊徧土梟今日

事去尚時尋敗局老來猶日讀何書秋氣

術豈有靈能起死夢從何處忍忘歸悼亾

燕尚有情迎社到蜨空無夢過時休同上

壯日尚會雲出岫暮年偏怪海揚塵丙戌立春

紫微星奠三階正黃道天開萬象新同上

梁燕未歸花尚在杜鵑有恨月常孤夢起

此情消遣終難去無路追尋豈是愚同上

半空日照陰霾伏八表天開泰象同自寬

禹甸草荒昏霧徧漢宮花夢晝雲酣次水郵

花柳晴光新態度江湖春夢老英雄自寬

日月任從愁裏過客塵常向靜中參次韻

歸櫂舞風鷗不下愁笳吹月雁斜行自感

集中詩如此者尚多今姑采其膾炙人口者錄之觀其妙趣天得自成一家不肎拾陳蹈故而於清麗婉活中有蒼勁沈鬱意有似二劉者有似杜黃者律詩中興非此翁而誰

五言律擷

風雨低黃鵠江湖老白鷗 聞笛

歌舞從兒女艱難憶父兄 月夕

塞雲橫蜀棧胡馬出巴陵

白髮風前酒黃花雨後鐙 聞邊報

月滿商山夜風高漢殿秋 讀史

世情江水淡心事海鷗知 寄友

巴雲秋景薄漢月夜光

克復歸神主多才自不難 輿地志

玉花嘶徼外翠輦過雲中 丙子

社稷新亭涕山河禹貢書同上

星辰天北戸漢沔國西門同上

馬悲仙仗過雁入海門斜戊寅

國被儒冠誤如今倘忍言雪霜昏日月盜賊滿乾坤有感

以上皆集中五言律句公五律不多作予少時從諸老間競誇風雨低黃鵠與白髮風前酒二聯以為可配少陵今末俗淺識殊無知者

五言古擷

昔誰醒中夢今獨夢中醒萬緣水上漚百歲花前景

中年歎憂患不及兒童歲今兒機械多反不如人意月行虛空間月影印在水月落影還無一笑人間世地上有錢流冥閒無半字自作稾木看靜閱滄江流江頭春水多湯湯今復古不載落花回只載斜陽去胡笳明月夜漢節秋風前此士已骨朽此名至今傳舊者今不見今者舊不知萬古明月在千山黃雲飛以上皆桂舟集中五言古體佳句也

七言古擷

公嘗登庾嶺觀梅賦古體有曰東郊獨行冰玉時江左

諸賢王謝起若以比花花或宜自不矜持花亦聡又曰屈原離騷芳草徧召南治世梅先見皎如佩玉上淸來不敢班渠國風變又曰花今國在橫浦南看誰冰雪來同參入南出南此時節元祐名卿花底雪骨香直到桑海翻花尙永存香豈滅若此者皆發前人之所未言可謂獨步一世矣

茂陵錢歌曰茂陵秋草不如錢老盡日光行宇宙昭君曲有曰世言如花人薄命誰識如花入衞霍只今保塞願稱臣舋蟬奪郄貂蟬勳揭鼓催花曲曰一聲金殿玉

闌干一曲馬嵬坡下土夕陽空照古今愁年年醉醒桃花雨勸農日曰山花笑人人似醉勸農文似天花墜農今一栢囘勸官吏瘠民肥官有利官休休民休休勸農文在牆壁頭官此日民此日官酒三行官事畢癸未元日曰黃葉枝頭又早春紅花景裏多明日任翻河漢風北來終是乾坤日東出以上七言古體中摘出

樂府臯蘭行有曰笳鼓宮商塞外歸似此殊勛古難匹後來渭上朝正月倘憶祁連冢中骨玉門關曰後無關險無中土太液宜春狐晝舞萬戸千門草綠深蘆葉捲

吹紅日暮貳師城曰莫將黷武議前朝今日人思此奇
絶虞美人草曰失道原不在陰陵放逐義帝知亾形西
風所過皆殘滅不據關險都彭城楊妃出浴圖曰霓裳
風秋舞天半舞到玉花飛石棧三台四輔德星垣只一
曲中知後患風流天子悟轉圜不見蜀山橫翠面又曰
梨園曲譜韶音祕響入馬嵬花委地開元不再宫不花
天街草緑西風起以上皆有議論有氣骨張籍王建不
專美于唐也

几臯吟槀擷句

近世吟人工律如九皋陳公寀之宗道亦自絶少略摘於後七言中有似唐者然不及桂舟風骨也

落日含兵氣空山更晚風有家音問絶無處道途窮 落日

草樹深城郭塵埃犯搢紳古來皆有死吾獨此時人 半歲

故里人何處空山日又斜干戈今爾輩天地此誰家 故里

未死終相見無生底再逢征衫今日淚慈母在時縫 歸來

多少艱難事言言卒不窮 同上

相思不相見身在易如無 望家信

江濶乾坤壯山長吳楚遥 錢唐

漢軍鼙鼓動蜀道雪山消 觀潮

風景夢中天地老江山畫外古今情 八月十五夜

一年好處在今夕每度圓時無此清 同上

日月更無山障礙乾坤惟有水周回 金山

家在鄜州身隴右弟居河濟妹鍾離 讀杜詩

中興社稷兩天子老死乾坤一拾遺 同上

荒草連雲人拾燼空山遺塔鬼吹鐙 常山亂後

舟無可渡人難到兵不能災地轉靈 青陽洞天

深洞有龍雲氣黑空山鳴鶴夜鐙青 同上

江山那解將愁去草木親曾見亂來經蒼山

千林雲氣龍猶在午夜松聲鶴自寒仙子偶來成夢事

至今游客未嘗閒姑山

黃中通理似無物天下橫行寧不烹蠏

九皐古體亦多佳者旅懷曰清波耿前灘白鳥下寒渚

樵斧空山鳴歸舟夕陽暮去來風中人明滅雲外樹雙

輪何時休愁心此羈旅此篇甚似蘇州也送別一章曰

江邊出相送君去我當反裴回未忍還孤颿夕陽遠語

短而意甚長洗馬行曰玉谿谿頭波綠玉玉谿谿上沙

金粟曉營出馬五花雲鳴榜齊首橋南浴馬高如屋長如龍四蹏如鐵聲如鐘靑芻幾束粟幾斗豢汝愛汝爭奇功編騣抹刷騂色罷黑面雄皃齊上馬就中一馬不敢騎云是將軍臨陳者又曰要知馬最於人厚鼙鼓旌旗應如手燕山雪重黃河深功屬將軍馬何有又有送戴石屏歸天台詩曰天台四萬八千丈一根直下寒銀浪靑蓮老子夜不眠往往飛魂到其上詩情不減流白雲千載重見戴叔倫蓮花峯下赤城洞芝𩌏翻笑山中人秋風孤篁入九尺老面百摺頳銅色田文席上摩吟

鸂鶒立蒼苔煙雨黑我家竹屋棲龍岡夜擣孤月餐寒霜醉騎白鹿軍峯下一見贈我青瑤瑲南山臺前春正好萬壑千崖清夢曉蒼苔石磴無闌干往事飛鴻天亦笑君今東首回牙牆我亦西去凌蒼蒼截江橋南春水急酒酣不記攀垂楊軍峯江南最高處我上峯頭望君去歸時定入天台山舉首雲間一相顧此篇雖語意微弱而言語清峭不染塵俗可愛也結意亦好其題謝氏西谷曰江東風流會稽伯玉壺貯香傾琥珀春風十里東山雲一曲寒、楸晚空碧盤盤石磴紅泉仙春草夢斷

瑤池箋蒙茸曲笠雨花溼老屐踏損蒼苔錢雙鸞翩翩跨元島月白香魂翠山杳玉蘭千載流芳聲清風凌厲連紅曉其送寧都陳令曰梅花樓頭立晴雪松葉亭根聽夜雨䶉䴓息響月千山桃李無言春萬樹凡此皆刻削清麗香人齒頰可以爲詩家之俊矣

秋麓山雜愛景集

余初著通議時嘗載吾叔父秋麓先生鏜高年著作不倦而余自覺江淹才盡不能逮以爲媿今先生謝世倐閱八期追懷悽愴學者會元伯裒金刻其遺吟而以絕

句爲之首蓋其古律體多而絕句獨少自成一家不專宗唐也摘其尤者如左

公有觀儺古詩一篇絕佳其辭曰寒雲岑岑天四陰晝堂燭影紅簾深鼓聲淵淵管聲脆鬼神變化供劇戲金窪玉注始淙潺眼前倏已非人間夜叉蓬頭鐵骨朵赭衣藍面眼迸火魆蜮罔象初㛹𡛟跪羊立豕相嘤嘤紅裳死女掩蕉扇綠緌鬚翁握蒲劍翻筋踢斗臂膊寬張頤吐舌脣吻乾搖頭四顧百距躍斂身千態萬狀索靑衫舞蹈忽屏營彩雲揭帳森擘旌紫衣金章獨據案馬

鬢牛權兩披判能言禍福不由天躬履卒越分愚賢蒺
蔡奮威小田服田敷勿切鬼頭也鬛繆揚聲大髽哭白面使者
竹篠鎗自誇挼捕無遺藏牛冠箱卷試閱檢虎冒肩戟
光睒閃五方點隊亂紛紜何物老嫗綳纏終南進士
破鞮綺嗜酒不悟鬼看覰奮鬔朦目起婆娑衆邪一正
將那何披髮將畢飛一吷風捲雲收鼓簫歇夜闌四坐
慘不怡主人送客客盡悲歸來桃葯坐深蔄翠鶡黃狐
猶在眼自歌楚些大小招坐久魂魄游消搖會稽山中
禹非死鑄鼎息壤乃若此又聞鬼姦多馮人人姦馮鬼

姦入神明日冠裳好妝束白晝通都人面目此篇筆力奇甚可以補鈌古人也

七言律不多摘其佳句於後

孔曾有道官天下韓柳無文世子孫（甲申遷居）

郫橋日落市聲散山路月明人語歸（郫中宿）

月下有聞思望帝山中無曲舞胎仙（和韻）

板橋雨過秋苔滑郫碓寒吹暴稻香（懐友）

尊前能是幾時客山下已成千古墳（出郊懐感）

柳條風慢天初煖花影晴光地亦香（桃源）

故人皆死誰爲佛老我猶生卽是仙夜坐
草隥水流檐佩響松梢月冷露珠圓同上
幾番雨過山仍在獨望人間鶴未歸菊潭故居
公忍貧著書垂死不廢所著有聖門言行錄考覈浩博
總會精實諸公協力以刊而不及竟六經之餘釋老書
無不通貫所作科敎之文尤爲入妙琳宮梵宇得其一
篇者俱謂足以名世具在別錄
山谷諸作
山谷翁書摩厓碑後題老杜浣花醉圖皆精深有議論

嚴整有格律二篇正堪作對嘗欲令善畫者圖作兩屏錄二詩其上每當讀詩餘閒酒酣興發朗誦數過以舒吟懷亦一快也

山谷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云程嬰杵臼立孤難伯夷叔齊采薇瘦形容絕妙後有作者何以加之左氏載嬰事甚略得太史公鉅筆鴻文乃始發揮其忠節反覆讀之百世之下猶為哀傷眞足以愧天下之為臣不忠者然韓厥之在當時微有覲望幸而嬰事得成厥與其功不然十五年間多少事節萬一嬰志不遂厥其能為武立赤幟耶

此堂孫先生瑞南豐先達名儒也嘗謂余曰山谷作詩有押韻險處妙不可言如東坡效庭堅體詩云我詩

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只此一降字他人如何押到此奇健之氣拂拂意表

古今咏淵明者多矣獨山谷翁深入閫奥其懷陶令之詩曰潛魚願深渺淵明無由逃彭澤當此時沈冥一世豪司馬寒如灰禮樂卯金刀歲晚以字行更始號元亮淒其望諸葛骯髒猶漢相時無益州牧指揮用諸將平生本朝心歲月閱江浪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尚屬余剛制酒無用酌栝盎欲招千

載魂斯文或宜當此詩允謂得淵明之心者世以陶公爲幽人隱士非也身逢禪代悲憤不自勝欲如孔明紹休漢室思致中興而世無英雄如昭烈者可與興復既不可爲則姑自放於詩酒而已晚年以字爲名而別更其字曰元亮景慕孔明意可概見或者但見其棄官彭澤歸逸柴桑遂以幽隱待之誤矣

桃李春風一桮酒江湖夜雨十年鐙 寄黃幾復

萬里書來兒女瘦十月山行冰雪深 寄上叔父夷仲

弓刀陌上望行色兒女鐙前語夜深 同上其三

風光錯綜天經經草木文章帝杼機　次韻雨絲雲鶴

兩宮無事安磐石萬國歸心有老臣　同子瞻韻和趙伯充團練

落木千山天遠大澂江一道月分明　快閣

家移四壁書侵坐馬瘦三山葉擁門　次韻宋楙宗僦居甘泉坊雪後書懷

笙歌忽把二天酒風雨猶驚三峽濤　次韻荅清江主簿趙彥成

萬竿苦竹旌旗卷一部鳴鼃鼓吹休　次韻黃份老晚游池亭其二

千林風雨鶯求友萬里雲天雁斷行　宜陽別元明用觴字韻

爭名朝市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一炊

五更歸夢三千里一日思親十二時

葢世功名棋一局藏山文字紙千張

語言少味無阿堵冰雪相看有此君

心游萬里不知遠身與一枰相對閒

世態已更千變盡心原不受一塵侵

寒蛩催織月籠秋獨雁叫羣天拍水聽宋儒摘阮歌

以上並山谷先生句法也山谷所長在古體固不以律名然時作律詩亦自有一種句法

后山

陳后山師道徐州人也曾南豐先生見其文而奇之后

山翁之詩世或病其艱澀然孶斂鍛鍊之工自不可及如云人情校往復屢勉終相遠一詩已經年知子不我怨又如去遠卽相思歸近不可忍兒女已在眼眉目略不省喜極不得語泪盡方一哂又如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略已聞其風又如俗子推不去可人費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娛又如此生恩未報他日目不瞑又如有女初束髮已知生離悲枕我不肎起畏我從此辭大兒學語言拜揖未勝衣喚耶我欲去此語那可思凡此皆語短而意長若他人必費盡多少

言語摹寫此獨簡潔峻峭而悠然深味不見其際正得費長房縮地之法雖尋丈之閒固自有萬里山河之勢也凡人才思泛濫者宜熟讀后山詩文以藥之他如妾薄命贈二蘇公諸篇深婉奇健妙合繩尺又古今之絶唱

荆公二古

王荆公集中有古詩一篇名曰君難託詳其詞旨似怨望裕陵者豈非罷政居鍾山時爲呂惠卿讒毀不能堪而賦邪其詩云槿華朝開暮還墜我身與華寧獨異憶

昔相逢俱少年兩情未許誰最先感君綢繆逐君去成君家計良辛苦人事反覆那能知讒言入耳須臾離嫁時羅衣羞更著如今始悟君難託君難託妾亦不忘舊時約褚陵刜公君臣之交古今所少一旦施設旣謬卒負聖心至於怨望如此可發千古之一慨

荆公又有飛鴻詩云雁飛冥冥時下泊稻粱雖少江湖樂人生何必慕輕肥辛苦將身到沙漠漢時蘇武與張騫萬里生還值偶然丈夫許國當如此男子辭家亦可憐

鬱孤臺刻石曼卿詩

石曼卿嘗作大字書古體云平陽奉寄師魯十年一夢花空委依舊河山損桃李雁聲北去燕西飛高樓日日春風裏眉背石州山對起嬌波淚落妝如洗汾河不斷天南流天色無情淡於水此詩不知曼卿自作邪或書古人詩也其意亦莫可曉後題云康定元年八月十四日書按尹洙字師魯此必寄尹洙之詩則非古人矣又一絶云楚鄉寒食摘花時野渡臨風駐綵旗草色連雲人去住水紋如縠燕參差末題云江上偶見繼又書

題木蘭廟一絕又入商山一絕末又一絕云前山極遠碧雲合清夜一聲白雪微欲寄相思千里月谿邊殘照雨霏霏後題云寄遠此四絕必唐詩特前此未見耳或謂千里月疑是目字誤作月因下句是殘照無緣用月字也但千里目於義未順千里相隔唯月共照今殘照之時值霏霏之雨欲寄相思於月不可得矣月字爲是所書字如掌大亦甚端重然帶俗態欠清媚遒勁之氣盱江聶善之侍郎守贛州日摹其眞蹟刻石鬱孤臺未知今尚存否偶覩墨本恐失去謹錄於此

所翁詩句

長樂陳公儲容自號所翁登科入仕善畫龍筆勢入妙而賦詩作字俱奇勁可愛予去年春游麻原第三谷見其舊題靈豐廟壁翰墨飛動一詩爲靈運賦句意甚佳曰紫馬仙人跨白犀繙經臺映釣魚磯千年老樹風雷坼獨有紅泉洗斷碑皆記當時事也近又得其爲人賦橫舟二篇尤奇前篇曰古悲歌淚如血渡河無船氣欲絶古悲歌淚如泉河激湯湯聲徹天𡸁舸大艑載琛貝錦纜迷樓催管弦人生苦樂不相等風波血刃蛟流涎

神虺九首能三足巨鼇觸怒羣帝遷縱有扁舟竟何往
乘桴意在滄洲上祇緣轍朽無人知入海居夷每惆悵
三間破屋名橫舟三呼不荅江水流一飄徑渡溯天去
不繫斜陽古渡頭後篇曰黃頭子捩柁聽吾語三老篤
三翼疊鼓陗飄看風色一千水歸黃河世無客星泛靈
槎恆河水波斯匿王母將去六十年閒成壞故性無生
滅河水似黃面瞿曇以筏諭長淮水一箭許邊城白骨
多於土年年調舟已成泥壽蔡孤城付朝暮岷江漢源
天上來一夕不保如風挨重慶今爲天下首漢中不復

言規恢朽木爲舟土爲楫白波如山水皆立當時商家
眷築子夢裏撐船濟川去只今無夢豈無舟水淺都非
泊舟處二篇俱非塵土胸次語

隱居通議卷八終

隱居通議卷九

南豐劉　壎起潛著

詩歌四

黃希聲古體

君不見游塵著空生九州人其中閒懸兩眸楊花化萍無根蔕風消水長東西流江南下溼人易老過盡歲華還草草長留白日照人閒楊柳浮生轉枯槁毬文帶繞千花黃青蛾攢眉眉細長莫言一尊千萬壽乃翁身命屬渠手長安城中鬼笑人水底紙錢能不朽今人不見

古人心古人不見今人事天上若無長生人卽是古人都盡死金凫銀雁滿江湖神光夜夜開黃壚年經月緯三百卷平生欲作何人書古人去去留不得我思古人三太息今人莫叱山石牢更後千年人不識此吾盱黃希聲所賦長歌行也粹美精練意高味長近世江西詩人鮮有能及此作者又有題二喬圖詩曰龍翔下卷江東土孫郎初得喬家女喬家本自重曹瞞隻雞斗酒空酸楚襟情正用留阿瑜尚得人前稱肺附百年王氣竟銷沈妙寫丹青嬌欲語香閨搦管記何書並蔕芙蓉按

花譜那知不是未嫁時本末無從勘彤史詞人多事管閒愁銅雀紛紛底歌舞儘強被髮向黃壚只與東阿傳洛浦此篇流麗醖藉可爲前篇之亞希聲名文靄自號看雲早以春秋學魁鄉舉下第則游搢紳閒以箋啟四六爲吳運使子良趙觀文與篙所知當是時荆谿節齋之名滿天下希聲藉以爲重淳祐庚戌乃以詩經擢進士科趙公知臨安辟以爲酒官既而歸舟次嚴陵灘覆溺失屍聞者悲之有看雲集數十卷尤長於詩詩尤妙於長歌行同時鄉里以詩名者碧澗利履道登白雲趙

漢宗崇嶓俱爲社友然品格俱不及公贑之寧都有蒼
山曾子實原一撫之臨川有東林趙成叔崇憚亦同時
請盟者也

利碧澗詩詞

利履道登嘗於臨川道上得詩云晚覺儒冠誤力耕已
不任風雲入書史日月送煙林古來一日養人子百年
心清風滿天下欲棲無寸陰太息復太息孤雲生暮岑
興致高潔非江湖可跂及也履道嘗有所屬意者中更
睽阻賦玉臺體數十篇以寄興其好句如羸馬前山東

復東沈沈窗戶鎖愁紅春風一把相思骨又落江南煙雨中濃綠千竿滑欲流春風疑只在池頭相思一夕天相似望斷西南四百州尤工長短句嘗有水調引相聚不知好相別始知愁筍輿伊軋穿盡斜照古平洲今夜荒風脫木明夜山長水遠後夜已佗州轉覺家山遠何計去來休酒堪沽花可買月能留相思酒醒花落五更頭長記疏梅影底一笛紫雲飛動相對大江流此別無一月一月一千秋此詞極涵婉沈細其自況詞有云花外潮回纔邊虹去撫寒江千里意氣又豁然矣賦虞美

人草云當時養士知何許總把降旛去漢家王氣塞乾坤一樹盈盈不為漢家春意度彌佳佗詞盈帙麗語層出但見女情多終傷正氣耳履道家盱城之西門以禮記擢第仕止寧都尉

趙白雲詩

趙宗丞崇嶓字漢宗自號白雲山人居南豐為人清俊灑落富有文采超然為宗籍冠嘗賦詩云壯老互淪謝百年如奔霆競將無窮憂勞此有盡形生時一幻化死卽歸杳冥亦有賢達人視死如未生亦有醉夢人旣死

心未平逆旅朝暮閒人風無時停擾擾安足計熙然慰吾情賦古意云阿母帶兒出兒行自囘皇兒不倦行路遣兒心內傷問兒何所傷兒語不敢詳將兒屜織作不忍織鴛鴦賦松柏有云松柏生高岡不依貴者門松柏長靑靑却蔭貴者墳生非門墻交而與丘隴親此等皆思致不羣超出世俗文德殿早朝云苑墻當北斗宮樹近朝陽龍翔宮云地闢金光界龍飛析木津指麾開輦路祠祀拜元辰天近雲光煖花濃雨脉春君王自仁壽閒殺華封人皆妙句也佗如漢月通江白秦雲入塞黃

鷺依江渚冷雁入楚雲深湖海三生夢乾坤一寸心天形低赴海潮勢直通吳月入星辰大山明天地秋詠梅云大雅終不羣古心應自許對之鄙吝消疑是黃叔度凡此皆一時傳誦者嘗監豐儲倉值冬至災異與陳文定公宗禮相繼拜疏言鄭丞相清之輔政非材又攻巨閹盧董乃當時竊弄威福者既入留中尋以言去國自是直聲聞天下久之起監都進奏院累遷至大宗正丞卒於官平生工字學尤善作數尺字筆法遒勁江浙名扁多出公手子撫州史君名必昌亦世其傳直名父子

云

陳文定公詩句

謹爾內毋飾乎外衆慧爾愚難乎羣隊且埽地焚香觀自在此千峯先生陳文定公自贊也殊有意味盖公平生務內之學於此可以概見公名宗禮字立之高簡清嚴不混流俗其在韋布時極貧苦然能抗節自守授徒之外絕不輕以一武詣人人亦嚴憚之年四十有二始爲淳祐甲辰廷對第三人風裁峻整聲動海內其爲廣東提刑也駐司韶州州之皇岡有虞帝廟嘗題詩云南

國薰風入帝歌至今遺廟只嵯峨一天曉色懷明哲四野春光想太和存古尙瞻虞衮冕撫時幾換禹山河海濱樂可忘天下解寫靈明是老軻葢景定初也時鄂圍初解江淮甫定賈師憲挾勳入相有虞慮者爲監察御史摘幾換山河之語箋注幾字作平聲上疏劾公謗訕又吳丞相潛爲師憲所嫉貶之循州公行部過循與吳賡和有日山川半爲蠻煙累人物多因謫籍香慮并計其詩師憲怒爲取旨鐫其官責居永州踰年而後放便雖以詩得禍而其名逾高自永再召寖顯貴歷言路瑣

闈禁班經帷出師廣東入拜簽書樞密院兼參知政事甫兩月薨於位贈官加賻哀榮始終太常議謚文定云公世居南豐千緞故自號千峯素慕韋蘇州仕宦所至埽地焚香而坐爲詩多仿韋體其山行詩曰川原綠已張春去今何在深樹涵幽姿微雲弄晴態禽聲互酬應林霏閒明晦漸遠人蹟稀淸音自虛籟晩出詩曰落日山氣淸歸禽噪林杪意行忘遠近吟過深煙表滮滮水縈田幽幽雲反嶠忽聞鄰寺鐘沿途發長嘯曉行有曰披衣起遐征微茫認前路哀鴻天際雲殘月水邊樹此

等皆俊楚殊迫眞也文章亦多佳議論葢以歐曾爲宗者持節廣東日於憲司作一亭名之曰東風自銘之有曰我亭斯兌厥位面震爰扼天和庶濯吏忍匪曰殘之於以閑之匪曰賊之於以格之又曰毋曰天遠毋曰習頑越嶺入海皆人其閒旣曰人矣吾兄吾弟汝罪汝刑予德弗貳施諸彼罔憾揆諸我無恫則雖刑官也何害其爲東風語意俱到絕可愛也愚昔喜而誦之甚習亂離憂患省記不全矣憶嘗侍公席閒論文公曰近世文章如王臞軒所作行雲流水亦自可采然公此語愚不

解也王實之特狂士其文叫呼促迫無溫潤深沈之氣非中和碩大之聲公當俛視斯焉取斯初南豐先生曾公以碩學鴻文師表一世殁且一百年易名禮缺公寶祐立朝因轉對爲穆陵言之得謚文定其後公薨亦謚文定異哉

雲舍趙公詩

窮居無與娛弱子戲我右寧知千載前不是桑榆友今爲骨肉親結愛豈不厚不知後千載當復如此否且盡人閒事幽遠非所叩此趙次山必邕所作飲酒詩也次

山爲白雲翁名子年甫十七登進士第需次杜門二十
年不仕博極羣書爲詩文敏贍而有風骨嘗讀虛齋易
通以爲其旨未究遂盡取諸儒易說參會考訂削其不
合於道者而一以三聖爲旨歸別作易傳多出新意以
發先儒之所未及宏齋先生包公恢見而大異其說歎
曰是有功於吾易也年近四十始爲江西運使矩齋曾
公穎茂辟置薦歷幕府以至班改作邑登朝出守撫州
會長江失守時事已變制置使黃萬石寓治於撫閫郡
不咸竟爲黃所擠奪其郡符以與參謀官任君𢎞翙龍

次山遂歸里俄而盱撫以城迎降次山避地於贛未幾鄉寓公吳允文浚奉密詔以江西招討使舉義反正結約次山協謀興復戰不利允文奔漳州爲都督文丞相天祥所殺次山解兵隱汀州之畲中踰年以疾終其諸子死於兵疫無存者僅存一女可哀也夫次山幼強記該洽善辨論每講說經史及古今詩文輒累千百言成誦無凝滯中年以後工唐律鍛鍊精深絕出風雲月露之外平生著作極多兵禍無一字存矣其在贛也猶閒道寄予一曲感慨國事其詞曰倚西風招鴻送燕年華

今已如客青奴一餉貪涼夢昨夜酒紅無力愁似織聽鳴葉寒蟬話到情無極舞衣春入歎帶眼偷移琴心不斷襟袖舊時窄　紅塵陌誰寄佳人消息任佗珠網瑤瑟金釵兩鬢霓裳曲總是浪歌閒拍長夜笛且慢析輕勻留醉酒壚側煙青霧白望殘照關河晴雲樓閣何處是秋色味其語意悲憤深矣佗文多不記憶倘竢博采當續書之

蜡社歌餘

蜡社歌餘者吾鄉詩人黃伯厚載詩集也伯厚自號玉

泉爲京西提刑寶章朱公夢吉之壻以詩得名於嘉熙淳祐間受知於丞相鄭忠獻公淸之仕至廣東兵鈐以卒其集中有鍾馗觀鬼鬭蟆圖傳誦一時然由今觀之未足爲妙其妙者惟陪侍丞相安晚先生宿覺際寺夜遇大風可畏遂賦大篇曰船頭落日如血紅客言今夕當有風空山夢回刺骨冷纊被無力身如弓但聞紙窗響窸窣初意空廚飢鼠出忽然扉戶競開闔猶謂偷兒入吾室須臾𡽹作號怒聲鼙鼓百萬漁陽鳴室廬動搖地欲轉林木震吼山如崩噫嘻異哉那有此欹枕恍惚

疑夢寐應是錢塘醉未醒翻海胥濤騁游戲或者客寓紫塞旁鐵騎赴敵古戰場不然此處安樂國何遽障阢猶乘航起來穴牖目如割平湖已捲千堆雪乃知跋扈是飛廉似妒晚來客饒舌因思前年到黃岡朔風搖江驚斷腸驍將忍凍骨比鐵壯士力鬬身加湯此身彷彿臨臯上一感還生百惆悵長安貴人正酣眠日高尚戀銷金帳東窗未白雞未啼相公自起燒松枝此篇紆徐蒼勁讀之殊有深味其絕句則過長安渡有曰重來已過十番秋更十番秋欲白頭無限舊時心裏事青山殘

照水東流贛州道上見上墳者曰翠樹青煙笑語稠家家領客醉松楸老翁哭子氣欲絕行到前邨更轉頭又曰攫祭烏鴉噪晚田草芽新染綠如煙墓頭寂寂蟲鳴急惟有春風舞紙錢此數詩予自十二三歲時已識其妙常常口之不置也又有讀舊藁蠹吹集一絕曰蠹吹兒童事重開已汗顏更須雷近作待過十年看亦自有味其律詩如題大洪山曰地當平曠易為山故得崔嵬漢沔間雲霧涌來無下界樓臺浮起在中天開窗時見雷霆出隱几閒看日月還更有鐘聲最堪恨南風時到

八陵邊隨州沙豀詩曰石路崎嶇石瀨鳴峯巒囘合小原平桑麻積雨肥春壠雞犬一邨喧晝晴田婦共攜中飯去樵童相喚上山聲邊頭今有江南景十數年來不用兵題峴山曰向來陵谷尙依然放眼高臺萬象還南國一池襄漢水中原千古鄧唐山斜陽淡淡飛鴻沒芳草萋萋戍馬閒前代英雄亦何許棹歌日日過滄灣此數詩亦可味也鬬蟆圖詩雖不爲粹亦漫錄於此以見存古之意誰椎酆都扃逸此魔十二相羣鬬蟆供戲劇綃墨何從拂其迹兩雄鬬於前四鬼相視欣欣然小蟆

對晛擁雙罽篘籠一蟆跳欲出前者差壯一力肩後者引索橶於拳髯翁磬折目勝負突眼老嫗探頭覷就中黃叟如蹲鴟破帽長袍吾老馗隻眼直下看不市諸鬼樂與吾翁猘四丁更與蟆之魁疾馳不能壓欲穳蟆肥於豚怒於虎張頤縮項誇相顧昔時唐宋失天經妖蟆會揞天眼精今魔視蟆細於螘魔若跳梁那可指犖陰膠凝互掀翻六鼇頂戴愁顛連但能伐魔既厥類芟夷妖蟆談笑耳僇妖之事馗所司何獨反與爲皃嬉不惟失職縱姦宄鬼禍如蟆將及爾參軍參軍其然乎或者

好事丹靑圖諒應揎笑玉川子詠蟆未詠骨先苦風悲
雨淒天地愁蟆鬼正是相雄秋僅餘一目不可揩我曷
不可相娛說會聞隔簾歌鬭靇山鬼性命摧紅牙此篇
規模布置意度抑揚亦非庸材所能及第時失之麤且
結句苦不緊峭故不得卓然名世

鄧月巢遺稾

吾鄉前輩鄧子大有功心事粹夷詩材淸婉嘗有玉山
道上一絶曰玉谿谿上雨聲乾日暮東風客衲寒數樹
梅花吹作雪行人猶自倚闌干其情致殊蕭灑又嘗客

信豐寄余詩曰恠得寒鐙昨夜花五更歸夢倏還家多情兒女傷離別爭挽征衫問鬢華又曰魚苗客子去成羣野笑狂歌慢慢行三十里頭齊頓住聞官早過吉州城又曰錦衣戍卒豎霜矛彈壓鹽丁過嶺頭三月聞韶堪歎息南中還是一年憂又曰嶺南咫尺莫如虔和煖嚴寒別有天一夜詩魂凊到骨曉霜封却釣魚船凡此皆寫當時之景而不待雕鐫自然成韻平生所作甚多家學斷絕無能存其槀者今所錄徒得之疇昔所記誦而又缺落不完如此重可歎也公喜作詞賦點絳脣曰

捲上珠簾晚來一陣東風惡客懷蕭索看盡殘花落自把銀餅買酒成孤酌傷漂泊知音難託悶倚闌干角又

嘗賦過秦樓一曲曰燕蹴飛紅鶯遷新綠幾陣晚來風急謝家池館金谷園林還又把春虛擲年時恨雨愁雲物換星移有誰會憶把一尊試酹落花芳草總成塵蹟頻自笑流浪孤萍沾泥弱絮有底困春無力銀屏香煖寶篝波寒又負月明今夕往事夢裏沈思惟有羅襟淚痕猶溼奈垂楊萬縷不繫西風白日詞旨流麗富於情者也少舉進士累試禮部不中以恩補迪功郎爲撫

州金谿尉得年七十以卒後學尊稱之曰月巢先生予近得月巢遺稾謾摘一二錄於此予後公三十年而生公不以輩行前予雅相愛重時與倡酬予見公氣象和平所謂德人之容使人意消故嘗喜親公噫死生之隔久矣擘卷懷舊爲之愴然予兄太史公檄屢試禮部不中晚以恩補迪功郎監建康府糧料院寶祐丙辰以薦者特召爲史館校勘時年七十有六矣予大以詩賀之曰秋堂風露聲吾伊靑鐙一點昏兩眵蟫魚蠹紙老白日未識心字包黃羲麟膠飲盡霜兔泣儷花鬬葉紛奇

姿少年輕裘古秦衍俾覩六印京塵緇平生眼底厭糠秕自對春風樂沂水搜奇抉怪問子雲載酒歸來成獨醉金刀喜有南鄰翁曾吹藜燄丹霞峯白雲滿榻呼不起斜日倚杖酣秋空紫皇一夕下綸旨細祓丹鉛勘文字會將一語贊陽秋高八九天卑九地聖朝勛業琬琰儲不獨焜燿冰銜書兩朝蒐輯摩日月往往呼喝羞庭衢廬陵健筆人莫贖南豐瓣香竟誰續西江浩浩流古今莫遣白頭愧青竹又送曾子華游贛曰丈夫達有遇出令走千里焚香玩太空宴坐塵不起云胡子曾子不

自樂沂水風煙挾兩袖足跟尙芒履持被直承明三省
良未已覩君氣如虹接淅亦可美昔年子長游落筆妙
信史三蘇出岷峨文章仰歐子此行崆峒巓萬事寧足
侈鬱孤有奇觀佳句公摩洗予生事斗室出若畏濶蠡
長安歌狹邪神鼎鑄螭魅窮通匪同途動靜實一理時
止復時行願與參此義

隱居通議卷九終

隱居通議卷十

南豐劉　壎起潛著

詩歌五

鴻泥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路長人困蹇驢嘶此東坡集律詩第一首蓋和子由澠池懷舊也注云往歲馬死於二陵騎驢至澠池此詩若繩以唐人律體大槪疏直欠工然鴻

泥之諭眞是造理前人所未到也且悠然感慨令人動情世不可率爾讀之要須具眼

漱玉亭

東坡先生蘇文忠公題廬山漱玉亭詩云高巖下赤日深谷東悲風劈開靑玉峽飛出兩白龍此等句語雄奇峭健宜必有超軼絶塵之句以終之而其末乃不過曰願從琴高生脚踏赤鯶公手扶白芙渠跳下淸泠中且意度卑甚殊無歸宿與起句如出兩手豈非坡公天才横縱肆筆成書非若拘謫者以排布鍛鍊爲工故若是

邪是以朱文公嘗論坡公作歐陽公文集序首云言有大而非誇達者信之衆人疑焉此數句可謂偉甚而末乃云詩賦似李白敘事似司馬遷則首尾輕重殊不相稱然則此獨非老先生文章之微瑕歟老杜則不然

林艾軒評百家詩

艾軒云百家詩抹一過只有孟浩然踏著實地謝元暉陶元亮輩人名不虛得也毋怪杜子美每每起敬子美豈下人者如孟東野劉賓客韓柳數家又如韋蘇州劉長卿等輩皆不在百家數中却別有說

後邨論詩有理

後邨序竹谿林公希逸詩有曰唐文人皆能詩柳尤高韓尚非本色入宋則文人多詩人少三百年閒雖人各有集集各有詩詩各自爲體或尚理致或負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至萬首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自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乾淳閒艾軒先生始好深沈加鍛錬有經歲累月繕一章未就者平生所作不數卷然以約敵繁密勝疏精掩麤同時惟吕太史賞重不知者以爲遲晦竹谿詩比其師槀乾

中含華滋蕭散中藏嚴密窘狹中見紆餘天下誦之曰詩也非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也後郵經義策論之有韻者一句最道著宋詩之病然其自作則亦有時而不免豈知而故犯者邪遲晦二字亦道著艾軒之病

劉五淵評論

太白以天分驅學力少陵以學力融天分淵明俛太白而差婉山谷跂子美而加嚴

晚唐學杜不至則曰詠情性寫生態足矣戀事適自縛說理適自障江西學山谷不至則曰理路何可差學力

何可諉寧拙毋弱寧核毋疏玆非一偏之論歟

删後詩四家淵明詩之佛太白詩之仙少陵仙佛備山谷可仙可佛而儼然以六經禮樂臨之雖有作者莫可及矣

詩家門戸李黃微若可尋陶杜未易湊泊而陶爲尤甚故李杜視陶又有分數

融騷選唐者半山駕騷選以軋唐者黃陳混騷選以汩唐者梅歐蘇宋詩視唐爲雜南渡後爲尤雜

唐自少陵外大抵風與工江西作者大抵雅頌長

古詩一變騷再變選三變爲唐人之詩至宋則騷選唐錯出山谷負脩能倡古律事寧核毋疏意寧苦毋俗句寧拙毋弱一時號江西宗派此猶佛氏之禪醫家之單方劑也近年永嘉復祖唐律貴精不求多得意不戀事可豔可澹可巧可拙衆復趨之由是唐與江西相抵軋楚騷詩變也而六義備樂府騷變也而興頌兼後世爲騷者比而已他義無也爲樂府者風而已興頌無也古詩已不能禁風雅之不變删後有作可求備乎此選與唐百家不害至今傳也

山谷工用事雄說理江右由是成派其究雅多而風少
少陵讀五車倒三峽吐驚人泣鬼之句岱嶽岳陽眞能
籠乾坤萬里於一詠之內千古吟人望洋興歎及坡谷
以道眼評之見趣又別坡稱子美凌跨百代古今詩人
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山谷贊杜曰煎膠續弦千
古無至落筆九天上一語則屬之陶何哉
山谷旣以落筆九天贊淵明其自述則曰蒲團日永鳥
吟詩鑪薰一炷細參之猶欲傳蘇州心印至坡老直謂
李杜雖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陶謝高風亦少衰矣

惟韋應物發纖濃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非餘子所及悲夫二公豈非才雄學贍追方李杜有餘而退羨陶韋不足方將造忘言之妙而悲靡滓之不盡化歟

奇韻

近見有以口　原本缺字有作狨者與下字爲韻者古今狨字亦罕見有用句不合詩未有押此一字葢甚新也狨字韻亦罕見有用者予近有詩曰羽纛金章映坐狨或亦謂其稍新

趙信國桃符句

趙信公葵鎮淮揚日有桃符句云日燿旌旗開大閫風

傳鼓角到中原後句甚佳是時余制帥玠鎮蜀亦有桃符句云威行玉斧山河外春在金符掌握中可以相埒唐裴晉公度守東都劉賓客禹錫賀詩有曰萬乘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閎偉尊壯可備桃符也按玉斧事乃宋太祖開基時閱輿地圖偶持玉斧因以柄畫其分界今省記不全玉斧非刀斧也乃金杖子約長四五尺以片玉冠其首人主閒步則持之猶今柱杖之類神祠中素繪儀從猶或存此

杜牧之湖州詩

嘗讀太平廣記載杜牧之湖州詩曰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茂綠成陰子滿枝今觀麗情集則曰自恨尋春到已遲往年曾見未開時如今風擺花狼籍綠葉成陰子滿枝大意雖同而前詩似勝若論紀實則後者爲是尙當求杜集正之

柳香

近見臨川葉宋英有贈行詩曰柳香何處春風店酒醒月明聞杜鵑絕愛其興致清婉後見太白詩有云風吹柳花滿店香乃知有所自來特未知柳果有香否

蠶蛾詩

記兒時嘗聞人誦蠶蛾詩頗有思致今猶能記閒爲諸孫誦之曰自家纏裹一堆堆鼎沸方知身是災僥倖成蛾還棄擲更教明歲早歸來盍江南土俗每遇蛾褩卵後卽送之長流祝曰蠶蛾兒蠶蛾兒明歲早歸來

義試詩

往昔江南承平時鄉里諸齋閒出題示學者賦絕句考殿最有極精巧者是時俱名曰義試詩嘗鈔錄成帙亂離失之今猶記其一二有湯清伯賦夾竹桃曰芳姿勁

節本來同綠蔭紅妝一樣濃我若化龍君作浪信知何處不相逢又某人賦蒲萄月曰春藤上架翠成窠顆顆光凝晩景多疑是蕋宮開夕宴結成珠帳待常娥賦孔明草廬圖有曰南陽高臥屈將軍往事雷傳水墨昏莫訝軸閒茅屋小箇中藏得漢乾坤雖只體貼描畫然妙處自不可泯革命後會唯仲賦草意有曰輦路凄凄隔歲華王孫望斷怨天涯庭空煙雨無人管那有閒情襯落花傷時懷舊令人悽然又贛會蒼山嘗賦楊妃韈曰萬騎西行過馬嵬凌波曾此墮塵埃莫言一曲香彎小

踏轉開元宇宙來

韓陵陽論晚唐詩

唐末人詩雖格致卑淺然謂其非詩不可今人作詩雖句語軒昂止可遠聽而其理則不可究此陵陽韓子蒼室中語也允謂深中宋詩之病近世劉後邨亦謂宋三百年人各自集詩各有體要皆經義策論之有韻者爾非詩也二三鉅儒十數大作家俱未免此病皆至論也其後劉須谿則又云後邨所短適在於此可發一笑

琵琶亭詩

諸呂家於江州仕宋累朝窮富極貴中外鼎盛及北兵至自文煥而下相率納款無一人抗節報國其後有題詩於琵琶亭者一日呂老見之揮淚其詩曰老大蛾眉負所天尙留餘韻入哀絃江心正好看明月却抱琵琶過別船語意深婉信佳句也且有關於世道或云燕五峯右丞偕龍麟洲謁呂文煥酒酣命麟州賦詩以琵琶亭爲題麟州賦此譏之呂老納賄請改賦旣而好事者流傳

義燕詩

金會昌五年田器之帥師沙漠有燕子巢其土屋秋社前戲以帛題詩云幾年塞土負艱危何事烏衣亦此飛朝向沙場如有故暮投茅屋似相依君憐我處來廻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用蠟封裹繫於其足至泰和四年移上黨幕府時已十年忽於合翠堂見雙燕一飛戶牖一棲硯屏器之見其足有所繫解之得舊詩遂繪爲圖當時吟咏甚富今師孟郎中乃器之嗣賢也復求諸公賦之予欲效顰而未能也姑記其事

弔李肎齋詩

相士葉秋月誦北人崔參政弔潭帥李肎齋詩曰一夕司空撫御牀祖龍未死國先亡只緣西楚無堅壁致使南州總戰場湘水一川骸骨滿肎齋萬古姓名香我來不見先生面獨對西風酹一觴

無名好詩

嘗記人誦一二詩皆好而不知其姓名上元詩云天碧銀河欲下來月華如水浸樓臺誰將萬斛金蓮子撒向層城午夜開茶詩云山谷雲濃春雨多曉來四野布干

戈鎗旗不染匈奴血留與人間戰睡魔又感時一首云莫厭追歡買笑頻沉思離亂可傷神閒時屈指從頭數得到清平能幾人此唐末五代時人所作讀之殊愴然也

釘詩

宋開慶己未丁大全緣宦者董宋臣得相不愜人望江西路分繆萬年賦釘詩以刺之大全大怒繩以法配化州其詩云頑礦非銅剛樣堅寒院纔離亟趨炎十來槌打隨成器一得人拈却逞纖不怕斧敲惟要人全馮鑽

引任敎嫌休言深處難抽拔自有羊蹏與鐵鉗

豆腐詩

宋咸淳間古州龍泉縣有賣豆腐王老者年八十有六平生朴素不識字忽呼其子告以欲歸令代書豆腐詩曰朝朝只與磨爲親推轉無邊大法輪碾出一團眞白玉將歸同向未來人言訖坐化詩意亦有味也

夢中得詩

叔長秋麓先生無子以外族仲弁汝素爲後旣即世仲弁本生家曰兄曰弟盤踞於其室晨夕香鐙弗顧也一

夕秋麓見夢仲弁有怒色索紙筆遂書一詩示之曰花邊臺榭柳邊城此日相逢各自親曾憶當年燈下語如今辜負隴頭春詰朝仲弁焚香謝過遷其若兄若弟别室仲弁涕泣與予言之予謂世人云夢生於想子平日不學非能吟者心想之所不至今詳格調句法甚類生前之作則幽冥之怒深矣孰謂有死生之分哉

揚州上元鐙詩

賈似道鎮維揚日上元張鐙客有摘古句作鐙門詩者曰天下三分明月夜揚州十里小紅樓衆稱其切吾嘗

以爲此必荊州廖瑩中所爲也唐人詩曰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無賴是揚州又唐人登第詞曰揚州十里小紅樓盡捲上珠簾一半皆本郡事也

山谷達論

山谷有短句云三公未白首十輩擁朱輪只有人看好何益百年身但願身無事淸罇對故人此達者之論足以警世

賦詩誤用事

南唐李後主煜崇信浮屠法刑政多弛有司奏死刑若

遇其齋日則於宮中佛前然鐙以達旦爲驗謂之命鐙未旦而滅則論如律不然卒貸死富人賂宦官竊續膏油往往獲免近世臨川曾景建極賦金陵百詠有曰五詳三覆始施刑明滅蘭膏豈足憑可惜當年殺嚴續無人爲益決囚鐙按續字興宗馮翊人徙家廣陵因父蔭仕南唐爲禮部尚書中書侍郎以不附宋齊丘爲元宗景所知兩登相位盡忠不貳後以言不見用求罷拜鎮海軍節度使屬疾還都後主以其國戚遣內夫人問之歷陳羣臣衺正辭氣忼慨不及其私翼日卒謚曰懿續

始終全美未嘗被殺也會公大詩人亦不免誤用事

隱居通議卷十　終

隱居通議卷十一

南豐劉　壎起潛著

詩歌六

興亾歌詠

漢高帝大風之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内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宋太祖咏日出之詩曰欲出未出紅剌剌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擁出大金盆赶退殘星逐退月陳後主之詩曰午醉醒來晚無人夢自驚夕陽如有意偏傍小窗明南唐李後主之詞曰櫻桃落

盡春歸去蜨翻輕粉雙飛又曰門巷寂寥人去後望殘煙草萋迷合四君之所作而論之則開基英雄之主與亾國衰弱之君氣象不同居然可見

詩句寫太平

李文定公昉禁林春日詩有曰一院有花春晝永萬方無事詔書稀歐陽文忠公送田秦州詩有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文忠公和熙河帥蔣穎叔上元詩有曰永夜出游從萬騎諸羌入看擁千層凡此皆可想見昔日太平氣象每讀此詩令人慨然

吟咏誅姦

一代之亾必有一誤國者爲人所指自見於吟詠自唐以來賦者多矣雖機軸不免相同然誅姦諛於旣死誠千古之一快不可議其蹈襲也如唐彥謙詠文惠宮人云認得前家令宮人淚滿裾不知梁佐命全是沈尚書李泰伯覯詠漢宮云哀平外立國權分只爲當時乏嗣君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勳鄭毅夫獬詠范蠡云十重越甲夜成圍宴罷君王醉不知若論破吳功第一黃金只合鑄西施趙漢宗詠張麗華云陳事分明

屬綺羅香塵吹盡井無波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妾更多予叔長秋麓翁咏陳後主亦云習王前殿賀平陳從此江南雨露均四百年間重混一誰知江令是忠臣宋之失國賈似道爲之也余竊嘗爲之詩云三百年餘歷數更東南萬里看昇平黃金臺上麒麟閣混一元勳是賈生

半山詠楊雄

王荆公論楊雄云九流沈溺道眞渾獨溯頽波討得原又云千古雄文造聖眞眇然幽息入無倫雄仕漢朝非

止州縣微官而已也美新投閣臣節不終律以名義蓋有疵焉而前輩諸賢亟稱之昌黎公以雄爲聖人之徒南豐曾文定公以雄爲合於箕子之明夷司馬文正公覩注法言尊雄甚至水心葉公著習學記言譏評古今無全人矣獨於雄傾心焉令荆公之詠又以聖眞許之諸老豈許其文學略其名節耶夫學者固將學爲忠與孝也雄大節若是雖學洞天人文貫經史抑末矣湘東金管不爲子雲屈也近世惟馬子才著論以聲雄之罪又有陳黯者亦有是言子不幸生非盛世逢此更遷目

擊叛降滔滔皆是故於雄之事蹟盍三歎焉近觀後邨劉潛夫詩話有一論攻雄之短劉盍出於賈似道之門者其人固非名節士也乃識大義如此或者曰南豐先生合於箕子明夷之言不爲無見學者必知人論世而後可也當詳參之

半山讀蜀志

荆公讀蜀志詩云千載紛爭共一毛可憐身世兩徒勞無人語向劉元德問舍求田意最高夫曹瞞父子挾姦雄之資蓄簒逆之計弑帝后竊神器漢室之賊也稍負

志節者皆欲奮臂誅之昭烈帝室之胄武侯爲輔首扶名義必報國仇雖大勳不成而魏之君臣畏蜀如虎終其身不得奠枕萬世之下忠臣義士猶得藉此以維持世教則昭烈懿識孔明盛心固與日月爭光矣荆公乃咎其爲紛爭而俾爲求田問舍之舉何其闇於名義如此朱文公嘗議司馬温公作通鑑不應尊魏爲正統而書諸葛亮爲入寇且曰使温公在當時必去仕魏吾亦曰使荆公在當時亦必從魏矣眉山李氏云公此詩於理未安葢興復之義天人所同不可以紛爭議之允謂

名言然反覆此詩其意益深痛劉禪之不克嗣業故歎息於紛爭之徒勞也是又不得以辭害意矣

半山讀後漢書

荆公讀後漢書云黨錮紛紛果是非當時高士見幾微可憐竇武陳蕃輩欲與天爭漢鼎歸公之意蓋有取於申屠蟠之知幾而深致歎於蕃武之蹈禍未爲非也然蕃武忠君愛國辭嚴誼正不暇自卹故蹈危機其失在於疏爾忠憤凜凜霜日爭嚴此豈可厚誣者人人如蟠信明哲矣一誘諸天如王室何荆公持論多不猶人如

哀昭烈之興復謂其不爲許汜田舍之計惜蕃武之忠義謂其與天爭漢室之亡皆有感乎其言之也

唐宋詩意同

唐人詩云昨日春風欺不在就牀吹落讀殘書劉貢父云惟有南風舊相識逕開門戸又翻書荆公云閒眠盡日無人到自有春風爲埽門賀方回云蠟屐舊痕尋不見東風先爲我開門四詩意雖相近然論其自然則荆公貢父所作爲勝

又

唐戎昱詩云寒江近戶漫流聲竹影臨窗亂月明歸夢不知湖水濶夜來還到洛陽城荆公云三年衣上禁城塵撫事茫然愧古人明月滄波秋萬頃扁舟長載夢中身又云鍾山咫尺被雲埋何況南鄰與北齋昨夜月明江上夢逆隨潮水到秦淮又有陳洙題御史臺壁云清朝無事諫章疏竊祿經年臥直廬惆悵平生不如夢春來三度到鄉居後有崔球妻一詩云數日相望極須知意思迷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此數詩皆同一意若其品格必有能辨之者

二詩懷舊

荆公題永慶寺雱遺墨後云遺骸豈久人間世故有情鍾未可忘陸放翁題沈園云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泫然二詩皆懷舊感愴之意而陸失之露

半山絕句悟機

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却無最是一年春好處絕勝煙柳滿皇都此韓詩也荆公早年悟其機軸平生絕句實得於此雖殊欠骨力而流麗閒婉自成一家宜乎足以名世其後學荆公而不至者爲四靈趙靈芝翁靈舒徐靈

暉徐靈淵又其後卑淺者落江湖風斯下矣荊公之子元澤嘗有詩曰一雙燕子語檐前病客無憀盡日眠開徧杏花人不見滿庭輕雨綠如煙殊有乃翁詩格然其人極不足道

黃陵廟詩

東風吹草綠離離路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又去亂山無主鷓鴣啼此陸士規題黃陵廟詩也興致深長殊有唐人標格然其人客秦檜之門有不足道者故其名不傳

三賢堂題咏

嘉定閒袁韶以戸部尚書知臨安府大榷酒利雖湖上三賢堂亦令賣酒有題詩於壁者曰和靖東坡白樂天幾年冷落在湖邊如今往事都休問且爲袁韶辦酒錢韶聞而媿之幾住賣韶史彌遠之黨聚斂臣也小人無忌憚烏知三賢

謝君澤詩

杜鵑呼我我歸休陸有輕車水有舟笑殺西湖湖上客醉生夢死戀杭州此謝君澤題於湖上之詩也時賈師

憲居西湖疑此詩讖已陰使人害之君澤覺急投身呂師夔獲免君澤名雨信州貴谿人有文名兄君直名枋得文筆尤奇健雖擢科第亦以素議譏賈中遭貶責仕宦蹉跎而勁直不懾亦奇人也師憲以父忠肅公故且緣賈妃得早貴盛年敭歷臺閫以至宰相穆陵晏駕受遺定策拜太傅平章軍國重事倦趨常朝自請於都城外葛嶺刱私第占湖山天下之景積富累貴窮奢極侈既猶以爲未足乃卽湖上創道堂殊壯麗日領雲水道人數百輩於中頻設齋䞋覬得神仙焉嗚呼無厭甚矣

既爲相又求仙儻遂所圖是神仙可以富貴得而蓬瀛亦爲逋逃藪矣

誠齋詠徐孺子

誠齋先生楊文節公咏徐孺子云南州一高士東漢獨清風此兩句辭峭而意足無能及者繼云故國已禾女荒阡猶石翁則幾於刻畫不及前聯矣

謝法曹詩句

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此兩句見歐詩中注云謝法曹所作惜不知其何名葢佳句也

奪胎換骨

唐劉禹錫作柳州文集序云韓退之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崔謂崔瑗蔡謂蔡邕山谷咏張文潛詩亦用此意有曰鼂張班馬乎崔蔡不足云其善于奪胎換骨如此而世或未之知也

詠梅詩詞

病骨稜稜瘦欲飛業根猶殢愛梅非夢魂夜夜尋花去時帶寒香踏月歸此陳伯西詠梅絕筆也伯西吉之泰和人學楊補之作梅其酷嗜如師而得筆外意作推蓬

圖或半樹或一樹橫斜曲直莫不天成而詩尤淸苦世言補之未嘗作半樹梅惟伯西喜作半樹余藏補之醉筆扇面後有玉燭新梅詞一闋補之自書筆法槎牙可愛獨恨未見伯西梅耳其詞曰荒山藏古寺見傍水雲開一枝三四蘭枯蕙死登臨處慰我魂銷惟此可堪紅紫管不解和羹結子高壓盡百卉千葩因君今脩花史昭華且莫吹殘待淺檻枯牀寫交形似此時胸次疑冰雪洗盡從前塵滓吟安箇字判不寐勾牽幽思誰伴我香宿蠶媒光浮月姊右玉燭新紹興乙亥歲子楊子所

作後三年當予亡命蕭永言同醉見予舉似急索紙而恨無敲冰玉屑以備惡語予乘狂興信筆不覺盈軸他日非具眼好事者勿輕予之永言頗領略是語然永言子孫衆多又以藥石積陰德必有高其門者應能爲我入石以廣之冬十一月望鐙下補之書

窗閒句

嘗記何處窗閒有人書云近來黑白無分曉墨作梅花賣得行句雖淺近亦有味也後始知爲蕭冰厓詩

唐宋及第詩

予舊嘗見壁間一聯云利市襴衫拋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箋甚愛之不知誰作今乃知爲王黃州禹偁賀人及第詩也唐進士科甚貴初登第卽以紅箋書名見人又唐薛能詩莫欺鈌落殘牙齒曾喫紅綾餅餤來紅綾餅餤亦是唐新進士時事

觀邸報題詩

丹瑕先生張誠子自明嘗有一絕句云西風颯颯雨蕭蕭小小人家短短橋獨倚闌干數鷺匹一聲孤雁在雲霄前題曰觀邸報見者輒不解曰觀邸報而其詩若此

何也有一士獨太息曰此詩興致高遠眞得作詩之法何也彼以觀邸報爲題而其旨如此甚不難見風雨蕭颯興國事風塵也小小人家興建都錢塘僅得一隅也短短橋興朝廷無長策濟時也獨數鷺匹興所屬意者卑汚之人也雁在雲霄興賢者高舉遠引也當時必有君子去國故爲是語試以此意吟咏則得矣不然則詩與題奚關哉此葢善于評詩者大抵詩以興意爲主是誠可爲作詩法

坡仙詩句

東坡詩句云近來天氣應難料向煖猶須御裌衣玉泉黃伯厚亦有絕句云社寒比臘更淸嚴花藥蕭疏半欲緘過手重裘猶得力莫將晴煖信春衫二詩意雖同然論其蘊藉則黃句爲勝

辨秋胡婦

秋胡婦一事顏延年首詠之有曰峻節貫秋霜近世豐城陳壽父傑賦曰長且走縣薄盛年羞乞墦託身未分明一隔五暑寒中堂幸有姑力養可忘年春月蠶事起采桑道旁阡懷金者誰來解橐陳甘言此物奚至哉妾

心炳如丹反舍尙三唾欣聞槖砧還胡然道傍金乃在阿母門嘗經桃桑婦還以奉慈萱歡飮豈不歡伉儷難爲顏反覆重子汚濯之淸泠淵誠雖匹婦諒微義不猶完又有寧都蕭立之等賦序曰秋胡婦事見傳記顏延年作詩高之夫郤行道者之金信其潔矣然憤其夫之說桑婦而卒以是死焉推此意也無亦類世所謂妬婦者耶因歌之曰君家作婦五日強錦衾未煖鴛鴦牀阿郎遽作遠游別五載荻水空襦裳采桑忽忽春風陌郎婦相逢不相識探囊贈妾雙黃金妾心如水介如石阿

郎歸來坐堂前低頭相視默不言郎心如此不易保醜君一死滄波寒稜稜峻節秋霜句斷簡風流映千古後來一種可憐人却遣江津名妒婦陳號自堂蕭號冰厓皆江西名詩人一取其義一疑其妒吟筆灑然皆足以發所欲言之意然以予考之古或無此事特著書者之寓言耳若以理推則新婚離別若少陵所詠近於征役峻切勢不得已容有之也今秋胡子不過爲仕宦而往陳非有迫促于其後者何五日而遽別邪王者之制新婚者期不使雖官府猶諒其燕好方新而寬之況游宦

之權遲速由己乎自魯至陳道路不至懸遠何至五年而不歸獨不可謁告省其親乎既婚五日矣猶不認其妻之容貌非癡人乎夫既曰癡矣路途桑女又何爲近之是不癡也則未必不認其妻也既别五年想其侍養其紡績其理家叢脞不止蠶桑而已也當其采桑勞苦備至顏貌必非若初嫁時矣以顑頷時猶出金桑下以相挑引則新婚少艾又何遽舍而遠游乎考古如訊獄必深求其情而後可意者古人創此一段奇事以警後世而詩家取以作題目發吟思耳武成周書也去春秋

戰國同代而未遠又經聖筆親定孟氏猶曰盡信書不如無書

詠史

盱江李先生覯咏漢史有云試問莽新誰佐命祇應飛燕是元勳此意甚新後白雲趙宗丞崇嶓詠張麗華亦云行軍長史何勞怒次第論功妾更多詩意一同按隋書晉王廣爲淮南行省尚書令行軍元帥率師伐陳以高熲爲元帥長史師渡江高熲先入建康晉王廣使人馳告之令留張麗華熲曰昔太公蒙面以斬妲己此豈

可留也斬之廣聞之變色曰昔人云無德不報我必有以報高公矣由是恨頗然隋之得以滅陳則麗華力也

又

漢成帝以淖方成爲披香殿博士時趙飛燕之妹趙昭儀方幸方成見之曰此禍水也滅火必矣故白雲翁之詩曰甲帳初停燕子飛小雛相趁芙蓉池春風吹水鄰鄰長已有披香博士知

五言絶句難工

五言絶句最難工蓋字逾少而意逾長乃爲有味近世

所刊有一二絶佳者如楊韶父古意曰江南望江北人去竟難招春水無期約年年到小橋李商卿晚春曲曰春欲歸何處流鶯也不知只應江上水暗與落花期姚令威僧房晝寢曰薄薄簾櫳日陰陰殿閣風無人驚午夢雙蝭下花叢趙漢宗折柳詞曰行人須折柳折取最長條明日天涯路無人看舞腰此數詩皆妥貼閒適有天然自在之趣可以吟諷

詠墨梅

近世有詠墨梅者一詩云高髻長眉滿漢宮君王圖玉

按春風龍沙萬里王家女不著黃金買畫工又一云五換鄰鐘三唱雞雲昏月淡正低迷金簾不著闌干角瞥見傷春背面啼評詩者謂去題太遠不知其咏何物簡齋陳去非詠墨梅云粲粲江南萬玉妃別來幾度見春歸相逢京洛渾依舊惟恨緇塵染素衣曹元象云憶昔神游姑射山夢中栩栩片時還冰膚不許尋常見故隱輕雲薄霧間評詩者亦以為格調雖高去題終遠予謂後二詩尚見髣髴前二詩委是懸遠然却是好詩只欠換題目耳坡翁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亦可執此

語以自解

疊山自況

宋末賈似道柄國弄權已甚疊山先生謝枋得賦一詩自況曰手撚琪花吹玉簫至人長與道消揺黃雲白鶴無拘束閒看吳兒弄晚潮其婉娩沈著有唐人風致葢其自處亦甚高矣其傷時亦甚隱而切矣

隱居通議卷十一終

隱居通議卷十二

南豐劉　壎起潛著

詩歌七

文丞相采薇歌

文丞相天祥至公血誠捐軀死國忠義之節照映古今固不以文章為存亡也然近日書市刊其采薇歌成帙易其名曰吟嘯稾皆丞相戰敗後被執過北時詩實多佳句謾摘於此亦可因其詩以知其心矣

出嶺同誰出歸鄉如此歸（被執出南安軍作）如此歸三字最有

深味今繆者誤刊作如不歸則意味索然矣

雲靜龍歸海風清馬渡江萬安晚渡

長有歸來夢衣冠滿故園寄里中友

風雨宜城路重來白髮新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安慶府

方誇金塢築豈料玉牀搖國體眞三代江流舊六朝鞭投能幾日瓦解不崇朝千古吳山恨西風捲怒潮魯港乃賈似道潰師處

此結句絕紗

健兒徙幽土新鬼哭臺城一片清谿月偏於客有情建康

蒲萄肥汗馬荊棘冷銅駝巫峽朝雲溼洞庭秋水波 江行

有感

英雄還算晚天地暗愁新 眞州

質子江南夢蘇郎海上貧 呈中齋

禾黍西風夢川原落日悲斯文今已矣來世以爲期 同

一彎流水小數畝故城荒回首江南路青山斷夕陽 過召

伯

芳草中原路斜陽故國情 小情口

漠漠地千里垂垂天四圍 桃原道中

野濶人聲小日斜駒影長崔鎮驛

家國哀千古男兒慨四方汝陽館

欲鞭劉豫骨煙草暗荒邱東平

土花開國舊風絮渡江前過梁門

更和天塹失回首慘嗁鵑同

芳草江頭路斜陽郭外邨池州

七言

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回越王臺

巡遠初無兒女態夷齊肯作稻粱謀黃金市

丹心不改君臣義淸淚難禁父母邦泰和

半生幾度此登臨流落而今雪滿簪南浦不知春已晚西山但覺日初陰隆興

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却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金陵

眼裏游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早秋

江海無情游子倦歲年如夢美人遲晚起

客情恰與秋俱半人影何如月倍圓中秋

青牛過去關山動白鶴歸來城郭荒蒼然亭

古體

北征垂半年依依只南土今晨渡淮河始覺非故宇云云

我爲綱常謀妻子不得顧過淮河

衣煥露自乾鬚寒冰欲凝將軍戴鐵笠壯士敲金鐙發宿遷

自別張公子嬋媛不下樓遂令樓上燕百世稱風流我游彭祖門來弔楚王闕問樓在何處城東草如雪蛾眉代不乏埋沒安足論因何張家妾名與山川存自古皆有死忠孝長不沒但傳美人心不說美人色徐州燕子樓

長陵有神氣萬歲光如虹有時風雲變魂魄來沛宮沛縣歌風臺

軒冕委泥涂衮繡易氈毳百年雜醜好始酹四方志發潭戶

唐家再造李郭力若論牽制公威靈平原

當年幸脫安祿山白首竟陷李希烈希烈安能遽殺公

宰相盧杞欺日月亂臣賊子歸何處芒芒煙草中原上

公死於今六百年精忠赫赫靁行天同前

我過梁門城樓桑在其北元德已千年青煙繞故宅道

徬為揮淚裴回秋風客天下臥龍人多少空抱膝樓桑
世以成敗論操懿眞英雄孔明
平生祖豫州白首起大事東門長嘯兒為避一頭地何
哉戴若思中道奮螳臂豪傑事垂成今古長短氣祖逖
人世誰不死公死千萬年顏杲卿
睢陽水東流雙廟垂百世當時令狐潮乃為賊游說張巡
予每讀文丞相詩味其情思想其風景令人悲不自勝
為之悵然廢卷竟日

道體堂刊文山集

文丞相人品科名官爵俱爲宋朝第一不必論其詩文自有與天同壽者然觀道體堂所刊文山集諸詩中惟棊詩四絶頗佳其一爲周子善言蕭耕山象奕能勝二劉不覺敗於子善子善又敗於我詩曰螗臂初來攖晚蟬那知黄雀沫饞涎王孫挾彈無人處一笑瑚盤屬珠筵其二爲耕山言老夫又敗與子善詩曰射虎將軍髮欲枯茫茫沙草正迷途小兒謾取封侯去還是平陽公主奴其三爲劉淵伯言所畏惟吾與子善耳詩曰坐踞河南百戰雄少年飛槊健如龍世間只畏兩人在上有

高公下慕容其四爲劉定伯言與淵伯上下也詩曰擊柱論功不忍看築壇刑馬誓河山當年灌絳知何似只在春秋魯衛間此四絕雖是比體亦自兼興可以諷詠餘不及也又慶雒母百歲有一律曰麗日萱花照五雲升堂風采見乾淳蓬萊會上逢王母婺女光中見老人雨露一門華髮潤江山滿坐綵衣新只將千歲苓爲壽更住人間九百春詞雖直致意頗滿足猶記丁丑戊寅年間傳到一絕云丞相揚州城下所賦其詞慷慨激壯非佗詩人所能言也黯雲霏霧暗扶桑半壁東南盡雪

霜壯氣不隨天地變笑騎飛鶴入維揚

讀文山詩作

李明通謙思信州人也少以書義補入太學而論工策尤工每試多占魁列當時策體爲之一變後累試積分至優等上舍爲釋褐狀元授泉州推官歸時事改更隱居鉛山近有錄至所賦一章筆力甚健名曰讀文山詩作南人不識兩膝貴曲摺百態卑且勞斯人護膝不護頭甘以頸血黏弓刀蟠胷孤憤劈不碎殺氣千丈纏旄旌援枹親鼓盡南人背水更用釜下鏖停來視壘吐神

語咄咄尚與天爭豪須臾赤日減顏色元雲莽眈風颸颸或言巨靈收拾付眞宰讀罷掀臆生長號又言豐隆列缺對愁絶疾指玉鞭鞭六鼇雨瓢倒翻水怪舞斗極橫軋天籟號憐伊肝膽苦復苦誓見曩日眞離騷刼灰滿地莫拄眼蓬萊雖遠容輕舠長驅癘鬼尙堪戰儘閒未許飛僊敖乃言廢興在爾不吾與吾死吾主吾焉逃魯叟聞言拍掌笑斯人六經爲骨爲皮毛斯人卷取六經去只將贗本傳兒曹

艾軒吟詠

艾軒林公光朝詩不多別爲體歷卷如東宮生日詩頗富麗其詩曰北闕雲爲堞東明玉作宮猗蘭迎曉日僊掌倚晴空笙律隨鳴鳳朝儀趁彩虹黃麾初入仗青桂自成叢冠屨分前後圖書考異同商盤如目擊羲畫自心通慈燕來三殿驩謠在九功長秋傳夜飲京兆報年豐奕奕還嘉祐緜緜想建隆庶僚何所祝再拜續維熊又有癡頑不識字歌一首荅許叔節曰平生讀書如風過耳歲月共流轉如磨復如螘一如人嚼蠟而不見其味又如弄孤杵連夜不成米又如過羊腸十步復一止

見君詩舌如綯怪怪奇奇如懸崖萬仞盤龍古樹枝又如生馬不施控而馳又如錦苔封幔硯山蹟淚碑又如玉關客血生老犀衣盧仝孟郊骨已朽眼精頭顱孰傳授與君往還歲月久比來春風入我牖便覺庭前草木有生意跨蹇驢出古寺欲訪子雲問奇字想許公之詩必奇怪如盧仝輩故云爾生女一首曰貧家生一女蟋蟀催寒杵富家生一女煖風來玉樹富家生女纔及笄阿官門前新築堤貧家不生女飯牛小兒安得妻荊釵玉璫各隨分醉中之天無高低乞貓有曰寧可時時被

鼠煎狂猫一夜不成眠廣南六月官軍到見說人家斷火煙送陳應求侍郎俊卿赴泉州序云昔侍郎蔡公嘗大書於洛陽橋之上今侍郎過洛陽當摩挲此石也某送別到惠安賦詩云百片牙旗水面長蔡邕題在刺桐鄉十年梧酒開雲樹一樣官銜過洛陽我亦攜家緣送客誰能埽地自焚香野橋衝臘寒梅白莫要登臨憶侍郎

梅邊集

頃壬辰癸巳歲有臨川朱兄浚過訪出其詩曰梅邊集

以惠教予愛其流麗穩熟不作寒乞語爲跋其後已而與之賡酬則與集中作大異豈謀野則獲與蒙被作文性情各有所宜邪然極愛之爲摘其句

七言律有云寺鐘城鼓兩相和共醉煙闕感慨多堤柳垂金春幾許檐花鳴玉夜如何西湖春夜

西風落葉長安夢晚節寒華老圃心京師九日

玉帳分兵賦采薇梅華吹雪上戎衣將軍意氣中流楫丞相功名采石磯送人巡江

紅雲近處催班急只待春前奏凱歸同上

蓬萊春思重雲上江漢秋情十載前謝方碧虛

金寒霜氣山無虎劒動星光水有龍平江虎邱山

皇帝當年第九春宮符仍詔刻麒麟軍咨祭酒金臺客

國子先生鐵壁人送吳制參赴麟梱

明明釆石兵前樣參贊歸來郎近臣同前

落花水㶣千船聚芳草春深一鶴歸南浦夜泊

米車已過塵迷路漁網纔收月滿船枇杷亭

五言不多皆穩熟可觀如海燕故人意杜鵑游子心次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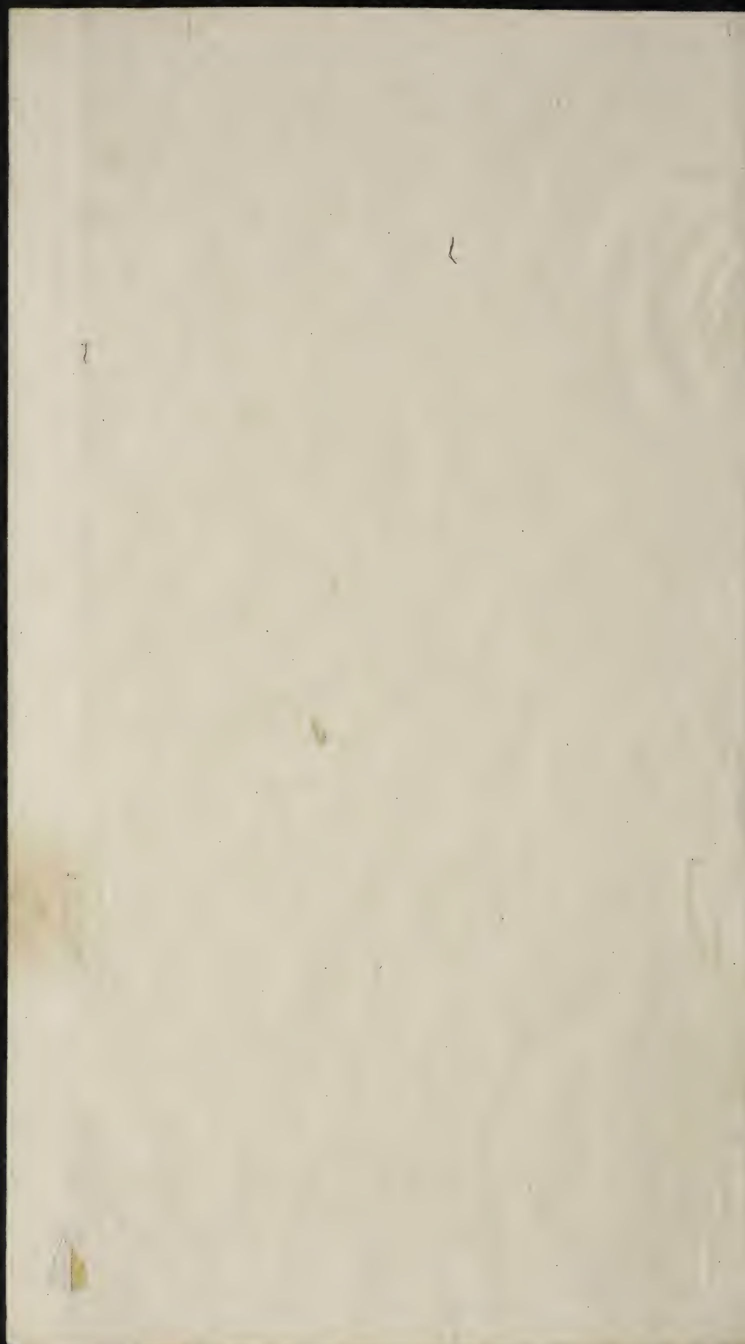
故里千山隔終年一字無訪舊谿月知相憶江雲約共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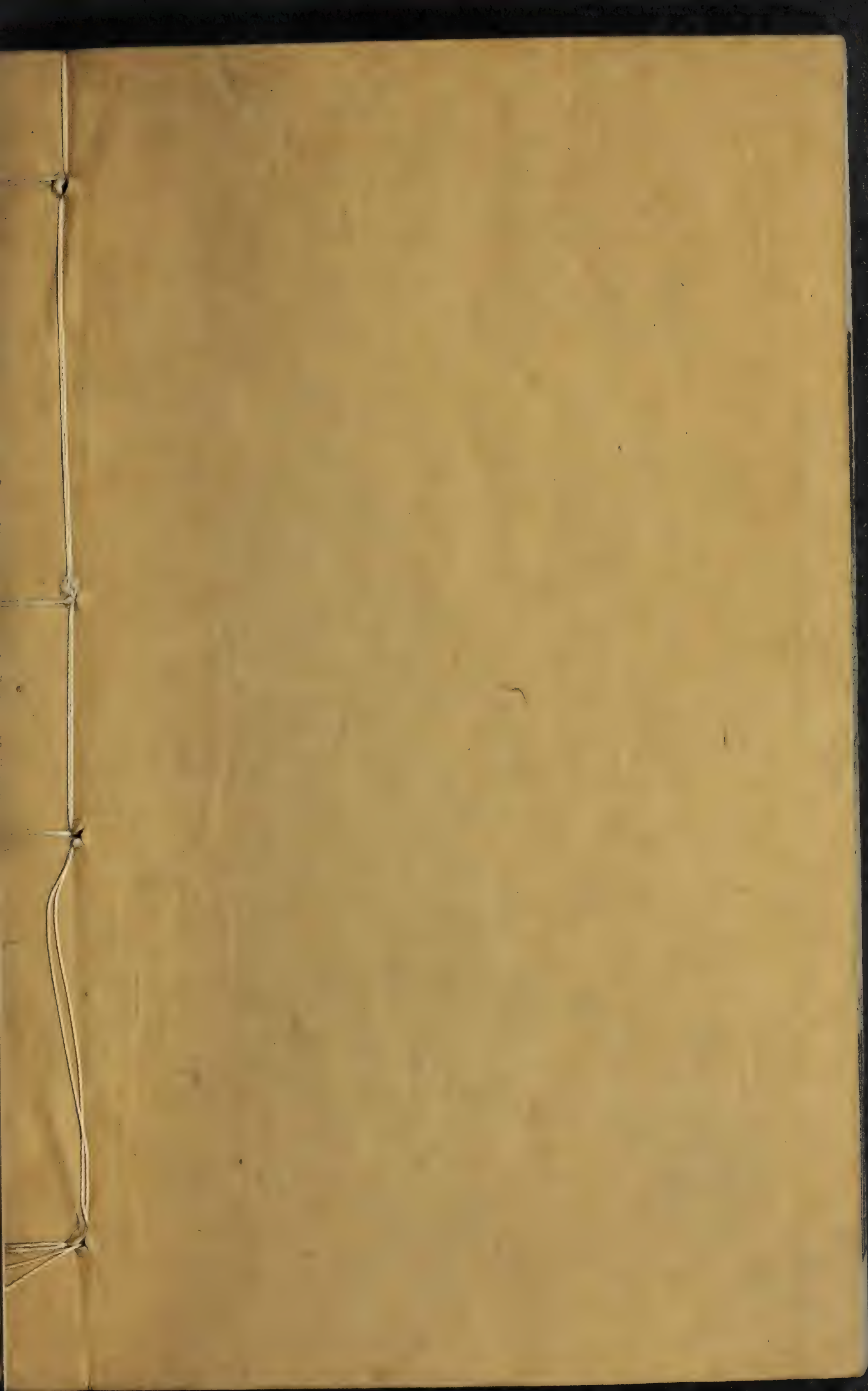
夜船書一紙飛過赤楓林寄友幾州陵變谷經月雨爲霖
世事今如此西風動客心秋日西湖
絶句有贈賣墨呂雲叔訪陳煙山詩曰僊宗傳訣自分
明末數當年老樹精一片紫雲光滴滴丹墀成就幾公
卿又曰蓬萊僊子世偏珍琮璧多攜問楚津若向積煙
峯下過殷勤傳語臥樓人都城初秋和趙京倅詩曰從
來美玉價連城結佩乘風十二京攜上崝嶸今有約好
留彩筆調清平暑夢蟲蟲似醉中片雲挾雨過長空不
知秋色來多少分數悛涼卜晩風宇宙清愁望眼中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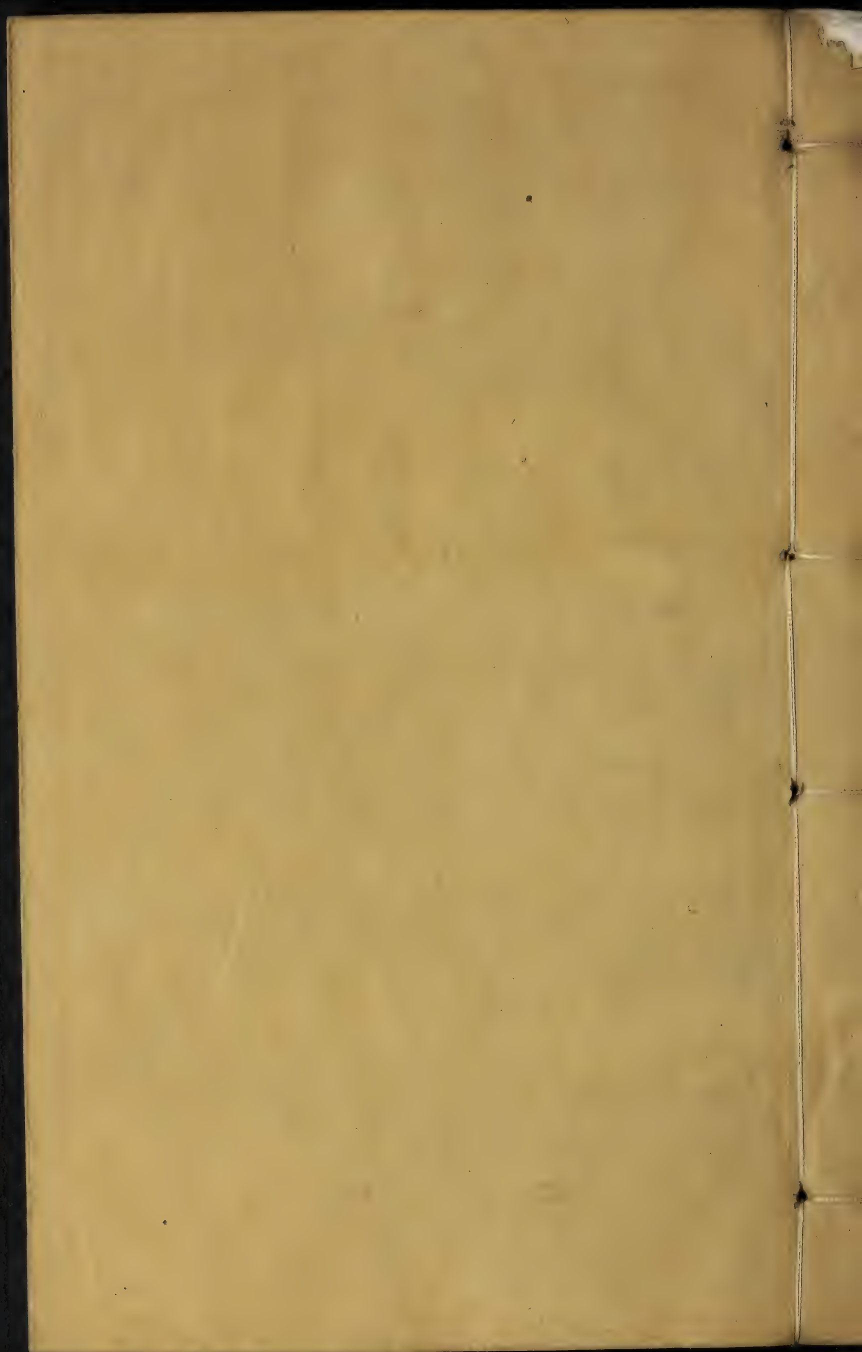
將涼雨借龍公秋風夜入關河迴破賊紅旗毳曉空几

此皆流麗不塵更增骨力便可名家矣

隱居通議卷十二終







隱居通議卷十三

南豐劉　壎起潛著

文章一

古今類編

古今類編詩文如梁之文選唐之文粹宋之文鑑雖篇帙浩博可以考見累朝文字之盛然俱無統紀至近世眞文忠公編類文章正宗分爲四門曰辭命曰議論曰敘事曰歌詩去取有法始爲全書足以垂訓不朽如宋初編文苑英華之類尤不足采或謂當時削平諸僭其

降臣聚朝多懷舊者慮其或有異志故皆位之館閣厚其爵祿使編纂羣書如太平御覽廣記英華諸書遲以歲月困其心志於是諸國之臣俱老死文字閒世以爲深得老英雄法推爲長策以予觀之是惟無英雄爾果有英雄此何足以束縛之彼以緗閱故紙尋行數墨者謂之英雄寧不足笑邪當時如江南徐鉉號爲辯士之雄然猶不能使其國之不亡孰謂旣亡之後猶能逞異志而使亡者復存邪此好議者之過也又如文選諸詩乃昭明太子一時偶取入集初非立體而後世作詩者

乃創立一名曰此爲選體尤非確論

政事堂記

唐李華作政事堂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鬪私仇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

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啟之於前伐叛不賞削叛不封聞荒不救見饉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樽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梃有刃有鈇鉞有鴆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誅管蔡之不咸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化為權衡論道變為機紐傾身禍敗者不可勝數列國有傳青史有名可為終身之戒毋罪斯記云此

記峻潔巖健足稱名筆非後世時文語可及也葬之名迹不甚大顯然此篇與弔古戰場文俱可傳誦

涪縣學記

自孔子沒到今千六百有餘歲然而道不離乎五常文不違乎六經夫子當衰周之際羣三千之徒異能之士踰七十人焉子路最長少孔子九歲耳顏子生後孔子三十年而父子嘗各異時事孔子楚人公孫龍者最少少孔子五十有三歲不知當時凡事孔子者長少竝列所見何學所慕何事陳蔡之圍至七日不火食而弦歌

不衰孔子沒子貢廬於家者六年然後去弟子及魯人從而家者百有餘室傳數世而諸儒講禮鄉飲大射必於其家廟習焉迨楚兵爭魯微甚矣終爲守節禮義之國漢王欲引天下兵加之卒不敢而反禮之然則孔氏之教狂簡之遺風也而可以僞爲哉夫知道者於文必知文固學之餘事也而今方以爲病何也以上乃蜀中涪縣學記論孔門文學一節頗有淵源忘其誰作謾錄備覽

歐公文體

歐公文體溫潤和平雖無豪健勁峭之氣而於人情物理深婉至到其味悠然以長則非佗人所及也嘗見其天聖明道閒有一書與富文忠公責其久不寄書曰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蓋相別後患一大疽爲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別時屢邀聖俞語雖書者於朋友閒不以疏數爲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

動靜是不可忽苟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要約如此謂今別後宜馬朝酉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爲俗累牽之尙不能勉強向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爲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尙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別後非見聖俞無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翅飢渴故不得不忉忉也此書非特曲盡事情而當時朋友眞切之意尙可想見

跋華嶽題名

公又有跋華嶽題名碑寓意感慨讀之令人淒然其文曰右華嶽題名自唐開元二十三年訖後唐清泰二年實二百一年題名者五百一人再題者又三十一人往往當時知名士也或兄弟同游或子姪並侍或寮屬將佐之咸在或山人處士之相攜或奉使奔命有行役之勞或窮高望遠極登臨之適其富貴貧賤歡樂憂悲非惟人事百端而亦世變多故開元二十三年丙午是歲天子耕籍田肆大赦羣臣方頌太平請封禪蓋有唐極

盛之時也淸泰一年乙未廢帝簒立之明年也是歲石敬塘以太原反召契丹入自雁門廢帝自焚於洛陽而晉高祖入立葢五代極亂之時也始終二百年閒或治或亂或盛或衰而往者來者先者後者雖窮達壽夭參差不齊而斯五百人者卒歸於其盡也其姓名歲月風霜剝裂亦或在或亡其存者獨五千仞之山石爾故特錄其題刻每撫卷慨然何異臨長川而歎逝者也治平元年淸明後一日書

跋華陽頌

公跋唐華陽頌攻破佛老之說尤爲有理其詞曰右華陽頌唐元宗詔附元宗尊號曰聖文神武皇帝可謂盛矣而其自稱曰上清弟子者何其陋哉方其肆情奢淫以極富貴之樂葢窮天下之力不足以贍其欲使神仙道家之事爲不無亦非其所可冀矧其實無可得哉甚矣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者是畏死之論也老之徒曰不死者是貪生之說也彼其所以貪畏之意篤則其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然而終於無所得者何哉死生天地之常理畏者不可以苟免貪者不可以苟

得也惟積習之久者成其邪妄之心佛之徒有臨死而不懼者妄意乎無生之可樂而以其所樂勝其所可畏也老之徒有死者則相與諱之曰彼超去矣彼解化矣厚自誣而託之不可詰或曰彼術未工故死爾前者苟以遂其非後者從而惑之以爲誠然也佛老二者同出於貪而所習則異然必由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其貪於彼者厚則捨於此者果若元宗者既溺於此又慕於彼不勝其勞眞可笑也

跋等慈寺碑

跋顏師古等慈寺碑亦論佛老之惑曰右等慈寺碑顏師古譔其寺在鄭州汜水唐太宗破王世充竇建德乃於其戰處建寺云爲陣亡士薦福唐初用兵破賊處多大抵皆造寺自古創業之君其英豪智略有非常人可及者矣至其卓然信道而知義則非積學誠明之士不能到也太宗英雄智識不世之主而牽惑習俗崇信浮圖豈以其言浩博無窮而好盡物理爲可善邪葢自古文姦言以惑聽者雖聰明之主或不能免惟其可喜乃能惑人故予於本紀譏其牽於多愛者謂此也

跋昭仁寺碑

跋幽州昭仁寺碑曰右昭仁寺碑在幽州唐太宗與薛舉戰處也唐自起義與羣雄戰處後皆建佛寺云爲陳亡士薦福湯武之敗桀紂殺人固亦多矣而商周享國各數百年其荷天之祜者以其心存大公爲民除害也唐之建寺外雖託爲戰亡之士其實自贖殺人之咎耳其撥亂開基有足壯者反區區於此不亦陋哉碑文朱子奢譔而不著書人名氏字畫甚工此予所錄也治平甲辰秋分後一日書

跋晉帖

跋晉帖議論亦佳其說曰右王獻之法帖予嘗喜覽魏晉以來筆墨遺蹟而想前人之高致也所謂法帖者其事率皆弔哀候病敘睽離通訊問施於家人朋友之間不過數行而已蓋其初非用意而逸筆餘興淋漓揮灑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披卷發函爛然在目使人驟見驚絕徐而視之其意態愈無窮盡故使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至於高文大冊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用此終老而窮

年者是眞可笑也此論亦犂然當於人心

半山總評

我宋盛時首以文章著者楊億劉筠學者宗之號楊劉體然其承襲晚唐五代之染習以雕鐫偶儷爲工又號曰西崑體歐陽公惡之嘉祐中知貢舉思革宿弊故文涉浮靡者一皆黜落獨取深醇渾厚之作一時士論雖譁而文體自是一變漸復古雅南豐曾文定公臨川王荆公皆歐公門下士也繼出而羽翼之天下更號曰江西體論遂以定一時宋文遂與三代同風同時劉原父

亦善爲古文其作禮記補亡儼然逼真也佗作比曾王二公則不及因讀荆公集愛其數篇抑揚有味簡古而蔚慮或亡失因錄之

杜詩後集序

予考古之詩尤愛杜甫氏作者其詞所從出一一莫知窮極而病未能學也世所傳已多計尚有遺落思得其完而觀之然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者惟甫也輒能辨之予之令鄞客有授予古之詩世所不傳者二百餘篇觀之予知非人之所能爲而爲之實

甫者其文與意之著也然甫之詩其完見於今者自予得之世之學者至於甫而後爲詩不能至要之不知詩焉爾嗚呼詩其難惟有甫哉自洗兵馬下序而次之以示知甫者且用自發焉

靈谷詩序

靈谷詩序曰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梗柟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塚螭魅之穴與夫仙人釋子恢譎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薄鬱積於天地之間萬

物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生其阯君姓吳氏家於山阯豪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葢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弟忠信其能以文學知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豫章竹箭之材俱出而爲用於天下顧藏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浩然有以自養遨游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佗日出其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王安石曰爲我讀而序之惟君之所得葢有伏而不見者豈特

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鑱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繢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此篇葢放韓文送廖道士序

張刑部詩序

刑部張君詩數十篇明而不華喜諷道而不刻切其唐人善詩者之徒歟君並楊劉生楊劉以其文辭染當世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厖無文章黼黻之序其屬情藉事不可考據也方此時自守不汚者少矣君詩獨不然其自守不汚者邪子

夏日詩者志之所之也觀君之志然則其行亦自守不汚者邪豈惟其言而已畀予詩而請序者君之子彥博也彥博字文叔爲撫州司法還自揚州識之日與之接云慶歷三年八月日序此序深言崑體之弊

祭會博士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亦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雖知公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

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使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奠觴此文言死生之理辭意殊妙千古不易也曾博士當是南豐先生之父名易占官至太常博士

隱居通議卷十三　終

隱居通議卷十四

南豐劉　壎起潛著

文章二

南豐先生學問

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崑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未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會文定公議論文章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意論禮樂則必本於性情論學必主於務內論制度必本之先王之法其

初見歐陽公之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趨理不避榮辱利害其卓然絶識超軼時賢先儒言歐公之文紆餘曲折說盡事情南豐繼之加以謹嚴字字有法度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爲法者葢以其於周程之先首明理學也然世俗知之者葢寡亡佗公之文自經出深醇雅澹故非靜心探玩不得其味而予特嗜之其元豐類稾則覽之熟矣近得續稾四十卷細觀其間或多少作不能如類稾之粹豈公所自擇或學者詮次如莊子內外篇山谷內外

集之分歟其間如過客論則仿兩都賦如詔弟教則仿客難僮約進學解如襄陽救災記則仿段太尉逸事文公謂其多摹擬古作蓋此之類又有釋疑一篇亦仿西漢文字前輩謂此乃公少年慕學借此以衍習其文耳觀後聽琴序題趙充國傳題魏鄭公傳諸篇皆其妙者蓋不可及也其上李連州書十五歲所作前集禿禿記二十五歲所作公生於眞宗天禧己未歲至仁宗嘉祐二年丁酉及第時年三十九矣神宗元豐五年壬戌四月試中書舍人賜紫金魚袋九月二十八日毋仁壽太

君朱氏卒公丁憂明年癸亥四月丙辰公卒於江寧府年六十五歸葬南豐朱文公作年譜具載其本末如此

禿禿記

公之文源流經術議論正大然禿禿記則實自史漢中來也此記筆力高妙文有法度而世之知者蓋鮮予獨喜之不厭昔嘗交蜀中士大夫其論與予合一日與范忠文家子弟評文誦此記甚習且云蜀文士多誦之余因嘆西州之士猶能知曾文之所以妙而生南豐之鄉者口耳乃未嘗及可不媿邪讀書無眼目何名為士禿

禿記曰禿禿高密孫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紿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紿告縣齊貲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再期得告歸周氏復恚求絕齊急曰爲若出杜氏祝髮以誓周氏可之齊獨之休寧得娼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間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與其弟來欲入據其署吏遮以告齊齊在寶應佛寺受租米趨歸捽挽置廡下出僞券曰若傭也何敢爾辨於州不直周氏

訴於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行道上乞食蕭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爲覆周氏引產子爲據齊懼子見事得即送匿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扼其咽不死陳氏從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禿禿也召役者鄧旺穿寢後垣下爲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獄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彥博改作寢廬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能簡對如此又召鄧旺詰之合獄辭

葘州者皆是惟殺禿禿狀蓋不見與子言而悲之遂以
棺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升倫買塼爲壙
城南五里張氏林下瘞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
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於其配合孕養知不相禍也
相禍則其類絕也久矣如齊何議焉買石刻其事納之
壙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
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南豐縣學記

慶歷四年南豐初建學會魯公易占作學記略曰古鄉

黨學校少長爲位以萃居敎用六德行藝節用五禮六樂糾用入刑論用其鄉之老盖本之道民成化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就法度而莫爲非此古之所以爲治傳子孫不殆也自鄉黨之制廢學校雖存者亦戻古其居無少長敎無六德行藝節無禮樂糾非入刑論非其鄉之老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故其士之入朝在鄉居家皆無法度而爲亦無所不至此後之所以不爲古也云云前輩相傳謂此記乃其子南豐先生十八歲少筆代公作也所謂不本之道民成化而主於辭一

語甚味葢指科目辭章之弊而言夫武之弊削方鎮也文之弊徒尚辭也二柄既失矣欲強且久可得乎

曾文宗西漢

南豐先生曾文定公爲文章實宗西漢故王舍人震序其文曰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然予以劉向所作戰國策序與先生之序並觀則勝於向葢向之序文冗贅而先生之文謹嚴如曰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

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此等筆力劉不及也

喜似

南豐續稾有喜似一篇爲介甫作尊敬甚至及其得志則與之異故過王介甫歸偶成云直道詎非難盡言竟多忤知者尙復然悠悠誰可語

雜識

南豐續稾有雜識二三兵事多放史漢文可觀宋史備要多采用之

年譜序

晦菴先生雅重南豐之文爲之作年譜考訂精實又爲作譜序其文殊類南豐豈韓文公效樊孟意耶今錄於左

南豐先生者諱鞏字子固姓曾氏南豐人丹陽朱熹曰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歎何世之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未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

而況公之所以爲書者宜其未有以知之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非淺而妄與其可歎也已公書或頗有歲月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次之著於篇

年譜後序

丹陽朱熹曰世有著書稱公文章者予謂庶幾知公求而讀之淑然畀鄙知公者不爲是言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何如哉豈非徒以其名歟予之說於是信矣其說又以謂公爲史官薦邢恕陳無已以爲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實不然蓋熙寧初詔開實錄院論

次英宗皇帝時事以公與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哉其不然一也恕治平四年始登進士第元豐中用公薦爲史館檢討與修五朝國史其事見於實錄矣爲實錄院檢討而與修英錄於熙寧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江淮之閒而受教焉然竟公時爲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爲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况熙寧時豈有檢討事哉其不然三也一事而不然者三則公所以教恕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爲世所重

自以知公故予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
或頗有以故不論著著其非是者焉
予考所謂斯人爲世所重者不知爲誰想在當時有權
位故不敢斥言之也晦翁文字多稱紫陽今自稱丹陽
未詳前序甚肖會文後序差遠綜其實不然一語甚雅
予極愛之後乃知出史記周紀賛中信知太史公語自
是不同常人讀書皆泛泛耳似此一語誰復經心而老
先生竟用之可見其心非泛泛者比

隱居通議卷十四　終

隱居通議卷十五

南豐劉　壎起潛著

文章三

樊宗師文

唐樊宗師作絳守居園池記好怪者多喜其奇古以予觀之亦何奇古之有磽戛磊塊類不可讀如第一句曰絳郇東雍爲守理所猶爲可曉第二句曰稟參實沈分第三句曰氣蓄兩河潤便已作怪第四句曰有陶唐冀遺風餘思纔覺平順第五句則又曰晉韓魏之相剢剖

云云自此而下皆層疊怪語矣其末曰放其臺亭沼池之增益豪王才矦襲以奇意相勝至今過客尙往往有指可創起處子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反者雅文安發土築臺爲拒誅幾附於汚宮水本於正平軌病井鹵生物瘠引古沃瀣人便幾附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附於汚宮其可書以薦後君子以上皆結語而不知意落何處凡文章必有樞紐有脈絡開闔起伏抑揚布置自有一定之法今徒以詭異險澀難讀爲工其於六經簡嚴易直之旨合乎否也按

宗師字紹述仕唐與韓文公同時歷金部郎中緜州刺史徵拜左司郎中又爲緜州刺史徙絳州遷諫議大夫卒韓公銘其墓謂紹述文必己出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放恣横從無所統紀然不煩繩削而自合其意已寓抑揚矣夫作文而無所統紀則亦何等文章邪至於銘則曰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公之譏訾世俗是矣又曰文從字順各識職則似以樊爲不然者夫六經之文無不可讀而不害其爲古繫辭春秋俱出聖筆其文從字順葢

如此也商盤周誥佶屈聱牙則以秦火之餘出於伏生口授而然齊語固異而況九十之老齒豁而音微又雜以方言安得不佶屈聱牙要亦出於自然非作爲也今樊文作意求新殆近於怪惟求其不可讀而不望其必可傳其去經也遠矣律以從順未知其何如而世或稱其奇古至篤嗜而不置何也

盧山公九錫文　按南齊文盧作驢殊失比體當以此文爲正

宋袁淑俳諧文盧山公九錫云若乃三軍陸邁糧運艱難謀臣停算武夫吟歎爾乃長鳴上黨慷慨應邦隨驅

千里荷囊致餐用捷大勳歷世不刊斯實爾之功也音隨時與晨夜不猒仰契元象俛協漏刻應更長鳴毫分不忒雖挈壺者未足比德斯又爾之智也若乃六合昏晦三辰幽冥猶憶天時用不廢聲斯又爾之明也青脊絳身長頰廣額修尾後垂玉耳雙磔斯又爾之形也嘉麥既熟食須精麪負磑同衡迅若轉電惠我衆庶神祇獲薦斯又爾之能也爾有濟師旅之勳而加之以衆能是用遣中大夫閭邱羸加爾使銜勒大鴻臚班脚大將軍宮亭侯以揚州之廬江江州之廬陵吳國之桐廬合

浦之朱廬封爾爲廬山公以上皆淑之文韓文公效此體作毛穎傳而洪慶善乃云毛穎傳柳子厚以爲怪洪以爲子虛烏有之比其流出於莊周寓言則是不知韓之所始矣但袁韓俱以文爲戲者而淑之文則六朝體耳韓祖太史公故高近世劉會孟稱江丞相爲廬山公無乃不雅豈不念及此邪

張才叔義

朱文公曰胡致堂議論俊發人物偉然向嘗侍之坐見其數杯後歌孔明出師表誦張才叔自靖人自獻于先

王義陳子翁奏狀等可謂豪傑之士予嘗欲得張才叔之義觀之而不可得近乃從盱城朋友處借鈔一本甲戌正月用行在所刊者校定今錄于左按鄱陽銀峯諸先生傳云公諱庭堅字才叔元祐人才栫眼及第初任太學作自靖人自獻于先王義其夜夢三仁來謝舊會刻石於東京今讀其文令人感慨興起眞識仁人義士之心於千載之上以上傳中語南渡前經義儁實典古有補世敎豈若近世浮虛磔裂者所爲宜爲先儒之所深取也其義曰

君子之於去就死生其志在於天下而不在於一身故其死者非虛名生者非懼禍而引身以求去者非要利以忘君也仁之所存義之所在鬼神知之矣昔商之三仁或生或死或爲之奴而皆無媿於宗廟社稷豈非其謀之出於此歟故相戒之言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益於是時紂欲亡而未悟也其臣若飛廉惡來者皆導王爲不善而不與圖存若伯夷太公天下所謂至賢者則潔身退避而義不與俱亡矣爲商之大臣而且於王爲親者惟王子比干箕子也二人者欲退而視其敗則不

忍欲進而與王圖存則不可與言雖有忠孝誠慤之心其孰達之哉顧思先王創業垂統以遺其子孫設爲職業祿位以待天下之賢俊使相與左右而扶持之期不至於危亡而後已子孫弗率其亡形已見而忠臣義士之徒猶不忘先王所以爲天下後世之意以爲志不上達道與時戾亂者弗可治也傾者弗可支也而君子所以報我先王者惟各以其能自獻而已雖然君子之志不同而欲死生去就各當於義而不獲罪於先王非人所能爲之謀其在於自靖乎盍若商祀之顛隮則微子

以爲深憂而辱於臣僕不與其君俱亡者箕子比干之所羞爲也微子抱祭器適周則奉先之孝得矣比干諫不從而繼以死則事君之節盡矣箕子以父師爲囚奴猶眷眷不去則愛君之仁至矣然其死者若愚其囚者若汚而其輒去者若背叛非忠也然三子皆安然行之不以所不能爲者自愧而亦不以所能爲者愧夫人更相勸勉以求合於義而不期於必同夫謂先王所以望於後世臣子者惟忠與孝也故微子之去自獻其孝比干以諫死箕子以甘囚奴自獻其忠是三子非苟爲也

處垂亡之地尤拳拳於天下國家而不在於一身故其志之所謀各出於志之所欲而以期先王之知耳古之所謂皎然不欺其心者非斯人之謂乎雖然書載微子與箕子相告之辭而比干不與焉何者人臣之義莫易明於死節莫難明於去國而屈辱用晦亦所難辨也比干以死自誓無足疑者故不必告人而微子不免於去箕子寄忍辱以待亡者重去就之義而原之故也不然何以竝稱三仁哉

無垢先生張文忠公九成曰比干不答二孔謂心同孔安

國孔穎達張庭堅本鄭氏謂死節易明子謂儻如二孔所言不當言自靖人自獻於先王蓋三人之志各有所在

吉州所刊跋語云此中興前近二百年書義也至今尚可咀嚼如此曷可訶其爲古哉蓋吾儕所作時文本自無用然能以義理爲主發揮聖賢心事於千百載之上亦自打顛不碎如此篇文雖簡格雖與今不同然議論正當辭不迫而意已獨至所以屢經前輩品題

潭州攸縣張次邕所著筆錄亦載此篇云得於東萊文鑑中又云才叔眉山人國家承平時四川未有類省皆

試於京師才叔試此文畢忽睹三人皆古冠服長揖曰公可謂能言我三人心事矣

祭蘇文忠文

李方叔廌受知坡翁甚深坡翁卒於常州方叔以文酹之有曰道大不容才高見忌皇天后土明一生忠義之心名山大川還千載英雄之氣文氣甚壯

耶律德光滅晉事蹟

玉堂閒話不知誰作也所記多五代晉漢閒事散見於類書中惜未覩其全帙爾嘗見有一段論歷代夷狄之

禍於耶律德光滅晉之事憤慨甚深千載傷感因錄其說於左

丙午歲十二月戎師犯闕明年三月十七日胡王自汳而北是日路次赤岡日過晡忽廬帳中有聲殷殷然若雷起於地下胡王懼召術者占之術者紿云此土地神所作乃命祭禱焉四月過邢州胡王遇疾嘗一日向夕有大星墮穹廬之前胡王見而惡之但唾祝而已蕃漢從官皆覩其異十六日行次欒城疾遂亟二十一日乃殂訪其所殂之地則曰殺胡林也初胡王之將南也下

令鎭定閒數州悉使藏冰至是嬰疾熱作不勝苦命近州輸冰於手足心腋之閒皆多置冰以至於絶及其殂也左右破其腹捐其腸胃用鹽數斗以内之載而北去漢人目爲帝羓焉嘗試論之曰夷狄異類一氣所生歷代以來互興迭盛故周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秦項之後匈奴始強控茲百萬抗衡中國後漢中葉患在諸羌桓靈之衰二虜抗衡魏晉以降喪亂宏多竊命盜國蓋非一焉周隋之閒吐渾爲暴大業之後突厥稱制皇唐受命頗患諸戎貞觀之初延陀内侮

天后之際奚霫犯邊次則吐蕃大興後則回紇作孽黃蔡之末沙陀得志爰及近世契丹最雄自非明主賢君神功聖德則不能攘猾夏亂華之類拯橫流熾爨之災觀夫契丹自數十年以來頗有凌跨之意吞并諸國奄有疆土淸泰之末橫行中原與晉滅唐假號稱帝幽燕雲朔盡入提封玉帛綺紈悉盈沙漠石氏失馭姦臣賣國雄師毅卒束手送降赤子蒼生連頸受戮君父失守將相爲俘荆棘旅於宮庭狐兔游於寢廟雲昏日慘鬼哭神悲開闢以還未有若此之亂也豈非時鍾剝運天

產姦雄不然則安得鉤爪鋸牙恣行吞噬氈裘左衽專爲桀驁且夫一女銜冤三年赤地一夫仰訴五月嚴霜豈有百萬黎庶膏鋒血刃而蕩蕩上帝竟無意於覆燾乎物不可以終否道不可以終窮天方啟漢眞人崛起渠魁隕斃腥羶自除詳其殷雷之怪藏冰之兆殺胡之讖星墜之妖則胡王之死豈偶然哉

此論詞簡而意足非苟作者殊不似五代卑陋之文也未詳作者氏名當考

三蘇

三蘇皆得謚文老泉文安東坡文忠穎濵文定森然鼎峙爲一代文宗老泉之文豪健東坡之文奇縱而潁濵之文深沈差不逮其父兄故世之讀之者鮮焉惟進卷中歷代論如夏商三國東晉數篇却自精妙有味他作如御風詞超然特出者甚少然其所作古史則議論高絶又非坡所及又作管幼安畫賛甚佳葢有爲而發今錄於此

管幼安畫賛

予自龍川歸居潁川十有二年杜門幽居無以自適乃

取舊書閱之將求古人而與之友益於三國得一焉曰
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三十七年而歸
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四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
予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
衰士大夫以風節相尙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
大亂其出而應世鮮有能自全者潁川荀文若以智策
輔曹公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
房比然至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忠亮
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見容力爭

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文休踰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人者皆一時之賢也然直己者終害其身枉己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誰與哉舊史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圃歲時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跪拜成禮予欲使畫工以意倣

髣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㓜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審於處已以能自全㓜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烝嘗饋奠必躬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天之逸民

諫用兵書

東坡長於論事筆端有口眞是入妙其代張方平諫用兵書熙寧十年有曰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

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涂于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臠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見食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此疏甚佳見食者一本作死者非是

游桓山記

坡翁作游桓山記感慨深長超然物化其辭曰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泗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害也且夫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子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已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況於從死之臣妾飯含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子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

子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嵯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偕逝兮歌闋而去

序鼂君成詩

東坡先生序鼂君成詩集有曰達賢者有後張湯是也張湯宜無後者也無其實而竊其名者無後揚雄是也揚雄宜有後者也賢者民之所以生也而蔽之是絕民也名者古今之達尊也重於富貴而竊之是欺天也絕

民欺天其無後不亦宜乎故曰達賢者與有其實而辭其名者皆有後此論甚新可以爲世戒

答謝民師書

又答謝民師書有曰揚雄好爲艱深之辭以文淺易之說若正言之則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謂雕蟲篆刻者其太元法言皆是物也而獨悔於賦何哉終身雕蟲獨變其音節便謂之經可乎屈原作離騷經葢風雅之再變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可以其似賦而謂之雕蟲乎使賈誼見孔子升堂有餘矣而乃以賦鄙之至與相如同

科雄之陋如此先生此論深中子雲之病

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爲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爲說者所能至也此論自坡翁發之而後世宗其說

　　序樂全文

　　滕元發墓銘

東坡翁銘滕元發墓言其姿度雄爽英偉大度以爲天下異人因其文想其人眞卓犖不羣者也坡翁此志筆力跌蕩振發風起水涌眞足以發揚之儻筆弱則失之矣元發舊名甫字元發後避父諱以字爲名而字達道舉進士第三仕至光祿大夫龍圖閣學士本東陽人也葬蘇州長洲縣

評柳子厚

坡翁曰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谿南嶽諸碑妙絕古今不知以柳之文言邪抑以其學言邪無姓和尚碑

尤妙

龍川宗歐文

龍川先生陳公亮喜歐陽文其所作有絶似處嘗選歐文一百三十篇命曰歐陽文粹其序有曰初天聖明道之閒太祖太宗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葢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兒幼穉什百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閒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闥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

葢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摩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媿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之師法未幾而科舉利祿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又曰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豪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以上皆龍川所作而亦紆餘寬平甚似歐文豈非誦習之熟自然逼真歟歐曾王蘇

四家爲宋文宗然皆未嘗用怪文奇字刻琢取新而趣味深沈自不可及若歐則尤純粹宏其爲一代之宗工羣公之師範也所著豐樂亭記實爲妙筆龍川文粹不首取之而乃附見於拾遺殆不可曉

會平山序水雲村詩

金谿曾子良自號平山南豐族裔也以能賦擢咸淳戊辰第累任至建德府淳安令甫三月國事變歸隱山中鬻文以自給辛卯秋予訪之年六十有八矣盍别二十年而復會欣然道舊明年以予所作水雲村吟稾往請

敎焉辱爲序曰
宋初南豐儒家望族二曰江樓劉氏曰密國曾氏我密
公迨江樓公相好於時我遠祖十五公猶在豐也其後
十五公既來宅於金谿自是與江樓公家子孫遠矣至
於予艮之身而江樓公之諸孫水雲村起潛君壎實來
顧予於常安莊之寓舍予不勝枌榆松楸之涕且歸一
日以其詩若文示予也曰子爲我言焉予言之先正文
定公言之也其自我江樓公以下實寵嘉之予謝不敏
一日以其詩示予也而文未之見詩予視之古視選近

古視黃律五視杜七視杜若黃絕五視選七視晚唐而軼焉皆合大家數盡其材全其力鉅其氣雄故能持衆嶮而不自以爲名刻衆形而不自以爲功知名早所知皆名公也若予所敬千峯陳公年魁如心陳公莫逆次山趙公皆深知君予恨納君交晚予何言晚不恨恨世易三公者或以其老且習不見兵革或以其強而勇著名節廟食他邦獨予與君自靖獻僥倖不死今者乃得與相見敘世契如未經亂離時雖可恨亦可幸而甚可恨者以君之才之學不一試用僅客諸侯竟卷懷於此

吾儒事業當不止是然後知千峯公之期君也深而君之自得也亦深矣嗟夫日月之經於天也而行江河之經於地也而流彼豈有所爲而爲之哉予與陳公講之於鳳皇山之下熟矣尚其相與勉之以毋負陳公之意以毋忝我兩家所生云元黙執徐後六月辛卯朔里契家生會子良序

論語四贊

平山公嘗作論語四贊甚佳志道贊曰道既是我志乃是誰千五百年惟孔仲尼據德贊曰得寸則寸得尺則

只實有諸已而非以力依仁贊曰仁者人也造次弗違

體貼出來如人著衣游藝贊曰習無不利不習而利精

義人神事理不二

隱居通議卷十五終

隱居通議卷十六

南豐劉　壎起潛著

文章四

張侍郎簡牘

侍郎張公淵微字孟博建昌新城人父介登進士科仕至湖南運幹公明易工文詞而不利于鄉舉淳祐丙午流寓湖北赴運司試中選貢禮部明年擢進士第一人授承事郎簽書昭慶軍判官廳公事纍更朝蹟權吏部侍郎忤賈似道免歸以集英殿脩譔起知饒州未行以

御史疏罷奉宮觀祿又以舒有開疏罷而卒公爲文靳截峻刻得左氏文法屢求其稾子孫無在者亡矣適得其簡牘二三俱可觀因錄存之且紀其舊聞曰建昌鄉試取士解額三十七名而周易義當其一寶祐乙卯歲公服喪里居是歲貢舉試士時盱城張天民明易其文筆冠一時而同經之能者又五十有二人意其閒必有一中選矣及榜出則中者乃余裕新城俗子也大失衆望于是天民等五十三人聯名致書于公言余非才冒舉辱易經負舉選意若以公爲本經盟主而赴愬之公

因易以答筆力甚偉其書曰

某自羅陟岵之憂廬深山莫與往來厭諱氏名不得通于故交時英游鱗何從尺素書抵寓驛中自冢上歸得之亟薰香奉觀覩其題絛冰之光脩史學士其人伸其幅聯璧之輝先覺天民其元某何人何以得斯何以稱哉謹再三讀文采鉅麗詞勢縱橫主易經之齊盟立善類之赤幟足張吾軍不勝擊節惟是潔靜精微之學昔嘗從事于斯而不得其師惟天民諸君子發天之祕攄聖之蘊精祲六爻之夢發越九師之說競秀于旴名震

于京師蓋所願學而未遇者明天子興賢鄉大夫薦書此一舉也羣五十三雋磊嵡乎文鳴楊陸張黃胡涂王鄒此八人者當時考試官也固已蹶動聳選相顧太息吾盱之有人於此五十三雋復拔其尤以先登猶有二十八宿爲雲臺之儲二十四氣當淩煙之選也顧舍是而他有一焉黃鐘棄而瓦缶鳴賢士無聞如來翰之所云云辱經辱盱辱科豈不太駭觀聽邪試爲諸君子說筮云是謂睽之歸妹蔑甚負涂之豕變爲無血之羊始于載鬼終于虛筐睽卦不在三十七數而歸妹又不在五十三數以

睽之三十八而厠諸三十七人之列非據也以歸妹之五十四而加諸五十三人之上非人也非據則名必辱非人則身必危既辱且危祇掇禍也是卦也離之震亦震之離晉獻公筮嫁伯姬亦遇之是反復同一凶也且其繇曰士刲羊無血也女承筐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彼妄一人以柔乘剛以小人乘君子之器蒺藜之據已甚高墉之射莫逃無號終有凶耳豈特責言不可償殆有甚焉史蘇不云乎車脫火焚歸妹睽孤六年其逋明年其死于高梁之虛吁可畏也是豈特終朝之三

禠也歟識者竊爲彼悲之嘗試爲諸君布蓍四營而得艮之漸艮之止時止也物不可以終止故受之以漸漸之進也是蓋易之五十三卦也其在五言有序中正之言終莫之勝吉艮之漸三歲得所願也三年將尊師焉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矣今日院壂子顧勞悉師邪抑天民有言雖聖人不敢盡其機或因鄧侯從天民願學而得所謂機焉其亦有以折衷乎此不宣

答饒蘭坡士堯赴省試書

某不材見棄于時桑梓羞之歸省先人墓而不敢居以

是不得侍於下風東上維時濟濟者衆峨峨纓冠其往又是一番新郎君謂吾衰而與吾雪恥鄉之士如吾士堯吾所望是以寓拳拳朝夕引領魁旆于征其道盱城其當慶餞于道周明年其魁蘭宮是吾蘭坡剅吾所深期朝夕是贊是祝矣書來遜未遑日朽轍而灰心此非子游所望於子綦也且聞夫子之足瘳矣猶曰未果于行也何居我是用勸往哉用所學以昌斯世在此行毋懷寶而迷邦人之賴士堯其無數頃覎水芝澡料一物之寓一理存無塞其心而澡其德敢不承厚意焉不宣

案荷爲水芝見本草

約鄉友會飲帖

枌社數交朋萍蹤幾聚散小山艮集以誠子之還諸賓主皆歸榮途而幾道赴新任伯雨趁新闕惟老我與方塘翁尚一丘一壑可無尊酒論别偕仲華惠卿諸君子聯騎我顧幸甚草草不枝幅

二友爭山界爲勸和作盟書

某側聞某氏某氏各有詞于官各爲其先塋皆孝子之爭識者聞而義之義之將助之助之云何助之爭而已

彼兩爭此不可兩助兩助之不可惟兩助而兩平之其可切惟兩墓共一山久為比鄰本自無所爭一山覆兩墓互為掩映本亦在所不必爭得無有傷入闘諜于其間切以闘諜者不過曰某地是某家業今乃為某家封植某木在某山今為某家保障由是兩者之言入而兩家之訟興其聞官則又將煩邑糾呼里正集鄰保入山林相畝步視高下立標表量丈尺如是動衆山靈不寧曾謂兩家子以孝聞而以是動先靈乎是必非所願是合斷之曰甲之墓以乙之山為保障則乙之保是山猶

吾保是山也乙之山以甲之墓爲屏蔽則甲之保是山猶吾保是山也毋斬一木毋侵軼毋以平常之地起爭端有踰此盟山靈殛之俾墜其家無克祚世於是薦酒給劵二子咸舉首曰命之矣復以是載書盟于官以重其信焉

龔祥甫墓志銘

新城有士曰劉倘父夢桂與張公友善亦工古文景定辛酉歲以詩義魁鄉薦不第而終壬戌之秋予嘗訪之敘宗盟殊篤有書齋扁曰方塘卽前所謂方塘翁者也

嘗爲里友龔祥甫墓志其文曰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昔聞其言於師聃而於里中龔祥甫疑焉子不終養而先逝婦勉守志而病狂一老憖遺閔斯鞠孫嗚呼獨也無子視孫孤也無父視祖祖孫二人獨孤相視而祥甫年已七十視蔭不能待矣以景定二年十一月某日卒子聲道去之已十年婦黃今猶寡佛老令承重有妄意室中之藏者持其家事昵親養其勸弗救鏹秏於室粒秏於倉弗考或牽之牛貨之豕弗治誘是藐孤博與游弗迪意將蕩其志而毁其家言念

租荼漂搖風雨斯天不與善乎申包胥有言人衆者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祥甫受學我先師中奉大夫龍山先
生張公介先生之子淵微今爲吏部侍郎于祥甫父子
若孫世契也里居聞赴爲泫然曰善人也而逝其孫疇
依既又目擊人衆者之爲抱不平曰不可使亡友肉未
寒而有此今惟其孤是卹惟祥甫襄事是圖非有司無
以杜鄰胥狀者爲白于官首黜其僕而警其族之不咸
責親房扶持之銖銅勺粟畢登之籍先是祥甫爲佛老
請婿于予姪孫委禽矣侍郎謂可以相其孤奉母也屬

持柯者有抑塞又自子官移文二家同養焉自是得所
翼馮外禦其侮而天者其定矣初侍郎廬母夫人墓登
雲蔭山望豀南中阬氣勢欝欝以杖叩老龍曰噫將誰
之藏也以勸祥甫爲自謀至是卜葬向以癸食厝以壬
戌八月某日食誅茅開阡見者曰吉天殆興龔氏也夫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而地理書亦云天地惜至寶以賞
善人祥甫蚤歲屬文有聲庠序遭寇亂無仕進意遂罷
舉子業而侍郎每稱吾老友必有取矣殆亰雖不言而
四時之氣備歟平居于人無忤睦親族以禮撫臧獲以

恩未嘗疾言厲色家量出入嘗值歲凶閉之糴者皆是
已洵發廩如常時夫是以鄉里稱善人吾是以必其必
有報也祥甫字也名應龍世家新城葬之前五日佛老
謀所以志諸幽者侍郎謂余子于祥甫親家也宜銘之
銘曰人心之初有善無惡無惡卽善勿刻其璞璞也能
存宜爾恂恂歸于其眞善人之墳鬱鬱千春尙克昌而
子孫

嗣漢三十六代天師簡齋張眞人墓志銘

昔廬山江丞相萬里爲三十五代天師志墓其文奇偉

超卓讀之不厭近廬陵劉太傅辰翁亦爲三十六代天師志墓雖極刻斲摩厲之工而趣味有不及焉輒錄于後

自昌意以來號稱神明之胄者旣無不歷亂磨滅獨漢天師張氏祖諱良以劒印傳如禹鼎延至魏晉六朝隋唐五季逾久而著其承承至此必亦有尤異取信不惑者然猶未至益人國也入宋祥符冠禍始召崇觀符籙始盛其時有虛靖先生道始顯至穆陵賜號觀妙先生可大甫三十五代其退潮拯旱猶信由是龍虎山宮觀

壓東南為福地第一化人之蒙訣四出者致方物修士之贏糧訪道者賈摯幣祈者謝者不寘令者膝行而踵至居如市市如邑兒童下走順風而呼鬻而售者滋富至莫辦于是用物宏矣乃三十六代天師宗演起紹陵訖德祐且十年方禁中奉祕祝謹然不召至乙亥丙子閒金陵已不守信未下然北使已先傳張天師召召且亟當是時環江南之冰泮者無息壤玆山獨師是恃而師不自保然未幾時而錫冠劍陟師號予護持免徵發掌教事度諸品若曰神僊子孫而不名由是寵光赫然

又前代盛時所未有由是士大夫有不能出者貧無處者阡陌之負耒往者親者故者莫不挂冠易服庇風雨寒暑由是入其境者若華胥軍行而狼顧者曰天師之四履也催科而旦適者曰天師之所撫存也物之熙熙然者不惟不知陵谷亦不知誰氏之子如是者十又七年而演道靈應沖和眞人死其君子曰是號簡齋眞能簡者也其弟子曰吾師度世解尸非死也殆天師復生先是相傳其教三十六代尼故一終一攝不以閨居正懼及也至師而遭訖籙之難或謂道盈亦無所逃於數

然惟師以愚守智惟師以儉致福惟師以清靜禦外物故能涉乎邊境而不禍博乎九萬而不中道天而又能以餘力濟世得名又非特脫于其厄而已乃至是始昌若論其存亡絕續之際有不可勝述者焉其從容若不得已而應其寡默善爲上而不爭或曰天師非世人也蓋必有出乎人聞耳目之表者獨恨不盡知耳聞其初至北也不敢挾劒以行及其呼劒而劒至又云北有二虎撫之汝吾左汝吾右皆靡然如命凡流俗好怪所傳聞皆若此皆如說東方朔者非實也亦非道也道在乎

易卽脩齋者是已吾方以其脩爲近道而彼欲以小夫曲說神之以此勝魔非魔道邪然吾聞山中人言其將逝也亦不能無小異最後北行之日所居面里所山崩辛卯得白兎然不死此其可信者其三代見世系其子孫見碑陰生淳祐甲辰死至元辛卯葬里之澥田實已亥九月癸酉嗣天師與棣賜號體元宏道廣教眞人是爲三十七代前觀妙先生銘吾師廬山相國老筆也今天師能不遠介其徒以屬我曰斯文託再世矣以吾從古心之後爲有媿也乃依楚歌爲辭以系之辭曰山龍

衣兮翠黃英瓊瑤兮五粱儼歸奏兮玉皇我祖兮撫我大荒途迷兮屏翳驂左指窮于薪兮不窮于火陽平兮賜履於謳於謳兮山中之子風枝號兮老龍吉死我祖兮在天覽揆錫兮茲茲千重斯文兮以傳

江公作觀妙眞人志筆力跌蕩眞如天馬游龍不可覊馽而又淵然其光油然其味誠老筆也須豁此篇頗覺纏繞有窘態滯礙少活意且又辭費或者未足以繼乃師歟

予近作桂舟先生墓志時不會觀此篇偶信意作招詞

以銘之間有一游士見而評曰墓銘不應作騷體觀其文字考其議論直須辭焉耳或以見告因笑曰謂吾文似須辭固非欺我而謂銘不用騷體亦未可以律我昔惟韓會不作此體歐陽公銘石守道梅聖俞皆長言之其說曰言之長哀之深也几案偶有汪龍谿文劉後邨集在焉取而觀之銘以楚詞者甚多何止須谿乃知吾黨持論不可草草劉公玉淵會為人銘墓亦用此體時有一名公見之曰銘作招詞甚佳事載集中

欒王贊

廬陵劉太傅辰翁作藥王贊詞甚朴而旨有在可發一笑贊曰左畔龍樹王望龍右畔孫眞人騎虎惟有藥王屹立于其中不龍不虎獨與犬爲伍不知何故

吳司封上陳丞相書

臨川吳司封鎰上陳丞相書有曰天下事非善類之衆不可爲也一齊衆楚薛居州不能善其君一暴十寒雖孟子不能智其主今日牛畜侍以仁義明日苟欣侍以遲練明日徐越侍以節儉而歌者之田止御史中丞諫議大夫則言翰林學士給事中則言度支使鹽鐵使京

兆尹則言而制使之職削盡衆正進然後羣枉消以上數事相類剴切動人

程漢翁詩序

近嘗見疊山謝先生枋得爲程漢翁詩序曰詩亡而春秋不可續宇宙間一大變也程君漢翁出雲棲吟稾一編示予予誦懷古四詩涕泗交頤不能禁覽盡卷乃欣喜雀躍知天下尚有英才黍離之悲無衣之壯匪風下泉之思盡在此矣江北多英雄吾有望焉因詩以見志漢翁所蘊蓄所樹立所成就豈易量吾於是重有感焉

藝祖最重讀書人雖超世拔俗之才不由科舉程文奮身必不得行其志三百年後以學術殺天下者皆科舉程文之士萬世傳笑儒亦無辭以自解矣予從先朝名將相游泛論邊事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時文名而捐軀報國不畏鋒鏑能使武夫心服爲國家延數十年之命者僅得曹毅節彭文子余義夫徐有功王景宋五人焉至有功貶死吾知國不可以爲國矣漢翁勉旃陸宣公有言興王之良佐皆季代之棄材在季而愚當興而智漢翁豈肎終爲愚者乎故曰天下英雄必有

借漢翁爲儒解嘲者喜談樂誦當過于五人矣吾之敬
愛漢翁豈特詩道而已也

疊山翁信州貴谿人素有文名筆力奇勁此序不盡其
所長而忠憤之意見于言外獨其貶駁科舉程文之士
誤我國家傳笑萬世此則誠爲至論有合于先儒之旨
序所謂曹毅節則有聞也與彭文子余義夫皆偉然英
傑之士有大功于西陲者景宋名登義夫之幕客殊有
才略惟徐有功雖號帥材而狂疏誕謾無顯蹟庚申臨
江之禍公議非之然義夫乃趙信國識拔入官非由科

第故雖貴顯猶以此自歉每稱白鹿諸生序所稱誤也勲名如義夫何必科第案徐有功名敏子

劉氏族譜序

吾宗之劉其原甚遠遠族兄太史掞嘗爲江樓劉氏族譜序所以紀迹流派者具備茲錄以示我後之人使無忘其世本云其序曰

劉氏堯之後散居江南者漢高祖封其弟元王交于楚而衍之也唐季有自鄱杖一劒徙居南豐又自南豐分而之廣昌之新城之建寧江樓入居士寶藏初徙時劒

劒長三尺許有北斗星文志天漢元年鑄紹定庚寅刼火黃冠得之呪符水云密國曾公致堯銘居士墓載有牛六十頭手鈔古書數百卷居士作江樓密公爲賦五言長韻見㝢繹集其叔子與荆公爲同門壻荆公之父益之出守韶州居士同游石仙巖和詩有刻石在初慶歷詔州縣立學宮居士孫一力任其費會易占作記實子固十八歲少筆居士生四子四子之子生孫孫生子衆而多微波流星散譜系益落缺不能盡詳惟予大父泰夫府君與從祖光夫(諱炎水郴大父)及定夫(諱止象山高弟)二先生

三派子孫尚習詩書別利善譜可得而考其他昔爲士而今無後與今有後而不爲士者不能具載予老病日侵自度進不能頌淸廟退無可吟梁甫思息景山樊間中巷德恭翁季大年弟兄力學而任運所居先廬猶是南唐時桂石誠之永豐官滿因而塗墍之定夫師象山號子路與里人黄幾先彭明甫相講學予外舅丹霞翁來南豐訪定夫及沈德中後歎息久之此譜故可考也太史公作古帝王聖哲世系採摭四方異聞甚備而卓然可稱述者殊少予聞盛德必有後蓋不在乎元來雲

矽之多而在乎風流文采之不可湮沒也今劉氏之族不繫乎風俗之媺惡不關乎文墨之興衰若不必存而存之抑存吾祖而已後譜綱目成題曰江樓劉氏族譜畀大年今年七十有七喟然而歎曰有是哉誠之下世而不見矣分三家子弟脫其稾世守之使後之識予心者有稽焉淳祐庚戌立春日世孫方石撰序

方石太史自號也太史此序文氣斷續未得爲工然書劉氏原委則略備矣其錄而存之爲是故也案密國曾公神道碑載公以大中祥符五年五月丁亥卒于官是

眞宗朝也此序云密國實銘居士之墓則居士之卒當在大中祥符以前矣至云慶歷修學居士一力任其費則慶歷乃仁宗時距祥符已懸隔無乃謬誤乎蓋一力上脫孫字學記所載云縣之士劉德純合同志而請德純則居士之孫也此一節又誤在作江樓之上當在游石偃巖和詩有刻石在之下既敘居士之叔子方及居士之孫次第方妥太史平生爲文極詳謹不應此獨疏鹵得非傳寫者之譌邪其集所著如奏議碑銘皆卓絕高古自成一家如餘清堂記朱丹林墓志符進士墓志

劉廸功墓志則其尤妙者也獨此序差不逮他作云

口銘

偶至一禪林見有口銘頗佳因錄之其銘曰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禍來有端情莫多妄口莫多言蟻孔潰河溜流傾山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存亡之機開闔之術口與心謀安危之原樞機之發榮辱存焉

隱居通議卷十六終

隱居通議卷十七

文章五

南豐劉壎起濳著

省事老人贊銘

朱新仲舍人翌自號省事老人初仕汴京南渡又仕于杭都文采聲華傾動一時嘗得其别集觀之有所作范文正公畫像贊甚佳今録于此

序云文正范公名在天壤功在社稷國史書之鐘鼎勒之四夷百蠻傳之如神明天下後世仰之如日月山澤

之儒嗟歎不足仰瞻遺像再拜而爲之贊曰乾綱同薄妙變四時有大坤輿載厚不移其中哲人千載一至其至維何天地則理巍巍文正國之蓍龜民之父師以天下之重自任故舉萬鈞而若無以四海赤子爲心故甘百謫而不悔垂紳正笏聳泰華衡嵩之表活涸濡枯傾江河淮濟之利日月有時而食而公之名不泯鐘鼎有時而盡而公之功不磨唐郭令公之武漢周絳侯之氣吾儕小人手舌俱廢拜顙有泚求之夢寐

杜子美畫像贊曰凌萬乘以崢嶸之氣貯千古以磊落

之胸筆下有神洗宇宙而一空者大哉詩人之宗乎東帶峩冠凜然似謁肅宗而論房琯神閒意定超然若溯瞿唐而上泛沅湘而東也

蓮葉硯銘雖不及前二贊之妙然亦奇健其詞曰玉井之泉泰華之峯有十丈蓮脫葉馳風化而爲石淪于深淵大澤之中琢以爲硯置之墨客子卿之宮涓涓之澤沒世不竭是爲元穎湯沐之封而日游戲于其閒蓋相與託令聞于無窮

琴譜序

近見北人有琴譜一集集有序序頗可觀云龍波子作不知何氏名也今錄于左

擬淸廟之古賡南風之詩聖人之制作也續杏壇之音鼓宣尼之操吾徒之修養也瓏玲其聲龍吟鳳鳴妙契大造發越七情猗與琴哉非金槽鐵撥比也非鴻鵠其心者可學也非鄭衛其耳者可聽也前輩或曰傳授無閒然可傳者譜不可傳者心也心而可傳則何以千載而下獨伯奇師曠諸子之專其美蓋得于心者自應于手其不得于心者徒求其聲求其聲者特造作之巧應

于手者乃自然之淸噫嘻志在高山流水知之者惟一子期至于馬之仰鶴之舞則又物之靈也吾之于琴固不敢以子期望今人每獨惜今人之不馬鶴若也凡我同志以其自得于心者而撫之而自聽之亦不必冀人之知不知也龍波子序

東牟擘秀亭記

近見東牟擘秀亭記金人文字失其姓名記文亦簡潔可觀但詩末句便拙耳雖緇流有此風調然終非大雅也

天下以形勢之要雄東牟東牟以海山之秀甲天下山
視遠人人視遠山見之易友之難隴首牧兒林閒樵叟
雖能視之而不能友惟太守完顏公奇人也前之刺州
政者多矣官于斯牧于斯不能亭于斯豈力不足抑覽
不至也公于是鏟城爲基斵木爲亭人不聞役樂成厥
功同僚佐登覽其上見夫煙棲雨宿雲出月來歸鴻野
鶩如飛几席之上終日望軒晃焉昔莘野以阿衡而傳
襄陽峴首以羊叔子而傳赤壁以東坡而傳今則崑崙
奇秀得我公發越之他日與山增重未必不由伯樂之

一顧也嘉歎不足故詩之詞曰霜天曉兮白雲飛洞天暮兮白鳥歸江月照兮松風吹好箇家風人不知

象山先生言吏姦二書

象山先生作王荆公祠堂記筆力宏妙自謂斷百餘年未了底公案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此一大題目非先生不敢言非先生不能言也當來更加擎斂使歸簡嚴則前無古人矣先生精于說理長于論事惟其天材宏縱橫說豎說逗盡底裏沛然不窮讀之使人氣涌神聳聞風興起而況于親炙之者乎嘗有與楊守一書言吏姦

者其說甚妙其書曰
吏胥居府廷司文案宿留于邦君之側以閒劇勞逸嘗吾之喜慍以日月淹速嘗吾之忘臆爲之先後緩急開闔損益以蔽吾聰明亂吾是非而行其計豪家擁高貲厚黨與附會左右之人創端緒於事外以亂本旨結左證于黨中以實僞事工爲節目以與吏符合而成其說太守以異鄉之人一旦而聽之非素諳其俗而府中深崇閭里之事不接于吾之目途巷之口不聞于吾之耳被害者又淳愿柔弱類不能自明自達聽斷之際欲必

得其情而不爲所欺此甚明者之所難也吾雖得其情彼尙或能爲之牽制以格吾之施行吾斷之速則文疏事徧而無以絶其辭吾求之詳則日引月長適以生其姦況其是非曲直之未分而實有以貳吾之心疑吾之見變亂其事實而其情亦未易得也

又有與徐子宏侍郎一書言某人護吏疾民陽若不任吏而陰實爲所賣姦滑之謀無不得逞賄賂所在無不如志閒有一二行遣形若治吏而僞文詭辭諂順乞憐者皆可回其意下人轉移其事如轉戸樞胥輩窺之審

玩之孰久矣所欲為者如取如攜不見有毫髮畏憚之心惟其正論誠意則扞格不入乃以此自謂其明且公也良民善士疾首蹙額飲恨吞聲無所控訴公人世界其來久矣尤熾於今日公人所從得志本緣官人不才然向者衺說不甚盛風俗不甚壞公人未盡得顯然肆志官人未盡與公人一律官人之才者固有實益亦難得盛譽官人之不才者亦尙藉常理常心默有維持未至泯然大亂十數年來公人之化大行官人皆受其陶治沈通浸漬靡然一律而書生腐儒又以經術為之羽

翼爲之于城沮救正之勢塞懲治之路潛禦其侮陰助其燗故官人之才者雖易以自見易得盛譽而無補風俗無救大勢至其不才必至大亂中人無以自立皆從風而靡隨波而流守正而才術不足以自見者其心僅不泯滅而不復可伸此今時之大勢今之爲善者猶持桮水救車薪之火也天生民而立官使司牧之張官置吏所以爲民也縣家而害民州家得以治之州家而害民使家得以治之今州家使家壅之以胥吏塞之以僚屬所賴以通閭里田畝之情者有被害者赴愬也今乃

以告訐把持之名而抑絶之近來胥吏之妙用專在抑絶赴愬者之路懲一二以威衆使之呑聲飲恨重足脅息而吾得以肆行而無忌監司太守有服其役任其怨而不得享其利者有相爲相役而其享其利者

此二書明暢痛快說盡吏姦乾淳紹熙盛時且不免此況今世乎使先生覩今日之公人世界恐又非二書足以盡其情狀也民生斯時可憐哉夫御之如束溼視之如仇敵待之如盜賊尚不免姦惡溢出毒我生靈況乃以士大夫禮之以僚屬待之以心腹耳目寄之何異于

教猱升木授賊以兵則善良之破骨出髓吞聲就死蓋無怪矣

程伯剛墓銘

劉左史光祖德修簡州人自號後谿名節士也嘗爲程伯剛墓志銘備述伯剛未生時其父夢一青衿童子挽衣自言來爲公嗣且曰我青城先生兒也明年而伯剛生生三十七年而病病且革父母問所欲言無他語第云偃階淺未足以成功名遂死開禧三年三月也此說荒忽怪誕正人端士所不道獨其一銘絶佳謾載于此

銘曰祠之西峯有翩其童暫下人世兮還山無蹤曷不少俟以游夫蓬萊道山之宮曰吾未足以成功也獨留遺冢與遺書使思子兮無窮我爲勒銘識其幽封月明山空魂其歸來蕭蕭松風已矣乎聊託吾文慰而翁母索之杳冥之中

范去非墓志

樞密宏齋先生包公道夫恢以學問爲時師表固不以文字名也平生爲人作豐碑巨刻每下筆輒汪洋放肆根據義理娓娓不窮蓋其學力深厚不可涯涘獨于子

故人范君去非一墓志簡潔清俊足以寫去非之平生無泛語無諛詞豈韓退之志樊宗師即學樊體意邪去非爲人精俊灑落其文章亦然而包公此志極稱之去非得此足以自慰於九原矣文曰

君范姓禮名去非字後易名巽字行可其先世國博柔中與元祐黨籍行可其六世孫也爲人機警其氣貌精神如鸞鶴其文詞詩句如冰雪其自號曰月崖或謂其飄飄有飛仙風韻治家整整條理景物器用文籍圖畫莫不奕然鮮明快人耳目意欲自立不混流俗言欲簡

潔不爲塵冗大概與時落落若寡合而與人極有情有義人亦多相樂而少相忤也貧其爲文者多延館之其才美宜遠大而或又疑其過情慮福壽之不及者年纔四十有三一疾果不可爲病中亦自笑曰只如此死矣無戚容悲辭也嗚呼千里之行未半途而車遽折馬騾蹶可哀也夫時咸淳初元乙丑十一月一日也三年予方歸自京未及家而其子煇遠來哀請謂以今年三月某日葬于西城縣太平鄉十五都大義祖隴之旁求誌于予予以誼不容辭乃志曰曾祖如川朝請郎通判瓊

州姚鄧氏祖鍔姚官氏父氾里名士也有聲場屋嘗三以賢能興姚張氏娶張氏毅然能守夫志一子煇也三女頁勝阿益細妹在室銘曰秀而不實者有矣夫聖人不能必也何行可之有餘于秀而不足于實也邪抑如圭如璧世所共寶之今擇斯藏斯尙其永保之端明殿學士通奉大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南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一百戸食實封二百戸包恢譔通奉大夫寶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武城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戸會穎茂篆蓋

去非以文章受知于包公其登從班收吳門必屈去非偕行凡朝廷之表奏官府之書啟皆屬焉去非亦能介潔自勵不以私干公逾愛敬之公之除樞密也約予同造朝時予母病乃入城詣公辭行酒闌從容談及去非平生公淒然悵歎爲之投箸足以見其敬愛矣故于此志用意甚深

大覺寺長明燈記

盱江出郭西門艮矚行沃清流湍激夾道巨石峙立若怪獸奇鬼狀是爲麻原第三谷踰華岡躡石磴深入數

十里有精藍曰大覺昉建于唐光化開山師懷震有道
術其始至也伾而前豨隨止卓錫捜巖剔藪以立寺宇
初名靈隱皇朝治平中始錫今額旣數百年矣今寺僧
妙珪節衣并食銖積寸累又干長者布地之金以益之
市田爲長明燈費歲入米以斗計者凡二千且用佛屬
付國王大臣故事請文據于有司勒堅珉以詔後庶幾
永終不墜閒請記于予客有謂珪曰而法中有掌中之
光照十方者有絜孔之光照一室者有變見光景輝耀
崕谷使人目眩神迷若峨眉五臺天台廬阜者今而辛

勤昏旭增曲續炷不亦勞且小乎珪曰若子所言或者方以病吾徒之善幻我法之正不如是也今吾以眞實心作無盡供使幽明同一昭徹聖凡同一歸向日月經天容光必照吾燈不爍雷電晦冥風雨總至吾燈不闇寒暑往來星移物換吾燈不斷塵揚東海灰出昆明吾燈不滅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揭孤光以長存破羣迷而咸曉使內外精粗融會一法顧不韙歟予以其言近道遂書以為記

此西園先生傅公幼安自得所作也簡嚴溫潤自成一

家蓋其學本於左氏故無冗長之病然諸記多弱獨此爲勝非若古賦則篇篇皆佳蓋人之能各擅一長云

陳仲石志

後邨集中有云予少時讀龍泉所作陳仲石志高雅如檀弓穀梁條鬯如荀卿予至今猶不忘憶昔嘗與雲龕趙史君論水心文字止取其銘之佳而未及其志也後邨翁推尊極至念不可泯因錄于此識者更共評如何然不讀志亦不知銘之妙

平陽陳巖字仲石自其成童智之所開師友問學而已

年進志上習通性明服所知于家而宗族慕焉信所行千里而鄉黨賓焉意逾高力逾下督責其身不使一日縱于慢游也奉持其心不使一思慮雜于衺妄也訓于經講于禮者必欲周于事達于物不計事之異同時之先後也其可見者若此嗚呼仲石父之鉅子弟之任兄師之傳人出而從官國之修士也夫如木升而爲材可掄如玉琢而爲器可繅藉也夫不幸年三十有五淳熙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卒明年三月葬于安仁其弟崇致其父及師之請曰願有銘夫悲哀其志立之不及于成

就此師友之所以為君痛也道喪久矣士不修其實職而皆以必用為貴偶不獲用為憾志立之卓祇重為累焉三代之時道嘗行矣彼家淑其道人有其善孰從而盡用之然則壽夭一也用舍一也君之自得以正其命蓋有人之所不及知者銘曰卹爾婦撫爾子父母之力止矣止而弗止斯石紀之

魏鶴山文集序

劉清叔澂舊居廬陵徙匡廬自號玉淵登科入仕至監簿中更臺劾謫瑞州通判又謫封州嘗以文墨事信菴

趙丞相藉甚文名有玉淵集刊行其筆端透徹處痛醒人意第滔贍之過反傷汎濫若加揫斂之工以造簡古之味足可名世矣魏鶴山集敘曰藝祖救百王之弊以道理最大一語開國以用讀書人一念厚蒼生文治彬彬三百年海內興起未艾也而文章亦無慮三變始也厭五季之萎薾而崑體出漸歸雅馴猶事組織則楊晏爲之伯已而同瀾障川斲雕反樸崇議論尙風節要以關世教達國體爲急則歐蘇擅其宗已而濂谿周子出焉其言曰道德之不務惟文之能藝焉爾作通書著太

極圖大本立矣餘力所及雖不多見味其言藹如也由是先哲輩出易傳探天根西銘達仁體通鑑精纂述擊壤豪詩歌論奏王朱而講說呂范可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矣後生接響謂性外無學其弊至于忘道忘藝知有語錄而無古文始欲由精達粗終焉本末俱舛然則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亦豈濂谿所尙哉又道州九嶷山虞帝廟碑銘有曰歷數有終精一不死藏其袞龍橋山故事韓顓曰帝軒轅曰皇帝賓其閒匪璣卽衡又曰帝車下來天風其飄長松鼓之五絃九簫此等皆意到語

妙

默菴銘

忍默平直養生四印山谷翁詩中語也其詩曰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簡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以此謂之四印而提之以爲養生之用千峯陳文定公嘗爲人作四印堂記發揮頗盡其理其後有熊生者善篆刻圖書而自號默菴予友吳允玄侍郎爲作默菴銘直以山谷之說檃括爲文雖一時戲筆而鎔意鑄詞頗有巧致且于印事甚切云

涪翁四印忍默平直子遺其三獨守其默豈三不足惟一是克抑守其一以用三德熊曰不然彼道吾器直以爲絲平以爲地刃于心上有刻之義吾守吾默于是爲四子曰大好雖器亦道以印印心生也可保一菴聊寄非瓜非草子印我歌佩以爲寶山西吳浚贈熊默菴吳浚南城人字允文自號山西

允文死漳州凡十年丙戌六月熊默菴過我誦舊詩愴然爲錄于此因想疇昔允文與子談文評詩忼慨激發玉立頎然今遂無復斯人可爲永慨

艾軒先生跋韓柳蘇黃集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厚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略侵他人田地退之則惟意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初不問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此譬亦可人意

水心遺文

昔開慶己未歲嘗選取水心文之絕出者手鈔成帙以備觀覽時年甫二十耳智識未到而輕于去取嘗疑必

謬今者仕閩五載不讀此文久矣歸來暇日重閱全集欲採所遺而亦無踰于前所選豈七十八翁知識不加于二十時耶因記雲崙趙史君曾與余論筆法引水心公所序徐致中語極有味余乃遺之今日因見卽入法結構之論也謾錄于後蓋雲崙翁亦喜讀水心文者俊穎超卓廣記博辨當劇談快意時輒索予同聲背誦晉元帝廟記司馬温公祠堂記陳同甫王道甫周子及徐靈淵等諸志銘抱膝齋詩朱嬟曲諸篇以爲樂噫久無是契今之友朋會是意者寡矣舊集蓄藏歲久溼漏腐

壞懼成灰塵故亟鈔而存之延祐丁巳四月三日
送徐致中序曰徐致中在零陵得單秉文筆法以自書
論語大學諸篇遺予予得之驚喜爲作詩云歐虞兼褚
薛字遠筆爲塵今日觀來翰如親見古人盡歸嚴號令
富有活精神碑版荒唐久遊看走四鄰然致中書暴進
而予素不知書恐見者嗤侮遂不敢出此因其赴龍谿
丞謾書以別致中云今人字不用法隨帖摹寫止取形
似雖有巧拙豈足評論予問當用何法致中言王逸少
則不可知凡書皆一法如匠造屋主人位置裝折不同

木之分寸必應繩墨故分爲點畫合而爲字無妄施者致中所造如此當遂名家更須歸日驗之

劉會孟題本朝列聖遺像

平園周丞相家藏列聖遺像求劉太傅會孟題跋劉嘗仕福州州有開元寺寺有神御殿以奉祖宗遺像蓋宋都汴京時太廟奉塑像龍圖閣奉畫像景靈宮奉棬棬像像甚輕故靖康之亂建炎之遷藏于福州自太祖至哲宗七帝而已會孟在福親見之與今世閒所繪不同故題曰

昔從三山開元冠帶上謁神御殿殿之室晝黑火令嚴甚寺僧藏燭細閒至殿上乃出之然後見咫尺太祖太宗姿貌如龍然熙陵視兄微皙二帝皆粲然啟其齒初見若驚故相傳不敢正視視輒目疾非高廟神靈至此殆魄動神奪故也真宗仁宗皆蕭散如天人惟英廟乃似今所傳藝祖像赫然而髯張膛視者熙豐之聖人也至元祐帝則盛年鶴聳而長于是七廟盡矣時環視僾佽流涕念人閒所傳理不得似此卷出平園公家云配祀本至近年穆陵老少態異不論眉平而重顧瞻更長

今猶凜凜如淸光在望恭惟過江靈御橋山弓劍豈復忍紙上見形似哉燕人溺喪過晉而悲雖非眞賓其傷心一也

隱居通議卷十七終

隱居通議卷十八

南豐劉　壎起潛著

文章六

作文法度

春秋以後文章之妙者世推左傳史記而其文法乃有相似者蓋古人作文俱有間架有樞紐有脈絡有眼目前卷屢嘗言矣今重宣其說以訓諸孫如左傳載宰孔賜齊侯胙一段有曰將下拜無下拜敢不下拜下拜登受連用四下拜不覺重複晉公子對楚子有曰其波及

晉國其何以報君其避君三舍其左執鞭弭凡四用其字蹇叔哭師蹇叔哭之哭而送之凡兩用楚子問鼎用德字作樞紐脈絡凡六用楚子縣陳猶可辭乎王曰可哉因縣陳乃復封陳前後照應楚復與鄭平敢不唯命是聽亦唯命亦唯命賓媢人對晉退師而曰云云而曰云云敢不唯命是聽敢不唯命是聽皆再用晉三帥遜功某何力之有焉凡五用晉復荀知罃用報字關鎖其誰敢德其誰敢怨死且不朽亦死且不朽皆再用晉郤至聘楚吾子其入也凡再用首尾照應呂相絕秦我是

以凡五用我字多用幾四十鄭子駟改載書終獲鄭豈惟鄭何恃於鄭疊三鄭字成句晉士匄平王室華門闔竇凡三用關鎖駒支荅范宣子連用六我字臧武仲辨詰盜絕又不能若之何不能將何以能疊三能字鄭子產對晉徵朝凡五節貫串子產請晉輕幣連疊四賄字四令名字貫串子產獻捷于晉我字凡十五用子產知然明子產問政於然明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論人心不同用學字關鎖首尾子產誅公孫黑大刑將至司寇將至照應晏嬰論季世此季世也亦季世也照應史

記文法亦多如此略舉其概毛遂曰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云云吾君在前叱者何也平原君曰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公孫龍曰云云此甚不可云云此甚不可樓緩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云云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范睢曰臣又何患云云臣又何憂云云臣又何恥韓安得無聽乎云云韓安得不聽乎侯嬴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云云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云云勝也何敢言事韓安國傳曰何梁王爲人子之孝爲人臣之忠而太

后弗省也云云再言之亦是此例樂毅荅燕惠王書兩用受命而不辭兩用先王以爲然相照應李斯逐客書五用今字貫串七用不字左氏文法變化頗多史記只是此一樣擊首則尾應所謂常山蛇勢也

昌黎文法

韓文世謂其本于經或謂出于孟子然其碑銘妙處實本太史公也第此老稍能自祕示人以高故未嘗尊稱遷固至其平生受用則實得于此此亦文章士之私意小智也公嘗自泄其機矣曰非三代兩漢之書不觀所

謂兩漢非班馬耶史記云勝不敢復相士云云勝不敢復相士韓碑云汝何敢反云云汝何敢反史記荆軻傳云軻眞傾危之士哉韓毛穎傳云秦眞少恩哉班孟堅東方朔傳云柰何乎陛下韓銘云柰何乎公若此者殆不勝紀然則世之工作文者固不得舍史漢而他求也流俗無特見隨聲附和以韓文爲一出于經誤矣予嘗舉此質之雲龕趙公公擊節歎服以爲確論

李盱江文

盱江李先生長江賦袁州學記高出歐蘇百世不朽當

與平淮西碑並傳

詩文工拙

世言杜子美長于詩其無韻者輒不可讀曾子固長于文其有韻者輒不工東坡詞如詩少游詩如詞此數公者皆名儒大才俱不免有偏處予謂山谷亦然山谷詩律精深是其所長故凡近于詩者無不工如古賦與夫贊銘有韻者率入妙他如記序散文則殊不及也

韓文公廟碑

嘗觀東坡作韓文公廟碑有曰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

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鏄李逢吉之謗能使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自安于朝廷之上此正用史記龜策傳中語云神至能見夢于元王而不能自出漁者之籠身能十言盡當不能通使于河還報于江賢能令人戰勝攻取不能自解于刀鋒免剝刺之患聖能先知亟見而不能令衛平無言觀其文法正似相同

文法

漢武帝時齊人少翁以方術得幸封文成將軍後以事

敗誅而隱也又有欒大亦以方士進自言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掩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論衡云氣勃而毒盈故食走馬肝殺人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遂拜五利將軍四可字乃文法也

取予異見

西山先生編文章正宗取周襄王拒晉文請隧一事為辭命之冠又取祭公謀父諫征犬戎為議論之冠其後東澗湯公漢編古文則取子產請晉輕幣為第一又取

子產壞館垣爲第二蓋取子之不同如此近世編詩者亦然人各有見也昨見浙東有唐詩選數十篇率多平常而佳者反棄去殆不可曉平心而論則惟天地長留集所取爲當

經文妙出自然

經文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妙出自然不由作爲也左氏已有作爲處太史公文字多自然班氏多作爲韓有自然處而作爲處亦多柳則純乎作爲歐曾俱出自然東坡亦出自然老蘇則皆作爲也荆公有自然處頗似曾

文惟詩也亦然故雖古作者俱不免作爲淵明所以獨
步千古者以其渾然天成無斧鑿痕也韋柳法陶然純
是作爲故評者曰陶彭澤如慶雲在霄舒卷自如

詩文取新

語意不塵詩文之一妙也韓文公云惟陳言之務去戛
戛乎其難哉或曰是不難熟復莊騷即不塵矣夫南華
經與楚辭二書經千有餘年然一展讀則煥爛如新學
文者能取莊騷玩味之又取世說新語佐之則塵腐之
病去矣

平園文體

後郵跋周益公親書艾軒林公光朝神道碑後曰平園晚作益自摩厲然散語終是洗滌詞科氣習不盡惟艾軒志銘極簡嚴有古意然予反覆熟玩其文平順典雅則有之謂之簡古則未也因記壯歲與西園傳公共觀某人文字其人亦試詞科傳公曰此文未脫詞科體也予曰然蓋詞科之文自有一種體致既用功之深則他日雖欲變化氣質而自不覺其暗合猶如工舉業者力學古文未嘗不欲脫去舉文畦徑也若且陶汰未淨自

然一言半語不免暗犯故作古文而有舉子語在其中者謂之金盤盛狗矢

曹子建論文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逮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嘗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此魏陳思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中語允謂名言世之露才揚已強辯護短者宜味之夫文章是非無有定

極人言果當何吝更改正不失爲已益也子建深明此理甚善惜不用之務學進道而止用之于作文其文又不能追于三代兩漢而止于組織浮麗爲三國六朝之體此爲可歎耳

序書

歐陽公作五代史或作序記其前王荆公見之曰佛頭上豈可著糞山谷先生歎息以爲名言且曰見作序引後記爲其無足信于世待我而後取重耳此說有理然有遺論如何平叔序論語趙臺卿序孟子杜元凱序左

傳豈謂經傳不足取信于世必待此數人而後取重耶李序韓劉序柳蘇序歐王舍人序曾亦豈謂韓柳歐曾有待于此數公哉葢序所以述作者之意非謂作者待序而傳使作者果不足傳序顧足以爲重乎涪翁之言未爲確論第恐當時序五代史者人不足重文不足采故云爾再考序五代史序乃陳師錫也神宗甚喜師錫之文每于衆作中見之便自認得常以錦囊盛之陳後爲御史有大名

象山小簡

風露淒清星河錯落月在林杪泉鳴石間薰鑪前引茶鼎後殿方池爲鑑回谿爲佩冰玉明瑩霜雪騰耀則噴玉新亭眞蓬壺瀛洲也此象山先生所與張伯信小簡也餘事文章信意翰墨而造語精俊如此眞可爲法但他人當此境界惟供風雲月露之資先生則內外齊觀即鳶飛魚躍之妙矣

記體

昔人謂韓文公作記止記其事而後人作記乃是作論此語切當

卷十八　終

南豐劉　壎起潛著

文章七

左氏莊周

左氏莊周孩踵特起著書名世冠絶古今雖旨趣故自不同然皆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昴春秋戰國乃有如許文雄殆亦閒氣邪

莊子注

郭象注莊子議論高簡殊有義味凡莊生千百言不能

了者象以一語了之余嘗愛其注混沌鑿七竅一段惟以一語斷之曰爲者敗之止用四字辭簡意足一段章旨無復遺論蓋其妙若此世謂莊子注郭象亦是一說

夷狄

王通謂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夫殘忍貪暴戎心之常亦何德之足言借曰有德不過吏卒盜賊姦人狂夫輩懷之爾果其德合天心自爲三才之所不捨所謂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此春秋之義也

朱陸貶揚雄

揚雄作太元經以準易作法言以擬論語前代名賢皆謂其學貫天人諸子莫及至其美新投閣之羞則略而不責焉逮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始確然爲之言曰子雲之太元錯亂蓍卦乖逆陰陽所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由漢以來胡虜強盛以至于今尚未反正而世之儒者猶依元以言易重可歎也朱文公作通鑑綱目又特書曰莽大夫揚雄死自二先生決此論而後雄之所以爲雄者始昭白于天下後世然南豐先生之嚴

司馬溫公之正皆于雄有取其見不同如此而南豐先生以揚雄處王莽之際合于箕子之明夷詳哉其言之也朱子極推南豐之文原本六經未嘗訾議其論則朱子亦存其說矣

列子精語

劉向校列子書錄有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于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爲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于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

篇一推分命楊子之篇惟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向此數語頗能盡禦寇之旨案列子書凡八篇其粹者莫出于天瑞一篇傳者云禦寇先莊子故莊子稱之然後世多宗南華而談沖虛至德者反寡蓋莊子得其說而善用之所謂青出于藍而青于藍者究其旨歸則漆園之言皆鄭圃之餘也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嬰孩也少壯也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其

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雖未及嬰孩之全方于少壯閒矣其在死亡也則之于息焉反其極矣○抑又安知吾今之死不逾昔之生乎○子貢願有所息仲尼曰望其壙睪皋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歷如也則知所息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聖人藏于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于天地○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

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無介然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樂哉爲美厚爾爲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翫聞乃復爲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皇皇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重囚累梏何以異哉○

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十年亦死百年亦
死仁聖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
死則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異○生相憐死相捐○既
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之亦可
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衮衣繡裳而納諸石椁亦可○
伏羲以來三千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但遲速之閒爾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
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哉○生民之不
得休息爲四事故一爲壽二爲名三爲位四爲貨有此

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〇天下無對制命在內〇人不婚宦情慾失半〇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以上皆列子中精語列子楊朱篇多至言但時有重複如論堯舜桀紂同爲腐骨而論舜禹湯武又曰與株塊無異如言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而又曰畏鬼畏人畏威畏刑皆一意而重出者也然大旨不害其爲達張處度湛注列子亦多有佳處足以補旨趣之所未及

治身事天

老子曰治身事天莫若嗇呂滎陽希哲嘗書此語爲坐右銘修行家以此爲養生之要要之此卽莊子所謂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戒者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又如禮與其奢也寧儉言禮之本皆是此意

豬苓爲帝

嘗記水心先生文中有曰豬苓桔梗時而爲帝無不按節赴之或者疑其自作議論不知出南華經徐無鬼篇其言曰藥也其實菫也(卽烏頭)桔梗也雞廱也(卽芡)豕零也(卽豬苓)是時爲帝者也何可勝言郭象曰當其所須則無

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此論大概喻人無貴賤觀所遇之時何如故用則爲虎不用則爲鼠又俗謂可貴可賤皆此意也夫堇爲烏頭乃至毒之藥然用以治溼則爲帝五苓散用藥五味而獨尊豬苓以名其藥蓋雖賤而可以爲帝則貴賤亦何常之有哉唐宋重科目則儒貴秦尚功利則儒賤矣案此以秦況元也故先言唐宋而後言秦

莊子精語

世閒常用好語多出于莊謾記一二于此偶因常用者

及之

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〇癘之人（癘音癩）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〇

帝王之德配天地〇三軍五兵之運〇日月照而四時行〇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呼我馬也而謂之馬〇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〇孰主張是孰維綱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〇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〇道可載而與之俱也〇是非其夢耶〇仁義先王之蘧廬（音閭）猶傳舍也止可以一宿〇倒置之民（營分虧內）〇以為不已若者我之

謂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貍狌○孔子曰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吾命有所制矣○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兕○髑髏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爲人閒之勞乎○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衽席之上飲食之閒而不知爲之戒者過也○畏涂○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豐狐文豹何罪之有其皮爲之災也○犂然有當于人之心○彼以利合此以天屬○谿工田子方之里人○吾所學者直土梗耳○使人之意也消○仲尼曰夫哀莫大于心

死而人死亦次之○吾終日與汝交一臂而失之○揮
斥八極神氣不變○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凡亡司馬
云凡國名郭注
言有三亡徵也○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爲不善乎
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間之中者鬼得
而誅之○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石師謂匠石○柴立○
丘願有喙三尺郭云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
是不言司馬云喙息也宜南弄九而弭難叔敖除備以
折衝丘亦有願有歎息其三尺三尺匕首劒司馬之說
似鑿

卷十九　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

文章 八

南豐劉　壎起潛著

端平策問

宋寧宗開禧中韓侂胄當國啟戎時史丞相彌遠爲禮部侍郎與中宮楊后密謀命殿帥夏震乘侂胄入朝殛死于玉津園前史登相位改元嘉定寧宗崩拔理宗于側微以登寶位史相秉政凡十八年薨于位鄭忠獻清之以舊學代相改元端平理宗始親政召用諸賢更革

弊政一時翕然號小元祐引領以望太平而諸賢議論迂疏國計匱乏是時十六界楮幣寖輕咸以為病端平二年己未召江萬里為館職故事必先試策而後除是年南塘趙公汝談直翰苑命題發策以楮為問問意不滿諸賢之罔功趙公當時儒宗筆力高簡朝野稱之世變以來失去三紀矣偶從朋友間見之如遇故人輒錄于此江丞相對策尤妙實為近代館職策之冠予舊誦之甚習然浩浩數千言難以盡錄謾志策問于此而已

問楮幣至是術窮矣其將何以救之歟非楮之不便民

用也其法貴少而今多焉故也物視輕重爲相權使黃
金滿天下多于土而土之難得甚于金則金土易價矣
然則天下非物之貴也楮之多也非楮之多也國之貧
也憂國者謂將深惟國之貧宜從其原治之而顧不然
上下日夜所講切乃專在稱提何見之陋也夫國貧則
取諸民民竭無可取則惟有痛自節爾今議者乃猥謂
內有某事某事例當舉外有某事某事勢當備加費且
不贍而節何從施若是則束手坐待顛沛乎王制言國
無三年蓄者國非其國孟子謂三征盡用則父子離無

三年蓄者所餘少也三征盡用者無復餘也今國家馨一歲所入曾不足支旬月而又日不輟造十數萬楮幣乃僅得濟是不止無餘矣其可爲汲汲寒心葢又甚于王制孟子之所云矣而薦紳先生方且雍雍然衮衮然交誦致知格物之微言深賛擴夷復土之偉畫此愚心所竊恠而絶不諭者也仲尼言爲政在兵食信至不得已而去則兵與食猶在所舍而用顧不可節乎紹興隆興間世未知用楮也其時國計不見匱乏民生亦無所患苦自楮幣行于今未七十年而調度狼狽禁令繁數

遂至此極且今天下非小于紹興隆興之天下也賦取則固倍之矣而若是焉者猶可不討求其故哉案支費必有目其創而增于前孰最重蠹壞必有原其積而至于今孰最深廣費因何論而興積壞至何事而見今修復用何策是欲撙約自何道始二君負經濟之學有聞矣幸悉心科別其條會而折諸理以對覬于世有補焉其勿習爲老生迂談而使區區者憮然重歎也

楮幣于宋謂之會子于今謂之寶鈔雖制用不同而以久而輕則幣一而已矣至于物價踊貴則以近年較宋

殆有甚焉

江東運司策問

景定中江東轉運司行貢舉引試北方士人一科時疊山先生謝公枋得爲考試官發策以中原爲問問目筆力甚偉當時遠近傳誦今將五十年矣故書中得舊本恐失之謾錄于此

問事有利害不切身而傷懷人有古今不同時而合志吾亦不知其何心也登冶城訪新亭欲問神州在何處自南渡百四十年惟見青山一髮眇眇愁予耆老不足

證矣安得不夢寐東晉諸賢乎衰草寒煙猶帶齊梁光景徒以重人黯然耳不知泰淮舊月曾見千載英雄肝膽乎惜其遠而不可詰也北來諸君忠義之澤在心慨歎黍苗悲歌蒲柳豈能忘情故都哉本朝道德仁義之教三代而後未有也士大夫苟且媮惰無能猷遠猶晉宋人物所不爲也自隆興至端平三大敗縉紳不敢問中原矣兵端不可妄開國事不可再誤思目前之危急舍分表之經營茲猶可籍口柏城澗水草木自春不知誰家墳墓乎每歲寒食夏畦馬醫之子無不以麥飯灑其

松楸者長陵抔土詎容置而不問哉劉裕入長安道洛謁五陵時晉寄江左百十有三年矣五胡雲擾豈暇念晉陵廟舜野禹穴誰敢以疑心視之此臣子不忍言之至痛也由端平至今又三十年入陵不復動淒愴秦始皇陳隱王之冢猶有人守之三歲禋沛義夫節婦墳墓亦禁樵採況祖宗神靈所眷乎士大夫沈于湖山歌舞之媒何知有天下大義諸君北風素心豈隨末俗閒斷哉公卿談學問自許孔孟談功業自許伊周若限田若鄉飲若論秀若舉選皆欲仿佛三代此一事乃堪在晉

人下乎或謂本朝取中原者其失有四不保全名將不信任豪傑不招納降附不先據中原不知諸君所聞何如也後來童穉班荆輟音固晉人所深恨西北流寓抱孫長息于東南同父已知中原決不可復矣一旦聞有北方豪俊試于漕闈有司安得不驚喜也猶記乾道壬辰辛幼安告君相仇虜六十年必亡虜亡而中國之憂方大紹定驗矣惜乎斯人之不用斯世也諸君亦有義氣如幼安者百尺樓上豈可不分半席乎

或謂策問當設疑問難今一筆說去似非問目然文氣

振發終是一篇好文字其問目卽藏于議論之中但恐難爲對耳

咸淳庚午科盱江擬策問

陳文定公宗禮魁望立朝平生以名節自任縉紳高之咸淳初爲尚書嘗舉婺州通判冷應元廉介而兩浙運使潛說友因事誣冷貪酷公卽自劾不報徑出國門詔遣中使宣回公謝徑歸里朝廷不得已除公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以華其歸公不拜已已歲改知廣州兼廣東經略使衆謂公必終辭而乃徑赴鎮明年除端明

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是時賈似道柄國每以官爵籠絡時賢敗其素履衆又謂公必不墮似道計初猶力辭似道以不能致公爲慊致書殷勤公遂爲動答書許之似道一日欣然語兩浙運使趙德茂與値曰始謂千峯堅壁近得報書許爲某出矣由是中外失望是年適科舉有清江胡尉以遜來盱江貢闈校文當作次篇策題胡因以大臣出處大節爲問旣成章以呈監試黎通守靖德及同院考試官咸謂胡君文筆甚奇而指摘大切懼陳公借此以爲辭召之柄則朝廷推求罪必相及遂

命他考官改爲而胡之策題竟置不用其後旣拆院有
得其槀者子愛其文今錄于後陳公旣造闕詔兼參知
政事甫兩月薨于位君子曰陳公晩節殊可惜使其終
于高臥不出不過兩月不入都堂耳而全名高節舉世
無儔何至貽千古之憾哉其文曰
問天高地下古往今來悠悠風塵俛仰千載賢者留芳
僨冊不肖者蕪穢垓埏榮華富貴如浮雲過太空起滅
瞬息獨士君子立身大節垂之千古與穹壤相爲不朽
耳當此蕉鹿酣夢之場豈有磊落軒昂睥睨天地之士

倏然長往萬牛莫挽之風以警醒之此有司所以喜談而樂道者不知諸君所志何如也古之君子內重而外輕已大而物小其視富貴利達舉世之所攘袂而爭者猶如蠛蠓之過吾前舉無足以動其心故于進退行藏無一不合後世名羶利餂沈酣骨髓直欲以有限之光陰爭無窮之宇宙不知逆旅之炊粱未熟而人閒之大夢已覺矣回視疇昔所營了無所得徒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東山雅志每形言色黃公酒壚邈若山河功名富貴駸駸迫人朝市山林從此永隔矣悲夫一日父子

東歸初無奇節初非甚高難行之事送者車數百兩至泣下咨嗟至寫爲圖畫以傳豈出其刱見故耶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雖位極人臣貴埒公上曾不如雲孫聊爾弦歌蕭然環堵歸來三徑出岫無心稱子候門班荆其酌爲差樂而無苦耳古今賢相名卿士大夫不少率於茲事不滿人意立初節易保晚節難豈亦有所感而爲是論歟消搖堂聽雨早歸之約快閣歸船橫笛之盟二公心事皎如日月山川鬼神實與聞之異時宦海風濤卒不如志豈士君子之出處亦天邪功成謝事幅巾

東歸誰不願此由我者人非我者天晝錦故鄉黃華晚節者英洛社白髮蒼顏高名全節照映古今千載而下想望猶天人也乃有望復位而目穿一斥去而涕泗上待輔臣如此曾無氣節高邁不貪祿位之人以感動之故年方四十即求致仕而歸者意有在矣好事之徒乃謂急流勇退是蓋僊風道骨之人無乃見其面而未識其心歟自古被這般官爵引壞名節以君子觀之此理自不難見言者乃曰此事今人不及須于古人求之而天子亦曰只辭樞密一節朕自即位以來僅見此人若

他人雖推之亦不去矣不知先朝盛時難進易退之風乃爾寂寥邪當時固有不好官爵不好奉養之人辭官之章多至十七八上一語不合即稱疾而求去者或又詆之爲不情何邪再召赴闕倍道兼行投老鐘山書空咄咄何以閒執議者之口豈矯于始者不能不改于終邪至若不念舊惡稱爲長者常候人主之意未厭先求去故能三入殊非執拗不聽人言者比不知當時諸公唯唯書紙尾而不敢輒有所豫者何所疑憚而若是也不寧惟是平生所志不在温飽榮進素定何有不爲而

晚思再入甘于自媒去就如此果能保其不以待復古耆待我否雖然平生名節爲後生描畫盡惟有早退以全晚節吾愛之慕之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吾亦愛之慕之會何優劣之敢云况四郊多壘人物渺然宇宙內事莫非己分內事進居廊廟而無充位行文書之譏退處山林而無晚節浮沈之誚果何道而可諸君里巷閒與諸長老游從其于出處大致講之熟矣洗除場屋爛熟之談脫去常人握齱之態而以胸中梗梗者吐之有司于此觀其人敢問

盱學策問

前載千峯陳公晚節輕出遂爲胡尉發策獻嘲然策問措辭形容太切是年盱學王教授寅引放堂試亦以此意發問而其辭意忼慨深沈讀者不覺誠奇筆也其問云

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邀雲將兮游鴻濛躡天根問倏忽大辯何訥大智何愚大勇何怯大肆若拘許由巢父何孑孑而居龍逢比干何蹇蹇而誅我將蠢是非混有無芻薄萬物與天爲徒薦紳大夫劃然而笑曰

子殆未知天乎古今天之晝夜晝夜天之一息也陰絀而陽施陽蒸而陰摩呼而炎噓而冷天且爲物綋爲氣化爲形軀子焉能違世而與道俱且夫乾吾父也坤吾母也其出也或爲之君其處也或爲之友雖尼山之老鄒嶧之叟尙役役焉同世趨子又焉能一爾汝忘形軀使靑州饑民尙數十萬耆英會上忍家食以嬉乎使西師怙虐羶膽未寒晝錦堂中忍委身以歸乎案已上倶用韻二龍閒卧洛水無波淸則淸矣靑苗手實滿枰倶敗忍不爲斯民活一著乎晨窗林景雲谷自春高則高矣潛邸

舊人出幽入明忍不爲國家伸一喙乎借曰太平無事我可擊伊川之壤都督有人我可織東湖之屨然名教一家中原萬里彼能忘之乎四道狼煙萬宇俱盡戎馬迹獨不到西山南浦閒乎倚梧而瞑隱几而笑當爲是深長思而奚以靜爲高或曰我且直之何如大夫曰唯夫靜專動直乾道也子奚迂而況肓風夜收天宇爲霽狂瀾不驚上下一碧非神龍出游瞬息入極時乎天下憂患一疏大鳴于神好饞鼎之交而慶歷以後大事若默僅聞今日爭濮議明日爭濮議何故河朔三鎭一奏

力爭于袞鋒奔逆之衝而建炎以來晩節浮沈舍典學數語外寂寂無聞何居或曰自仁祖朝優容言者太過其始也以詆訐而去為賢其終也侵辱而入于詼諧與直胥失之此數百年通患而爭新法之罪吾黨所以平之也然則容言非朝廷福諱言反為朝廷福乎直言非吾黨幸隱言反為吾黨幸乎語涉太后忤之者用僭也隨之罷誰速之乎籠錦有聞傳之者固謅也介之去誰實激之乎批答弗稱疑之者固輕也鎭之出誰迫之乎天章十條撓之者僥倖乎抑有出于僥倖之外乎伯紀

十議忌之者僭叛乎抑有出于僭叛之外乎燈前夜雨掩卷悠思未嘗不爲志士一慨而亦未知所適從也顧鳳岡之隆聳想直講之高風案盱江城北有鳳皇山其麓有李直講墓直講名覯字泰伯銅陵石磴南城縣志西十五里有銅山案麻原三谷華子岡謝靈運詩銅陵英碧澗石磴瀉紅泉李善注文選云銅陵即銅山也遁賢棲客亦與倘佯乎其中必有能袪世迷者歟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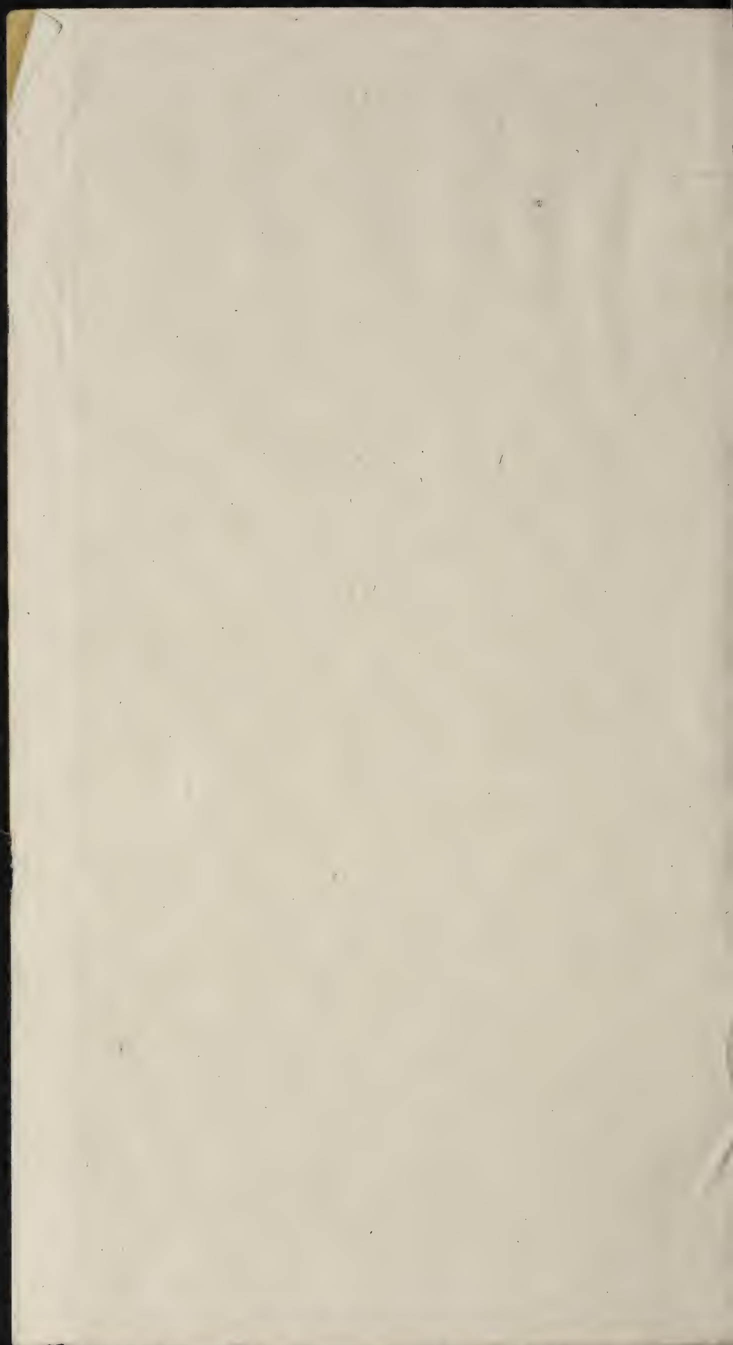
此題既出時學內外應試者數百人皆莫悟其旨予退而歎曰是殆爲陳千峯發也蓋千峯爲賈公一出公議既惜之而入朝一疏又乏之骨鯁視疇昔四大願之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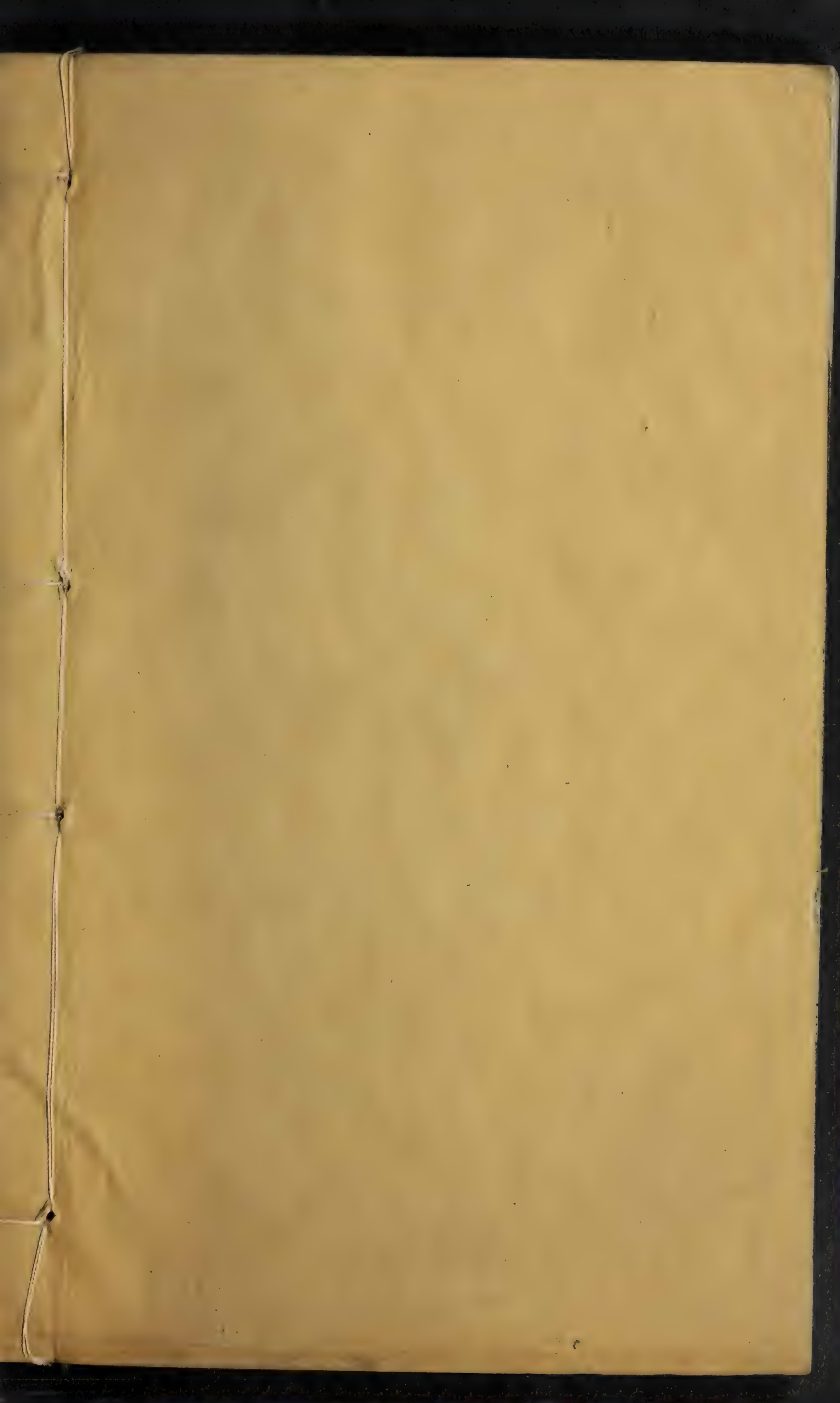
異于是逾失衆望今策問中有靜直訐訣四字蓋問目綱領而所引歐陽文忠趙忠簡直言不終意甚可見是時卽以出處語默爲答斷之曰士大夫未暇問語默先當問出處若出處之大節旣明則語默之小疵可略曰靜曰直曰訐曰訣明問偉矣顧纖悉于小節而濶略于大閑吾不知風範一潰廉恥道喪尙瑣瑣于言語訣激之分一何未哉其意以謂千峯一動已誤矣又何必復校其論諫之是非王公大喜遂于數百卷中擢予爲第一遠近傳誦翕然許可予往謝王公謂予曰初得此卷

以爲決非建昌城內諸公所能作若非金谿卽臨川人材也緣三年在此考校多矣若目前諸公之文皆能識之此卷文字風骨偉然非尋常所有故疑其爲遠方之文耳已而拆號見姓名乃知其爲南豐作者甚自喜所擬之不謬而又甚恨相識之晚自是與予定交相得懽甚明年三試皆中前列未幾公授代再注南安郡敎授別後猶不忘常寄書求予文期予以遠大甫三數載江西陷漫不相聞矣公廬陵人咸淳乙丑由江西運司混試補入成均戊辰郎中省試以內舍生得注救官云此

策題失去者十有五年常思見其文不可致戊子六月宗人景周偶以此本見示因備錄之併記當時事爲之慨然

隱居通議卷二十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一

南塘劉　壎起潛著

駢儷一

總論

宋初承唐習文多儷偶謂之崑體至歐陽公出以韓爲宗力振古學曾南豐王荆公從而和之三蘇父子又以古文振于西州舊格遂變風動景隨海內皆歸焉然朝廷制誥縉紳表啟猶不免作對雖歐曾王蘇數大儒皆奮然爲之終宋之世不廢謂之四六又謂之敏博之學

又謂之應用士大夫不游場屋即工時文既擢科第舍時文即工四六不者弗得稱文士大則培植聲望爲他年翰苑詞掖之儲小則可以結知當路受薦舉雖宰執亦或以是取人蓋當時以爲一重事焉今究觀所作雖無補國家實政然否泰盛衰升降之運亦可因是觀之何者世道休明則辭氣盛壯固非濁世昏俗所能及也當時士君子卒皆殫精覃思鑄出偉詞誠多精妙不可泯者要亦文明盛時習尚然也南渡以來名公著作多見梓刻海宇誦習近世尤多奇人俊士妙語風漪惜經

世變編簡淪漫無可採覽而又懼其久而遂忘也追記零落不忍遺輒附載之身歷亂離神志凋耗蓋記者不一二而遺者已什百矣姑列于後

陸放翁諸作

陸放翁名游字務觀文士也高宗紹興末已爲樞密院編修官孝宗初立召對與尹穡同時賜進士出身恩遇甚渥俄以不謹交游罷通判鎮江府上不樂由是屢薦不官久之乃從范至能成大入蜀既而補郡稍遷部使者又以言廢淳熙末趙守嚴陵入見上勞勉之既到官

以表謝曰明主恩深書生命薄唐帝之知李白一官不及于生前漢皇之慕相如遺槀徒求于身後上頗憐之内禪前十日命以軍器少監權禮部郎中孝皇愛惜人才不終弃如此晚年高卧笠澤學士大夫尊慕之會韓侂胄顓政方修南園欲得務觀爲之記峻擢史職趣召赴闕務觀恥于附韓初不欲出一日有妾抱其子來前曰獨不爲此小官人地耶務觀爲之動竟爲侂胄作記由是失節清議非之有四六前後續三集其文初不累疊全句專尚風骨雄渾沈著自成一家眞駢儷之標準

也因摘其妙語以訓諸幼

賀茶山曾祕監有云聞諸耆舊昔在祖宗朝有道德魁偉之臣士鄙刑名功利之學政術旣斥夫卑陋國勢自極于尊安豈惟右文飾治之方是亦折衝消萌之要至于主盟儒道典領書林必求名勝之宗尤極清華之選

又曰舊聞入洛之盛事疑于古人追數過江之諸賢屹然獨在除刪定官謝丞相自敘有曰獨學寡聞倦游不遂瀾翻記誦媿口耳之徒勞跌宕文辭顧雕蟲而自笑低佪久矣感歎凄然使有一人之見知亦勝終身之不

遇然而稟資至薄與世寡諧在鄉閭則里胥亭長之所叱訶在州縣則書佐鈴下之所蹈籍聲名湮晦衣食空無賀張都督有曰仰惟列聖之恩實被中原之俗耕田鑿井舉皆涵養之餘寸地尺天莫匪照臨之舊豈無必取之長算要在熟講而後行顧非明公誰任斯事賀曾台州有曰上待老成惟恐弗當其意士聞靜退自消競進之心又曰歷考平生追配古人而奚愧中更俗吏益知儒者之有功賀禮部侍郎有曰惟宗伯之清華極近臣之遴選誠使此地常得其人則朝廷日尊自彌未形

之患論議守正亦折孽叏之萌差夔州通判謝啟有曰少也畸人長而獨學好莊周齊物之說樂以忘憂讀嵇康養生之篇慨然有志秉心不固涉世寖深兒女忽其滿前藜藿至于并日屢求吏隱冀代躬耕亦嘗辱記其姓名固欲稍畀之衣食費元化密移之力不知幾何悼孤生一飽之艱乃至如此除監司謝啟有曰衣食不繼自竄夔楚之邦齒髮寖衰倦游隴蜀之境惟習氣未忘于筆硯每苦心自力于文辭藏之名山本欲粗傳于後世待以國士豈期親遇于鉅公又曰士于知己寧無管

飽之情人之多言誣爲李牛之黨又曰哀窮悼屈如伐木故舊之不遺懷昔感今異積薪後來之居上通王宣撫自敘有曰稟資凡陋承學空疏雖肝膽輪囷嘗慕昔賢之大節乃齒牙零落猶爲天下之窮人撫劒悲歌臨書浩歎每感歲時之易失不知涕泗之橫流知嚴州謝到任有曰淺智褊能薄才緜力棲遲屏迹但欲射石虎以終殘年辛苦著書不足藏名山而俟後世偶爲貧而求仕旋觸罪而免歸雁食無儲鶉衣不補凡百君子悠悠非特達之知平生故人往往處嫌疑之地欲言誰聽

投老何歸又謝啟有曰下愚難移大惑莫解不能高飛遠舉求避橫目之民乃復直情徑行自掇噬臍之悔永言窮薄數蹈邅回毀來靡待于道高災生豈由于福過斷雲零落敢懷出岫之心病鶴縞纚忽忝乘軒之寵又曰哀細德之儉微開洪鈞之坱軋念茲積譴雖擢髮而有餘察彼衆讒亦吹毛之已甚未加顯棄聊復少收又曰無復入關西曰舉釣竿之手惟希度世東封謁玉軨之慶賀丞相有曰永惟夷夏戴宋之舊思見太平時則祖宗在天之靈爲生賢佐上參政有曰爲治不難其道

顧何如耳用人若此吾國其庶幾乎傳聞四方歎喜一意某聞公論未嘗盡廢常若不在于朝廷小人豈必無材惟患與聞于國事又曰仁人先天下而憂重矣自任賢者備春秋之責艱哉克終賀李運使有曰槃薄游戲之翰墨嬉笑怒罵之文章過黃初而有餘嗟正始之復見飛騰捷路恥煩狗監之吹噓散落遐荒寧付鷄林之裁鑑賀御史中丞有曰人情不遠立朝誰樂于抨彈仕者自謀于世本求于遇合又曰國有紀綱治自形于四海九州之遠士篤名義效或見于數世百年之餘賀丞

相有曰時玩久安輒生天下之患國無遠略必有意外之虞賀運使有曰寬猛異施古今莫一子產號衆人之母用于鄭而莫救陵夷申商爲法家者流弊至秦而卒以顛覆歷考簡編之迹莫先儒術之功又曰敢圖莫境獲備屬城閭里無聊學涕下催科之筆事功靡著忍慙修候問之書自敘有曰笠澤漁家紹興朝士捫參歷井久困客游煮海摘山屢乘使傳既罪愆之未洗復衰疾之相侵骨相宜窮頭顱可揣穿延和之細仗恍若隔生分新定之左符更叨起廢又賀丞相啟有曰廟堂之謨

代天而理物帷幄之算經遠而折衝平居用小大之材欲其披肝膽以自盡一旦付疆埸之事欲其捐性命而不辭自非有以素服衆心則將誰與共濟大業晉文側席于子玉回紇下拜于汾陽王商以忠蹇立朝則單于不敢仰視平津以陰娿充位則淮南謂若發蒙自昔謂世之盛衰莫如置相之當否

以上皆放翁集中語凡此皆以議論爲文章以學識發議論非胸中有千百卷書筆下能挽萬鈞重者不能及後來惟劉潛夫尚書極力追攀得其旨趣壯年所作絕

似之晚年稍變槎牙蒼欝之態然覺枯槁矣

劉後邨諸制

景定壬戌山東李璮以青齊來歸授璮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等路軍馬齊郡王制曰臣子之情尊君而愛父春秋之法內夏而外夷載嘉蓋世之豪首決歸朝之策懍義概英風之鮮儷超勳階爵級之常彝誕播絲綸肆頒印節李璮關河間氣淮海後人市駿骨而捐金招來遺軼聞雞鳴而起舞寤寐功名感辛有爲戎之言抱魯連蹈海之志慨思爾考被遇先皇屬邊吏

之疏庸致勳臣之跋扈朕迹前事諒丹赤之初心爾效
膚公欲雪清于前垢既舉渤海歸職方氏復奉淄青入
王會圖無疆界彼此之分有車書混同之漸王猛發正
朔相承之論勿晉爲謀馬援知帝王有眞而來于漢專
意英雄所見今古略同是用加兩鎭元戎之榮峻二府
督師之拜殄草地之逋虜分茅土而胙齊少慰立身揚
名之心併下改史復官之詔於戲吳起守西河而事魏
國未聞竝擁于齊旄太公表東海而封營丘孰若徑疏
于王爵永肩忠藎式對寵褒可云云口宣云云卿擇主之

義高歸疆之功大擁將旄于淮蜀胙王社于青齊以厲
英豪以奬忠孝茲爲異渥益懋壯圖其父李全特追復
彰化保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京東鎭撫使依舊
京東忠義諸軍都統制制曰君記人之功不瑕疵于往
事子揚父之美蓋倫紀之至情家庭有特起之豪泉壤
凜如生之氣差辰出綍疏渥還氈李全海岱奇才風雲
壯概帥齊地陷蕃之衆歸于本朝立堂門勦虜之勛青
之盟府加卿子冠軍之號極使相元戎之榮雄心方鷙
于白檀異夢奄罹于黑𢤱豹留皮之志非不踐言狼跋

胡而然豈其獲已是生英嗣雅慕華風自拔衽髮之中來獻版圖之舊昔周封蔡仲志郭鄰之愆漢爵弓高原馬邑之責旣奬肎堂而裂土乃令告第而復官仍改汗靑用昭忠赤以慰霜露薰蒿之感以堅關河響附之心於戲剖符分功臣之封不及觀于子貴結草亢輔氏之役必能報于國恩可云云奬諭制招二闈詔有曰恩交義結不煩辯士之下齊檄走書飛已報王師之入蔡赦詞有曰被髮左衽英雄恥胡服之歸簞食壺漿父老迎王師之入以上皆劉潛夫克莊筆也時以工部尚書兼

直學士院一宗制詔盡出其手筆力高妙不假琱鐫而用事尤精切如白檀黑𧰼弓高馬邑用之李全無以加之白檀出漢書李廣傳黑𧰼晉陸機夜夢黑𧰼繞車手決不開天明遂遇害漢韓王信以馬邑降匈奴後其子穨當復歸漢詔封為弓高侯正與李全事體同其妙如此時又有奬諭詔乃平舟楊元極棟當制有曰齊地開十二奉圖籍以歸本朝禹服廣數千知衣冠之爲正統覺文氣不及後邨活動矣

時又有安南國王陳日照說文無照即熉字表稱年老乞傳位

其子威晄朝廷以前無此例議所以處者久之詔從其請封威晄爲國王而日煚加封大國王以尊榮之二制皆佳大國王制曰春秋大一統進爵所以勸來中庸有九經嘉善所以柔遠矧功成而身退宜恩厚而禮隆乃眷南交夙勤內向堂搆屬聞于承襲梯航恪奉于貢輸爰錫殊稱誕敷顯冊具官安南國王陳日煚沈雄而和衆忠順而達權始謹終欽居海瀕而霑聖化仰觀俛察知中國之有至仁久殿是邦欲授之子自昇平之舊觀表懇惻之忱辭維藩是常亟修來享之禮謂午也可竊

希告老之風有嘉乃心奚靳所予尊無二上固難攀大
漢之儀官必太先式克用成周之典授師垣之極品冠
藩服之眞封邑未加豐身章增贊曩此璽褒之寵昭其
釜養之榮於戲安且吉者詩必稱義不忘于請命老而
傳者禮所尚壽宜介于耆頤啟爾後人祗余明訓可特
授檢校太師特封安南大國王依前云云功臣仍賜襲
衣金帶王者施行威晄制曰周建諸侯之國錫以山川
漢封異姓之王及其苗裔美矣家傳于恭順俾之世襲
于藩宣奄賜履之舊疆疏出綸之新渥安南國陳威晄

挻姿英毅秉性忠純在邦在家終始安民而和衆是父
是子後先作室而肎堂過庭雖命以繼承馳驛尙勤于
奉稟際天所覆鄉風慕文軌之同重譯而來效貢忘梯
航之遠載嘉謹恪爰示寵褒爵超五等之崇秩視三公
之貴旌節長安之本色錫盾琱戈名號凌煙之元功高
冠長劒分茅如故食采有加益堅屏翰之心庸報君親
之德於戲衆星北拱仰瞻象緯之垂百川東之孰謂鯨
波之隔欽承恩遇永底榮懷可特授靜海軍節度處置
等使特進封安南國王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一百戶特

賜效忠順化功臣主者施行是時亡友范去非從包宏翁尚書在朝嘗錄此二制并山東李璮封齊王制詔一宗從行都郵遞緘以示予謂皆出後邨劉公視草予讀山東制詔見其雄奇超卓信非後邨公莫能也此前一制鎔意鑄詞亦似出劉之筆其後趙次山仕閩歸惠余後邨文集閱視之但有山東制詔而安南前制乃不載未幾後邨卒其家盡會萃其平生所著別刊少本爲大全集曾履祥仕閩歸又惠余一部復閱視亦無前一制如此則或出他學士視草未可知也嘗記故友東震卿

云景定閒留行都待班引時後郄當制一日下直震卿謁之于寓舍公方苦痰眩不能迎客延入卧内則見其伏枕而又若有所構思者已而且嘔且視草震卿問之則方誤賈忠肅涉封魏王制也謂震卿曰適苦思得一聯云忠臣義士知祖逖誓江之心故老遺黎悲宗澤過河之志震卿極稱其佳且以祖對宗以誓江對過河又精切公謂自當制每得大詞頭多是無案底者意蓋謂山東歸朝出于創見無舊樣子也然安南遜位亦可謂無案底矣吾因震卿之說遂信前一制決出于公然集

中不載豈出于他人之筆乎

翁丹山濟王制

寧宗在位久前星未耀乃取沂靖惠王之子爲子賜名竑封濟國公嘉定十四年六月也十七年將立爲太子而寧宗不豫時史丞相彌遠顓國柄皇子惡之將俟晏駕有所處置史覺其意矯詔以皇姪邵州防禦使貴誠爲皇子賜名昀而以竑爲三府儀同三司判寧國府封濟陽郡王寧宗崩理宗遂于柩前即位濟王既出有潘壬潘丙者不能平奉王起兵于霅川朝廷遣兵討之王

自經死理宗由是享天位四十有一年深德史公公嘗
力諫理宗以勿復濟邸官爵勿爲立後理宗入其言自
臨御至升遐凡廷臣言倫紀乞繼絶者幾千百疏名臣
鉅儒脣敝舌腐言之皆不報暨度宗繼統乃始行之制
曰朕紹膺丕圖蒐舉缺典率時昭考友不得以因心遺
我後人孝莫先于繼志乃若秦邸之事當其涪陵之時
太宗悼之已首敘舊恩章聖承之遂盡復元爵矧親聆
于詔命而可緩于懲章故皇叔巴陵郡公玆胄出帝家
胙分王社子而能孝宜懷不憾之心臣若克忠肎犯無

將之戒恭惟聖父篤叙天倫尺布斗粟之謠自貽伊阻大衾長枕之樂豈不爾思故每于家庭之閒而念及泉壤之下謂事關社稷雖天不能違時使澤徧墳塋他日毋忘追叙且寶慶所顯膺之異數在端平亦稍慰其沈魂何爲屯膏正待渙汗對越蕆塗之新屋悉還茅土之故封是用秩冠孤卿節仍兩鎭守冢置二千石合修上雍之儀乘車共七十人尚廣封蔡之意儻猶存歸地之魄其往謝在天之靈可追復少師保靜鎭潼關軍節度使濟陽郡王仍令所司備禮改葬主者施行此制語意

妙絶朝野夸誦蓋中書直院翁與可合筆也

賈相制

景定庚申賈師憲自軍中拜右丞相依舊京湖四川宣撫大使制曰涕泣而表出師不遑將母旬宣而歌維翰盡以付卿忘其誰筆也

紹陵登極赦

度宗登極赦文有曰洪惟先皇丕承大統傳家嗣十三聖光紹寧宗享國踰四十年遠幾仁祖馬翔父廷鑾當制也

馮景說賀賈相啓

山東來歸時賈師憲初入相馮景說夢得以啓賀有曰周公大誥淮夷卒寧王之圖事孔子既相魯國歸齊人之侵疆雖曰切當然周孔事業賢相亦難以語此况僉壬之賈似道乎賈師憲既辭相印居西湖自爲平章軍國重事五日一入朝赴都堂治事賀啓有曰日開門館對南北兩峯之高時游廟堂總東西二府之問亦甚切

督府檄文

德祐乙亥長江失守賈公開都督府移檄諸路罪狀諸

呂有曰元溫羣從並受卵翼之恩李陵一門初無豪髮之損用事極切不知誰筆或云參贊李尚書珏所草也

陳丞相啟

陳丞相文龍咸淳初為太學生是年學中引放公試之旦適奔馳弗及既至公闈則試者畢入已扃鑰絕關矣公既弗得入亟陳于當國者賈師憲特筆送入試已而同舍生忌公才名幸其不試又以為此賈相送至有司必觀望私取則有妨同進競白于監試者卒不啟闈公以此終不得試惟以一啟謝廟堂當時傳誦未幾公擢

戊辰進士第一歟歷清要景炎死節卒為名臣云欽曰
公闈鎖棘自外門牆相度包荒許歸甄冶甫倉皇而得
請殆粉碎以難酬欲剖懦衷先橫感涕竊以得失有命
行止非人王勃有作記緣風借送舟之便李廣無封侯
相天教失路之迷蓋其逢不繫巧遇雖所投亦有奇耦
乃若盱遲有悔之咎不勝進退維谷之難苟非有物敗
之夫何使我至此伏念某齎鹽味苦葵荏品凡勇私怯
公為儐笑者八年矣跋前躉後譬蠅飛不數武焉徒以
先緒灰寒親頭雪白慨青氈之未復誓鐵硯以相從淒

其荓梗于四方意者株守于一試居然不武何以謂文鷄既鳴矣會且歸則可以速馬不進也非敢後何來之遲閽者辭焉君且休矣竊念廟堂之容物豈忍場屋之遺材聊仰首以鳴其窮果聞聲而見其事鄭重千鈞之判料理一介之寒尺度不拘章縫交誦人棄我取受相國之賜多誰復汝憐柰書生之命薄正舉頭而聽闟竟搖手以絕闗如之何其拒人歟其不哀之亦命也垣圍繞繞真如失木之猨門外棲棲自笑立袍之鵠固知投筆是致遭疑初未入宮夫誰見妬吾過矣吾過矣何所

怨尤天厭之天厭之爲此顛沛是區區而不余畀將皇皇乎欲何之同輩深嗟不暇責我而悲我達人相語安知禍翁非福翁姑少逃紅勒帛之羞終未了白紵衫之債以俟知者知爾命有利不利邪兩生不果來業已輸武成宮之試三年將拜賜或可躋光範門之班兹蓋某官以不世之元勳爲斯文之盟主謂隔截進士忠厚樂易者不爲而收拾人才細大短長之並蓄故嘗三吐哺三握髮之際不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遂令金躍之頑均囿玉成之造某惟有益鞭其後再鼓而前失東隅收

桑榆詎敢忘于憤悱在公門盡桃李竊豫冀于栽培少潔心香莫殫舌筆

此飲既上賈師憲嘉其材餽以瓊苓露百瓶蓋揚州名酒也公復小啟以謝

上光範書甫介舍人之謁讀醉鄉記特華從事之須何哉韓子之窮齋拜此曹相之醇酎溢榮觀于望外轉生意于愁邊某官酬酢周乎廣輪淺深存乎燮理一罇三簋慶明良之相逢百榼千鍾味聖賢之深趣溥四海皆春之意開萬閒庇廈之仁竟憐一夫之向隅俾與衆人

而皆醉某醺酣厚德傾倒感私天下一本瓊琴曷當嘉貺門外三千珠履願走後塵況懷大臣當報國士
以上二啟余舊錄藏亂離失去今從周丈季中假其本復錄于此陳公魁望名流孝于母忠于君可厲百世非特以文章重也因記公鎮臨川時頗知賤姓名期以過從論文一日因餞送會通守赴袁州便道謁公一見語合蒙公傾倒細論相期千載竟日話心娓娓不能休時新君登極首除朱文昌禩孫爲京西湖北四川宣撫使鎮江陵公屬余作賀語余因援筆曰出命九重宣威六

路天昌宋祚乾元初御于正朝地重荆州渙號首開于大閫公一見大稱賞未幾公被劾解郡綬南歸道盱江予馳出橋南餞之贈詩曰擬峴臺邊正好春蕭蕭落葉忽愁人胸蟠冰蘗天能識紙挾風霜語未眞無路呼閽空短氣有㒓臥轍欲沾巾南歸僅馬淒涼甚添得憂時鬢似銀公覽詩甚喜爲駐長亭促膝劇談眷戀若不忍別者且復予詩又致饋焉其詩曰來到盱南牘有春山川秀麗毓奇人文追漢制才無敵詩接唐風味更眞君別頻宜緘尺素我歸但欲岸綸巾相思千里惟心在明

月行天瑩白銀公歸里甫半載賈似道罷朝廷更化起
公爲臺官以至執政然戎馬滿郊時事漸變于不復與
公相聞矣其後三山建行朝聞公大用又其後閩地失
守聞公忼慨死國子深哀其死而嘉其忠爲作小傳載
其平生出處大節具見哀鑑以垂不朽且以見死生交
情云公莆田人淳熙丞相正獻公俊卿孫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一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二

南豐劉壎起潛著

駢儷二

盱江總評

敏博之學盱江尤盛以愚所見前一輩行則有劉信翁掞南城黃希聲文雷傅幼安自得皆高自標致客諸侯有名聲信翁于子爲族兄蚤孤而敏前江陵戶曹張誠子自明奇之納以爲壻誠子學問該貫文辭高雅交乾淳閒巨公偉人多見聞信翁由是得成其學嘗以鄉貢

試禮部不偶晩用累舉恩得官會朝家方修高孝光寧
四朝大典顓建史局命尤端明焴以宿儒提領得自辟
屬鄉寓公張孟博淵微以大魁爲祕書少監素善信翁
薦之尤公得請于朝爲國史院校勘時寶祐丙辰信翁
年七十餘矣亟供職修數傳將俟書成進御例合得改
京官未及而病寒喘以卒有文集數卷其子孫弗克肖
竟散失所作記序銘志極高古有韓曾法度而四六之
作蓋不及也希聲則余前所書長歌行者有看雲集絶
精于詩而四六亦不及焉幼安早以春秋學得聲場屋

後工古賦記序而其四六之文視前二公爲勝嘗著春秋證義獻于朝敕免文解今年八十有餘而記問該洽不少衰可敬也已此三賢皆前一輩也繼興者有車震卿東趙次山必呂范去非禮歐聖弼艮雖文體各不同然同出一時年事相若互以筆力頡頏後進不及者望之若仙余以晚出幸及交此數公皆意氣相許予議論相叩擊文字相琢磨幼安嘗品題今世文人推許四公余不敏忝厠幼安進之曰文社得五友矣嗚呼孰謂四賢者俱去余而死乎震卿文尤蒼勁峻潔有風骨年二

十有六耀淳祐丁未第仕至瑞州新昌宰甫赴官卒于南浦亭歸葬盱之麻原次山文明贍精切已詳書于前矣去非筆端流麗俊快一塵不染如其人累試不利年四十三卒樞密宏齋先生包公志其墓聖弼三貢于鄉登景定壬戌第仕止江淮坑冶司幹官其文典實莊重而之正氣與去非俱爲包公所知今追記四賢舊作十忘其九謾列于後

車震卿諸作

李侍郎伯玉爲侍講誤犯穆陵嫌名上章自劾有旨免

罪震卿爲草謝表有曰講學方新聿陳古誼臨文不謹誤觸嫌名凛雷電之震驚荷乾坤之涵育臣若稽虞典舜曰重華載考夏書禹稱文命如揭日月不以山川有耳目者皆知豈齒牙之敢及又曰姓所同名所獨既重犯于嚴威功惟重罪惟輕乃大恢于聖度此表一時爲人夸誦

寶祐戊午震卿爲袁州判官時方巨山岳爲太守自以省闈魁望素負材名又嘗守南康軍因杖湖廣總所綱梢爲總領賈師憲勒其具狀巨山不伏聞于朝力詆師

憲之非總領所劾上巨山徙知邵武軍聲名頓重由是益自高既至袁值丁子萬大全當國以袁玠知江州兼江西安撫沿江制置副使網羅諸郡利原無孑遺巨山素嫉其姦令下輒盛氣抗辨震卿適贊郡事巨山奇其人傾心委任于是安撫司劾上巨山與震卿俱降罷明年己未秋九月十有七日滸黃逗渡丁袁俱敗竄朝綱一新布恩宥過越明年震卿援赦恩得洗敘以啟謝檢正趙廣微崇嫩有日負弩而迎使者嘗隨牛馬走之塵升階而揖侍郎可想烏鵲飛之意敢謂十二樓之薄命

忽遇千萬間之歡顏造化無私孤寒有恃某所學甚苦其貧則甘少而沈浸乎詩書直欲飲上池之水壯而膠擖乎事物何異登太行之山客娓娓而嘲雄人寥寥乎說項空自憐其猿臂誓不食于馬肝畢好雨箕好風難調衆口蜀吠日越吠雪自有他腸又曰脫幘投地露香告天所幸社稷靈長天王明聖雖未築鯨鯢而誅六賊然已禦螭魅而去四凶神觀復回殺機頓息李定治東坡之獄而今果安在哉歐陽辨師魯之書必有任其責者未云不圖今日幸復見公卿篤厚之風自誓此生尚

可奉郡國孝廉之對其所以報不在斯文又自辨有曰皇天后土張巡無降賊之心白晝通都曾參有殺人之事此語尤淒壯可以感動

景定壬戌齊疆來歸公以啟賀當路有曰亦有英雄欲舉涿郡而歸者奈無豪傑恐得荆州而失之未幾山東果復陷人以震卿爲知言又曰要使順昌之旗幟見者寒心庶幾渭橋之鼓鐘從此歸命

樞密包公謝事歸里張宴招郡太守震卿爲作樂語有曰野服見賓客方從北山隱士之招金鐏醉使君初上

西京循良之最好對一天風露共談千里耕桑未云如
此良夜既不辭北海之樽儻有餘情尚冀獲南山之獵
盱城南門外有倫魁堂蓋會文莊公鴻甫漸舊宅基也
公赴紹熙庚戌廷對天子擢爲第二人官至工部侍郎
子仲實頴茂既貴顯移家城内乃卽故基㧓別墅號倫
魁堂以表之咸淳癸酉詔諸郡取士鄉友欲振士氣復
于通衢建樓曰倫魁與堂相輝震卿爲作上梁文曰倫
魁通衢武城文藝占千年之旺氣大啟山川建百尺之
危樓坐挹星斗庚戌氣數將復癸酉詔書又來風露八

窗幻出廣寒淸虛之府雲濤四面如坐瀛州方丈之圖又曰見八萬四千門戶運月斧于雲閒遡一千七百河源泛仙槎于天上末云奎文與宋魁宿臨盱重看忠孝狀元遂作太平宰相此數語殊不塵也

趙次山諸作

景定壬戌曾仲寶侍郎爲江西轉運使時度宗以忠王立爲皇太子四月九日乃其誕辰次山爲曾公作賀箋有曰純乾直月祥開初九之潛索震承華德稟函三之極諸司傳誦交稱精切蓋四月應乾而初九潛龍爻應

儲副且協其誕日也

周漢國公主增封兩國次山爲運司進賀皇帝表有曰王姬下嫁於皇車服之儀帝制坦明復增湯沭之邑及公主薨又進慰箋于東宮有曰太傅之教在前動遵于禮有姊之喪拱右悲發乎情願于晨昏定省之餘勉進哀樂中和之諫其慰皇帝表有曰豈不嬰于皇情願悉歸之天數皆確論也

次山初以會公辟爲運使屬官會公罷洪侍郎燾繼之次山以臺命往吉州督餉餫與吉守糜左司弇有違言

次山亟投劾歸里洪愛其才力招之次山不得已再趨幕以啟謝有曰辨幕抗塵歸夢遂歌于彈鋏使軺問俗恩光首出于招旌自敘有曰半生陋巷天與以貧賤肆志之資隻影窮途人知無狂惑喪心之疾頃自紅蓮之依水已懃小草之出山會司存承朝命以拘催俾幕底服官箴而往役怨移水中之蠏機驚海上之鷗當吾世而失諸侯不如其已吟小山之招隱士盍歸乎來乃特枉于招呼許重陪于晝諾名實笑狙公之朝暮來往類雁臣之春秋後洪公以京狀薦之朝次山啟謝有曰蕭

何之追韓信豈云得士之無雙秦穆之用孟明姑示與人之能壹皆精切如此

南豐以宼燬城隍祠爲之重創次山爲作上梁文曰封人造都邑之域百乘爲家吉禮事邦國之神三靈錫羡又曰穀熟而民人育有德於時精多則魂魄强遂食茲土又曰羅彼不祥豈以其猶物于物與民同患葢不欲自神其神侯無我違相奪予享又出疏云城郭千年是司隲相鬼神二氣亦有廢興眷邦邑之克協厥居職幽明而各治其事城隍神者民物繫焉適數墮于劫灰盡

謀還于舊觀必明宮齋廬之備與廟貌祭式之嚴先須
計錢穀之幾何始可問木石于某所亟揮大手共發盲
心揭虔妥靈其永綏于祀事捍災禦患尚無作于神羞
李右司義山嘗以江東提刑守池州值鄂渚受圍命池
州加浚築言者以其擾劾罷之後經赦敘官主管玉局
觀次山賀之有曰舊聞玉局之名良不輕畀茲蓋銀符
之信可卜峻遷又曰直指衣繡允藉于威名曲突徙薪
竟無于恩澤皆切當而不塵腐李公回啟有曰鑿斯池
築斯城類無具甚鍜乃戈峙乃糗尚竊遲之亦足以發

其意其後李公納次山之姪爲壻大合樂以宴次山次山謝之有曰大齊非偶冐從鄭國之婚小阮差賢榮附晉林之飲又曰孔雀屏芙蓉褥盛開李監之門鸕鷀杓鸚鵡栖爛醉翰林之風月末云行行解纜擬朝飛南浦之雲望望倚樓但夜看豐城之氣蓋次山官于隆興而李公居豐城此其所以爲切也

范去非諸作

周國公主出降去非爲趙廣微尚書進賀表有曰乾元御極化爰始于修齊兕索承華恩聿隆于選尚猗歟天

合允矣邦榮末云王姬肅雝婦道信內則之咸宜帝壻貴重朝廷喜中興之僅見蓋自南渡後累朝未有帝姬出降故也

穆陵掩攢祔廟去非作表曰辨兆域之圖于巖競秀號顧成之廟萬世不祧

馬觀文光祖爲沿江制置使移築舒城賜名安慶府既畢役詔馬公升秩以賞其勞去非爲作賀啟曰某官負大聲名立實事業經綸社稷爲左右汝翼之臣表裏山河識南北必爭之地乃峙版榦盡闢草萊句極尊壯當

時震卿亦有作然不及此

去非賀曾仲實侍郎三除江西運使有曰某官元豐故家端平諸老甘泉筆橐儀父子之後先綠野園林繫朝廷之輕重穩熟流麗可愛也又賀李提舉與再任廣西有曰綸綍疏榮節麾就熟青絲翠節又煩騶度于周原羅帶碧篸喜見馬諳于舊路亦甚穩熟

段深父浚爲婺州永康令被劾罷後敘復改正去非爲作啟謝廟堂有曰百里出宰不虞美錦之傷一氣轉鈞遍賦緇衣之改又曰歸去來田將蕪自憐飛鳥之倦反

乎覆陂當復有同黃鵠之云俾得為元祐之全人所恃有太平之宰相此作殊佳

包樞相恢嘗知平江府兼淮浙發運使奉詔行公田事既告成得轉通議大夫去非為作謝表曰百畝畢公田之事詔俾奉行十行賜方國之書恩叨遷轉造語穩熟公田之行也賈師憲實主之雖曰省造楮以重國計然當時行之極擾浙右震動包公以大儒奉風旨大失士望故其轉官也公論惜之

去非作文有極俊麗者如正旦賀揚州制帥有曰笑倚

闌干對平山之楊柳醉摩盾鼻賦后土之瓊花如賀貴總領知郡有曰艮二千石正奉揚于仁風連一萬艘矧方生于春水如賀貴沿海制使有曰青陽左个帝始執圭滄海東頭軍無傳箭自天介福與國同休某官筆橐侍臣詩書元帥日升若木曉回豹戟之光雲近蓬萊煥動龍旂之影如宴贛守陳吏部樂語有曰太微積星曰郎位流光八境之間孤雲落日是長安飛詔九天而下如冬至賀揚州帥以跨鶴之州對牽牛之度賀諸王以葭灰對茅土皆的對也又賀郡守有曰杜陵廣厦大庇寒而

士歡顏叔度歌襦不禁火而民安作如賀揚州又曰軍士歡呼盡醉瓊花之露文書暇愁笑尋楊柳之春如謝諸司淸明節餽有曰三梧藍尾方驚賜火之新一騎紅塵遽辱兼金之寵皆洒然無塵俗氣

賈師憲自江上入相去非作賀啟有曰命珪相印瞻騎火之西來羽扇綸巾賦大江之東去兩股各共一脈殊精也賈後辭相位徑度浙江歸紹興詔遣朝士中使宣押入朝絡繹于道越二日復造闕詔以爲平章事待以成王尊事周公之禮去非作賀啟有曰居一二日上喜

蕭何之復來以億萬年王敬周公而勿替尤切當

　　歐聖弼所作

樞密包公道夫平生最疑周禮以爲非聖哲之書遂著書剖其非號曰周禮六官辨景定壬戌公與劉潛夫尙書同侍讀緝熙殿潛夫奏之有詔宣取歐聖弼爲作進表雖所辨未當而表則極佳每恨失其稾今年壬辰歲六月留盱因叩其子聲道再求得之

道在五經固昭華于軌範書稽六典敢妄肆于管蠡不圖一得之愚仰徹四聰之聽臣竊謂孟子不盡信武成

之策宗元猶深疑月令之文𥚃茲設官分職之辭決非垂世立教之本蓋劉歆作以輔新室莫掩其奸謂周公以之致太平恐乖其實惟唐宗誤以爲聖作雖漢儒亦識其陰謀宇文放此而疾顛安石行之而大壞儻果出古者不刋之訓何至爲後來取敗之階臣退揆蒙愚未能渙釋耳提面命頗有得于父師口誦心惟因默參于義例乃詳訂而爲之辨欲深藏以淑其私顧惟積聞見于丁年豈意裨覽觀于乙夜茲蓋恭遇天生神聖日就緝熙格物致知固已循于本末謹思明辨尤欲盡于精

徵遂令螢爝之末光亦造蟬蜎之邃宇臣夙夏臆說欣
際昌期學古訓而求多聞涓埃奚補藏書府以待能者
鉛槧爲榮

故友范去非精工表奏謂余曰此表殊未易作而聖溯
作此極有手段憑虛駕空自成一片令人讀之心服去
非與聖溯交情不孚而當時公論如此

吳允文諸作

東趙范歐四賢之後又有吳允文浚最後出以文稱然
初年筆端傷于繁德祐危急中陳與權當國與允文有

舊引之自沿江制司參議官登朝爲祕書丞徙太常丞兼檢詳度支又兼翰林權直有制草一帙視少作加進極有可觀者是時賈師憲以太傅平章都督諸路軍馬捍禦于太平州李尚書珏爲都督府參贊軍事實從行師進次于魯港大潰師憲奔揚州上章待罪詔降三官罷爲醴泉觀使陳爲善合方直玉堂草制其戒詞有曰膺戎狄懲荊舒朕無望周公之事率秦師雪殽恥爾尚蓋孟明之羞蓋譏師憲每以周公自許也珏失勢翺翔江上不敢歸朝詔赴行在奏事上章辭時爲善已白禮

部侍郎超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以卒而允文兼
權直適當答詔遂草詞有曰師出以律否臧則爲凶衆
散而歸進退必以道珏得詔殊不平而措辭精切可愛
也

初允文由臨安府學教授爲國子監書庫官遷宗學諭
以言去踰年得監華州西嶽廟以啟謝諫官會廣微淵
子有曰多男富壽請祝聖人之三萬事功名竊誦諫官
之四亦輕儇也允文舊所長者作賀體詩及長短句甚
精工其後殊諱言之臨安失守後福州建行朝允文奉

齊詔舉義初建閩屬余作謝表起句曰天臨南面將恢正統之山河地復西江重見中華之日月允文甚喜之其後允文事不成爲文丞相所殺予作哀文以弔之曰人懷舊主捐軀興忠義之師天厭中華縱敵負英雄之志衆競非其晚節我獨諒于初心輒摛朋友之哀以慰幽冥之憤故江西制置招討使侍郎吳公稟資明銳遭世艱虞當樞密誅范瓊實參計畫適翰林之陸贄遂掌贊書俄拂衣從田里之歸忽游騎迫鄉邦之陷社稷實不血食深哀傾覆之何辜宗廟盡爲黍離每念播遷而

隕涕既出危城之駸駸長懷故國之茫茫會飛龍重建于行朝而繫雁鼎來于密詔慟哭拜命忼慨起兵關中遺民喜見孔明之舊山東羣盜悉歸宗澤之招既雲合而風從宜乾旋而坤轉云云

拾遺

景定癸亥冬至節次山爲運司進皇太子賀箋有曰聖心觀復驗初畫之震庚卦氣守中逆循環之乾甲蓋次年即甲子見得是亥年賀震宮冬至也其賀皇帝表有曰璧中軫中密察乾文之運天大地大益昭王道之尊

次山得知撫州實建昌鄰郡且顔魯公補處也德祐乙亥二月到任時風塵震鄰矣次山屬予作謝表及謝廟堂啟極蒙賞音亂離失其稾僅追記數語零落無完篇啟語有曰維撫名城實盱鄰壤欝山川其信美儼桑梓之相望當承平時尚可咤還鄉之繡今艱難世豈復吟凝寢之香亟馳單車來入危壘烽燧正當于孔道氈裘已迫于郊圻鳴于地舞于樓狡謀頗測鐵乃戈厲乃刃忠力自持緩則蘇民瘼而護本根急則守臣節而死城郭天子命我蓋將謹下國之扞防太守謂誰終恐誤上

台之推擇茲蓋恭遇大丞相身繫中華之脈忠格列聖之靈方苻堅傾國而來朝野大震及忠定守京而後宗廟再安云云結語云魯公嘗爲刺史緬想遺忠藝祖親戒藩侯恭承大訓

制置使加職名因任次山屬余作賀語有曰尊俎折衝呈赤雲之勝氣江山如畫照黃紙之除書次山稱其穩熟又記次山爲江西運司判官時丁圭叟應奎以省元爲國子錄因上書論宦者誤國致寇理宗怒其切直罷之出爲江西運司幹官與次山實同幕職也次山屬余

通欲曰叩閽言事聳聞蓋世之清名贊慕同僚將挹出塵之雅致試其論于心事殆慰滿于平生某官南省魁儒東都節士忠義耿耿與日月以爭光議論堂堂忤雷霆而不懼頃妖狐之凴社引胡馬之飲江通國震驚在廷喑默公獨憤甚請劒以斷佞臣士皆奮然折箠而笞羌虜使微片言以拔巨蠹則雖百戰而無成功閫暨動容覺朝班之增媿羯奴奪氣知中國之有人身雖屈于一時名已加于九鼎姑贊皇華驅馳之晝遄歸赤墀供奉之班與天子爭是非恢宏事業爲人材別衰正充擴

初心至如爵位之光榮是特名敎之餘緒某一官塵土十載山林痛飲而讀離騷永慨先人之忠憤研朱而點周易欲窺往聖之精微分終老于田廬誤見知于臺府強加辟置俾佐諏詢亦幸逢于偉人遂獲聯于王事老韓同傳慙俎豆于諸公李杜齊名倘丹青于信史次山覽之嘉歎曰此乃以散文爲四六者正是片段議論非若世俗抽黃對白而血脈不貫者也嗚呼知我如此可謂具眼矣子嘗與次山言不論古文時文詩章四六但凡下筆鑄辭便當以風骨爲主若文字有骨氣雖精采

差減正亦自佳次山大喜此論

隱居通議卷二十二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三

南豐劉壎起潛著

駢儷三

聶侍郎上梁文

聶善之侍郎子述建昌人也少與曾文莊公漸同讀書于麻姑山刻苦肄習俱成大名文莊公赴紹熙廷對光宗擢爲第二人仕至工部侍郎卒于位年纔四十二聶公亦擢世科踐歇中外歷都司至法從爲四川制帥因張福之亂罷歸里晚年以宣奉大夫守贛川列爵至衛

郡公富貴壽康當時同郡無匹之者嘗自作上梁文數篇文采可觀偶得故本謾錄于此

寶慶三年公在贛重建欝孤臺上梁文云千騎居上頭節鎮素雄于昭信八境見圖畫臺觀尤盛于欝孤踞龜首之穹窿瞰虎城之突兀崆峒對聳章貢交流自宇宙便有此山至東坡而增重與風月之無盡藏壓西江而獨尊騷人墨客相繼吟哦車轍馬迹爭先登覽然而年侵屋老基圮棟歌雖天造之絕奇奈人事之弗稱儻匪具胸中之丘壑安能領物外之雲煙使君于此不凡老

子之興不淺故須出手以遂改圖從太守而游行繼醉翁亭之集後天下而樂竊媲岳陽樓之碑茲舉修梁壺陳韻語伏願上梁之後一城和氣千里樂郊細民歌舞于春臺寒士歡欣于夏屋四并紀盛頻繁北海之開尊衆樂與同雜沓西園之飛蓋文風丕變戎索允安

嘉定閈公創新居上梁文云陳元龍卧百尺樓夙負功名之志楊子雲有一區宅晚安寂寞之圖盡收湖海之豪歸逐桑榆之煥定齋主人遭逢過分出處隨緣五更三點而入朝久厭承明之直八千餘里而溯峽敢辭蜀

道之難初心欲濟于艱虞何意適丁于變故頭頭險著步步危機病身空想于狐丘全家幾陷于虎口造物獨憐其忠赤上恩乃許以生還安行大地之風波只仗通天之肺腑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投閒置散乃分之宜歸去來兮只欲安身于容膝聊復爾耳可能無地以矖褌旋作鷦鷯巢林之謀庶同燕雀賀廈之喜棲圖書以娛老景藝花木以印歲寒滅匈奴何以家爲須還好手嘗菟裘吾將請老寧復退心聊題六偉之詞以資一笑之噱伏願身心安泰骨肉康寧肎堂收教子之功含飴遂

弄孫之樂良辰美景邂逅四并樂歲豐年均沾一飽游山之腳力常健對客之酒量日增鬼神訶禁不祥門戶興起未艾

又作東宅上梁文云結廬南向廿歸隱于菟裘規地東榮更詒謀于燕翼爲乃翁行樂之所作諸兒棲息之區若箇圓成吾事滿足定齋主人不才宜棄未老得閒萬兵立帳而百吏繞前曾作元龍之夢一水護田而兩山排闥每羨野人之居天施斥去之恩神相歸來之福一枝定卜百指具宜尙恨無燕坐以接親朋無隙地以種

花木規模悤悤祇可爲奉禮太祝之聽董穉駸駸便當得參軍新婦之配載謀新築庶可奠居聚國族于斯何須輪奐定男位乎外靡限藩籬往來可當行窩褊迫難論别墅展名畫于四壁列怪石于兩廂摹法帖則多漫字之碑蓄古琴則學無絃之譜有客喫常堂之飯無事讀來世之書只爾便了吾生捨此寧復多事婆娑正坐君輩敢懷責子之心辛勤有此屋廬冒忘束書之力聊題韻語以相工歌伏願心地清寧脚跟強健飽飯安眠而日日邨歌社鼓以年年老景團欒曰富貴而與飲食

阿奴蹌踉無災難而至公卿子舍發祥孫枝衍慶下澤
車款段馬到處閒嬉赤脚婢長鬚奴勿來相惱鬼無闞
室人盡遜耕

又作歲寒堂上梁文云結廬在人境幸逃火劫之災藝
木印歲寒添𣏌草菴之景聊取後凋之意以爲晚對之
宜定齋主人勇退急流願爲老圃飽嘗世味掩鼻腐鼠
之場識破幻塵留眼歸鴻之外頃回祿之爲變偶靈光
之偶存東里西鄰無復棟甍之接南貧北富卒爲瓦礫
之場擴地得十畝之餘誅茅開三徑之所妖桃曼李祗

得意于春風蒼檜綠筠願定交于晚節茶梅擢秀于雪裏橘柚垂實于霜前凡此同盟之人允謂忘年之友十年之計種以木培植成陰一日不可無此君彈壓俗氣脩粱載舉韻語前陳伏願飽飯長閒挂冠得請胸中丘壑具山高水長之風筆下波瀾得霜降水涸之妙因孤竹君而識玉版老約赤松子而交黃石公徧參柏樹之禪頻醉梅花之夢淡交莫逆俗客不來共園公而賭玉塵相將橘隱會麻姑而劈麐脯重說桑田

又創一樓其上榜以水月觀其下榜以消搖游混融二

教會作一家其上梁文云神僊好樓居聊欲消搖于物
外水月通禪觀又將證悟于胸中合心迹于雙淸融道
釋于一致定齋主人在家羽士有髮衲僧跳出吸籃始
覺昨非而今是愛穿翻蘿冐教人重而己輕手持種樹
之書身抱灌園之甕無復萬閒廣廈庇寒士之歡顏且
圖百尺高樓斂少年之豪氣不爲行藏而獨倚將隨深
淺以見機玉京十二闌干分明可到金地三千世界倏
忽見前箇中落成吾生願足暫停工斲齊聽相歌伏願
境靜長春人閑不老尻輪神馬徧從塵外遨游心印法

燈盡向眼前了徹知有之非無無之非有悟空卽是色色卽是空挽浮丘袂拍洪厓肩相與共游方之內遭臨濟喝喫德山棓熟如不語之禪縱未能白日升仙也終解立地成佛

嘉熙庚子歲公于盱城景德寺門創一傑閣塐五百羅漢像于其中作上梁文云五百尊石橋大士化身久駐于淨方三千年劫火彌天餘燼未還于舊觀花甲已經于十稔檀那莫辦于衆緣水到渠成山鳴谷應定齋老人來佛果位見宰官身久厭塵緣求出世法無我相無

人相天開方便之門學小乘學大乘願求解脫之路不
憚有爲之功德要成無上之因緣阿堵物聚少成多運
斤手將勤補拙朵山而木客立伐石而土丁愁伻圖告
成卜筮協吉開法筵看第一義從淨土入不二門輪奐
九霄龍象爲之歡喜翬飛萬瓦燕雀賀其崇成於以祝
當今皇帝之壽齡於以鎭南贍部州之世界聊題六律
以相百工伏願佛日光明僧寶堅固爲一大事績如來
無盡之燈於萬斯年增主上在躬之歷病居士消身口
意之業善知識結去來今之因阿闍黎朝朝去應緣道

場小沙彌箇箇作承家法嗣風調雨順從今都是大有年貫朽粟陳到處盡成極樂國護持劫運鎭壓冥魔公有文十卷號定齋集其孫淮西運使世堅刊本濡須此其集中之一也他作多可觀然其仕宦所至頗乏廉稱其帥蜀也歸裝滿載由是田宅浸廣寶玩充物屢爲臺簡所攻故公論以此少之

馮初心諸作

馮景說夢得南劍人自號初心由進士入官歷知連山縣通判建昌軍開慶己未賈師憲以樞密使宣撫京湖

辟爲幹辨公事以箋表受知師憲入相力拔擢登朝歷
清顯掌內外制與後邨劉潛夫相繼代言景說晚進名
望在劉公下然劉公文章宿老爲工部尚書僅得兼直
學士院而師憲擢景說乃至眞拜翰林學士知制誥時
論以爲不公蓋景定閒也景說有初心玉堂集十六卷
掖垣集三十卷版行于時嘗見西園傅公謂予曰頃于
矩齋會公館中見几閒有初心二集謾啟卷觀其一二
全不成文章因擲去不復觀予竊駭傅公之言以爲師
憲固不學無術之相然朝廷擢一詞臣發帝之制海內

具瞻縱非奇材亦何至如傅公所言哉卽欲求其稾證驗不可得也歲在甲申乃始從會九華假馮集孰觀見其所作嚴重縝密事辭飽滿亦可謂平正之文所病者層砌堆疊而乏疏暢活動之工比之後邨天材宏縱雄渾超卓則誠有不及而謂其全不成文擿置弗視則傅公之言恥之過甚蓋傅公老儒交游後邨梅亭諸公景說晚進固宜其俛視之然文章繩尺自有定論未容以輩行先後望風輕訾此吾所以欲為平心之論也余編中華黼藻集已悉取初心集之佳者具載而猶有警聯

可稱者輒列于此

賈師憲進書加恩制詞有云恭惟茂陵越我穆考前聖後聖一也會之有元大事小事書之俟而不惑坦然示以軌範煥乎其有文章商頌十二篇茲蓋得於考父武成二三策實見取于孟軻今余宣乃重光成于五載日月所照罔不尊親天地之間而大豐美壹是謨烈之佑後亦惟朝夕以輔台予所謂嚴密飽滿而欠疏暢活動者于此可見矣葉鎮之夢鼎免右丞相依前少保授觀文殿大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制詞有曰東海記

夜衣之往同州副渭獵之求曰俞汝諧爰置諸右未殫遠業遽動遐心惟三少一請得謝故事以爲非大夫七十致事有德則勿聽引年何謂抗疏不移胡寧忍予是自棄朕顧上下之交其志同也而君臣之義如何廢之既難反于酉行是用華其去位賈師憲明堂加恩制有曰右我穆考格于皇天謨與唐虞以俟聖人不惑功見河洛號爲天運重開今也犧尊在西匏竹在下侑于宗祖交于神祇維朕屬屬如弗勝勿勿乎欲饗粢盛秬鬯爾乃將至治之馨衡紞紘綖爾乃著孔容之側來馬游

乎閶闔畢寮從乎崑崙脺蠁豐融帝五位之時序洗濯鏟鋏民四方之大和以孑敬休得師秩禮卒有功而不伐將無官之可酬安南國王該郊祀加恩制有曰服領自治之雖殊周疆之索士宇爾厚矣俾服漢官之儀又曰維天於穆賜朕宏休孝通神明薄四海而皆準南暨聲教綏萬福以攸同陳昉除史官誥詞有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具有典刑聖人所修舊史遺文尚求旨趣包恢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誥詞曰春秋王者無外首明一統之經天下大老來歸實重五經之本渙敭

明命孚諭羣工具官包某學積于原而心彌充智酬于變而力彌裕教于齊國本伏生口授之書儀我漢庭皆申生力行之對丞肩一節逮事兩朝外而雲雷之經綸內而日月之獻納所至可紀非道不陳頃往聘者久之乃覽輝而至止爾惟訓克邁乃訓緝熙典學之功朕儀刑有德惟刑敷繹咸中之慶斯今圖小毖之助屬采薇之勤於稽仁皇有若臣拯會以方嚴之操而陪看密之聯倘有典刑矧乃書考四十必攀軌轍寘諸執政二三書殿寄班武經大筆以增西府之重以成南方之強噫

敷前人命不忘大功蓋欲圖救寧之事今沖子嗣無遺
壽耉尚思稽勤恤之謀克贊廟謨丕昭成效馬光祖自
建康除參政有曰黃旗紫蓋千載南方之強大纛高牙
三命北門之管又曰賢者時人耳目尚見老成執政猶
吾股肱式和鼎假姚希得除資政學士有曰大學東聽
典故西聽會東知于先帝華玉茂席文貝底席實協贊
于沖人江萬里知太平州有曰朕綜核名實統輯黎元
敷下恩澤詔書誰與領此親見郡國守相問所以然又
曰不遠帝城尚冀京師之福雖在外服毋忘王室之心

嘉與函生之民共由太平之路吳堅兵部尚書誥有曰王觀爲可思見春宮之端寮民功曰庸峻陟夏官之常伯洪天錫顯文閣待制帥潭州有曰承明勞侍從勇辭加璧之招岳牧用詞人特重分符之寄莫如南紀用張中軍又曰翺翺亦集爰止已半老儒咄咄不相助邪獨一選士黃萬石殿中侍御史誥有曰遹駿殿中無雙之稱勿替法筵第一之義萬古在前億世在後惟名節之不磨羣枉俱閉衆正俱開尚邦家之有賴章鑑遺表贈官有曰某蚤服官常晚登禁從清要之路老成尚想于

典刑閒散之班俛仰已成于陳迹反吾初服懷我里居何蒹葭之淒淒曰龍蛇之起起惟是窀穸能不盡傷鄧垌贈光祿大夫誥曰窮化盡數忽擘手遺占隱卒崇終宜優于愍典某履行謙慤涖政廉平有此典刑會不當于吾世居然夢幻遽已隔于重泉能不盡傷可無寵異昔賁禹守經據古山濤舍政自高皆以老成而拜光祿夫年彌高而德彌邵通國賢之生也榮而死也哀闔棺定矣其追美躅以賁寵章文及翁除尚書郎官行詞有曰圓精𤣥象太微著乎積宿天臺帥屬武銓勵于列部

非夫標淸海岱津平水鏡則孰能舉用資其甄明薄最倚之詳緻者矣此蓋用六朝之體亦一格也南郊鹵簿使包恢加恩誥有曰詔招搖鉤陳使當兵流星旄而燭電令望舒飛廉使奔屬雜瑤象以駕龍紛其葳蕤靡不胖飾參旗來淸晝之捷斗衡揭中宵之符琱玉和鳴芸珠絢耀賈似道曾祖母贈魏國夫人告有曰肇稱殷禮咸秩無文時維曾孫之助爲歌魏風曰大而婉世比小君之封賈涉封魏王有曰朕肇稱殷薦穆卜夏正天子相維辟公假哉皇考乃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賈似道

生母胡氏加封有曰母以子貴書特書而屢書君爲臣綱老吾老而及老知寶慶府麇犇被監司按發降官誥詞曰邵陽我先皇帝潛龍之邦嘗選用能太守以爾父溧爲嘉定直臣爾弟弇亦近世辨吏咨爾往牧亢其家聲乃使部使者得以數其過于朕前朕固憮然于此矣削官二列遲爾惟艾以上皆馮集中語稾經酌雅極有本原初不爲繆其短處在砌疊全句以求典實之工不知全句太多反傷重滯而無神化之妙作四六自有法度不用全句固不可純用全句亦不可馮其未知之歟

若意脈沈厚風骨蒼勁雖不用古人語而自作議論辭意俱到尤爲超絶近世惟陸放翁深得此體故其表啟獨步一時惜乎其不大用也使之當制必能黼黻皇猷以名百世其後惟後邨劉潛夫力學陸體故代言之作應用之文皆非時輩能及楊誠齋表箋亦自超出翰墨畦徑可諷而誦然病于大奇遂至刻露曾不如陸之深沈渾厚也嘗紀戊午已未閒景說倅貳盱江時通宏齋包公啟有曰其在暗室屋漏洞洞屬屬如亥神明凡爲天下國家磊磊落落若行日月又曰九分君實兒童皆

誦其名一箇包家鬼神亦落其膽又通陳右司敘結句有曰春風坐了三箇月願自進于明道之門黃昏一洗十年腸殆庶幾乎後山之學自初學觀之亦可謂工矣其如累句之太多何

鄧季顒所作

臨川鄧季顒林號謙谷富有文采嘗以翰墨見賞于諸公開開慶己未陳華父元桂出守臨江以鄉里故約季顒與俱凡文墨皆屬焉會鄂渚逗渡江右俱警江西制置副使徐有功敏子駐臨江華父大合樂以饗之季顒

爲作樂語甚佳有曰持節督官軍次碧嶂淸江之列負弩迎使者瞻碧油紅旆之輝云云某官通身是膽滿腹皆神三十年前爲周造士進士一萬里外識漢護軍將軍云云結語云幸有陳平六出計可與相謀吾知徐公百不憂何妨徑醉試築急檄以動殺聲此數語奇氣拂拂眞俊才也口號有曰平生朋友叔知我天下英雄操與君亦自佳句惜省記不全耳其後臨江破有功遁華父堅守死節理皇哀其忠贈官立廟澤及二子貶有功于封州季顒逃免後擢進士第客淮帥李祥甫庭芝館

中仕至京官後爲江西提刑黃東卿震所劾仕不大顯
識者惜之

隱居通議卷二十三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

南豐劉　壎起潛著

經史一

姚崇言十事

唐元宗初卽位召申州刺史姚崇欲以爲相崇至帝方獵渭濱卽召見帝曰公知獵乎對曰少所習也帝說與俱馳逐緩速如旨既罷乃咨天下事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于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卽佯不對帝怪之崇因跪奏臣願以十事聞陛下度不可行臣敢辭此

一節先儒議之謂姚崇先設十事要君失人臣體愚以爲崇所陳十事皆關係國家大政初無私意君臣交際之初以誠要約他日各踐其言克全始終豈非美事又何失體之有今觀崇所奏十事曰垂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牽服之悔臣願不倖邊功可乎比來壬佞冒觸憲網皆得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豎不敢任政可乎戚里貢獻自媚于上公卿方鎮寖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絶之可乎外戚貴主更相

用事班序荒雜臣請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韋月將以忠被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羣臣皆得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光寺上皇造金僊玉眞二觀費百鉅萬臣請絶道佛營造可乎漢以祿莽閻梁亂天下國家爲甚臣願推此鑒戒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謝翌日拜相封梁國公遷紫微令如上十事皆關係國體君德之大者眞宰相之言使元宗始終信用何至啟播遷之禍耶非特當時行之有益雖後世明主謹此

十事亦足致治而以要君議崇迂矣

張良言八事

史載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于杞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王方食

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借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湯伐桀而封其後于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于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于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

反其故舊墳墓陛下孰與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此一事世論皆推良善籌策以愚參詳其事有難盡言者且八事之中多漢王所能行如表閭封墓發粟散財寬仁大度之主所優爲而謂之不能何也偃革倒戈歸馬放牛乃滅殷以後事今楚漢相持正是兵鋒之交而言及此會不顧其爲迂何也其必不可能者惟有制籍之命得籍之頭而其必不可易之論

則六國立游士各歸事其主此合於理無可疑者餘未敢盡信也聽言之道當以事觀史亦豈盡實錄乎○史載高帝崩陳平自樊噲軍馳至宮哭甚哀因奏事喪前呂太后哀之曰君勞出休矣平畏讒之因固請得就宿衛中太后乃以爲郎中令曰傳教孝惠按是時惠帝甫郎位安得有謚今呂后稱孝惠郎見史之謬誤也左傳云陳桓公有寵于王正類此○魯仲連傳載魏新垣衍說趙王曰秦欲求爲帝趙誠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且是時昭王在位正謀稱帝豈得有謚乎吾故曰史

非盡實錄也古書患不考究爾若著意采索折之以理其閒可議者何限

宇宙快事

周瑜鏖曹操謝元走苻堅唐莊宗破夾寨周世宗捷高平皆能以亡爲存以危爲安以敗爲勝奇偉英特照耀千古讀史至此令人意氣飛動宇宙閒一大快事也嘗欲合此數事類編名之曰古今快意集時一覽觀足激懦志其次如韓信破齊趙光武破尋邑劉裕北伐郭子儀見虜王晏球敗契丹凡以弱勝強出人意表者皆可

附見

事會無終極

曹氏父子方謀篡漢不知司馬懿父子已在其側蓋事會之無終極如此

昭烈霸業

漢昭烈能不忘劉表而不能不背劉璋此一事未免爲盛德之累故坡翁詩曰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爲此事璋無得罪于蜀民其亡有足哀者故昭烈之取之也亦遲回不忍及迫於羣言然後圖之

亦可見天理之在人心矣璋之失在知人不明聽言不審法正張松能謀而不用黃權王累劉巴善諫而不聽嚴顏盡忠而不使其亡宜矣孔明王佐之才至此乃徇詐力者亦以昭烈奔走狼狽無地駐足急欲求止泊處故爲此舉爾蓋昭烈霸業至此而後定

漢唐弱主伸法

漢唐末造多弱主不足稱然如和帝之誅竇憲代宗之誅元載德宗之貶常袞一時快事殊起人意有英主所不能爲者未易以弱主少之也憲之誅于當時尤難

生人婦

高宗皇帝嘗閱奏案有生人婦三字顧問輔臣時湯思退以博學宏詞科進爲宰相因對曰生人婦出三國志杜畿傳上歎其博記今觀陳壽魏志杜畿傳不載正傳乃裴注中所載魏略曰初畿在郡魏武帝擢畿爲河東太守被書錄寡婦是時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書皆錄奪啼哭道路畿但取寡者故所送少及趙儼代畿而所送多文帝問畿前君所送少今何多也畿對曰臣前所錄皆亡者妻今儼送生人婦也帝及左右顧而失色

先主德量

陳壽評蜀先主曰先主宏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託孤於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誠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機權幹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然折而不撓終不為下者抑揆彼之量必不容已非惟競利且以避害云此評殊公足以盡昭烈之平生

武侯惜赦

華陽國志曰諸葛亮為丞相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閒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此數語甚偉非惟可見先主君臣論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與元方康成周旋固有得於儒者之論豈止專於武略而已哉

北地王守節

譙周勸後主降鄧艾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必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

也後主不納遂送璽綬是日諶哭于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左右無不爲涕泣者禪既降魏司馬師與之宴爲作故蜀技旁人皆感愴而禪喜笑自若師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至于是乎雖使諸葛在不能輔之久全而況姜維耶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師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閒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耶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大笑以上出

漢晉春秋嗚呼若諶者可謂忠臣孝子死社稷者矣禪之庸若此何足負荷人言劉景升兒子豚犬以禪方琮抑又甚焉譙諝元德英雄而生子乃若是哉譙周逆賊千古共憤之

武侯子孫忠節

諸葛亮嘗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田五十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于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羸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言嗚呼讀孔明此

表可謂不負人主矣彼胡椒八百斛者宜其遺臭萬世也亮子瞻字思遠景耀六年鄧艾伐蜀瞻督諸軍至涪拒艾前鋒破退駐緜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邪王瞻大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陳死時年三十七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不早斬黃皓以致傾敗何用生爲乃馳赴魏軍而死武侯有子有孫如此此所以爲武侯歟

通鑑帝魏綱目黜魏

司馬文正公作通鑑於三國帝魏而以吳蜀附之世病

其非然其說非始于司馬公也朱文公作綱目則黜魏而直以昭烈上繼獻帝世許其正然其說非始于文公也按陳壽在蜀仕屢見黜父又為諸葛武侯所髡實于劉氏有私憾其著三國志故以魏為帝而指漢曰蜀遂與孫氏俱謂之主通鑑帝魏因壽史爾然壽死未幾習鑿齒作漢晉春秋起漢光武終晉愍帝以蜀為正以魏為篡謂漢亡僅一二年則已為晉炎興之名天實命之晉武帝名炎而後主年號也其書五十四卷徒見于唐藝文志及宋朝太平御覽之目逮仁宗時修崇文總目其書已逸惟

晉史載所著論千三百餘言大旨昭然唐劉知幾史通云備王道則曹逆而劉順宋朝歐陽公論正統主于帝魏其賓客章望之著明統論非之見于國史南渡後張宣公栻作經世紀年直以先主上繼獻帝爲漢而附魏吳于下方綱目黜魏因此諸說爾壽曲筆以報父仇卑蜀特甚凡當時祫祭高帝以下昭穆制度皆略弗書慶元閒有廬陵士人蕭常潛心史學謂古以班固史爲漢書范曄史爲後漢書乃起昭烈帝章武元年辛丑盡少帝炎興元年癸未爲續後漢書帝紀年表各二卷列傳

十八卷吳載記十一卷魏載記九卷旣正其名復擇注文之善者并書之别爲音義四卷論者謂常著此書殊善惜乎壽疏略於前使常不得追記當時英賢憲章以備見一代之制云

周恭帝禪位詔

五代開皇紀載恭帝禪位詔與宋朝太祖實錄所載無一字同殆史官改易元本乃知盡信書不如無書

南唐諸臣死節

南唐三主烈祖元宗後主本紀三卷列傳自宋齊丘至

高麗十五卷通十有八卷不著作者氏名然考敘論有曰政和中先君會稽公爲淮西常平使者又曰乾道淳熙閒予游蜀在成都則疑出于放翁陸氏筆也蓋陸農師佃會宦淮西而乾淳閒放翁以石湖范公辟爲成都府通判是以疑之南唐偏方狹境政體柔弱故其書亦淺陋無以激發人英特壯偉之氣獨其四十年閒忠臣節士相望死國如我祖忠肅公以守壽春死孟堅以力戰福州死張彥卿以力守楚州死張雄父子八人以力戰溧水死孫忌以奉使不屈死潘佑以直諫不阿死廖

居素以直諫不聽朝服赴井死李延鄒以不草降表死陳喬以不肎降附死胡則以力守江州死俱表表汗青照耀千古而其可恨者則以小國短世不得如張睢陽顏平原大顯於世耳書有徐鍇傳而無徐鉉傳不可曉其閒有欠釐正修潤處暇日尚盡心焉後見揮麈錄云馬令作南唐書蓋此書有二馬所作又別一編也

黃石公素書

前漢書載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遇一老父後五日夜半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爲王者師後十年興大

三年孺子見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卽我也後十三歲良從漢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用是書佐高帝取天下此說近於怪誕知道君子所不信然良之事業卓冠一代非凡人所能及或者其有所受之也世多指兵書三略爲黃石公所傳之書宋張商英曰非也晉亂有盜發子房塚于玉枕中獲此書六篇凡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祕戒不許妄傳世所謂素書是也或又謂素書之旨卽老子道德仁義禮之說實與道德經相表裏近得其書讀之其意雖祖老子其文殊

不古雅故不復錄而姑載其六篇之名云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本德忠道章第三求人之志章第四遵義章第五安履章第六六篇之中多言修身治國用人之道而不及於兵似與兵法之說不合

忠肅劉公死節

南唐書載我祖忠肅公仁贍死節甚著與五代史合而敘論乃曰乾道淳熙之閒予游蜀在成都見梓潼令金君所藏周世宗除仁贍天平軍節度使告身白紙書墨色印文皆如新金君言仁贍獨一裔孫賣藥新安市客

死無後故得之又日以仁贍之忠天報之宜如何而其後于今遂絶天理之難知如此可悲也夫子閱南唐書至此喟然歎曰誤矣按忠肅公既死節諸子中有一子諱讚者周世宗錄以爲懷州刺史刺史生工曹諱希逖始來南豐葬九陂者牛頭坑工曹生昇州通判二府君諱昭葬望市嶺側冷水坑尾墳墓至今存也通判生江樓居士八府君諱元載至子爲七世孫譜系具存然則謂之無後可乎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蓋紀載之難如此抑忠臣義士捐軀死國自以已分當然豈計後福

者當是時周世宗親征臨城爲公所拒多致喪失公寧保後日之不屠城舉室必盡戮寧復有後之可覬其幸而不絕者偶然耳臣子固自盡其心而天亦何必臯陶庭堅之不祀鄧伯道之無兒報應之理安有定論陸放翁老學菴筆記言親見節使告身在金宰處則敘論者卽放翁也

稷契

世以稷契並稱按后稷乃舜時官名棄爲之契則臣名也爲司徒之官並稱不類

揚雄傳

班孟堅作揚雄傳傳末數語抑揚有味而讀者每忽焉王莽時劉歆甄豐皆爲上公莽既以符命自立卽位之後欲絕其原以神前事而豐子尋歆子棻復獻之莽誅豐父子投棻四裔辭所連及便收不請時雄校書天祿閣上（天祿辟邪二石獸也）治獄使者來欲收雄雄恐不能自免乃從閣上自投下幾死莽聞之曰雄素不與事何故在此閒請問其故迺劉棻嘗從雄學作奇字雄不知情有詔勿問以病免復召爲大夫家素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從游學而鉅鹿侯芭嘗從雄居受其

太元法言焉劉歆亦嘗觀之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尚不明易又如元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年七十一卒侯芭爲起墳喪之三年嚴久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揚雄書豈能傳于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今揚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諸儒或譏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絕之罪也自雄之沒至今四

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元終不顯然篇籍具存以上皆班語詳傳首言雄少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默而好深沈之思非聖哲之書不好也又曰用心於內不求於外觀此則雄之學豈尋常文墨士哉至傳末之辭乃如此則其學亦未足取重當時矣予昔嘗觀太元經雖曰準易何敢望易象山先生謂其乖錯陰陽必有所見而云子雲之揚從手不從木今漢書或作木易非是近世建昌守有揚其姓瑱其名者居婺州其姓從手易豈蜀揚後裔歟又文章家多用載酒問奇

字不知載酒自一事問字自一事也合而用之誤矣僧按

一行讀太元經誤大衍元圖及

義決一卷則太元未可輕議也

三尺法

西漢杜周傳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

專以人主意旨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

前王所是著爲律後王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

法乎注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今人常稱三尺法蓋

本於此

司馬遷傳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采世本戰國策述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訖于大漢其言秦漢詳矣至于采經摭傳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梧梧讀曰忤相觸迕也又曰牴觸也梧相枝柱不安也梧音吾亦其涉獵者廣博貫穿經傳馳騁古今上下數千年間斯其勤矣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以上乃

漢書司馬遷傳贊語也其間指摘子長所短極是特未知孟堅所著書果無可指摘者否寻聞司馬公之序游俠述貨殖皆有所激而抑揚之尚俟深考

武五子贊

班固贊武五子有曰建元六年蚩尤之旗見其長竟天後遂命將出征略取河南建置朔方其春戾太子生自是之後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子父皆敗故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云云前輩甚取此論

兩姑

兩姑之閒難爲婦此後周楊忠語忠卽堅之父也封隋公忠死堅襲爵是爲隋文帝

隋之亡國有二

致堂胡氏寅曰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貲相奇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曰隋文以胥吏治國二曰獨孤后以妒忌治家如是而已矣然則以胥吏治國者尙其鑒于玆

隱居通議卷二十四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五

南豐劉壎起潛著

經史二

世情

孟嘗君太息謂馮驩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文而去莫顧文者今頼先生得復其位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驩曰生者必有死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不見

夫朝趨市者乎明旦側肩爭門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非好朝而惡暮所期之物亡其中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曰敬從命矣廉頗之免長平而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漢衛青爲大將軍貴顯而霍去病以功爲驃騎將軍大將軍權日退驃騎日益貴舉凝按後卷於舉字句絕今皆貴字句絕大將軍故人門下

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肯以上三事一律蓋趨時附勢人情則然古今所同也何責於薄俗哉諺曰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若任安者垂名萬世宜矣太史公與任少卿書即安也

軍聲

秦伐韓趙救之令趙奢將兵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武安屬魏郡在邯鄲之西田單以火牛奔燕軍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聲動天地此二事略同然秦以敗歸而單乃取勝

勝負又有不盡繫乎軍聲顧其勢何如乎

戰國四君

戰國四君者齊有孟嘗趙有平原魏有信陵楚有春申孟嘗君田文則齊之公子宣王之姪也平原君趙勝則趙之公子也信陵君則魏昭王少子無忌也春申君則非楚族姓黃名歇楚國人世指此四人俱為公子非也太史公以孟嘗為謚索隱辨其不然謂孟字也嘗邑名也嘗邑在薛之傍孟嘗生前封於薛時稱曰薛公則孟嘗乃死後之稱耳平原不知何時所封而信陵則魏安

蘁王卽位後封公子爲信陵君也春申乃楚考烈王元年爲楚相封爲春申君今浙　郡有申港卽其地也

按常州府江陰縣有申浦春申君所鑿東入無錫西入武進又松江府上海縣有黃浦一名春申浦自春申君鑿

珠履客

三千珠履事或指以爲孟嘗門下之客非也乃春申君客也史載甚明胡曾詩曰何事三千珠履客不能西禦

武安君未知其何所指

　武安君

李牧在趙封武安君白起在秦亦封武安君

　鄒陽書

鄒陽繫獄上梁孝王書徒富贍而無義味

　穰苴孫武

穰苴誅莊賈孫武戮宮嬪同是一法

　紹介

今人未相識而求以引導之者率曰介紹非也按平原

君謂魯仲連曰勝請爲紹介注引郭璞曰紹介蓋相佑助者又引索隱曰紹介猶媒介也古禮賓至必因介以傳辭紹者繼也介非一人故禮云介紹而傳命又鄉飲酒必立介

萬歲

萬歲之呼世以爲起於漢武帝登嵩山從官奏人有呼萬歲者三自此遂以爲祝君之禮然齊田單守卽墨遣使詐約降于燕燕君皆呼萬歲則此禮非起於漢矣又相如奉璧入秦秦人皆呼萬歲紀信詐降楚皆呼萬歲

之城東觀

說難

韓非作說難浩博可愛而本傳結之以一語曰余獨悲韓子爲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只此一語則其言之浩博俱不足采矣此太史公筆力之妙隱然之貶也其書有曰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其所匿之事如是者身危注曰事多相類語言或說其相類之事前人覺悟便成漏泄故身危也此卽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推廣之

老韓

老韓同傳論者多矣太史公以爲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變化於無爲故著書辭稱微妙難識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而老子深遠矣夫道德之于刑名相去遠矣流弊乃爾何哉

枹鼓

漢宣帝五鳳四年京兆尹張敞以擅殺掾絮舜免爲庶人數月吏民解弛枹鼓數起注云枹擊鼓杖音庖今人多作字字讀絮女居反今人多作孺字讀當考○按十

虞韻注枹擊鼓杖張傚枹鼓桴鳴顏師古竝音桴又左傳成公二年援枹而鼓鼓槌音浮本作桴浮內不收合依漢書押又五爻韻曰枹木叢生也義不同十虞桴字注編竹木大者曰筏小者曰桴禮運及明堂位土鼓蕢桴竝音浮十八尤注云屋棟齊人屋棟曰桴曾南豐詩曰桴鼓不驚民氣樂未知正作何音讀如十虞韻注謂浮內不收合依漢書則孚音為穩

杜微出處

山谷詩云杜微見諸葛輿致但求去微豈眞瞶者蓋以

嘗臣劉璋璋爲昭烈帝所襲以致敗亡實孔明畫策故徽終身恨之不肎爲孔明屈雖其幹略未之見要是義士徽之崛強豈曰無見我思若人敢不重拜

裴松之注三國志

裴松之注三國志謂陳壽銓敘失在于略時有脫漏于是上捜舊聞傍摭遺逸以爲注殊不知松之所注乃壽所棄餘者也

小兒聽古話

東坡別集志林載王彭嘗云途巷中小兒子薄劣其家

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三國事聞劉元德敗則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卽喜躍暢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也

三國名臣贊

東坡先生題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于名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于權略兼之者三國名臣惟蜀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坡翁此論甚偉看來武侯相業大綱常嚴蓋其學出于申韓故其政刻深識者每謂孔明以一隅之蜀抗天下若更不以法治

使宮府一體豪貴斂手則國內先亂何以自立哉自古雖衰弱之國皆可爲惟無法之國不可爲孔明蓋有特見若其將略則是以攻爲守者

春秋不絶國祀

韓原之戰秦獲晉惠公宜爲戮矣已而復歸晉侯又輸之粟陳夏氏之亂楚子入旣縣陳矣已而申叔一言乃復封陳楚子圍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旣得國矣已而鄭伯祈哀乃退三十里而與之平此三者或已俘其君或已得其國是宜丘墟其宗社草芥其臣民使悉爲已

有可也而秦楚之君乃不然雖聲罪致討而不絶其國祀獨非聖王忠厚之意歟是猶可諉曰三代時事也乃若劉曜雖入洛而終不窮追絶晉契丹雖入汴而終不固守中原女眞雖蹂及東南而終不絶宋祀然則劉曜耶律德光阿骨打之徒雖虎狼也猶可恕矣夫

夕陽亭

西晉賈充字公閭爲尚書令不能正身率下專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等剛直守正共嫉之會氐羌叛因進說請以充鎮關中乃詔充持節都督秦涼二

州諸軍事充既失職深銜愷而無計將之鎭百僚謁于
夕陽亭荀勖私焉充以憂告勖曰公國之宰輔而爲一
人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
不煩駕而自留矣充曰然孰可寄懷對曰勖請言之俄
侍武帝宴論太子婚姻事勖因言充女宜配帝納其言
成婚充遂不行旣爲太子妃酷虐好殺或以戟擲孕妾
子隨刃墮地武帝欲廢之勖等救解及惠帝卽位立爲
皇后荒淫放恣亂彰內外後趙王倫作亂使齊王冏入
殿廢后后驚曰卿何爲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

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遥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倫乃矯詔賫金屑酒賜后死自是而後晉室遂衰惠崩懷繼而劉曜王彌石勒猖獗亂華遂陷洛陽執帝北去晉遂亡矣故丹山翁公^{合}嘗有言曰胡羯亂晉不兆於上東門之長嘯而兆于夕陽亭之一語胡雛亂唐不決于漁陽之鼙鼓而決于曲江公之不畱信哉

○充仕魏日高貴鄉公之攻晉王相府也^{司馬昭}太子舍人成濟以兵出問充曰今日之事如何充曰公等養汝正擬今日復何疑濟于是抽戈犯蹕刺帝刃出于背帝

崩于車中晉王于是歸罪成濟夷其三族然則濟之弑逆乃決于充之一語也帝受弑濟受誅充實爲之宜其死而絶嗣乃以外甥韓壽之子謐爲嗣而謐亦爲趙王倫所戮天道信昭昭云

史記擷語

元貞丙申歲八月閱史記末帙因錄所見與識者共評之

循吏傳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

農士工女安所售其貨乎劉子曰種葵而食織布而衣末爲悖理也拔棄之猶可何至于出婦此舉近矯亦且難信

汲黯傳文佳可讀

鄭當時字莊孝文時聲聞梁楚之閒○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于己○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亦落劉子曰汲鄭俱列九卿又俱廉內行修潔故同傳此傳太史公贊甚佳

儒林傳齊人轅固生孝景時爲博士與黃生爭論湯武受命放弑事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爲不知味今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爲愚劉子曰景帝此語殊可味

文章爾雅訓辭深厚儒林傳序中語

董仲舒廣川人治春秋○學士皆師尊之仲舒一傳甚簡略

酷吏傳序文極平順可讀有曰昔天下之網嘗密矣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當是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

溺其職矣又曰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網漏于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此等議論皆正當

郅都爲人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劉子曰都此數語甚正後世鮮有及之者聶政云政有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即此意

甯成好氣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溼薪劉子曰此非長厚者所爲

張湯傳趙禹爲人廉倨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張湯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已心雖不合然陽浮慕之○造請諸公不避寒暑○武帝問張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禹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非此毋不生此子○東披謂張湯宜無後者也而有後以其不蔽賢也義縱爲定襄太守始至報殺四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縱以鷹擊毛摯爲治鷙鳥將擊必張羽毛也

王溫舒自有傳而楊僕傳又專記溫舒事殆不可曉合同作一傳看

杜周重遲外寛內深次骨

大宛傳敘事縱橫可觀或曰此蓋益司馬公之殘缺褚先生補之然以予觀其筆力奇妙處非褚所及校之龜策傳遠矣

月氐二字俱無音

鑿空二字出大宛傳謂張騫首通西域爲鑿空者蓋甚言破荒也今世用鑿空者失本意

漢使窮河源河源出于窴國其山多玉石采來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山曰崑崙云

宛貴人相與謀曰漢所爲攻宛以王毋寡匿善馬而殺漢使今殺王毋寡而出善馬漢兵宜解卽不解乃力戰而死未晚也宛貴人皆以爲然共殺其王毋寡持其頭遣貴人使貳師約曰漢毋攻我我盡出善馬恣所取而給漢軍食卽不聽我盡殺善馬而康居之救且至至我居內康居居外與漢軍戰漢軍熟計之何從劉子曰文勢如此似非出褚先生也

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崑崙其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爲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瑤池今自張騫使大夏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劉子曰司馬公去古未遠所疑猶爾況後世乎則所謂西王母之說愈謬矣

史記抑道德而進游俠輕仁義而重貨殖不知此老何意雖似有激而言然害義理

游俠傳郭解短小精悍解傳敘事甚整

佞倖傳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籍孺閎孺公卿皆因關說有所言說皆關由之

鄧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爲黃頭郎著黃帽也濯音棹

周仁最寵過庸不乃甚篤言仁最被恩寵過于常人乃不甚篤如韓嫣也

滑稽傳一說滑亂也稽同也辨捷之人反易是非滑亂同異也一說滑音骨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猶言辭出口成章終日不竭若骨稽之吐酒見揚雄酒賦一說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語滑利其如計疾出

淳于髡曰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爲田求豐穰操一

豚蹏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篝籠也甌窶猶杯樓也窶音如窶言豐年收擬易滿篝籠也汙邪下地田也即下田之中有薪可滿車○子聞前輩讀汙作蛙今史記乃無音不知何如○執法在傍御史在後○希韝鞠𦝫希音捲收衣褏也韝音溝鞠曲也𦝫與跽同謂小跪也○奉觴上壽○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前有墮珥後有遺簪○履舄交錯杯盤狼籍○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六博投壺相引為曹○似近世好語

優孟傳以壠竈為槨銅歷釜鬲也為棺齎以薑棗薦以木

蘭祭以稉稻衣以火光葬之于人腹腸
東方朔附傳陸沈于俗避世金馬門
東郭先生久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履不完行雪中
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其拜爲二千石
佩青緺出宮門故同官待詔祖道都門外榮華道路當
其貧困時人莫省視至其貴也乃爭附之諺曰相馬失
之瘦相士失之貧其此之謂邪此數語古今不易
王先生敎北海太守對武帝語與東郭先生敎衛將軍
以金與王夫人之親同一機也北海太守至殿下有詔

問曰何以治北海令盜賊不起叩頭對言非臣之力盡陛下神靈威武所變化也王先生所教止此一語而人主便洞見之亦大異事索隱曰漢書宣帝徵渤海太守龔遂非武帝時此褚先生記謬耳

粉飾二字出西門豹投巫事中

日者傳龜策傳遷沒之後亡去至元成之閒褚少孫補之故言辭鄙陋非遷本意索隱曰日者不能記諸國之同異而論司馬季主龜策直太卜所得占龜兆雜說而無筆削功何蕪鄙也此論甚當以予觀當刪去

日者傳褚先生曰臣為郎時游觀長安中見卜筮之賢大夫見姓好解婦來卜對之顏色嚴振未嘗見齒而笑也○富為上貴次之既貴宜各學一伎能立其身○非其地樹之不生非其意敎之不成夫家之敎子孫當視其所以好因而成之○子有處所可謂賢人○此數語有理

貨殖傳筋角銅鐵往往山出棊置○人物歸之襁至而輻湊故齊冠帶衣履天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千乘之主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猶患

貧況匹夫編戶之民乎○歲在金穰水毀木飢火旱○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

烏氏倮巴蜀寡婦清此二人皆秦時能以其富抗萬乘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與王者同樂○予觀貨殖傳筆力高古出司馬公手者自與褚不同

自序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序百三十篇以一語結之細玩有味

卷二十五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

南豐劉　壎起潛著

經史三

秦不絕儒學　圖象

秦始皇焚書坑儒遺臭萬世而莆陽鄭夾漈推謂秦未嘗廢儒學言有證驗似亦可採其說曰陸賈秦之巨儒酈食其秦之儒生叔孫通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三十餘人問故皆引春秋之義以對是則秦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也況叔孫

通降漢時自有弟子百餘人齊魯之風亦未嘗替故項羽既亡而魯爲守節禮義之國則知秦未嘗廢儒而始皇所坑葢一時議論不合者耳夾漈又曰蕭何入咸陽收秦律令圖書是則秦亦未嘗無書籍也其所焚者一時閒事耳世不明經者皆歸之秦火使學者不睹全書未免疑以傳疑然易固全書也何嘗見後世有明易之人哉所謂秦人焚書而書存諸儒窮經而經絕葢爲此發也詩之亡篇有六乃六笙詩本自無詞書有逸篇仲尼之時已無矣皆不因秦火也自漢以來書籍至今百

不存一二非秦亡之學者自亡之耳以上二論甚新至元間焚道藏經無遺今復有之未始無也

夾漈又有論圖象一段亦極有理其說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圖經書緯相錯成文有書無圖聞其聲不見其形有圖無書見其人不聞其語古之學者置圖于左置書于右索象于圖索理于書故人易爲學學易爲功秦雖棄儒學未嘗棄圖書誠以爲國之具不可一日無也蕭何知取天下易守天下難其入咸陽先取秦圖書以爲守計干戈既定文物

悉張何定律令而刑罰淸信申軍法而號令明蒼定章程而典故有倫通制禮儀而名分有別高祖以馬上得之一時武夫役徒知詩書爲何物而此數公又非老師宿儒博通古今若非圖書可明見則一代之典未易舉況是時挾書之律未除屋壁之藏不啟所謂書者有幾無非按圖之效也

篁竹

篁竹字出漢書嚴助傳淮南王安諫用兵書中

天幸

陳止齋論有曰昔司馬子長論李將軍爲將其言哀痛反覆深悲其無成至論霍去病無佗美獨天幸不至乏絶予按衛青傳云諸宿將所將士馬兵不如驃騎卽去病驃騎所將常選然亦敢深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未嘗困絶也然而諸宿將常坐留落不遇由是驃騎日以親貴比大將軍今觀此語又似以大將軍衛青爲有天幸不然則須以常與壯騎先其大將軍爲句絶乃稱

驃騎日益貴舉

大將軍青日退而驃騎日益貴舉大將軍故人門下多去事驃騎輒得官爵惟任安不肎驃騎將軍爲人少言不泄有氣敢任天子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對曰顧方略何如耳不至學古兵法天子爲治第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此上益重愛之貴舉二字當考

凝按今文貴字句絶此讀舉字句絶更有味蓋貴舉即貴倨古舉倨通用

剽姚字音

去病衞青姊少兒之子也初爲剽姚校尉服虔音飄搖

大顏按荀悅漢紀作票鷂葢勁疾之貌票音頻妙反鷂音弋召反杜詩後出塞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論者以爲杜子美平聲讀兩字不知其用服虔音也

凝按宋王楙野客叢談所論更詳

大將軍軍出塞

元狩四年春大將軍軍出塞云云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

張釋之傳

秦任刀筆之吏吏以亟疾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無惻隱之實注云謂空具文而無其實○文帝倚瑟而歌意慘悽悲懷

李廣不擊刁斗

一說謂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一說謂小鈴如宮中傳夜鈴也一說謂形如銷以銅作之無緣受一斗故云刁斗銷即鈴也一說云鐎溫器有柄斗似銚而無緣音鐎夫以一刁斗古人猶不能詳其制言之各異其說然其實只是今日搖鈴擊柝之類以警夜備非常耳

李廣數奇

大將軍靑陰受上戒以爲李廣老數奇毋令當匈奴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奇者不偶也服虔云作事數不偶也愚按數字顏音所具反漢書音所角反未知孰是

戰國策

劉向未會校定戰國策之先其書號曰中書又曰戰國策書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其名不一至向始以爲此戰國時游士策謀定其書宜爲戰國策上繼春秋下訖楚漢之起二百

四十五年之閒列國時俻載凡三十三篇舊有高誘注
宋紹興閒又有縉雲鮑彪注尤詳且多駁正世稱其善
向舊本起東周次西周又次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衞而
止以中山彪謂西周正統也不得後于東周故首以西
周安王威烈王子也而東周次之
西周首章曰嚴氏爲賊而陽豎與焉嚴氏即韓之嚴遂
也遂字仲子時韓傀相韓列侯傀名俠累列侯重之嚴
遂與之不相能求得軹深井里人聶政爲刺客殺俠累
于東孟之會注殺人不以道曰賊豎小使也互見韓策

曰聶政陽堅刺相兼君注曰堅政之副猶秦武陽副荆軻又曰名堅見西周注是陽豎卽陽堅也殆堅字近豎誤文耳

嚴仲子謂聶政曰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爲丈人麤糲之費注曰粟十六斗爲一秉舂米一斛曰糲

猶之井中而曰我將爲爾求火也此韓策中語甚佳

華佗

觀魏志華佗傳見其醫入神妙與造化通倉扁後財僅

見耳然佗能洞見世人之五臓而不能密察孟德之心術竟被收録坐死豈其明智有所偏歟

限田

漢儒限名田之議甚好後世若能行之自可抑兼併豪強誠重本救末之良策也

貴賤無常

漢武帝衛皇后字子夫平陽公主家謳者武帝祓霸上還因過主家飲武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軒中得幸上還坐驩甚賜平陽公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奉送入宮

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強飯勉之即貴毋相忘入宮有寵生三女一男男名據即戾太子及陳皇后廢子夫爲后此貴賤之無常者一也子夫有弟衞青字仲卿以大將軍封爲長平侯其三子皆封侯貴震天下是時帝姊平陽公主寡居當用列侯尚主主與左右議長安中列侯可爲夫者皆言大將軍可主笑曰此出吾家常使令騎從我出入耳奈何用爲夫乎左右曰今大將軍姊爲皇后三子爲侯富貴振動天下主何以易之乎乃許之白武帝乃詔衞將軍尚平陽公主焉此貴賤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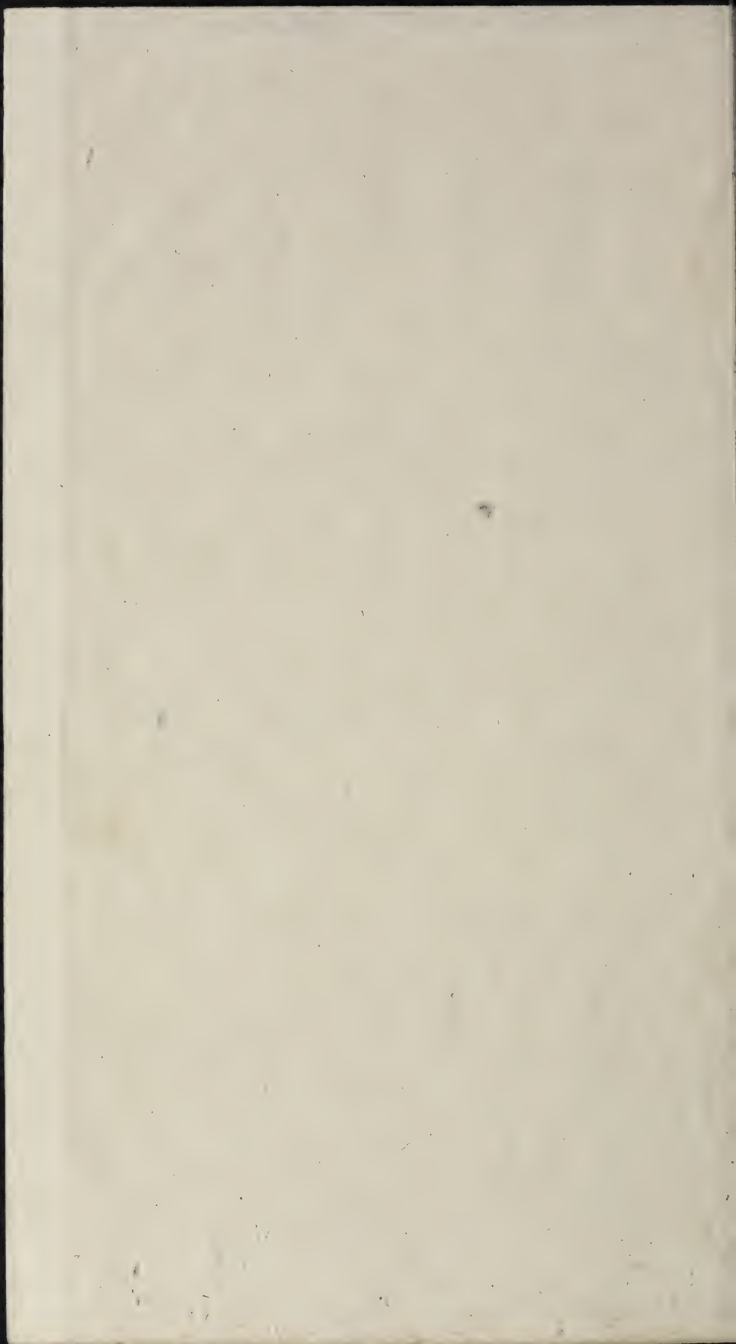
常者二也衛后出於歌謳衛青起于奴僕一旦際遇至于母天下壻帝廷而無非之者褚先生曰丈夫當時富貴百惡滅除出耀榮華貧賤時事何足累之哉予閱此傳深有感于此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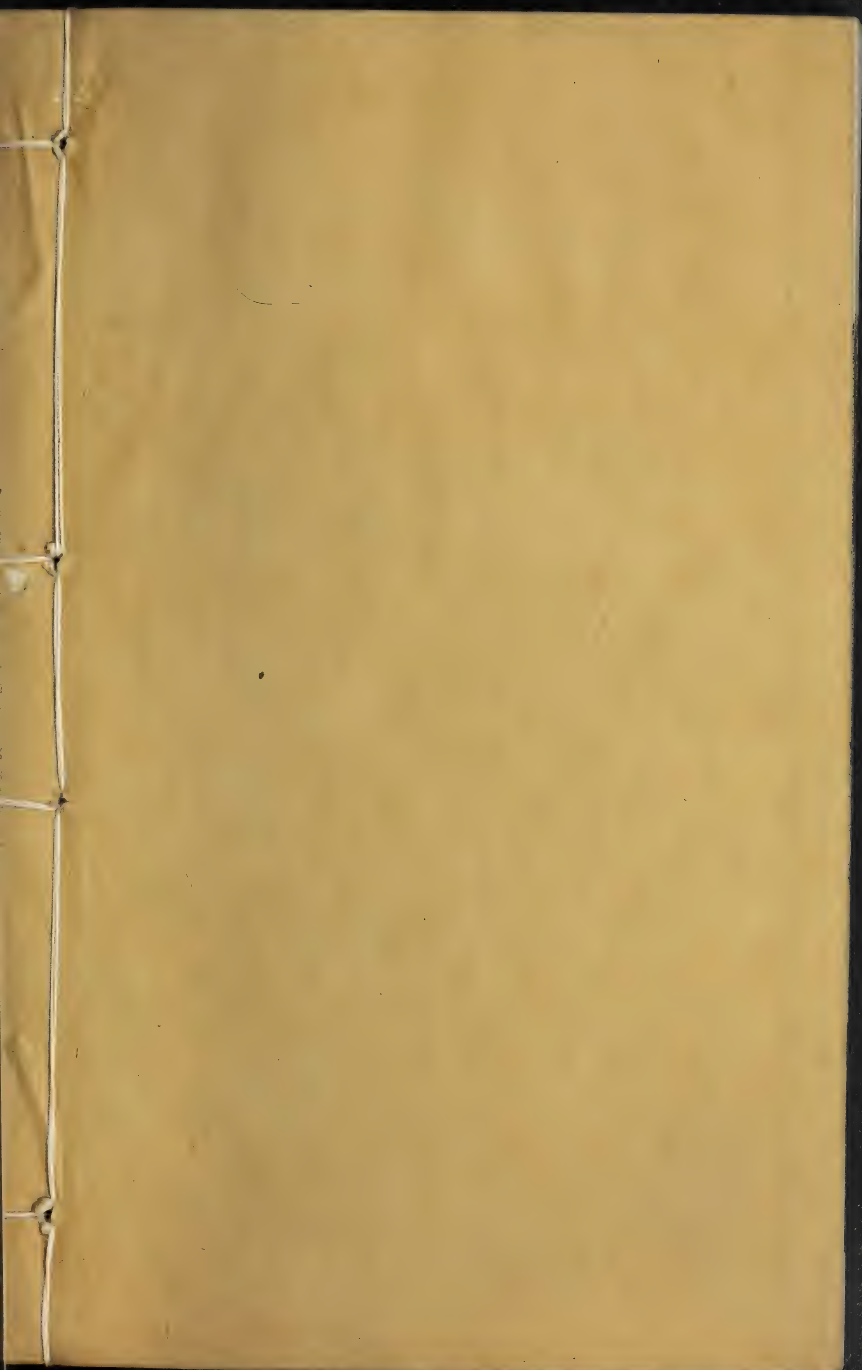
漢武微行自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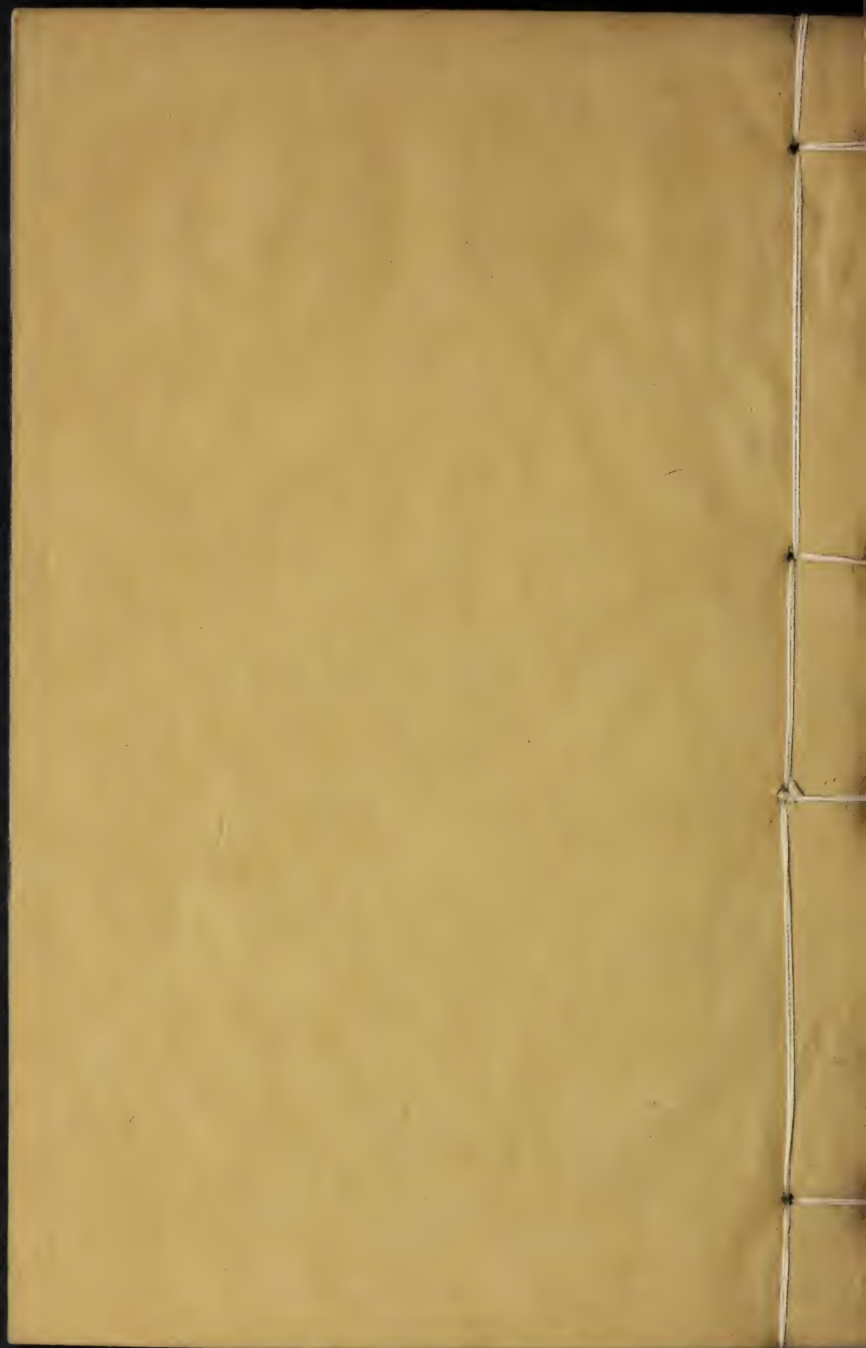
漢武故事曰帝卽位爲微行嘗至柏谷夜投亭長宿亭長不納乃宿逆旅逆旅翁邀少年十餘人皆持弓矢刀劒令主人嫗出遇客婦謂其翁曰吾觀此丈夫非常人也且有備不可圖也天寒嫗酌酒多與其夫夫醉嫗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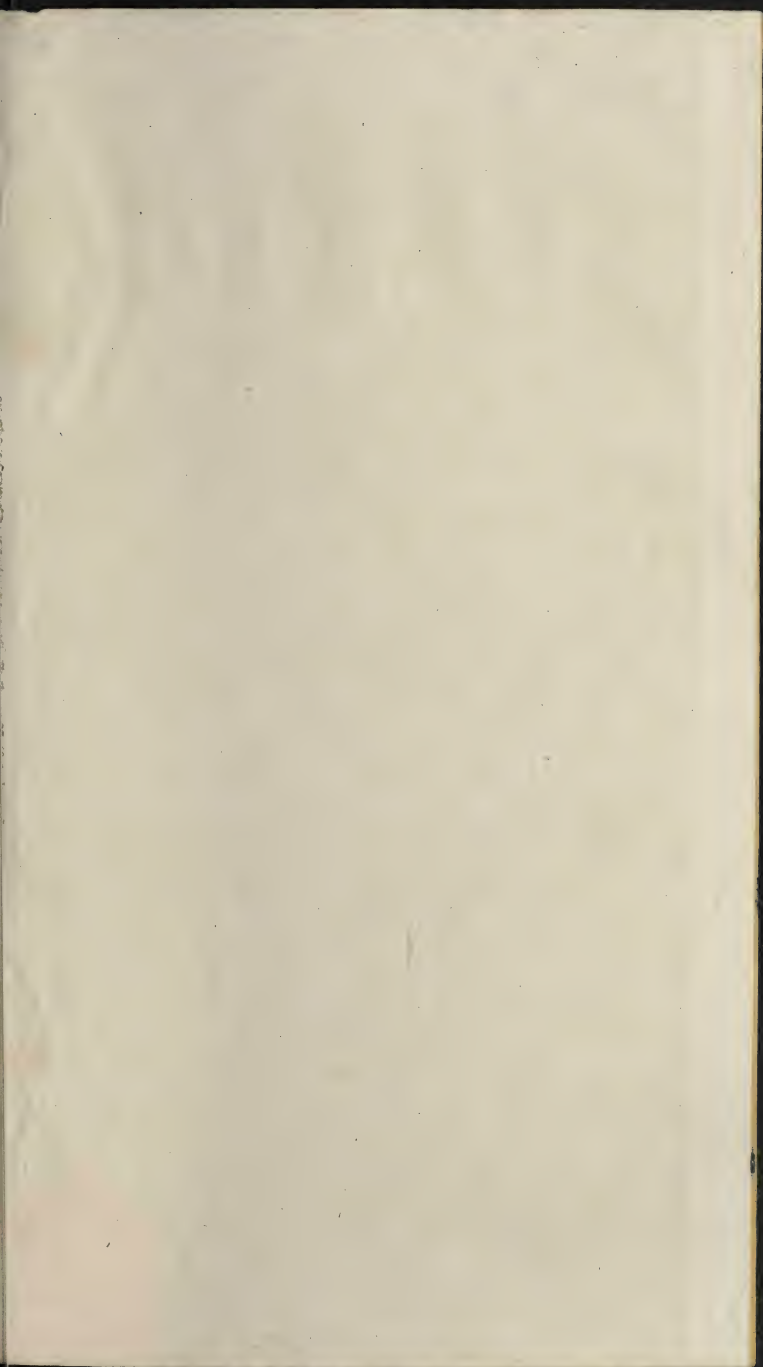
縛其夫諸少年皆走嫗出謝客殺雞作食平旦上去還
宮乃召逆旅夫妻見之賜嫗金千斤擢其夫爲羽林郎
愚問帝王之出入自有鬼神呵護固可安全然萬乘之
主所爲如此若非遇逆旅之老嫗識人一反覆閒立爲
齏粉貽笑萬世此時噬臍其可及乎漢武開此例至宋
徽宗尤而效之抑又甚焉

隱居通議卷二十六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

南豐劉　壎起潛著

禮樂

雩祭

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其壇名曰雩禜于南郊之傍以太昊青炎帝赤軒帝黃少昊白顓帝黑配五帝左傳龍見而雩乃角亢星見時周之六月陽氣盛恆旱故雩雩之爲言遠也遠爲百穀以祈膏雨若國大旱則司巫帥巫而舞雩若旱暵則女巫舞雩世人常言舞

雩未知其義始此

靈星

周制仲秋之月祭靈星于國之東南漢高祖八年令郡國縣邑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祠后稷以羊豕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舊說星謂天田星也一曰龍左角爲天田主穀乃于壬辰位祠之壬爲水辰爲龍就其義也東晉靈星配饗南郊不置祠唐以立秋後祀靈星于國城東南又詩絲衣序高子曰靈星之尸則祠靈星亦立尸後世學宮門謂之靈星門者

或謂靈星之祭賓尸于此故名然今之靈星門于義實所未喻也又淮南子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然元默而吉祥受福○詳見後學宮制

封禪義

帝王易姓必封泰山所以告成功也禮云因名山升中于天而必于泰山者萬物交代之處封增其高順其類也升上也中成也刻石紀號以著功績封訖而禪梁父者亦因天以及地也說者謂封禪取高厚之義封土于山而禪祭于地天以高爲尊地以厚爲德也增泰山之高以報天附梁父之厚以報地梁父者泰山之支山卑

下者也能以其成功相禪代故封禪以告太平

墓祭

世謂三代以前無墓祭而朝陵拜埽起于秦時古宗廟前制廟後制寢秦始出寢起于墓側漢因秦上陵皆有園寢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寢之意也唐開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禮經無文近代相傳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廟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許上墓同拜埽禮不得作樂仍編入五禮永爲恆制故議者以爲墓祭始于唐也

學校配享

州縣學祀文宣王以兖國公顏子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廟後宋咸淳中議者以本朝崇尚四書宜并祀曾思配享于是以郕國公曾參沂國公孔伋子思升配文宣王與顏孟爲四其意蓋以顏主論語孟主孟子而大學則曾之所述中庸則思之所作是因四書而尊四賢可謂備一代之盛典其後見北人云北方文廟惟以顏孟配而曾思不與焉蓋移蹕東南會思並配之令不及北方故中原惟守舊制也初制配享之禮顏孟東西相對其後熙豐

姦黨以私意追尊王安石因妄比王安石爲顏子遂遷孟子位西面東與顏子對者退處于位東面西與顏子竝旣而朝廷更化國論維新乃罷王安石配享亟毀其塑像一時因循不復釐正孟子仍舊位東面西咸淳增配承襲譌繆亦以曾思竝列于顏孟之下俱位東面西竟成虛右遂謂配位俱當左列其實不然舊

嘗陪從理宗大享明堂以太祖太宗配

位有四皆東西相面不偏于一以此見

聖廟配享必東西相面也千載之後必有能正之者

大行

古者君亡未有謚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反之義也始皇崩于沙丘胡亥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見李斯傳愚謂行字可作去聲蓋謚未定則德未名姑總稱爲德行之大者

墓旐書例

古人題旐及題墓必加國號如曰唐故宋故所以表其爲何代之人後將有考也曹孟德自謂願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之墓者亦以漢國號加于故字之上此其凡

例也德祐以前題墓俱曰宋故不以爲嫌歸附以來皆不書國號惟書故字甚無義理近見北人皆書元故南人乃不然由今思之若不書元故則題旐題墓惟曰某官靈柩曰某人之墓此理爲長子有友人不書國號子并去其故字識者咸以爲當蓋既不書國號則故字之義無所承若必欲書則必加國號乃可

鹵簿字義

鬼谷子曰車駕行羽儀導從謂之鹵簿自秦漢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行鹵大楯也所以扞敵部伍之次

皆著之簿儀其五兵獨以盾爲名者行道之時甲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而五經精義亦曰鹵大盾也以大盾領一部之人故名之曰鹵簿其義如此

社稷之名

予于前卷嘗紀今世竝稱稷契爲非蓋稷乃官名契乃臣名也按國語載展禽曰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蔬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共工氏之伯九有也其子曰后土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注云烈山氏炎帝之號也即神農起于烈山祭注以烈

山爲厲山是也柱爲后稷自夏以上祀之夏禹之興棄
能繼柱之功自商以來祀之共工氏伯者在羲農之閒
其子句龍在黃帝時爲土官九土九州之土也后君也
使君土官故曰后土社后土之神也又棄勤播百穀死
于黑水之山故曰稷勤百穀而山死由是觀之則柱與
棄俱號后稷氏共工句龍號后土氏稱后稷后土則各
以其官于理甚宜若以稷契竝稱則官名臣名雜遝矣
杜氏通典云顓頊祀共工氏子句龍爲社烈山氏子柱
爲稷高辛氏唐虞夏皆因之殷湯爲旱遷柱而以周棄

代之欲遷句龍無可繼者故止又曰凡社皆以句龍配凡稷皆以棄配社者五土之神稷者于五土之中特指原隰之祇援神契云稷者原隰之中能生五穀之祇是也

漢酎

漢制正月旦作酒八月成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八月嘗酎會諸侯王于廟中出金助祭謂之酎金皇帝齋宿獻金金不如斤兩或色惡王削縣侯免國今南方所謂一宿酒者只一重而已今至三重則其味醇

厚可知矣

九族

九族之說具載禮經見喪服小記然諸家議論不同按夏侯歐陽等則以爲父族有四母族有三妻族有二與孔安國尚書注上自高祖下至元孫之說異然鄭康成孔穎達則謂由一而三由三而五由五而九故列圖于後以俟知者

父族四

已姊妹適人者及子　父五服內親族

父姊妹適人者及子　已女適人者及子

母族三

母之姊妹及其女　母之父姓　舅族

母之母姓

妻族二

妻之父姓　妻之母姓

三族

高曾祖父已子孫曾元

由一而三　父　已身　子

由三而五　祖　父　子　孫

由五而九　高　曾

會

元

學宮靈星門制

州縣學宮舊制外門曰靈星未詳其義余叔父秋麓先生博學多能洞究古誼嘗著其說云漢祭祀志曰龍左角爲天田天田號靈星見則爲農祥故春籍田而祈社稷祭之祠后稷又祭之祭之皆有尸天子諸侯卿大夫名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祭罷不容遽使之出門而就臣位故其退尸必尋繹復祭但天子諸侯祭之明日又祭曰繹卿大夫祭之當日又祭曰賓尸士曰宴尸皆退

尸也故於廟門外又一門曰靈星門漢郊祀志或言曰周興而邑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于是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今無存者不可復考良耜詩序秋報社稷也與絲衣篇次相屬亦可考見絲衣詩序又載高子曰靈星之尸也旨意甚明近世儒者不知何故刊去此語殆由不知靈星之尸爲祈報社稷之尸也夫子釋奠祭之略無其義間嘗深思其制抑昌黎先生謂夫子生民之功與社稷之功固自有次第者歟故作靈星門于廟門外而釋奠皆出揖之歟書此以俟後人

博采以上皆叔父所著說叔父嘗以明經兩試天子之廷退而博考經史百家多所論著尤于孔門諸子之學多所發明著聖門言行錄若干卷蓋勤苦考訂凡數十年而後成又自類所作曰山雞愛影集近得而讀之筆力超絕雖老師宿儒不敢望其藩也念昔垂髫從叔父學辱承獎掖今叔父八十有一余亦六十有六矣老冉冉至懷舊淒然子杜門隱處塵土枯槁海內知已貴人零落殆盡非復疇昔故雖勉自造就力昭其苦心使得崢嶸略慰平生而有不能也付之浩歎而已然叔父雖

高年詩筆彌勁而愚乃志氣日惰幾于進寸而退尺嘗自笑曰豈江淹才盡耶友人譚伯玉酷嗜叔父之文欲先刊其所作詩果成子當附數語其後

從祀之目

按史記及唐會要弟子凡七十七人而缺宋宰相王文正公旦嘗言會要所錄七十七人當從缺所載七十二人于是琴張申棖林放陳亢蘧瑗以其俱見論語取此五人而削去公夏首等十人大觀四年并子思從祀凡七十七人東廡則金鄉侯澹臺滅

明其首而西廡則單父侯宓不齊其首也歷數之至考城伯戴聖而止其閒如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荀況伏勝戴聖俱非聖門弟子除顏曾子思當時聖門弟子固惟止七十而已戴聖諸人并萊蕪伯高堂生至晉司徒杜預凡十有七人入宋續增唐昌黎伯韓愈至宋華陽伯張栻凡十人今元朝又新增左丞許衡一人通古今爲九十八人頃余于閩從邵武詣學瞻敬時郡侯廉公命立塑像裝繪一新像設嚴整絕勝諸郡予因計其數目與舊載文字相同如右廉公問予數目是否予答曰

是

六藝目

六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也其目或不能詳今載于後

五禮吉凶軍賓嘉

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

五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

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

六書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假借

九數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嬴不足旁要

樂府諸調之始

樂府有般涉調雙調水調之類其來遠矣雖隋鄭譯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然不著其名及考唐杜缺

訣載唐諸樂名

太蔟宮　時號娑陁調如萬國歡之類

太蔟商　時號大石調如昇平樂破齊陳之類

太蔟羽　時號般涉調如太和萬壽樂之類

林鍾宮　時號道調如垂拱樂之類

林鍾羽　時號平調如舞媚孃之類

黃鍾商　時號一越調如綠沈栢之類
黃鍾羽　時號黃鍾調如春楊柳之類
中呂商　時號雙調如傾栢樂之類
南呂宮　時號水調如五更轉之類
　　時號金風調如蘇幕遮之類

律管候氣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

十四面蕤地中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佗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隋文帝開皇二年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候節氣依古于三重密屋內以木爲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案上以土藴之上平于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閒氣始應者或灰飛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宏宏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全出爲猛

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駭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别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于一歲內應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宏不能對夫天地之氣隱微深妙而數子者能以智巧相窺何其神也

音樂應驗

傳曰聲音之道與政通從古而然殆不可曉隋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

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賙遺飢餒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于火中探得僅數卷行世又煬帝將幸江都有樂工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子當從于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臥室中聞而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子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反宮君也吾以是知之帝果被弑于江都

西域人知音

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后入中國善胡

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閒有七聲問之則曰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于是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乃知人性聰明無分夷夏詎可謂夷人有遜于中國也況所善胡琵琶者又其國俗素習者耶

塤制篪制

世本云塤乃暴辛公所造不知何代人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之人乎爾雅注曰燒土爲之大如鵞子銳上平底形如稱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者曰嘂音叫〇毛詩何人斯蘇公刺暴篪世本云蘇成公所造舊制云一曰管非也雖不公也

知其爲何代人然非舜前之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舜時有之成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之沂注云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詩云仲氏吹篪是也今人常言塤篪而不識其制謾著于此嘗見賓退錄言塤篪之篪則竹虎二字之中猶加二撇今寫者多只從竹下繼之以虎卽非字矣考之說文信然

挽歌之由

魯哀公十一年吳子伐齊將戰齊將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孔穎達曰虞殯者謂啟殯將虞之歌也今人言挽歌之由止言漢高帝時齊王田横自殺其故吏不敢大哭爲歌以寄哀而後代相承以爲挽歌不知其起于春秋也由來久矣

樂歌

六朝樂歌有丁督護二章亦曰丁都護宋武帝長女妻徐逵之爲彭城内史被魯軌所殺武帝使内直督護丁

昕殯斂之遠妻呼昕至閤下自問殯送之事每問輒歎息曰丁都護其聲甚哀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其辭二首一曰督護初征時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二曰黃河流無極洛陽數千里坎軻戎旅間何由見歡子○又有後闕

凝按郭茂倩樂府詩集宋武帝有丁督護歌五首此所載督護初征時云云乃其一也黃河流無極云云乃梁王金珠所作所謂後人因其聲廣其曲者其說本舊唐書然亦僅載一首云今歌是宋孝武帝所製

與樂府云宋武帝不合督護初征時句唐書又作督護上征去惜隱居通議後有闕脫公之敘論無由盡聞也

隱居通議卷二十七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

南豐劉　壎起潛著

造化

兩儀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先後兩無彼此有相匹之意焉天一地二者乃先後之言爾地亦惟一而云地二者蓋言下已落第二也李明之衡山記云朱符謂火著如兩儀不可闕一故不曰二而曰兩者陰陽互為用也羅氏路史發明其義乃知兩與二相

似而實有辨

亭毒

人常用亭毒二字而不明其義按路史注云亭蓄其形毒散其氣此謂天地之初也曰亭毒萬有風行燚逝攷亭之毒之原出列子俗見習熟以毒義爲不美然易曰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正猶岐雷俞扁不惟參苓之養性其㓉痼攻積雖烏喙亦所當用何也以毒攻毒有至仁焉善去兵者不廢師故曰毒天下而民從之吉

天地開闢數

皇極經世書言天地開闢之數實前古聖賢所未及今書其略于後

天地一開一闢謂之一元總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開自寅已至戌戌而後閉開之時凡二百四十星計八萬六千四百年閉自戌戌至寅已而始開閉之時凡一百二十星計四萬三千二百年自夏禹八年過午至今猶屬午之中上必待滿足一萬八百年然後過未自開闢至今約三萬八千年自今以往猶須過四萬八千四百年

天地有初

衮裯新襲蟣蝨生之洲沼創出蟲魚産焉一氣之初萬物相見故雖天地必有初也按談藪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蓋賤者易生貴者難育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爲人日謂天地有初其理則然而雞狗羊馬之說蓋先生物以供人之用耳

夫婦所始

元氣所孕始于子立于巳子者字之始巳者包之始也

自子而推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巳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之亦在巳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此制爲男三十有室女二十有家之禮參天兩地自然之數配也自巳而妊之男十月毓于寅女十月毓于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申月生于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申統于寅庚統於甲左右巳之合以子將以順性命之理爾又曰男子由戊子推之左行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以土生木也女子由庚子推之右行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金生水也此男女陰陽出于自然子不習

數學未究其理姑記于此以待識者

古今一理

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竹木人民好惡以今而見古由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無以異也此言出于王充充謂有理昧者謂古今殊觀非是

天地毀敗有數

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語出于無常經物莫不有數雖天地莫能逃也山亡川邕郡陷谷遷沙漠遺舊海

之蹤匡險著蚌螺之甲晉殿破榼見明刼灰有以見地嘗屢敗矣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如晝或越裂崩地有以見天嘗毀矣宛首道君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月五星亦有虧盈況于人乎此皆路史所載且注云今西北荒外沙漠間皆是滄海遺蹟而太行麻姑朱匡等山險匡石罅皆有螺蚌之殼顏魯公以爲桑田之變也天地崩裂事史載甚多其最著者缺　元年十二月從天西北角至東南或坼裂二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鷄皆叫或見天中宮室之類豈果毀敗有數天

地莫能逃也建昌城西有石崇觀其石間有螺蚌殼合之顏魯公所載信然

魁星移次

淳熙中殿試進士有鄧太史者告周益公魁星臨蜀臚傳先一日又告夕有震雷魁星自蜀移照吳分及期上忽以第一卷與第二卷互易之吳人果第一蜀人第二當時咸奇驗其言此事甚神前輩謂古天官書無魁星之名今所繪像又與斗魁不同使此星即斗魁安得移照分野且移照又先以雷尤爲甚異據鄧之說魁先臨

蜀而是年蜀人當第一然則與吳分何與若此星亦如日月五星躔次周轉必漸次移照按吳分當南斗相去一百八十度何以遽能移照如是之速皆理之所不可解者也科目在宇宙閒特小小事耳事有類於此者尚多狀元雖貴然亦人閒一時之榮千載事業于此何與而便足以動天象如此豈文章科名亦天所貴耶天既貴之而今又絶之何也近年有言狀元若在南中則國家運數將盡者已而咸淳辛未歲狀元張鎭孫乃廣州人也未幾而國遂亡然則科名氣數果有所關則昔人

所謂自有文章司造化莫將科目待時賢者信矣夫

氣數災異

氣數災異之說揆理不通然亦有適應者予嘗聞州里長老言嘉定壬午歲南豐大水甲申歲又大水紹定己丑廖寇破邑辛卯大饑荒後六十年至近歲壬午衆謂邑當大水竊意太虛浩蕩所識者廣豈屑屑獨計吾豐邪至期邑果大水甲申歲謂復水矣然卒不應逮乙酉又大水不減壬午焉丁亥大饑質鬻妻子至己丑衆又謂當有寇警殊又不然已而臘月盧遠耆與汀畲相挺

而起至庚寅春某月日寇乘橋攻南門州兵禦之幸不破城而辛卯又饑特不如丁亥之甚雖不盡應顧亦不免然則災異氣數豈有期焉先定之乎

三元

嘗見歷家有三元甲子之說而不曉上元從何而起近見史書云歷自漢降沿革不同然大抵皆布算積分上求數千歲之前必得十一月朔旦夜半冬至而日月五星皆會于子謂之上元以爲歷始

五行

卜算家以四方分金木水火而土居中位于四方無所附麗于是寄之于水曰水土長生申水土旺在子水土庫在辰水土敗在酉愚嘗思之土不當寄于水克水者土安可相寄火實生土則火爲土母以子寄母似爲有理此說雖往來胷中未之能決因觀月令注黎兼爲土官止謂祭五官之神于四郊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元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爲四神者火土俱位南方其神皆祀黎又周禮大宗伯注顓頊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于火土是黎兼二祀也由此觀之則愚

欲以土寄于火似合乎古人之說矣

五色

五色者青赤黃白黑也是爲五方之正色若夫以木克土則靑黃合而成綠以金克木則白靑合而成碧以火克金則赤白合而成紅以水克火則黑赤合而成紫以土克水則黃黑合而成騂此五方之閒色也

五星聚處

歷家謂明年甲申歲十有二月五星聚斗是爲丑寅之閒按五星緯天躔次不同其聚而同度實難考之前代

漢高帝時聚東井宋乾德五年聚奎明年甲申聚斗其聚于井實開文景之治其聚于奎實開咸平慶歷之治今聚于斗其應雖未可知然以古今之難逢者一旦會逢其爲禎祥必也自當有驗特未知孰當其應爾史載漢元年冬十月聚井以躔次推之當在六七月之閒宋初翰林學士竇儀與盧多遜楊徽之同朝嘗謂多遜等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太平二拾遺見之灑不及也已而果如其言今聚斗在十二月而歷家又謂來年十二月水星前行斗度數日恐于躔次不合然亦未

知孰是余于歷學不習無以訂其是非然考五星所聚之方多在乾坤艮巽之位井在未申之間坤位也奎在戌亥之閒乾位也斗在丑寅之閒艮位也然則佗時復聚當在辰巳之閒巽位邪巽位之宿爲角則四聚其在角乎漫記其說如此以待來者○後考淳熙十三年丙午歲八月乙亥日月五星聚于軫惟以乾德丁卯五星聚奎爲瑞至淳熙丙午之聚軫則未有以瑞言者或謂奎聚主文故爲瑞應而軫無可取故不言也然朱張呂陸星聚此時豈曰非瑞乎

妖孽之名

草木之變曰妖蟲豸之變曰孽六畜變異謂之禍異物忽生謂之怪氣相傷相逆曰沴已上出玉歴及漢五行志今世俗常談惟曰妖孽曰妖怪然未知其所以命名之義

隱居通議卷二十八終

隱居通議卷二十九

南豐劉壎起潛著

地理

四方之限

溟渤漲洋天地所以限東徼也惡谿沸海天地所以限南徼也陷河懸渡之設乎西瀚海沙子之設乎北天地所以遮西而制北也潋瘴霧于東維界黑水于南極泄流沙于西陲決弱水于北滅古文漢天地所以界四維也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止何極以上見羅泌

路史中說

惡谿沸海

惡谿在閩多厲毒中者溫屯嘔泄逾者脚輒腐弱其魚多鱷沸海常沸尤多惡魚炎州貢者經之路史之所載如此然予嘗仕閩數年不聞有此也惟閩延平一宣差言常汎南海海水中有火出郭學錄又言嘗見海嘯其海水拔起如山高

西土頭痛山沙子黑水

自罽賓國西行歷大小頭痛山及赤土身熱之阪山在

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病驢畜皆然夏月卽死又經烏秅四百里石懸度山咫尺之路下臨不測在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卽佛書所言雪山者路史說本漢西域傳

沙子在契丹後彌數千里往者女眞旣滅契丹其臣大石林牙攜其子三晝夜踰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不能近

黑水在梁雝閒涉者脛黝黑

柳中路伊吾路陷河弱水

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三百里並沙磧之

水草四面茫茫蓋西州之柳中路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東行經大海東又東南渡磧入伊州即裴所謂伊吾路今奉使者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徑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記行者唯視人死骸骨及驢駝糞以爲記大雪即不得行或見宮宇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魑魅所爲也當且末西北沙中夏熱風爲患惟老駝能知之風將作則駝聚鳴而擁其鼻口否則死今高昌客旅皆由伊吾道

出陽關至于闐國路經陷河伐檀置中乃得渡也弱水

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有一小河淖溢而深今古不得渡蓋亦弱也

海外多國

昇明二年倭王奉表條其祖之勳謂東北服者二百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倭王所服者然其未服之國又幾十百矣支顯西游道其所記數百國此于闐以西之國支顯所知者然其所不知者又幾十百矣智猛法盛之錄曇勇道安之傳蕃王之國不下四五百大廷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國數亦不下四五百此世

所未嘗聞者是數千國俱樂土也則海外之國不勝其多矣凝按東北二字今路史本作東西總前路史五段而論則知世閒疆土如此其濶遠也今人惟指中國所統以爲大直井蛙之見耳人豈可以不博覽哉

南陽形勢

往在閩閱艾軒先生林中書光朝文集內有一論謂南陽可都其說甚備失於鈔纂今閱歐陽文載慶歴閒論西事書亦有一論曰臣聞漢高祖入秦不由東關而由

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境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長安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然自洛陽建都後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若能按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

也歐公建明南陽地利之美如此其說與艾軒合然艾軒則以孝皇有志恢復故欲于此建都以北窺中原而歐公則以元昊犯邊欲于此聚餫以應接西事其勢不同其論則一自古雖未嘗建都于此然合二論參考則其地形勢有足取者陳龍川上孝皇書亦言荆襄南陽形勢可都謂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大意皆相近也

三輔黃圖

三輔黃圖上下二卷不著作書者氏名其載秦漢宮室

苑圃甚備顔師古漢書新注多取焉唐書藝文志有三輔黄圖一卷列于地理類之首亦不言何人作其閒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也至魏人注漢書復引此圖爲據以此考之得非漢魏閒人所作邪卷首一序頗雅潔漫載于左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三代盛時未聞宮室過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宮觀戎使由余適秦穆公示以宮觀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

則苦人矣是則穆公時宮室已壯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陽取岐雍鉅材新作宮室南臨渭北踰涇至于離宮三百復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滅六國憑藉富強益為驕侈殫天下財力以事營繕項羽入關燒秦宮闕三月火不滅漢高祖有天下始都長安實曰西京欲其子孫長安都此也長安本秦之鄉名高祖作都至武帝承文景菲薄之餘恃邦國阜繁之資土木之役倍秦越舊斤斧之聲舂鍤之勞歲月不息蓋騁其邪心以誇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築一臺新一門必書于經謹其廢農時奪民力也今

裒采秦漢以來宮殿門闕樓觀池苑在關輔者著于篇曰三輔黃圖云東都不與焉○予觀此序簡而當質而不俚非近世所能及也

三輔本是三秦禹貢九州內則雍州也古豐鎬之地平王東遷以岐豐賜秦襄公至孝公始都咸陽咸陽在九嵕山渭水北以其山水俱在南故名咸陽秦并天下置內史以領關中項籍滅秦分其地為三以章邯司馬欣董翳為王謂之三秦故漢高帝入關定三秦也五年高帝在洛陽婁敬說帝都長安田肎從而贊之有居高屋

建瓴水之說自是漢始都之初置左右內史武帝太初元年改內史爲京兆尹與左馮翊右扶風謂之三輔俱治長安古城中公羊傳曰京大也師衆也天子所居馮翊注曰馮憑也翊輔也翼輔京師也其地今同州扶持也助也言助風化在今岐州

始皇三十五年作朝宮于渭南上林苑庭中可受十萬人車行酒騎行炙千人唱萬人和收天下兵聚咸陽銷爲鐘鐻古以銅爲兵故可鑄鐘高三丈銷鋒鏑爲金人十二立于宮門舊注云鑄金狄人立阿房宮前坐高三丈董卓悉椎破銅人銅臺

以爲小錢魏明帝欲徙二金人于洛陽載至霸城重不可致留之

阿房宫一曰阿城規恢三百餘里離宫别館彌山跨谷輦道相屬前殿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木蘭爲梁磁石爲門門在阿房前悉以磁石爲之令四夷朝者或有隱甲懷刃卽吸止以示神亦曰卻胡門阿房宫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未果以其宫在阿基旁故天下因謂之阿房宫

望夷宫在涇陽縣界北臨涇水以望北夷故名

未央宫漢初蕭何造高祖見而怒其壯麗者也周回二

十八里前殿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高三十五丈武帝以木蘭爲棼橑橑椽也文杏爲梁柱金鋪玉戶華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窗也丹墀左墄右平墄階級也右則輦車上故使之平左則人上故爲之階級黃金爲壁帶閒以和氏珍玉風至其聲玲瓏然也宮內又有金華承明昭陽等殿及麒麟閣天祿閣金馬門金馬門宦者署武帝得大宛馬以銅鑄像立于署門因名建章宮在未央宮西長安城外漢武帝造度爲千門萬戶自宮西跨城池作飛閣通之正門曰閶闔閶闔本天門而宮門名之以像天門高二十五丈左鳳闕闕上有金鳳高丈餘卽銅鑄鳳也高二十

五丈右神明臺門內起别風闕以其出于宮垣識風從何來也高五十丈對峙井幹樓高五十丈輦道相屬前殿下視未央宮西漢宮中有百子池戚夫人侍兒賈佩蘭者後出宮爲扶風段儒妻能言在宮中時見戚夫人侍高祖常以趙王如意爲言高帝思之幾半日不能言嘆息悽愴未得其術使夫人擊筑帝歌大風以和之予嘗見盱江李先生賦戚夫人有曰百子池頭一曲春不知其旨今閱黃圖乃見原委如此

漢有飛廉屬玉觀飛廉觀在上林武帝元封二年造飛

廉者神禽也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有角而蛇尾文如豹武帝命以銅鑄置觀上因以爲名屬玉者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又曰屬玉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石渠閣蕭何造其下礱石爲渠以導水若今御溝因以名閣所藏入關時所得秦圖籍成帝又于此藏祕書天祿閣亦藏書籍所漢宮殿疏云天祿麒麟二閣蕭何造以藏祕書以處賢材也

靈金內府藏太上皇微時一佩刀長三尺上有銘字難識傳云殷高宗伐鬼方時所作上皇游豐沛山中寓居

窮谷有人冶鑄上皇息其旁問鑄何器工者笑曰爲天子鑄劒愼勿言曰得公佩劒雜而冶之卽成神器可克定天下昴星精爲輔佐木衰火盛此爲異兆上皇解匕首投爐中鑄成劒殺三牲以釁祭之工問何時得此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予行陌上一野人授予云是殷時靈物工卽持劒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佩之斬白蛇者也及定天下藏于寶庫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戶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惠帝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世人常言高祖起布衣提三尺劒以取天下不知劒之所始乃如此

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世人常用折柳送别事不知出此
唐王維詩蓋本此也遂爲故事

宫殿觀闕之盛肇于秦而繼以漢舉其最則秦有朝宫阿房漢有未央建章以高言輒曰五十丈三十五丈或二十五丈以深廣言輒曰東西五十步南北五十丈或東西五十丈深五十丈以規恢延袤言輒曰三百餘里少亦二十八里或曰可坐萬人或曰庭中可坐十萬人或跨渭而造石橋或跨城池作飛閣輦道大槩極土木之工始之于秦穆公惠文王大之于始皇尤而效之者

蕭何又甚焉者漢武也計其壯鉅雄峙摩雲霄而傷日月雖傷財害民不免怨讟然遐想氣象其能致此亦眞丈夫之雄也惜夫興替不常古今同盡乃罔有巍巍千載者不旋踵而化爲游塵蕩爲冷風潘安仁西征賦有曰所謂尙冠修成北煥南平皆里名皆夷漫蕩滌無其處而有其名爾乃階長樂登未央汎大液凌建章又曰鶩雉雊于臺陂狐兔窟于殿傍又曰洪鐘頓于毁廟橥風廢而不懸禁省鞠爲茂草金狄遷于霸川悲夫英雄之建立乃如斯而已乎子嘗欲一游終南之山渡灞滻之

水弔秦漢之故都而物色其遺跡今南北混一踰四十年兆足以行而予又老矣鄉里非無客京兆者京兆之人非無與余交者及詢訪往古俱不能知葢其愚俗懵學故不能通知古今也姑述此以志予懷古之恨若夫陳之臨春結綺隋之西苑唐之華清宋之艮嶽是又不過供游宴之娛非若秦以壯大夸西戎漢以帀麗重威武者也無足道矣

新豐建立

史載漢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既定天下西都長安

而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爲徙豐沛屠兒酤酒煮餅商人立爲新豐并徙舊社放犬羊鷄鴨于通衢亦競識其家似此卽是仿效故豐街巷市并民居也一遷徙閒多少事節雖足以悅其父而不免于勞其民矣然此樣子則古所無之後世不再有之亦奇事也

袁廣漢園池

茂陵富民袁廣漢藏鏹鉅萬家僮八九百人于北山下築園東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中暴石爲山高十餘丈連延數里養白鸚鵡紫鴛鴦犛牛青兕奇獸珍

禽充積其間積沙爲洲嶼激水爲波致江濤海鶴孕雛產鷇延漫林池屋皆褢回連屬重閣脩廊行不能徧也廣漢後有罪誅沒入爲官園鳥獸花木皆移入上林苑中悲夫廣漢眞愚人也已夫以漢武之爲人百世之下閱史冊猶知其非能容物者彼方修建宮苑夸示四夷一富民乃欲與之敵帝豈能平邪其取誅滅宜也近代韓侂胄修園甚麗後亦沒官然事體卻不同

川江圖

予六十年前見蜀人李宰所藏長江萬里圖起岷州訖

浙江海門山川城郭歷歷可歎惜不復覩今黃德英示以蜀江圖一卷廣踰半尺長四丈餘其閒惟畫蜀江起威州訖公安而止不得如舊圖之抵海門也謾記大略以見泝蜀之艱險云自公安縣沙市而西卽江陵府治江北而荆門軍治江南有黃牛峽有鹿角灘歷巴東峽口卽峽州治江北有人鮓甕有江心烏龍石進卽石首縣治江南又進卽歸州治江南有巫峽有楚王樓有巫山十二峯有宋玉亭皆南岸也又進卽巫山縣治江南有杜甫草堂進爲夔州有白帝城有八陳圖有瞿唐峽

灩澦堆雲安縣治江北而萬州忠州皆治江南歷清江縣至遂寧府重慶府及豐都縣亦治江南有豐都寺有豐都觀又歷涪州恭州而上則瀘州亦俱治江南前進敘州乃治江北有馬湖江有大小烏龍山又進則嘉定府治江南有九樓佛閣則在江北遂爲眉州亦治江北有蛾眉山有秦楚樓有芳草渡有萬里橋則俱在江南由眉而進則成都府治江南而永康軍則在江北有三十六峯在江南南爲青城縣有青城山有玉女關有玉壘關有七盤山至威州治江南止矣一卷之圖首尾如

此予跋其後曰右潁川德英父所藏蜀江圖也廣僅半尺脩踰四丈西起威州東訖江陵凡跨十有八郡其閒山川城壘人物聚落仙宮梵宇風颿浪舶歷歷在眼往年德英嘗示此圖一軸予固賞愛爲賦詩今閲此卷更自精工彌使人賞愛不已眞奇筆也憶少日閲輿地志極愛西蜀風景形勢銳欲溯巫峽闚劒門周視古英雄爭戰處稍慰胸中之奇顧蹉跎浸老付來生矣展翫傷懷因寄一嘆并載前詩曰誰貌坤維入畫圖東西川合匯荊湖金湯夾岸提封接玉帛連檣貢賦輸劒閣幾煩

豪傑夢錦城會是帝王都如今混一兵爭息見說煙花漸似吳凝案泯豪題跋內所載稍異

十二峯名

巫山十二峯口習耳聞熟矣終未悉其何名今因蜀江圖所載始得其詳曰獨秀曰筆峯曰集仙曰起雲曰登龍曰望霞曰聚鶴曰棲鳳曰翠屏曰盤龍曰松巒曰仙人予因櫽括成句曰筆峯獨秀集仙起雲登龍望霞盤龍翠屏聚鶴棲鳳松巒仙人總爲六句聊便記覽耳山在歸州乃川江之南岸見者謂十二峯元不聯屬往往

懸隔相望若欲觀玩惟㴐流入蜀者甚便儻順流而東則三峽水急如箭不容寓目所謂歸州洵米峽州喫飯可見其峻疾矣凝案別書有朝雲淨壇上昇聖泉而無獨秀筆峯盤龍仙人侯更攷定

閩地險惡

予幼讀南豐先生所作道山亭記摹寫閩地山川險惡之狀筆力精妙宛如圖畫殆似西漢文章歐蘇不能及也然平時只作文字看實未信其險惡果如此至大辛亥赴官劒津初入杉關已見山嶺崇峻回首江西如在平地猶未覺其險也自邵武城下發官船歷拏口驛富

屯長驛順昌縣王臺驛順流赴劒然後見谿灘湍激石笱峭峻舟行其閒時遭驚駭予舟中因語孫兒以道山亭記昔聞而今見之其所歷與記中所載無不合者玆錄于後其略曰閩故隷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于中國始併為閩中郡自粵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在閩者陸出則阸于兩山之閒山相屬無閒斷纍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涂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于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

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舩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隙閒或衡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役便利失豪分輒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閒而虛其地蓋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云云朱文公嘗愛曾文以爲嚴健有法此語信然近學錄鄭見獨爲予言道山亭記豐碑鉅刻巍然猶存鄭三山人也故知

之他日有便至其地當命匠致墨本歸鄉里示親朋庶猶可想見鄉先達之萬一云

前代軍壘

秦隳封建易爲郡郡置守漢因之國皆爲郡吏曰太守至隋廢郡置州唐世天下俱爲州改太守曰刺史宋又改曰知某軍州事此其大略俱可曉也獨有數小壘名之曰軍者未悟其義而其治所又多在各道接境去處如建昌軍邵武軍則江西福建界上也如南安軍則江西廣東界上也如江陰軍則浙西之盡頭如廣德軍則

江東之盡頭如桂陽軍武岡軍則湖南之沿界豈非當時諸州地里闊遠綏御不及故于接境聚軍以控扼之其初不過營壘久則因以軍爲名且從而例視若州府之類矣夫軍之字義與州府郡邑不同流俗承譌併失字義遂眞以軍爲郡不亦謬乎以軍爲郡不記始于何朝而建昌志曰南唐元名建武軍入宋始改建昌則軍之剏也豈五代時邪其閒有臨江軍則居江西之腹與化軍則處閩海之濱茶陵軍亦在湖南內地今考之亦接吉安界又不盡居接境處又是一例宋時仕宦應得郡而資淺

者未授以州府首命爲知軍而軍之地望亦自不等如南安軍在江西窮處國小地狹而地望乃特重爲守臣者率年歲陞遷爲部使者如提刑提舉之類其平遷亦得倅郡蓋以郡當東廣之衝地有蠻峒之擾苟撫治有功則因優之也景定庚申梅知軍鼎徑除江西提刑後趙知軍孟適段知軍浚皆擢守建昌其餘諸軍則未之聞也而宋時雄藩大鎮又自別有軍號如杭州曰寧海軍紹興曰鎮東軍溫州曰應道軍婺州曰寧遠軍嚴州曰遂安軍平江曰平江軍建康曰建康軍揚州曰淮南

軍龍興曰鎮南軍贛曰昭信軍建寧府曰建寧軍泉州曰平海軍如此者不盡記每軍皆設節度使官一品其地則謂之節鎮節度使止遙授請厚俸而不親臨其郡非若唐代淄青盧龍宣武等處節度則眞有其地統其軍跋扈難制至于篡逆也宋制節度使官儀甚盛其家建巍樓植纛其中有黃幡豹尾之屬名之曰節樓又祀神名之曰節神其節度使每出則于兵擁衛捧節前驅見者避路有令曰衝節者斬然所統軍卒則咸無焉

天齊

封禪書載秦始皇祀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齊天齊淵水也居臨菑南郊山下注引解道彪齊記云臨菑城南有天齊五泉竝出有異于常言如天之腹臍也又曰齊所以名爲齊以天齊也注曰當天中中齊愚嘗于前卷略議之凝案前卷今逸不存今詳具其說如此乃知衡華嵩恆俱稱某天某天而東嶽獨稱天齊有以也當天之中故祀天主與地主不同

不夜城

不夜乃古縣名齊記云古有日夜出見于齊東境故萊子之城以不夜爲名

市井

子嘗疑世稱市井二字無義按史記正義曰古人未有市若朝聚井汲水便將貨物于井邊買賣故言市井乃知舊所疑不差

九河之名

徒駭大史馬頰覆釜胡蘇簡潔鉤盤鬲津

陽關

唐王維送元二使安西詩曰渭城朝雨裛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後知音

者以此詩作三疊聲歌之予初不考陽關在何許意疑玉門關左右及見五代晉高居誨奉使于闐記所載乃知陽關去玉關尚遠其略曰自靈州過黃河行三十里始涉沙入黨項界行四百餘里至黑堡沙沙尤廣遂登沙嶺卽黨項牙也渡白亭河至涼州又西行五百里至甘州卽回鶻牙也自甘州西始涉磧磧無水載水以行甘人敎晉使者作馬蹠木澀木澀四竅馬蹠亦鑿四竅綴之乃可行西北五百里至肅州渡金河西百里出天門關又西百里出玉門關經吐蕃界西至瓜州沙州二

州多中國人瓜州南十里有鳴沙山云冬夏殷殷有聲如靁云禹貢流沙也又東南十里三危山云三苗所竄也其西渡都鄉河曰陽關云由是觀之則玉門關距雲州近二千里又歷瓜州沙州而後至陽關渡又遠數百里矣江南人望張掖酒泉已覺縣遠而班超云臣不敢復望至酒泉郡止願生入玉門關則其遠于酒泉可知已陽關又遠于玉門宜其謂西出陽關無故人也安西在陽關之外知又幾里今日甘肅置行省可見提封之廣識者謂天下地理惟西最廣恐或如此音律中有甘州涼州伊州

曲

尾閭

宏齋先生包樞相嘗言昔爲台州通判日州連東海遥
望海洋中有漩渦至數十疑卽所謂尾閭也予每欲質
其事而無由至大庚戌辛亥閒石塘胡汲仲長孺爲台
州寧海主簿縣正與海接予與石塘公厚因以宏齋舊
說叩之今得其回書云寧海在台東境距平陽嶺海七
百里距鄞爲近其又東境卽大海舟人所不敢涉惟冬
則釣船行二程輒止相傳其東則鬼國水勢流下雖潮

生時亦不可上恐是尾閭處也宏齋謂見有十數渦則某所未見也汲仲之所報如此予以嗜古好奇之故博徵異聞于所親歷者然猶不能究尾閭之實則據紙上而妄談者何足道哉

洗馬池

江西龍興市心有一方池臨街綠衣泓澂名曰洗馬池不悟其義近聞一人云古有姓李者仕爲太子洗馬居此地故得名然洗馬之洗本音鮮非音徙也豈俗不識字故傳譌邪予去年到龍興乃見已爲民居障蔽不復

得見矣去年乃至大辛亥○凝案注云去年乃至大辛亥時公年七旬有二明年爲皇慶元年壬子時公年七旬有三則在延平矣南昌府朱爲隆興病元改龍興路通議元時所作故隆

隱居通議卷二十九終

隱居通議卷三十

南豐劉　壎起潛著

鬼神

目擊三怪

神怪之事吾素不信但即今數事乃吾目擊而身親者殊未有以自解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株世傳宋咸平辛丑歲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開則木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未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爲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

道者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竅長盈尺闊數寸中虛而枝葉茂冷道者兀坐猶故也心竊怪之越寶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仆而冷道者猶兀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此不可解者一也豐之軍山險峻倚天號江南絕頂上有石室祠浮丘王郭三真君曰三仙禱祀者歸焉時見雲霧滃鬱中有光如日暈大如車輪鄉人稱曰圓光光中見三仙冠服貌像隱隱可辨其飛行翕忽或升或沈頃刻不見

此不可解者二也咸淳癸酉歲余家盱城中聞南豐毋
舅家爲鬼所侮每當昏時有聲欻然于屋前後或窗櫺
或庖湢環繞而鳴老幼皆縮頸滅燭噤不敢聲達旦乃
已明日復然如是者踰半年已而妗氏病且死予聞訃
往弔將就寢忽聞鬼聲去臥榻三五尺去地僅二尺且
行且鳴子叱之不止已而其聲或遠或近予亦困且睡
矣禮畢余遄反盱城後乃聞其聲漸息而舅家亦遷別
居越三載北兵薄盱城下予奉親還南豐無所于居因
假舅氏舊館寓焉則昔之鬼聲無聞矣每獨坐至夜分

亦汔寂然未幾此屋遭兵燬蕩盡然當時何其怪也此不可解者三也神鬼有無當必有知者今紀目擊身親者如此

雷神顯應

趙倅艮驂言宋時仕潭州一日迅雷擊壽星觀碎鴟吻道士見雷神青面緋衣裹回檐閒久之始去後乃知鴟吻中有眞誥神取出之置于道寮窗内卓子上其裹回者疑一時未定置頓之所也

鄰寺林長老自衞言至元十九年隨其師曰湖山僧錄

者寓吉州一日雷震報恩寺寺有入難觀音堂堂皆涌壁雷繞其間久不止有僧判甘臧卜者胡人用本俗法披紅禪衣誦一蕃呪語以米五斗撒之雷乃去擊其寺門而散雷神悉取涌壁上觀音像及從神等移置案上而于涌壁之後摟擊柱木皆碎凡佛像無一損者

吾州梓源李規可圓孫有子因事微忤規可明日規可出州訴之行至黃沙坪衆勸以反乃拜天訴子抵家以原詞竈中焚之未幾其子人州行至父所拜處迅雷一聲殛死衣裳破裂如絲是日也予在郡庠講堂聚話竊

怪甥歷非常已乃聞震死其子有至元鈔三百文兩張在身雷火不焚朱墨煥然

秋麓叔父鎧嘗言京源曾氏有婢常棄撾米穀于糞壤往往不加愛惜或勸止不從一日婢正撒米穀忽雷火焚婢自頂至踵炮其半體餘半體無所傷幸不死蓋亦憐其愚而警之

羅濟翁公讓言其鄉中有職役人二其一純實其一凶狡純實者因某事聚少米其凶狡者緣怨悉以米棄溝瀆中狼籍滿地純實者勸之不從一日二人同行暴風

急雨忽至雷電隨之漸覺晦冥二人者將避之而無其所遥望前途有社林焉擬造樹下避雨既至則見社林中有數人若吏卒或衣緋青或黃帕首急禽凶狡者捽之俄有一人若功曹然張幃幕及椸枷之命左右扶純實者去且令勿損其身俄迅霆一聲俱無所見惟見凶狡者橫屍在地此人惟頭髮被焚病啞三日而後能言所遇如此

吾州之東某里有耕夫某一日出外惟母在家舂米耕夫有子尚幼偶戲臼中不覺碓墜竟舂死其子素狠母

懼其歸見孫見以春死必怒也走某家避之其子歸見其然不言而淬礪一斧藏腰間密往求其母得之某家邀母歸將甘心焉行至中途風雨陡暗迅霆一聲殛其子死而母汔全雷霆于佗事或恕惟不孝于親及不惜米穀二事考罰甚嚴蓋報應屢顯豈非天條所禁二事尤重邪丁丑年州前米戸某因忿詬棄米殛死今年甲辰歲重五節日北郭黃某之婦忤舅姑忽雷大震繞其家煙火滿室其婦焚髮而竄屋亦旋燬幸免殛死耳父母生我者也五穀養我者也造物蓋于二事獨重重生養也

大乾夢錄

予幼獲覩大乾夢錄一冊載隋溫陵太守歐陽公祐洛陽人仕閩授代歸自經邵武光澤之大乾愛其山水淸秀盤桓久之已而舟溺夫婦俱死焉後人葬于其地久之發靈廟食累受封爵爲王宋時士人應舉者求夢多應好事者輯之曰夢錄世變以來文籍散失予不見此錄數十年皇慶癸丑官于劒津鄰人詹翠屏出示新刊實錄視舊增倍因借觀之而摘其可存者漫記于後

王居西京洛陽河南府洛陽縣水南東地名福善坡東

有會仙樓南對瓦子門西抵鐵器市北有會景樓王以
缺月五日生娶崔氏缺
隋恭帝義寧二年始立歐陽太守之廟缺
唐僖宗文德二年始受龍湖禪師戒斷血食缺
宋仁宗缺　元年始封通應侯元豐五年進封祐民公
崇寧缺　額曰惠應廟政和六年封廣祐王紹興缺
廣祐王紹興十三年封明應威信廣祐王缺
明應威信廣祐福善王嘉熙中換封缺
福善王寶祐中又換明應威聖英惠福善王

缺

明烈威聖文惠福善王

唐僖宗少子得道千石霜和尚自湖南來邵武入龍湖建道場號圓覺大師名普聞實有戒行見廟下烹殺甚衆師憫焉爲偈曰悟道不同死死中生不忘虎用無心伏人來與惠降殺生及死祀輪回萬刼殃爲報人天界無遮福最強欲種多生果修齋勸大王昔年地獄裏今日作天堂是夕里老夢神云我已受圓覺禪師戒後祀我當如比丘飯足矣至今遵之自立廟歷二百七十一年而後斷血食

古碑載王守泉州滿歸假道邵武維舟大乾谿渚偕夫

人崔氏蹤觀山川秀麗誓曰此福地可廟食復次舟行
數里風浪掀作覆舟舉家陷溺公與夫人屍存涯涘遂
沿流至于生前所誓廟食處鄉人驚異送其屍東下津
流二十里明晨逆流又至所止處鄉人復津送加以里
數翊旦又至所止處或謂斯乃賢哲人率衆備儀葬于
山間越十年凶荒疫癘民始崇禱建廟塑像
劉侍郎岑作郡城熙春臺別廟祀有惠應神徐端修白
吳中來過建昌訪道士王文卿文卿授五雷法能致雷
雨道行甚著因語徐曰邵武頃大旱予拜表至帝所見

所謂惠應神叩王陛爲民請甚力帝諭若不許然神具言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無穀詞甚懇切乃得請而歲有秋岑聞是語心敬焉次卿即王侍宸

實錄載邵武自宋代紹定庚寅之變比歲不靜端平甲午歲金華王子文埜爲守與寓公率士民迎福善王就郡治建黃籙醮邀龍虎山張天師至時寓公杜子昕杲與祠家居與王守同主醮事命道士林道遙拜章初拜未得達道遙行持再往遂伏地不起自巳至申州前忽雨天花一城競觀空中繽紛墜地即不見盛以衣裾亦

無有踰時乃止久之林方起喜色滿面謂衆人曰適到天門遇福善王云已得請于帝子可回矣具言上帝以邵武醮事精虔特賜邵武大平四十年兩齋官皆得厚賞自是郡果寧息生齒日繁後王公仕至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杜公仕至吏部尚書贈少師逮咸淳某歲黃廖二峒盜起寓公相與議曰四十年之期已過盍再建黃籙懇之于神衆推國子監 缺 吳某與 缺 大夫杜伯堂蕪主之蓋伯堂乃子昕尚書之 缺 觀命道士謝某拜章既起徑入治靖色密語謂杜吳二

公曰適得報邵武當有大厄上帝已命福善王往芙蓉城去矣二十年方反殊可憂也中夜焚詞羣鴉喧噪衆失色明年兵禍果作丙子後盜屢犯城無寧歲大乾祠祀亦弛至元辛卯汀寇鍾明亮平後民始漸安香火繼盛而邵武亦粗復承平之舊焉天琴事乃黃某說方雨時親見之芙蓉城當時杜吳二公祕不言獨私告在軒黃公紹未幾二公捐館後在軒始與先人言蓋乙酉正月也

頃甲戌乙亥間盱友易雪厓仲信往大乾叩國祚夢王者冕服相迎止云不忍言未幾革命

神怪窈冥

神怪窈冥之事知道者不言且不信謂其害道也然亦有不可以理曉者如洪都之鐵柱上淸之仙巖軍峯之圓光西湖之飛來峯與夫廬阜天池則見普賢天燈西蜀峨眉則見文殊天燈皆彰彰在人目烏得以爲誣邪豈古亦有之特智者不言歟怪力亂神夫子不語耳而不曰無也然佛法自漢方入中國則廬山峨眉之天燈其亦古有之歟抑山嶽鍾靈光景異常而後之佞佛者遷就以神其教歟予又聞長老言州西門石背有王姓家建大醮醮之夜有神空中語云醮事甚虔但作羊屎

臭爾或以告之王王甚不滿窮詰其故乃是日炊齋而
薪不足急毀羊圈木足之王由是震懼欲重建醮累歲
齋潔疲精竭誠雖麪麥亦别畦以種不加糞穢復建醮
事至中夜忽見馬靈官自虛空降入醮筵巡行一徧謂
王曰上帝念汝至誠遣吾一視俄去不見又聞鄉里前
街汪姓者因田地事建大醮其館客誤靑詞有曰芒芒
九土盡入吾疆醮之夜館客坐于門彷佛見大街一將
吏乘馬自東來至前曰芒芒九土是何等語手摑其面
俄不見客自是頭不正由是觀之則此事眞不無邪傳

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以鬼神對禮樂而言其眞有邪要之識者不必詰有無唯當修身謹行孝弟忠信以無媿對越而已象山先生陸文安公守荆門日罷設上元醮有榜文曰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嗚呼盡之矣

土神誥詞

庚子五月因觀江漲至五通廟忽憶兒時見將軍誥詞一軸乃宋封周將軍爲宣缺侯者也今其軸雖不存中間一聯最佳云漢將軍有功得封缺

記其時某人當制也又記里中軍山神加封仁顯二字誥詞有曰能博其施斯之謂仁有赫厥靈於乎不顯語意俱到今刻石西門廟中

德祐拜章不達

沈德載言德祐危急時慈元命上淸宮鄧道士拜章祈天永命道士伏地凡四日始寤曰章不得達也亦不得近天門止于剛風浩氣閒端跪以俟久之遙望祖師舉手麾之曰不可于是乃還已而果然

天師退潮

宋理宗時浙江潮溢犯杭都久不退朝野危之有旨召天師卻潮時三十五代天師則觀妙眞人可大也既至而潮退理宗大喜加封錫賚甚侈聞之是年實以四月十三日策功今大德二年戊戌歲春潮犯鹽官州漫溢百餘里所損不可勝計漸逼城市久之不退父老援宋事請于江浙行省宜迎天師退潮今三十八代天師則凝神廣敎眞人與材也省命父老來迎且奏聞于朝使者至眞人以其禮聘不莊汔不爲動卒辭行而遣宮中道士持鐵符往治之既至鹽官州行李叢雜姑以鐵符

插水濱忽波濤洶湧若有神護之者道士喜乃易法服
持符登舟衆人羣擁聚觀簇立堤岸遥見彷彿有金甲
神者立于空中道士行法擿鐵符符躍波面者數回而
後沈沒頃之天色晦冥劈歷一聲越數日乃見于别處
擁起沙堆十數里于其上得一物似黿大如車輪介而
三足蓋所謂能也取而剖其半入朝以其半入上清宫
表顯其事方道士行後朝命奉御偕某官來眞人以君
命乃行亦四月十三日人皆異之眞人至行省而妖已
除乃作醮事又築堤建祖師正一眞君殿以鎮之

朱張福業

浙西朱張二豪本樵夫乘乙亥丙子革命時南北雲擾入海嘯聚剽劫所殺略皆富商巨船由是大獲致貲產珍貨無與比官皆宣慰參政而朱尤豪旣豐溢卽思善果往往捐金佞佛刱寺建像極侈一日在金陵適張天師應詔經從朱建大醮祈張行持且請召神降筆以卜休咎張令設黃幃帳縣鸞筆俾朱默禱久之筆墜啟視書云積福如山造業如坑推倒福山塡不得業坑朱大駭懼人以爲名言不數年果敗死家屬物產俱沒入官

世言湯武逆取而順守傳曰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是以順守之意然而非也既以逆取違天多矣其能守乎殺人取財冤氣貫日乃欲以不義之貲媚佛求救吾不知數椽之寺舍數堆之泥像而可贖彌天滔海之罪邪佛固仁慈然視衆生平等亦豈肎爲逋逃主而使冤死者不少吐氣哉朱張伏誅豈神不救夫子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噫神眞能仁矣

隱居通議卷三十終

隱居通議卷三十一

南豐劉　壎起潛著

雜錄

折獄龜鑑

高宗紹興三年降詔恤刑戒飭中外俾務哀矜時有承直郎鄭克明爲湖南提刑司幹官因閱和凝疑獄集嘉其用心乃分類其事自釋冤辨誣至嚴明矜謹凡十二門易舊名曰折獄龜鑑所載皆古事亦多有不切可删者然有數事增人智議爰摘錄之

釋冤門載唐李勉鎮鳳翔有耕人得馬蹄金一甕送縣為令者慮公藏守不謹收置私室翼日開視皆土塊耳令以狀聞府遣掾按之不能自明誣服換金初云藏之糞壤被人竊去後云投之水中失其所在雖未窮易用之所而皆以為換金無疑時袁滋在幕府獨疑其枉勉乃移獄付滋鞫之滋閱甕間得二百五十餘塊詰其初獲者則二人以巨竹舁至縣滋乃于市肆借金依塊形狀鎔寫校量始稱其半已及三百斤盡計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乃知在路之時金已化土矣令乃獲雪出康

駢劇談錄

辨誣門載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有希旨告靖謀反者高祖命一御史往按之且曰李靖反狀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行數驛御史佯失告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祈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聖旨今失告狀罪在我矣幸救某命告事者乃別疏告狀與之御史驗其狀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京以聞告事者伏誅

又載李德裕鎭浙西有甘露寺主僧訴交割常住物數

内被前知事僧沒金若干兩引前數輩爲證遞相交付文籍在焉鞫其僧已服盜取之罪未窮破用之所德裕疑其非實僧乃訴冤曰本寺積年止有文書埀載分兩交承其實無金衆人以某孤立不狎流俗欲乘此擠之德裕惻然曰此不難知也乃以兜子數乘命于連僧人入對悉坐之兜子中門皆向壁毋得相見各與黃泥令模作前後交付下次金形狀以憑證據而形狀皆不同乃劾其誣一一服罪

議罪門載漢景帝時廷尉上囚有防年繼母陳殺防年

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爲
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
故得比于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
已絶宜與殺人同不當以大逆論
又載漢宣帝時燕代閒有三男子共娶一女而生一子
及將分離爭子興訟丞相黃霸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
禽獸處之遂戮三男以子還母
又載元帝時王尊守槐里令兼行美陽令事美陽婦人
告其假子不孝曰兒嘗以我爲妻妒笞我尊遣吏收捕

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顏師古說歐陽尚書有造獄事謂非常刑各造殺戮之法）尊于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挂磔著木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

又唐徐有功為司刑丞時有韓純孝者受徐敬業偽官前已物故推事使顧仲琰奏稱家口合緣坐詔依斷籍沒有功議曰律謀反者斬身亡即無斬法若情狀難捨或敕遣戮屍餘非此塗理絕言象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既所緣之人亡則所因之罪滅減止徒坐頻會赦恩今日即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詔依有功議斷

放由是免籍沒者數百家
又杜鎬侍郎兄仕江南爲法官嘗有子毀父畫像訟未能決鎬尚幼輒曰僧道毀天尊佛像可以比也兄甚奇之
又邢州有盜殺一家其夫婦即時死有一子明日乃死州司以其家財産依戶口絶法給出嫁親女刑曹駁曰父母死時其子尚在即財産乃子物所謂出嫁親女乃係出嫁姊妹不合有分
懲惡門載孫沔知杭州有丐者左臂無一手右臂惟兩

指盜細民鑊相競至庭丐者舉臂泣曰細民誣我我無手人豈能盜鑊洒即然之叱細民出撫勞丐者因予以鑊始弗敢受再三安慰丐者不悟也以指撮鑊徐以臂舉戴于首而去洒追還斷其指令于市

摘姦門後魏李崇爲揚州刺史部民苟泰有子三歲失之後見在郭奉伯家各稱己子竝有鄰證官不能決崇乃令二父與兒各别禁數日忽遣吏謂曰兒已暴死可出舉哀泰聞之悲泣不自勝奉伯嗟嘆而已殊無痛意遂以兒還泰

鉤慝門唐張允濟初仕隋爲武陽令鄰邑有民以牸牛依妻家數年孳生十餘犢及將異居妻家不與本縣不能決乃詣武陽訴之允濟曰爾自有令長何至此也民垂泣言所以然允濟遂令左右縛牛主蒙其首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者盡召集村中牛質所從來妻家遽指所訊云此是女壻家牛不知來處允濟發蒙曰此是女壻可以牛歸之妻家驚服

又一事相類者王恭戍邊留牸牛六頭于舅李璉家養五年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舅曰牸牛二頭已死當還

四頭老牸餘非汝牛所生恭訴于縣縣令裴子雲以恭付獄追盜牛賊李𨗝𨗝皇怖而至子雲叱責曰賊引汝同盜牛三十頭藏汝莊內𨗝不伏喚賊對辭乃以布衫蒙頭立南墻下𨗝急吐款云三十頭牛是外甥牸牛所生非盜得也子雲令除恭頭布衫𨗝驚曰此是外甥子雲曰是即還牛更欲何語𨗝默然復謂𨗝曰五年養牛辛苦特與五頭餘並還恭聞者歎服

又唐江陰令趙和咸通初以折獄著聲淮陰有二農夫比莊通家東隣嘗以莊契質于西鄰後當收贖先入八

百千自恃密熟不取文證再賫餘鏹至西鄰遂不認東鄰訴于縣于州皆不得直遂越界訴于江陰和曰縣政甚卑何以奉雪東鄰泣曰至此不得理則無處伸訴矣問爾果不妄否曰焉敢誣乃召捕賊人齎牒淮陰云有劫江賊按鞫已具其同惡在某處姓名狀貌悉以西鄰指之請梏付差去人西鄰自恃無迹不懼也至則械于庭和厲聲詰之囚泣訴其枉和曰事蹟甚明尚敢抵諱所劫之物藏汝莊中皆可推驗汝具籍貲產以辨之囚不虞東鄰之越訴也乃具折穀若干莊客某人者紬絹

若干家機所出者錢若干東鄰贖契者和復審問乃謂曰汝固非劫江賊然何得隱諱東鄰贖契錢八百千遂引其人對證乃慙服梏回本縣牒請檢付契書復置之于法

又章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夫放火焚舍稱火燒夫死夫家訴官妻不服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之一活之而積薪焚之活者口中有灰殺者口中無灰因驗屍口果無灰乃服罪

又南方有僞裝毆傷痕者以櫸柳塗膚則赤如毆水洗

不脫然識者亦能辨之蓋眞毆傷者血聚則硬僞者則否

又俟臨爲東陽令時他邑有民因分財産寄物壻家遂被諱匿屢訴弗得直聞臨治聲越境求伸臨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後半年縣獲強盜因蹤令妄亂供通有贓寄某家移文捕至下獄引問其人泣訴盜所供金帛皆親黨所寄者臨卽追元告民識認盡以還之人服其神

夾漈通志

余自少聞閩中有大書一部名曰通志知其爲名儒鄭先生所著也先生諱樵字漁仲興化人自號夾漈子思見其書而無繇近大德歲閒東宮有令下福州刊通志于是益思見終無繇也游宦劍津始獲見通志二十略乃興化舊刊本近三十冊或曰此通志之節略者爾或曰此說非也通志凡二百卷爲全書而二十略者特傳志中之一所謂略者非節略之謂夾漈序曰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于此矣由是而推則二十略自二十略

通志全書自全書而略在全之內也今福州所刊通志凡萬幾千板裝背成凡百十册視興化之三十册則福爲全志明矣大抵通志之作乃鄭先生欲破班固斷代爲史之非而律以司馬遷通歷代爲史之法故趣必畢之跋直指爲全史而不以爲類書其說謂通志以紀傳表志爲例大意法司馬子長史記以全書名志故以略名天官等書又曰莆陽刻本二十略然全史未之見則志自志略自略也予今僅見二十略而其全志未睹未敢輕于論議謹按二十略之次序曰生民之本在姓氏

故作氏族略書契之本見于文字故作六書略明七音
之本達六合之情使裔夷之俘皆知禮義故作七音略
天文在于圖象有義無象莫能知天故作天文略地理
之家在封圻封圻之要在山川今準禹貢之書而理川
原本開元十道圖以續今古故作地里略梁汴者四朝
舊都足爲痛定之戒南陽者中原新宅宜爲無疆之基
故作都邑略謚法一家國之大典今所纂削去引辭而
除其曲說故作謚法略祭器者古人飲食之器今之祭
器出于禮圖徒務說義不思適用故作器服略樂以詩

爲本詩以聲爲用齊魯韓毛四家博士各以義言詩遂使聲歌之道廢故作樂略學術苟且由源流之不分書籍散亡由編次之無紀故作藝文略册府之藏不患無書校讐之司未聞其法故作校讐略圖成經書成緯古者左圖右書不可偏廢郎圖而求者易郎書而求者難故作圖譜略款識者古人之面貌金石之功寒暑不變今藝文有志而金石無紀故作金石略洪範五行傳者巫瞽之學也天地之閒災祥萬種人閒禍福冥不可知若之何一蟲之妖一物之戾皆繩之以五行臣故削去

而作災祥略五方之名本殊萬物之形不一通鳥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故作昆蟲草木略凡十五略出臣胷臆不涉漢唐諸儒議論禮略序五禮職官略秩百官選舉略言掄才之方刑法略言用刑之術食貨略言財貨之源流凡茲五略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之文也先生自序二十略之大旨如此其編摩之勤意度之新誠爲苦心千載獨步然披覽究意似亦止是類書故庸齋之序以爲博不如約特其該洽精審則勝于通典事文類聚翰苑新書之類至于通志全書世以爲史尙未

及見又不知先生所以用意者何如也姑俟續考○卷末有古壽呂君政跋云二十略乃通志內之一書也其說益明先生少不事科舉惟務著書三舉孝廉兩舉遺逸俱辭後以經筵列薦特召賜對稱旨命以官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乞還山詔給筆札修史及繕寫成書二百卷造朝除樞密院編修官兼檢詳諸房文字又命繳進通志通略未及上而卒有子翁歸纔八歲家藏遺稾多散逸云

元貞陳言

元貞新政有北士吳助教陳定本十六策其言雖若泛
濫至其條例時弊處沈著痛快今摘其要以示後
今天下以爲亂邪而海宇清寧重譯來貢災沴不作年
穀頻登未見其亂之迹也以爲治邪而官吏姦貪盜賊
竊發士鮮知恥民不聊生號令朝出而夕更簿書斗量
而車載庠序不立人材無自出之由律令不修官府無
常守之法舍眞儒用苛吏棄大本而求小功空中國事
外夷取虛名而獲實禍漢以火唐以土此德運之重事
先儒有相生相勝之評殷尚質周尚文此因革之大綱

今代無所損所益之識學校科舉常平義倉平準物貨之法皆今之急務有益萬世而不爲僞金僞銀妄醫謬卜巫覡符水之流皆古之所禁不遠千里而必取金銀有人而無出不在乎鈔之舊新田疇少貇而多荒奚論乎穀之貴賤布帛翔涌而號寒者滋甚米粟漸平而嘑饑者愈多邊鄙有數十萬之兵倉廩無五七年之積有司多不才之俗吏諸衛半無用之冗兵服色混有扎撒孫之權官爵濫有别里歌之選郡國苦達魯花赤不遷之虐驛站患所脫和孫細檢之煩海東進名鷹動有千

百騎之擾安南獻馴象嘗遺一萬里之憂鰥寡孤獨之人饑凍不知其廣惠流連荒亡之輩醉酗不問其所由受一貫之錢者有刑撒花銀不在此例爭一壟之田者必訟奪草地莫敢誰何草料有孛歌孫之偏枯頭匹失有不蘭奚之乾沒海運糧不能以無擾鹽料草未免乎強科削民力置屯田利于此而害于彼改提刑爲肅政舊其弊而新其名秋官乏推讞之人吏部闕銓衡之法散官降職事三等選曹守無謂之規覃恩增品級一階有司敗垂戍之典藍綠朱紫巧宦有四時之遷省部院

臺善進有九階之轉騾用者號稱不次滿考者目爲不通權門以之大開公道由是不立出納之吝一生二三生三上下交征萬取千千取百公行賄賂守令無牛犢之畱私舉錢糧豪富有羊羔之息米至倉而官不爲入商旅聲苦于上都物輸公而價不爲酬者老稱寃于外郡御史言官也經年未見言章翰林論思也終日未聞論狀北門有編修修譔所修者未審何書東觀有祕監監丞所監者未知何事大常乃禮樂之根本孰明五音成均實敎化之淵源誰通六藝星芒示異本除舊布新

之事司天但務于禱祈日蝕爲災蓋扶陽抑陰之徵大史惟陳其躔度河渠峻由地形不便都水失洎水之宜印版壞無方略可陳與文有喪文之罪曰清流曰雜職朝儀混文武之班爲大夫爲將軍官階失左右之寄財穀止有此數十倍入難應横支官吏既無定員千萬求莫尋見闕豺貘當道倖門如鼠穴之多虎豹守關甲第如蟻封之密士生纔弱冠上事君而下臨民親死不奔喪内成婚而外入仕上倍中中倍下田祿無公侯異等之須窮則變變則通楮弊失母子相權之道江南苦茶

鹽之重稅山西患穀粟之遠移道縣未已于追徵繇役安在乎𨭉免棄產抛家者比比如是質妻賣子者往往皆然賜予弗加于賢能公私以之而匱之笞杖無小大之節徒流無遠近之分俸秩應添而不添冗員當減而不減朝士無修已治人之學臺諫盡呈身識面之徒目刻薄爲忠貞殆似指鹿而爲馬用奸黠治郡縣何啻驅狼而牧羊大臣持祿而不言小臣畏罪而不敢以朝三暮四之術愚醉生夢死之民方今之勢如是而已雖非大亂亦未可謂之治矣○如上所陳多有警語特有時

而牽于對偶失之不切則其意惟在作文非言事之體又且毛舉縷數如此是内而朝廷外而郡邑無一事無弊無一處無病尚何足以爲國乎此蓋急于吐露而忘其裁制也然其文意到處自是可采所謂定本十六策其目曰修實德則天道定嚴宇廟則人事定重一統則大業定開言路則聞見定近正人則心術定設大學則風俗定杜倖門則奔競定罷遠征則邊鄙定議律令爲政之本廣學校爲敎之本增從祀爲道之本復襲封爲德之本興勸農爲富之本汰監司爲治之本褒隱士爲

勸之本用賢才爲化之本以上十六事文詞浩繁且有重複迂緩處茲不盡錄或云此人誤成此書不會投獻而沒其稾流傳果如是殆亦好名之士歟雖然猶勝于喑喑默默與草木俱腐者也

前朝封爵

宋時封爵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其閒亦有臣子所不敢受封者謂如累朝潛藩曾經封册則俱在不封之例偶見景定條法具載甚詳因錄于此雖時異事殊亦可見當日典故云

大國

趙不封晉不封秦　齊　魏　韓不封燕

楚　魯　梁不封宋不封陳　吳　越

夏　商　周　漢　唐　昇不封冀

豫　兗　荆　雍　揚　徐　鎮

益　鄧　邠　潭　凉　鄆　蜀不封

太宗嘗封晉徽宗嘗封韓故不封餘皆此例若趙與

宋則國名與姓故也

次國

衛鄭蔡曹(不封)許代瀛
慶岐隨密邢壽(不封)潞(不封)
蘇定(不封)相廣延(不封)婺涇
福宿華

小國

江滕向黃紀譙原
弘祁鄮取舒(不封)介道
酆蔣蕭郯譚霍萊
郇鄏鄔戴桐遂菅

管 沈 虞 應 息 英不封 任
崇 桀 扈 濮 巢 覯不封 安
申 虢 邾 杞 買 鄶 邱
巴 夷 穀 頓 麋 黎 葛
蓼 項 那 邗 茅 胙 庸
皋 滑不封 郡 年 權 甘 祭
尹 溫 毛 樊 成 單 劉
鞏 邵 邶 酈 宰 鬲 甯
杜 呂 皖 畱 郡 鄠 鄅

焦宛鄧穰葉郢鄗
緡勮費郚隴范程
鄱郤潛涪遼嬴絳
汲梧軹營翕花藺
易鄗洮澤昌翟陸
緇卞綸廬翼鄒房
褒康不封沛邳彭寶鄂
鄴薊潁不封汧沔沂肅
泜郥鄀莘順渝郫

蒲鄘豐棣光儀懷

永盛濟信義寧襄不封

均睦丹思簡忻韶

嘉不封端不封循恭不封愿弼通

虔資昭欽珍潋集

和衡會撫岳袁桂

蘄澧深洋建不封鄜瓊

茂衢澶德吉景郴

博貿惠潤莒郯夔

芮薛鄖鄣羅部

節鎮

北海青　高密密　濟南洛南　魯郡襲慶　彭城徐

濟陰興仁　東平袁平　襄陽襄陽　南陽鄧　漢東隨

安康金　房陵房　滎陽鄭　靈河滑　汝南蔡

淮寧淮寧　汝陰順昌　澶淵開德　景城滄　信都冀

常山眞定　鄴郡相　博陵中山　河東河中　陝郡陝

馮翊同　華陰華　華原耀　新平邠　洛郊鄜

扶風鳳翔　天水秦　安定涇　臨熙　大原大原

上黨隆德　平陽平陽　新秦麟　廣陵揚　譙郡亳
符離宿　廬江廬　餘杭臨安　會稽紹興　吳郡平江
丹陽鎮江　吳興安吉　東陽婺　奉化慶元　建康建康
宣城寧國　豫章隆興　南康贛　長沙潭　江陵江陵
江夏鄂　安陸德安　蜀郡成都　梓潼潼川　雲安夔
黔中紹慶　益川利　洋川洋　建安建寧　清源泉
南海廣　始安靜江　普寧容　漢中興元　閬中閬
永寧邕　武當均　河澗瀛　同安安慶　武陵常德
弋陽光　新定嚴　潯陽江　巴陵岳　唐安崇慶

瀘川江安 普安隆慶 高安肇慶 融水融 龍水宜

南平重慶 犍為嘉定

前朝科詔

唐設諸科取人而進士科獨貴當時見之贊詠有曰利市襴衫抛白苧風流名字寫紅箋又曰揚州十里小紅樓盡捲上珠簾一半又曰莫羞脫落殘牙齒會喫紅綾餅餤來皆所以多其榮也宋沿唐制亦貴進士科然唐猶兼采時望不專詞章宋則糊名考校一決于文字而已故議者有一番科第諸色人皆備之說雖則云然要

之實出于公其得之者蓋天與之而人亦貫之也獨有不可曉者如唐之李衛公卓爲一代才相會昌之政焜燿史牒袁州讀書遺蹟至今猶存而乃見遺于科目如宋之李盱江該博偉碩范文正公至以師禮待之如程伊川道德學術百世宗師如近世余樵隱才兼文武一代逸才乃衞公輩人俱不中第若以文論則尹少稷陸放翁劉後村皆學富文工豈不足以綴末科而咸被黜落至煩特旨賜第進列清華甚可笑也考之唐制不見有科詔之類宋至南渡後三載一策士大槩以子午卯

酉年鄉貢士以辰戌丑未年試禮部奏名進士而寅申
巳亥年則修明禋或舉郊祀其試鄉貢舊無定日故奔
競者或有一人而試數郡紹興中懲其弊令諸郡同以
八月十五日引試當是年則二月一日頒詔旨示以取
士之意而戒飭之凡遇此歲通謂之詔歲自德祐丙子
正月行都失守是年科廢逮今踰三紀矣往時故牘銷
磨澌滅後生小子無復能之前輩凋零鮮有能道者埸
來劒津有儒家子賈似之出示咸淳登科記一冊黃絹
碧標題曰咸淳七年同年小錄首載科詔覽之淒然蓋

不見此久矣因錄以示來者而并述大略如此

咸淳六年二月一日詔書

敕門下朕聞爲國之道得士則重隆周以鄉里舉盛漢以州郡薦莫不由此其選唐衆科之目進士爲尤貴本朝因之斯道寖昌名臣輩出蓋其效可覩矣朕自踐祚嘉與海內俊茂臻于斯路永惟天地之間惟理最大先皇帝實表章之以幸斯文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前年肇試禮部深詔執事務索諸理以觀其學庶幾成風以章先帝詒謀之仁思昔仁祖嘗下詔書以

古道飭天下士天下士皆自濯摩亦翕然丕變一歸于正若時得人號稱最盛至元祐而裕于所用汔致隆平今天下方聞之士素所藴抱有志當世而弗壹新美之眞材何由見朕今有詔令中外各舉進士勿以具文應諸路轉運使者其爲朕精擇有司越庶伯君子尙旣乃心以考其藝淵原正大之學忠實剴切之言朕所欲聞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凡爾選造其爲時奮興式丕化于人文稱朕意焉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咸淳七年省試戒飭考試官御札

我朝取士之途惟進士一科得賓興遺意事莫重焉出為世用者臺萊杞李之材相望也近年士風盛而古意衰習競浮華辭昧體要眞材不足以勝謏聞雷同反得以倣帖倖出朕甚非之嘗于秋賦激其原且令覆引汰其謬能者伸矣此復豫戒春闈以論策定去取經賦定高下此則蘇軾所謂以文章言論策為有用意也茲簡儒彥參典文衡其旣乃心其詳乃視毋苟且毋偏執所寘先後惟其當不必以不自已出為嫌為國得人益綿豐芑之澤則予一人以懌

付方逢辰以下

咸淳七年正月二十五日鎖院

敕差

知貢舉

中奉大夫權尚書吏部侍郎兼侍讀嚴陵方逢辰

君錫

朝散郎權尚書禮部侍郎兼權中書舍人兼侍讀

東嘉陳宜中與權

同知貢舉

朝散大夫起居郎兼權兵部侍郎括蒼陳存體仁
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權直學士院兼國子司業
兼侍講古涪文及翁時學

監試

朝散郎殿中侍御史南豐曾淵子廣微
參詳官一十二員點檢試卷官三十員主管牒試
避親官一員監大門官一員監中門官一員中諸
司官二員封彌官六員謄錄官三員對讀官二十
四員巡鋪官八員彈壓受卷官一員總轄諸司官

一員同主管官一員外諸司官一員各有銜位不

盡錄是年省元吉州劉夢薦

貢院排場日分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試大學諸州軍正解免

解詩賦論策三場

二月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引試大學諸州軍正解免

解經義論策三場

二月十二日十三日十四日引試博學宏詞三場并宗

子取應二場

二月十四日十五日引試大學公試經義詩賦論策二
場
二月十五日十六日十七日引試武學公試七書義論
策三場
二月十八日引試三學泛免一場
二月十九日引試京學頻申一場
二月二十日引試京學零分一場
別院試
敕差

監試官
朝散郎監察御史古括張志立澤民癸丑姚榜
主文官
朝奉郎新除將作監兼崇政殿說書長沙丁應奎
圭叟癸丑姚榜
承議郎守祕書丞兼權度支郎官兼莊文府教授
三山許自資道丙辰文榜
考試官二員點檢試卷官七員監門官共二員封
彌謄錄對讀巡鋪等官共八員今不盡錄

別院排場日分

二月初一日初二日初三日引試避親并諸路漕舉監

　舉進士詩賦論策三場初四日初五日歇

二月初六日初七日初八日經義論策三場

二月初九日初十日十一日十二日引試大學避缺

　賦論策二場

同日引試武舉內地平等正請正免人七書義兵機策

　二場又引試大醫局習醫生局生三場又引試兩

　淮正請正免武舉并絕倫人及安東州江陵府進

士七書義兵機策二場
二月十二日引試宗學公試經賦論策二場
四川類省試
舉送
大中大夫權兵部尚書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總領
四川財賦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
兼提領措置屯田兼夔州路計度轉運使兼本
路勸農使兼知重慶軍府事兼管內勸農使南
部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閻中朱

䃼孫千載甲辰留𣏌

監試官

朝議大夫直寶章閣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本路勸農提舉河渠事提舉弓手寨兵兼本路轉運判官四川制置使司 缺

鄧益季謙乙未吳𣏌

主文考試點檢監門封彌謄錄對讀等官皆不錄

以上皆省試事

咸淳七年五月四日御試集英殿

敕差

詳定官

中順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兼給事中兼侍讀章鑑

朝散大夫權尚書工部侍郎兼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兼祭酒侍讀盧鉞

奉議郎守右正言兼侍講陳伯大

編排官

朝議大夫新除大府少卿鄧益

朝請郎尚書吏部員外郎右司陳緯
初考覆考點檢對讀封彌巡鋪等官共二十六員
皆不錄

御試策題

問厥初類穹實生兆民孰總其羣乃作之君孰牖其迷乃作之師君治之師敎之禮樂刑政之所繇生與其天下國家者壹是以元元爲命脈凡議論所講明政事所設施罔非爲邦本計夷考載籍率與天竝言之明威視聽皆自我民其不可輕者固如此歟三聖

傳心之要不越執中數語斯蓋萬世君師之大綱領究其指歸則曰非后何戴非衆罔守然則一中妙用固所以爲維持固結之道歟道之出有原道之傳有統前聖後聖同一揆歟我國家誕受天命以奄有九有列聖代光紹明大保人斯無疆我先帝廸畏天顯懷保小民四十一年躋敬履仁用能延洪基緒式克至于今日蓋其精神心術之妙融會于六經之奧要語一書口傳面命其示軌範者在是朕祇遹猷訓行其所知召故老求賢才以尙賢也然召未能至求未

盡獲何以致信順之助訓守牧戒貪殘以布治也然訓未必孚戒未必革何以新治象之觀求牧與朂當謹也既不用嫺戚每選用賢良宜有厚生之政而未見田里之無愁歎竭澤而漁弗忍也既力卻貢奉且禁獻羨餘宜有益下之說而尙聞郡邑之有征斂義廩之發恃以賑饑而侵牟或不免田租之蠲本以寬賦而苛取或如故至若豁諸州之積負損版曹之故額俾紓急絕之擾浚寓省憂之實而民未有愜志勢若中隔澤不下流歷思之汔不得其說意奉憲者導

之未明歟豈吏罕廉平則治道衰歟將治生乎積非可速成歟抑習錮于玩末易遷革歟朕寅念先帝詒謀常恐羞之重爲之惕然也子大夫博古通今夙抱經濟之藴其據經以對毋有所隱朕將親覽焉

此題視草學士不知爲誰氣卑文弱黯無鼂光甚非王言之體也當是時襄圍亟急事所宜問孰大于此恬不之及乃枚舉六七事之泛常者謬矣

以上皆殿試事

咸淳七年同年小錄

五月二十一日
皇帝御集英殿唱名賜進士張鎮孫以下及第出身
同出身五百二十人當日赴
期集所
六月一日准
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及小録錢一科計一千七百貫
文十八界
六月初五日
朝謝

六月十七日謁謝
先聖
先師
七月初十日賜聞喜同日賜御詩于禮部
七月十八日拜黃甲同日敘同年于禮部貢院
七月　日准
敕依格賜進士期集錢及小錄錢第二次第三次共六千四百貫文十八界立題名碑于禮部貢院
期集所職事官

糾彈 箋表 主管題名小錄 掌儀 掌計

典客 掌酒果 掌膳 掌器 司門 諸職竝于五百名內選差

謁殿職事

初獻張鎮孫 亞獻杜文甫 終獻陳鉞

糾彈 掌儀 贊禮 讀祝 奉幣 酌酒

詔禮 分獻 直鐏 直盥洗 舉鼎 直爵洗

直爵 諸職依上選

第一甲

共十七人不能備載姑錄三魁可例其餘

第一名

字鼎卿　小名鼎　小字技金

第鼎一　具慶下

年三十三九月五日寅時生　治易

一舉

張鎮孫

外氏何　娶蔡　兄弟

曾祖元貴　祖機　父南仲

本貫廣州南海縣城南廂高祖朝請大夫爲戶

字實翁　小名文舉　小字用之
第八十　永感下
第二名　年三十九八月二十二日生　治賦
鄉請初免舉

杜文甫
外氏姚　娶陸繼郲　兄奇縉雲主學
曾祖侁　祖芑　父一桂故通直
本貫台州臨海縣
字宜之　小名方中　小字鍾眞
第正十二　具慶下

第三名　年二十七九月日時生　治賦　一舉

陳鉞　外氏戴繼湯　娶計　兄某貢成均弟

某

曾祖思濟　祖紀　父應奎貢成均

本貫太平州當塗縣慈湖鄉化龍里

第二甲共三十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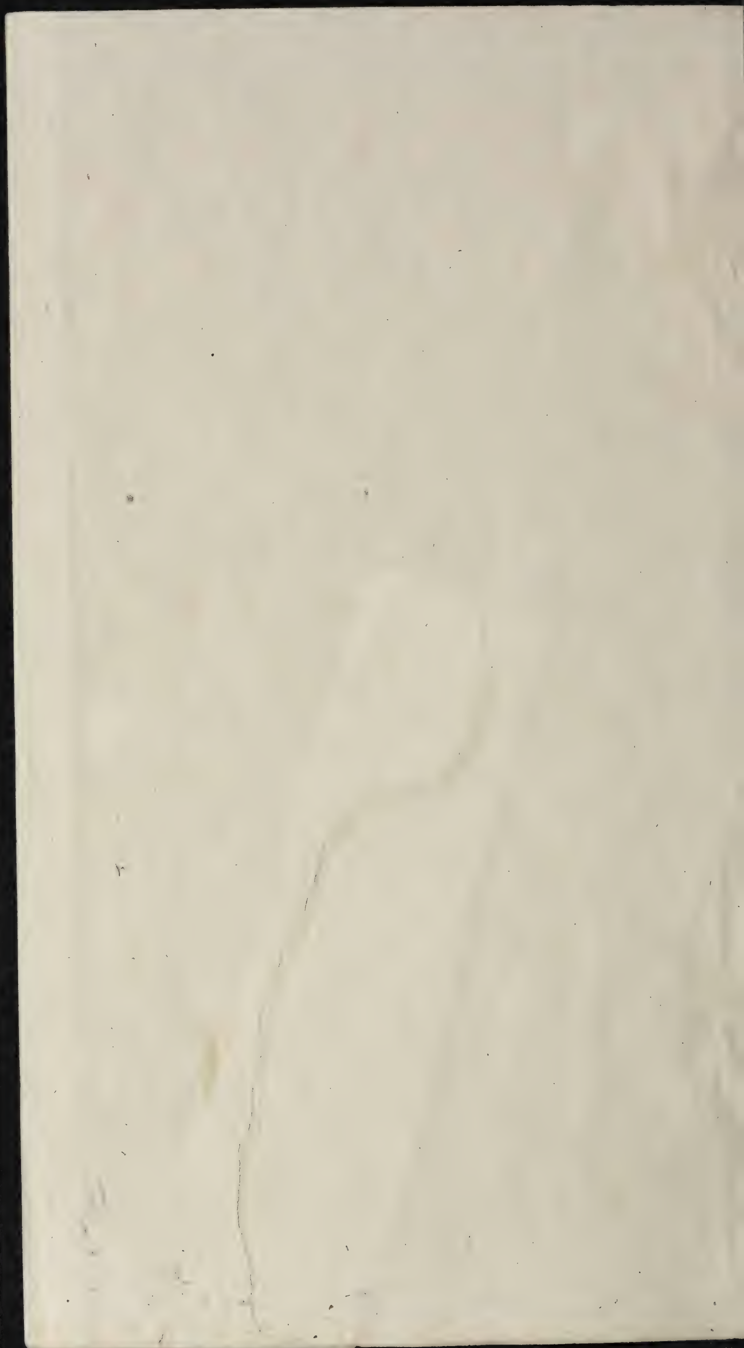
第三甲共七十七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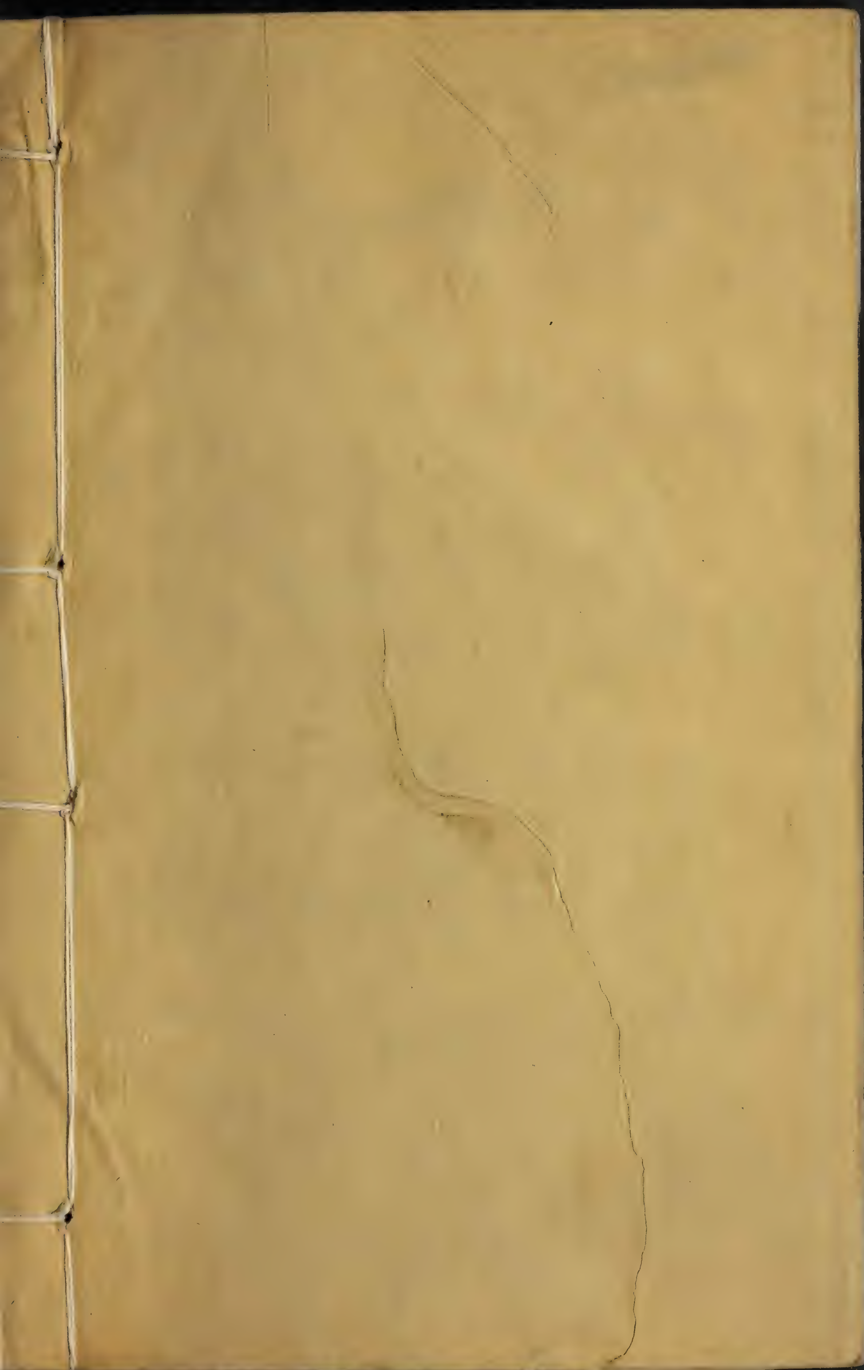
第四甲共一百九十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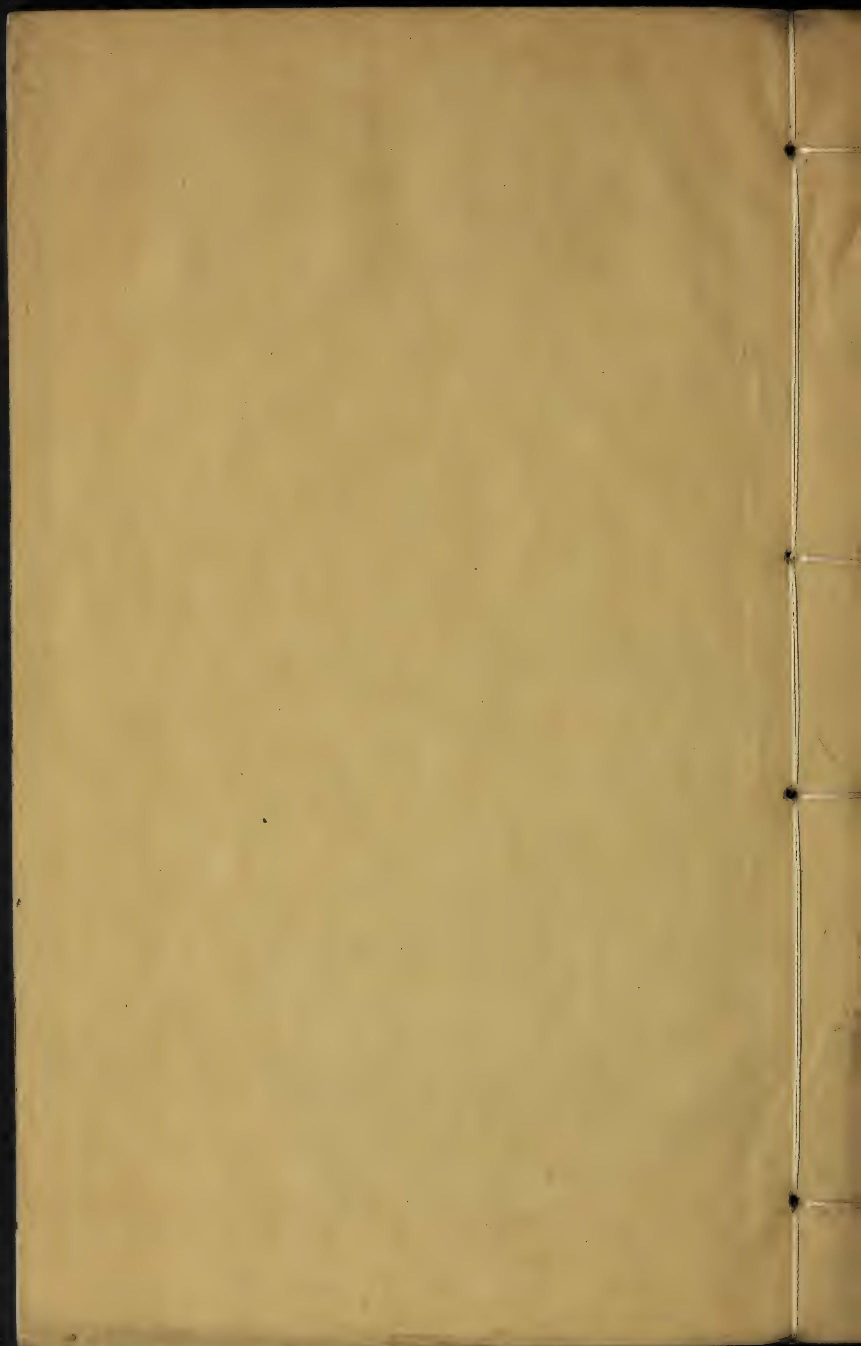
第五甲共一百七十一人

特奏名第一名吳清伯附第五甲 建寧府政和縣人
登科五百二人不能盡錄姑載三魁姓名于前則五百
名可以類推蓋亦存古之意云爾革命以來不能存此
者多矣賈氏子猶存此錄乃其二父曰昌忠曰純孝者
俱以辛未登科故有此也其本貫乃蜀之懷安軍金堂
縣人兄弟皆治書中選可謂盛事其子今寓南劍城內
之紫洲嶺云方今武功既著文治將興吾黨之士其摩
厲以須他日賓興將見代有偉人出爲吾道重此理之
必至者也愼毋廢學自暴自棄云

卷三十一終







道光己酉鐫

洞天清祿

海山仙館叢書

海山仙館叢書

洞天清祿

道光己酉鐫

洞天清祿集序

唐張彥遠作閒居受用至首載齋閣應用而傍及醯醢脯羞之屬噫是乃大老姥總督米鹽細務者之爲誰謂君子受用如斯而已乎人生一世閒如白駒過隙而風雨憂愁輒居三分之二其閒得閒者纔一分耳況知之而能享用者又百之一二於百一之中又多以聲色爲受用殊不知吾輩自有樂地悅目初不在色盈耳初不在聲嘗見前輩諸老先生多蓄法書名畫古琴舊研良以是也明窗淨几羅列布置篆香居中佳客玉立相映

時取古人妙蹟以觀鳥篆蝸書奇峯遠水摩挲鐘鼎親見商周端研涌巖泉焦桐鳴玉佩不知身居人世所謂受用清福孰有踰此者乎是境也閬苑瑤池未必是過人鮮知之良可悲也余故會萃古琴研古鐘鼎而次凡十門辯訂是否以貽清修好古塵外之客名曰洞天清祿若香茶紙墨之屬既譜載而亡謬誤者茲不復贅觀者宜自求之開封趙希鵠序

洞天淸祿集

古琴辯

開封趙希鵠著

古琴以斷紋爲證葢琴不歷五百歲不斷愈久則斷愈多然斷有數等有蛇腹斷其紋横截琴面相去或一寸或二寸節節相似如蛇腹下紋有細紋斷如髮千百條亦停勻多在琴之兩旁而近岳處則無之有面與底皆斷者又有梅花斷其紋如梅花頭此爲極古非千餘載不能有也凡漆器無斷紋而琴獨有之者葢他器用布漆琴則不用他器安閒而琴日夜爲絃所激又歲久桐

腐而漆相離破斷紋隱處雖腐磨礪至再重加光漆其紋愈見然眞斷紋如劒鋒僞則否

僞作者用信州薄連紙先漆一層於上加灰紙斷則有紋或於冬日以猛火烘琴極熱用雪罨激裂之或用小刀刻畫於上雖可眩俗眼然決無劒鋒亦易辨

古琴惟夫子列子二樣若太古琴或以一段木爲之並無肩腰惟加岳亦無焦尾安焦尾處則橫嵌竪木以承絃而夫子列子樣亦皆肩垂而濶非若今聳而狹也惟此二樣乃合古制近世雲和樣於岳之外刻作雲頭捲

而下通身如壺瓶狀或以夫子樣周徧皆作竹節形名竹節樣其異樣不一皆非古制又於第四絃下安徽以求異曰此外國琴尤可笑也

古琴有陰陽材者蓋桐木面陽日照者爲陽背陽不面日者爲陰也謂尋不信但取新舊桐木置之水上陽面浮而陰必沉雖反復之再三不易也更有一驗古今琴士所未嘗言陽材琴旦濁而暮清晴濁而雨清陰材琴旦清而暮濁晴清而雨濁此乃靈物與造化同機緘非他物比也

古琴最難得過於精金美玉得古材者命良工旋製之斯可矣自昔論擇材者曰紙甑水槽木魚鼓腔敗棺古梁柱榱桷然梁柱恐為重物壓損紋理敗棺少用桐木紙甑水槽患其薄而受溼氣大多𢠸木魚鼓腔晨夕近鐘鼓為金聲所入最為良材然亦有敲損之患別有擇材往監令陳逃之昔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為名而實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近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正對一屋柱而柱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

桐也卽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乞俟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曰洗凡一曰清絶遂爲曠代之寶後錢氏納土太宗朝二琴歸御府南渡初流轉至雪川葉夢得上之此乃擇材之良法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入之所處在空曠清幽蕭散之地而不聞塵凡喧雜之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以此觀之安琴之室亦當如是不宜近塵穢婦女喧雜之地也

工人供斤削之役若繩墨尺寸厚薄方圓必善琴高士

主之仍不得促辦如槽腹琴面之類每一事畢方治一事必相度審思之既斲削去則不復可增度造一琴並漆必三月或半年方辦合底面必用膠漆如皮紙厚合訖置琴於卓上横厚木於卓下夾卓以篾絞縛之依法匣訖候一月方解底灰必雜以金銅細屑或磁器屑薄如連紙候極乾再上一次面灰用極細骨灰如薄連紙止一上竝一月方乾面上糙漆僅取遮灰光漆糙底灰漆差厚無害又徽者繩也準繩墨以定聲尤宜留意豈俗工所能哉若製造之法諸琴書備載宜擇其善者而

用之

今人見琴池沼中有雷文張越字便以爲至寶殊不知雷張皆開元天寶時人去今能幾何若得古材依法斲心斲之雷張未必過也惟求其是而已矣

湖南有范氏曾守土號范連州自能斲琴今有一琴在折彥質參政家其琴面乃用方二三寸許小桐木片以膠漆湊成之名曰百衲彈之則與尋常低下琴無異此何益截木不成段聲必不應又爲漆所礙其室塞可知折氏至今寶之尤可笑今人或以琴材短不及式自岳

之外别用桐木接之亦不可也

古琴漆色歷年既久漆光退盡惟黯黯如海船所貨烏木此最奇古而或者以其無光磨而再漆之不惟頓失古意且滯琴之聲此大戒也

底面俱用桐謂之純陽琴古無此製近世爲之取其暮夜陰雨之際聲不沉然必不能達遠盖聲不實也

今人多擇面不擇底縱依法製之琴亦不清蓋面以取聲底以匱聲底木不堅聲必散逸法當取五七百年舊梓木鋸開以指甲掐之堅不可入者方是

桐木不宜太鬆桐木太鬆而理疎琴聲多泛而虛宜擇緊實而紋理條條如絲綫密條達不邪曲者此十分良材亦以掐不入者爲奇其掐得入者粗疎柔脆多是花桐乃今用作漆器胎素者非梧桐也今人多誤用之

桐木年久木液去盡紫色透裏全無白色更加細密爲金良材

古人以桐梓久浸水中又取以懸竈上或吹暴以風日百種用意終不如自然者蓋萬物在天地閒必歷年多然後受陰陽氣足而成材之後壯而衰衰而老老而死

陰陽之氣去盡然後反本還元復與大虛同體其奇妙處乃與造化同功豈人力所能致哉豈吹暴所能成哉有梧桐生子如簸箕有花桐春來開花如玉簪而微紅號折桐花有櫻桐其實堪以搾油有刺桐其木偏身皆生刺如釘堪作梁柱四種之中當用梧桐詩曰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書曰椅木梓實而桐皮卽今花桐也花桐之實正類梓實桐卽今梧桐也二者雖皆可以爲琴而梧桐理疎而堅花桐柔而不堅則梧桐勝於花桐明矣今取舊材但知輕者爲桐不知堅而輕者爲梧桐毋怪

乎滿天下無良琴也俚諺曰新爲桐舊爲銅蓋指言梧桐也
有楸梓鋸開色微紫黑用以爲琴底者也有黃心梓其理正類櫧木而極細黃白不堪若作器用難朽非琴材
漆木亦類梓蓋取其漆液堅凝古人亦以爲琴底須不經取漆而老大者方可用
製琴腹至安鳳足處須小阮之過足則復寬之蓋聲遇阮則不直達過阮寬則復悠揚而去所以韻長乃唐雷文祕法此論琴腹橫廣也面底皆然於阮處穿鑿足

琴足宜用棗心黃楊或烏木葢取其堅實足之下須令平如鐵切忌尖與凹足之柄與琴之鑿必大小相當毋差毫釐若柄小而以紙副之琴聲必泛岳齦焦尾亦宜此三等木切不可以金玉犀象爲飾多誨盜併爲琴害矣

雷張製槽腹有妙訣於琴底悉窪微令如仰瓦葢謂於龍池鳳沼之絃微令有脣餘處悉窪之正如今銅鐵之背穿眼處有絃凸起令聲有關閉旣取其面底如瓦相合而池沼之脣又關閉不直達故聲有所匱而不散豈

論琴腹堅深也余嘗見畢文簡公張越琴於池沼間以指探之果如此

古之愛琴者沒則戒子孫藏之塚間或有用石匣者復出而爲世用多是聲沈闇闇然蓋以受土氣多溼氣勝耳法當用大甑蒸之以去溼氣一蒸未透再多蒸之於風日處挂晾經月聲復矣

婺女浦江一士夫家發地得琴長大有斷紋紹興間獻之御府爲巨璫所阻曰此墟墓中物豈宜進御遂給還其家至今寶之雖聲帶濁而以作廣陵等大曲彈愈久

而聲方出此琴若用前蒸曝法當無此矣

南昌一士人家有古琴面上三穿孔然皆不當絃不礙聲號曰玲瓏玉有達官以千緡疋市之而去紹興諸暨一士大夫家有一穿孔亦不當絃今已轉徙他處

琴案須作維摩樣庳案腳不礙人膝連面高二尺八寸可入膝於案下而身向前宜石面爲第一次用堅木厚爲面再三加灰漆亦令厚四腳令壯更平不假坫扱則與石案無異永州石面案固佳然太薄必須厚一寸半許乃佳若用木面須二寸以上若得大柏大棗木不用

膠合以漆合之尤妙又見今人作琴卓僅可容一琴須闊可容四琴長過琴三之一試以案較琴聲便可見琴案上切不可置香爐雜物於前吳自強雲山集云於案面作小水槽不必爾也

前輩或埋瓮於地上鳴琴此說恐妄傳舊彈琴之室宜實不宜虛最宜重樓之下蓋上有樓板則聲不散其下空曠清幽則聲透徹若高堂大廈則聲散小閣密室則聲不達園囿亭榭尤非所宜若幽人逸士於高林大木或巖洞石室之下地幽境寂更有泉石之勝則琴聲愈

清與廣寒月殿何異也

挂琴不宜著壁有土氣惟紙糊格及漆格上當風處爲妙然須無人往來小兒婦女貓犬所不到處當挂時則加袋以障塵匣之則去袋蓋袋能引溼氣梅月須早入匣以厚紙糊縫安樓上陰涼處琴匣之制須低矮窄小僅可容此琴蓋合容受子口仍釘鉸加鎖若令僮僕抱琴勿橫抱多前遇物觸損雲牙不若於袋上作帶攣豎背肩後則不損然攣須緊不可寬

露下彈琴而聲不乏蓋陽材也若鐘鳴雞唱霜清月皎

以陽琴鼓之聲更清徹陰材則不然

未彈琴先盥手手澤能膩絃損聲夏月尤甚惟早晚差涼宜弄琴正午炎熱非惟汗汙天氣太燥亦難爲絃若陰涼處無害

焚香惟取香清而煙少者若濃煙撲鼻大敗佳興當用水沉蓬萊忌用龍涎篤耨凡兒女態者

彈琴對花惟巖桂江梅茉莉荼蘼薝蔔等香清而色不豔者方妙若妖紅豔紫非所宜也

夜深人靜月明當軒香爇水沉曲彈古調此與羲皇上

人何異但須一更後三更前葢初更人聲未寂三更則人倦欲眠矣

彈琴舞鶴鶴未必能舞觀者鬨然彈者心不專此與觀優何異非君子之事

湍流瀑布凡水之有聲處皆不宜彈琴惟澄淨池沼近在軒窗或在竹邊林下雅宜對之微風灑然游魚出聽其樂無涯也

春秋二候氣清而和人亦中夜多醒月色臨窗披衣趺坐橫琴膝上時作小操然須指法精熟方可為此

琴徽古人所以不用金玉而貴蚌徽者𧪼蚌有光彩得月光相射則愈煥發了然分明此正謂對月及膝上橫琴設若金玉則否今人少知此理然當用海中產珠蚌他蚌無甚光彩

道人彈琴琴不清亦清俗人彈琴琴不濁亦濁而況婦人女子倡優下賤乎

古硯辯

世人論硯者皆曰多用歙石蓋不知有端殊不知歷代以來皆採端溪至南唐李主時端溪舊坑已竭故不得

已而取其次歙乃端之次其失一也近時好事者作硯譜惟分端溪上中下三巖不知巖惟有舊坑無下新坑上中二巖則皆有新舊坑於歙亦然其失二也世之論端溪者惟貴紫色而不知下巖舊坑惟有漆黑青花二種初未嘗紫無他未會睹古硯其失三也余慮世人貴耳鑒而無心賞故述古硯辯惟說端歙而不他及蓋他石皆不及端歙或強以爲硯寧不羞見子墨客卿乎是說非老於用硯者其孰知之

端溪下巖舊坑卯石黑如漆細潤如玉扣之無聲磨墨

亦無聲有眼中有暈或六七眼相連排星斗異形石居
水底須千夫堰水汲盡深數丈篝火下縋深入穴中方
得之此品南唐時已難得至慶歷間坑竭下巖舊坑又
一種卵石去膔方得材色青黑細如玉有花點如筋頭
大其點別是碧玉清瑩與硯質不同唐吳淑硯賦所謂
點滴青花是也故名青花子石今譌爲青花紫石李長
吉詩已誤作紫字其實未嘗紫也青點之中或有白點
如粟排星斗異象水泾方見扣之無聲磨墨亦無聲此
品南唐時已難得慶歷間坑竭已上二品石久用鋒鋩

愈出不退鈍不假磨礲下巖上有一坑出此二種石别無新坑所謂新坑盖元坑已盡而别開一坑下巖則否端溪中巖舊坑石色紫如新嫩肝細潤如玉有眼小如菉豆粒純綠色而無暈或有綠條紋或白條紋如綫盖竪而圓者為眼横而長者為條紋此種亦是卵石外有黃膔包絡扣之無甚聲磨墨亦無聲久用鋒鋩不退不假磨礲今此坑取之亦竭中巖新坑色淡紫眼如鸜鵒眼大重暈而緊小其中如瞳人狀石老者扣之有聲嫩者無甚聲磨墨則微有聲石有枯潤潤者雖難得然久

用則鋒鋩退乏必假磨礲今此品難得遂爲希世之寶百研之中見一二耳世人見其希有又未曾見古研遂目此爲下巖舊坑不知此去下巖已低三等矣
端溪上巖新舊坑皆色灰紫而粗燥眼大如雄雞眼扣之瑲然磨墨相拒如鋸聲久用則鋒乏光如鏡面不堪用然舊坑差勝新坑今士夫所藏研多此品
他處石類端溪而非者有一種瀿石出九溪瀿溪表淡青裏深紫而帶紅有極細潤者然以之磨墨則木塞而不鬆快愈用愈光而頑硬如鏡面閒有金綫或黃脈直

截如界行相間者號紫袍金帶高宗朝戚里吳琚曾以進御不稱旨一種辰沅州黑石色深黑質粗燥或微有小眼黯然不分明今人不知往往稱為黑端相去天淵矣今端溪民負販者多市辰沅研璞而歸刻作端溪樣以眩士大夫被獲重價若辰沅人自鐫刻者則大雕篆或作荷蓮水波犀牛龜魚八角六花等樣藻飾異常雖極工巧而材不堪用此亦辯辰沅研之一法

歙溪龍尾舊坑色淡青黑湛如秋水並無紋以水溼之微似紫乾則否細潤如玉發墨如泛油並無聲久用不

退鋒或有隱隱白紋成山水星斗雲月異象水溼則見
乾則否此亦是卵石故難得極大者不過四五寸多作
月研就其材也或有純黑如角者東坡最貴重此品今
得之亦貴重不減端溪下巖然龍尾舊坑雖極細猶微
澀墨端溪下巖則直如鐵盤塌蠟矣以此爲辨南唐時
方開龍尾舊坑今已無之新坑色亦青黑無紋而粗燥
礪墨退筆久用則鈍乏有極大盈三尺者
羅紋刷絲金銀閒刷絲眉子四品新舊坑四品舊坑並
青黑色紋細而質潤如玉羅紋眞如極細羅刷絲如髮

密眉子如甲痕或如蠶大金銀閒絲亦細密久用不退
鋒磨墨無聲無潤大者然皆次於龍尾舊坑亦南唐時
開坑今已無如得之貴重不減龍尾舊坑四品新坑竝
紋粗而質枯燥且不堅眉子大者或長二三寸刷絲每
條相去一二分羅紋如羅花紋拒墨如鋸久用退乏光
硬大者盈一二尺甚大者三尺
金星新舊坑竝麄燥淡青色雖金星滿面然礪墨退筆
久用退乏大者盈尺別有一種黑石金星姿質亞端溪
下巖漆黑石乃是萬州懸金崖金星石色漆黑細潤如

玉隱隱金星水溼則見乾則否發墨如泛油無聲久用不退乏之非歙也今萬崖亦已取盡如得之不滅端溪下巖

銀星新舊坑竝麄燥淡青黑色有星處不堪磨墨工人多側取之置其星於外謂之銀星牆壁拒墨如鋸久用退乏之如鏡面大者盈尺

除端歙二石外惟洮河綠石北方最貴重綠如藍潤如玉發墨不減端溪下巖然石在臨洮大河深水之底非人力所致得之為無價之寶耆舊相傳雖知有洮研然

目所未睹今有綠石硯名爲洮者多是潹石之表或長
沙谷山石潹石潤而光不受墨堪作砥礪耳
荆襄鄂渚之閒有團塊黑玉璞正與端溪下巖黑卵石
同而堅緻過之正堪作研惟不如玉器出光留其鋒耳
但黑中有白玉相閒甚者潤寸許玉石謂之閒玉瑪瑙
其白處又極堅恐梗墨若用純黑處爲研當在端溪下
巖之次龍尾舊坑之上
硯匣不當用五金蓋石乃金之所自出金爲石之精華
子母同處則子盜母氣反能燥石而又誨盜法當用佳

漆爲之研雖低匣葢必令高過寸許方雅觀然只用琴
光素漆切忌用鈿花犀毗之屬四角須布令極牢不宜
用紗匣取其容研而周圍寬三紙或作皁絹襯尤妙令
人於匣底作小穴小竅容指本以之出研而多泄潤氣
但令匣稍寬不必畱竅或有墨汁流下多汙几案又或
匣底之下作豹腳取其可入手指以移重研此尤非所
宜葢硯實則易發墨虛則否故古人作研多實其趺又
加以緋褥正爲是也

古鐘鼎彝器辨

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其制器亦然商器質素無文周器雕篆細密此固一定不易之論而夏器獨不然余嘗見夏琱戈於銅上相嵌以金其細如髮夏器大抵皆然歲久金脫則成陰窾以其刻畫處成凹也相嵌今俗譌爲商嵌詩云追琢其章金玉其相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閒有土蝕處或穿或剝竝如蝸篆自然或有斧鑿痕則僞也銅器墜水千年則純綠色而瑩如玉未及千年綠而不瑩其蝕處如前今人皆以此二品體

輕者爲古硃不知器大而厚者銅性未盡其重止能減三分之一或減半器小而薄者銅性爲水土蒸陶易盡至有鋤擊破處竝不見銅色惟翠綠徹骨或其中有一綫紅色如丹然尙有銅聲傳世古則不曾入水土惟流傳人間色紫褐而有朱砂斑甚者其斑凸起如上等辰砂入釜以沸湯煮之斑愈見僞者以漆調硃爲之易辨也

三代古銅竝無腥氣惟新出土尙帶土氣久則否若僞作者熱摩手心以擦之銅腥觸鼻可畏

識文夏用鳥跡篆商則蟲魚篆周以蟲魚大篆秦用大
小篆漢以小篆隸書三國用隸書晉宋以來皆用楷書
唐秦用楷隸三代用陰識謂之偃囊其字凹入也漢以
來或用陽識其字凸間有凹者或用刀刻如鐫碑蓋陰
識難鑄陽識易成陽識決非三代物也
款識篆字以紀功所謂銘書鐘鼎款乃花紋以陽飾古
器款居外而凸識居內而凹夏周器有款有識商器多
無款有識
古人作事必精緻工人預四民之列非若後世賤丈夫

之事故古器款必細如髮而勻整分曉無纖毫模糊識文筆畫宛如仰瓦而不深峻大小深淺如一亦明淨分曉絕無纖毫模糊此蓋用銅之精者並無砂顆一也良工精妙二也不吝工夫非一朝夕所爲三也今設有古器款識稍或模糊必是僞作質色臭味亦自不同

古者鑄器必先用蠟爲模如此器樣又加款識刻畫然後以小桶加大而略寬入模於桶中其桶底之縫微令有絲縷漏處以澄泥和水如薄糜日一澆之候乾再澆必令周足遮護訖解桶縛去桶板急以細黃土多用鹽

幷紙筋固濟於元澄泥之外更加黃土二寸留竅中以銅汁瀉入然一鑄未必成此所以爲貴也

句容器非古物葢自唐天寶閒至南唐後主時於昇州句容縣置官場以鑄之故其上多有監官花押甚輕薄漆黑款細雖可愛要非古器歲久亦有微靑色者世所見天寶時大鳳環瓶此極品也

僞古銅器其法以水銀雜錫末卽今磨鏡藥是也先上在新銅器上令勻然後以釅醋調細硇砂末筆蘸勻上候如臘茶面色急入新汲水滿浸卽成臘茶色候如漆

色急入新水浸即成漆色浸稍緩即變色矣若不入水即成純翠色三者並以新布擦令光瑩其銅腥爲水銀所匱井不發露然古銅聲微而淸新銅聲濁而閧不能逃識者之鑒

古銅器入土年久受土氣深以之養花花色鮮明如枝頭開速而謝遲或謝則就瓶結實若水秀傳世古則否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古銅器多能辟異祟人家宜畜之蓋山精木魅之能爲祟以歷年多耳三代鍾鼎彝器歷年又過之所以能辟

崇范文正公家有古鏡背具十二時如博棊子每至此時則博棊中明如月循環不休又有士人家藏十二時鐘能應時自鳴非古器之靈異乎

古之居官者必佩印以帶穿之故印鼻上有穴或以銅環相綰漢印多用五字不用擘窠篆止宜小篆筆畫停勻故有左三字而右二字者或左二字右三字者其四字印則畫多者占地多畫少者占地少五代以前尚如此今則否

古人惟鍾鼎祭器稱功頌德則有識盤盂寓戒則有識

他器亦有無識者不可遽以爲非古但辨其體質款紋顏色臭味足矣

字書曰刁斗以行軍晝炊夕擊今世所見古刁斗柄長尺四五寸其斗僅可容勺合如此則恐非炊具擊之則可此物乃王莽時鑄威斗厭勝家所用耳或於上刻貳師將軍字及其他官號尤表其僞大抵刁斗如世所用有柄銚子但可炊一人食卽古之刁謌刁字爲銚字耳字書以銚爲田器不言可知也鐎斗亦如今有柄銚子而加三足余曾見之辨其質與色眞三代物葢刁鐎皆

有柄故皆謂之斗刁無足而鐎有足耳又字書以鐎爲溫器葢古以鼎烹大鼎則卒難至熱故溫已烹之冷物一二人食則用鐎余所見者正然

余猶及見漢館陶侯鼎可容今三斗則三代可知矣然近世所存古鼎或有容一升半升者考其款識則眞古物也亦謂之鼎鼎乃大烹之器豈爾耶此葢古之祭器名曰從彝曰從則其品不一葢以貯已熟之物以祭宗廟象鼎之器形而實非鼎也猶今之食器亦有象鉎釜者凡曰鬲曰匜曰甗曰尊其形有甚小者皆然故小尊

或識曰寶尊彝

古以蕭艾達神明而不焚香故無香爐今所謂香爐皆以古人宗廟祭器爲之爵爐則古之爵狻猊爐則古之踽足豆香毬則古之鬵其等不一或有新鑄而象古爲之者惟博山爐乃漢太子宮所用香爐之制始於此亦有僞爲者當以物色辨之

餘姚一達官家有古銅盆大如火爐而周圍有十二環婺州馬鋪嶺人家掘得古銅盆兩環乃在腹之下足之上此二器文字所不載或以環低者爲古欵器

禹之聲尚文王之聲以追蠡趙岐注以追爲鍾紐於義未安追者琢也詩云追琢其章今畫家滴粉令凸起猶謂之追粉所謂追蠡葢古銅器款紋追起處漫滅也趙氏釋蠡爲絶亦非蓋剝蝕也今人亦以器物用久而剝蝕者爲蠡

道州民於舂陵塚得古鏡背上作菱花四朵極精巧其鏡面背皆用水銀即今所謂磨鏡藥也鏡色略昬而不黑並無青綠色及剝蝕處此乃西漢時物入土千年其質並未變信知古銅器有青綠剝蝕者非三代時物無

此也

或傳嵊縣僧舍治地得磚有永和字及得銅器如今香爐而有蓋蓋上仰三足如小竹筒空而透上筒端各有一飛鶴爐下亦三足別有銅盤承之

怪石辯

怪石小而起峯多有巖岫聳秀嶔嵌之狀可登几案觀玩亦奇物也其等有靈壁石英石道石融石川石桂川石邵石太湖石與其他雜出亦多等今列於後

靈壁石出絳州靈壁縣其石不在山谷深土中掘之乃

見色如漆間有細白紋如玉然不起峰亦無巖岫佳者
如菌蕈或如臥牛如蟠螭扣之聲清越如金玉以利刀
刮之略不動此石能收香齋閣中有之則香雲終日盤
旋不散不取其有峰也僞者多以太湖石染色爲之葢
太湖石亦微有聲亦有白脈然以利刀刮之則成屑
英州出石如銅礦聲亦如銅倒懸生巖下以鋸取之故
底有鋸痕大者或長七八尺起峯至二三寸亦几案奇
玩然色潤者可愛枯燥者不足貴也
道州石亦起峯可愛但石粗又枯燥之甚且體脆不任

衡撞

融州有老君洞所出石亦起峯粗燥體脆又甚於道州石

川石奇聳高大可愛然多人力雕刻後置急水中舂撞之其色枯燥

桂川石靜江府所出雖出自然而石粗色不佳閒有玲瓏者雅宜置之花檻中他無用也

邵石寶慶府所出色黑多以作博棊子或刻作筆架竝無自然峯巒

太湖石出平江太湖土人取大材或高一二丈者先雕刻置急水中舂撞之久久如天成或用煙熏或染之色亦能黑微有聲宜壘假山

紹興一士夫家有異石起峯峯之趾有一穴中有水應潮自生以之供硯滴嘉定閒越帥以重價得之

東坡小有洞天石石下作一座子座中藏香爐引數竅正對巖岫閒每焚香則煙雲滿岫今在豫章郡山谷家其家珍重常與告身同置一篋

研屏辯

古無研屏或銘研多鐫於研之底與側自東坡山谷始作研屏既勒銘於研又刻於屏以表而出之山谷有烏石研屏銘今在婺州義烏一士夫家用南康軍烏石葢烏石堅耐他石不可用也

洪景盧夷堅志云一士夫赴官就道其子婦方懷妊轎夫顛仆而半產乃翁呼轎夫欲治之夫曰逗曉不辨道路爲一石所礙翁不信親往視之匾潤微如玉良璞也攜詣玉工解作三片青質白章成山林雲月飛烏像歷歷分明自取其二以一謝玉工工治作屏因貴璫以獻

御府惜其無對召工問之工具以士夫姓名對被旨以
重賞宣取湊成三屏置之玉虛殿
永州祁陽縣石雖成紋然景叢雜不清遠又多刻畫而
成以手摸之有凸凹可驗間有自然者不甚佳
蜀中有石解開自然有小松形或三五十株行列成徑
描畫所不及又松止高二寸正堪作研屏屏之式止須
連腔脚高尺一二寸許濶尺五六寸許方與蓋小研相
稱若高大非所宜其腔宜用黑漆或烏木不宜用鈿花
犀毗之屬

取名畫極低小者嵌屏腔亦佳但難得耳古人但多留意作阮面大如小盌者亦宜嵌背苟非名筆則不可或用古人墨蹟亦妙

筆格辯

筆格惟黑白琅玕三種玉可用須鐫刻象山峯聳秀而不俗方可或碾作蛟螭尤佳嘗見一士人家用玉作二小兒交臂作劇面白頭黑而衣紅脚復白以之格筆奇絕或以小株珊瑚爲之以其有枝可以爲格也

銅筆格須奇古者爲上然古人少曾用筆格今所見銅

鑄盤螭形圓而中空者乃古人鎮紙非筆格也

靈壁英石自然成山形者可用於石下作小漆木座高

寸半許奇雅可愛

象牙烏木作小梭面上穴四竅下如座子洗筆訖倒插

梭上水流向下不損爛筆心

水滴辯

余嘗見長沙同官有小銅器形如桶可容今一合號右

軍研水盂其底内有永和字此必晉人貯水以添研池

者也古人無水滴晨起則磨墨汁盈研池以供一日用

塵盡復磨故有水盂

銅性猛烈貯水久則有毒多脆筆毫又滴上有孔受塵水所以不清故銅器不可用金銀錫者尤猥俗今所見銅犀牛天祿蟾蜍之屬口銜小盂者皆古人以之貯油點燈今人誤以爲水滴耳止堪作几案玩具

白玉或瓘子玉其色既白若水稍有泥淀及塵汙立見而換之此物正堪作水滴上加綠漆荷葉蓋蓋之蓋側作小穴以小杓柄嵌穴中永無塵入若當中作滴子則塵必入如無玉器用古小磁盂貯水亦佳

古翰墨眞蹟辯

北紙用橫簾造紙紋必橫又其質鬆而厚謂之側理紙桓溫問王右軍求側理紙是也南紙用豎簾紋必豎若二王眞蹟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葢東晉南渡後難得北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其紙止高一尺許而長尺有半葢晉人所用大率如此驗之蘭亭押縫可見王氏所藏右軍建安帖眞蹟今在長沙士夫家其帖本云四月五日羲之報建安靈柩至胡世將曾以此帖勒於豫章其建安靈柩字提起別作一行葢古人簡帖寫

至他人事或稱尊長者舊處皆如今提空此常禮也余屢見硬黄做書亦然今長沙所見建安二字乃與義之報字相連而不提空豈有碑提空而真蹟反不提空者此乃搨淳化閣帖贗作無疑盖太宗朝刻淳化閣帖乃侍書待詔王著摹勒著小人不學故於古人提空處皆連屬之此猶可也至於蟲鼠侵蝕與字之漫滅者皆不空缺而卒強聯之故多讀不成句鬻書者多以故紙浸汁染贗蹟又以墨雜朱作為印章令紙闇殊不知塵水浸紙表裏俱透若自然舊者其表色故其裏必新微揭

視之則見矣古人印章必用上等朱譬如古畫著色愈久愈新初未嘗昏闇也
硬黃紙唐人用以書經染以黃蘗取其辟蠹以其紙加漿澤瑩而滑故善書者多取以作字今世所有二王眞蹟或用硬黃紙皆唐人倣書非眞蹟
顏魯公之後寓居永嘉好事者守郡聞其家有魯公眞蹟一篋以獄事羅織之而擇其尤者摹郡齋篋書遂歸泉南好事者晚年卜居武夷之下以聲伎自隨一夕暴雨洪水發漂所居無蹤跡其人暴尸溪側篋不知所在

朝中名賢書惟蔡莆陽蘇許公易簡蘇東坡黃山谷蘇
子美秦淮海李龍眠米南宮吳練塘傳朋王逸老皆比
肩古人莆陽典重有法度許公無愧楊法華東坡草聖
得意咄咄逼顏魯公山谷乃懸腕書深得蘭亭風韻然
行不及眞草不及行子美乃許公之孫自有家法草聖
可亞張長史淮海專學鍾王小楷姿媚遒勁可愛龍眠
於規矩中時見飄逸綽有晉人風度南宮本學顏自成
一家於側掠拏趯勁循古法度無一筆妄作練塘深入
大令之室時作鍾體逸老草殆欲欺凌懷素或謂過之

古今石刻辯

北紙用横簾其質鬆而厚不甚滲墨以墨拂之如薄雲之過靑天猶隱隱見紙白處也凡北碑皆然且不用油蠟可辨

北墨多用松煙故色青黑更經蒸潤則愈靑矣南墨用油煙故墨純黑且有油蠟可辨碑文欲辨墨者皆放此

徽宗御府所儲書其前必有御筆金書小楷標題後有宣和玉瓢御寶淳祐壬寅於臨安客舍見永嘉一士人藏一帖乃唐人硬黃倣右軍書前有金字御筆云王右

軍書長者帖後有宣和玉瓢樣御寶

今售墨蹟者或云古人眞蹟皆筆勢相聯屬後世贗作者必逐字爲之殊不知此論行草者也若楷書則此論難用古人眞蹟字畫雖不聯而意實相聯屬觀其意可也若泥其說誤矣

古人晨起必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之用用不盡則棄去來早再作故研池必大而深其眞草篆隸皆用濃墨至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傅朋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

以紙加碑上貼於窗戶間以游絲筆就明處圈却字畫
填以濃墨謂之嚮搨然圈隱隱猶存其字亦無精采易
見

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纔八百餘年而片
紙無存不獨晉人如唐世善書之蹟甫三百餘年亦稀
如星鳳何也嘗攷其故葢物之奇異者常聚於富貴有
力之家一經大盜與水火則舉羣失之非若他物散落
諸處猶有存者桓元之敗取法書名畫一夕盡焚所喪
幾何良可悲也

太宗朝搜訪古人墨蹟令王著銓次用棗木板摹刻十卷於祕閣故時有銀錠紋前有界行目錄者是也當時用李廷珪墨拓打揩之不汙手唯親王宰執使相除拜賜一本人間罕得當時每本價已八百貫文至慶歷間禁中火災其板不存今世所見閣帖多乏精神焉有絳帖以閣本重摹而祕閣反不如絳帖精神乎則此可以觀也

絳州法帖二十卷乃潘舜臣用淳化帖重摹而參入別帖然比今所見閣帖精神過之舜臣筆力單微而自能

鐫石雖井闌階礎皆徧刻無餘所以段數最多或有長尺餘者舜臣死二子析而爲二長者負官錢沒入上十卷於絳州絳守重摹下十卷足之幼者復重模上十卷亦足成一部于是絳州有公私二本靖康兵火石並不存金人百年之間重模至再慶元間予官守長沙嘗見舊宰執家有南渡初親自北方攜得舜臣元所刻本末分析時二十卷其家珍藏非得二千緡官陌不肎與人乃北紙北墨精神煥發視金國所模者天淵矣淳化閣帖既頒行潭州即模刻二本謂之潭帖余嘗見

其初本當與舊絳帖鴈行至慶厯八年石已殘闕永州僧希白重摹東坡猶嘉其有晉人風度建炎金騎至長沙守城者以爲礮石無一存者紹興初第三次重模失眞遠矣

劉次莊摹閣帖於臨江用工頗精緻且石堅至今不曾重模獨二卷略殘闕然拓本既多頗失鋒芒今若得初本鋒芒未失者當在舊絳帖之次新潭帖之上然其釋文閒有譌處

上蔡臨模絳帖上十卷雖比舊絳帖少下十卷而逈出

臨江之上余嘗見於長沙兩府劉巘家
武岡軍重摹絳帖二十卷殊失眞且石不堅易失精神
後有武臣守郡嫌其字不精采令匠者卽舊畫再刻謂
之洗碑遂愈不足觀其釋文尤舛繆然武岡紙類北紙
今東南所見絳帖多武岡初本耳驗其殘闕處自可見
彭州亦刻歷代法帖十卷不甚精采紙色類北紙人多
以爲北帖
元祐中奉旨以淳化閣帖之外續所得眞蹟刻續法帖
元本在禁中後過太淸樓今會稽重摸本亦不減古絳

帖也

淳化祕閣帖板雖禁中火災不存而眞蹟皆藏御府至

徽宗朝奉旨以御府所藏眞蹟重刊於太淸樓而參入

他奇蹟甚多其中有蘭亭帖者是也名曰太淸樓帖

高宗聖學天成奎文煥發肆筆成書垂法萬世壽皇重

規疊矩宸畫尤妙兩朝訪遺書多得晉唐舊蹟至淳熙

閒奉旨以御府珍儲模勒入石名淳熙祕閣續帖置祕

書省寶慶火災其石不存

汝帖乃王宷輔道摘諸帖中字牽合爲之每卷後有汝

州印爲黃伯思所掊擊不直一文今會稽又以汝帖重開謂之蘭亭帖其實汝之靡耳

宋宣獻公刻賜堂帖於山陽金鄉首載古鍾鼎識文絕妙但二王帖詮擇未精今石不存胡龍學世將刻豫章法書種種精妙今已重模後有小字隸書范忠宣公子弟戒者是初本許提舉開刻二王帖於臨江模勒極精然少詮擇廬江李氏刻甲秀堂帖前有王顏書多世所未見但繼以本朝名公書頗多大抵今人書自當作一等耳曹尚書彥約刻星鳳樓帖於南康軍雖以衆刻重

模而精善不苟竝無今人書韓郡王侂胄刻羣玉堂帖所載前代遺蹟多所未見者後亦多今朝人書韓敗後入祕書省

蘭亭帖世以定武本爲冠自薛珦作帥別刻石易去於元石鐫損天流帶右四字以惑人然元本亦有法可辨鐫損四字一也管弦之盛字上不損處若八字小龜形二也是日也觀字宙兩行之閒界行最肥而直界伸脚十字下出横闌外三也管弦之盛盛字之刀鋸利如鉤四也痛字攺筆處不模糊五也興感之由由字類申列

敘之列其豎如鐵釘此其大略也然定武又自有肥瘦二本而鐫損者乃瘦本爲眞定武無疑何以知之今復州本以眞定武本重模亦鐫損四字其字極瘦王順伯尤延之爭辯如聚訟然瘦本風韻竟勝豈能逃識者之鑒其瘦本之石宣和閒就薛珦家宣取入禁中龕於睿思殿東壁建炎南渡宗澤遣人護送此石至維揚金犯維揚不知所在或云金人以氈裘褁之車載而去

世傳二王帖皆以眞蹟模勒獨樂毅論就石書丹其石在高學士紳家已殘缺至海字後轉屬趙立之處今重

模者後猶有趙立之印余嘉熙庚子自嶺右回至宜春見元本於一士人家用北紙北墨無一字殘缺而清勁遒媚正類蘭亭字形比今世所見重摹本幾小一倍此蓋齊梁間拓本眞人間希有之寶

元常力命帖惟北本與潭州本佳他無足取

顏碑在南方者尚多麻姑壇記吳興石桂記舊本干祿字書妙喜寺記西林題名皆絕品也

歐陽小字千文在邢州溫彥博墓志在東京九成宮碑仲夏蘭若二帖化度寺碑丹州刺史碑竝在北方會稽

高續古家有重模化度寺碑咄咄逼眞

鴈塔題名帖有北本有彭州本然北本爲上彭本頗失眞

徐騎省鉉深得古小篆法有篆千文刻石南昌精妙無愧古人今已重模失眞

余泝瀟湘歷衡潭永全道五郡竝無古刻惟道州有漢𦂳蠻校尉熊君之碑若浯溪中興頌乃唐中世所立迺亦已石乏工人每因舊蹟加洗刻以爲衣食業故愈失眞

余嘗見南嶽一僧云衡山多秦漢以來碑在林莽薇翳間寺僧懼爲官司所擾匿不敢言亦不敢遷至屋下故愈爲霜露剝蝕良可歎也

山陰僧僞作王大令書保母墓志韓侂冑以千緡市其石予每疑其贋作殊無一點大令氣象及見東坡所作子由保母墓志語則僧實僞也

古畫辯

古人遠矣曹不興吳道子近世人耳猶不復見一筆況顧陸之徒其可得見之哉是故論畫當以目見者爲準

若遠指古人曰此顧也此陸也不獨欺人實自欺耳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花果則趙昌王友花竹翎毛則徐熙黃筌崔白崔順之馬則韓幹李伯時牛則厲范二道士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貓犬則何尊師周炤得此數家已爲奇妙士大夫家或有收其眞蹟者價已千金矣何必遠求太古之上耳目所不及者哉

李營丘作山水危峯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軒甍閒雅悠然遠眺道路窈窕儼然深居用墨頗濃而皴皵分曉凝坐觀之雲煙忽生澄江萬里神變萬狀

余嘗見一雙幅每對之不知身在千巖萬壑中也
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氣象瑞雪滿山動有千里之遠
寒林孤秀挺然自立物態嚴凝儼然三冬在目
趙昌折枝尤工花則含煙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
眞莫辨眞僞設色如新年遠不退王友乃昌之上足賦
采入昌之室寫生則未逮繼友之後者惟長沙吳澤也
徐熙乃南唐處士腹飽經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鳧
自得天趣黃筌則孟蜀主畫師目閱富貴所作多綺園
花錦眞似粉堆而不作圈綫孔雀鸂鶒豔麗之禽動止

皆有生意

崔白多用古格作花鳥必先作圈綫勁利如鐵絲塡以衆彩逼眞所作荷蘆颯然風生順之乃白之孫綽有祖風所作翎毛獨步天下上有御寶乃順之所作玉虛殿立屏面流落人間徽廟已覯得之

韓幹與李杜同時所作馬世間見一二長幀上作街道闌干不作馬攏扦無他物其馬神駿不可名狀

伯時惟作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凡有筆跡重濁者皆偽作其餘人物面相尤妙

厲歸眞范不泯皆異人厲多作寒林而牛則遠觀如活近視有未工處范多作楊柳筆頗嫩而牛亦不及厲然二家近時所無

孫太古蜀人多用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伯時下然衣褶宛轉曲盡過於李

石恪亦蜀人其畫鬼神奇怪筆畫勁利前無古人後無作者亦能水墨作蝙蝠水禽之屬筆畫輕盈而曲盡其妙

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炤則熙寧畫院祇應所作貓犬

何則有士夫氣周則工人態度然生動自然二家皆有
古畫多直幅至有畫身長八尺者雙幅亦然橫披始於
米氏父子非古制也
河北絹經緯一等故無背面江南絹則經粗而緯細有
背面唐人畫或用搗熟絹為之然止是生搗令絲褊不
碍筆非如今煮練加漿也古絹自然破者必有鯽魚口
與雪絲偽作者則否或用絹包硬物椎成破處然絹本
堅易辨
古畫色黑或淡黑則積塵所成自有一種古香可愛若

僞作者多作黃色而鮮明無塵暗此可辨也
古畫軸多作簪頂軸小而重今人所用多如蔗段大而
輕古人用棗木降眞烏木象牙他木不用也
米南宮多游江湖間每卜居必擇山水明秀處其初本
不能作畫後以目所見日漸模倣之遂得天趣其作墨
戲不專用筆或以紙筋或以蔗滓或以蓮房皆可爲畫
紙不用膠礬不肎於絹上作一筆今所見米畫或用絹
者皆後人僞作米父子不如此
臨江楊无咎補之學歐陽率更楷書殆逼眞以其筆畫

勁利故以之作梅下筆便勝花光仲仁補之嘗游臨江城中一倡館作折枝梅於梁上矮屋至今往來士夫多往觀之倡藉以壯門戶端平間爲偸兒竊去其壁車馬頓稀今江西人得補之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匹又詩筆淸新無一點俗氣惜其生不遇蘇黄諸公今人止以作梅目之竟無品題之者

郭忠恕石恪厲歸眞范不泯輩皆異人人家多設絹素筆硯以俟其來而求畫然將成必碎之間有得之者不過一幅半幅耳李營丘范寬皆士夫遇其適興則畱數

筆豈能有對軸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不足與之言畫矣

擇畫之名筆一室止可三四軸觀玩三五日別易名筆則諸軸皆見風日決不蒸溼又輪次挂之則不惹塵埃時易一二家則看之不厭然須得謹愿子弟或使令一人細意舒卷出納之日用馬尾或絲拂輕拂畫面切不可用椶拂室中切不可焚沉香降眞腦子有油多煙之香唯宜蓬萊甲箋耳窗牖必油紙糊戶口常垂簾一畫前必設一小棜以護之棜上勿設障畫之物止宜香

爐琴硯極暑則室中必蒸熱不宜挂壁大寒於室中漸著少火令如二月天氣候挂之不妨然遇夜必入匣恐凍損

畫不脫落不宜數裝背一裝背則一損精神此決然無疑者墨蹟法帖亦然

古畫絹脆以手指點之皆能破損一壞則不復可救又有酒餘汚染食後油膩此皆大戒切須片紙先寫此說粘窗閒以呈客方可引客入觀然又有以此獲罪於貴客者所以人家有法書名畫止可時以自娛苟以奇品

自衒成賈禍之媒切宜謹之墨蹟法帖亦然若古鐘鼎尤脆爛手觸之則糜潰米元章之言如此
人物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飛禽走獸精神逼眞山水林泉淸潤幽曠屋廬深邃橋彴往來山腳入水澄明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雖不知名定爲妙手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毛山水林泉模糊遮掩屋廬高大不稱橋彴強作斷形山腳不澄明及水源無來歷凡此數病皆謬筆也
郭熙畫於角有小熙字印趙大年永年則有大年某年

筆記示年某年筆記蕭照以姓名作石鼓文書崔順之書姓名於葉下易元吉書於石間王晉卿家藏則有寶繪堂方寸印米元章有米氏翰墨米氏審定眞蹟等印或用圓印中作米芾字如蛟形江南李主所藏則有建業文房之印內合同印陳簡齋則有無住道人印記蘇武功家則有許國後裔蘇耆國老等印東坡則用一寸長形印文曰趙郡蘇軾圖籍吳傅朋則曰延州吳說私印

石恪作飛鼠張之則鼠不入室何尊師作貓則鼠皆遠

避宮洞於雲川長興成山寺羅漢壁上作猿鶴皆走而復歸吳道子作出水小龍在姑蘇達官家舒之則雲霞生信州懷玉山有畫羅漢郡中每迎請祈雨常有一二身飛還寺中

宋復古作瀟湘八景初未嘗先命名後人自以洞庭秋月等目之今畫人先命名非士夫也

近世畫手絶無南渡尚有趙千里蕭照李唐李迪李安忠栗起吳澤數手今名畫工絶無寫形狀略無精神士夫以此爲賤者之事皆不屑爲殊不知胸中有萬卷書

目飽前代奇蹟又車轍馬跡半天下方可下筆此豈賤

者之事哉

唐盧楞伽筆世人罕見余於道州見所畫羅漢十六衣

紋眞如鐵綫惟崔白作圈綫頗得緒餘至伯時萬不及

也

畫無筆蹟非謂其墨淡模糊而無分曉也正如善書者

藏筆鋒如錐畫沙印印泥耳書之藏鋒在乎執筆沈著

痛快人能知善書執筆之法則知名畫無筆蹟之說故

古人如孫太古今人如米元章善書必能畫善畫必能

書畫其實一事爾

人物鬼神生動之物全在點睛睛活則有生意宣和畫院工或以生漆點睛然非要訣要須先圈定目睛墳以藤黃夾墨於藤黃中以佳墨濃加一點作瞳子須要參差不齊方成瞳子又不可塊然此妙法也

臨者謂以元本置桉上於傍設絹素像其筆而作之謬工決不能如此則以絹加畫上摹臨之墨稍濃則透汙元本頓失精神若以名畫借人摹臨是棄之也就人借而不從尤非名鑒者也米元章就人借名畫輒模本以

還而取其元本人莫能辨此人定非鑒賞之精也
唐小李將軍始作金碧山水其後王晉卿趙大年近日
趙千里皆爲之大抵山水初無金碧水墨之分要在心
匠布置如何爾若多用金碧如今生色罨畫之狀而略
無風韻何取乎與水墨異其爲病則均耳
畫忌如印吳道子作衣紋或揮霍如蓴菜條正避此耳
由是知李伯時孫太古專作游絲猶未盡善李尚時有
逸筆太古則去吳天淵矣
此書近時刻本皆謁清祿爲錄且去集字又謬分

爲十一門似未詳讀本序者也古畫辨中次第亦多錯亂皆當以此本爲正康熙癸巳義門何焯記

右本傳自陸耶夫中丞家元澹生堂鈔本經何義門手校者較胡文煥刻本多一十九條又不特如義門所云序次不同而已寶之寶之

乾隆乙卯七夕歙鮑廷博書於西湖沈莊

洞天清祿集終

道光丁未鐫

諸經類編

海山仙館叢書

道光丁亥鐫

[illegible][illegible]類編

[illegible]

調燮類編目次

卷三

調燮類編卷一

總綱

天體如碧瑠透映而渾圓七曜列宿層層旋轉以裹地地如彈丸適天之最中人所居立皆依圓體天運旋於外其氣升降不息四面緊塞不容居側地不得不凝於中以自守也然總無方隅四面都是上無可墜處適天之至中亦無可倚處天之東升西降亦就人所居而言天則無處非升無處非降渾淪環轉而已地圓則無處非中以天頂而分四方亦可界爲三百六十度以合天

行也天經或問

天之虛非虛也虛者氣充滿之無有空隙如以瓶挈水閉其一孔水便不入氣塞中也氣卽天也地之實非實也氣出入之雖有土石其堅者悉在皮表進焉則虛濡也天內有氣故時結爲欃槍彗孛諸星映爲暈珥霱珮諸象地內有空故潮汐呼吸轉爲泉源深山大谷吐爲雲霧陰伏陽慾發爲震撼其理一也天經或問

西人精於天文其歷法較中法尤爲縝密中法謂水載地而天包水而氣承天西法謂地居天中四面皆空亦

四面皆上中法謂天圓如倚蓋地方如棊局西法謂天體圓地體亦圓中法謂天去地二億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度地之厚與天高等南北相去二億三萬五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四十步西法謂天體不可思議地體循環不過九萬里中法指恆星爲天西法七政恆星各居一重天而恆星之上復有天中法分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西法齊之以三百六十中法分一日爲百刻西法齊之以九十有六中法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常隱不見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西法極之高

低因人所居而定中法日月有形無質故相遇不相碍西法日去人遠月去人近竿影可騐又論恒星有南北差黄赤道有疎密差七政有視差七政近地平有清蒙氣差日食有三差生於視又有外三差生於氣月食時刻與節氣時刻有里差種種數法根極理要令術家無可置喙又謂日大於地月小於地五星大於月月食於地影論似奇而實確月五星有本輪有次輪輪法雖繁而實當至若算歷有術三角八線之用通神達化窺天有器渾儀遠鏡之制窮巧極工是以賾無不探隱無不

索羲和復起弗能易矣敬堂文鈔

凡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脉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邱陵爲牡谿谷爲牝山者水之源水者山之委諸山皆發於崑崙本雖同而末則異諸水皆會歸於海本雖異而末則同所以山愈聳愈高而分則小水愈下愈大而合則多其勢然也廣治平畧

山西少雷滇南無雪粵中無瘴氣燕地冬無雨推而論之如太平海全無風浪大西洋至大明海四十五度以

南風有定候四十五度以北風常變亂倏忽更二十四向小西洋至大浪山潮極大而風浪甚險滿剌加國無風而倏起數里之波北極之北海氷堆成山矣哥阿之地無雨常晴晴至數年德墨多國則多雨泥入多國則無雨亦無雲泥祿河一年一漲亞大臘之山頂終古晴明蓋其地獨高雲雨皆在其下耳然則風晴雨雪亦隨時隨地爲之非可一律求也堪輿志

歷所紀者候也而候之所應則惟氣氣至而物感物而候變如天地之氣撓萬物者莫疾乎風也正月而東風

風解凍則天地收斂之氣散矣七月而涼風至則天地
發舒之氣散矣動萬物者莫疾乎雷二月而雷始發聲
陽之中也八月而雷始收聲陰之中也悅萬物者莫悅
乎澤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六月而土潤溽暑大雨時行
者陰之濕陽之終也十一月而水泉動十二月而水澤
腹堅者陽之動陰之終也陰陽之氣變而爲虹季春虹
始見者陽勝陰也孟冬虹藏不見者陰勝陽也陰陽之
氣鳥獸草木得之爲先鷹主殺而秋擊鼠主貪而夜出
而卯辰之月能化鳩鴽者以卯辰者陽之壯陰爲陽所

化也爵乳子而春集雉求雌而朝呴而戌亥之月能爲蜃蛤者以戌亥者陰之極陽爲陰所化也蟄虫啟戸者與陽俱出也蟄虫坏戸者與陰俱入也孟春而獺祭魚者逐陽氣而上游也季秋而豺祭獸者感陰氣而見殺也春而鴻雁北元鳥至者各乘其陽氣之所宜也秋而鴻雁來元鳥歸者各乘其陰氣之所宜也二月而倉庚鳴四月而螻蟈鳴者鳴以陽也及五月一陰始生鵙一鳴而反舌則無聲矣七月而寒蟬鳴者鳴以陰也及十一月一陽始生鶡鴠能鳴而感陽則不鳴矣四月而蚯

蚓出者陰之屈者得陽而伸也十一月而蚯蚓屈者陽雖生矣而陰尚屈也夏至得一陰而鹿角解者鹿陽獸也冬至得一陽而麋角解者麋陰獸也草木正月而萌動者陰陽交而爲泰也九月而黃落者陰長陽消而爲剝也桃桐華於春者應陽之盛也黃菊華於秋者應陰之盛也四月靡草死者陰不勝於陽也十一月而荔挺出者陽初復於陰也麥得陰之穉也故金旺而生火旺而死而麥秋在於四月也禾得陽之穉也故木旺而生金旺而熟而禾登於七月也至於腐草之爲螢則植物

之變爲動物無情之變爲有情豈非陽明之極而陰幽之物亦隨之以化哉大抵陰陽二氣無形而默運於內風雨露雷昆虫草木有形而改變於外君子觸其景而測其應則可以寓對時育物之心因其候而思其義則可以悟陰陽貞勝之理矣廣治平畧

木火土金火五行相生之序也水火金木土五行相尅之序也然往來生死循環無端東方木而丹章有金銅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隴有名林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積砂之地則生尅無定位也

水性寒也而有華陽之温泉火性熱也而有蕭邱之寒𦦨金性堅也而有拂菻之流金木性浮也而有哀牢之沉木則生尅無定質也非心通造化者孰能究其微乎文槅

堅土之人剛弱土之人柔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家語

輕水者多禿與癭人重水者多尰與躄人甘水者多好與美人辛水者多疽與痤人苦水者多尩與傴人呂氏春秋

木氣人勇金氣人剛火氣人強而燥土氣人智而寬水

氣人急而賊任子書

山氣多男澤氣多女水氣多喑風氣多聾木氣多傴石氣多力險阻氣多癭暑氣多殘雲氣多奇谷氣多痺邱氣多尪衍氣多仁陵氣多貪草木子

耳目為陽也故便左手足為陰也故便右人之目上睫動者天氣運於上也人之口下頦動者地氣運於下也

河以北坎位也故其人多內實江以南離位也故其人多內虛內實者陽在內宜寒瀉內虛者陰在內宜溫補

九為老陽六為老陰乃數之極極則不生惟變化

耳八爲少陰七爲少陽少則生育生育之道交媾存乎其間故八交七七交八八交七是以女子生也七月而齒七歲而齔二七而天癸至七七而天癸絕七交八是以男子生也八月而齒八歲而齔二八而天癸至八八而天癸絕蓋男子少陽得七數其根實在於八女子少陰得八數其根實在於七也　或問三魂七魄之說答曰此洛書九宮之位三居於東七居於西東爲木主藏魂者肝也西爲金主藏魄者肺也　人之手心抓而不痒足心抓之則痒者何也蓋人手心通心氣心屬火喜

動故不痒人之足心通腎腎屬水喜靜故痒蠡海集
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於水也亦然男子
內陽而外陰女子反是東坡志林
人生一月而膏二月而肤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
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淮南子
髮乃血餘齒乃骨餘指甲乃筋餘氣乃神餘相經
心精爲火其色赤其竅上通於舌肝精爲木其色青其
竅上通於目肺精爲金其色白其竅上通於鼻腎精爲

水其色黑其竅上通於耳脾精爲土其色黃其竅上通於口子華子

肺病好哭脾病好歌腎病好呻吟肝病好呌呼心病好妄言

脉勇怒而面青骨勇怒而面白血勇怒而面赤　神爲氣主神動則氣隨氣爲水母氣聚則水生故人一身貪心動則津生良心動則淚生愧心動則汗生慾心動則精生彙纂

入心思火則體熱思水則體寒怒則髮竪驚則汗滴懼

則肉顫愧則面赤悲則淚出慌則心跳氣則麻痺言酸則垂涎言臭則垂唾言喜則笑言哀則哭又若日有所見夜必夢擾日有所思夜必譫語竅迷則成痴怒則發狂此皆因心而生者也人可於靈君令一刻不在絳宮以統百屬乎

精氣神道家所謂內三寶也耳乃精竅目乃神竅口乃氣竅是為外三寶寶內所以安外寶外亦所以養內也遵生箋

東方有比目魚南方有比翼鳥西方有比肩獸北方有比肩民中有枳首蛇此四方中國之異氣也爾雅

動物本諸天故頭順天而呼吸以氣植物本諸地故根順地而生降以津蓋動物取氣於天而乘載以地植物取精於地而生養以天通攷

人順生草木倒生禽獸橫生說原

甲虫影伏羽虫體伏食草者多力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齕吞者八竅而卵生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無角者膏而先前有角者脂而先後食葉者有絲食土者不息食而不飲者蠶飲而不食者蟬不飲不食者蜉蝣蜩屬卻行蚍屬紡行蜻蛚屬注鳴蜩屬旁鳴發皇翼鳴蚣蝑股

鳴榮原胃鳴 酉陽襍俎

蝟使虎口蚘令豹止物各有所制也鵲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 淮南子

覘鵄制梔觀魚制帆鳩食桑葚則醉猫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鸂鶒能敕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鶴能步巫禁蜙啄木遇蠹以嘴畫字成符而蠹出鵲有隱巢木鷙鳥不能見燕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啣其中鷰避戊巳蝠伏庚申一歲三蚕則桑弱馬耗 鳥無胃

肺蛤蜃無臟蛭以空中而生蠶以無胃而育 聒抱者鵂鶹鸛雀也影抱者龜鼈黿鼉也 鼈皮殼甚銳然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煮羊以鼅煮鼈以蚊物有相感鵜胡飲水數升而不足鱣鮪入口若露而死猿有手可以捕鼠鹿有角可以制犬而制於犬 續博物志

飛禽卵皆先具形待交始生育走獸胎生胎則遇交始成形生育是以有旦卵無旦胎也獸得陰數陰數無始為無上故無翼禽得陽數陽數無終為無下故一竅而無尿也 鷄鵝鴨家畜不能飛其他野禽皆能飛或曰

家畜皆卵內卽生毛故不能飛野禽皆卵外生毛故能飛又曰家畜雌抱伏而雄不抱伏得陰氣多故不能飛野則雌雄皆抱伏故能飛也二說皆通　春夏之氣飛騰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青虫化爲蝴蝶水虫化爲蜻蜓之類是也秋冬之氣潛降物因之而變化者亦然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之類是也

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覘鴨以怒嗔雀以猜懼燕以狂盱鸞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飢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鵜飛則蝛沉鵙鳴則蜩結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

陸生之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咮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禽經

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雀傳枝

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陰陽變化論

鳩化爲鷹之類皆身在而心化若鼠爲鴽雀雉爲蛤蜃之類皆據身而化周禮注

鶴以聲交鵲以意交鳩鵠以睛交而孕　凡禽以翼右掩左者雄左掩右者雌野鷄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鷄屬陽先鼓翼而後鳴爾雅疏

乾爲馬坤爲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折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也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也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造化權輿

暮鳩鳴即小雨朝鳶鳴即大風鵝驚鬼鵁鶄厭火孔雀避惡

牛走順風馬走逆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兎吐子鸕鷀吐雛蝦蟆無腸龜腸屬於頭

羊跪乳爲孝鹿斷腸爲慈蟻立君臣雁篤夫婦犬馬報主雞知時鵲知風蟻知水其精靈有勝於人者通典

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　人火得水
則滅龍火得水而熾內典
虎善卜貍善搏鸛善符鶴善舞鷄善鬬鸞善歌鸚鵒善
言鴆善步罡鷙善畫印鸂鶒善勅螺蠃善祝蛇蟠向壬
鵲巢避太歲燕伏戊已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
鶴聲抱鱉睛抱蝦蟇聲抱熊宜經鳥宜申龜宜息狼宜
顧此皆物性自然之巧也　青要食虎金翅鳥食龍蜈
蚣食龍鼠食象獅食象角端食獅元龜食蟒蚺蛇吞鹿
狼蚤齧鶴蝍蛆困螣蛇蟾鼈蜈蚣飛鼠斷猿豈在形之

大小哉氣足以制之而已　獺飲酒而斃猩猩飲酒而伏虎食楊梅而醉雀食木鱉而醉熊食鹽而死魚食巴豆而浮雛鴿食豕肉而瘋猫食黃魚而癩狗食木鱉而死此皆物性之違也留青

陰陽變化莫可端倪如雀化蛤雉化蜃蚍化雉蛙化鶉黃魚化鶉田鼠化鴽鷓鴣化雕鷹化鳩鳩復化鷹虎化鰒鰒亦化虎海鯊化虎鰽魚化鯊蛇化鱔竹化鱔荇莕根化鱔死人髮化鱔腐菌化蜂橘蠹化蝶蔬菜化蝶樹葉化蝶壞帛化蝶水蠆化蜻蛉飯粒化蜘蛛莕根化蠅

爛灰生蠅蛆化蠅蠅復生蛆茅根化螢竹根化宵行朽木化蟬木蠹虫化蠰牛白爪子化蠹魚稽之簡策確有可據其他書不盡傳而山林湖海之士能鑿鑿言之者又不知凡幾也陰陽摩蕩神矣哉敬齋隨筆

象胆隨四時在四腿熊胆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黃顙魚胆春夏近上秋冬近下蚺蛇胆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　龜行氣導引鶴能任運脉熊舉目引氣謂之熊經蝙蝠善伏氣鹿卧啣外腎能通督脉猴無脾以行消食鵂鶹夜飛則以木葉自覆其背綬

鳥必遠草木慮觸其嗉黃鳥冬月以泥自裹伏候春始出鸛伏子擇礜石以煖氣鴛鴦窟破塚間以狐自衛烏賊魚吸波噀墨令水溷黑以自全　鷄知將旦鶴知夜半驢鳴應更鵝亦應更節猫目可定時魚腦螺肉及蠏黃白皆應月獺肝一月一葉猫鼻常冷惟夏至一日則温虎嚙人貍嚙鼠皆隨月旬爲上下　鵙鳴在上蛇蟠不動鶻鳴在上蜎反不行魚不畏網罟而畏鶗鶘白蟻聞竹鷄聲則化爲水　龍畏蠟蛟避笱守魚以鱉養魚以鰌　狐善疑猶善豫　鵲立必順風而東向鷓鴣開

翅必先南嚮　猫欲孕可以借氣於帚雞無雄可以借氣於灶　羊性前逆宜驅牛性前順宜牽　鷦鷯剌巢如韈綬鳥吐物如錦　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　鵶見異類差翅鳴雞見同類拊翅鳴　子規先春而鳴百舌夏至而嘿斑鳩雄呼晴雌呼雨鸛羣飛擊雨雨爲之散鶻鸖風搖翅因風疾擊　鳥迎風而飛魚逆流而上　山雞自愛其羽毛終日影水自照孔雀密護其身弗令人見象退牙犀退角麝退香皆輒藏覆狐能禮北斗烏魚首有七星夜朝北斗　蛭寸裂得

水則生鱉既烹得莧卽活　蝦蟆懷土取置遠處一夕自返雲南蘭蝶攜至別省萬里飛回　鹿比類而環角以自防羚羊獨棲而懸角木上以遠害　獺祭魚其祭也圓鋪水象也豺祭獸其祭也方鋪金象也　鷹不擊伏鶺不擊妊　蜂一日兩朝應潮上下蟻居必有等行必有隊羣鹿視麈尾爲準羊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雉分地爲界界以一雄爲主莫敢越界　蜈蚣性制蛇而蜘蛛蝸牛蜒蚰能制蜈蚣　蛙畏蛇而制蜈蚣三物相值皆莫能動　象傷見日卽痊蝎尾斷能自續　麈尾

生風蜥蜴吐雹蟹畏霧鼃畏風濕螢畏隙光射之必死而日中曝之反無恙　馬力在膊驢力在臚象一軀之力皆在鼻　鹿走必山岡駱駝知泉豚雞子日中則正正日昃則偏蝌蚪月大先生前足月小先生後足牛於月望前生者子行母前月望後生者子隨母後　象交牝則在水中以胸相貼瓦雀雌雄相感必一俯一仰海東青小鳥也能擒天鵝燕弱鳥也能剪海東青鸜鵒四趾齊飛鷊鴹一足起舞烏魚胆甘鱖魚有肚烏鰂引烏鯪鯉誘蟻鰻鱺附鬐而生水母以蝦爲目雊鴿取火

火鴉呑炭鰒魚腹中能貯水養子鸛鳥伏子能營池養魚此皆化工之巧在物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彙抄

禽畜菜茄之色所在不同如江浙間豬黑而羊白至江廣吉州二者反是蘇秀間鵝皆白或有斑褐者則呼為雁鵝若吾鄉凡鵝皆雁也小兒至取浙中白者飼養以為湖沼觀美浙西常茄皆紫其皮白者為水茄吾鄉凡茄皆白而水茄則紫其異如是 宋永亨搜采異聞錄

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禾 漠北五穀不生地氣冷故也今溫州田禾一歲四熟廣東又有

三熟田地氣煖故也　秔有水旱二種南方地下塗泥多宜水稻北方地平惟澤土宜旱稻西南夷亦有燒山地爲畬田種旱稻者謂之火米　五穀之種數百各隨土地所宜其形之光芒長短大小不同也其色味之赤白紫烏堅鬆香否不同也其性之溫凉寒熱亦因土而異　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　薑畏烈日藕畏南風芫荽喜穢語芝蔴須夫婦同種　望梅止渴食芥墮淚五液之自外也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青由藍染反勝於藍　南瓜節節生根柳楊倒插亦活農圃全書

稻花也葵花也蓮花也晝炕宵合而向日麥花也菱花也拘佛頭花也宵炕晝合而向月親陽親陰性也留留青四時有花者月桂四季桂月月紅而春夏秋冬各有其種者碎剪羅也四時不凋者松柏樟竹石楠冬青黃楊棕櫚黃柏樟腦萱草萬年青吉祥草金星草木賊草黃連厚朴麥門冬金銀藤而秋蕋冬花春實夏熟合四時爲生成者枇杷也草木分雌雄者穀樹竹笋鷄舌牛膝而雌雄必須相對或映水乃結實者銀杏也草木具人物形者柏木楠木蕪菁松芥枸櫞茯苓枸杞商陸而五

官四肢畢備或夜半能作人聲呼吽者人蔆也通攷
梧桐紀月左右生十二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有閏則
生十三葉藕十二孔閏益一孔茨菰一根環十二子閏
年十三子芋生應月遇閏則益立夏後種即不孕子菱
花背日而舒晝合宵炕隨月轉移葵葉傾日不使照其
根黃楊性最難長每閏年則低一寸臭條隨日東向轉
西暮則下垂至旦仍東向日胡椒葉晨開暮合夜合花
暮葉自合何首烏入夜藤自交合天將雨樫先起號爲
雨師冬青花五穀樹並可占水旱類而推之則古史所

紀朱草生蓂莢滋亦常理耳烏足怪彙典
萱草可忘憂夜合花蠲忿橙花難發榛實多空桃花愛
艷粧罌粟喜穢語桂樹氣侵他木瑞香味損群花玫瑰
喜分移菟絲能絕地枳枸能奪酒味椰漿可以醉人楊
花入水化為萍橘樹逾淮變為枳蚯蚓結為百合馬瀝
化為蒺藜梧桐枝實幹疎郁李先開後合虞美人花見
人謳歌則動搖如舞紫薇花樹禿無皮搔之枝即搖動
唐棣樹潤無風自動獨活得風不搖無風自動草木雖
曰無知氣機自能鼓鑄拈花微笑會心者應嘿嘿點首

也[彙抄]

桃枝以四寸為一節木瓜一尺一百二十節木蘭去皮不死荆木心方木再花夏有雹李再花秋大霜山上有葱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薑下有銅錫山有寶玉木旁枝皆下垂[酉陽雜俎]

金百鍊不輕久埋不黦而精氣往往外現玉氣如白虹精氣見於山川餌玉者能化之為水消之為粘燒之為粉最奇者火玉可烹鼎煖玉可辟寒寒玉可辟暑香玉有香軟玉質柔觀日玉洞見日中宮闕銀能鎮心可粉

可柔可鍊爲母珠禦火災尤珍者能夜明能走盤能定風能辟塵能履水馬腦天生文彩其中往往有人物鳥戰諸形玻璃展開有兩點花紋玫瑰起之層層各異猫睛石一線中横四面活光輪轉照人空青有漿者能化銅鐵鉛錫作金珊瑚能化金漿玉液琥珀中有蜂形可拾芥妙硫砂面面如鏡遇陰晦有紅漿汁出也栢砂奕奕光生照見一室雄黃奇特者價類金有孕佩之轉女成男雌黃陰山金氣所薰造化黃金非此不成亦能柔五金乾汞此皆寶氣之神明變化非明眼人莫測其底

裏也彙鈔

鬧鐘可識興衰聽琵可知生殺鼓音可驗晴雨燈心可辨吉凶漆器雷火不焚椶繩入水不朽洋鏡光映千里羅盤字定四方陽燧對日則燔方諸照月則潤桃符辟鬼筆墨通靈璣衡上測天機斤削下闢地氣凡此皆人工所製而氣機應焉況秉五行之精而各從其類者乎通攷

樟櫨勲柿皂莢藏蟹死猫引竹翡翠屑金人氣粉犀物有相感非人智慮所及歸田錄

虎嘯風生龍吟雲起磁石引針琥珀拾芥漆得蟹而散麻得漆而軟樹得桂而枯戎鹽累卵獺胆分杯其氣爽之相關感也本草經

胡桃燒灰可藏針酸漿入盂水垢浮燈心能細乳香榧子能軟甘蔗撒鹽入火中炭不曝皂角入竈突煙煤墜瓜得白梅爛栗得橄欖香猪脂炒榧皮自脫鉛粉和梅牙不酸滑石可去衣油石灰可藏鐵器藁湯洗杯青蠅不至焊炭斷道行蟻自回桐油入水池荷死江茶入水池菱枯松毛可殺米虫麝香能祛壁虱馬食雞糞則生

骨眼蒼蠅蝕鼈則生肚虫春日火烟青冬日火烟黑香
油抹龜眼則入水不沉唾津抹蝶翅則當空高飛乳香
久留能生舍利松根年久則生茯苓橘樹不宜肥枇杷
不宜糞羚羊角能碎佛牙人髮根粘起舍利橘過江北
化爲枳麥得濕氣則爲蛾荊葉逼蚊虫臺葱逼蠅子酒
能發香藕皮散血荸薺煮銅則軟甘草煮銅則硬芒種
日螳螂一齊出九月九蚊子嘴生花燕畏艾入蝎畏蝸
牛礬畏韭茹斧怕肥皂螺螄畏雪落蜘蛛申日能趟燕
子戊日不歸夏月熱湯入井成氷冬用柳絮襯硯不凍

草索可祛青蠅薺莖能衛飛蛾蠶過小滿則無絲蟹過霜降方可食枳實軟魚骨薄荷去魚腥燈心能煮江鰍麻葉可逼蚊子物類相感如斯而已東坡物類相感志

蛇化爲龜雀化爲蛤蓋其神湊精思之有日時至形化性使之然也　老楓化爲羽人朽麥化爲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人化爲貞石蚯蚓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　朽瓜爲魚腐草成螢糞土生蟆白人血化野火感氣而變化固無足怪　昆虫不蟄不能奮揚木不斂津豈能條暢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稟

性使然也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豹虎行草木偃毒鴆怒土石揭威之所鑠氣之所搏頑嚚為之作　狐狸之怪雀鼠之魅不能幻明鏡之鑑者明鏡無心之故也　悲則雨淚辛則雨涕憤則結癭怒則結疽心之所欲氣之所屬無所不有　胡人多鬚蜓足羌人拗鼻仰首胡夫越婦生子似父蠻夫羌婦生子似母或陰孕陽或陽孕陰也梨接桃其實毛梅接杏其實甘或剛孕柔或柔孕剛也　磵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

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鏡非求鑑於物而物自投之橐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實之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性情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道德焉聞其教令則知其人吉凶焉譚子化書

乾楝

天經或問天大地小地在天中大氣舉之四面皆空人附地四面皆上脬豆可驗也

春秋內事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爲日故陽燧見日則熱而爲火按陽燧以銅爲之如鏡而中凹投艾向

日取火立爇　淮南子註方諸大蛤也熟摩拭令熱以向月則水生可治內熱朱子曰雷雖只是氣但有氣便有形據此則雷斧雷字之說理或有之必泥王充論衡非敬天之道也

重霧三日必大雨未雨不可出行

雲笈七籤五日午時取天落水磨硃寫一龍字明年若又雨取水磨墨寫一龍字如錢大二字合作一丸婦人難產乳香湯吞之生出男左女右手中握字丸即下如次年無雨丸字無用矣每年須寫百字以濟人

雪水甘寒收藏能解天行時疫一切熱毒烹茶最佳或疑太冷實不然也

大霧不宜遠行宜少飲酒以禦霧障

星月下裸形觸犯天神易干邪祟

暴風雨震雷昏霧皆是諸龍鬼神經過宜入室燒香靜坐以避之吉切勿犯房

大風雨雷電時犯房者生子頑愚無賴日月蝕犯房者生子五官不備

凝視日光損目

雷鳴初打牀荐能去壁虱

大風大霧大寒大熱勿冒犯之以一握元氣豈可與大造敵耶必不得已亦須飽食一切熱氣寒氣及邪氣難入

梅雨水洗癬疥滅瘢痕入醬令易熱沾衣便腐澣垢如灰汁有異他水

雹水醬味不正取一二升納甕中即如本味

天經或問俗傳天開門史志謂之天裂非眞裂也此是火際偶吸下土之氣鬱積騰𦦨如金銀在爐冶中鎔躍

之朕與彗孛雷電同也亦或有晝見兵馬戈戟行空者或見樓臺宮室森然者是日光為濕雲所蔽濕雲上受日光下吸地影故有此象若倒映水面即蜃樓之類也見者慎勿驚訝

驗日影法周禮馮相氏以土圭立表冬夏致日春秋致月夏至日景影同尺五寸冬至景丈三尺春分秋分景七尺三寸六分

觀雲法周禮注二分二至觀雲預備斗威儀青雲為虫白雲為喪赤雲為兵荒黑雲為水黃雲為豐年

斗威儀觀日法政太平日五色政公平日黄中而赤暈
政和平日黄中而黑暈政象平日黄中而白暈政升平
日黄中而青暈觀月法政太平月多曜政公平月赤明
政和平月黑明政象平月白明政升平月青明
驗風雨雪雹霜露法天經或問有雲則無霜風盛則露
微日月暈氣漸稠而黑者雨徵也有忽然去一邊者風
徵也忽然全去者晴徵也氣行空中爲濕性所碍不得
上升觀之見其宛曲者雨徵也曉問霧開而復擁者雨
徵也晨起氣昏者雨徵也煙氣下垂者雨徵也日出時

雲多破漏日光散射者雨徵也日光黯淡而色蒼白者雨徵也日出雲霧卽掩者雨徵也忽有黑雲擁起者雨徵也晨西北有黑雲堆積者雨徵也昏西北累層煙霧者雨徵也目能射日者雨徵也天低氣昏游氣浮薇雲勢四合俱雨徵也春大寒夏氣蒸秋忽凉冬忽溫亦雨徵也日出無雲掩映者晴徵也煙氣亭亭直上者晴徵也晚霞彩者晴徵也晨有霧而漸開者晴徵也晨無霧露者亦晴徵也風從東南來者晴徵也午後多赤雲者晴徵也雲如火光者旱徵也冬大寒而數日忽溫煖者

雪徵也冬冷而群鳥飛者雪徵也夏日炎氣鬱蒸者雹徵也空中有雲如線不動者雹徵也井水忽溷者雹徵也或雲片相逐雲色慘白聚散不常繞圍日下日月昏暈日赤日圍月過房箕壁軫夜星爍躍參星動搖太白晨見此皆風徵或繼之雨也至於人事物類亦可以徵風雨者如頭痒耳熱面赤髮潮體燥肢痛鳥雀翻飛噪空園舞魚出跳躍群蟻出穴蚓過路蛇曝日石脉潤樹汗流琴聲不清鼓音不亮燈燄搖閃燄爆有聲此皆風雨之先徵也

日月蝕時飲損牙

棘枝可以辟霜故鵲巢中必有棘枝以護寒氣凡養花者初春以棘枝置花蕊上霜不為害

天道不遠日監在茲勿指天為證勿怒日月星辰勿裸體以褻三光勿對三光濡溺勿月下猥褻勿唾流星勿久視雲漢勿嗔怨風雨勿指虹霓雷鳴勿仰卧伏熱勿驟飲水衝寒勿驟飲湯日出則出日入則息朝出莫飢暮息莫飽朔不可泣晦不可歌此天時避忌之要畧能遵行者日與善氣相迎吉神擁護理不爽也

以銅錢置碗底稍遠不見以水實碗其錢立見西人測天法能收遠爲近升卑爲高蓋彷此意

屍未斂者遇雷鳴必腹脹以鏡揜腹則晶光上透烈氣迎之而散河氷遇雨則開見霧亦解舟行遇凍者徒望晴明無益

坤維

銅山西崩洛鐘東應宋儒若朱子蔡氏皆以爲然其要總不出有水以聚無風以散二語今人酷信風水幾以身殉固屬太過然亦不得一味鹵莽以致禍生不測也

山有孔穴探寶者惟三月九月餘月山閉氣交入者多死游士探奇宜知此說　山野夜行常扣齒或手掠腦髮後則精邪不敢近歌唱叫號大不祥

渡江河書禹字佩之能免風濤之厄或以手書土字可不驚恐涉江海見奇形魚獸勿指示叫號恐惑人且易招崇

潮乃地之喘息一日之內自子後陽生之時陽交於陰而潮生午後陰生之時陰交於陽而汐至隨月消長朔後明生之時潮勢大望後魄生之時潮亦大秋時獨盛

於東海涉江海者不可不知泛海全憑羅盤若訛一線便差千里製法悉秘不傳以物理考之總不離磁石者近是磁石磨針鋒則能指南然常微偏不全南也亦有磨而之北者磁石之指南猶栢之指西莫可原其理

凡古井及深穽中多毒氣不可輒入其水尤不可飲五六月最甚先下雞鴨試之若旋轉不下是有毒氣先以熱醋數斗投井可入窺露井損壽塞古井令人盲聾

水有水弩虫處不可渡虫射人影卽死先以物擊水虫散方可渡陂湖水有小影是魚秧勿食

陰地流泉六月行路飲之發瘧

温泉性熱有毒切不可飲就浴能愈諸風惡疾體虛者毋得輕入泉不流者食之有害山居之民所以多癭腫也

海現蜃樓皆是遠地樓臺上映於空中濕氣倒映水面人望之樓閣嶒崚謂之蜃氣者亦如虹謂之螮蝀也見者多驚訝或生幻妄智亦淺矣

乳穴水乃岩穴中涓涓而出之水秤之重於他水宜人

地有龜龍體有麟鳳貌有弓弩勢有升斗象有張舒形

有塞閉容有隱眞之安有累卵之危有膏腴之利有墑埆之害此十形者氣勢之始終陰陽之所及建邦立邑不能出其範圍即一封一鎭一墳一宅莫不有來龍去路生尅禍福之理明眼者自能辨之

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卜地今人擇地理自相通世儒疑人死氣散未必相屬試思入土白骨以嫡血滲之自能深入則一氣感通無間生死也萬一委親骸於朽壤子心何安且求福未必獲福小不經意其禍立見人子須知一書不可不讀也

人死以入土爲安卜地稍宜即當營兆如貪求吉地曰久沉閣雖位置有方不得地氣如樹根不附土立見凋瘁也　有絕向無絕地蓋大地隨處可以埋人向有不利殺氣直人如行路當面遇風自難躲閃也

風不聚水不侵蟻不害存殁均安便是吉壤若山明水秀龍飛鳳舞乃山川精靈之氣冲和之萃陰有神物護持固造物秘之以待善人者一味營求必至弄巧成拙

三合土塟法可以長保不壞却難得地氣所以士夫之家不肯輕用

敦土之學同於敬天勿以刀杖怒擲地勿輕掘地深三尺卽有土氣傷人勿裸卧地上入深山當持明鏡以行使精魅不敢近入山念儀方二字以却蛇念儀康二字以却虎念林兵二字以却百邪入山至山脚先退數十步方上山山精無犯入山將後衣裾摺三指挾於腰蛇虫不敢近渡江河寫土字於手心下船無恐怖行熱勿以河水洗面井水沸起者勿食屋漏勿食濁水未經杏仁泥攪或明礬渟清者勿食此地忌之大畧合前天時諸忌節宣之學思過半矣

蠡海集凡握地作坎出其土既成坎以其土實之則耗半矣蓋萬物藉氣以為質一動則氣泄氣泄則質為之損也觀此則無故動土必洩地靈勿視為兒戲也

時令

正月日時不宜用寅犯月建百事不利餘月倣此

元日四更時取葫蘆藤煎湯浴小兒終身不出痘瘡其藤須在八九月收藏一云除夕葫蘆煎湯亦可却只宜一人為之不令人知乃驗

元日五更時點火把照果樹則無虫生以斧敲打各樹

身則結實
是月將三年桃樹上尖刀畫破樹皮直長五七條比他樹結子更多恐皮緊不長調物性以養天和也
是月加綿襪以煖足則無病
二月宜食韭大益人心
千金月令驚蟄日取石灰滲門限外可絶虫蟻
禮記月令是月也日夜分雷乃發聲始電蟄虫咸動啟戶始出先雷三日奮木鐸以令兆民曰雷將發聲有不戒容止者生子不備必有凶災

三月三日取薺菜花鋪竈上及坐卧處可辟虫蟻
是日採苦楝花無花卽葉於卧席下可辟蚤虱
清明日或三月三日日出時採薺菜花莖候乾作燈杖
可辟蚊蛾三月三日或戊辰日收薺菜花桐花芥菜藏
羽毛衣服內虫不蛀
清明日三更以稻草縛花樹上不生刺毛虫
莧兒菜性寒、是月勿多食令下焦冷有傷陽道
四月爲陰月宜節聲色薄滋味謹嗜慾定心氣
是月伐木不蛀

月令纂是月於魚池中納一神守則魚不走養鯉者飛
尤爲緊要神守即團魚也
五月上屋令人魂魄不安
五月勿晒床荐席
是月屬火午火大旺則金氣受傷古人於此獨宿淡味
以養生臟正嫌火之旺耳
五日午時韭菜地上面東不語取蚯蚓糞泥藏之要圓
如碎珠粒粒成塊爲妙遇魚骨鯁喉用此少許擦咽喉
外皮即消

五日取葵子微炒為末患淋者食前溫酒服一錢立愈
六月極熱可用扇急搧手心則五體俱凉
眞誥是月十九日二十四日拔白永不生
夏月單用醋煮肉可留十日
是月凡製一切果蔬俱用臘雪最佳
七月七日取赤小豆男女各吞七粒令人終歲無病
雲笈七籖七日曝皮裘可以辟蛀
七月二十三日二十八日拔白永不再生
立秋日用水吞赤小豆十四粒一秋可免赤白痢疾

八月勿食生果生蜜雞子勿食蟹霜降後方可食蟹秋穀初成老人食之發宿疾

九月取枸杞子浸酒飲令人耐老

九日勿起動床薦

十月夫婦戒同寢忌純陰用事

是月勿戴煖帽使腦受凍則無眩暈之疾

冬夏臥被蓋太煖睡覺即張目吐氣以出其積毒則永無疾

十一月一陽初生宜節慎較仲夏尤甚

冬至日勿多言當閑關靜坐以迎一陽之生不可動作是日以赤小豆煮粥合門食之可免疫氣並後十日夫婦當戒容止

十二月子日晒荐蓆能去蚤蝨

臘八日收鱖魚燒存性研細用酒調服治小兒斑痘不出即發亦安

除夜取水稱輕重元日又取稱之可較兩年之高下

清明柳條可止醬醋潮溢

冬至之日立八尺之木日中視其晷暑如度者歲美不

如度者歲惡晷進則水晷退則旱進一尺則日食退一尺則月食

按歷志候氣之法爲室周密以布緹室中以木爲案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莩灰抑其兩端按歷候之氣至則灰飛

漢書先冬至夏至懸炭鐵如衡各一端令相停冬至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至陰氣至鐵仰而炭低以此候二至

辟寒丹用雄黃赤石脂粘舌者佳丹砂光明者乾薑各等分爲

末蜜同白松香爲丸如桐子大酒下四九服十日止能辟寒氣冬月赤身可行水內

辟暑丹用雄黃研水飛白石脂水飛丹砂細研黃泥裹燒如粉磁石擣碎水飛去赤各等分人乳同白松香化爲丸如小豆空心湯下四九服三兩日後夏月可衣裘禍炎氣不侵

冬至後百十日可浸稻豫蓄雪水浸稻則不生虫

宮室

宅有五實令人富厚宅少人多一實宅大門小二實墻

院周完三實宅地相停無屋少地多之病四實宅水從
東南流五實反是爲五虛主貧耗
桑樹不宜作屋料死樹不宜作棟樑接木爲柱尤不吉
梓爲木王屋有此木則餘材不震若梓木作柱在下手
則木響呌云是子位
杉木烰炭爲末安門檮中開門則能自響
枳椇樹作屋屋中酒味薄
禳除匠魘之法詳載宅經大槪木匠魘人必插木傻在
首不令插之則不靈矣

庭前種桐妨碍主人屋內種芭蕉久而生祟大約槐竹之外門庭垂雙棗庭前石榴爲佳餘多妨忌
木盛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中庭種樹究非所宜苑囿尤宜另造廳後不宜作竈房門不可對天井厨門不可對房門

門前不宜有水坑大樹不宜當門

家內不宜穿井

書齋宜明淨不可太廠明淨可爽心神宏廠則傷目力

正門前不宜種柳

天井內種花木主淫泆大凶
住房貴曲折門外一望如直腸大不利
地有陰基有陽宅以陰基立宅署沾旺氣子孫終不繁衍
住房自有體格或如寺院或如官廳俱不吉
池水護基別墅則可若作住屋主孤耗
西方主殺大門向西恐干殺氣或當門有天生屏障則可否則宜築照墻以蔽之
宅內無故起土傷地脉洩地氣北人不忌由其土氣厚

也終不甚利況南方地氣淺薄那得效尤

樑柱初成誤漬人血久或作祟不可不慎

屋内燒烟可辟龍風

舊屋重加洗刷立見家道蕭索

芸香辟蠹故藏書臺稱芸臺書牕曰芸牕

故窻紙治鼻衄窻間積塵敷刀口有驗

安處者南面而坐東首而寢陰陽適中明暗相半屋無

高高則陽盛而明多明多則傷魄屋無卑卑則陰盛而

暗多暗多則傷魂人之魂陽而魄陰苟傷明暗疾病生

焉不可不愼
草堂之中或草亭僻室製爲琴室地下埋一大缸缸中懸一銅鐘上以石墁或用板鋪上置琴磚或木几彈琴其聲空朗淸亮自有物外氣度
北方地土高燥祇須樓房或高架便可隔絕潮氣南方暑雨時藥物圖書皮毛之物每爲黴涹壞盡宜熅閣去地一丈多閣中循壁爲櫥二三層壁間以板弭之前後開牕樑上懸長笐物可懸者懸於長笐中餘置格上天日晴明則大開窗戶令納風日爽氣陰晦則密閉以杜

雨濕中設小爐長令火氣溫轡則無他患

中門種槐三世昌盛屋後種榆百鬼辟易門前青草易

滋愁怨中庭種花易啟淫邪

人之家室土厚水深居之不疾土欲堅潤而黃水欲甘

美而淸坐卧之處四面周密無斜風陰氣是爲大祥

發祥之宅勿輕改移宅經云宅乃漸昌勿棄室堂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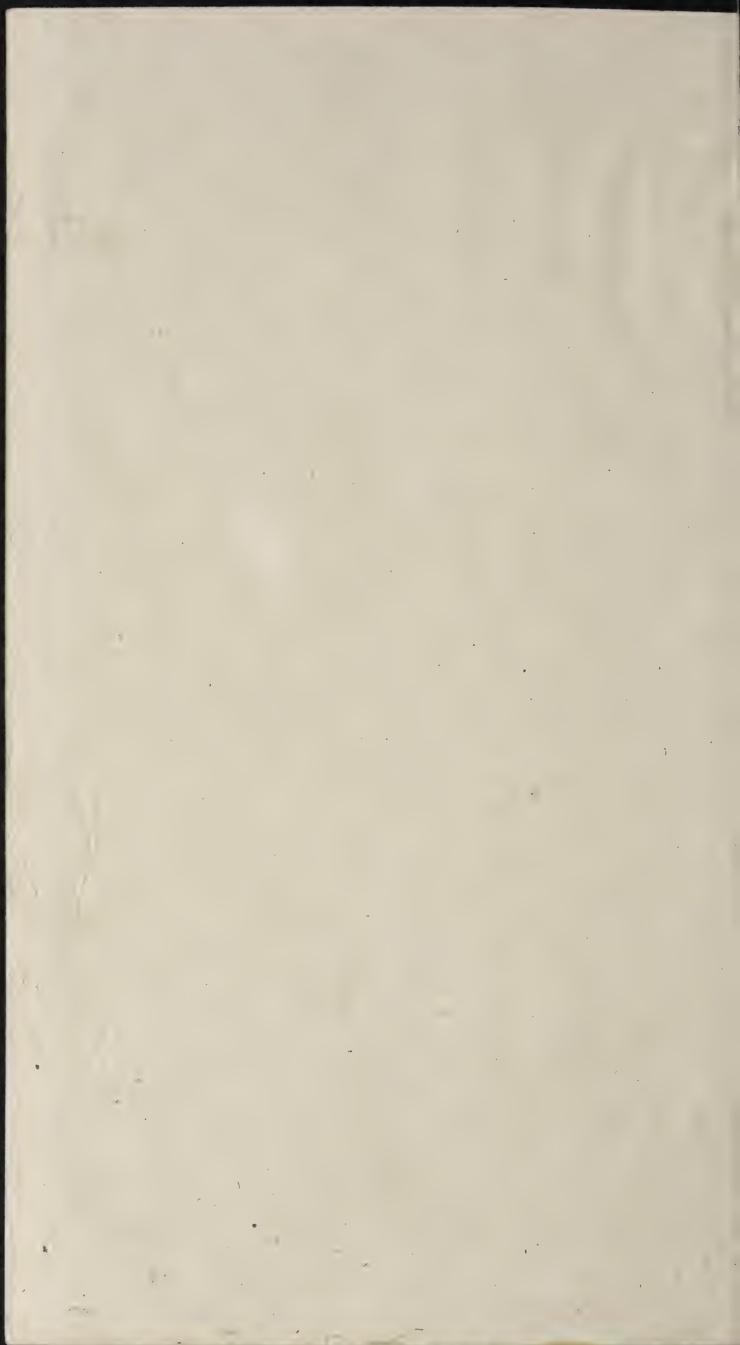
得因富改造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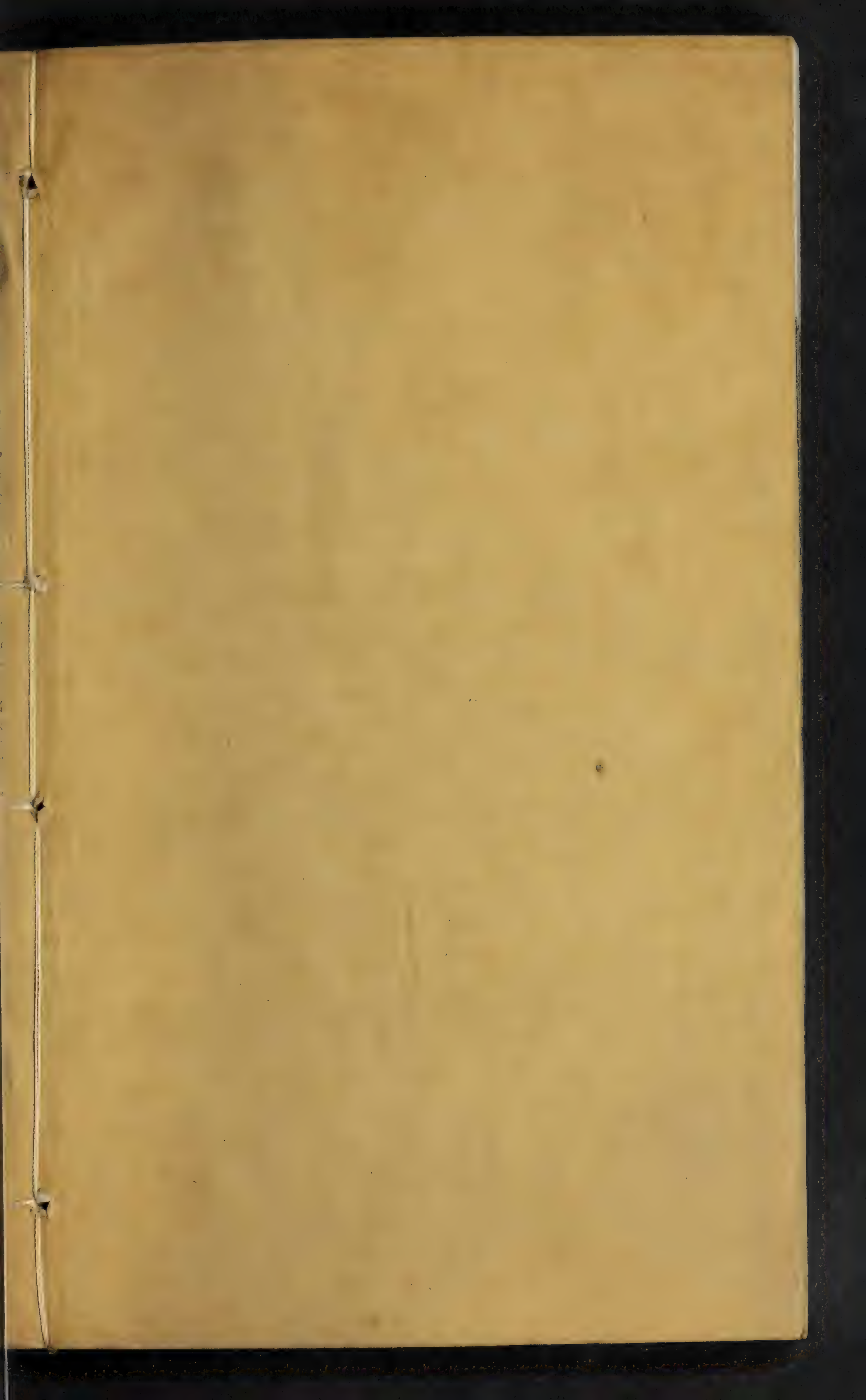
造房最忌倒木木值必取生氣根下而梢上覺者倒用

之使人家不長進作事顛倒竪柱時宜仔細檢點

造作前樑臨上乃移爲後樑大忌

調燮類編卷一終









調燮類編卷二

身體

指甲中有垢者以白梅與肥皂一處洗則自去

彈琴士指甲薄者用僵蠶燒烟薰之則厚

染頭髮用烏頭薄荷入綠礬染之

食梅子牙軟吃藕便不軟一用部粉擦之

油手以鹽洗之可代肥皂一云將順手洗自落

髮為血餘埋之土中千年不朽煎之至枯復有汁出誤食入腹變為臟虫煆治服餌令髮不白

生人髮挂菓樹烏不敢食其實人逃走繫其髮於緯車上却轉之則迷亂不知所適

有孕之乳謂之忌嬭有毒

病瘖者試取吲子使額子作聲習久自依稀可辨

手捏耳邊止火痛

象山要語精神不運則愚血脉不運則病

凡人卧牀常令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侵人常因地氣而逆上耳人卧室宇當令潔靜潔靜則受靈氣不潔靜則受故氣一身亦爾宜常令潔靜

手患冷者從上打至下得熱便休脚冷打熱亦妙愈於向火

夏月不宜坐日晒石上熱則成瘡冷則疝睡鐵石上損目

夏月遠行用冷水洗足成病

伏熱以冷物遍體殺人大汗當風冷水沃面成目疾醉後冷水沃面生黑點

目不宜輕點耳不宜長挖

夜間小便時仰面開眼至老不昏

行汗跂牀懸脚久成血脾腰病

行路多夜間向壁角拳足睡則明日足不勞

燕飲於神像之旁神思不安坐卧塚墓旁令人精神散

口吹燈則損氣留燈而卧神魂不安行房尤忌

將睡叩齒則齒固用溫鹽湯漱〻堅牙益腎

卧宜側身屈膝不損心氣覺且舒展精神不散舒卧招邪魅濯足而卧四肢無冷疾卧足一伸一屈不夢洩

睡不可張口洩氣損氣尤忌言語五臟如懸磬然不懸不可發聲

酒醉卽卧外生瘡癤內生積聚醉卧黍穰中發瘡必甚

人卧不可戲將筆墨塗其面恐魂不歸體

起晏則神不淸晝睡扗元氣

沐浴未乾勿睡旣睡飲水更睡成水癖

頻浴者氣壅於腦滯於中血凝而氣散體雖澤而氣自

損故有癤疽之患

大汗偏脫衣及醉令人搧生偏枯半身不遂

醉不可忍大小便成癃閉腸痔等疾

醉飽行房致百病目疾行房成目盲

熱湯漱口及馬尾做牙刷俱損牙

諸禽獸魚油點燈令人盲目燒甘蔗柤令人目暗

飢忌浴飽忌沐目疾忌浴犯者目盲

卧當舍脊不祥頭向北多失意事卧處頭邊安爐傷目

早摩手令熱以摩身體從上至下名曰乾浴令人除百病

秋冬宜溫足凍腦春夏腦足俱凍

冬月陽氣在內近火醉酒則陽氣太甚且手足能引火氣入心尤不可久烘

臥弗蒙首得長壽以長有天地之清氣入腹中也
摩腎囊熱則腎氣透而易於生精摩足心熱則湧泉穴
透而血不下滯臨臥時令童子用手搓摩為宜
夜行傷筋凡行路勿多言恐神散而損氣
多汗損血冬月天地閉血氣藏縱有病亦不宜出汗
大凡人坐常以兩手按膝左右紐肩數十則血氣通暢
不生諸疾婦人產後勿見狐臭人
生瘡毒未愈食生薑鴨卵則肉突出作塊凡惡肉用烏
梅肉燒存性研傅一夜立盡

本草注鉛性能入肉故女子以鉛珠紝耳即自穿孔石女無竅者以鉛作鋌逐日紝之久久自開此皆昔人所未知者也

妊婦不可沐頭沐之則橫生逆產

兒若臥乳當以臂枕之令乳與兒頭平即乳不噎母欲睡則奪其乳睡着不知飢飽即成嘔吐兒啼未定勿遽以乳飲之交合時尤不宜令兒飲乳

小兒睡母鼻中吹風及顖門處成風疾母淚不可滴入兒眼中經後一日三日五日受胎者皆男二日四日受

胎者皆女過六日則子宮閉

凡胎衣宜藏於天德月德吉方深埋緊築令兒長壽若爲豬犬食令兒顛狂蟲蟻食令兒瘡癬鳥鵲食令兒惡死棄於火中令兒瘡爛近於社廟汚水井竈皆有所禁

蓋銅山西崩洛鐘東應自然之理也

人汗入肉食之作疔瘡

器用

商欵銅器以肥皁塗之燒赤後入梅鍋爍之則黑白分明

黑漆上有朱紅字以鹽擦則作紅水洗下

油籠漆籠漏者以馬屁孛塞之卽止酒缾漏者以羊血擦之則不漏肥皂塞油籠亦可

栢木以酒醋調礦灰塗之一宿則成間道烏木

漆器不可置蕁菜雖堅漆亦壞

棗木作匙者爲其不蝕及不粘飯也

熱碗足燙漆桌成跡者以錫注盛沸湯衝之其跡自去

銅器或鍮石上青以醋浸過夜洗之自落

琴既無聲者乃舊而膠解也宜用沙湯洗之

針眼割線者宜用燈燒眼

錫器黑垢上用熔雞鵝湯洗之

碗口上有垢用鹽擦之自落

水炵炭缸內夏月可凍物炵灰鍁中安猫食夏月亦不臭

刀子銹用木賊草擦之則落鉄銹以炭磨洗之鈍以乾炵炭擦之則快

以皂角在竈內燒煙鍋底煤并突煤自落

肉案上抹布猪胆洗之油自落

藁木湯布拭酒器并酒桌上蠅不來

燭心散以線縛之燈剪用無名異塗之剪燈則燈自斷

鮓桶漏用醋調合粉泥之

香油蘸刀則刀不脆

神前琉璃用醬湯洗油自去

椒木作擂槌不臭且香

泥瓦火煆過作磨石甚佳

竹器生蛀用生桐油點蛀處即止凡作竹器以火熏去竹油則永不蛀

炭不旺者洒鹽則旺炭易爆者洒鹽則不爆

刀針以石灰末包藏則不銹凡鐵器皆可用石灰收藏

胡桃燒灰藏亦可

凡橱櫃箱篋暗用關鍵則窺伺者沮謀

鉼胆用銅其水易腥以錫爲之則不腥而亦易製

論

茗性宜於砂壺其嘴務直一曲便多阻塞酒注又當别

茶葉與磁銅等鑵性不相能惟宜錫瓶但懼有眼發洩

潮氣宜再三試驗錫瓶頂蓋最忌雙層

滚凳時令湧泉穴受擦最爲便益
禪燈高麗不者爲佳有日月二石月燈光白如初月出海所在多有日燈如東升曉日一室皆紅不可多得小者尤覺可愛價亦倍高
聖蠟燭方槐角子二斤八月收白膠香一兩硫黃四兩先將角子搗爛將膠香化開入器中一同熬爛次下硫黃以槐條攪用小指大竹筒長七八寸將三物灌入陰去其竹筒每條可點一二日
聖燈方浮萍灰松俱六月收遠志黃丹蛤粉各一兩爲

細末每油一兩入藥一錢可照一月

難消炭竈中燒柴下火取出罈閉成灰不拘多少搗爲末用塊子石灰化開取濃灰和炭末加水調成以毛竹一筒劈作兩半合脫成銙晒乾燒用終日不消

獸炭細骨炭十斤鐵屎十斤用生芙蓉葉三斤合搗爲末糯米粥和成作塊晒乾每燃一枝三日不滅如不用以灰掩之

芥瓢法研碎芥辣以筆畫及長竟如刻成稜界或欲瓢曲撥破藤根入巴豆一粒二三日葉萎瓢軟隨意拗曲

以線縛定取出巴豆旋即生活或以瓢子種鷄冠花旁各去皮合縛爲一及切斷瓢根令托鷄冠結瓢紅色謂之仙瓢

椰生子大於瓢垂枝間內有漿水飲之得醉取其殼爲酒器如酒中有毒則沸起今皆漆其內則非用椰意

荸薺擦刀可切氷　銅刀切荸薺則壞切西瓜皮則快

荷花葉煎湯洗鑞器如新或用荷梗亦好一方用糟醋

水缸內養魚三兩箇則活不生脚

伏中收松柴斫碎以黃泥水中浸皮脫晒乾冬月燒之

無烟竹青亦可

黑漆屏風能養目力

飲食收器中宜下小而上大若覆之不密虫鼠欲盜食而不可壞器墮涎食者得黃病通身如蠟針藥不能療

書燈用香油一斤入桐油三兩則耐點又辟鼠耗以鹽置盞中可省油以生薑置盞中不生暈薺菜梗作挑燈杖則無飛蟲

匙筋用象牙金銅爲之可試食毒虎毒試毒酒尤驗

酸漿入盂水垢浮

呵鏡子以津唾晝鏡令乾呵鏡自見

漆器在燥熱及霜冷時則難乾得陰濕雖寒月亦易乾最忌見蟹若沾漬人以油治之凡驗漆惟稀者以物蘸起細而不斷斷而更收更塗乾竹上蔭之速乾者並佳

磁瓦竹木等器破損用眞生漆拌飛麵可接

裝烟具上截只將下截對敲則上

靴底旁汚黑以水洗晒則黃用淨水洗過再刷礬水帶潮擦以白粉宛然如新晒亦無害

衣服

夏月衣蒸以冬瓜汁浸洗其跡自去或銀杏蒜洗亦可

夏衣生黴用梅葉煎湯洗之

洗葛衣用梅葉揉碎洗之經夏不脆用木盆則黑以磁盆洗之

墨污絹綢牛膠塗之候乾揭起膠則墨隨膠而落

墨污衣口噙水以筋頭滴水洗即去又法帶濕以油浸透須用灰汁擺之

油污衣用炭灰熨之或以滑石擦熨之滑石須研極細

熨火宜飲或用石灰乾晒亦可

猪油污衣用生栗子細嚼放污處揉擦卽去
血污衣用冷水洗可去忌用熱湯一法用溺煎滚以其
氣熏衣一宿來日洗之則落
油墨污衣先以油墨潤一宿用半夏烏賊骨滑石枯白
礬等分爲末洗淨燈草揩擦卽去
綠礬百藥煎污衣服用烏梅洗之
北絹黃者以雞糞煮之卽白鴿糞煮亦好
鞋中着樟腦去脚氣用椒末去風則不痛冷
帽裏用沸湯擺洗內加少鹽則垢自落熱麵湯擺洗亦

妙

槐花污衣者以酸梅洗之即去

蠟靴用黃蠟四兩以二兩粘瀝青入蠟均用

靴底污用粉秤擦之甚佳白土亦可

綃作衣棉夾裏用杏仁漿之則不吃綃

伏中裝綿布衣無綿珠秋冬則有以燈心少許置綿上則無球也

笠子油污或汗透者以烏頭煎濃湯洗之

茶褐衣段發白花點者以烏梅煎湯用筆塗發處立還

原色

元色衣有白跡若以墨塗之則光亮難看須買白雲滅頓温入皂礬點之則無跡　酒醋醬污衣藕擦之則無跡梅蒸衣以枇杷核研細爲末洗之其斑自去

氊襪以生芋擦之則耐久而不蛀

紅莧菜煮生蔴布則色白如苧

楊梅及蘇木污衣以硫黃熏之然後洗其紅自落

衣裳蒸壞先以水浸濕次用蘿蔔汁洗之

毛衣用無油漆板匣收貯紙糊板縫不通風則不蛀或

洒以潮腦亦可

戎衣用花椒捲收或芫花末摻之則不蛀一用出缸藍布包之亦妙

風領煖耳包藏瓮中密封瓮口毛决不脫

甘菊作囊置枕上睡明目延年凉枕内不宜放茉莉恐引蜈蚣虎豹皮上睡驚神毛入瘡有大毒

蒲花褥九月採蒲畧蒸不然生虫晒燥裝入卧褥或坐褥内以杖鞭擊虛軟温煖長久可用深秋採蘆花裝入布被中初凉覆之不甚傷煖

紙帳用繭紙纏於木上以索纏緊勒作皺紋以線折縫縫之稀布爲頂取其透風或畫以梅花或畫以蝴蝶自是分外清致

鵝毛柔煖而性冷選細毛夾以布帛而爲被新秋甚佳卽冬時亦可用尤宜嬰兒能辟驚癇

春氷未泮衣欲上厚下薄暖時宜一層一層漸減不可驟去

汗濕衣不宜久著洗汗衣須用滚水汗乃下不然𦒿潮濕水粉漿衣酸氣可憎將粉晒乾入水便無惡味

酒汚衣不可擦急以燒酒潤之則全化而無跡

紅紬絹或帽緯緺者漬水熨湯盪恐失色以燒酒代水則紅色不減

寶玩

金久埋不生衣百鍊不輕其色七青八黃九紫十赤以赤爲足色嗅之不腥舐之似甜以白布擦拭無藍跡者眞

玉可以烏米酒及地榆酒化之爲水亦可以葱漿水消之爲粘亦可餌以爲丸可燒爲粉寶藏論謂餌之其命

無極然其道遲成服一二百斤乃驗不得法或反爲害

玉以肉好分明温潤而澤其聲清越以長者爲眞

北方有鑵子玉雪白有氣眼乃藥燒成者然皆無温潤

惟潔白猪膏叩之有聲者爲眞

珠一圓二白佩之飛燐野火悉不敢近

荷葉蕈火能粉銀羚羊角烏賊魚骨鼠尾龜殼生薑地

黃磁石俱能瘦銀羊脂紫蘇子油皆能柔銀世之術士

有以朱砂而成者有鉛火而成者有焦銅而成者辨之

不可不慎

酸梅草開黄花子如浮萍味酸擣汁煮銀可使紅色變白

馬腦非石非玉堅而且脆刀刮不動其中有人物鳥獸形者最貴試法以研木不熱者爲眞得自然灰即軟可刻也

玻璃本天生自然之物有紫白二色展開有兩點花者爲眞

陳藏曰珊瑚生石巖下以刀刻之汁流如血以金投之爲金漿以玉投之爲玉髓久服令人長生其然豈其然

乎　珊瑚生於海底生石巖下者朱草也莖如珊瑚有融金化玉之異見抱朴子

琥珀中有蜂形手摩熱可拾芥者眞

空青係銅精所熏中有漿者最爲難得語云山中有空青人間無瞽目

抱朴子犀角爲笄導攪毒藥則生白沫無復毒勢

犀角最堅雖剉刮入藥終有片屑惟鋸成小塊薄紙襯裹藏肘腋間俟人氣蒸透入臼應手成粉

象牙粉紅色者最佳用鮓滷煮之自軟可刻

牛黃多偽磨指甲上黃透者為眞

生人參形類蔓菁桔梗故世以桔梗欺人亦有金井玉欄但皮無橫紋味亦淡薄不同耳市人參者皆繩縛杵上蒸過故有繩痕買者若不識眞偽惟要透明以肉近蘆有橫紋者則假參不得紊之凡用宜擇秋參勿用春參

人參易蛀惟用盛過麻油瓦罐洗淨焙乾人華陰細辛與參相間收之可留經年

人參生時背陽頻見風日易蛀凡生用宜㕮咀熟用宜

隔紙並忌鐵器

人參具人形者希世之寶茯苓似人龜鳥獸者爲良枸杞千年其形如犬服之延年商陸根亦有如人形者可煮食赤黃色者但可貼腫與參苓枸杞成形者功效逈別人或槪裌爲奇貨失之遠矣

阿魏狀如桃膠其色黃如栗瓣者爲上色黑者不堪用劉純詩云阿魏無眞却有眞臭而止臭乃爲珍驗法以半銖安熟銅器中一宿至明沾處白如銀永無赤色卽眞

三七合金瘡止血有奇效試法以末摻猪血中血化爲

水者眞

銅器入土千年純青如鋪翠名曰土古其入水千年純綠瑩如玉其色午前稍淡午後乘陰氣翠潤欲滴名曰水古其色紫褐有朱砂斑甚或凸起如上等辰砂名曰傳世古

銅器入土入水千年色分青綠皆瑩潤如玉未及千年雖有青綠而不瑩潤一云入土年遠近山岡者多青近河源者多綠高瑞南謂鑄時銅質清瑩不襍者多發青質之渾襍者多發綠譬之白金成色足者作器純白久

乃發黑不足色者久乃發紅發綠也

古鏡以銀背爲上鉛背次之青綠又次之銀背者塜內水銀沾染年久入骨有先受血水始受水銀侵入則色如鉛若鉛背埋土年遠變黑謂之黑漆背此價又高而此色甚易爲假

褐色出自高阜古塜磚宮石室惟地氣蒸潤日久光瑩變爲褐色純一不襍故古銅以褐色爲上水銀黑漆爲次青綠者又次之也若得純青綠一色不襍瑩若水磨光彩射目者又在褐色之上

柴窰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世不常有
汝窰色卵白汝水瑩厚如堆脂然汁中棕眼隱若蟹爪
官窰哥窰大率相同色取粉青爲上淡白次之油灰色
下之紋取氷列鱔血爲上梅花片墨次之細碎紋紋之
下也式以古朴者爲最二窰時有窰變狀類蝴蝶禽魚
麟豹等色布於本色是皆火之文明變化更爲難得
定窰乃宋北定州造其色白間有紫有黑然俱白骨加
以泑水有如淚痕者爲最
石蟹係海蟹風飄化而爲石置之几上能明目

盆景有石梅一種乃天生形質如石燕石蟹之類石本發枝含花吐葉歷世不敗中有美者奇怪莫狀此可以杭之天目松爲匹更以福之水竹副之可充几上三友

水銀是粗次硃砂煆煉飛升亦間有從地自然溢出者水銀同白礬食鹽等升鍊則成輕粉水銀同硫黄升鍊則成銀硃昔人謂水銀出於丹砂鎔化還復爲硃者卽此也

水銀撒了以鍮石引之皆上石又津唾可溶水銀末茶可結水銀

伏中不可鑄錢汙不淸名爐凍
爐甘石赤銅得之即變爲黃今之黃銅皆此物點化也
金遇鉛則碎銀銅相襍易溶化錫銅相和硬且脆水淬
之極硬

文苑

研墨出沫用耳膜頭垢則散
臘梅樹皮浸硯水磨墨有光彩
礬水寫字令乾以五棓澆之則成黑字
絹布上寫字用薑汁磨及粉則不湮開綾幅上墨汚用

蒜擦其反面則墨去

肥皂浸水磨墨可在油紙上寫字肥皂水調顏色可畫

花燭上磨黄芩寫字在紙上以水沉去紙則字畫脫在

水面上

畫上若粉被黑或硫黄煙熏以石灰湯蘸筆洗二三次

則色如舊

蓖麻子油寫紙上以紙灰撒之則見字一云杏仁尤佳

可以密書信

鹽滷寫紙上烘之字黑

冬月令水不氷以楊花鋪硯槽名文房春風膏硯若用酒磨墨竟易淡

樺皮烧烟熏紙作故色甚佳

收筆東坡用黃連煎湯調輕粉蘸筆候乾收之或加萵苣湯更妙用黃柏水亦不蛀

琴墨龍涎香樂器皆惡濕常近人氣則不蒸

書畫濕蒸變浥者用冬瓜或銀杏蒜洗之

墨用熟艾收或藏風化石内則不蒸閙中宜用新墨陳者易碎調硃入膽黃或白芨水研則不落

洗硯用蓮蓬殼或大半夏擦之去滯墨

金扇難寫者以香灰擦之則字易上以醬油洗之能去字跡

白紙扇有油用粗紙擦之欲去字跡以燈草蘸水洗之

洗畫絹墨法同

紙沾水點者必緆用水將全幅一概噴濕將書押之則平

裱字畫於漿內入胡椒末則不蛀入蘿蔔汁則不瓦以臭過漿裱則不泡

熬水膠磨生礬寫字反面用墨塗之則成黑紙白字宛
加法帖名曰頂刻碑
印色用蓖麻子仁搗碎用水煮之撇淨沫水再煎以滴
水不散爲度成油加胡椒七粒入臙黃麝香黃蠟少許
印褥用攀枝花或竹茹最佳
油紙臨寫法帖以濕手巾按之則易上其油厚者以肥
皂汁磨墨則上
荆川紙亦可加礬襯帖摹臨勝於油紙
寫金字用穀樹汁寫將乾上金以乾筆掃之若用水膠

久則易黑

絹用蒜塗擦則寫字易上

毫筆寫過洗去墨瀋則頴不秃

用墨過揩淨頭則不碎落

粉版上多年字跡以香灰擦之則下家禮改題神主用
此法

今人燕集往往焚香以娛客不惟相悅亦有謂也黄帝
云五氣各有所主惟香氣湊脾漢以前無燒香者自佛
入中國然後有之楞嚴經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佛

燒香法也

收書於未梅雨時開閣廚晾燥隨卽閉門內放七里香花不生蠹魚

收畫未梅雨前逐幅抹去蒸痕日中晒晾令燥緊捲入匣以厚紙糊匣口四圍梅後方開匣須杉木桫木爲之不用紙糊并油漆以辟黴氣

收畫用煴閣由來舊矣又法閣中設床二三下收新出窑炭實之乃置畫片床上永不黴不須設火其炭至秋供燒明年復用新炭床上切不可卧卧者病瘖瘂有驗

蓋火氣所爍故耳

好畫不宜多裱裱多失神亦不可洗更不可剪去破碎條邊當細細補足

硯品最多古人以端硯爲首唐之澄泥硯品亦第一惜乎傳少佳硯池水不可令乾每日易以清水以養石潤不可一日不滌若三日不滌墨色差減滌者不可磨去墨銹此爲古硯之徵滌以皂角淸水爲妙滚水不可滌硯絲瓜穰滌洗雖佳究不若舊蓮房浸軟爲妙大忌滚水磨墨茶尤不可新墨初用膠性并稜角未純不可重

磨恐傷硯也

紙用膠礬作畫殊無生氣否則不可着色法以皂角搗碎浸淸水中一日用沙礶重湯煮一炷香濾淨調勻刷紙一次挂乾復以明礬泡湯加刷一次挂乾用以作畫儼若生紙若藏二三月用更妙拆舊畫卷綿紙作畫甚佳有則寶藏可也

花瓶中欲水不臭用火燒瓦一片在內膠泥亦可

瓶花忌香烟燈煤熏觸忌油手拈弄忌藏密室夜則須見天日忌用井水貯花味鹹花多不茂

冬月插花須用錫管不惟愛護磁瓶卽銅瓶亦畏氷凍銅質厚者尙可否則破裂雖用硫黃投之不凍恐亦難敵惟日色南窗下置之夜近卧榻庶可多玩數日

穀樹汁和白芨飛麵調糊接紙永不脫解過於膠漆

熊胆和丸能資勤苦文苑中不可無此一味

孔聖枕中丹治學問易忘文苑中至寶也方用敗龜板醋炙龍骨研爲末入雞腹中煮一宿遠志去心茵菖蒲九節者去毛切片各等分爲末蜜爲丸一錢一丸每服一丸温酒化下日三服爲散亦可凡人多識不忘者心

血足而無所蔽也若心血不足邪氣蔽之則傷其虛靈之體而學問易忘矣龜介虫之靈物也龍鱗虫之鱗物也用龜甲龍骨者假二物之靈養此心之靈欲其同氣相求也遠志辛溫味厚辛溫可使入心味厚可使養陰菖蒲味辛氣清味辛則利竅氣清則通神學問豈易忘耶是方出孫眞人千金方

秘方

因女色病陰症傷寒用陳皮熱鍋內炒焦以酒烹下濾酒飲之立解

中暑發昏以新汲水滴兩乳以扇搧之重者以地漿灌則醒與冷水吃則死

旅途中暑者急就道上掬熱土於臍上撥開作竅令人尿其中次用生薑大蒜細嚼熱湯送下

乾霍亂用鹽一兩生薑半兩同炒黃水煎溫服甚者加童便

霍亂吐瀉用屋下倒挂塵湯泡澄清服之大忌飲食入腹則死吃冷水不妨不可吃熱湯

物落眼中用新筆蘸水繳出又方好墨清水研傾入眼

中卽出濃好墨點眼亦出

惡虫入耳用韭汁灌之蜈蚣入耳炙猪肉掩之卽出蜒蚰及諸虫入耳用麻油灌耳内或生葱汁或姜汁亦可

鼻衄用飛麵二錢鹽一錢汲新水調下又方用紙團兒右衄塞左耳左衄塞右耳

舌腫用百草霜爲細末醋調傅又方用亂髮烟灰水調下

飛絲入口細嚼紫蘇葉白湯送下狼煙入口飲少醉解之

急喉風用胆礬少許吹入喉中去涎又喉閉用枯礬末
吹入喉中急則用燈盞底油脚灌下
蜈蚣傷用蜒蚰或蝸牛去殼細研塗傷口立效或雞糞
塗或雄黄塗俱可
蝎螫痛不可忍者以葱白切一片厚二分置螫處艾灸
三五次又方蝎蚊蜈蚣傷用大香油燈吹滅以餘煙焠
之
蛇入人竅中急以手捻定用刀刻破以椒或辛物置破
尾上用綿繩繫之自出勿拔

蛇傷用大糞或用艾灸傷處甚者先吃生菜油一碗鎮心次用調麪同傷處化錫少許滴入傷上立愈

一切蛇虫所傷用貝母爲末酒調盡量飲酒化爲水自傷處流出盡却以藥渣敷瘡上又方蛇虫咬搗蒜敷之效又方芋頭葉搗傅腫毒及諸虫咬傷神效

蜘蛛等虫咬用臙粉生薑汁調敷蠶咬以苧根汁塗之

諸惡虫咬香油浸紫蘇塗之

人咬傷用龜板或團魚板燒灰爲末以香油調塗之

馬咬細嚼栗子傅傷處若用獨顆栗子燒灰香油調貼

追出毒氣其愈更速
犬咬傷用萆麻子五十粒去殼以井水研成膏以鹽先洗咬處貼上又方杏仁熬黑研成膏搽之欲止痛不腫用細嚼杏仁塗之亦妙
風狗咬用大糞塗仍拔去頂上紅髮又方米泔洗淨沙糖塗後用末子益元散四兩重斑猫十四箇去頭翅足同煎空心服或經久復發無藥可療者用好雄黃五錢麝香五分研勻用酒調二錢服下去惡物再服必使得睡不可驚覺其雄麝用大塊者佳大忌食熱湯粥房事

并鑼鼓聲
金瘡腹破腸突出用乾人糞抹腸即入
刀鎗傷黃丹飛過并枯礬爲末乾糝
自刎氣喉未斷者將食喉接住頸外覆以生熱雞皮用
脚帶纏之漸可調治
魘死者不得近前急喚但咬其脚腿及唾其面不省者
移動些少卧處徐徐喚之元有燈則存無燈切不可點
宜用皂角搐兩鼻
驚怖死者以温酒灌之

凍死微有氣者用大鍋炒灰令煖包灰熨心上冷卽換待眼開以溫酒粥湯與之不可便與烘火

冬月落水微有氣者以大器炒灰熨心上候煖氣通溫水粥稍稍吞之卽活便將火炙卽死猝死無脉無他形候者牽牛臨鼻上二百息鹽汁塗人面卽肯舐

溺水者救起放大櫈上睡着櫈後脚墊起二磚却以鹽擦臍中待其水自流出有牛者伏牛背牽動更妙切不可倒提出水但心頭微熱者皆可救治又方急解去衣帶以艾灸臍中

卒暴墮顛壓倒打死心頭温者可先將本人如僧打坐令一人將其髮控放起用半夏末急吹入鼻內如活却以生薑汁香油打勻灌之

男婦縊死口閉握拳者可救須莫放倒切不可割斷繩子以膝頭或手厚裹衣物緊塞穀道婦人并抵下體抱起解繩放下揉其項揢鼻及吹其兩耳待其氣回方可下手若使氣洩則不可救矣一云急刺雞冠血滴入口中卽活男用雌雞女用雄雞仍塗喉下更妙

中惡客忤卒死者灸臍中百壯以皂角末吹鼻或研韭

汁灌耳中
悞吞竹木魚骨鯁塞用象牙爲末水調一錢呷服又方
竹木物鯁者用貫仲煎湯呷之頻漱
悞吞銅錢用生荸薺汁呷飲自然消化又方多食生荸
薺自消
悞吞稻芒麥芒於咽喉間者急取鵝口中涎令灌之或
取薺頭草細嚼下尤妙
骨鯁者楮樹皮爲丸或楮子研碎水下二三十丸又方
縮沙甘草等分爲末以綿裹少許噙之旋旋嚥津其骨

隨痰而出

竹木刺入肉細嚼白梅傅之又方用烏羊糞研碎水塗之蘆葦刺入肉細嚼栗子租盦之

凡針鐵竹木等刺入骨中刮象牙末水塗之立出

中砒毒用旱禾稈燒灰新汲水淋汁絹帛濾過冷服一碗凡解毒之藥俱宜冷飲又方菉豆擂水飲下又方鬱金末二錢入蜜少許水調下又方醬調水服

食金銀者雄鴨血灌之

食鹽滷者以豆腐汁灌之令吐則化成豆腐而出

鉛子入肉者用水銀從傷內鑽入則鉛隨水銀而出

刀斧打撲損肭傷用帶鬚葱炒熟乘熱搗爛研盦上冷

則換血不止用麵盦

攧撲損傷用松節煎酒飲骨肉損醋擣肥皂爛厚盦之

以帛束住傷重者用生薑汁四兩香油四兩打勻無灰

酒熱調下

壓死跌死服藥不及急劈開口以熱小便灌之立效

魘死兼治中惡自縊墻壓溺水產氣絕用皂角末或半

夏末如豆大納鼻中噎則氣通可治

破傷風用魚膠燒灰存性爲末酒調下仍封瘡口又方用生人手足指甲全付香油炒研極碎酒調服汗出便好

湯火傷擣藥傅之立效或蜜塗或雞子清調豆粉或醋泥塗或燒蛤蜊灰塗之

火燒悶絶以新尿冷飲之或冷水和蜜飲之

負重擔肩破剪猫兒頭上毛用不語唾粘貼破處

燒酒醉不醒者急用菉豆粉盪皮切片將筋撬開口用冷水送粉片下喉即安

絞腸沙男左女右小指第一節灸三壯即止
走馬疳用大蜘蛛一箇濕紙裹外用荷葉包於火中煆
令焦存性細研入麝香少許共爲細末遇有此病擦之
甚效
走馬疳用巴豆去皮以綿子微裹隨左右塞鼻中立透
如左右俱有用二枚
魚骨鯁以蒜塞鼻中自出又方噙青魚胆少許嚥津即
愈
蜂叮痛以野莧菜搗傅之

中風多用香油或生薑汁灌之吐卽醒

心疼用晚蠶沙少許白湯下虫咬急心疼用眞香油頓溫服一盞

大便風和用不蛀皂角當中一寸許去黑皮沸湯半盞泡通口服之通後卽食白粥又方以葱白或葱尖納下部

小便不通鹽塡臍內艾炙三壯又方磨剪刀交股水飲一盞

大小便不通燒皂角灰粥清湯下

男婦暴痢用獨頭蒜搗成膏敷兩脚心

下痢脫肛取鱉頭一枚燒令烟盡爲末以鞋底托上

蛔虫上行口鼻以烏梅噙之或煎湯飲

小便尿血烏梅燒存性研末醋糊丸梧子大每服四十

丸酒下無端煩悶不眠大棗十四枚葱白七莖水三升

煮一升頓服

纏喉風用皂角挼水濾過灌之得吐卽愈

喉閉朴硝爲末將蘆管吹入喉中立效又方胆礬抹擦

喉下立愈

男子陰莖腫用鯉魚胆敷
男子陽物蠟燭灺用青果核煆存性氷片少許神效
脫肛取蜘蛛搗作油傅下臍丹田上一時卽收
疔背諸毒廣陳皮用口嚼爛按毒上疼甚疼過卽愈又
方疔瘡神思昏沉用苦管莖汁塗上卽除
痰中欲絶大茶子一粒糯米七粒共爲細末以些少吹
入鼻中吐出稠痰數碗卽醒
噤口痢山藥薏苡仁石蓮子共爲末白湯調三五服卽
思飲食又方蓮肉亦好

小兒驚風用猢猻糞燒存性碗覆出火毒生蜜調灌少許

急慢驚風百治不效者蛇蜕皮一分牛黃一錢研頓服五歲以上倍服

小兒瀉痢不服藥用土木鱉半箇母丁香四粒麝香一分半共爲細末吐津調爲丸如芡實大納一丸臍內外用不拘小膏藥貼之立止

婦人妊四五箇月動胎下血取葱白一大把煎湯飲之因爭鬬胎動腹內氣刺痛上喘用苧根一大把洗淨生

薑五片水一大盞煎至八分調粥服
婦人難產用黃蜀葵子四十九粒研爛酒醋下又方吞
槐子十四枚逆產燒銅錢通紅放酒中飲之橫生萆蔴
子三十箇研爛於婦人頂上剃去些髮以藥塗之須臾
腹中攪動提正便刮去藥塗之於脚心板上自然順生
也盤腸生卽以盆盛溫水浸其腸入香油一盞令母仰
卧以言語安慰其心却用好米醋半盞和新汲水七分
攪勻忽噀於母面或背微以手拊之則腸漸收兒卽產
矣

產後血悶打醋炭熏之則醒又方用乾荷葉燒灰為末
温酒調一錢服甚效
胎衣不下用最初洗兒湯服下休令知之又方竈心土
細研水調服之
血崩服蒲黃黑神散又方縮砂仁不拘多少新瓦上炒
香為末白湯調下
解中諸物毒用白礬細茶各一錢并水調服以吐出為
妙　吞水銀者用錫四兩煎水服立解下
調燮類編卷二終

粒食

天生五穀以養人惟秔稻得中和之氣洵安民鎭國之至寶也若滇嶺之粳則性熱惟彼土宜之耳

糯米緩人筋令人多睡其性糯也

糯米性寒作酒則熱糟乃溫平或謂糯米性溫者誤

大麥性平凉助胃氣爲麪勝小麥而無燥熱令人喜小麥而諱言大麥豈知衞生哉　大麥久食多力健行頭髮不白宜人

小麥爲用最廣殆不可缺但新者性熱陳卽平和故以宿藏爲貴立秋前以蒼耳剉碎同晒收之不蛀秋後卽生虫矣凡中麵毒漢椒蘿蔔皆可解

蕎麥過春月不宜食能發風動氣

蕎麥多食動風頭眩和猪肉食脫眉髮

麥占四時秋種夏收北方多霜雪麵無毒南方少雪麵有毒

大豆有黑白青黃褐斑諸色性平炒食極熱煮食甚寒作湯極冷造醬則平牛食之溫馬食之冷一體之中用

之數變惡五參龍膽綠豆粒粗官綠者皮薄而粉多粒小油綠色者皮厚而粉少若用治病則皮不可去去皮壅氣作枕明目

菉豆湯大水一滾色碧解暑多滾則色濁不堪用矣

芝蔴須夫婦同種方茂生油止可點燈再煎煉成方爲熟油可食初乘熟壓出尚爲生油

豇豆補腎氣每日空心煮食入少鹽有益

扁豆白色者久食頭不白

粥水忌增飯水忌減

花露傾入飯鍋一角稍閉拌勻座客應咤爲異種然祇宜於薔薇香橼桂花三種以其色味俱與穀性相近也飯得羹而易消且有羹則飯易下古人所以食常居左羹常居右也

做飯入朴硝在内則自各粒而不相粘

煎鹽盆中能煮飯不攪動則不鹹也

天落水做飯白米變紅紅米變白

仙人粥採何首烏大者不可犯鐵竹刀刮去皮切成片收起每用五錢砂罐煮爛下白米三合煮粥食之髮黑

體健

乳粥用肥人乳候煮粥半熟去湯下人乳汁代湯煮熟置碗中加酥油一二錢旋攪甘美大補元氣無酥亦可

菊苗粥用甘菊新長嫩須叢生摘來洗淨細切入鹽同米煮粥食之清目寧心

薏苡粥淘淨對配白米煮粥入白糖一二匙食之

梅粥收落梅花瓣用雪水煮粥候熟下梅瓣一滚卽起食之能清神思

山藥粥用淮山藥爲末四六分配米煮粥食之甚補下

元

淸晨食白粥能暢胃氣生津液

粥内入白湯成淋病粥後飲白湯爲淋爲停濕

麵不宜過水以滚湯候冷代水用之

食麵後當食蘆菔解麵毒不宜食麵湯蓋麵之毒在湯
也

煮麵令湯淸北方用花鹻南方用糠醋撮

食包子當用醋

餛飩用白麵一斤鹽三錢入水搜和爲餅劑少頃揉百

遍摘爲小塊捍開菉豆粉爲稃四邊要薄下鍋煮時先用湯攪動置竹條在湯内沸頻頻洒水常如魚津樣滚則不破其皮堅而滑

餛飩入香蕈在內不嗳

蒸糕須候湯沸漸漸上粉要使湯氣直上不可外洩不可中阻其布宜疎或稻草攤甑中

湯粉皮忌杏仁有則不就索麵亦然

麪夏月易壞用白湯煠過自然如初

老人以牛乳煮粥大補益法用眞生牛乳一鍾先將白

米作粥煮半熟去少湯入牛乳待煮熟盛碗再加酥一匙服之
新登五穀老人不宜食動一切宿疾
婦人將豆醬與藿同食墮胎食槳粥令子骨瘦不成人
小兒食蕎麥髮落
服大荳末者忌猪肉炒豆與一歲以上十歲以下小兒食之即噉猪肉久當壅氣死
造醬用三伏黃道浸豆黃道日拌黃或有蛆用草烏五七箇切作四片撒上其蛆盡死不即碎切馬草烏入之

亦可

日未出及日已没下醬不引蠅子

伏中合醬與麯不生虫

醋宜生用一入鍋則苦

米醋内入炒鹽則不生白衣

紅糟醶入鴨子與酒則甜

麩見肥皂則不就

清飲

藏茶之法十斤一瓶每年燒稻草灰入大桶茶瓶坐桶

中以灰四面填桶瓶上覆灰築實每用撥灰開瓶取茶些少仍覆上灰再無蒸壞次年換灰為之又法空樓中懸架將茶瓶倒放則不蒸

茶畏日氣宜焙不宜晒

茶品多矣惟嶺南多瘴癘之氣染着草木北人食之往往致疾須待日出山霽霧障收盡收採可也大抵閩廣以南水亦不可輕飲以花拌茶終不脫俗必欲為之如蓮花茶於日未出時將半含蓮撥開放細茶一撮納滿蕊中以麻皮略紮令其經宿次早傾出用建紙包茶焙

乾再如前法又將茶葉入別甆中如此者數次取出焙
乾用不勝香美
木樨茉莉玫瑰薔薇蘭蕙橘花梔子木香梅花皆可作
茶諸花開時摘其半含半放香氣全者量茶葉多少摘
花爲伴花多則太香花少則欠香而不盡美三停茶葉
一停花始稱如木樨花須去其枝蒂及塵垢虫蟻用磁
罐一層花一層茶投間至滿紙箬紮固入鍋隔罐湯煮
取出待冷用紙封裹置火上焙乾收用諸花倣此水泉
不甘能損茶味山水江水次之雪水梅雨水亦妙藏水

壞者燒瓦片投入罈內便解

茶有眞味有眞香不宜投以襍果如核桃榛栗之類亦可用

茶能止渴消食明目除災人固不可一日無茶然祇宜於飯後過飲則損脾胃

細茶宜人粗茶損人少飲則醒神思多飲則致疾病

空心茶去人脂則清晨及飢時俱不可飲茶也晚茶令人不寐有心事者忌之

橘湯橘一片去殼與中白穰膜以皮切細同橘肉搗碎

炒鹽一兩甘草一兩生薑一兩搗汁和勻橙子同法曝乾密封取以點湯服之甚妙

暗香湯梅花將開時淸旦摘取半開花頭連蔕置瓶瓶內每一兩重用鹽一兩洒之不可用手漉壞以厚紙數重密封置陰處次年春夏取開先置蜜少許於盞內然後用花二三朶置於中滚湯一泡花頭自開如生可愛充茶香甚一云蠣黙花蕊陰乾如上加汁亦可

天香湯白桂盛開時淸晨帶露用杖打下花以布被盛之揀去蔕蕚頓在淨器內新盆擣爛如泥榨乾甚收起

每一斤加甘草一兩鹽梅十箇搗爲餅磁罈封固用沸湯點服

茉莉湯將蜜塗在碗中心抹勻不令洋流每於凌晨採摘茉莉花二三十朵將蜜碗蓋花取其香氣薰之午間去花點湯甚香

栢葉湯採嫩栢葉線繫垂掛一大甕中紙糊其口經月可用如未甚乾更閉之至乾取爲末如嫩草色不用甕只密室中亦可但不及甕中者青翠若見風則黃矣此湯可以代茶夜話飲之尤醒睡飲茶多則傷人栢葉湯

甚有益若近栢樹者新採洗淨點湯尤妙
橙湯橙子五十箇乾山藥末一兩甘草末一兩白梅肉
四兩共搗爛焙乾揑成餅子白湯用
香櫞湯大者二十箇將內穰以竹刀刮去囊袋並筋收
起將皮刮去白細細切碎笊籬熱滚湯中焯一二次榨
乾收起入前穰內加炒鹽四兩甘草末一兩檀香三錢
沉香末一錢不用亦可白豆仁末二錢和匀用瓶密封
可久藏用每以筯挑一二匙充白湯服胸膈脹滿膨氣
頓消醒酒化食導痰開欝妙不可言但勿多用恐傷元

氣

甘菊可餐止黃白二色入藥供茗最良

金銀藤夏月採花供茗味絶香勝且益人釀酒尤良

菊花舒時採莖葉襍黍米釀之至來年重九始熟名菊花酒

桂花玫瑰柑橘木瓜五加皮俱可浸酒藥酒方雖多莫如歸圓爲妙

銅器內不可盛酒過夜

酒中置茄子灰則酒到夜成水

飲酒欲不醉服硼砂末　葛花可醒酒
新煮酒灰氣者開時入水一杯
救酸酒每大瓶用赤小豆一升炒焦袋盛放酒中卽解
又韶粉去酒中酸味
飲酒食紅柿令人心痛至死　生薑不可與燒酒同用
飲白酒生韭令人病增　飲白酒忌諸甜物
飲酒少則益人過多而醉則肝浮胆橫諸脉衝激由之
敗腎毀筋久之神散魂冥不飲不食獨與酒宜去死無
日矣飽食之後尤宜忌之飲覺過多吐之爲妙飲酒後

勿飲冷水冷茶被酒引入腎中停爲冷毒酒後不得風中坐卧袒裸塌扇此時毛孔盡開風邪易入戒之戒之
清晨酒宜忌以其亂性也黄昏酒尤宜忌以其能動火也申未之間好酒三杯斯爲養生者
傷寒後不可飲酒　小兒多飲酒易起驚
婦人纔分娩不可與酒産母臟腑方虛熱酒入腹必致昏悶七日方進些酒可以辟風邪養血氣下惡氣行脉氣也
飲酒毒大黑豆一升煮汁二升服即愈

銅器內盛水過夜不可飲

銅錫瓶內煎湯飲之損聲

陶瓶內插花宿水及養臘梅花水飲之能殺人

病眼者禁飲冷水及冷物逼眼

薄荷湯夏月可以代茶採前一日近晚以水澆之則性涼而味美病瘥者勿嘗恐虛汗不止

蔬供

芥菜子隔年收者則辣小滿前收鹽芥菜可交新

收冬瓜忌苕帚風　凡瓜毒瓜皮煎湯鹽少許服

生薑社前收無筋患癤者不可食薑並忌雞肉

生薑同猪肉食發大風

茄子以爐灰藏之可至四五月　糟茄入石綠切開不黑

豆豉內用甜瓜頭生者晒乾方可入不然則爛晒以爐灰摻之不引蠅子

研芥辣用細辛少許與蜜同研則極辣

晒葫蘆乾以藁本湯洗過不引蠅子

染房瀝過淡灰晒乾用以包藏生黃瓜茄子至冬月可

食

椒宜久煮美久煮則作藥氣　冷水解花椒毒如神

胡椒入鹽並葱葉同研則辣而易細

胡椒辛熱純陽走氣助火昏目發瘡多食損肺傷脾令人吐血食蒜令口中不臭用生薑夷子同食

製蒜梅法用青硬梅子二斤大蒜一斤剝淨炒鹽三兩酌量水煎湯停冷浸之候五十日後滷水將變色傾出再煎其水停冷浸之入瓶至七月後食梅無酸氣蒜無葷氣也

梨帶皮入醬缸内久而不壞香櫞橘子去穰醬皮佛手全醬

筍切片條淡晒收貯用時米泔水浸色白如銀鹽湯焯即醃筍矣

白菜薹芽水芹焯熟入清水漂着臨用時榨乾拌油菜色青翠又脆可口凡家菜野菜皆用此法

甘菊花春夏旺苗采嫩頭湯焯拌食甚佳

夏秋採菱科去葉去根惟留梗上圓科焯食甚佳糟食更美野菜中第一品也

茉莉花嫩葉采洗淨同荳腐𤁅食絕品

芙蓉花去心蒂滚湯泡一二次同荳腐少加胡椒紅白可愛

丹桂花洒以甘草水和米舂粉淸香滿頰

採玉簪花半開蘂分作二片或四片拖麵煎食味甚香美

木菌用朽桑木樟木楠木截成一尺長段臈月埽爛葉擇肥陰地和木埋於深畦如種菜法春月用米泔水澆灌不時菌出逐日灌以三次卽大如拳炒食作脯俱美

木上生者且不傷人
胡荽久食令人多忘根發痼病　服藥忌食胡荽蒜生
菜
芫荽同猪肉食爛人腸
韭黃滯氣動風共牛肉食成瘕　解諸食毒搗韭汁飲
百損一益者蒜百益一損者韭韭一歲可四五剪凡剪
不用日中諺云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每一剪一加
糞收子者只可剪一次　韭宜病人多食目暗酒後尤
忌勿與蜜同食

韭畦用雞糞尤良二月七月皆可種法用升盞合地成圜布子圜內以韭性向外不向內也

蒜性熱喜散快膈善化肉暑月人多食之禍積久自見養生者忌之　八月食蒜損壽

剪葱避熱時必用清旦八月則止不止葱無袍而損白

茄性寒滑多食下利女子傷子宮秋後多食損目

栽茄當候雨時勿令日炙根須築實土虛則死

茄開花斟酌子數削去枝葉別長晚茄圃人每摘茄葉散布路上以灰圍之則生子必繁名曰嫁茄

栽茄時初見根處掐開入硫黃一錢以泥培之結子倍多其大如盤味甘而能益人

茄根帶根曝乾爇以養火爐中延夕不滅

蘿蔔生沙壤者甘而脆生瘠土者堅而辣宿根生者多疥不肥帶露勿鉏犯則虫入或以大梨剜去心如甕狀納蘿蔔子蓋定埋土中候梨爛取出畦栽則實大如梨兼有梨味

蘿蔔力弱人不宜多食生者滲人血

俗傳種蔗荽時口出穢語則茂　胡荽煎酒勿令洩氣

候微冷可催痘疹除面不噴奇驗

八九月多食薑至春多患眼損壽減筋力孕婦食之令兒多指晦翁語錄亦有秋薑夭人天年之語

薑性惡濕畏日故秋熱則無薑 伏天切薄片入少鹽晒乾曰伏薑久藏不壞初摘嫩芽同硃砂入醋漬之色味俱勝 糟薑瓶中置蠶蛻少許卽老薑亦無筋

茭白逐年移栽則心不黑

蕈惟桑榆楊柳者可用凡煮先以薑屑飰顆投之若黑色者有毒殺人夏月尤不宜食 中蕈毒連服地漿水

解之多食橄欖亦解薺菜與麪同食發病

冬瓜切動未吃盡者三五日皆爛以石灰糝之則不爛

冬瓜經霜能生病　凡藏冬瓜忌酒漆麝香及糯米觸之即壞

冬瓜多食陰濕生瘡發黃胆九月勿食

凡藏黃瓜用染坊淋退灰晒乾埋之冬月如新

一切瓜苦者有毒兩鼻兩蔕者殺人

南瓜經霜收置煖處可留過春

絲瓜葉汁可染綠瓜藤長後於根下拍開入銀硃少許

以泥封之瓜瓠紅鮮可愛

山藥或子或根皆生壅培勿用人糞用牛矢或麻籸良

芋有水旱二種旱芋微辛不若水芋甘勝春時下種立夏後種即不孕子秋宜壅糞至霜降則捩其葉使液歸於根故魁大而子繁芋生必應月數每魁皆有十二子遇閏則益民間收藏可以代糧蝗所經處獨不及芋誠禦荒要物每芋一畝其入視稻三倍下田近水處尤良

芋以灰煮之則蘇　芋冬月食不發病　土漿水解野芋毒　芋切作方塊入釜炒之悉浮白輕圓脆美特

甚入少糖麵即成飣果即俗所謂蓼花毬也獲利較收芋又加十倍

莧多食動氣煩悶共鱉及蕨食生瘕

夏月剩飰用生莧菜蓋之過夜不餿

芹赤色者害人和醋食之損齒

蒔蘿根會有食者殺人

菜着霜不可食　一切簷下雨滴菜有毒

獨頭蒜同蜜食殺人

食蕈菜能引疫氣蕈菜上有水銀也

妊婦臨月煮莧菜二三次食之滑產易產
小兒食王瓜生疳虫
凡菜摘之務鮮洗之務淨煮冬瓜絲瓜忌太生煮王瓜甜瓜忌太熟煮茄瓠利用醬醋而不宜於鹽炒韭宜倏鍋極熱方可投下

葷饌

炙肉以芝蔴花爲末置肉上則油不流
臘肉內用酒脚醋煮肉紅酒調羹則味甜
晒肉須油抹不引蠅子　荷花蒂煮肉精者浮肥者沉

夏月醃肉用炒過熱鹽擦肉令軟勻下缸用石壓一夜掛起見水痕即以大石壓乾掛當風處不敗

夏月熟肉單用醋煮可留旬久

煮陳臘肉待滾時將燒紅炭數塊淬之則不蘞

臭肉與阿魏同煮或用寸段稻草一把或鑽孔胡桃皆不臭食猪肉過傷者燒其骨水調服或生韭汁解之

千里脯將肉切作大塊每一斤用鹽半兩香油同醃片時入陳皮川椒茴香酒醬煮至乾曝極乾夏月旬日不壞

煮肉投鹽太早則難爛須以酒付之則易爛而味美將熟時投酒一杯亦妙　魚肉內投鳳仙子數粒極易爛凡䍽色羊肉入松子則無毒　羊入鍋則易消入腹却易脹凡行遠路最宜居家無事則宜留腹中餘地以俟其脹恣食恐生成變煮羊以杏仁則易糜以胡桃則不臊不宜用銅器煮

患瘧者勿食羊肉恐發病致死

雞黃者宜老人烏者宜產婦　老雞頭有毒殺人　熟雞熟肉不再煮不可食　煮老雞以山裏果煮就爛或

用白梅煑亦好煑老鷄不爛就竈邊取瓦一片同煑即爛如泥羊亦然　老鷄用櫻桃葉數片同煎則易軟

白鷄多食發酒疾蒼鷄發瘡膿諸禽尚雌而鴨獨尚雄諸禽貴幼而鴨獨貴長爛蒸老雄鴨功效比參耆也

黑鴨滑中發痢脚氣人不可多食白者六月忌食白鴨補虛目白者殺人　野鴨九月以後即中食身上熱瘡久不好者多食即瘥雖損多益少久食瘦人

煑魚羹臨煑熟入川椒則去腥

夏月魚肉安香油久亦不臭

鰣魚去腸留鱗用布拭去血水放盪鑼內以花椒砂仁醬擂碎水酒葱拌勻其味和蒸去鱗供食但能發疳痼疾勿恣食

鯉魚發風熱五月五日勿食

鱖魚有十二骨每月一骨毒殺人取橄欖核末流水調服則愈

白魚發膿有瘡癤人勿食

鯽魚春不食其頭中有虫故也子與麥門冬食殺人

魴魚患疳痢者禁之

河豚魚有毒浸血不盡有紫赤班眼者及修治不如法殺人肝有大毒中其毒者橄欖汁或蘆根汁解之

鱔魚多食成霍亂　一切魚忌荆芥犯必殺人　中魚毒煎橘皮湯或黑豆汁解之　魚子不可與猪肝同食

鱉忌莧亦不可與雞蛋及雀肉同食　煮魚滴生油數點則無涎　魚生溪澗沙土中者有毒多在腦中不得食其頭　枳實者魚則骨軟或用鳳仙花子凡物腦能消身所以餐膾食魚頭羹也

糟蟹久留則沙見燈亦沙治法用皂角一片置瓶下則

不沙一說初醉蟹時點燈一盞炤之入甕則與燈光相習永無沙患　蟹用蜜塗候乾煮之則青用柹蔕三五箇同煮亦青　糟酒醬蟹入香白芷則黃不散　喫蟹以蟹鬚洗手則不腥　蟹與芥湯同食吐血　蟹忌紅柹主吐血生藕汁解之　九月食蟹腸有稻芒　蝦鹽炒盛蘿內用井水淋洗去鹽晒乾不變紅色　蝦發風動氣無鬚者及腹中黑煮而色白不可食　蛤蜊用枇杷核内仁同煮則脫丁　蚌冷無毒　螺大寒療熱醒酒　蜆多食發嗽消腎　蟶天行病後不可

食　醃鹹蛤蜊以蘆灰入鹽醃之味美且不開口要即
熟則在日中晒

鱘鯚鯽鯉以鮮勝者也宜清煮作湯鯿白鰣鰱以肥勝
者也宜厚烹作膾火候不及者肉生生則不鬆太過者
肉死死則無味旋烹旋食方臻妙境水多一口魚淡一
分不可多用水其最簡捷者莫若用作料置鏇內緊火
蒸之極熟則鮮味盡存一氣不洩隨時早晚供膳咸宜
也

以雞鰕筍蕈之物和湯入諸品則物物皆鮮其餘湯汁

不足恃也

鹿肉瘦人陰餌藥人食之無效以其食解毒之草故也

五六月麞鹿肉勿食　食驢肉飲酒致疾殺人

藏乳多醎以茶清水洗之則減　牛乳不可與醋同食

雞鴨卯不可多食俗謂鵝卵能補大不然宜少食

鴨卵不可合蒜及李子鱉肉食　食雞子毒醇醋解之

鴨蛋以硇砂畫花及寫字候乾以頭髮灰汁澆之則黃

直透內做灰鹽鴨子月半日做則黃居中不然則偏一

云日中做

煮紅鴨子以金桐根同煮白皆紅
用鹽洗猪臟腊子則不臭　煮猪腊及血臟羹不可入椒同煮作猪糞氣臨熟後即起　洗猪肝用乾麵洗猪臟用砂糖洗猪腊用洋糖則不腥　猪腦損陽酒後尤不可食　諸禽獸腦滑精不可食　猪臨殺驚氣入心絶氣歸肝尤不宜食　食猪羊血過多則鼻中生毛晝夜可長五六寸漸粗圓如繩雖忍痛摘去復生惟乳食碙砂飰為九可治此疾
一切肉食過度還飲肉汁即消　凡夜不宜多食雞鴨

猪肉能致霍亂　諸般肉煮用紙封鍋口或以楮實同煮則易爛　凡肉汁器中氣不洩者有毒以銅器蓋之汁滴入者亦有毒　穿屋漏水襍諸脯中食之生癥瘕中諸肉毒壁土調水一錢服之又白扁豆燒末亦可　凡飲食後心煩悶不知中何毒者急煎苦參汁飲之令吐

時行病後勿食魚膾及蟶與鯉魚鱔魚再發必死百日之内忌猪羊肉並腸血肥魚油膩乾魚犯者必大下痢不可復救又禁食麪及胡蒜韭薤生菜蝦等物此多致

傷發則難治又令他年頻發
猪肉之用最多然不宜久食食之暴肥致風猪腎能理
腎氣多食腎虛久食少子猪腦損陽嘴動風尤毒
解中禽魚鱉等毒五棓子白凡等分水調服或生蘆根
搗汁服或橘皮煎湯服
解中鳥獸中箭藥死者毒用大豆汁入鹽少許服之
解中狗肉毒杏仁三兩連皮研溫湯調服吐出爲妙
解中牛肉毒猪牙燒灰水調服有食之生疔瘡者用菊
花根水煎服以菖蒲研爛酒調服取汗效

解中驢馬肉毒生蘆根擣汁服再用根煎湯洗浴效

解中六畜毒壁泥用水調服

孕婦食鱉令子項短及損胎　食蟹令子横生　食雀腦令子雀目　食雀肉飲酒令子無耻多淫　雞肉與糯米同食令子生寸白虫　食羊肝令子多厄　食山羊肉令子多病　鯉魚與雞子同食令子成疳多瘡　食犬肉令子無聲音　食兎肉令子缺唇　鱔魚田雞同食令子瘖啞　鴨子與桑椹同食令子倒生心寒　食驢騾肉過月難産

小兒食雞鴨卵魚子之類長而多忘　食鱒魚結癥瘕咳嗽　食雞肉生蛔虫　羊肝同椒食損兒

菓品

收栗子不蛀以栗蒲灰淋汁澆二宿出之候乾置盆中用沙土覆之　煮銀杏栗子用油紙撚在內則皮自脫

小兒食生栗難化熟者多滯氣大人亦宜少食

藏金橘橙柑橘子於菉豆中則經時不變　用松毛包藏橘子三四月不乾

五日以麥麵煮成粥入鹽少許候冷傾入甕中收新鮮

紅色未熟桃納滿甕中至冬月如生

用臘水同薄荷一握明礬少許入甕中投浸枇杷林檎

楊梅於中顏色不變味涼可食

藏柑子以盆盛用乾潮沙蓋之土瓜同法

煮菱要青用石灰水拌過先洗去灰煮則青　藕皮和

菱米食則軟而甜

吃栗子於生芽處咬破些吹氣一口剝之皮自脫　竹

葉與栗同食無粗　藏胡桃不可焙焙則油

藏梨子用蘿蔔間之勿令相着經年不爛今北人每於

樹上包裹過冬亦妙　梨蒂插蘿蔔上亦不得爛藏香櫞同此法

松子仁帶皮則不油　食蓮子宜蒸熟去心生則腹脹不去心令人嘔

梅子不宜多食食梅齒齼者嚼胡桃肉以解之同韶粉食則酸不軟牙梅葉尤佳

乾果子蒸了者露之味如新　生菓停久有損處者不可食

白菓生引疳解酒熟食益人不可多食　炒銀杏在十

箇以上則不爆　菱煮過以礬湯綽之紅綠如生

大棗刷淨曬乾醋拌封固臨食取用鮮潤而甜異於常

棗　病牙者勿食棗

杏多食傷筋骨　杏仁久服目盲眉髮鬚落動宿疾雙

仁者殺人　桃杏花本五出而六出者必雙仁能殺人

者失常也　一切果核雙仁者害人　桃損胃多食有

熱

李發瘧食多令虛熱和白蜜食傷人五内　李不沉水

者有毒　久病者食李加重

梨治心熱生不益人多食寒產婦金瘡人勿食令瘦困其性益齒而損脾胃正二月勿食
柹乾者性冷生者彌冷食多腹痛
甘草作釘鍼葡萄立死以麝香入葡萄皮內則葡萄盡作香氣若引其藤穿過棗樹二三年後皮粘樹竅斫去原根託棗自生實味更異　葡萄初結時剪去繁葉使受露無不肥大冬月收藤包藏封土中至春更架架下不可飲酒恐虫矢傷人　葡萄蔓好引向西南作架者須知

藕以鹽水拌食則不損口同油煠麵果食則無渣　藕久食輕身耐老止熱破血

橄欖樹高將熟時以木丁釘之或刻根下方寸許納鹽入內一夕子皆落木亦無損　橄欖鹽過則不苦澀同栗子食作梅花香　橄欖木作舟檝着魚皆浮出物性相制也人誤食河豚肝及子迷悶至死惟此木煮汁能解之

木瓜最療轉筋如轉筋時但書其名及書土作木瓜字皆愈理不可解　爾雅楙木瓜轉筋時呼楙爲得

糖霜以蔗汁過樟木槽取而煎成如以銅式印成物像郵寄遠地先以竹葉及紙包裹外用石灰埋之不得見風雖夏月及久陰雨俱不消化

荔枝熟時人未采則百虫不敢近人纔采鳥鳥蝙蝠之類無不傷殘故采荔枝者必日中而衆采之　食荔枝多醉醉以殼浸水飲之卽解此卽食物不消還以本物消之之意

榧煑素羹味更甜美猪脂炒榧黑皮自脫榧子同甘蔗食其渣自軟皮反菉豆能殺人也

林檎樹生毛虫埋蠶蛾於下或以洗魚水澆之卽止

佛手柑安芋片於蒂而以濕紙圍護經久不癟或云搗蒜罨其蒂上或指上則香更充溢然究非雅人深致也

香橼用蒜罨法亦妙　香橼蒂上安芋片則不癟

桑樹上接楊梅則不酸楊梅樹生癩以甘草丁釘之則死　水楊梅入浮炭不爛

荸薺善毁銅合銅錢嚼之則錢化可見其爲消堅削積之物故能化五種膈疾而消宿治誤吞銅錢也

橙能消酒宿醒未解者啜之卽醒　橙子皮多食傷肝

櫻桃經雨則虫自内出人莫之見水浸良久則虫自出乃可食櫻桃多食發暗風傷筋骨

葡萄根莖中空相通暮溉其根而晨朝水浸子中矣故俗呼其苗爲木通以利小腸

甜瓜多食作脹者食鹽花卽化最忌麝與酒凡食瓜過多但飲酒及水服麝香尤於食鹽漬水也

瓜性最寒曝而食之尤冷故稽聖賦云瓜寒於曝油冷於煎物性之異也

食西瓜後食其子卽不噫瓜氣以瓜劃破曝日中少頃

食卽冷如氷也得酒氣近糯米卽易爛猫踏之卽沙性
甘寒最解酒毒故有天生白虎湯之號但不宜多食
藏西瓜不可見日影見之則芽　楊梅核與西瓜子同
柿子漆柤拌晒乾自開只揀取仁
柑蔗多食鼽血　砂糖多食心痛同鯽食成疳同笋食
成食瘕小兒亦不宜食　諸果毒燒猪骨爲未水調服
胡桃多食動風痰脫人眉同酒肉多咯血食酸傷齒者
食之卽止
有風病者勿食胡桃有暗風者勿食櫻桃食之立發

産後忌生冷惟藕不爲生冷爲其能破血也
栗子飼小兒齒遲腎氣弱
妊婦食茨菇恐消胎氣食梅李令子青盲

調燮類編卷三終

調燮類編卷四

花竹

玉蘭性畏水遇浸則瘁秋後接於辛夷澆以糞水花特芬馥　玉蘭花和麵煎之極佳　紫荊花下不可設飲能害人

海棠以櫻桃接則成垂絲以梨樹接則成西府以木瓜頭則成白色欲其鮮盛冬至日早以糟水或酒脚澆根下復剪去花子來年即花茂而無葉

梔子花能悅顏色面藥用之採花和麵煎食清芳可愛

瑞香枝左手折下隨卽扦插不換右手無不可活以焊猪湯澆之宜凡香花大抵忌糞唯用頭垢或浣衣灰汁爲妙　瑞香根甜灌以灰水則蚯蚓不起　瑞香花別名麝囊香氣能損群花世亦號爲花賊宜特處之

夜合花古人多植之庭除使人蠲忿

牡丹皮桃杏之類入藥以不經移接者爲佳　栽牡丹法秋社前分後全根掘出勿傷細鬚視可分處用手劈開以小麥一握拌入土中又和白斂末培之可殺虫蠹須直其根曲之卽死接枝亦宜秋社前後　培養牡丹

須八九月壅土二寸秋冬霜雪護以棘枝花未放去其小蕋謂之打剝花纔落剪其故枝勿損花牀　清異錄有招舉牡丹法九月取角屑硫黃碾如麵拌細土挑入花根壅罨入土一寸出土三寸地脈自暖花蕾初生掐去止留中心一蕋開時花大如盎

木槿作飲令人得瞑用花作湯代茗可以治風葉可沫髮去膩尤良

桂味辛螫挫屑布磚縫中宿草盡死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襍木雷公炮炙論云以桂爲丁釘木中其木即

死自其性相制耳　桂患蛀損取芝麻梗懸樹間能殺虫　桂接石榴開花尤紅

芙蓉將放時如欲染色隔夜以靛刷紙蘸花房上仍裹其尖花開淺碧五色皆可染也　林洪朶芙蓉花煮豆腐紅白交錯恍如雪霽之霞名雪霞羹

栽芍藥法秋分後用竹刀掘根剝去朽腐以豬糞和泥分栽向陽處更以雞糞培之黃酒澆之則能改色花開後亟剪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則脉理歸根明年花繁而色潤

玫瑰性嗜潔人溺之即斃凡花木不喜常分獨此花嫩條長時移栽則茂若木根太盛反致凋瘁

罌粟培灌得宜妖艷百出中秋夜或重九日裸體種之口兼詈穢兩手交換撒子仍用竹帚掃勻則花必重臺千葉地須肥鬆子用罌汁拌撒以土覆蓋可免蟻患若土瘦種遲變爲單葉矣單葉者子必滿磨取作腐少供清味亦澁精一藥也

蓮白者花香而藕勝紅者花艷而藕瘠清明前分秧勿損尖芽則生若用缸栽先取稻泥實築半缸隔一席片

置秧其上又將河泥壅定日晒開裂下水灌之別法用硫黃臘糟豆屑猪毛皆屬可省或浸龍缸底即作青色癸辛襍識每歲南月南風少則好藕晒荷葉遇雨雨所着處皆成黑點藏枯荷葉則須密室見風則蛀損不堪用矣

歲時廣記二月種百合宜雞糞壅之相傳百合是蚯蚓纏結所化乃好雞糞不可解也

鳳仙子性急速能透骨軟堅庖人煮魚肉硬者投數粒則易爛是其驗也緣其透骨最能損齒凡服者不可着

前　鳳仙欲其再開但將子逐旋摘去則又生花　鳳
仙莖入饌大勝萵苣采白花浸燒酒中半餉鮮紅如丹
霞
玉簪含蕊時納粉少許凌晨傅面大能助粧
雞冠花淸明前播子於地高低隨人撒高卽高撒低卽
低高者或至七八尺低則三四寸於石砌磚縫中尤宜
花多變幻最能耐久扦插薔薇築實旁土止留寸許在
外長卽易瘁如腦生青虫以傾銀爐灰撒之　占城國
人取薔薇花上露並其花浸水以琉璃瓶試之翻搖數

四其泡周上下者眞
木香即薔薇一種而淸幽似勝摘入瓶中水洒蒸之作
薔薇露絶香不减南番所市
秋海棠性喜陰濕宜向幽窓背日處種之
菊花二月雨過分畦不用肥土仍忌日晒長及尺許即
摘去苗心使生岐枝剔去細蕋勿分花力若葉黄瘦用
韭汁澆根靑色如故矣最易生虫去之宜愼如欲催花
蕋大時以龍眼殼罩之隔夜灌硫黄水次早去殼花即
大開或有罩至春初始放者亦一奇也

甘菊可餐止黄白二色入藥供茗最良　抱朴子菊苗可以菜花可以藥囊可以枕釀可以飲令人長生　續博物志菊花舒時採莖葉襍黍米釀之至來年重九始熟名菊花酒　又眞菊可以延齡野菊可以瀉人

凡花悉貴重臺惟水仙則貴單瓣五月初旬竹刀掘根浸以便溺逾宿取移近煙竈處至九月中用猪糞拌土種之不得缺水或云和土晒煖亦得

蕉宿根愈久愈大欲栽盆將根切碎用油簪腳横刺十字二孔只高尺許殊可供玩

凌霄花露下不宜仰視滴入眼中即成翳花能墮胎妊婦宜避嗅臘梅花生鼻痔　養荷花用溫湯入瓶中以紙蒙了以花削尖簪則花開且久　蜀葵花削煨以石灰蘸過令乾插水瓶中開至頂而葉不軟　冬青樹上接梅則開洒墨梅　石榴以麻餅水澆則花多　養牡丹芍藥梔子並刮去皮火燒以鹽擦之入瓶
種蘭去土用水浮屑種之　草木花被羊食並不發
牡丹根下放白木諸般顏色皆腰金　凡花紅者令白用硫黃燒煙薰之用盞子蓋花則白　葫蘆照水種自

正
竹多年者則生米而死急截去離地三尺許通去節以大糞灌之則餘竹不生米也　竹葉以沸湯蘸過則不捲藏擵甲　績蔴骨插竹圍四向竹不沿出芝麻骨亦可

江梅接桃杏皆生接苦楝則成墨色不經栽接花小而香子小而硬　蜜漬梅花法用白梅肉少許浸雪水潤花露一宿蜜浸荐酒清雅異常

山險峻者欲增嫵媚以桃杏核包泥彈丸打上不數年

山繡如錦或言椿樹枝上接牡丹花大如斗信有之亦奇觀也

插梅瓶中置硫黃一錢以熱湯插之則榮　種梔子將剪斷處敲碎加鹽些少於瓶水養之則開

牡丹花貯滾湯於小口瓶中插花一二枝緊緊塞口則花葉俱榮三四日可玩芍藥同法一云以蜜作水插牡丹不悴蜜亦不壞芙蓉蜀葵同法

戎葵鳳仙芙蓉凡折枝花皆滾湯貯瓶插下塞口則不憔悴可玩數日

荷花採將亂髮纏縛折處仍以泥封其竅先入瓶中至底後灌以水不令入竅竅中進水則易敗　海棠以薄荷包枝根水養或薄荷水養數日不謝

冬月插花如瑞香梅花水仙山茶臘梅皆冬月妙品插之用肉汁去浮油入瓶插梅花則蕚盡開而更結實

又法以鹽泥三七對插花更妙不凍而花更榮

薔薇正月初剪枝長尺餘扦種

月月紅凡開花後即去其蒂勿令長大則花隨發無已

種盆荷花用老蓮子裝入雞卵殼内將紙糊閉孔與母

雞混衆子中同伏候雛出取開收起蓮子先以天門冬爲末和羊毛角屑拌泥安盆底種蓮子在内勿令水乾則生葉開花如錢大可愛

葫蘆秧種小盆得土甚淺至秋結子形僅寸許垂挂可觀又法選畦中粗大者一株作主次將旁株去皮一片兩株結縛以泥塗封稍長去其一苗留本又將旁株再就以根株並作一株延蔓則三本之力歸一苗矣其結實成形又刪去衆苗止留壯者一枚至秋成實大比尋數數倍用作酒樽攜帶山遊誠物外清品也又有寄生

紅白雞冠旁法竟成紅色葫蘆妙不可言
盆蘭枝上花蕋多候開次有未開一兩蕋頭便可剪去若留盡開則奪了來年花信　蘭盆兩三日一番旋轉取其日晒均勻則開時四面皆有花若晒一面則一處有之　灌蘭不可從上澆下恐壞其葉并水性陰恐致凍損溫潤則不必澆恐爛根　盆須架起庶令風從底入以得透氣爲佳又免蚯蚓蟻虫之患蓋蚯蚓每從底孔中入不可不防　葉黃惟用苦茶澆之最忌春雪一點着葉則一葉斃矣

竹有雌雄雌者多筍當自根上第一枝觀之雙枝是雌若獨枝者雄也冬至前後各半月不可種植蓋天地閉塞而成冬種之必死若遇火日及西南風俱忌花木皆然凡種竹處當積土令稍高於平地二三尺則雨潦不損謂之竹脚

草木

艾名醫草博物志云削氷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得火故一號氷臺　搗艾入白茯苓三五片同研即時可作細末

菟絲蔓寄空枝漸能絕地子研末能明目去風壯腰膝久服老變爲少子最細難研曝乾時入紙撚數條同搗應手成粉

浮萍發汗奇驗五月五日取萍陰乾燒烟能辟蚊性陰靜以承陽故曝之不死惟以盆水在下承之而處閣萍於上晒之卽枯　决明子主肝家熱每日取一匙空腹吞之夜見字

石菖蒲盆栽極淸雅夜置窓間能收煙明目平旦葉尖自有滴水如珠洗目大佳　培養菖蒲勿令肥勿令見

泥勿澆井水使葉上有白星壞苗勿令日曝勿冒霜雪最解醉人或油手腥手摩弄必致殘缺　石菖蒲無力而黃者用鼠糞洒之

三七草青欝可玩其根係止血聖藥有活種閩廣帶同者近地亦有此種葉如野蒿花黃而小極易生鮮者採葉搗爛跌打破碎者挼上立止血疼過二三日即愈又不潰爛眞神草也收葉乾作末亦可治吐血衄血上衝者皆宜佐以治藥服之其功效備開於後

治刀斧箭傷血出不止者嚼少許罨上即止

治婦人血崩看年遠近研一二錢白酒調服服後四物湯加三七五分煎服
治吐血用一錢或五分自嚼米湯下或用人參五分煎服
治腸風下血用四物湯加三七五分煎服或空心用五分調酒服
治杖瘡淤血用一二錢嚼爛罨在破上再服一二錢免血攻心
治產後血湧用一二錢研細水調服即止

治跌打靑腫不消者用一錢嚼細敷患處卽愈
治害眼十分重者用少許水磨調點眼眶內卽消
治赤白痢疾用一二錢爲末米泔水調服
治虎狼蛇咬用一二錢爲末酒調服嚼少許塗患處
治受下蠱毒先吃少許毒卽返出
治一切瘡毒癰疽疼不止者用一二錢爲末水調塗之
立效種種奇效難以枚舉勿以小草而忽之也
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爲臼用以搗鬱
桑縻條分者良以構接則桑大根下埋龜甲則不蛀吳

中栽桑斬其葉而植之謂之嫁桑却用螺殼覆其頂以防雨損二年即盛午日不得鉏桑園甚熟時采黑紫者取汁煎膏入蜜點湯服妙構穀樹也

齊民要術梧桐山石間生者作樂器則鳴

榆嫩芽可瀹爲羹茹令人多睡其皮爲粉最粘水調作糊勝於膠漆荒歲屑以充糧人多賴之

槐初生嫩芽可茹亦可代茗十月上巳日取子及皮納新瓶中封口二十日初服一枚再服二枚日加一枚至十日又服一枚起終而復始能明目黑髮去百病　凡

槐樹生虫擂鼓樹下其虫自落

西陽襍俎世重黄楊以其無火也用水試之沉則無火凡取此木必以陰晦夜無一星伐之則不裂

楓樹生菌不可食食之令人笑不止

椶櫚近葉處有皮裹束二旬一𣏾皮轉復上生不剝則樹死或不長也椶繩入水千年不朽

橘樹忌猪糞或以死鼠埋根下其果必多樹有蛀孔用鐵線鈎虫作木釘塞之或以硫黄灌入冬月用稻草緊束樹以防寒雪　橘皮爲脾肺三經分藥留白則補脾

胃去白則理肺氣同白术則補脾胃同甘草則補肺獨用則瀉肺損脾

柘葉飼蠶其絲作琴瑟弦清鳴響亮遠勝凡絲

枳椇味能解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以木作屋屋中酒味薄

皂莢樹最高大枝間多刺九十月采莢用篾箍樹下一夜自落有不結莢者鑿一孔入生鐵三五斤泥封之則結收皂莢置油瓶中久藏不蛀

桃品甚多易於栽種且早結實宜年以刀劃其皮出其

脂液則多延數年

李樹極耐久但忌連陰故宜稀不宜密元日或上元以磚着樹了臘月以枝擊樹枝至正月晦日擊可令多子如不結實亦以元旦五更點火照之當年便生謂之嫁李

栽杏法畧同桃李但種宜近人居不得移動性差異耳

梨花六出上巳無風則結實必佳梨核每顆有十餘子種之惟一二子生梨餘皆生杜杜棠梨也梨品甚多必須棠梨桑樹接過者則結子早而佳

銀杏核三稜者爲雄二稜者爲雌須雄雌同植相望乃結雌樹臨水種亦結或鑿一孔用雄木一塊泥之亦結

銀杏能醉人食滿千箇者死小兒尤忌

胡桃能制銅誤吞銅錢多食胡桃自化出戲術嚼錢如粉預置胡桃肉一塊口內將銅錢嚼之卽碎

種棗端午日用斧斑駁打敲樹木候花放時以杖擊枝振去狂花如子熟時遇火霧更取縈麻絟樹障之可無傷損

栗但可種成不可移栽於五果屬水水潦之年則栗不

熟類相應也霜降後苞自裂而子墮者方可久藏以橄欖同食作梅花香宋人名爲梅花脯

柹置漆器中自紅或用模櫨烘之飲酒食紅柹令人易醉或心痛欲死別云解酒毒者誤

石榴移栽卽活種子亦生須安僵石枯骨於枝間下花花卽茂盛

烏臼樹爲利甚溥須接博乃佳或云春初將樹枝一一捩轉其心自碎卽生子與接博者同但不宜種魚池旁落葉入水卽變黑色能損魚

柿接桃則爲金桃李接桃則爲李桃梅接桃則脆樹生
虫煮猪頭汁澆之則止
種桃時核尖頭向上覆土深尺許春深芽長移栽實地
或云種時以桃核刷淨令女子艷粧下之則花艷而離
核又春後以刀直劃其皮則液不滯社日春根下土或
以刀襍斫其枝則實不墜生虫以多年竹燈檠掛樹間
虫自落
凡桃多係接成殊失本性桃仁入藥用本生者爲宜

鳥獸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拔而放之大吉
鵝伏卵則逆月謂向月取氣助卵也五六月生卵熱不可抱拔去兩翅十二翮以停之積卵腹中候八月乃下
凡雞但看舌黑者則肉骨俱黑入藥更良男用雌女用雄　母雞下卵時褋麻子食中飼之即不肯抱生卵尤多
凡鴨皆雄瘖雌鳴重陽後始肥清明後生卵即內陷伏卵聞礱聲磨即䳄而不成無雌抱者以牛糞嫗而出之亦物理之不可曉者也　廣東湯燖鴨卵出雛浙江火

焙鴨卵出雛四川所畜之鴨眞糞可以淘金

狐貉皮毛見燕卽脫燕肉不可食損神氣入水爲蛟龍所吞雷或擊之

山海經黃鳥（卽黃鸝也）食之不妬梁武帝郄后性妬曾取爲膳妬果減半

鵲巢常背太歲而向天乙能知來歲巢低主水高主旱田家往往以此爲驗　又知風之所起歲多風則巢於下枝

鸜鵒（卽八哥也）舌如人舌五月五日剪去舌端卽能效人言

又可使取火也　鸜鵒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

鵂鶹野梟也似梟而小俗呼油鴨其膏塗劒刀不鏽

鴉鶻帶帽兒飛去立喚則高去伏地喚則來

雞未㹅者以茗帚趕之則㹅毛倒生　毋雞生子與靑麻子吃則常生不抱卵一云績麻子　雞吃猶飯能豚人　竹雞叫可去壁虱並白蟻

癸辛襍志凡遇虎者當作勢與之敵而旋退引至曲路卽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　山居者云虎懼傘入山

持傘頓有大威光也

北人牛瘦者每以蛇灌鼻口則爲獨肝水牛有獨肝者殺人

羊食鉤吻則肥食仙茅則肪食仙靈脾則淫食躑躅則死性畏露宜晚出早歸　煮羊以杏仁則易糜以胡桃則不臊不宜用銅器煮　梓樹葉飼豕肥碩十倍

劣馬食牛肉則馴　馬食杜衡則善走食稻則足重食鼠屎則腹脹食雞糞則生骨眼以僵蠶烏梅拭牙則不食得桑葉則解掛鼠狼皮於槽內亦不食土中有海馬

骨則不行芻粟中入貫仲飼之易肥性畏暑不畏寒病宜洗澡不宜日晒　凡駒初生時卽以乾土遍擦其身則馴而不踶嚙以銀簪分界其鬃則兩開　猪槽飼馬石灰泥槽汗物繫門三事落駒　凡見騾馬產者見馬必嚙驢產者見驢必嚙多有嚙死者異氣配合自多矯揉也行路之人不可不防

猪小時糟飼者不長用麻子二升擣碎鹽一升同煮和糖三升食之卽肥　猪腦損陽酒後尤不可食　凡肉有補唯猪肉無補令人習而不察也　猪臨殺驚氣入

必絶氣歸肝尤不宜食胡麻麵啖犬則黑光而駿　黑犬能辟伏尸舌青斑者識盜則吠食竹茹則聲啞食木鼈子則死小犬吠不絶聲者用香油一蜆殼灌入鼻中經宿則不吠

凡餌藥之人勿食鹿肉服藥必不得力爲其食解毒之草制諸藥性也

麋脂令人陰痿麋令人弱房發脚氣妊婦食之令子損目　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最難長而此成長神

速更甚於草木此骨之最強者所以能補骨堅陽道強精髓也若鹿角專補陰今多借用大誤

牡猫無牡但以竹帚掃背數次卽孕或用斗覆於竈前以刷帚頭擊斗祝竈神亦孕此亦竈雞之類也理不可曉　猫病以烏藥水灌之生虱搗桃葉塗之獅子猫炙猪肝飼之令毛彨潤　猫眼可以定時有歌云子午線卯酉圓寅申巳亥銀杏樣辰戌丑未側如錢

獺穴高下可占水旱性畏芙蓉一葉沾皮卽爛至骨人家往往植之池上以禦其入

狼腸直其糞可作烽煙直上不斜故曰狼烽駝駝糞亦然荷花梗塞鼠穴自去　鼠殘物食之生癧

蝟肉可食骨不可食能瘦人使人縮小

大抵禽肝青者獸赤足者有岐尾者煮熟不斂水者生而斂者禽獸自死無傷處者米甕中肉脯久藏者皆殺人元雞白頭或四距及野禽卵有八字及死不伸足口目不閉者皆不可食

蟲魚

蛇頭不可以刀斷必同傷人名曰蛇箭　蛇畏薑黄

魚瘦而生白點者名虱用楓樹皮投水中則愈
鱉與蝤蛑被蚊叮即死　木鱉子一對同雄黃蜜煉丸
燒治蚊虫壁虱　水中浮萍乾焚煙熏蚊則死　麻葉
燒煙能逼蚊　荆葉能逼蚊
馬螘畏肥皂　烰炭斷道行蟻自回
使蒼蠅不來席上以稻草索數條懸壁間則盡　樓葱
逼蠅陳茶末燒煙蠅速去
令蛙不鳴三五日以野菊花爲末順風撒之
收大黃葉鋪荐上去壁虱

鰻鱺魚治勞夏月以乾鰻魚室中燒之蚊虫即化爲水
置其骨於衣箱及氊物中斷蠹魚蛀虫
蚯蚓去泥以鹽塗或納入葱中化爲水可治天行諸熱
病癲癇丹毒漆瘡等疾
芝蔴柴掛樹上無蠹衣虫　花樹虫孔以硫黃末塞之
龍火得濕則焰得水則燔以人火逐之則息故人之相
火似之龍之性粗猛而畏蠟愛玉及空青而嗜燒燕肉
或曰其性畏鐵又畏楝葉及五色絲
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爲之長能率魚而飛置笱水中

蛟即去

鱉魚種者陸路而行日換新水數度擇其稍大而黑鱗者去之恐傷其衆終日奔馳夜亦時加動搖則洋洋然無異乎江湖反是則水定魚死矣初養之際或以油炒糠飼之後並不育子

鯉脊上兩筋及黑血有毒溪澗中者毒在腦俱不可食

凡服天門冬硃砂人尤忌

鱘鰲骨取插瓜蒂上一夜瓜輒熟

諸魚屬火獨鯽魚屬土有調胃實腸之功若多食亦能

動火

鱧夜拱斗有自然之禮故從禮胆獨甘故從醴道家忌之以其首戴斗也俗作烏魚

除夜黃昏時烏魚煑湯浴小兒令遍體俱到卽不出痘若留一處不到遇痘發此一處偏多

金魚食水蛆紅色尤鮮以橄欖渣肥皂水入缸中卽死

凡食河豚一日內不可服湯藥恐犯荆芥桔梗甘菊之類子尤不可食曾以水浸之一夕大如芡實也每一歲中必有一二人中其毒者不可不愼

鰻鱺四目者殺人背有白點無腮或重四五斤及水行昂頭者並不可食

販鯶者器中置鰍云鯶喜睡鰍好游不可睡死

烏賊魚腹中黑可書字初書迹如淡墨逾年卽滅但存空紙凡作券須索濃墨方無此弊

龜溺和銀硃寫字入木極深術士用鏡照雄龜取溺或以猪鬃刺其鼻出溺書奇字於漆桌或漆門上惑人識者自能辨之

黿脂磨鐵最明

八九月爲蟹浪時漁者緯蕭承流取之夜以火照蟹即畢聚

凡販賣鰕米及甘蔗者每用人溺灑之則鮮美可愛所謂眼不見爲淨也

養蠶之室欲明而温飼之必捲窻門幃飼訖還下勿用露葉

收養蜜蜂之法置房南壁間外穴一隙以篳隔之止容數孔出入有他虫來盜蜜侵害者亟除滅之候蜜滿脾須中夜蜂息時切取勿令蜂知量留其蜜以給冬月其

滓煎作黃蠟再加煉淨亦成白色
蠟虫作房冬青樹枝纍纍抱樹若子中皆虫卵一苞數
百立夏日摘取以箬葉包之分繫樹間芒種後苞拆卵
化虫乃延緣枝葉食汁吐涎結成脂至處暑時剝取溶
濾置冷水中凝聚成蠟若過白露即堅枯難剝矣
蛭即馬蟥也性最難死即寸寸斷裂得水亦活人行水
草中一着脛股直入皮膜中生育為害唯用田中土或
牆黃泥槳水飲之即出　蛭空中而生亦如魚子經三
年得水猶活或云雖用火炙經年猶活惟澆以菜油則

不復生又畏石灰食鹽

白蟻最能穴木唯烰炭桐油可制之

螢火丸可辟五兵祛盜賊天行時疫佩之不染誰謂小虫乃禦大患如此

蜒蚰即蝸牛之無殼者能制蜈蚣所經之路必有涎蜈蚣觸之即死傅蜈蚣傷甚驗　蝸牛涎能制蜈蚣蝎蠆物各畏其天也嚼塗蜈蚣傷亦驗

陸佃云蟾吐生其肪塗玉則輭刻削如蠟

陶隱居云五月五日取東行蟾五枚反縛着密室中閉

之明旦視自解者取爲術能使人縛亦自解
戲術燈上見蛇影小蛇一條取血染燈心數條候乾點
燈則見蛇影現於燈上如將二蛇血染燈心每將一條
合點則見二蛇影相繞定也
葛洪云蝮中人最急即時以刀割去瘡肉投於地其沸
如火炙須臾焦盡乃得活
守宮蝎虎類也古法飼以硃砂滿七斤擣萬杵以塗女
體如赤痣一偶即脫故云守宮
騾窺蜂房輒群起攻之　蜂蜜有出崖石上者樹木上

者土中者人養者皆隨土地人事所出不同諸家辨論未的要之當以花爲主山野之中花色良毒正䕶蜂必採其糞穢方得成蜜其間必有制伏之妙不得而知故夏冬爲上秋次之春則易變而酸閩廣蜜極熱以龍荔草果檳榔花類熱多霜亦少故也川蜜溫西南之蜜則涼矣

鱉甲剉屑以莧封裹置土坑內以土蓋之一夜盡生小鱉人誤將莧鱉同食腹中生鱉服白馬尿可消一夏月每有蛇化爲鱉切不可食腹下有虵紋者蛇也

凡魚目能開閉及兩目不同無腮無胆及白目白背黑點赤鱗者鱉目大者赤足者腹下生王字形者三足者獨目者腹有蛇蟠紋者蟹背上有星點者脚生不全者獨螯者獨目者兩目相向者足斑目赤者腹有毛者蝦無鬚者腹中黑者煮而色白者並不可食

襍著

留宿火法好胡桃一枚燒半紅埋熱灰中三五日不滅

釜底煤可代火㦰取火

溪中水沫取起令乾爲末入湯中卽冷而不沸　池中

渾濁以瓶入糞用箬包紮之投水則淸　油紙燈入荷池葉死

燈心蘸油再蘸礬末粘起炭火雞子開小竅去黃白淨入露水又以油紙糊好日中晒之可以自升起離地三四尺櫟炭灰成花燒之有壘處着無壘處不着

天門冬二斤熟地黃一斤共爲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每服三丸溫酒下湯亦可日進三服若遇山居之日辟穀不飢

服食松根法取東行松根剝取白皮細剉曝燥擣篵飽

食之可絶穀渇則水

製松栢粉法取葉在帶露時採之經隔一宿則無粉矣嫩葉汁澄粉如嫩草色欝葱可愛

祛身上生虱法口吸北方氣一口吹於筆尖寫三五寸長黃紙上斂深淵默漆五字置之牀席衣領間可辟虱虫入身大虱以一置之桌上將虱頭朝北决不北行惟走三方雖百次亦不北向也此法甚合虱性　滴燒酒泡百蔀封固一日擦身蟣虱皆死身體虛弱者宜愼

夏月熱湯入井成氷

玻璃裏凹以影像襯之宛然如生　礬擦竹片畫花入水盡浮蝙蝠磨末糊壁夜間作響　壁虎乾爲末入碗內動

手捏耳邊止火痛

雞子數箇打和入猪脬紮好投井中逾時取出煮熟黃白停勻儼如大蛋

象忌鼠置鼠於其前則不動

鐺沸底冷以手承之不傷沸一停則熱凡油在鍋中滚者其心必冷術家每以此誇異

戲術葫蘆相打法一貯鐵屑一貯磁石也又有葫蘆鬬
鬧法再投一葫蘆便止中貯水銀故也
以錢置碗底稍遠則不見加水滿碗其錢立現
大棗洗淨晒乾用好醋拌勻貯磁瓶藏之肥大而鮮潤
戲術以端午楊柳枝貫白頸蚓浸香油內過三七日後
用點燈兩蚓相貫可愛名曰燈光虹貫
千里不飲水不渴方用白蜜一兩二錢甘草一兩薄荷
一錢烏梅肉一兩白茯苓三兩五錢乾葛一兩鹽白梅
一兩何首烏二兩五錢蒸共為末蜜丸如彈實大

行路不吃食自飽方用芝蔴一升紅棗一升糯米一升共爲末蜜丸如彈子大每吃一丸水下一日不餓
神像往往遇獻酒則面作赭色由其丹青中用藥物故也　神像往往有鳥雀不汚者由取土處及塑像時偶與日辰旺相相符也　壁畫神鬼往往目隨人轉點睟子極正則爾
松脂能亂乳香燒之立辨
瘡藥中有硫黃氣者以竹葉燒煙薰之則不臭
巴豆大黃同用反不能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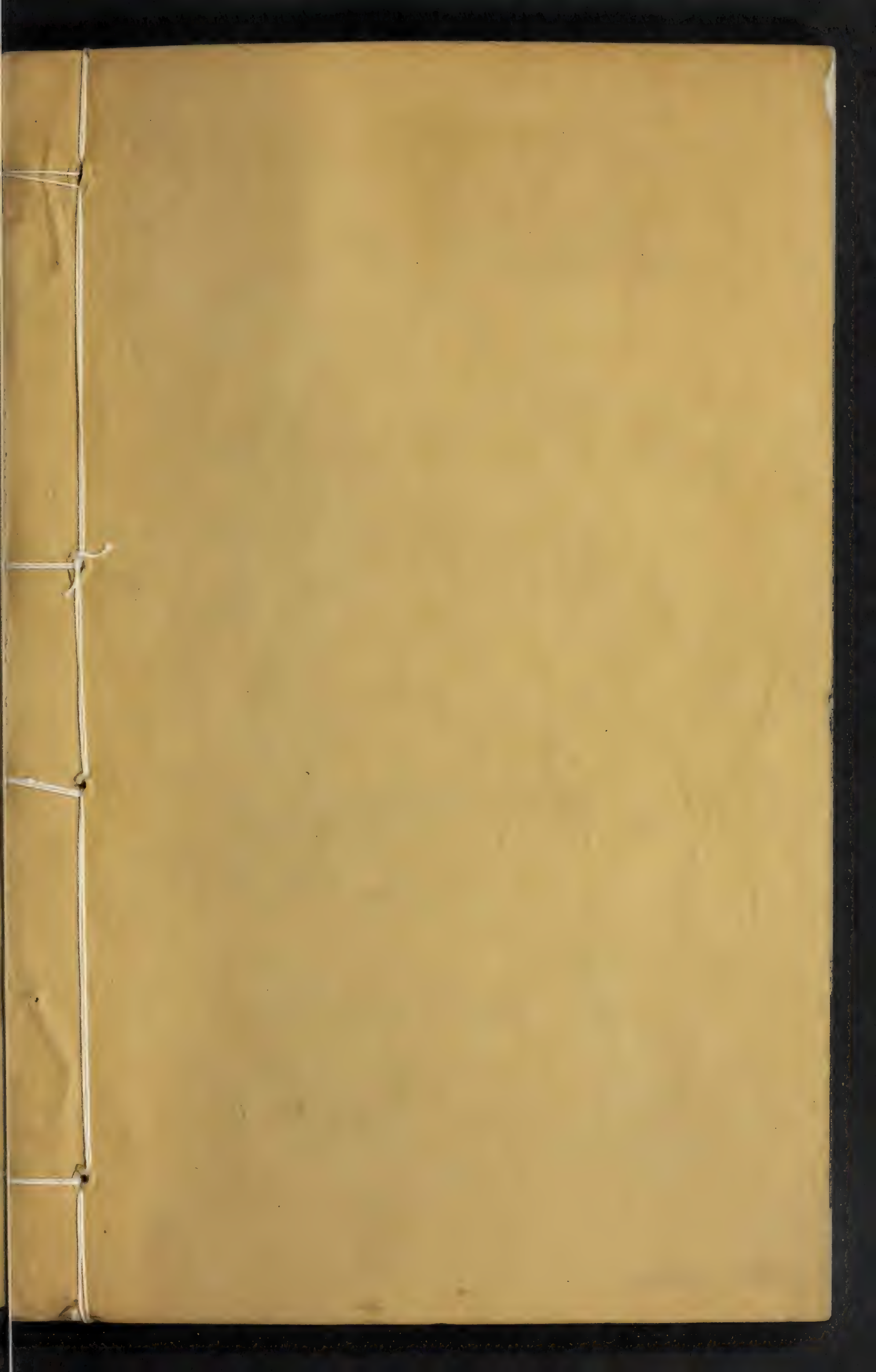
凡刀刃所傷切勿飲水令血不止而死若血不止急以布蘸熱湯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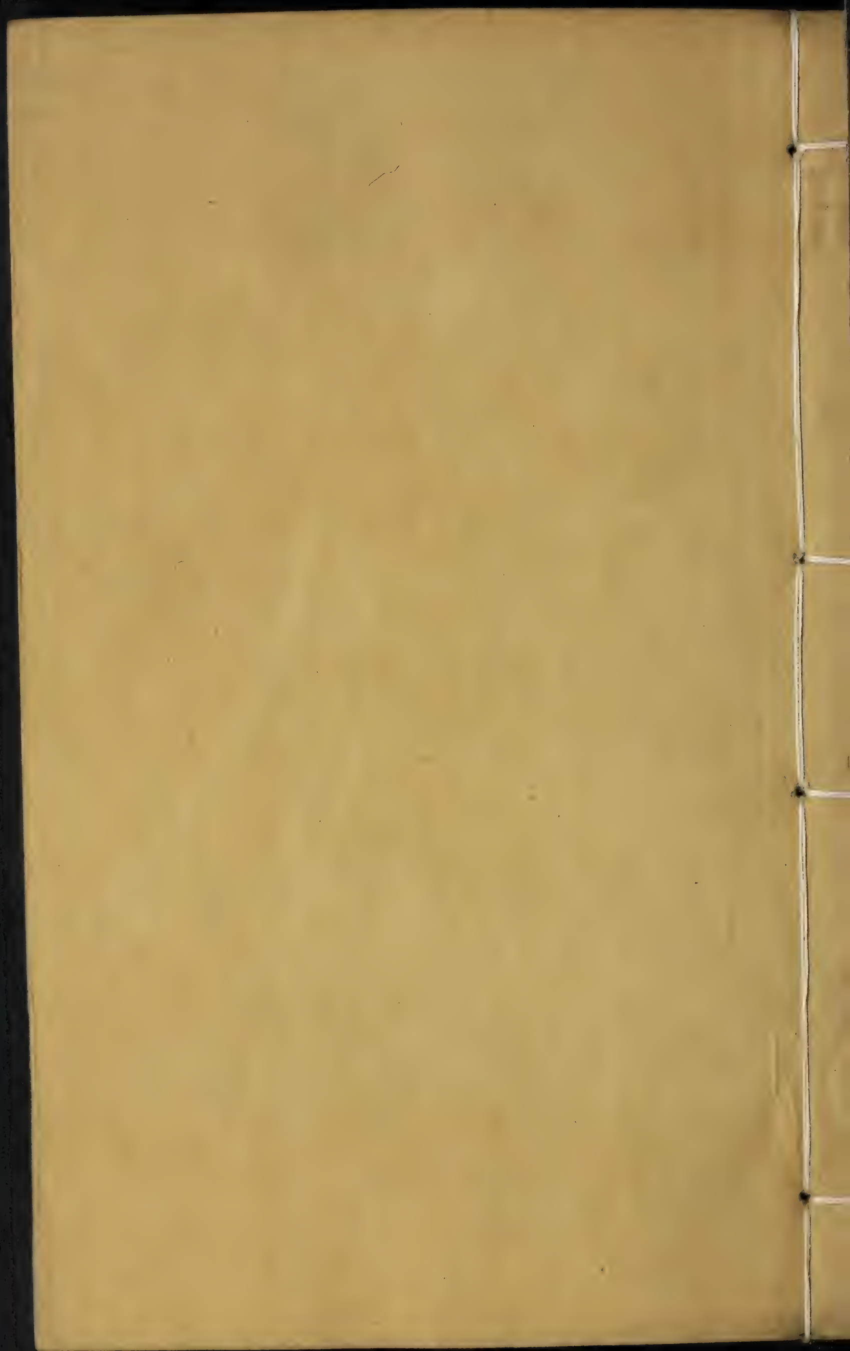
鹿茸內有小虫不可以鼻嗅虫入鼻則藥力不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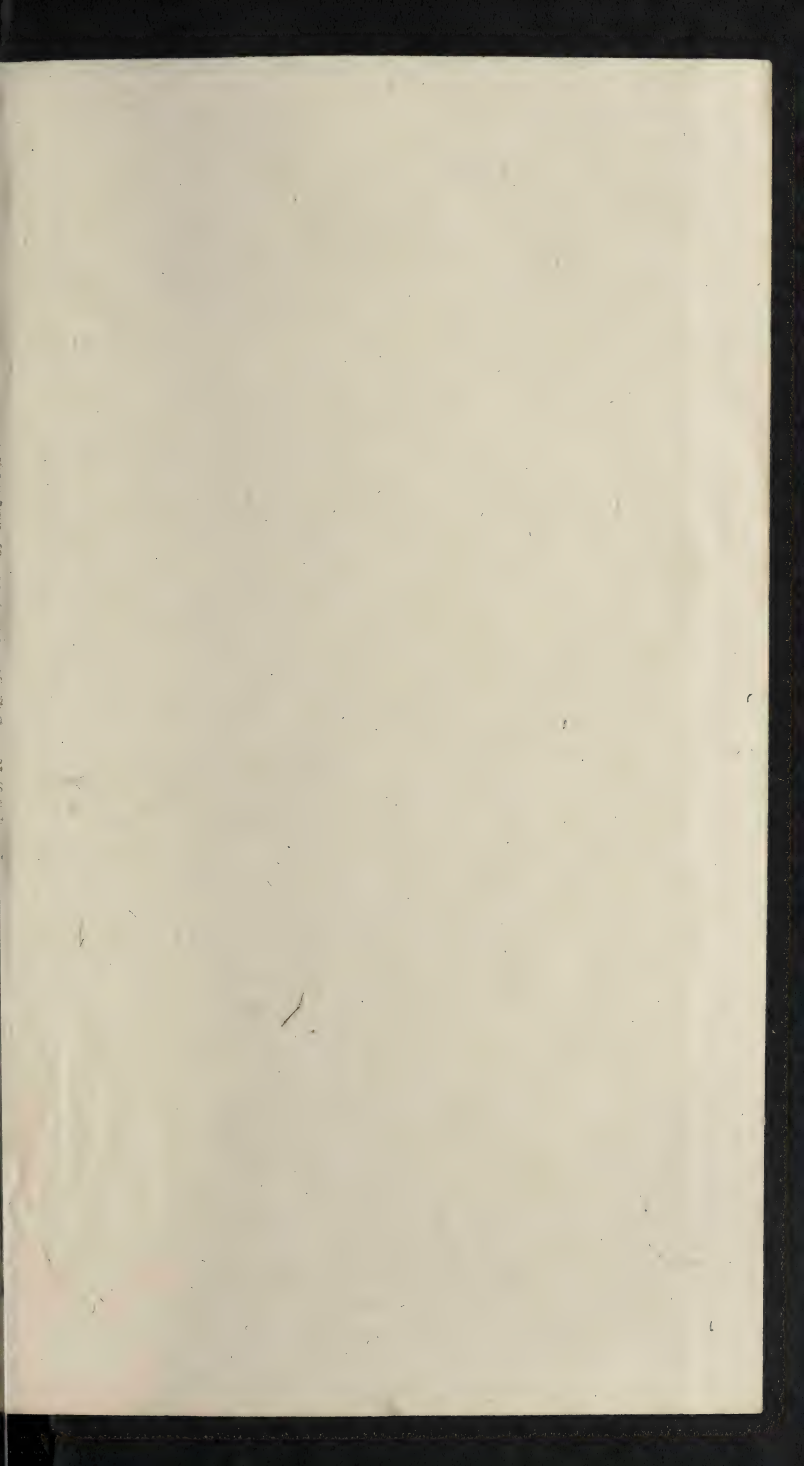
腿轉筋踏實地自止

烏梅肉燒存性研傅惡肉一夜立盡

調燮類編卷四終







道光乙巳鐫

旅中隨筆

海山僊館叢書

旅中道筆

道光乙巳鐫

亭林先生老而好學遇事之有關于學術治道者皆細書劄記述往俟來其用意豈止博聞強記蘄勝于不說學者哉身歿後遺書悉歸于東海相國然不知愛惜或爲人取去此菰中隨筆一冊余于友人案間得之視如天球大圖時一省覽以警惰偷南北奔走未嘗不以自隨也先生所著區言五十卷皆述治天下之要余曾在相國處見一帙言治河事亦如此細書者不識能寶藏否若遂付之鼠齧蟲穿不惟有負于先生而亦重生民之不幸矣庚午仲秋之月後學何焯識

菰中隨筆

東吳顧炎武亭林著

宋文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爲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徭止於歲賦晨出暮歸自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尙鄉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孝武卽位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爲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

南史恩倖傳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為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為期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四方守宰餉遺一年咸數百萬唐中宗神龍中御史中丞盧懷慎上疏曰臣聞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已可三年有成故書云三載考績校其功也昔子產相鄭更法令布刑書三年而人乃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政尚累年而化成況常材乎竊見比來州牧上佐乃兩畿縣令下車布政有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

月遽卽遷除不論課最或歷時未改便傾耳而聽企踵而望爭求冒進不顧廉恥亦何暇爲陛下宣風布化求瘼恤人哉禮義未能興行風俗未能齊一戶口所以流散倉廩所以空虛百姓凋弊日更滋甚職爲此也何則人知吏之不久則不從其教吏知遷之不遙又不盡其力偷安爵祿但養資望上下相蒙共爲苟且而已臣請諸州都督刺史上佐及兩畿縣令等在任未經四考不許遷除察其課效尤異者或錫以車裘或就加祿秩或降使臨問并璽書慰勉若公卿有闕則擢以勸能政績

無聞抵犯貪暴者放歸田里以明聖朝賞罰之信則萬方之人一變於道矣致理救弊莫過於此

孫樵書褒城驛壁褒城驛號天下第一及得寓目視其沼則淺混而茅視其舟則離敗而膠庭除甚蕪堂廡甚殘烏覩其所謂宏麗者訊於驛吏則曰忠穆公嘗牧梁州以褒城控三節度治所龍節虎旗馳驛奔軺以去以來轂交蹄劘由是崇侈其驛以示雄大蓋當時視他驛爲壯且一歲賓至者不下數百輩苟夕得其庇飢得其飽皆莫至朝去寧有顧惜心邪至如棹舟則必折篙破

舩碎鷁而後止漁釣則必枯泉泊泥盡魚而後止至有
飼馬於軒宿隼於堂凡所以汙敗室廬糜毀器用官小
者其下雖氣猛可制官大者其下益暴横難禁由是日
益破碎不與曩類其曹八九輩雖以供饋之隙一二力
治之其能補數十百人殘暴乎語未旣有老吒笑於旁
且曰舉今州縣皆驛也吾聞開元中天下富蓄號爲理
平踵千里者不裹糧長子孫者不知兵今者天下無金
革之聲而戶口日益破壃場無侵削之虞而墾田日益
寡生民日益困財力日益竭其故何哉凡與天子共治

天下者刺史縣令而已以其耳目接於民而政令速於行也今朝廷命官既已輕任刺史縣令而又促數於更易且刺史縣令遠者三歲一更近者一二歲再更故州縣之政苟有不利於民可以出意革去其甚者在刺史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在縣令亦曰明日我即去何用如此當愁醉醲當飢飽鮮囊帛櫝金笑與秩終嗚呼州縣直驛邪矧更代之隙黠吏因緣恣爲姦欺以賣州縣者乎如此而欲望生民不困財力不竭戶口不破墾田不寡難哉予既揖退老甿條其言書於褒城驛屋壁

路史至和三年諫官范鎮言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去年冬知州事凡七換河北諸州大率如此欲望兵馬練習固不可得伏見雄州馬懷德恩州劉渙冀州王德恭材勇智慮可責之以辦治乞令久任任之不久而欲其成事不可得也

李牧爲趙將功以久而成李勣守并州威以久而伸而晉人陰計中吳則使其將帥屢易故渾濬得以收功蓋責任之不久則不足以有爲而卒功業也

白居易贈友詩云京師四方則王化之本根長吏久於

政然後風教敦如何尹京者遷次不逡巡諸君屈指數十年十五人科條日相矯吏力亦已勤寬猛政不一民心安得淳九州雍爲首羣牧之所遵天下率如此何以安吾民誰能變此法待君賛絲綸愼擇循良吏令其長子孫

晉書諸葛恢傳爲會稽太守太興初以政績第一詔曰自頃多難官長數易益有諸弊雖聖人猶久於其道然後化成况其餘乎漢宣帝稱與我共安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斯言信矣是以黃霸等或十年或二十年而不

徒所以能濟其中興之勳也賞罰黜陟所以明政道也
會稽內史諸葛恢莅官三年政淸人和爲諸郡首宜進
其位班以勸風教今增恢秩中二千石
宋書劉道產傳論曰漢之良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孫曹
之世善職者亦二三十載皆敷政以盡民和興讓以存
簡久及晩代風烈漸衰非才有起伏蓋所遭之時異也
劉道產之在漢南歷年踰十惠化流於樊沔頗有前世
遺風故能樹績垂名斯爲美矣
宣宗大中元年正月戊申制曰古者郎官出宰卿相治

郡所以重親人之官急爲政之本自澆風久扇此道稍
消頡頏淸途便臻顯貴治人之術未嘗經心欲使究百
姓艱危通天下利病不可得也爲政之始思厚儒風軒
墀近臣思備顧問如其不知人疾苦何以膺朕眷求今
後諫議大夫給事中中書舍人未曾任刺史縣令或在
任有贓累者宰臣不得擬議守宰親人職當撫字三載
考績著在格言貞元年中屢下明詔縣令五考方得改
移近者因循都不遵守諸州或得五考畿府罕及二年
以此字人若爲成政道途都吏有迎送之勞鄉里庶民

無蘇息之望自今須滿三十六箇月永爲常式

舊唐書劉祥道傳顯慶中爲黃門侍郎上疏言唐虞三載考績黜陟幽明兩漢用人亦久居其職所以因官命氏有倉庾之姓魏晉以來事無可紀今之在任四考即遷官人知將秩滿必懷去就百姓見有遷代能無苟且以去就之人臨苟且之輩責以移風易俗其可得乎望經四考就任加階至八考滿然後聽選還淳反樸雖未敢必期送故迎新實稍減勞弊

武后時獲嘉主簿劉知幾表陳四事其四以爲今之牧

伯遷代太速倏來忽往蓬轉萍流既懷苟且之謀何暇循良之政望自今刺史非三歲以上不可遷官仍明察功過尤甄賞罰

宋史錢若水傳眞宗時上言安邊之策太祖朝制置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內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彥昇在原州但授緣邊巡檢之名不加行營部署之號率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邊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蓋位不高則朝廷易制任不

易則邊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謀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邊西番不敢犯塞以至屢使乞和此皆陛下之所知也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置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出則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邊烽罷警矣

實錄洪武七年正月庚午吏部奏主事員多欲以主事王性改任戶部上不許曰自古設官分職以理庶務政有煩簡故官有多寡豈得盡拘一律況初入仕者政非素習必久而後通今未滿考而遽遷之使所施者非所

習事何繇治職何由稱哉自今六部官毋得輕調如有
年勞者就本部陞用

佐領官不宜部選

漢制州郡佐吏自別駕長史以下皆刺史太守自辟歷
代因之

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賣官分占州
郡下及鄉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
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
覈由此起也

後周時刺史僚佐州吏則自署府官則命於朝廷

隋文帝時牛宏爲吏部尚書高構爲侍郎最爲稱職當時之制尚書舉其大者侍郎銓其小者則六部以下官吏咸吏部所掌自是海內一命以上之官州郡無復辟署矣

牛宏嘗從容問於劉炫曰案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較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嘗慮覆治鍛鍊苦其不密萬里追證百年舊

案故諺曰老吏抱案死今古不同若此之相懸也事繁政儆職此之由宏又曰後魏北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舍其事何由炫曰齊氏立州不過數十三府行臺遞相統領文書行下不過十條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綱紀郡置守丞縣唯令而已其所具寮則長官自辟受詔赴任每州不過數十今則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宏甚善其言而不能用

唐沈既濟選舉雜議或曰昔後漢貢士諸生試經學文吏試牋奏則舉人試文乃前王典故而子獨非於今何也答曰漢代所貢乃王官耳凡漢郡國每歲貢士皆拜爲郎分居三署儲才待詔無有常職故初至必試其藝業而觀其能否至於郡國僚吏皆府主所署版檄召用至而授職何嘗賓貢亦不試練其遐州陋邑一掾一尉或津官戍吏皆登銓上省受試而去者自隋而然非舊典也或曰吏部有濫止由一門州郡有濫其門多矣等之爲濫豈若杜衆門而歸一門乎答曰州郡有濫雖多

門易改也吏部有濫雖一門不可改也何者凡今選法皆擇才於吏部逃職於州郡若才職不稱紊亂無任責於刺史則曰官命出於吏曹不敢廢也責於侍郎則曰量書判資考而授之不保其往也責於令史則曰按由歷出入而行之不知其他也黎庶受弊誰任其咎若牧守自用則罪將焉逃必州郡之濫獨換一刺史則革矣如吏部之濫雖更其侍郎無益也蓋九流浩浩不可得知法使之然非主司之過故曰門雖一而不可改也或曰今人多情故長官許其選吏必綱紀紊失不如今

之有倫也答曰不假古義請徵目前以明之今諸道節度都團練觀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將以下皆使自銓擇縱其間或有情故大舉其例十猶七全則辟吏之法見行於今但未及於州縣耳利害之理較然可觀何紀之失何綱之紊向令諸使僚佐盡授於選曹則安獲鎮方隅之重理財賦之殷也或曰頃年嘗見州縣有攝官皆是牧守所自署置政多苟且不議久長纔始到官已營生計迎新送故勞弊甚矣今令州郡召辟則其弊亦爾奈何答曰國家職員皆稟朝命攝官承乏苟濟一時

不日不月必乎停省人雖流而責不及績雖著而官不成便身而行不苟何待若職無移奪命自州郡所攝之官便爲已任上酬知已下利班榮爭竭智力人誰不盡今常調之人遠授一職已數千里赴集又數千里之官挈攜妻孥往復勞苦必一周而在路料閒歲而停官成名非知已之恩後任可計考而得此之不苟而誰爲苟

杜佑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執政參吏部之職吏部總州郡之權是故銓

綜失敘受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掄材受職仰成吏曹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行之優劣求無其失不亦謬與

宋馬端臨曰按自隋時海內一命之官竝出於朝廷州郡無復有辟署之事士之才智可效一官者苟非宿登仕版則雖見知於方鎮岳牧亦不能稍振拔之以收其用至唐則仕者多由科目矣然辟署亦時有之而其法亦不一有旣爲王官而被辟者若張建封之辟許孟容李德裕之辟鄭畋白敏中之辟王鐸是也有登第未釋

褐入仕而被辟者若董晉之於韓退之是也有強起隱逸之士者若烏重允之於石洪溫造張摶之於陸龜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者若裴度之於柏耆杜悰之於辛讜是也而所謂隱逸智略之士多起自白衣劉貢甫言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才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蓋必許其辟置則可破拘攣以得度外之士而士之偶見遺於科目者亦未嘗不可自效於幕府取人之道所以廣也宋時雖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而未歷

任者不可辟其可辟者復拘以資格限以舉主蓋去古法愈遠而倜儻跅弛之士其不諧尺繩於科目受羈於銓曹者少得以自達矣

唐白居易集策曰臣伏見吏部之弊為日久矣臣聞古者計戶以貢士量官而署吏故官不乏吏士不乏官士吏官員必相參用今則官少於古吏倍於官入色者又倍於吏也此由每歲假文武而籤仕者衆胥資蔭而出身者多故官不得人員不充吏是以爭求日至奸濫日生此乃為弊之一端也臣又聞古者州郡之吏牧守選

而舉之府寺之寮公卿辟而署之其餘者乃歸有司有司所領既少則所選必精此前代所以得人也今則內外之官一命以上歲羨千數悉委吏曹吏曹案資署官猶懼不給何暇考察名實區別臧否者乎至使近代以來寖而成弊眞僞爭進共徵循資之書賢愚莫分同限停年之格才能者淹滯而不振巧詐者因緣以成奸此又爲弊之一端也今若使內外帥長者各選其人分署其吏則庶乎官得其才矣使諸色入仕者量省其數或間以年則庶乎士不乏官矣官得其才則公平政理之

道所由長也士不乏官則趨競巧濫之弊所由消也矧又減銓衡之偏重則力不撓而易平矣分藻鏡之獨鑒則照不疲而易明矣與夫千品折於一面百職斷於一心功相萬也臣以爲芟煩剗弊莫尚於斯

通鑑建中元年協律郎沈既濟上選舉議以爲選用之法三科而已曰德也才也勞也今選曹皆不及焉考校之法皆在書判簿歷言詞俯仰而已夫安行徐言非德也麗藻芳翰非才也累資積考非勞也執此以求天下之士固未盡矣

郡吏當用士人

宋馬端臨曰按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可以自辟曹掾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者常必由之後世長吏既不與之以用人之權而士自一命以上拘於三互之法不使之效職顯能於本土士之賢者亦以隱情惜已不願郡府之事爲高而與郡守縣令共治其民者則皆凶惡貪饕舞文悖理之胥吏矣

漢選士之法

有三老　本秦制　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置以爲三老　文帝時始置常員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　壺關三老茂上書

有孝弟力田　惠四年舉孝弟力田復其身　高后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孝文二年戶口率置孝弟力田常員

有掾史　趙禹以佐史補中郎于定國以郡決曹補廷尉史以至爲侍御史梅福以郡文學補南昌尉如此之類不一有以察廉而爲令長者尹翁歸是也舉賢良而

爲茂陵令者魏相是也

有以貲入粟　漢制貲五百萬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騎郎司馬相如以貲爲郎　孝景詔曰今貲筭十乃得廉士無貲不得官今限貲筭四得官　武帝始置武功爵級故黃霸以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所忠建議請令世家入財子弟得舉爲郎吏道雜而多端至後漢遂有入粟爲關內侯者矣

有從軍良家子　李廣在文帝時以良家子從軍擊胡有功爲郎騎常侍趙充國以良家子補羽林後從軍擊

匈奴還拜爲中郎馮奉世武帝時以良家子選爲郎功次補武安長

有賢良　漢世有大災異有大政事卽下詔求賢良

文帝三年以日食詔舉　十五年太子家令晁錯以諸侯王公卿郡守舉對策遷中大夫　武帝以長星見詔舉　董仲舒景帝時爲博士至此以賢良對策　公孫宏先爲博士後免以賢良對策　武帝時舉賢良對策嚴助吳人以郡舉對策擢爲中大夫魏相朱邑皆以卒史對策　昭帝時特詔舉文學高第　章帝時大司農

劉寬舉魯丞時對策者百餘人惟丞在高第除爲郎
安帝時蘇章對策高第爲議郎
有孝廉　漢初無此科獨馮唐在文帝時以孝著爲郎
中　武帝元光元年用董仲舒言初令郡國舉孝廉各
一人以備宿衛無問吏民　元朔元年詔令合郡不薦
一人者罪　王吉以郡吏舉孝廉爲郎路溫舒爲決曹
舉孝廉爲山邑丞其王國人雖以孝廉舉亦不得宿衛
龔勝舉孝廉以王國人出補吏　元朔元年議曰不舉
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孝與廉

待之蓋有輕重焉　順帝陽嘉中左雄上言郡國孝廉請自今年不滿四十者不得察舉　張衡上書曰孝廉必先孝行有餘力乃學文法耳今詔書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按爲限雖有至孝不當其科　其後黃瓊以雄制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　种暠傳田歆爲河南尹謂王湛曰今當舉六孝廉多貴戚書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乃與暠　漢初郡國各舉一人末乃增至五六人有茂才　董仲舒傳州郡舉茂材自仲舒發之　武帝

元封五年詔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宣帝元康四年遣太中大夫強等十二人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元帝初元二年詔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材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儒林傳曰博士弟子卽有秀才異等者輒以名聞　漢舊儀載州舉茂才移名丞相丞相考召取三科一明經一明律令一治劇　後漢世祖始詔三公光祿監御史司隸州牧歲舉茂材有定員矣

有射策　漢儒林傳曰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

設科射策則射策始於武帝時也其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等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何武蕭望之翟方進等皆以博士弟子得射策甲科爲郎若使人皆得射策則幾於濫進恐爲博士弟子者可得射策故傳贊曰開弟子員設科射策然王嘉傳直言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匡衡房鳳傳直言射策耳

有明經　召信臣以明經甲科爲郎則明經亦有試

後漢伏恭爲劇令青州舉爲尤異太常試經第一拜博

士建武中楊仁舉孝廉除郎太常上仁經中博士則為吏者亦試經　質帝本初元年令郡國舉明經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詣太學受業歲課試　章帝元和三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有任子　袁盎以兄任汲黯以父任蘇武亦以父任為郎大抵任子多為郎次為太子洗馬　宣帝時王吉上言曰令使吏得任子弟率多驕傲不通古今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　劉向以父任為郎以行修飭為諫大夫是漢法既任而復有所決擇初非泛然用之也　東

漢桓榮之子郁以父任爲郎郁經授二帝時稱其能出傳家而桓焉亦以父任爲郎明經篤行位至三公

有下詔特舉　高帝十一年詔曰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　其召爲博士者博士蓋秦官秦時叔孫通爲博士　文帝時河南守吳公薦賈誼召以爲博士　夏侯勝召爲博士　亦有試者張禹爲郡吏久之試爲博士　武帝時舉茂材丞相以三科考士有明經科以待博士諫大夫之選

有公府辟召　惠帝時曹參擇郡國吏謹厚者爲丞相史　武帝元狩六年開丞相史員三百八十二人故令丞相設四科之辟漢制州郡察其功能然後爲五府所辟王商爲特進領城門兵得舉吏以此知五府得辟吏後漢黃瓊雖五府俱辟而不應孔融辟司徒府

有上書　武帝初卽位招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徑報聞罷可采者待詔公車徐樂嚴安上書朝奏暮召皆爲郎中

有童子　宣帝時何武以童子習科歌中和樂職宣布

詩得召見遣詣博士受業　順帝時左雄爲尚書時汝南謝廉濟南趙建年始十二各能通經雄奏拜爲童子郎

有武勇　成帝元延元年詔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　平帝元始二年詔郡國舉勇武有節明兵法者　後漢安帝永初五年舉列將子孫明曉戰陣任將帥者　建光元年又有武猛堪將帥者之舉　順帝永和三年又選剛毅武猛有謀謨任將帥者補試　後漢順帝陽嘉元年以太學新成試明經下第者補弟子

唐取士之法

唐取士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升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于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爲四等有明經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三道亦爲四等狄仁傑徐有功皆以明經舉而祝欽明元稹亦擢明經

有明法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

有明字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

有明筭凡筭學錄大義本條爲問答明數造術詳明術理然後爲通試九章三條

有一史有三史凡史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通一史者白身出身三史皆通者特擢之

有開元禮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

有道舉元宗時開元二十九年始置崇元學習老子莊子文子列子亦曰道舉

有童子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李泌開元中以童子召元宗登封劉晏八歲獻頌奇其幼時號神童韓

退之有送張童子序裴耀卿童子科
有俊士進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杜牧白
居易楊綰顏眞卿韋貫之裴垍所習皆舉進士而李宗
閔牛僧孺亦舉進士而明經之别有五經有三經有二
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
也
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然制舉之名
七十有餘
如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則有裴度韓休劉蕡之徒然蕡

僚牛僧孺皇甫鎛則亦以是進

如博學宏詞則有陸贄杜黃裳之徒然王涯劉禹錫則亦以是進

其他如武舉武后時始置武舉唐志云選用之法不足道不復書然以武舉異等中第如郭子儀遂能成再造唐室之功

如任子李德裕以元和宰相之後調官

大抵衆科之目進士尤爲得人方其取以文章類若浮文而少實及其臨事設施隱然爲國名臣者不可勝數

也　自煬帝以來風俗浮靡始有進士之科而試以律
賦唐室因之孝廉秀才之科雖在然唯明經進士二科
最盛而孝廉衰矣　寶應中楊綰上言進士者皆誦當
世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帖括又投牒自舉請
依古察孝廉縣薦之州州送于省仍自投牒乃詔明經
進士與孝廉兼行而終不足以勝二科也又其後也文
華之士日盛進士益重而明經稍衰減矣是以鄭覃嫉
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不可　武宗時李德裕論進
士不根藝實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

業自熟朝廷事體臺閣之儀不教自成寒士雖有出身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其議亦卒不行　自漢至隋以前惟孝廉與秀才常行自隋唐至宋朝惟進士明經常行至熙寧間荆公用事改取士之法自是進士獨存明經始廢

歷代相傳治縣職官異同之圖

夏殷周	長	佐	屬
	正		

周制百里為縣有縣正

春秋 宰

公

尹

大夫

右縣大郡小故邑長曰宰曰尹曰公曰大夫

秦 令 丞 尉

長

漢 令 丞 尉

長

斗食

佐史

亭長

三老

嗇夫

游徼

經師

萬戸爲令減萬戸爲長一百石以下有斗食

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老三老掌

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道邑侯國曰校置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

並置孝經師一人

後漢

令 丞 尉

長

相

掾史

三老

有秩

嗇夫

亭長

萬戶爲令不滿爲長侯國爲相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卹民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　縣各署諸曹掾史諸曹略如郡員五官爲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爲勸農掾秋冬爲制度掾

魏同

晉　令　尉

長
宋　令　丞　尉
長
齊　梁　陳　魏　北齊　後周並同
隋　令　丞　正
尉
改尉為正後置尉又封為戶曹法曹
唐　令　丞　主簿
尉

正
司戶
司法
經學
博士
助教
令掌導風化察寃滯聽獄訟凡民田收授縣令給之每歲季冬行鄉飲酒禮籍帳傳驛倉庫盜賊隄道雖有專官皆通知令焉丞爲之

貳尉分判衆曹收率課　武德初改佐曰尉

尋改曰正

五代同

宋　令　縣丞　主簿　尉

知縣

監官

砦官

鎭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皆仍隋唐

之舊　令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

德澤禁令則宣布於境　崇寧初置丞一員
初惟大邑有之至是不以邑之大小皆得置
丞　開寶二年詔縣千戸以上置令簿尉四
百戸以上置令尉　簿掌出納官物銷註簿
書

元　　達魯花赤
尹　簿　尉
典史
巡檢

明

知縣　縣丞　主簿

典史

巡檢

教諭

訓導

宋府設官

知軍事通判軍事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判官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員
監押四員添差不與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戶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府設官
總管府達魯花赤總管各一員兼管內勸農
同知治中府判各一員
推官二員
經歷知事照磨兼架閣各一員

千戶所一十一奕每奕千戶三員

百戶三十員　彈壓三十員

每奕又各有首領官一員

宋州設官

知軍州事通判軍州事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軍事推官軍州判官各一員

錄事司理司戶司法參軍各一員

軍學教授一員　兵馬都監本軍駐劄一員

監押四員添差不與巡檢一員

巡轄馬遞鋪一員　監在城酒稅一員

監戸部贍軍酒庫一員

元州設官

達魯花赤知州各一員兼管内勸農

同知州判各二員　提控案牘都目各一員

儒學教授學正學録直學各一員

六齋訓導各一員　官州峽江提領各一員

稅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副使各一員

宋縣設官

知縣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主簿縣尉各一員

元縣設官

達魯花赤縣尹各一員兼管內勸農營田

縣丞二員　主簿縣尉典史各一員

教諭一員　訓導四員

蒙古學教授學正各一員

醫學教授學正學錄各一員

惠民局官醫提領一員
陰陽學教授一員
稅課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一員
酒務提領大使及副使各二員
驛提領一員　　鎭市巡檢各一員
通典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治民丞佐之尉典兵　周官有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爲縣則縣大而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雒

篇曰千里百縣縣有四郡　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公曰
大夫　晉謂之大夫魯衛謂之宰楚謂之公尹其職一也
至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
大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
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爲令減萬
戶爲長侯國爲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　秦
制萬戶以上爲令減是爲長漢則不同應劭曰武帝時
縣或數百戶爲令四五萬戶爲長無定率故會稽郡惟
一吳縣稱令自餘稱長東漢以來稱令　按陳實爲太

邱長　唐制以百戶爲里五里爲鄉四家爲鄰五家爲保每里置正一人山谷險阻地遠人稀之處聽隨便量置掌按比戶口課植農桑檢察非違催驅賦役在邑居者爲坊別置正一人掌坊門管鑰督察奸非並免其課役在田野者爲村別置村正一人其村滿百家增置一人掌同坊正其村居如不滿十家者隸入大村不須別置村正天下戶爲九等三年一造戶籍凡三本一留縣一送州一送戶部常留三比在州縣五比送省諸里正縣司選勳官六品以下白丁清平強幹者充其次爲坊

正若當里無人聽於比鄰里簡用其村正取白丁充

唐制人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一爲丁六十爲老

宋史食貨志宋制歲賦其類有五曰公田之賦凡田之在官賦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曰民田之賦百姓各得專之者是也曰城郭之賦宅稅地稅之類是也曰丁口之賦百姓歲輸身丁錢米是也曰雜變之賦牛革蠶鹽之類隨其所出變而輸之是也歲賦之物其類有四曰穀曰帛曰金鐵曰物產是也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

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曰菽七曰穫子帛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穫折八曰絲棉九曰綿十曰布葛金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鏹四曰銅鐵錢物產之品六一曰六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茭五曰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穫物其輸有常處而以有餘補不足則移此輸彼移遠就近謂之支移其入有常物而一時所輸則變而取之使其直輕重相當謂之折變

呂氏春秋宓子賤治亶 單同 父恐魯君之聽讒人而令

已不得行其術也將辭而行請近吏二人於魯君與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賤令吏二人書吏方將書宓子賤從旁時掣搖其肘吏書不善則宓子賤為之怒吏甚患之辭而請歸宓子賤曰子之書甚不善子勉歸矣二吏歸報於君曰宓子不可為書君曰何故吏對曰宓子使臣書而時掣搖臣之肘書惡而又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辭而去也魯君太息而歎曰宓子以此諫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亂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術必數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幾過遂發所愛而令之亶父

告宓子曰自今以來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決爲之矣五歲而言其要宓子敬諾乃得行其術於亶父

淮南子趙政晝決獄而夜理書御史冠蓋接於郡縣覆稽趣留戍五嶺以備越築修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

通典景龍二年十二月御史中丞姚廷均奏稱律令格式懸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不能遵守章程事無大小皆悉奏聞臣聞爲君者任臣爲臣者奉

法故云汝爲君毋恃厥明則知萬幾政務不可徧覽也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百辟惟時以成垂拱之化比者或修一水窻或伐一枯木並皆上聞旒扆取斷宸衷豈代天理物之道自今以後若緣軍國大事及牒式無文者任奏取進止自餘據章程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自生疑滯致有稽失者請令御史隨事糾彈上從之

太宰周武王時周公旦始居之掌邦治爲六卿之首秦漢魏不常置晉初依周禮備置三公三公之職太師居首景帝名師故置太宰以代之太宰蓋古之太師也殷

紂之時箕子爲太師周武王時太公爲太師周成王時周公爲太師周公薨畢公代之漢西京初不置平帝始復置太師官而孔光居焉漢東京又廢獻帝初董卓爲太師卓誅又廢魏世不置晉既因太師而置太宰以安平王孚居焉　太傅周成王時畢公爲太傅漢高后元年初用王陵　太保殷太甲時伊尹爲太保周武王時召公爲太保漢平帝元始元年始用王舜後漢至魏不置晉初復置焉自太師至太保是爲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無其人則闕　相國漢高帝十一年始置以蕭

何居之罷丞相何薨曹參代之參薨罷魏齊王以晉景帝（司馬師）爲相國晉惠帝時趙王倫愍帝時南陽王保安帝時宋高祖（劉裕）順帝時齊王（蕭道成）並爲相國自魏晉以來非復人臣之位矣　丞相殷湯以伊尹爲右相仲虺爲左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丞奉相助也悼武王子昭襄王始以樗里疾爲丞相後又置左右丞相漢高帝初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漢東京不復置至獻帝建安十三年復置丞

相魏世及晉初又廢惠帝世趙王倫簒位以梁王肜爲丞相永興元年以成都王穎爲丞相愍帝建興元年以琅邪王睿爲左丞相南陽王保爲右丞相三年以保爲相國睿爲丞相元帝永昌元年以王敦爲丞相轉司徒荀組爲太尉以司徒官屬并丞相爲留府敦不受成帝世以王導爲丞相罷司徒府以爲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爲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爲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太尉自上安下曰尉掌兵事郊祀掌亞獻大喪則告謚南郊堯時舜爲太尉官漢因之武帝建元二

年省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罷大司馬置太尉以代之靈帝末以劉虞爲大司馬而太尉如故　司徒掌民事郊祀掌省牲視濯大喪安梓宮少昊氏以鳥名官而祝鳩氏爲司徒堯時舜爲司徒舜攝帝位命契爲司徒契元孫之孫曰徵亦爲夏司徒周時司徒爲地官掌邦教漢西京初不置哀帝元壽二年罷丞相置大司徒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　司空掌水土事郊祀掌埽除陳樂器大喪掌將校復土舜攝帝位以禹爲司空契之子曰冥亦爲夏司空殷湯以咎單爲司空周時司空爲冬官

掌邦事漢西京初不置成帝綏和元年更名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御史大夫元壽二年復爲大司空光武建武二十七年去大獻帝建安十三年又罷司空置御史大夫御史大夫郗慮免不復補魏初又置司空　大司馬掌武事司主也馬武也堯時棄爲后稷兼掌司馬周時司馬爲夏官掌邦政項籍以曹咎周殷並爲大司馬漢初不置武帝元狩四年初置大司馬始直云司馬議者以漢有軍候千人司馬官故加大及置司空又以縣道官有獄司空又加大王莽居攝以

漢無小司徒而定司馬司徒司空之號並加大光武建武二十七年省大司馬以太尉代之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大司馬以曹仁居之而太尉如故　大將軍凡將軍皆掌征伐周制王立六軍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之名起於此也楚懷王遣三將入關宋義為上將漢高帝以韓信為大將軍漢西京以司馬冠之漢東京大將軍自為官位在三司上魏明帝青龍三年晉宣帝司馬懿自大將軍為太尉然則大將軍在三司下矣其後又在三司上晉景帝為大將軍而景帝叔父孚為

太尉奏改大將軍在太尉下後還復舊晉武帝踐阼安平王孚爲太宰鄭冲爲太傅王祥爲太保義陽王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司馬陳騫爲大將軍凡八公同時並置唯無丞相焉　持節都督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

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晉世則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晉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居之宋氏人臣則無也江夏王義恭假黃鉞假黃鉞則專戮節將非爲人臣之常器矣　刺史黃帝立四監以治萬國唐虞世十二牧是其職也周改曰口秦曰監御史而更遣丞

相史分刺諸州謂之刺史刺之爲言猶參覘也寫書亦
謂之刺漢制不得刺尚書事是也刺史班行六條詔書
其一條曰彊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彊陵弱以衆暴寡其
二條曰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詔牟
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其三條曰二千石不恤疑獄風
厲殺人怒則加罰喜則任賞煩擾苛暴剝戮黎元爲百
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譌言其四條曰二千石選署不
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其五條曰二千石子弟恃怙榮
勢請託所監其六條曰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彊通

行貸賂割損政令歲終則乘傳詣京師奏事成帝綏和元年改爲牧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前漢世刺史乘傳周行郡國無適所治後漢世所治始有定處止八月行部不復奏事京師晉江左猶行郡縣班詔襃𢷤追遠詩曰先君爲鉅鹿太守迄今三紀忝私爲冀州刺史班詔次于郡傳是也靈帝世天下漸亂豪傑各據有州郡而劉焉劉虞並自九卿出爲益州幽州牧其任重矣牧二千石刺史六百石

郡守秦官秦滅諸侯以其地爲郡置守丞尉各一人守

治民丞佐之郡當邊戍者丞爲長史晉江左皆謂之丞尉典兵備盜賊漢景帝中二年更名守曰太守尉爲都尉光武省都尉後又往往置東部西部都尉有蠻夷者又有屬國都尉漢末及三國多以諸部都尉爲郡晉成帝咸康七年又省諸郡丞宋太祖元嘉四年復置漢武帝納董仲舒之言元光元年始令郡國舉孝廉制郡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日德行高妙

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魏初更制口十萬以上歲一人有秀異不拘戸口江左以丹楊吳會稽吳興並大郡歲各舉二人漢制歲遣上計掾史各一人條上郡内衆事謂之偕簿至今行之 縣令長秦官也大者爲令小者爲長侯國爲相漢制置丞一人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五家爲伍伍長主之二五爲什什長主之十什爲里里魁主之十里爲亭亭長主之十亭爲鄉鄉有鄉佐

三老有秩嗇夫游徼各一人

錄公

通鑑註光武不任三公事歸臺閣惟錄尚書事者權任稍重自是迄于齊梁謂之錄公賢曰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尚書事錄尚書事自此始晉百官志曰漢武時左右曹諸吏分平尚書奏事知樞要者始領尚書事張安世以車騎將軍霍光以大將軍王鳳以大司馬師丹以左將軍並領尚書事後漢章以太傅趙熹太尉牟融並錄錄尚書事尚書有錄名自此始亦西京領尚書之任唐

虞大麓之職也沈約曰漢東京每帝即位輒置太傅錄
尙書事薨輒省

中書省

通鑑陳武帝紀是時政事皆由中書省置二十一局各
當尙書諸曹總國機要尙書唯聽受而已

中朝

漢書劉輔傳註孟康曰中朝内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
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
爲外朝也

三年喪

漢書哀帝紀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寧三年師古曰寧謂處家持喪服漢安帝初長吏多避事棄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職是後吏又守職居官不行三年喪服其後又開長吏以下告寧言事者或以爲刺史二千石宜同此制帝從之建元元年尚書孟布奏宜復如建武永平故事絕刺史二千石告寧及父母喪服又從之至桓帝永興二年復令刺史二千石行三年服永壽二年又使中常侍以下行三年服至延熹元年又皆絕之宋明

帝泰始元年詔諸將吏二千石以下遭三年喪聽終歸寧庶人復除徭役梁書柳惲傳試守鄱陽相聽吏屬得盡三年喪禮署之文教百姓稱焉　唐制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衰杖期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其母者並解官申其心喪

郎官

秦有郎中令掌宮殿門戸漢武帝更名光祿勳其屬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凡四等謂之三字郎而中郎以下更直執戟內謹門禁外充車騎類取經明行修者充之

至于公車特起賢良方正敦樸有道高節公府掾曹試博士者多在此選而劉向霍光張安世東方朔楊雄之徒皆與焉是以董仲舒欲使列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曰郎官上應列宿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則民受其殃宿衛之選可謂重矣魏晉以後無復三宇郎而光祿不復在禁中至梁改爲光祿卿北齊曰光祿寺兼掌膳食帳幕而已唐爲三衛五府以品官之子弟使父兄任保而後處之亦古之遺制也

儀同三司

後漢書鄧騭傳延平元年拜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始自騭也

官人久于其職

漢書宣帝時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以傅敷同奏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異善厚加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又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乃服從其教化每拜刺

史守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繇退而考察以質其言常稱曰與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是以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興焉

黃霸爲潁川太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止頗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毋失賢者意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耳

哀帝時王嘉爲丞相以時政苛急郡國守相數有變動上疏言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舉劾苛細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司隸刺吏或上書告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

等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故縱遣使者賜金尉慰同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善治民之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唯陛下留神于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潤略令盡力者有所勸

後漢順帝時尚書令左雄上疏曰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宣帝興

于仄陋綜覈名實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
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
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人
安其業漢初至今三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偽滋萌典城
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觀政於亭傳責成
於期月拜除如流動缺百數送迎煩費損政傷民臣愚
以謂守相長吏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
喪不得去

官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

爲之端絶送迎之役損賦斂之源息時不能用　盧植上八事六曰遷堯遷堯者今郡守刺史一月數遷宜依黜陟以章能否縱不九載可滿三歲

金石錄後漢孫叔敖碑陰云期思長光視事一紀漢時令長有在官一紀不遷者乃知前世官吏重於移易如此不惟吏民免迎送之擾而士人亦皆安於其職無僥倖苟進之心與後世異矣

凡題刻唐人必書某號幾年宋以下多書甲子亦有不書年號者今識之以便等閱

唐高祖武德戊寅　太宗貞觀丁亥　高宗永徽庚戌　顯慶丙辰　龍朔辛酉　麟德甲子　乾封丙寅　總章戊辰　咸亨庚午　上元甲戌　儀鳳丙子　調露己卯　永隆庚辰　開耀辛巳　永淳壬午　宏道癸未　中宗嗣聖甲申　武后垂拱乙酉　永昌己丑　天授庚寅　長壽壬辰　延載甲午　天冊萬歲乙未　萬歲登封丙申是年又改萬歲通天　神功丁酉　聖歷戊戌　久視庚子　長安辛丑　中宗神龍乙巳　景龍丁未　睿宗景雲庚

戌　先天壬子是年又改太極　元宗開元癸丑
天寶壬午　肅宗至德丙申　乾元戊戌　上元庚
子　寶應壬寅　代宗廣德癸卯　永泰乙巳　大
麻丙午　德宗建中庚申　興元甲子　貞元乙丑
　順宗永貞乙酉　憲宗元和丙戌　穆宗長慶辛
丑　敬宗寶麻乙巳　文宗太和丁未　開成丙辰
　武宗會昌辛酉　宣宗大中丁卯　懿宗咸通庚
辰　僖宗乾符甲午　廣明庚子　中和辛丑　光
啟乙巳　文德戊申　昭宗龍己酉　大順庚戌景

福壬子　乾寧甲寅　光化戊午　天復辛酉　天
祐甲子
後梁太祖開平丁卯　乾化辛未　均王貞明乙亥
龍德辛巳
後唐莊宗同光癸未　明宗天成丙戌　長興庚寅
潞王清泰甲午
後晉高祖天福丙申　出帝開運甲辰
後漢高祖天福丁未　乾祐戊申
後周太祖廣順辛亥　顯德甲寅

宋太祖建隆庚申　乾德癸亥　開寶戊辰　太宗太平興國丙子　雍熙甲申　端拱戊子　淳化庚寅　至道乙未　眞宗咸平戊戌　景德甲辰　大中祥符戊申　天禧丁巳　乾興壬戌　仁宗天聖癸亥　明道壬申　景祐甲戌　寶元戊寅　康定庚辰　慶歴辛巳　皇祐己丑　至和甲午　嘉祐丙申　英宗治平甲辰　神宗熙寧戊申　元豐戊午　哲宗元祐丙寅　紹聖甲戌　元符戊寅　徽宗建中靖國辛巳　崇寧壬午　大觀丁亥　政和

辛卯　重和戊戌　宣和已亥　欽宗靖康丙午
高宗建炎丁未　紹興辛亥　孝宗隆興癸未　乾
道乙酉　淳熙甲午　光宗紹熙庚戌　寧宗慶元
乙卯　嘉泰辛酉　開禧乙丑　嘉定戊辰　理宗
寶慶乙酉　紹定戊子　端平甲午　嘉熙丁酉
淳祐辛丑　寶祐癸丑　開慶已未　景定庚申
度宗咸淳乙丑　帝㬎德祐乙亥　端宗景炎丙子
帝昺祥興已卯亡
遼太祖丁卯即位稱元年　神冊丙子　天贊壬午

天顯丙戌　太宗丁亥卽位仍稱天顯二一年　會同戊戌　大同丁未　世宗丁未卽位改元天祿　穆宗應厤辛亥　十年爲宋太祖之元　景宗保寧己巳　乾亨己卯　聖宗統和癸未　開泰壬子　太平辛酉　興宗景福辛未　重熙壬申　道宗清寧乙未　咸雍乙巳　大康乙卯　大安乙丑　壽隆乙亥　天祚帝乾統辛巳　天慶辛卯　保大辛丑　五年亡

金太祖收國乙未　天輔丁酉　太宗天會癸卯

熙宗乙卯即位仍稱天會十三年　天眷戊午　皇
統辛酉　海陵天德己巳　貞元癸酉　正隆丙子
　世宗大定辛巳　章宗明昌庚戌　承安丙辰
泰和辛酉　衛紹王大安己巳　崇慶壬申　至寧
癸酉　宣宗癸酉即位改元貞祐　興定丁丑　元
光壬午　哀宗正大甲申　天興壬辰三年亡
元太祖丙寅稱帝金泰和六年　丁亥拖雷監國　太
宗己丑元　辛丑太后稱制　定宗丙午元戊申太
后稱制　憲宗辛亥元　世祖中統庚申　至元甲

子　成宗元貞乙未　大德丁酉　武宗至大戊申
仁宗皇慶壬子　延祐甲寅　英宗至治辛酉
泰定帝泰定甲子　文宗天厤戊辰　至順庚午
順帝元統癸酉　至元乙亥　至正辛巳二十七年即吳元年
通鑑書入寇者皆內外之辭非順逆之辭
荆卿生劫一語乃解嘲之辭其實軻劍術疎耳錯處只在未至身三字之間蓋匕首藏於圖中是極短小之物持短兵而與人角逐於殿堂之上其不勝必矣所以反被入創非秦王之用劍賢于軻勢使然也人心一動則

神色必異荆軻所以爲神勇者全在臨事時一毫不動
此孟賁輩所不及也
留侯籍前箸爲漢王言八不可實無八件正是一時口
頭語今千載之下如見當日設問光景若後人作文定
加併省便失神矣
陶徵士韋蘇州非直狷介實有志天下者陶詩惜哉劍
術疎奇功遂不成韋詩秋郊細柳道走馬一夕還何等
感慨何等豪宕至於逢楊開府一詩則少年之才氣與
中年之㡳厲大略可見矣大凡伉爽高邁之人易與入

道夫子言狂者進取正謂此爾

玉容紹宗被髮向北斗爲誓先人云必其俗有此某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故向北斗而誓之也

屈平漁父所見不同不以察察受汶汶者其天性然也雖然不止是也屈子宗臣也有與國存亡之義焉又安得如漁父所云哉

歐公作桑景傳贊言本末不順而與夷狄共事者嘗見其禍未見其福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此於宣和海上之盟洞若目見

陳勝舉兵詐稱公子扶蘇項燕成方遂詐稱衛太子意必當時有爲扶蘇衛太子未死之說者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意必當時有爲成帝有子在民間之說者吾竊以疑壬午之事今且二百四十年矣踵其說者又撰出亡年譜一書尤可怪郎迎入西内一節記者互異今則從同而是之矣雖然燕太子丹不過禮士慕俠而一時燕趙慷慨之徒不平其事遂有天粟馬角之談淮南王安不過禮士好奇而其時之人亦以爲安不死仙去又況守文令主一旦不幸而遘斯難資侔卜郲而禍同鹿

臺有心者能無惜之而爲是不死之論哉是亦不必深辯也幼時見一書載正統中一御史出有一僧當街呵之不去獻詩云云卽世所傳流落江湖一律也事聞死獄中此書出於嘉隆閒疑得實其事正與衞太子同必京師有此事而傳之四方乃有迎入西内之說耳竊意建文旣出亡四十載幸以無恙亦可以絕意天家沒身巖岫復何所戀而出託宮西内長違海島之娛歸骨燕山詎是首邱之志可疑者一成方遂之事人所易知思恩一奏未審眞僞何遽令乘傳入京有司以王禮見邪

可疑者二載此事者或在正統五年或在七年年分參錯按七年十月太皇太后大漸召閣臣問朝廷有何大事未備而士奇對以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宜令史官輯其實錄何至老佛一事舉朝晻昧莫究所終一若有所深諱而反出野史之流聞可疑者三果能待以王禮養其天年又豈不能出建庶人于幽閉之中而必待天順二年之後哉可疑者四然則西内之說斷乎未可信也遜國出亡或有之耳

鄭漁仲言作史莫先於表今觀宋遼金元四史紊亂殊

甚不先作表則史未易讀也夫宋雖正統所在自建炎以下與南北朝無異作綱目者詳南而略北使金源一代可傳之事並闕不書殊失溫公之指比日偶閱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歲編成年表較漁仲尤爲簡略蓋記事自有紀傳圖譜簡則易明也

金自收國稱帝以後十二年而滅遼又一年而破宋何其速也元自斡難河即位以後二十九年而滅金又四十五年而滅宋何其遲也蓋金之宣哀二宗猶知守國非天祚荒淫之比而宋自端平以後亦尚有忠臣猛將

分扼要害稍勝靖康時事而合州既殂皇后稱制未遑遠略故江南得延數年之命云

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韓世忠京口之戰只不會備得無風及火箭二事遂敗於兀术故用兵者在先識己之瑕而後可以待敵

龔子𠡠言謂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以戶口數十萬之大縣而富戶不過千餘於千家之中而此數十家者煩苦又獨甚其爲國

任勞卽無事之時宜加愛惜况今多事皆倚辦富民若不養其餘力則富必難保亦至於貧而後已無富民則何以成邑宜予之休息曲加保護毋使奸人蠶食使得以其餘力贍貧民此根本之計又曰一邑之中食利於官者亡慮數千人恃訟煩刑苛則得以嚇射人錢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宜每役止留一正副供驅使餘並罷遣令自便營業而大要又在省事事省則無所售其嚇射卽勒之應役將有不願而逃去者尤安民之急務也

盧九台告人曰不肖十分精神七分調停宰輔臺省一分消耗簿書期會其籌兵設策只二分餘耳若得五分辨賊亦不至任彼猖狂

濫觴言始也今以爲濫極之義舛矣薇䕩言斷也今訓若一言以薇之義舛矣萬厯以後士子但讀時文不知用字所本且如家語孔子謂子路曰夫江始於岷山其源可以濫觴王肅注觴所以盛酒者言其微也非濫極之義也詩薄言震之莫不震疊箋云甫動之以威則莫不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非震驚之義也薛國

觀疏首語驛遞之濫觴已極常自裕疏首語流氛之震疊可虞傳之史書可爲笑談亦恰是一對

今人作四六中多用長調甚至數十字爲一對不知何以云四六也昉于陸宣公奏議蓋論事之文不拘一體固然爾用之表啟自萬厤中年夫四六乃文之近體其變而每下又如此何論古文哉士衡四六最勝中有逸氣晉宋之文對而不整然其氣厚下此對愈工而文愈薄矣徐庾已不及下而王楊彌不及宋人四六則別自一體爾

南齊顧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輒執書慟泣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世但知爲王偉元事耳

世但知蘇武持節匈奴不知同還者又有馬宏奉使被拘不屈者三人蘇武于什門洪皓武在匈奴十九年什門在燕二十四年皓在金亦幾二十年

周永與何允書竟是一篇戒殺生文後人立論總不出此

晉書東海王越傳有博士庾純議招魂葬一篇可取看

來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只此八字可以平天下今人倘

未到子路地位豈可不終身誦之
麟士曰詩邱中有麻麻衣如雪禮運治其麻絲以爲布帛皆古無棉布績必用麻之證然亦當如今苧布練熟者非凶服麻布之謂也麻衣如雪麻衣布衣也古未有木棉若用布自必是麻所成者凡言麻卽布耳杜詩麻鞵見天子又肅宗與李泌出軍人環指之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則天子前亦不禁白
晉簡文帝作相召謝萬爲撫軍從事中郎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

玉海言漢哀之太初晉元之建武魏孝武之永興唐肅宗之上元皆自重一代之號元朝又重至元元修之永興高廷宗之隆化俱史不載先天永貞皆內禪之後改元耳兩後周無年號

明朝年號重於前代者四永樂有三凉張重華循州賊張遇賢方臘天順有二金楊安兒元太子阿速吉八正德有一夏崇宗天啟有三元瀘僧梁永嘉王莊陳友諒崇禎

崇禎字出南齊謝超宗南郊登歌有云史正嘉兆神宅

昔人未即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暠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爾

晉惠帝時同時有二孫秀二王敦

金貞元元年都燕正隆六年都汴大定元年復都燕貞祐二年復都汴

國史之書上之好惡下之人心繫焉崇禎十七年而熹宗實錄未成亦由門戶方爭白黑難定宋自紹聖以蔡卞爲國史修撰改神宗實錄而國是始淆於乎好惡之成豈不繫乎其人哉昔人有言蔡文姬失節而在列女

賀知章七十乞鑑湖而在隱逸以作史者失身之人難退之士也可不愼與

永嘉之時兵革四逼雒陽孤危朝議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及漢兵將至荀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千艘宿衞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貲財遂不果行然則國家危迫之時去邠邑岐未爲非計特圖之不可不豫爾

古之治兵者必治賦古之治民者必籌兵而漢之太守

皆自爲將自古守令將帥之不相爲用未有如今日者也

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萇宏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太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以興也曹公擊馬超敵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姚萇每見一軍輒喜古人兵機大略相同

兀朮東下非知府陳規有米數千石則劉錡亦不能守

唐之樞密院乃是宦者宋則爲大臣宋之太監乃是文

官今則爲宦者

熙豐之法有至今不變者經義也武舉也茶馬也崇觀之法有至今承用者鄧洵武之官階也

孫沔以張禹李林甫斥呂夷簡而夷簡以爲元規藥石之言恨聞此遲十年爾又如文彥博請召還唐介宋時相臣尚有此

應奉識車匠於開扇謝承書楊愔記漫漢于障麯北齊書

蔡邕書盡與王粲宋懐方二禮付戚裒呂元伯叩頭于王慧龍沐謙委身于司馬楚之紇干承基不忍于于志

序

六國首事之時憂在亡秦而已而不知劉項之分爭者五年春陵起兵之日誅莽而已而不知赤眉王郎劉永張步隗囂公孫述之各據者十二三年初平起義之時討卓而已而不知傕汜二袁呂布之輩相攻二十餘年而卒爲三國晉陽舉事之日患在獨夫而已而不知世充仁杲建德之倫十餘年而始克平之是知相因之勢聖人不能回而已見之形非智士之所患也深思而逆爲之計豈不在乎識微之君子哉羣盜之興天之所以

開眞人也王莽之世劉崇翟義之倫旣不能克不生羣盜則海內不亂而眞人亦無所憑以出故新市平林爲光武之先驅及寇剽日久野無所掠人窮反本厭兵愁泣而太平之兆已開於是甲齊熊耳兵散歸田而天下定於一矣故盜賊之生不得不生其散不得不散勢有相因而天心繫焉繇今證古則天意若有可知者申生之縊韓原之獲子圉之逃若此者爲文公也衞太子之不得其死孝昭之無嗣昌邑之不君若此者爲中宗也孝成之絕嗣哀平之短折王莽之篡代若此者爲光武

也傳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故惠懷之際國幾亡矣而君子以爲天之啟晉居攝之年漢中絕矣而識者以爲天之祚劉

夫子告子張其或繼周百世可知也於何知之以理而已文信國執于元作詩曰閏位適在三七間禮樂終當屬眞主數十年之後明太祖起而其言驗金仁山作通鑑前編後序曰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數十年後明太祖起而其言亦驗

二子者一知于宋將亡之時一知于宋已亡之後豈有甘德蔡少公之術哉孟子之知天也曰一治一亂夫子之知天也曰物不可以終通故受之以否物不可以終否故受之以同人止矣

漢未絕則光武中興漢絕則昭烈再世是以功德本乎祖宗滅秦者秦非六國誅莽者莽非漢兵是以推戴繫乎民心才高天下則漢祖唐宗才醜德齊則三國南北是以戡定在乎人事五胡藩鎮積數十年已成之形則河山分裂隋季元終僅十餘年之羣盜則不傳其子是

以分合視乎成形世祖自信於會宛之日少康甚澆於
牧正之時是以大器觀乎人主
方莽之亡隗囂曰漢鄧曄曰漢申碭屠門少之屬皆曰
漢其後雲臺諸將無一人列名其中者何哉小則盜賊
大則覬覦非望本不知天命之歸而特欲稱名以集衆
者也是以班叔皮馬文淵爲見幾之士矣崑山城中馬
鞍山東隅向來宿莽幽翳無登者崇禎十二三年間宗
伯顧公疏剔林藪盤池劍亭宛然一園林矣時先祖聞
之曰昔形家謂此爲龍頭鑿之非宜不五六年遂有屠

城之禍而宗伯亦死事于温頃讀宋史胡文恭公宿在慶厤間以蓬萊諸山居京師東隅往往取金其中以致地震請禁民鑿山以寧地道又漢書云鑿地數百丈銷陰氣之精是以致旱此皆與先祖之言符合者也

明封疆之律固嚴而待死事之臣太薄且如州縣之吏或蒞任未久或兵力不支與城俱亡雖無益於邊陲之事而其人之責則已塞矣惟督撫大臣不可以此寬其失地之律然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古人亦未之許也非其人而遣之則罪在中

樞當其事而挈之則罪在主者而死事之臣自可錄其
節而掩其眚庶乎平明之論與
人富則難使也夫人之輕于生必自輕于貨也始古之
士大夫不封殖不厚奉視天下之物無以干其中彼且
不知世利之足戀也而後可以決然于一死今且羣天
下之士大夫而莫不愛金官日尊而金日益多金多而
愛與之終始彼又安肯一旦舍此纍纍者而死也田單
天下之奇人也能以二城復興齊國及至封爲安平奉
以夜邑娛以畱上黃金橫帶而騁乎淄澠之間則無死

敵之心矣是故人富而重其生絕吭伏劍不出素封千戸之家感慨自裁多在婢妾賤人之輩嗚呼富未必富也生未必生也古之偷生嘗恥幸免而歸爲鄉里所不齒者有矣未若今之甚也非特不齒也破其廬刼其貲燔其室而後厭於人心者何哉古不富而今富也富然後樹怨深富然後人思奪之於是靦然面目者不敢見人而藏顏有北之鄉匿影曦光之下嗚呼雖悔之何及哉

李牧爲將盡用市租馬隆討羌身至武庫

昴畢之間為天街其南陽國其北陰國
秦始皇八年河魚大上魚陰類民之象也逆流而上言
民將不從君令為逆行也其在天文魚星中河而處車
騎滿野易曰无魚之凶遠民也詩云牧人乃夢衆維魚
矣
魏世宗延昌甲午塡星守天江梁主大發軍衆造浮山
堰以遏淮水明年塡星在天江而梁堰壞奔流決溢
元初太陰犯塡星熒惑指鈎鈐皆陵夷城郭之象於是
盡隳江淮城郭

國語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注火心星夏之十二月晨見於辰辰角大辰蒼龍之角朝見於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氐之間寒露之後五日朝見本氐也寒露後十日駟房星建戌之中駟見火見霜降之後定謂之營室建亥小雪之中定星昏正于午

韓文公集送窮文注洪曰予嘗見文宗備問云顓頊高辛時宮中生一子不著完衣號爲窮子其後正月晦死宮人葬之相謂曰今日送窮子自爾相承送之又唐四

時寶鑑云高陽氏子好衣弊食糜正月晦巷死世作糜
棄破衣是日祝于巷曰除貧也唐姚合正月晦日詩年
年到此日瀝酒拜街中萬戶千門裏無人不送窮送窮
窮不去相泥欲何爲今日官家宅淹留又幾時古人皆
恨別此別恨銷魂只是空相送年年不出門
隨文建長安唐實都之元人開會通河明實用之
宛王賜歸光武封慎侯漢中王嘉歸光武拜千乘太守
至建武十三年封順陽侯西平王李通歸光武封固始
侯鄧王王常歸光武封山桑侯皆不得用前更始封爵

楚懷王封高帝爲武安侯又進爲沛公及即位之後封濞爲沛侯孝武初封田蚡爲武安侯光武建武二十年徙中山王輔爲沛王中元二年封輔子寶爲沛侯是知漢人質直尚無拘忌自符堅有龍驤建業之言遂成姚萇之讖而唐之中書令宋之都點簡遂爲人臣不敢居之官矣

呂后封大謁者張釋爲建陵侯此封宦官之始

漢高帝甲辰崩丙寅葬二十二日文帝巳亥崩乙巳葬六日景帝甲子崩癸酉葬九日

唐自中葉以前長子皆不得立高祖太子建成被殺太宗太子承乾廢高宗太子忠廢太子宏暴卒太子賢誅中宗太子重俊誅睿宗長子宋王成器讓位元宗太子瑛誅至代宗始以長子踐位

隋文帝皇后獨孤氏崩著作郎王劭上言大行皇后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史家載之以爲譏後萬厯中尊孝定太后爲九蓮菩薩

以縣名稱其人者惟政府爲然嘉靖中嚴惟中曰分宜徐子升曰華亭是也他部院則不稱之以一縣或有二

三人同朝難於分別也唐張九齡開元名相天下稱曲江公而不名李德裕天下士推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此卽稱縣名之所本矣

宋洪邁從孫倬丞宣城自作題名記邁曉之曰他文尙可隨力工拙下筆如此記豈宜犯不韙哉蓋以韓文公有藍田縣丞廳壁記也李太白云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

史記甘羅年十二爲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人後人誤以爲年十二爲秦相作一句昔人辯之已明然北齊彭

城王澂答博士韓毅曰甘羅幼爲秦相未聞能書則南北朝已有此語

巡撫字惟天子得用之唐王勃春思賦妾本幽閨學歌舞寧知漢代多巡撫前年齋祭謁甘泉今歲笙簫祠后土洪武年間命皇太子巡撫陜西亦用此義後遂以入大臣之銜後周武帝西巡幸瓜州刺史李賢第詔曰今巡撫留此不殊代邑舉目依然益增舊想隋煬帝紀仁壽初奉詔巡撫江南蘇威傳持節巡撫江南文帝紀遣韋洸王景持節巡撫嶺南南史袁昂傳使豫州刺史李

元履巡撫東土

禮記曾子問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後周書崔猷傳時昏姻禮廢嫁娶之辰多舉音樂猷請禁斷是則嫁娶用樂其來未久

孔子誨其弟子皆稱名孟子則皆曰子稱於他人之前亦曰子樂正子高子是也亦可見世風之變矣

喪服小記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姓則書氏是則婦人之稱氏者以不得其姓而書之也今乃一槪曰氏非矣

柳下惠之妻稱柳下爲夫子列子之妻稱列子爲先生通譜之事在古人卽已有之唐書張九齡爲司勳員外郞時張說爲中書令親重之與通譜系嘗曰後出詞人之冠也劉三復爲浙西從事汝州刺史劉禹錫以宗人遇之深重其才嘗爲詩贈三復序曰從弟沈亞之爲韓尹祭韓令公文曰嘗敘族以姪余謂同源於康子宋黃魯直作黃育字序曰會稽黃渥與庭堅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

梁夏侯譒去夏稱侯託為侯景族子唐令狐綯為相凡姓狐者皆稱令狐有人為詩以譏之與夏侯譒事相反而實相類

元詩碑多有一行漢字一行蒙古字者惟印文不然予見靈巖寺祖師殿前元碑上有泰安州印乃正篆也

漢昭帝始元六年七月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

唐德宗貞元二年十二月壬申從度支奏京城畿內榷酒每斗榷錢一百五十文蠲酒戶差役昔人以杜詩徵唐時酒價謂每斗直錢三百文若在貞元以後則此三

百文者半歸之酒家而半輸之國用也

後漢書魯恭傳年十五與母及弟丕俱居太學可見當時學舍寬廣遠方貧生可以將母就業其養士之制備矣

唐人除官多有以父名而不拜者又有前人丁憂後人親在避其凶嫌而不赴者舊唐書杜佑傳爲盧杞所惡出爲蘇州刺史佑母在杞以蘇州憂闕授之佑不行

元史張立道傳先是雲南未知尊孔子祀王逸少爲先師立道首建孔子廟

明朝謚不避重如兩張文忠兩王文肅之類是矣若甲申死節一時賜謚二十二人而吳麟徵吳甘來二人並謚忠節事同姓同謚又同非別嫌示信之義亦禮臣之疏略也

古之善治兵者營平久駐湟中月計糧穀芟藁數十萬未見累民古之善理民者乖崖甫至成都即奏罷陝西米數萬未聞餒士古之善養兵者荆州十年之積不煩轉運古之善利民者內史牛車之輸不費追呼

明宣宗時特著三法一久任二不次遷擢三不限流品

萬厯庚戌丙辰用閣臣言館選隔科一舉故二科獨無庶吉士本舊制也至崇禎甲戌丁丑復行之

守令之難有四坐堂皇撫一邑專精課治何業不就而時日耗于趨迎精神殫于餽遺希鞲鞠跽東西奔馳其難一工於彌縫善事上官者蠲薦臺省不者輒以他事中之畏簡書不若其畏上臺其難二首尾牽制文移把持尺寸以上不得輕有所舉長材無以自見掣肘之患其難三官如行馬僅一過耳書役爲主人官者爲客則其弊不可得知知不可得竟其難四旣責其拊循而以

征輸不及額議罰既戒其貪墨而以設處不誤公爲程
趙槩爲守而勅縣不得催科盧坦爲令而詣府請寬限
伊尹嚴一介之取先嚴一介之與與人者取人之捷徑
有以已之不廉成已之不法亦有以已之不法成人之
不廉
萬家之邑必有士夫數十詔諛相先侈靡相耀子女姻
亞童僕坐較金帛以爲意色稍不能忍必且譸張惌雎
而取必於官
海忠介惟有一袍一僕之風始能建言世廟陸文定惟

有焚香啜茗之致始能不謝分宜
茅屋數椽穜稑百畝僅給衣食如吳介肅之高持剛介
寡與誓不營私終身不渝如何文肅之正大敞袠尚假
于人牝馬亦非已有如陳茂烈之風紀自持
漢之能吏多出掾史唐節度所辟書記亦往往入而爲
大官即明之吳訥以醫士起中丞郁新嚴震以人才登
八座楊士奇以白衣薦舉而直綸扉陶魯以恩廕而至
金吾黃福以貢士而爲六卿胡儼以鄉舉而爲司成況
鍾蔚能以吏員而爲郡守

諸城志明太祖嘗語侍臣曰那進士每有學問著遐學官教秀才那歲貢每曉事體著遐有司牧民故一時進士多除教職而歲貢多除縣官洊厤膴仕

巴蜀被文翁之化易譏刺爲文章南陽被召父之化易商賈爲本業潁川被黃韓之化轉爭訟爲篤厚

魯戈無反日之誠越甲有鳴君之恥

弁髦不用於三加之後芻狗不施於神醉之時

鳥將夕而歸巢蟲向寒而坏戶

韓信冢耳智伯園桃

非常之策陳湯不奏於公卿度外之功班超不謀於從事

虹干燕日雹擊齊臺

張霸百二劉炫連山

蛇生林屋之山鹿走姑蘇之館洞庭無三斑蛇虎雉也侯景之亂始有蛇

欲求寶劍須乞豐城爲覓丹砂便求勾漏

移鐘簴於京雒作太廟於臨安

葬梁鴻於要離之側圖延篤於三間廟中

王陵後至晚封安國之侯馮延遲降僅授曲陽之令

樊宏手疏韋澳親書

陳敬瑄節度三川進秩實始於孽毯李存賢節度幽州

先資乃緣於手搏

幣帛之禮貴於未將祭祀之誠嚴乎不薦

多儀不享既灌何觀

入止都門既艮坤之淵絶出游江上又㢀坎之難期韋蘇

州訓李儋詩都城二十里居在艮

與坤人生所各務乖濶略朝尊

外廷之吏謂楚鵲以爲烏內侍之臣指秦鹿而云馬

好畤陸賈尉佗傳　山東李白

侯孺貨晉筮史鄭朝賄趙太卜

鹿車先上文偉無難載之容狐貉同行子路有不求之節

常存渡蟻之心且試按龜之手宋祁編竹渡蟻　靈樞經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手甘者復生如故也

楚人亡布以爲令尹盜之愚公失駒仲父自引其過

追李峴而穀價平烹宏羊而天雨降李峴爲京兆尹楊國忠怒其不附己出爲長沙太守時京師米麥踴貴百姓爲之語曰欲得米麥賤無過追李峴

南陽之五伯齊名凉部之三明並美五伯見後漢鄧彪傳

燈然董卓之臍烏啄桓元之目

朔多鳴豫之夫邑有宣驕之士

時日曷喪如水益深

粗通六合之占頗識五殘之變

太公擁彗於高皇仲孺叩頭於去病

人犧國狗

烏不烏鵲不鵲猶言鵷鷺充廷馬非馬驢非驢漫曰麒麟在藪

明列輔起家考

永樂七人

解縉 吉水中書庶吉士戊辰 黃淮 永嘉中書丁丑

胡廣 吉水修撰庚辰 楊榮 建安編修庚辰

楊士奇 泰和吳府審理由生員 金幼孜 新淦給事中庚辰

胡儼 南昌華亭縣教諭鄉科丁卯

洪熙五人

黃淮 楊榮 楊士奇 金幼孜 並見上

權謹 山口樂安縣知縣

宣德五人

楊榮 金幼孜並見上 楊溥石首編修庚辰 張瑛邢臺寧州

訓導陳山沙縣奉化縣教諭鄉科□□

正統八人

楊榮 楊溥並見上 陳循泰和修撰乙未 曹鼐寧晉修撰癸丑 馬愉臨朐修撰丁未 苗衷定遠編修己丑 高穀興化庶吉士乙未 張益吳縣庶吉士乙未

景泰九人

陳循 高穀並見上 彭時安福修撰戊辰 商輅淳安修撰乙丑 俞綱嘉興郕府審理由生員 江淵江津編修庚戌 王一寧仙居吏部

主事戊戌蕭鎡泰和編修丁未王乂東鹿御史辛丑

天順八人

彭時見上徐有貞吳縣庶吉士癸丑許彬寧陽庶吉士乙未

薛瑄河津御史辛丑李賢鄧州吏部主事癸丑呂原秀水編修壬戌

岳正漷縣編修戊辰陳文廬陵編修丙辰

成化十人

彭時商輅李賢陳文並見上萬安眉州庶吉士戊辰劉定之永新編修丙辰劉珝壽光庶吉士戊辰劉吉博野庶吉士戊辰彭華安福庶吉士甲戌尹直泰和庶吉士甲戌

宏治六人

劉吉見上　徐溥宜興編修甲戌　劉健洛陽庶吉士庚辰

邱濬瓊山庶吉士甲戌　李東陽茶陵庶吉士甲申　謝遷餘姚修撰乙未

正德十四人

李東陽　謝遷並見上　焦芳泌陽庶吉士癸未　王鏊吳縣編修乙未

楊廷和新都庶吉士戊戌　劉宇禹州上海縣知縣壬辰　曹元合山工部主事乙未

劉忠陳留庶吉士戊戌　梁儲順德庶吉士戊戌

費宏鉛山修撰丁未　靳貴丹徒編修庚戌　楊一清丹徒中書壬辰

蔣冕全州庶吉士丁未　毛紀掖縣庶吉士丁未

嘉靖二十七人

謝遷 楊廷和 費宏 楊一清 蔣冕

毛紀並見上 袁宗皐石首興府長史庚戌 石瑤槀城庶吉士丁未

賈詠臨潁庶吉士丙辰 翟鑾諸城庶吉士乙丑 張孚敬永嘉南京刑部主事庚辰

桂萼安仁丹徒縣知縣辛未 方獻夫南海庶吉士乙丑 李時任邱庶吉士壬戌

夏言貴溪行人辛巳 顧鼎臣崑山修撰乙丑 嚴嵩分宜庶吉士乙丑

許讚靈寶大名府推官丙辰 張璧石首庶吉士辛未 張治茶陵庶吉士庚辰

李本餘姚庶吉士壬辰 徐階華亭編修癸未 袁煒慈谿編修戊戌

嚴訥常熟庶吉士辛丑 李春芳興化修撰丁未 郭朴安陽編修

乙未高　拱新鄭庶吉士辛丑

隆慶八人

徐　階　李春芳　高　拱並見上　陳以勤南充庶吉士辛丑

張居正江陵庶吉士丁未　趙貞吉內江庶吉士乙未　殷士儋歷城庶吉士丁未　高　儀錢塘庶吉士辛丑

萬麻二十人

張居正　見上　呂調陽臨桂編修庚戌　馬自強同州庶吉士癸丑

張四維蒲州庶吉士癸丑　余有丁鄞縣編修壬戌　申時行吳縣修撰壬戌

王錫爵太倉編修壬戌　許　國歙縣庶吉士乙丑　王家屏山陰庶吉士戊辰

陳于陛南充庶吉士戊辰 趙志皐蘭谿編修戊辰 張 位新建庶吉士戊辰
沈一貫鄞縣庶吉士戊辰 朱 賡山陰庶吉士戊辰 沈 鯉歸德庶吉士乙丑 于慎行東阿庶吉士戊辰 李廷機晉江編修癸未 葉向高福清庶吉士癸未 吳道南崇仁編修已丑 方從哲德清庶吉士癸未

泰昌三人

方從哲見上 劉一燝南昌庶吉士乙未 韓 爌蒲州庶吉士壬辰

天啟二十一人

葉向高 方從哲 劉一燝 韓 爌並見上 何宗彥隨州庶吉士乙未 孫承宗高陽編修甲辰 沈 㴶烏程庶吉士壬辰 孫如游

餘姚庶吉士乙未 史繼偕口口庶吉士壬辰 周如磐莆田庶吉士戊戌

丁紹軾貴池庶吉士丁未 朱國祚秀水庶吉士癸未 朱國楨烏程修撰己丑

朱延禧聊城庶吉士乙未 魏廣微南樂庶吉士甲辰 馮銓涿州庶吉士癸丑

顧秉謙崑山庶吉士乙未 黃立極元城庶吉士甲辰 張瑞圖晉江編修丁未

李國㯳高陽庶吉士癸丑 施鳳來平湖編修丁未

崇禎五十人

韓爌 孫承宗 黃立極 張瑞圖 李國㯳

施鳳來並見上 來宗道蕭山庶吉士甲辰 楊景辰晉江庶吉士癸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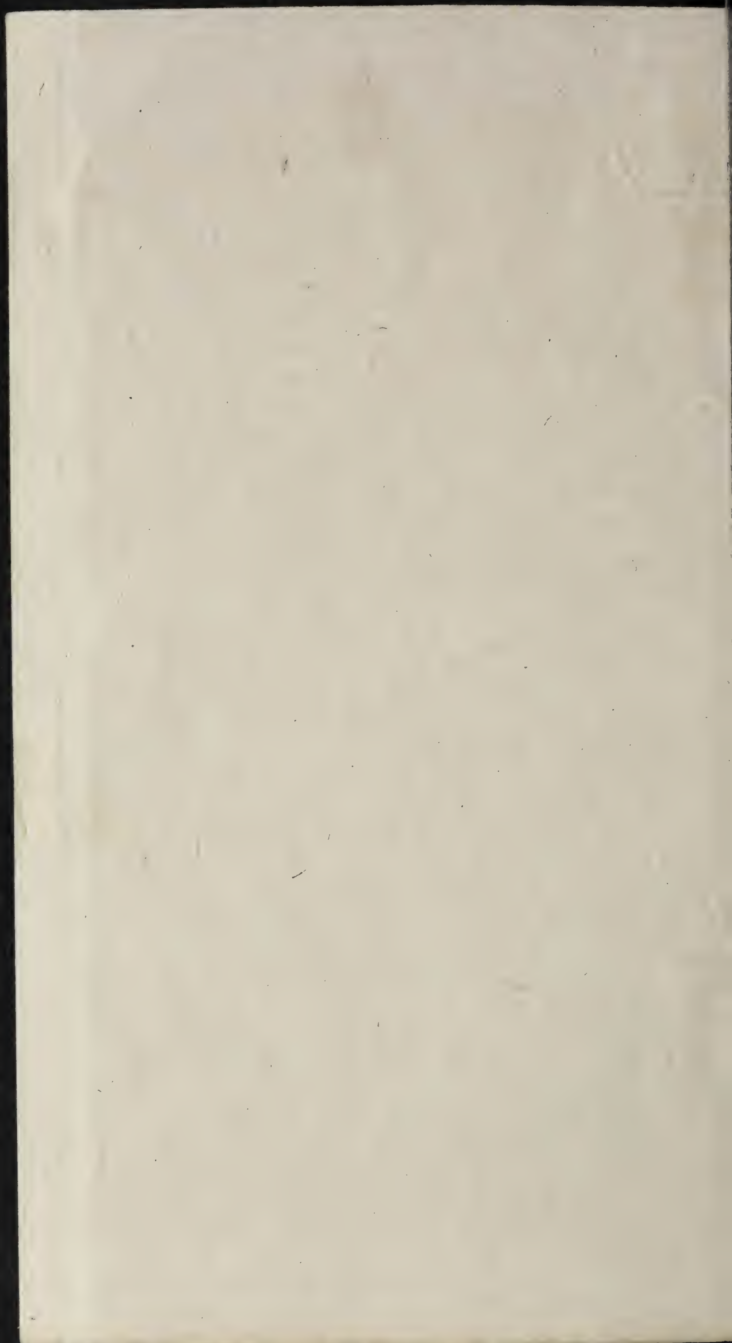
李標大名庶吉士丁未 劉鴻訓長山庶吉士癸丑 周道登吳江庶吉士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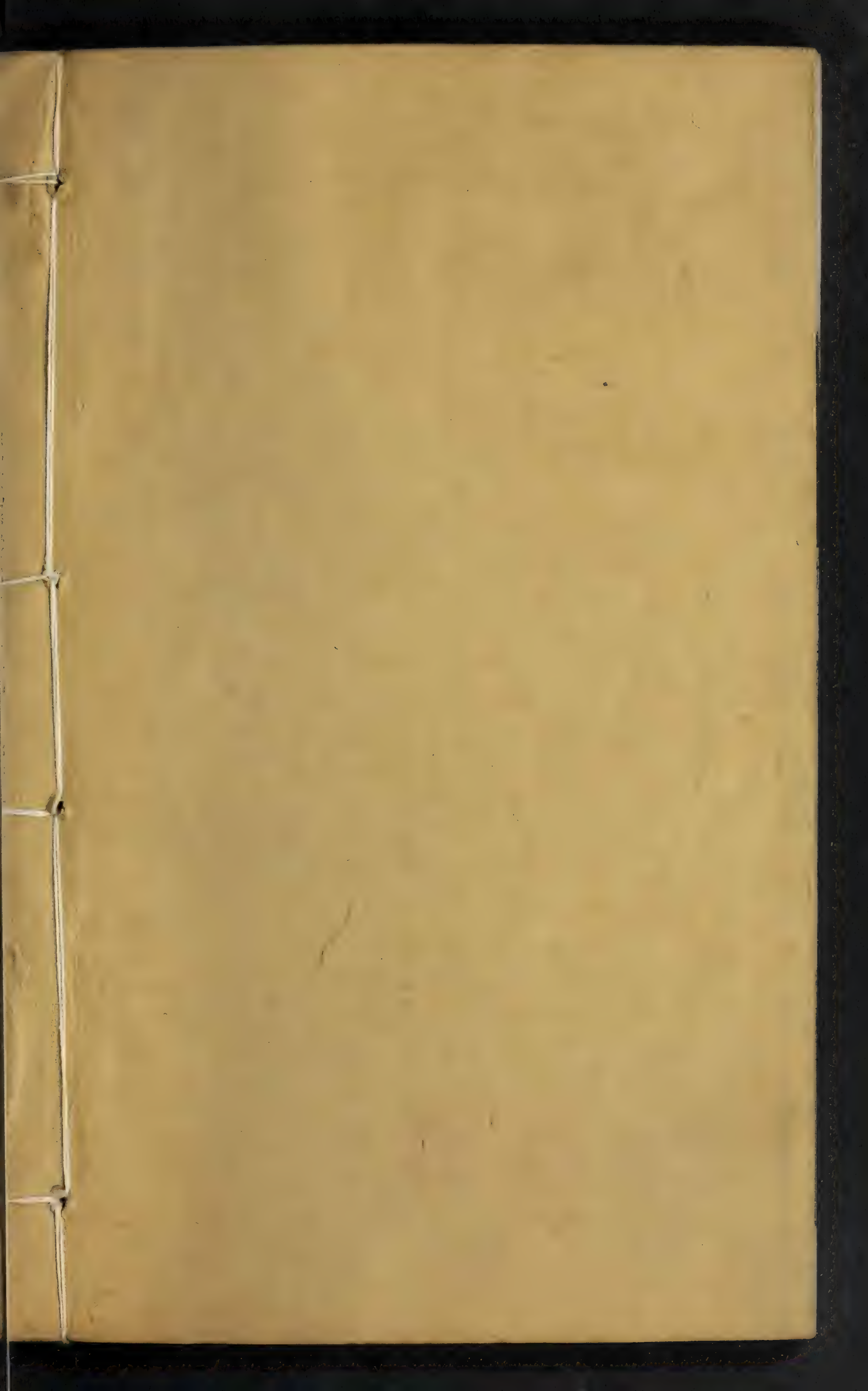
戌錢龍錫華亭庶吉士丁未成基命大名庶吉士丁未周延儒宜興修撰
癸丑何如寵桐城庶吉士乙未錢象坤會稽庶吉士辛丑溫體仁烏程庶吉
士戊戌吳宗達武進編修甲辰鄭以偉上饒庶吉上辛丑徐光啟上海庶吉
士甲辰錢士升嘉善修撰丙辰王應熊巴縣庶吉士癸丑何吾騶香山庶吉
士已未文震孟長洲修撰壬戌張至發淄川知縣辛丑林釬同安編修
丙辰孔貞運句容編修已未黃士俊順德修撰丁未賀逢聖江夏編修
丙辰傅冠進賢編修壬戌劉宇亮綿竹庶吉士已未薛國觀韓城推官
已未楊嗣昌武陵教授庚戌程國祥歙縣知縣甲辰方逢年遂安編修
壬戌蔡國用金谿中書庚戌范復粹黃縣推官已未姚明恭蘄水庶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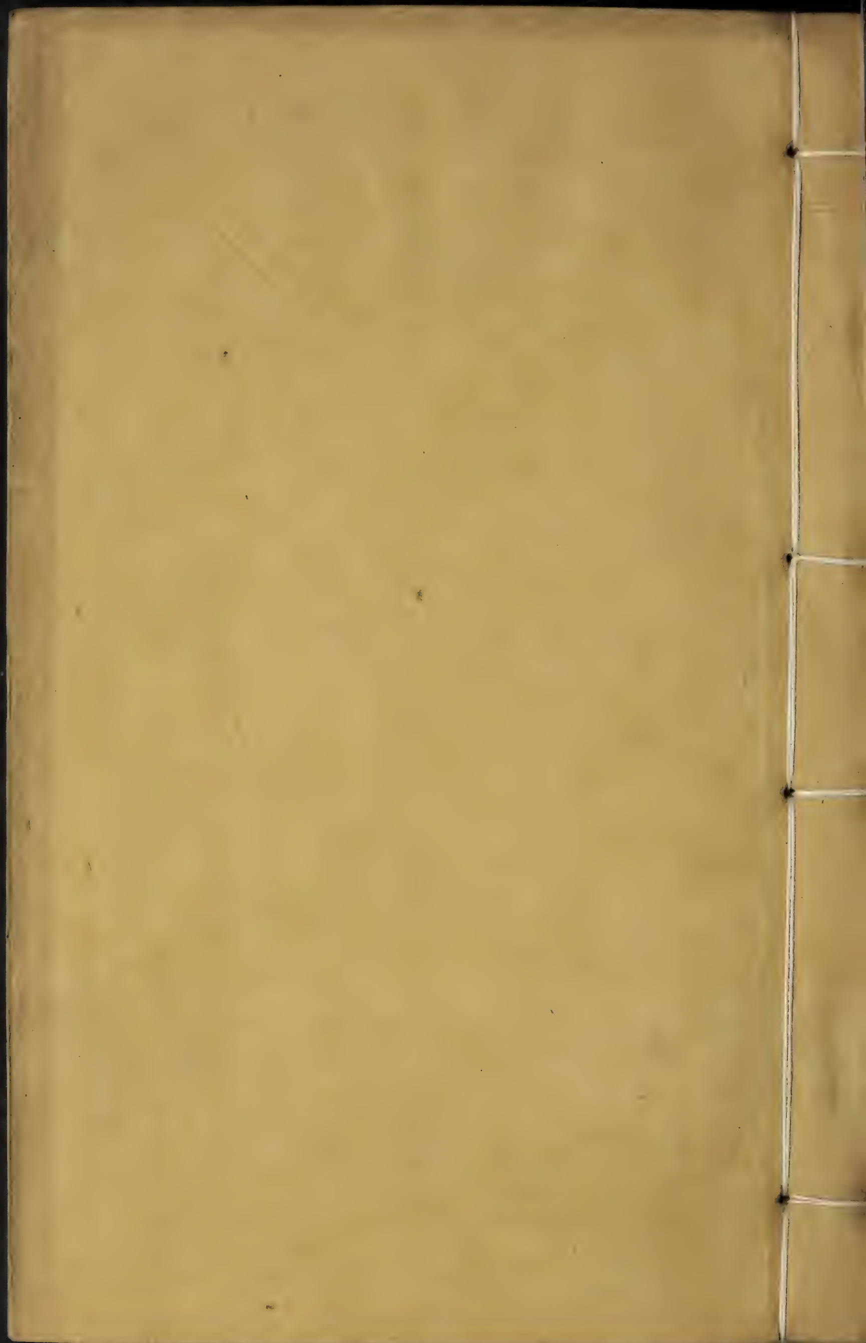
士巳張四知費縣庶吉魏炤乘滑縣知謝陛德州
未　士壬戌　縣丙辰　知縣
丁未陳演井研庶吉蔣德璟晉江庶吉黃景昉晉
士壬戌　士壬戌　江
庶吉士吳甡興化知魏藻德通州修撰李建泰曲
乙丑　縣癸丑　庚辰　沃
庶吉士方岳貢麻城主范景文吳橋推邱瑜宜城
乙丑　事壬戌　官癸丑　庶吉
士乙丑

孤中隨筆終

番禺孟鴻光校







道光己酉鐫

雲谷襍記

海山仙館叢書

海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書

雲言新話

道光乙酉鐫

雲谷雜紀卷首

侍郎徐公帖

邦憲已贄開藩之慶茲不重敘彝儀輒有拜稟樅陽張監鎭其先中華人自其祖寓武義邦憲與之隣居有年矣知其篤行好學博讀古今之書近世無與比者眞所謂後生可畏者也邦憲必甚敬之折行輩而與之交比以貧甚急祿不暇擇木挈老母攜諸弟以行乃天假厚幸得趨走于教令之下敢望台慈借之從容叩其所蘊而聘睞之必有取知者矣其天姿恂恂謹畏若怯懦無

能發明者然其中所蘊殊非凡近願年丈特垂異顧幸甚

紹熙甲寅予侍先大父還自酉陽寓居于婺之武義故寶謨閣待制徐公實里人也尚氣節重唯諾不妄交于人一日忽過予一見之如平生歡予爲賦詩云五花麟駒衘飛雲鳴珂敲月曙色分晨光炯炯照玉勒華風熠熠生衡門磊磊落落萬人英氣射斗牛貫九精篳杠龍文百斛鼎鯨呿鼇擲風雨驚英辭琳瑯潤金石寒芒正色如明星涅哇亂

雅快一掃英莖韶濩重鏗鍧質高器大聲必廣古
來才士豈虛名我嗟壯歲困五窮終年齱齪文字
中絶編壞簡徒自苦炊沙鏤氷初何功志高意廣
材不足奴輩豈特笑孔融龍潛蚖肆亦物理草廬
未必非英雄天生我材必有用誰能便與朽腐同
願得側翅附鴻鵠追風掣電淩太空公曰是篇置
之李賀詩中誰復能辨君少年俊邁如此我當退
處一頭地矣因是遂爲忘年交嘉定癸酉予自龍
舒歸公已出守九江而數數寄聲問予還期予時

將以所記書傳疑事往質正焉未果而公卒予方痛悼有以公貳冬官時與龍舒趙使君帖示予讀之悲益不自勝趙使君中道易守新安予不及識之而楊敬之逢人說項斯之意似不可忘也悲夫天胡爲奪予良友之遽也九原不可作予之所疑者誰與折衷之昔季札以寶劍許徐君未及獻而徐君死乃以繫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與乎季子曰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背吾心乎輒以公帖冠之卷首是亦季子于徐君之意也嘉定

甲戌張淏書

雲谷雜紀目錄

雲谷雜紀卷一

宋　張　淏　撰

孟子云堯使九男二女以事舜于畎畝之中趙岐注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獨丹朱以允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于堯典予按呂不韋春秋云堯有子十人自丹朱之外不特八庶子而已皇甫謐帝王世紀云堯娶散宜氏之女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其數正與不韋春秋合蓋使事舜時朱以嫡子故不在所遣中趙岐云八庶蓋未之考耳

管子周管仲所著也今考其書非特出于仲後人從而附益其說者有之戒篇云管子卒云云桓公薨六子皆求立易牙與衛公子豎刁因共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率諸侯以伐齊戰于甗大敗齊師殺公子無虧立孝公而還又小稱篇桓公曰死者無知則已若有知吾何面目以見仲父于地下如此之類皆後人附益

說苑趙簡子游于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焉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

能來者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趙簡子曰吾左右客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新序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安得賢士與共樂者舟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劒產於越珠產江漢玉產崑山此三寶者無足而至君今苟好士則

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三千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租暮食不足朝收市租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毳背上之毛增去一把飛不爲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耶將腹背之毳也二書皆劉向所輯二說相類如此疑本一事所傳不一故有簡子平公之異向兩存之豈示傳疑耶

鶡冠子漢藝文志云楚人居深山以鶡爲冠旣不知其名又不知其爲何時人然其書時稱燕將劇辛按辛趙

人周赧王三年始自趙至燕則鶡冠子當又在其後不然則與之同時書在唐十六篇賈誼鵩賦嘗取之唐初李善注文選復多引用以二書參訂稍稍可讀韓退之云其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道而施于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生于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其見稱如此而柳子厚以爲言盡鄙淺惟賈誼鵩賦所引用爲美意好事者所爲反取鵩賦以文飾之太史公伯夷列傳稱賈子曰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不稱鶡冠子

遷號博極羣書假令當時有其書遷豈不見耶子厚所見與退之大不同予觀其世兵篇有云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悍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止息中必參互同合消散孰識其時至人不遺動與道俱縱軀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渾沌錯分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惟聖人而後能決其意斡流遷徙固無休息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以上雖多爲賈誼所采取文辭奇古與鵩賦自

不同子厚謂爲僞書若他篇固不得而知如此篇恐後人筆力未易至此子厚又以貪夫殉財之語不爲太史公所稱捘胥士之殉名貪夫之殉財此自列子之辭獨夸者死權一語見于鶡冠子賈誼實合三書以成文爾太史公謂爲賈子云則可謂鶡冠子云則非矣蓋子厚一時亦不審上文非鶡冠子語遂至于誤原註胥士殉名貪夫殉財謂爲列子之辭者此李善注文選所云今列子中無此語善不應誤當是近世本有脫誤耳

韓子楚人和氏得玉璞于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王以和爲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

武王卽位和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爲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卽位和乃抱其璞而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淚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遂命曰和氏之璧按楚世家熊通自立爲武王是楚之王自熊通始其先初無所謂厲王者豈卽其兄蚡冒耶今姑置而勿論且以武王初卽位之年言之是歲爲周平王之三十一年歲在辛丑至文王初卽位之年壬辰已五十二年矣若加以厲王當不止于此和雖三獻不應歷年如是

之久疑有舛誤處然此事見于他書者亦多異同新序無文王而有共王淮南子注及前漢鄒陽並後漢孔融及陳元三傳注俱無厲王而有成王又趙壹傳注引琴操又有懷王及子平王其不同如此既無明據不敢以臆見定其是否但武王至共王已六世幾于百年平王在懷王之前相去甚遠初非父子此乃謬妄顯然者

櫻桃亦云嬰桃見呂不韋春秋含桃注嬰桃二字頗爲雅馴而前輩罕曾引用

太史公管仲贊曰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

詳哉其言之也司馬貞索隱曰皆管氏著書篇名九府蓋錢之府藏其書論鑄錢之輕重故云輕重九府予按輕重與九府自是兩篇名貞但見李奇以圜法爲錢故指九府爲錢之府藏謂輕重爲論錢之輕重遂合輕重于九府非也九府篇劉向時已亡而輕重篇今固存也貞畧不致審何其踈之如是耶

史記宰予字子我爲臨菑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司馬貞索隱曰按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闞止字子我而因爭寵遂爲陳恆所殺恐字

與宰我相涉因誤云然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畧曰田常爲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庭是宰予不從田常爲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原註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于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先師蒙其詬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蘇子由古史曰田恆之亂本與闞止爭政闞止

亦子我也田恆既殺闞止弒簡公則尚誰族宰我者事葢必不然矣子由又曰李斯言田恆陰取齊國殺宰子于庭因弒簡公又劉向别錄田成子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子令于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鴟夷子皮聞之告田成子成子因爲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殘宰我信如此說則宰我乃田恆之仇爲齊攻田恆者非與恆作亂矣要之由闞止亦曰子我故戰國諸子誤以爲宰子皆不足信也考諸家所言索隱則以其字同闞止遂至于誤東坡則援李斯之言以宰子不

從田常故爲常所殺子由固以爲闞止而未免以李斯劉向之言爲惑然劉向所謂鴟夷子皮者范蠡也田常之亂在周敬王三十九年是時范蠡方在越與句踐謀伐吳後八年吳滅蠡始浮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爲鴟夷子皮國語及蠡傳可考其妄已不待言李斯之言正由一時承襲之誤爾索隱古史謂爲闞止然無確然之證終不能祛人之疑而破人惑也予按左傳哀公十四年齊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爲政成子憚之原註成子陳恒之字也陳敬仲如齊以陳爲田氏故曰田恒漢文帝諱恒故史記以恒爲常諸御

鞅言于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其擇焉弗聽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如公子我屬徒攻闈與大門皆不勝乃出陳氏追之殺諸郭關庚辰陳恒執公于舒州公曰吾早從鞅之言不及此說苑正諫篇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田常與宰子此二人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雖叛而危之不可願君去一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議也居無幾何田常果攻宰子于庭弑簡公于朝簡公喟然而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說苑所云與左氏正同獨以闞止爲宰子者則後人誤以闞氏之子

我爲宰氏之子我最分明夫一名字之混遂至賢逆之無辨會參殺人眞可畏哉太史公作傳實以家語弟子解一篇爲之殊不知此書不全出于孔氏子弟之手多爲好事者以意增損孔安國嘗病之矣宰予之事正所當攷者畧不致審信筆紀錄遂使聖門高弟重罹誣謗謂之良史可乎東坡之辨固足以雪其恥矣而尚以宰予爲常所殺是宰予猶死于非命也以今所攷常之所殺乃闞子我也則宰子之枉可一洗無餘蘊矣

秦始皇三十七年至雲夢亦嘗望祀舜于九疑武帝遵

秦故事也

觀泰山刻石益知金石刻之可貴而史傳傳寫舛謬誤人多矣然此文率以四字爲句今史或有五六字爲句者如廿有六年史作二十有六年親輈遠黎史作親巡遠方黎民疑太史公所衍未必盡是傳寫之誤要之此乃秦本文豈容以意增損哉

蕭何營未央宮因龍首山製前殿建北闕其宮週迴二十餘里街道週迴七十里臺殿四十三欲令後世無以加故極其壯麗如此未百年而武帝增以金鋪玉戶華

榱璧璫雕楹玉碣重軒鏤檻青瑣丹墀左墄右平黃金
爲壁帶間以和氏之珍又起高門武殿于中只未央一
宮所增已如是所謂千門萬戸者又不預焉何所謂無
以加者無乃啓後世之所加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蕙圃衡蘭司馬貞索隱曰本草云薰
草一名蕙陸農師埤雅蕙今之零陵香也邵氏聞見後
錄魯直蘭說云一榦一花而香有餘者蘭一榦五七花
而香不足者蕙非也蕙今零陵香又名薰所謂一薰一
蕕者也又罌容揮犀及潘子眞詩話亦皆云蕙今零陵

香也予謂古人以蘭蕙對言者正以二物花葉既相似芳氣亦相若實爲儕類故舉蘭必及蕙如滋蘭九畹樹蕙百畝光風轉蕙汎崇蘭者是也今旣以零陵香爲蕙不知以何物爲蘭耶魯直以一榦一花爲蘭一榦五七花爲蕙可謂眞識蘭蕙者也而邵公濟反以爲非亦由司馬貞倡其誤于前也原其所以致誤者由讀本草不熟耳本草零陵香一名蕙草根名薰故又謂之薰草諸公見零陵香有蕙草之名故斷然以蕙爲零陵香殊不知本草中又自別有蕙實一種云是蘭蕙之蕙此正一

榦六七花者也以其實可用故云蕙實如此則蕙與零陵香各爲一物甚分明何諸公之未審也大率物之名字偶爾相同者甚多要在博攷而詳究最不可于疑似未辨之間而遷就其說蓋相承稍久則二物併而爲一卒至于不可辨云

又山谷蘭說云蘭似君子蕙似士大夫蓋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予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以是知不獨今人雖楚人亦賤蕙而貴蘭也邵氏聞見後錄曰魯直云楚人滋蘭九畹樹蕙百畝蘭以少故貴

蕙以多故賤予以爲非是蓋十二畞爲畹百畞亦相等矣又吳虎臣漫錄曰離騷經注三十畞爲畹即是蘭二百七十畞豈十一之謂乎不應以多少分貴賤濮按說文三十畞爲畹王逸楚辭注乃以十二畞爲畹未知何據而五臣注文選離騷經亦以三十畞爲言豈王逸所注誤耶二注雖不同以驗山谷之言皆不合吳邵二公雖知山谷爲誤而不知山谷所以致誤之由蓋今世所行玉篇頗多訛舛最難得善本如畹字注云三十步爲畹步字乃畞字誤寫作步爾原註今浙東憲司與閩中錢塘所刊玉篇其誤如故

可攷山谷不悟遂以三十步爲畹則九畹乃二百七十步以今制言之纔一畝餘耳故山谷以多少分貴賤正玉篇謬本有以誤之古者步百爲畝秦孝公時以二百四十步爲畝當原時尙百步爲畝也蘭幾三而蕙纔一則以多爲貴矣要之楚人于蘭蕙初無貴賤之分也

司馬相如云蕙圃衡蘭張揖于史注云蘭秋蘭顏師古于漢書注云蘭卽今之澤蘭文選郭璞江賦禝以蘭紅李善注蘭澤蘭也予按蘭非一種馬蘭澤蘭山蘭蘭草皆見之本草中但相如既與蕙倂言之則非澤蘭矣澤

蘭七月間開花似薄荷其香甚微初無芳馨可取祗堪入藥李善顏師古指以爲蘭蓋二公未嘗親識所謂蘭者劉仲馮漢書刊誤云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今管城多有苗如麥門冬長大花黃紫兩色又寇宗奭本草衍義云蘭草諸家之說異同是未會的識故無定論葉不香惟花香今江陵澧州山谷間頗有多生于陰地幽谷葉如麥門冬而濶且韌長及一二尺四時常靑花黃中間有細紫點有春芳者爲春蘭色深秋芳者爲秋蘭色淡秋蘭稍難得二蘭移植小檻中置座右花開時

滿室盡香與他香別仲馮宗夷二說可謂詳的張揖之注葢得之矣其以秋爲言者葢秋花芳烈勝于春花且極難得所以爲貴古人多稱之

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卽錢也顏師古曰此非也周官太府玉府内府外府泉府天府職内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之也今以周官考之天府掌寶器實春官之屬初無預于貨財之事而職內職歲職幣職金四者在周官皆爲掌財之官今師古乃畧去職歲以三者附太府等爲九府

疆特甚況太公立法之時周官尚未建也師古之不審亦甚矣又太公爲周立法之後退而復行于齊至管仲時其法猶存故仲著書有九府之篇且齊猶用之則九府非周官決矣原註敏求機要九府圜法本太公周官制度均且通太府玉府內外府職內職幣天官同泉府地官天府春官職金獨在秋官中爾雅有九府云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郭璞注醫無閭山名今在遼東珣玗琪玉屬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注會稽山名今在山陰縣南竹箭篠也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郭璞注犀牛皮角象牙骨西南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郭璞注黃金礝石之屬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多珠

玉焉郭璞注霍山今在平陽永安縣東北珠如今雜珠而精好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郭璞注璆琳美玉名琅玕狀如珠也山海經曰崑崙山有琅玕樹北方之美者有幽都之筋角焉郭璞注幽都山名謂多野牛筋角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郭璞注虎豹之屬皮有縟綵者中有岱岳與其五穀魚鹽生焉郭璞注言泰山有五穀魚鹽之饒邢昺疏曰此釋八方中國名山所產之物也按地理志遼東郡無慮縣應劭曰慮音閭顏師古云即謂醫巫閭是縣因山爲名故云山名今在遼東周禮幽州鎮也云珣玗琪玉屬者說文云珣周書所謂夷玉也玗石之似玉者琪玉也皆玉之類也故云玉屬周禮揚州云其山鎮曰會稽鄭注云在山陰地理志會稽郡山陰縣云會稽在南上有禹冢禹井故云山名今在山陰縣南也云竹箭篠也者禹貢揚州云篠簜既敷釋草云篠竹箭也郭云篠是竹之小者可以爲箭幹者也南

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者郭氏不注梁山所在犀
象二獸皮角牙骨材之美者也黃金礝石之屬者經惟
言金知黃金者以三品之中黃金爲上此言美者故知
黃金礝石石之次玉者玉藻云士佩瓀玟而縕組綬是
也其類非一故云之屬霍山者周禮冀州其山鎭曰霍
山鄭云在彘按地理志河東郡彘縣云霍大山在東冀
州山周厲王所奔應劭曰順帝改曰永安然則東晉時
屬平陽郡而縣名永安故云今在平陽永安縣也云珠
如今雜珠而精好者郭氏時驗爲然也璆與球同說文
云璆玉聲也琳美玉名書云戛擊鳴球美玉可以爲磬
故皆云美玉也云山海經曰者按海內西經云帝之下
都崑崙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其上有三頭人琅玕樹
注云琅玕子似珠是也幽都者山海經云北海之內有
山名曰幽都之山是也斥山山名也文皮虎豹之屬其
皮毛有文綵細縟故謂之文皮焉岱岳泰山也此言中
國也五穀黍稷麻麥豆也泰山東近海禹貢海岱惟青
州厥貢鹽絺海物惟錯言其饒多非一種故注云言泰
山有魚鹽之饒也府聚也言此八方及中皆美物之所

聚藏故題云九府也案原本所載郭璞注邢昺疏有復句訛字謹據爾雅注疏校正惟夷玉今注疏刊本作美玉應仍作夷玉予意太公所謂九府者恐卽此爾蓋九府所產之不同故作圜法用金錢貨帛以均通之此說于理頗近不然則九府不過自爲掌財之一司耳亦不足容異說也予又嘗得師古所作賢良策問有云九府之名欲知其九意師古亦自疑其未安因策賢良故以此詢之覬有所聞爾惜未見所答云何漢鹽鐵論云文學曰以心計策國用構諸侯參以酒榷咸陽孔僅增以鹽鐵江充等各以鋒銳通利末之事析秋毫可謂無間矣非

特管仲設九府徼山海也詳此則九府非周官此又一證也

史記外戚世家云武帝居甘泉宮召畫工圖畫周公負成王于是左右羣臣知武帝意欲立少子後數日譴責鉤弋夫人送掖庭獄夫人死雲陽宮後帝閒居問左右曰人言云何左右對曰人言且立其子何去其母乎帝曰然是非兒曹愚人所知往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母壯女主獨居驕蹇淫亂自恣莫能禁也汝不聞呂后耶故諸爲武帝生子者無論男女毋無不譴死漢書鉤弋

傳云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上甚奇愛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豫久之鉤弋從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上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全畧去武帝問左右一節只言恐女主顓恣數言而已殊失其本意不若史記所載爲實錄可以見武帝識見遠到處故司馬温公作通鑑全用史記語

漢書武帝元鼎五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出豫章下湞水歸義越侯嚴爲戈船將軍出零陵下離水張晏曰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爲

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顏師古曰以樓船之例言之則非爲載干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禦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劉攽刊誤云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北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王觀國學林云離水在漢屬零陵郡南過桂林入蒼梧石灘延亙屈曲湍瀧舟之行也縈迴避石阻礙萬端然則船不可安戈信矣戈船者將軍之號言能乘船而用干戈以戰故謂之戈船將軍非載干戈者也衆說紛然如

此子按戈船其來久矣吳越春秋云樓船之卒三千人又云戈船三百艘西京雜記云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旛旄旍葆麾蓋照灼涯涘予少時猶憶見之原註劉歆也予觀西京雜記所載則戈船之義甚明奚假他說其事又見于三輔故事及三輔黃圖

揚子雲甘泉賦云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瞵㻞金人佗佗其承鐘虡兮嵌巖巖其龍鱗顏師古曰玉樹者武帝所作集衆寶爲之用供神也三輔黃圖甘泉谷北

岸有槐樹今謂玉樹根幹盤峙二三百年木也楊震關輔古記曰耆老相傳咸以爲此樹卽揚雄甘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劉賓客嘉話錄雲陽縣界多漢離宮故地有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揚子雲甘泉賦云玉樹青葱後左思以雄爲假稱珍怪蓋不詳也二說與顏師古注全不同予謂黃圖嘉話所言者乃甘泉所產之木也子雲所稱乃漢飾以象此木者也何以言之漢武故事云上起神屋前庭植玉樹珊瑚爲枝碧玉爲葉以碧玉爲葉者是欲肖樹色之青葱也李善注文選正引此

爲據今道釋宮宇多飾金寶爲花木以爲供神之具正此類也使果爲種植之木則子雲決不與璧飾鐘虡等並言矣

吳書陳化使魏魏文帝因酒酣嘲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内者乎化對曰易稱帝出乎震化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奇其辭又江表傳初丹陽刁元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論運命歷數事元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乎六朝以來都于東南故黃旗紫蓋之語文士

多引用之雖皆知其爲符瑞事而罕有究其義者李善最號博洽其注文選紫軑黃旂之句亦不過引司馬徽書而已予嘗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黃旂紫蓋之氣恃龍蟠虎踞之嶮雖知黃旗紫蓋爲氣終以未得其所自爲恨一日讀宋書符瑞志云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氣胸中于是釋然因知讀書不厭于多也

晉書王羲之傳羲之性愛鵝山陰有道士養好鵝羲之固求市之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羲之欣然

寫畢籠鵝而歸其任率如此蔡絛西淸詩話云李太白詩山陰道士如相訪爲寫黃庭換白鵝換鵝乃道德經非黃庭也黃伯思東觀餘論云黃庭眞帖爲逸少書僕嘗考之非也按陶隱居眞誥翼眞檢論上淸眞經始末云晉哀帝興寧二年南嶽魏夫人所授云云惟有黃庭經一篇得存蓋此經也僕按逸少以晉穆帝升平五年卒是年歲在辛酉後二年卽哀帝興寧二年始降黃庭于世安得逸少預書之又按梁虞龢論書表云山陰曇壤村養鵝道士謂羲之曰久欲寫河上公老子縑素早

辦無人能書府君能自屈書道德兩章便合羣以奉于是義之便停半日爲寫畢攜鵝去而晉書本傳亦著道士云爲寫道德經畢當舉羣相贈耳初未嘗言寫黃庭也以二書考之卽黃庭非逸少書然陶隱居與梁武帝啓云逸少有名之跡不過數首黃庭勸進告誓等不審猶有存否蓋此啓在著眞誥前故末之考證耳至唐張懷瓘作書斷云樂毅黃庭但得幾篇卽爲國寶遂誤以爲逸少書李太白承之作詩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苟欲隨之耳初未嘗考之韓退之第云數紙

尙可博白鵝而不云黃庭豈非覺其謬歟伯思之論似
若詳悉矣以予考之其說非也蓋書黃庭經換鵝與書
道德經換鵝自是兩事伯思謂黃庭之傳在右軍死後
二年此最失于詳審也道家有黃庭內景經又有黃庭
外景經及黃庭遁甲緣身經黃庭玉軸經世俗例稱爲
黃庭經內景經乃大道玉晨君所作扶桑大帝君命暘
谷神王傳魏夫人凡三十六章卽眞誥所言者外景經
三篇乃老君所作卽右軍所書者與夫人所得者初不
同予家舊藏右軍所書外景經石刻一卷凡六十行末

云永和十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山陰縣寫以歐陽集古錄目校之與文忠所藏本同則右軍之寫黃庭甚曉然緣諸公考之未詳故未免紛紜如此黃伯思謂與梁武啟在著眞誥之前此又曲爲之辨也予又嘗于道藏中得務成子注外景經一卷有序云晉有道士好黃庭之術意專書寫嘗求于人聞王右軍精于草隸而性復愛白鵝遂以數頭贈之得其妙翰右軍逸興自縱未免脫漏但美其書耳張君房所進雲笈七籤亦載此序最爲的據也蓋道德經是偶悅道士之鵝而寫若黃庭是

道士聞其善書且喜鵝故以是爲贈而求其書此是兩事頗分明緣俱以寫經得鵝遂使後人指爲一事而妄起異論惟李太白知其爲一事故其詩右軍一篇云右軍本清眞瀟灑出風塵山陰遇羽客邀此好鵝賓掃素寫道德筆精妙入神書罷籠鵝去何曾别主人此言書道德經得鵝也送賀賓客歸越一篇云鏡湖清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此言書黃庭經得鵝也太白于兩詩各言之初未嘗誤乃後人自誤也

王羲之與羣賢會于山陰之蘭亭各賦詩羲之爲序自晉至唐皆謂之蘭亭序近世輒目爲蘭亭記非也遯齋閒覽云蘭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春言秋景以此不入選韓子蒼云蘭亭記蕭統不取以序爲記皆承襲謬誤之過也予嘗得蘭亭石刻一卷首列羲之序文次則諸人之詩末有孫綽後序其詩四言二十二首五言二十六首自羲之而下凡四十有二人成兩篇者十一人右將軍王羲之瑯邪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左司馬孫綽行參軍徐豐之前餘杭令孫統前永興令王

彬之王凝之王肅之王徽之陳郡袁嶠之成一篇者一十五人散騎常侍郗曇行參軍王豐之前上虞令華茂潁川庾友鎮軍司馬虞說郡功曹魏滂郡五官謝繹潁川庾蘊行參軍曹茂之徐州西平曹華滎陽柏偉王元之王蘊之王渙之前中軍參軍孫嗣一十六人詩不成各罰酒三觥侍郎謝瑰鎮國大將軍掾卞迪行參軍事印丘旄王獻之行參軍楊模參軍孔熾參軍劉密山陰令虞谷府功曹勞夷府主簿后綿前長岑令華耆府主簿任凝前餘杭令謝藤任城呂系任城呂本彭城曹諲

諸詩及後序文多不載姑記作者姓名于此庶覽者知當世一觴一詠之樂云

唐蓋李廣之後廣十六世孫暠在晉霸有秦涼及薨國人謚曰武昭王此唐高祖七世祖也晉史暠傳有累功積慶及克昌來裔之語者史臣爲唐發也

梁書劉杳傳周捨問杳尚書官著紫荷橐相傳云挈橐竟何所出杳答曰張安世傳持橐簪筆事孝武皇帝數十年韋昭張晏注並云橐囊也近臣簪筆以待顧問能改齋漫錄劉偉明贈熊本詩云西清寓直荷爲橐左蜀

宜風繡作衣蓋用劉香傳著紫荷橐事張安世持橐簪筆之意而偉明乃以荷為芰荷之荷何耶歐陽文忠回吳舍人啓云紅藥翻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又上胥偃啓云白蟬素簡以生香玆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乃知誤非一人然隋樂志尚書錄令僕射吏部尚書朝服綴紫荷錄令左僕射左荷右僕射吏部尚書右荷此又何耶姑俟博識者又西溪叢語被紫荷橐案荷橐即持荷之荷也或以為紫荷囊非也宋子京云猥挈荷囊預從豹乘皆沿襲之誤如

二家所云是歐宋果誤矣予按晉輿服志八坐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加于左肩昔周公負成王制此服衣至今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宋書禮志朝服肩上有紫生袷囊綴之朝服外俗呼曰紫荷南齊書輿服志紫袷囊名曰挈囊世呼爲紫荷隋禮儀志梁制尚書令僕射尚書銅印墨綬朝服納言幘進賢冠佩水蒼玉腰劒紫荷執笏詳諸書所云則是帶此囊于朝服之外故云著亦猶世說云謝遏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之義也吳曾姚寬俱惑于挈囊持橐之語

遂以荷作去聲讀姚又直改著爲被如二公所云是衣紫而負囊也由未見紫裌爲囊之制又不知晉宋間俗呼爲紫荷故未免紛紛如此歐陽公云紫袷荷囊而備問可謂眞識紫荷者也吳所引綴紫荷事乃禮儀志言後魏之制非樂志也持囊事見趙充國傳非張安世傳而注中亦無韋昭此又劉沓記之不審也

雲谷雜紀卷一

雲谷雜紀二

宋 張淏 撰

太宗翦鬚賜李勣白樂天七德舞歌云翦鬚燒藥賜功臣李勣嗚咽思殺身白自注云李勣病亟醫云得龍鬚灰方可療太宗自翦鬚燒灰賜之服訖而愈勣叩頭泣涕而謝今舊史勣傳俱云嘗暴疾醫曰用鬚灰可治帝乃自翦鬚以和藥而不言用龍鬚事二史但據吳兢等所記故不復旁考遂至于謬然樂天之言必得其實蓋當時醫言得龍鬚灰方可療龍鬚未易得太宗以君上

猶龍也故翦鬚以賜若醫只言用人鬚則咄嗟已辦何待太宗之賜方始和藥此理甚曉然或謂龍鬚醫旣罕用又世間豈眞有是物哉此殆聞見未至爾杜陽編云元載有龍鬚拂得于洞庭道士張知和紫色如爛椹或風雷雨晦冥淋漓沾濕則光采動搖奮然如怒可謂其無耶此事當以樂天之言爲正若從史氏則意義全失矣

舊唐書房喬字元齡新書元齡字喬歐陽公集古錄中有元齡墓碑亦云字喬按隋人多以字爲名元齡實本

名喬後來卽以字行卻以名爲字也竇苹唐書音訓云唐十八學士圖贊皆當時墨跡云房元齡字喬年苹卽嘗見圖贊必不妄也豈以單稱不類表德遂添一年字宰相世系表又以元齡字喬松未知何據元齡一代之顯人而名字紛錯如此殊可怪而唐史表傳自相牴悟尤可怪也

唐書于志寧與李勣修定本草高宗曰本草別錄何爲而二對曰班固惟記云云至魏晉以來吳普李當之所記也予按哀帝元始五年徵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

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者遣詣京師又樓護傳少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是本草已見于漢但當時祕府偶無故七略不載班固作藝文志惟據七略故亦無本草志寧但見藝文志無之便謂本草出于後世非也神農本經文字亦不甚多今本草中別以白字者即是餘皆後人所增

慈恩寺在晉昌坊本名淨景寺高宗爲母文德皇太后長孫氏造后懷高宗將產數日分娩不得遂詔醫博士李洞元候脉奏云緣子以手執母心所以不產太宗問

如何洞元曰留子母命不保母全子死帝沈吟良久后奏云留子帝業永昌太宗依奏洞元遂于六月二十一日隔腹針之透心至手后崩太子卽誕後至天陰手中有瘢嘗痛問諸嬪妃不對問諸大臣方奏斯事帝聞之悶絶良久乃蘇曰寡人不孝致慈母早崩將報深恩乃勅造大慈恩寺度僧百人造罔極宮度道士五十人按高宗乃貞觀二年生長孫后以十年六月崩是時高宗已九歲況后實從太宗幸九成宮得疾初非免乳舊唐書僧元奘傳云貞觀初隨商人往西域貞觀十九年歸

至京師高宗在東宮爲文德太后追福造慈恩寺送元
奘入住是寺實高宗爲長孫后造但在東宮時非即位
後也而分娩用針事于史傳皆無所據使后果有留子
帝業永昌之語則此事于后傳亦不容不書況是時承
乾已立爲皇太子后不應遽有留子帝業永昌之語豈
後人見后崩與高宗誕月適相符遂附會爲之說耶會
要以后崩在十年五月二十六日年四十六本傳則在
六月己卯年三十六是年六月丙子朔己卯乃初四日
去五月二十六日實差九日享年亦不同豈當時宮掖

事祕外庭不盡知故所云不同如此
唐德宗以二月一日爲中和節與三月三日九月九日爲三令節至日必大宴集中和置節之因新史載于李泌傳與舊史小異以舊史校新史則新史頗略惟續通典與舊史合而加詳予後又得德宗觀樂詩序旣得其命名之自且知中和有樂因錄于此續通典貞元五年正月勅四序嘉辰歷代增置是月二十八日中書門下又奏請令文武百寮以是日進農書司農獻穜稑之種王公戚里上春服士庶以刀尺相問遺村社中作中和

酒祭勾芒神聚會宴樂名爲享勾芒祈年穀仍望各下州令所在頒行制曰可

唐書狄仁傑傳武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衆莫敢對仁傑曰非廬陵王莫可后怒罷議久之召仁傑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以儆陛下乎𢎞按仁傑家傳云雙陸輸者蓋宮中無子也又唐國史補天后夢雙陸不勝召狄梁公說之對曰宮中無子之象傳乃刪去宮中二字非也雙陸譜云雙陸局卒以六爲

限其法左右皆十二路號曰梁白黑各十五馬用骰子
二各以其采行白馬自右歸左黑馬自左歸右以前一
梁爲門後六梁爲宮馬歸梁謂之入宮蓋宮中有子則
勝無子則不勝若去宮中二字則失其意義矣
論者多咎新唐書不載詔令殊不知前輩自有意見宋
景文公摘碎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
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于史傳子修唐史未嘗得唐
人一詔一令可載于傳者惟舍對偶之文近高古者乃
可著于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

卌如以粉黛飾壯士笙匏佐鼓鼙非所施云
王充論衡云堯時五十民擊壤于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等力然不知壤爲何物後見李善注文選引風土記云壤以木爲之前廣後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遙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爲上太平御覽亦載此事但御覽云長尺三四寸與文選注小異恐是書寫者誤以四字置尺字上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則不復有履形矣當以御覽所

載爲是
赤松子有二其一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不燒卽張子房願從之遊者事見劉向列仙傳其一則晉之黃初平嘗牧羊忽爲一道士將至金華山石室中後服松脂茯苓成仙易姓爲赤曰赤松子卽叱石爲羊者事見葛洪神仙傳今婺州金華山赤松觀乃其飛昇之地而往來賦咏者多引用張子房事誤矣
郭子橫洞冥記云元鼎五年郅支國貢馬肝石半白半青如今之馬肝也舂以和九轉之丹用拭髮白者皆黑

漢武帝坐羣臣于甘泉有髮白者賜以拭應手皆黑韓子蒼云漢武內傳子反復讀之蓋依倣武帝故事而增加之唐時道家流所爲也蓋當開元天寶時元宗好長生崇道術其徒恐元宗謂武帝求仙不效故爲此書實之耳子蒼所言非也隋經籍志漢武帝故事二卷外別有內傳三卷顏眞卿東方朔畫贊碑陰記云事跡則載在太史公書漢書風俗通武帝內傳則內傳其來久矣豈元宗時依倣故事而爲哉蓋子蒼但見後有淮南王孫卿稷丘君事便謂此書出于後人殊不知淮南等

事自是唐道士王遊巖所附也

韓子蒼書崔豹古今注後云崔豹漢魏間人也當干戈搶攘時能自見于翰墨雖小道亦足觀士生無事時圓冠方履飽食嬉戲亦足愧矣予按劉孝標世說注云晉百官名崔豹字正熊燕國人惠帝時官至太傅是則非漢末魏初間人蓋子蒼初不得其詳以意度其爲是時人故不免于誤

干于皆姓也干古寒切千姓編云望出滎陽潁川宋有干犨晉干寶著搜神記于本姓邗周武王邗叔之後子

孫去邑爲于漢有于定國魏將軍于禁望出東海河南是干與于爲二姓甚明今晉書干寶傳書干作于文選晉武革命論則云于令升諸書引搜神記則云于寶搜神記周禮註則云于寶云字畫之差相承之久遂至無辨良可歎也程氏外書蘇成之姓傳于天下者不蕃至如張王李趙雖其出不一要之其姓蕃衍此亦受姓之祖其流之盛固有定分也

袁客師天罡之子亦傳其父術嘗渡江叩舟而還左右請故曰舟中人鼻下氣皆黑不可以濟俄有一男子跛

而負直就舟客師曰貴人在吾可以濟江中風忽起幾覆而免跛男子乃婁師德也李文靖公沆布衣時先正端公炳知舒州屬因事涉江公實行侍俄而風濤暴作舟幾覆没有大校王其姓者善人倫遽白此有眞相孰敢爲害何懼之有是日果利涉無虞衆皆神其事及公之貴王校倘存焉世謂當爲宰相者左右自有神物護持憂虞不可妄干固不待言然餘波所及又可使他人轉禍爲福也

韓朝宗思復之子也喜拔識後進他無顯顯可見之跡

爲荆州長史曰因李白投書有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之語因是韓荆州之名籍籍至今豈非平生喜士之力歟

元結唐中興頌率三句爲韻人皆謂結創爲此體非也蓋效秦泰山會稽等頌耳皆以三句爲韻會稽頌云皇帝休烈平一宇内德惠修長卅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云云自秦以後文士罕爲此體故江左人至作兩句讀之而不得其韻齊浣雲始能作三句讀之近世碑碣之文亦有以三句爲

韻者此郤自結倡之也

杜子美詩云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王洙注引世說山簡倒著白接䍦事且云接䍦衫也予按郭璞爾雅注云白鷺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又廣韻云接䍦白帽而集韻又作䍦及毺亦云白帽李白答人贈烏紗帽云領得烏紗帽全勝白接䍦則接䍦爲帽明甚初非衫也洙誤矣或者疑白非冠巾之飾殊不知其時不以爲忌也如管寧不應州縣辟嘗著白帽孟達與諸葛亮白綸帽一晉哀帝時以立秋改緗幘爲

父文昌所作銘自謂所編掇菁擷華得唐人文章之精粹舉此一端則謂得唐文之精粹可乎

李漢編韓退之文自謂收遺文無所墜柳子厚天說云韓愈謂柳子曰若知天之說乎吾為子言天之說云云劉禹錫集序云韓愈以書來弔曰哀哉若人之不淑吾嘗評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蔡崔不足多也二說集中俱無之退之元和九年冬以考功郎知制誥至十一年春遷中書舍人其居掖垣掌詞命蓋踰年矣今漢之所編制誥之辭絕無惟外集有崔羣除戶部侍郎一

制而已又唐五竇聯珠集載竇牟為東都判官陪韓院長韋河南同尋劉師不遇分韻賦詩都員外郎韓愈得尋字云秦客何年駐仙源此地深還隨躡屐騎來訪馭雲襟院閉青霞入松高老鶴尋猶疑隱形坐敢起竊桃心今諸本韓集皆不載是則豈可謂之無所失墜耶

韓昶退之之子兒時即以詩動孟東野今東野集有喜符郎詩有天縱之篇符蓋昶小字後登長慶四年進士第昶亦可謂能世其家矣韋絢劉賓客嘉話錄李綽尚書故實皆云昶為集賢校理史傳中有說金根車處皆

臆斷之曰豈其誤歟必金銀車也悉改根字爲銀字此說恐未必然李綽之說蓋本于韋絢絢乃執誼之子又嘉話錄所載大抵詆退之處甚多如云韓十八直是太輕薄及忿席舍人草貶詞之類皆不足信

吳安中云石鼎聯句皆退之作如毛穎傳以文滑稽耳所謂彌明即愈也侯喜劉師服皆其弟子又朱晦庵韓文考異云此詩句法全類韓公或者所謂寓公姓名者蓋軒轅反切近于韓字彌明之義又與愈字相類故竊意或者之意近是晦庵所指或者蓋安中也予謂此序

要不可以毛穎傳爲比穎傳蓋明爲寓言今石鼎詩序詳著年月及言劉師服嘗識之于衡湘間見衡湘間人云年九十餘解捕逐鬼物拘囚蛟螭虎豹茲皆指實而云詎可以毛穎傳例言之哉安中所說近于好異晦庵反切之語尤爲不經使退之果以彌明自況則捕逐鬼物等事退之詎肯以此自許乎又其間譏詆劉師服侯喜太甚退之決不肯如是禁制之術今黃冠羽流多有能者則彌明爲一道士又何疑焉小說中有彌明一傳稱爲神仙固未可信觀其詩語似非碌碌于塵埃中者

所能道也

杜牧之九日登齊山詩云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開口笑字似若俗語然卻有所據莊子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瘐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于此益見牧之于詩不苟如此

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此杜荀鶴春宮怨中一聯也歐陽文忠公詩話乃云周朴所作誤矣荀鶴有詩三百篇顧雲目之曰唐風集春宮怨一篇集以冠之卷首正

以此一聯也顧雲序其集云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翰林肩是以荀鶴可並李杜也荀鶴之詩溺于晚唐之習蓋韓偓吳融之流以方李杜則遠矣然解道寒苦羇窮之態往往有孟郊賈島之風如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窮人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宦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之句蓋不減二公所作其他如感春云無限青雲有限身案杜荀鶴詩刊本一作無況青春有恨身眼前花似夢中春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旅中遇雨云半夜燈前十

年事一時和雨到心頭宿臨江驛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肯向死前閒感遇云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皆有意緒送人遊吳越云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維揚春日云絡岸柳絲懸細雨繡田花朵弄殘春閨中云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聲北畔是山南是海祇堪圖畫不堪行可謂善狀三處景物者如此等句蓋三百篇中之警策其他往往傷于俚俗前輩因之爲太公家敎正以其語多鄙近也

萬歲之稱不知起于何代商周以前不復可考呂氏春

秋宋康王飲酒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悉應戰國策馮諼燒債券民稱萬歲藺相如奉璧入秦秦王大喜左右皆呼萬歲韓非子曰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萬歲之聲聒耳新序梁君出獵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紀信乘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呼萬歲陸賈奏新語左右稱善呼萬歲漢武帝登嵩高呼萬歲者三元帝送許后入太子家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呼萬歲馮異傳趙匡將兵助異并送縑穀軍中皆稱萬歲馬援封侯乃擊牛釃酒勞饗軍士皆伏稱萬歲王望曰今

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吳甘寧入魏營斬首數十級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是則慶賀之際上下通稱之初無禁制不知自何時始專爲君上之祝也

門下省掌管詔令今詔制之首必冠以門下二字此制蓋自唐已然傅亮修張子房廟教首曰紀綱唐呂延濟注云紀綱爲主簿之司教皆主簿宣之故先呼之亦猶今出制首言門下是也

古者稱臣蓋示謙卑而已上下通行不特稱于君上之前也如齊太子對醫者文摯云臣以死爭之虢君見扁

鵲曰寡臣幸甚呂公謂漢高祖曰臣少好相人高祖謝項羽曰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之類是也晉宋間彼此相呼爲卿自唐以來惟君上以呼臣庶士大夫不復敢以相稱謂矣

隋及唐初人以字爲名高士廉名儉房元齡名喬封德彝名倫顏師古名籀夫已自稱則名他人相稱則以字此自昔所同諸公乃以字行莫知所謂顏師古匡繆正俗云或問人有複名單稱于理云何答曰複名單稱乃是流俗之事隋大業中出勑禁斷單稱複名深得物理

委巷之徒不曉其意便謂朝廷禁止單名幼小以來不爲複名輒加增以爲順旨曾莫之悟豈諸公亦狃于一時習尚其名旣單故以字行耶匡繆正俗又云或問今人稱字而不稱名其故何也曰考諸典故稱名爲是師古之論如此而已乃以字行殆不可曉

今言人之衰老者則曰鐘鳴漏盡隋柳彧傳伏睹詔書以上柱國和干子爲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鐘鳴漏盡若令刺舉所損殊大人皆以此言始于彧非也田豫爲并州刺史遷衛尉年老求遜位司馬宣王以爲豫克

非書諭未聽豫答書曰年過七十而以居位譬猶鐘鳴漏盡而夜行不休是罪人也當以此爲始豫書見于魏書本傳

傳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謚法周公所謂謚者行之迹也累積平生所行事善惡而定其名也是必死後方有謚今考之亦有不然者如楚熊通自立爲楚武王趙佗自稱爲南粵武帝蜀杜宇自號望帝此固顯然自爲稱號者也若周公謂伯禽云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伍子胥謂楚使者云報汝平王欲國不滅釋吾

父兄原註吳越春秋云是時周之成王楚之平王皆生而已有此稱此皆不可曉者劉向說苑改成王作今王楊倞就其說釋荀子謂成王乃後人所加正以生時不當有謚爲疑

字有因諱易以他音而毋復從元稱亦有終不能易者漢明帝諱莊呼莊子曰嚴子今復爲莊子矣秦始皇諱正故正月音征晉文帝諱昭故昭穆音韶而征月部穆至今不易鮑昭本名照避武后諱唐人書之去火只用昭字後遂以鮑昭鮑照爲二人王羲之祖尙書郎諱正

故羲之每書正月或作一月或作初月他正字皆以政字代之如與足下意政同之類是後人不曉反引此爲據遂以正政爲通用非也南史避唐諱虎字悉改爲武或云猛獸而黃回傳乃云畏之如虎狼又蕭正統及侯景傳有宰逢五虎及虎視之語淵字悉改爲泉而陶潛傳乃云潛字淵明此作史者失于精詳故錯雜如此管子古書也既曰虎豹居幽而威可載矣又曰諸侯之子委質者以雙武之皮又曰以市武豹之皮此皆唐人所改後來不盡復元字故虎武並行

予在龍舒日得太湖縣白雲山海會寺建經藏記云同直郎守殿中丞前知太湖縣事李錞撰觀者皆訝同直郎不知何代之官制予曰作文者必天聖明道間人讀至末果得天聖十年歲月咸問予何以知之予曰同直本通直避莊獻太后父諱故云莊獻同昭陵聽政乃天聖明道間以故知其爲彼時也明道以後不復諱矣蓋莊獻上仙臣寮卽上言云自大行皇后同聽政之日天下章奏臣寮白事皆回避通字從其先諱今軿車上仙山園將畢不可濫九廟而存諱宜盡復三朝之遺法欲

乞有若以通進司爲承進司通奉大夫爲中奉大夫通事舍人爲宣事舍人通州爲崇州通判爲同判通直郎爲同直郎通引官爲承引官普通門爲普和門之類及將來舉人程試一切俾復如舊無有所避此事出于一時權宜而僅行于十年之間非因石刻後世無從見之歐陽公趙明誠洪文惠多以碑刻爲書傳之證正由此類

近世官府騶從所持假劍以木爲之號曰木劍隋禮儀志漢自天子至于百官無不佩刀蔡謨議云大臣優禮

皆劒履上殿非侍臣解之葢防刃也近代以來未詳所起東齊著令謂爲象劒言象于劒又南史陳始興王叔陵傳左右取朝服所佩木劒以進此皆假劒之始然施于佩服而已不知何時遂爲輿衞之飾

隋高祖仁壽三年詔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爲武元皇帝明皇后斷屠則此制隋已有之不始于唐也

今人以物相遺謂之人事韓退之奏韓宏人事物狀云奉敕撰平淮西碑文伏緣聖恩以碑本賜韓宏等今韓

宏寄絹五百匹與臣充人事物未敢受領謹錄奏聞又杜牧謝許受江西送撰章丹碑綵絹等狀云中使奉宣聖旨令臣領受江西觀察使紇干衆所寄撰韋丹遺愛碑文人事綵絹共三百匹後漢黃琬傳云時富權子弟多以人事得舉則知人事之語其來已久

今人言壯而髮白者目之曰蒜髮猶言宣髮也宣髮見于陸德明易說卦釋文中此固人所知也而蒜髮書傳間或未見之獨本草蕪菁條下云蔓菁子壓油塗頭能變蒜髮此亦可爲據也

飲茶不知起于何時歐陽公集古錄跋云茶之見前史蓋自魏晉以來有之予按晏子春秋嬰相齊景公時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卵茗菜而已原註讀晏子春秋者多疑此文闕誤予後見太平御覽茗事中亦載此其文正同初非闕誤也又漢王褒童約有武陽買茶之語則魏晉之前已有之矣但當時雖知飲茶原註一作武都未若後世之盛也郭璞注爾雅云樹似梔子冬生葉可炙作羹飲然茶至冬味苦澁豈復可作羹飲耶飲之令人少睡張華得之以爲異聞遂載之博物志非但飲者鮮識茶者亦鮮至唐陸羽著茶經三篇言茶者甚備天

下亦知飲茶其後尙茶成風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唐天寶中孫愐因隋陸法言切韻作唐韻五卷後又有廣唐韻五卷不知撰人名氏崇文總目但云後人博采附見故多叢冗本朝太平興國中嘗詔句中正等詳定書成號雍熙廣韻景德中又詔陳彭年以廣唐韻等重行校定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蓋今所存者淳熙中道山諸公作館閣書目云廣韻五卷不知作者崇文總目云蓋後人博采附見故多叢冗夫崇文目云叢冗者蓋指廣唐韻耳當時旣不知爲陳彭年所定

且誤認廣唐韻爲今之廣韻其疎甚矣館閣目大抵多
舛妄蓋不特此也
古者字未有反切故訓釋者但曰讀如某字而已至魏
孫炎始作反切其實本出于西域梵學也自後聲韻日
盛宋周顒始作四聲切韻行于時梁沈約又撰四聲譜
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悟而獨得于胸襟窮其妙
旨自謂入神之作繼是若夏侯該四聲韻畧之類紛然
各自名家矣至唐孫愐始集爲唐韻諸書遂爲之廢本
朝眞宗時陳彭年與晁迥戚綸條貢舉事取字林韻集

畧字統及三蒼爾雅爲禮部韻凡科場儀範悉著爲格又景祐四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修禮部韻畧頒行初崇政殿說書賈昌朝言舊韻畧多無訓解又疑渾聲與重疊字不顯義理致舉人詩賦或誤用之遂詔度等以唐諸家韻本刊定其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疑渾聲及疊出字皆于字下注解之此蓋今所行禮部韻畧也吳曾漫錄嘗論景祐修韻畧事旣不得其始徒屑屑于張希文鄭天休修書先後之辨爾予因歎近時小學幾至于廢絶遂撫聲韻之本末備論于此

庶覽者得以考云

雲谷雜紀卷二　終

雲谷雜紀卷三

宋　張　淏　撰

太宗天資超絶識見敻異非秦漢以下帝王所可及至于知人不但灼見其賢否其榮悴壽夭皆莫逃于一目嘗顧錢若水謂左右曰若水風骨秀邁神仙姿格苟用之則才力有餘朕只疑其算部促隘若至大用恐愈迫之至道初爲同知樞密院事後知幷州薨年方四十四賈黃中罷參知政事知襄州上言母老乞留京師太宗謂侍臣曰朕念黃中憂畏必先其母老矣因曰蘇易簡

之母亦如之曁黃中卒母果無恙易簡在禁林八年寵待之深貟出夷等李沆入玉堂後于易簡一旦先除參政而以易簡爲承旨賜賚與沆等易簡不甚悅上謂之曰欲正舊典先合用卿然欲令卿延厚壽基稔育聞望乃先用沆宜無歉蓋知其數之促也易簡以母老急于進用因乾明聖節進內道場醮步虛詞十首中有玉堂臣老非仙骨猶在丹臺望太陽之句上悉其意俾參大政未幾遂卒年三十九三人者悉如所料又熙寧元年呂溱爲京尹上殿時府推官周約隨趨于後神宗忽問

呂曰卿體中無恙否對曰臣無事斯須又問卿果覺安否呂又對曰臣不敢强時呂公神采氣焰略無少虧將退又問周卿見呂㨿如何周對曰以臣觀㨿似亦無事呂出殿門深疑之整巾拂面索鏡自照問周曰足下果見㨿如何周曰龍圖容采安静無自疑也後數日果感疾遄遷不起豈識鑒之妙得于家傳故同符如此

孝宗本生母張夫人一夕常夢絳衣人自言崔府君擁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及孝宗誕育之際赤光照天室中如晝時秀王方爲秀州嘉興縣丞郡人皆

以爲丞廨遭火久之方知爲張夫人免身是歲丁未其屬爲羊又有前夢之應故孝宗小字曰羊

祖宗時宗子無預于科舉神宗始詔有官者許鎖應未命者從其應舉自是宗子始得預進士第自元祐三年戊辰至嘉定元年戊辰一百二十年間已一千三百四十四人而嘉王汝愚皆爲廷對第一彥中以博學宏詞中選亦可謂盛矣初汝愚唱名時洪文惠公适爲右相侍立上側奏言近歲宗子甚好學前舉伯𢷾擢甲科儒林以爲創見今汝愚遂魁天下可謂曠前無鄰本朝故

事科舉先寒畯有官人退居第二乞只依臚傳次序勿令後來居上以見麟趾之盛天顏有喜良久曰姑循故事此事予得之于文惠所作趙氏家錄跋語因併記之

太祖拜安陵奠哭爲别曰此生不得再朝于此也即更衣服弧矢登闕臺望西北鳴弦發矢指矢委處謂左右曰即此乃朕之皇堂也以向得石馬埋于中又曰朕自爲陵名曰永昌是歲果晏駕

徽宗艮嶽爲勝遊六七日躍龍澗漾春坡桃花閘雁池迷眞洞其餘勝跡不可殫紀工已落成上名之曰華陽

宮○其宮室臺榭卓然著聞者曰瓊津殿絳霄樓萼綠華堂築臺高九仞周覽都城近若指顧造碧虛洞天萬山環之門三洞爲品字門以通前後苑○鑿池爲溪澗疊石爲隄捍任其石之性不加斧鑿因其餘土積而爲山山骨虢露峰稜如削飄然有雲姿鶴態曰飛來峰高于雉堞翻若長鯨腰徑百尺植梅萬本曰梅嶺○艮嶽接衆山之末增土爲大坂徙東南側栢枝幹柔密揉之不斷華華結結爲幢蓋鸞鶴蛟龍之狀動以萬數曰龍栢坡○于洲上植芳木以海棠冠之曰海棠川○艮嶽

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
于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石巧怪巉巖藤蘿
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蕭森居
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遠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
行潺湲爲漱玉軒○有巢雲亭高出峰岫之上○東則
有高峰峙立其下則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
結構山根號萼綠華堂○西有停翠樓靑松蔽密布于
前後號萬松嶺○南則壽山嵯峨兩峰並峙列嶂如屏
瀑布下入雁池池水淸泚漣漪鳧雁浮泳水面棲息石

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雎雎○北直絳霄樓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芎藭被山彌塢中號藥寮

初隆祐太后升遐時朝廷欲建山陵兩浙漕臣曾公養謂帝后陵寢今存伊洛不日復中原即歸祔矣宜以攢宮爲名僉以爲當遂卜吉于會稽民間冢墓有附近者往往多徙而之他高宗思陵興役之際孝宗嘗密敕無得輒壞人墳墓其愛人卹物一至如此文王之澤及朽骨未足多也

唐德宗初議改元李泌曰本朝之盛無如貞觀開元各

取一字乃改號曰貞元近時隆興取建隆紹興乾道取乾德至道淳熙取淳化雍熙紹熙取紹興淳熙慶元取慶歷元祐開禧取開寶天禧皆析兩年號為之

州縣以年號為名興元府唐天寶初曰漢中郡德宗興元元年巡幸遂升為興元府興國軍本鄂州永興縣偽唐建為制置院皇朝太平興國二年升為軍太平州本南平軍亦以是年改後來如越州升為紹興府洪州為隆興府明州為慶元府皆取年號為名楚州寶應縣光化軍乾德縣原註今為光化縣贑州興國縣建寧府政和縣處

州慶元縣亦以年號名也原註興國縣贛州圖經云興國八年太守王協奏析贛縣激江鎮置以年名也九域志同而太宗實錄乃見之于淳化二年十月誤矣

先朝脩內司方團木計用三千三百條再差職方員外郎陳昭素計之只用三百條京城侵竊之弊如此昭素勾當三司條造案半年減十五萬議者云可罷陝西買木一年雷大簡判設案御厨每日支麪一萬斤後點檢每日剩支六千斤先宰羊二百八十後只宰四十頭原註見孔平仲談苑夫二事在國家一歲用度特瑣瑣不足言者其弊已如此則其他可知矣今東南賦斂已極而歲常有

經費不足之憂徐而究之不但養兵饋敵而已其弊如
方圍木之類者蓋不可勝言安得如昭素大簡者哉
承平時宰相入省必先以秤稱印匣而後開蔡元長秉
政一日稱匣頗輕疑之搖撼無聲吏以白元長元長曰
不須啓封今日不用印復攜以歸私第異日入省稱之
如常日開匣則印在焉或以詢元長元長曰是必省吏
有私用者倉猝不能入倘失措急索則不可復得徒張
皇耳此事見于王明淸揮麈後錄然元長一時識見亦
可謂過人矣殊不知元長實用裴度之法

人之識見固無間于士大夫與夫庸夫賤隸也而士大夫貪榮嗜進倒行逆施反有不及者當紹聖崇寧時姦人並進排擊元祐諸公不遺餘力中外望風希旨有以仆温公墓碑爲詞者有請焚毀蘇黃筆札者言之惟恐後邵氏聞見錄云初蔡京蔡卞爲元祐姦黨籍祐陵親書刻石於文德殿門又立于天下州治長安當立召鐫者安民刊字安辭曰民愚人不知朝廷立碑之意但元祐大臣如司馬相公者天下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鐫府官怒欲罪之民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

鐫字于碑叉李仲寧刻字甚工黃太史題其居曰琢玉坊崇寧初詔郡國刊元祐黨籍姓名太守呼仲寧使劖之仲寧曰小人家舊貧窶因開蘇内翰黃學士詞翰遂至飽暖今日以姦人爲名誠不忍下手郡守義之曰賢哉士大夫所不及也餽以酒而從其請昔仁宗愛蔡君謨書嘗命書溫成皇后碑君謨辭曰此待詔職也歐陽公嘗以是稱之子謂以君謨之賢固當如是彼二人者乃能如此誠不易得較當時希旨進言以覬寵榮者詎止穹壤冠屨之間哉

靖康元年冬高宗發京師將至斡喇布軍前議事案斡喇布原本作斡離不今依金國語解改正及至磁州州有崔府君祠府君或云唐人其名不傳或云乃後漢崔子玉也封嘉應侯號應王上至州人擁神馬謂應王出迎守臣宗澤啓上謁其廟上謁廟出磁人力請上無北去乃還泊于相州明年遂即大位高宗之應天兆于此

紹興中洞庭漁人獲一印方僅二寸其制甚古紐有運環四兩兩相貫上有一大環總之蓋所以佩也漁者以爲金競而訟于官辨其文乃漢壽亭侯四字關羽嘗爲

漢壽亭侯入疑必羽物也遂留長沙官庫守庫吏見印上時有光焰因白于官乃遣人送荆門軍羽祠中光怪遂絶淳熙四年玉泉寺僧眞慈將獻之東宮印已函而未發忽光焰四起衆皆驚愕遂不復獻

皇甫履紹興中賜隱于江州廬山高宗名其所居曰清虛菴光宗在東宮日嘗問履山中所乏履曰山中無所闕但去水差遠汲取頗勞光宗因大書神泉二字遺之云持歸隨意鑿一泉履歸乃于菴之側穿一小井方施畚鍤而泉已涌至遂畢工至今深纔二三尺味甘冽尤

宜倫茗子頃遊廬山履之門人與予同觀因道其詳奎畫今刻之泉上

袁州仰山有二王神祠其靈甚著士大夫往來者多祈夢于祠下淳熙十一年長沙湯璹經過亦將乞靈始至宿于山下是夜夢一貴人姓蕭者召與之談貴人自歎年老若羨璹者璹曰璹賤不足道公由布衣而位至此尚不滿耶貴人俛首曰否少焉有徒御擁璹登車曰召公赴宴至則客主凡六人明日伏謁祠庭見廡間有碑記讀之始知王蕭姓也璹遂再禱乃夢被旨使高麗璹

挾矢負弩躍馬而行方十餘步忽聞後有歎聲回顧視之見二士一王氏一歐陽氏璹復前行道險偶一矢墮地璹亟下取之矢已隨流水過前矣須臾見故仰山寺主僧本然揖璹少憩僧擁爐而坐旁一侍者欲撞鐘而復止璹問何爲而不聲鐘答曰未遇順風擊之聲只聞一方待遇順風聲可聞四方璹因謂僧曰是鐘未用耶僧曰爐亦未用璹曰洪鐘之用在足下爾僧笑而止翼曰且復得夢讀省闈前列文卷殊莫曉其意淳熙十三年璹預薦名在第三其上則王與歐陽也次年試禮部

知貢舉乃洪邁景盧𤧫遂爲首選

沅州道間有古驛曰幽蘭鋪有徐珌者凡兩經過書二詞于其壁一云秋欲暮路入亂山深處撲面西風吹霧雨驛亭欣暫駐可惜國香風度空谷寂寥誰顧已作竹枝傳楚女客愁推不去其二云春欲半重到寂寥山館脩竹連山青不斷誰家門可款紅暈花梢未半綠蘸柳芽猶短金縷香消春不管素蟾光又滿乾道中先君曾寓是館愛其語意悽惋每舉似于人珌字公飾不知何許人也

司馬温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奔趨競觀即以相公目之左右擁塞馬至不能行及謁時相于私第市人登樹騎屋窺瞰之隷卒或止之曰吾非望而君願一識司馬公耳至于呵叱不退而屋瓦爲之碎樹枝爲之折及甍京師之民罷市而往弔鬻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戸部侍郎趙瞻内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還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炷香于首頂以送公葬者九百

餘人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祀焉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蔡京南遷道中市飲食之類及知爲京皆不肯售至于訽罵無所不道州縣護送吏卒驅逐之稍息人之賢不肖于人必得失一至如此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如温公者葢千載一人而已

前輩讀書所嗜各不同司馬温公酷好揚子雲太元而作書疑詆孟子謂揚子眞大儒孟與荀殆不足擬自云少好其書研精竭慮歴年已多始敢爲注每閱太元必

屏絶人事讀必數十過其嗜之也如是而老蘇獨不喜楊子云雄之法言辯乎其不足問也問乎其不足疑也求聞于後世而不待其有得君子無取焉耳又曰雄于太元好奇而務深故辭多夸大而可觀者鮮又曰使雄有孟軻之書而肯為太元耶二公所見不侔如此

二疏之去非因韓楊之死陳君舉史評其論疏廣疏受云二疏出關于趙蓋楊韓騈死之際天下至今高之是以二疏見諸公之死始毅然有去志也按元康三年戊午廣受去位而蓋寛饒之死在神爵二年辛酉韓延壽

死在五鳳元年甲子楊惲死在五鳳四年丁卯獨趙廣
漢死在元康元年丙辰乃二疏在位之時餘皆去後始
誅相去幾十年烏可謂之出關于駢死之際哉緣温公
通鑑論宣帝有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之語陳不
致審遽然引用遂至于誤然東坡作二疏圖贊亦有殺
蓋韓楊先生憐之振袂脫屣之語其誤非特陳也
岐陽石鼓初散于野鄭餘慶始移置孔子廟中韋應物
韓退之皆有詩韋曰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曰周綱陵遲
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劒珮

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駿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歐陽文忠公云應物以爲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退之直以爲宣王之鼓且云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獨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況傳記不載不知二君何據而知爲文宣之鼓也然退之好古不妄予姑取以爲信至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予謂石鼓經秦涉漢其亦久矣其間豈無好事者稱道之歷時之久書傳不存後

人不知耳蘇勗載記云石鼓謂周宣王獵碣共十鼓其文則史籀大篆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云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爲二字以二書言之則安知秦漢間無稱道之者蘇勗貞觀中嘗爲吏部侍郎在退之之先退之以爲宣王之鼓者豈以勗所載爲據耶歐陽公又云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予得唐人所錄本凡四百九十七字其文皆可讀比他本最爲詳備所言大率皆漁獵事其文有天子永寍日維丙申之語既有天子之稱則決非文王之詩也近時韓公元

吉以左氏言成有岐陽之蒐又以鼓爲成王時物然左
氏雖言成之蒐獵刻石紀事初無明文恐未可遽然便
以爲成王時物也又任汝弼云籒與古文書以刀刀故
銳秦篆書以漆漆故刓石鼓之文其端皆刓以是知石
鼓爲秦時也夫千載之刻磨滅剝落之餘幸有一二可
讀亦僅存字體之髣髴爾汝弼乃欲辨其刓銳于筆畫
之間而斷爲秦人之作非所敢聞也
歐陽公集古錄目楊震碑陰題名跋云此碑所書河間
賈伯錡博陵劉顯祖之類凡百九十人疑其所書皆是

字爾蓋後漢時人見于史傳者未嘗名兩字者也予按
前漢書匈奴傳王莽秉政令中國不得有二名因使使
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
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曩知牙
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者荅諭厚賞賜
焉當莽時固有明禁曁光武即位以來士大夫相循襲
複名者極少但不可謂無也蘇不韋字公先有傳附于
蘇章傳後孔僖二子曰長彥季彥又有劉騊駼嘗與劉
珍校定東觀書謝承漢書有雲中丘季智名靈舉郭泰

傳有張孝仲范特祖召公子許偉康司馬子威此數人者出于芻牧置郵屠沽卒伍決非以字行者其爲名無可疑如此之類見于書傳中今可考也

秦漢以前字畫多見于鐘鼎彝器間至東漢時石刻方盛本朝歐陽公始酷嗜之所藏至千卷既自爲跋尾又命其子棐撮其大要而爲之說曰集古錄目晚年自號六一居士集錄蓋其一也其門人南豐曾公亦集古篆刻爲金石錄五百卷後來趙公明誠所蓄尤富凡二千卷其數正倍于歐陽公著金石錄三十卷石林葉公夢

得又取碑所載事與史違誤者爲金石類考五十卷近時洪文惠公适集漢魏間碑爲隸釋續凡四十八卷昭武李公丙類其所有起夏后氏竟五季著于錄者亦千卷號博古圖正訛謬廣異聞皆有功于後學隸釋復刻其文前代遺篇墜款因得槪見于方策間尤可貴也

韓魏公名德爲遐邇所重韓魏公之子忠彥聘遼國主知其爲公子問嘗使南朝者形貌肖韓相公否皆曰然遂圖忠彥之像靖康間金人至河南所過蕭然入相州傳孝寺見公畫像下馬羅拜秋毫不犯而去又覓公墓

拜謁而退身後名德猶爲敵國所重如此昔所未聞也
原註圖忠彥像見樂咸挽魏公詩注拜畫像及
謁墓見韓子蒼魏公畫贊及周紫芝長短歌
東坡記韓定辭不知何許人爲鎭州王鎔書記聘燕帥
劉仁恭舍于賓館命幕客馬郁延接馬有詩贈韓曰燧
林芳草綿綿思盡日相攜陟麗譙別後巏嵍山上望羨
君還復見王喬郁詩雖淸秀然意在試其學問韓即席
酬之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
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坐內諸賓靡不欽訝稱爲妙
句然亦疑其銀筆之僻也他日郁從容問韓以雪兒銀

筆之事韓曰昔梁元帝爲湘東王時好著書常記錄忠
臣義士及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以金銀雕飾或用斑
竹爲管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
之文章贍麗者以斑竹管書之故湘東王之譽振于江
表雪兒李密之愛姬能歌舞每見賓僚文章有奇麗中
意者卽付雪兒叶音律以歌之又問癡龍出于何處曰
洛下有洞穴曾有人誤墜于中因行數里漸明曠見有
宮殿人物凡九處又有大羊羊髯有珠人取食之不知
何所出以問張華華曰此地仙九館也大羊名曰癡龍

耳定辭復問郁巏嵍之山當在何處郁曰此趙郡之故事何謙遜而下問由是兩相悅服結交而去予按定辭深州人爲鎭冀深趙等州觀察判官檢校尙書祠部郎中兼侍御史乃韓魏公四世祖昌辭之兄好學能文無所不覽巏嵍山見顏氏家訓柏人城東北有一孤山古無載者惟闞駰十三州志以爲舜納于大麓卽爲此山其上今猶有堯祠焉世呼爲宣務山或呼爲虛無山莫知所出余嘗爲趙州佐共太原王劭讀柏人城西門內碑碑是漢桓帝時柏人縣民爲縣令徐整所立銘云土

有巏嵍山王喬所僊方知此巏嵍字也巏字遂無所出
嵍字依諸字書卽旄丘之旄字字林一音亡付反今依
附俗名當音權務耳入鄴爲魏收說之收大嘉歎値其
爲趙州莊嚴寺碑曰巏嵍之精卽用此坡所引見北夢
瑣言今以瑣言校坡集則坡集誤以慕客作慕容銀筆
之僻作銀筆之譬從容作從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
密諸本皆然遂至于不可讀坡集艱得善本如此
東坡雪後書北堂壁云試掃北臺看馬耳未隨埋沒有
雙尖按北臺在密州之北因城爲臺馬耳與常山在其

南東坡爲守日葺而新之子由因請名之曰超然臺偶
閱注東坡詩見注者不得其詳因記之
邵氏聞見後録韓熙載畜妓樂數百人俸入爲妓爭奪
以盡至貧乏無以給夕則敝衣屨作瞽者負獨弦琴隨
房歌鼓以丐食東坡謝元長老衲裙詩云欲教乞食歌
姬院故與雲山舊衲衣用其事也然予未達東坡之意
以上邵氏語予按北夢瑣言裴休披毳衲于歌姬院持
鉢乞食曰不爲俗情所染可以說法爲人東坡乃用此
事邵公濟蓋未嘗見此宜其未達東坡之意也

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之人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衆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蜀本莊子云用志不分乃疑于神此與易陰疑于陽禮使人疑汝于夫子同今四方本皆作凝以上皆東坡語予按用志不分乃疑于神之語本出于列子今列子皆作疑則莊子之誤于此是可證矣何待引易禮然後知其爲誤也

東坡過虔州鬱孤臺詩郡守霍漢英和之東坡遂復用

贑有行看鳳尾詔郤下虎頭州之句虎頭蓋指虔也虔與虎皆從虍原註火呼反俗以虔字之首有同于虎故以虔爲虎頭州紹興二十三年校書郎董德元言虔州俗謂之虎頭城非嘉名也今天下舉安獨此郡有小警意其名有以兆之遂改爲贑州今注此詩者乃云虎頭州以言常州虎頭顧愷之也愷之常州無錫人蓋是時先生乞居常州也借使如注者所云則趙淸獻公出知虔州有詩云乍辭龍尾道來刺虎頭城此又當作何說其謬妄一至如此豈不大可笑

前輩詩文中多用化鶴事其事有二雖若相類其實不同神仙傳蘇仙公者桂陽人原註洞仙傳云蘇公名耽漢文帝時得道有白鶴數十降于門乃跪白母曰某當仙被召有期即便拜辭遂昇雲漢而去後白鶴來止郡城東北樓上人或挾彈彈之鶴以爪攫樓板似漆書云城郭是人民非三百甲子一來歸吾是蘇君彈何爲此一事也續搜神記遼東城門華表柱忽有白鶴來集人或欲射之于空中歌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猶是人民非原註又洞仙傳云令威遼東人少隨師學得仙道分身任意所欲嘗暫歸化爲白鶴集郡

城門餘同上但城郭 此又一事也山谷戲書秦少游壁

猶是作城郭如舊

云化作遼東白鶴歸朱顏未改故人非此用令威事次

韻宋楙宗觀東坡出遊云人間化鶴三千歲海上看羊

十九年此用蘇耽事也化鶴看羊皆蘇氏事其工的如

此

山谷有贈米元暉詩云我有元暉古印章印刓不忍與

諸郎虎兒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任淵注其詩

引漢舊儀曰銀印龜紐其文曰章又曰元暉謂謝元暉

淵之所引非也虎兒蓋米芾之子友仁小字爾曾慥百

家詩引云友仁少俊早成魯直有元暉古印章因以爲字是山谷以古印偶有元暉二字故贈之令字元暉以其父米芾字故有繼阿章之語淵既不得其實闕之可也乃強爲解釋徒自纇其書

涼寢竹器俗曰竹夫人黃山谷謂趙子充曰憩臂休膝似非夫人之職冬夏青青竹之所長請名曰青奴故其詩云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要青奴一味涼瑒花荆公欲爲賦詩而鄙其名瑒蓋玉也未爲不佳但其音乃杖梗切故公陋之山谷復呼爲鄭且謂野人採鄭花葉以染

黃不借礬而成色乃以山礬爲名而詩有山礬獨自倚春風及山礬是弟梅是兄之句二名皆其所命而作詩復自引用其意蓋欲顯二者之名于人耳王立之云蠟梅山谷初見戲作二絕緣此盛于京師青奴山礬今藉藉于人正以山谷之詩耳

雲谷雜紀卷三 終

雲谷雜紀卷四

宋　張　淏　撰

玉蘂花宋景文摘碎云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曰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云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卽李衞公所謂玉蘂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劉原父詩云淮海無雙玉蘂花東坡詞云后土祠中玉蘂花蔡寬夫詩話云李衞公玉蘂花卽今揚州后土祠瓊花乃是誀以上所說則玉蘂卽瓊花也曾南豐白山茶詩云瓊花散漫情終蕩玉蘂蕭

條迹更塵姚令威西溪叢話云唐昌玉蘂花今之散水
仙揚州瓊花今之聚水仙但樹老耳如此又有是二物
今瓊花后土祠及番陽洪文敏公花圃俱有之而玉蘂
丹徒山間及雲川人家多有之與瓊花實爲二物也予
始以曾端伯謂山礬爲玉蘂爲非然猶未敢遽以爲是
後讀葛立方韻語陽秋不覺爲撫卷蓋所見闇合人意
有如此者又數年復得周文忠公玉蘂辨證遂得以決
玉蘂瓊花斷然爲二物知楊汝士之帖爲僞曉然韻語
陽秋云曾端伯高齋詩話云瑒花即唐昌玉蘂花以予

觀之恐未必然玉蘂佳名也此花唐流傳至今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豈端伯別有所據文忠辨證云唐人甚重玉蘂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鎭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䕷種之軒檻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方八出須如冰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筩狀類膽瓶其中別出一英出衆須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于此羣芳所未有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榼音陣南

史劉杳傳所謂榼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爲據徇俗訛榼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復疑未安于是創山礬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蘂祇因好事者僞作唐人之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此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又云以玉蘂爲瑒起于曾端伯予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楊汝士帖小說難信類此文忠之辨其詳確若是而獨不及榤字豈偶不記及邪但劉杳所謂榼者恐别是一種今花之芳烈者皆可釀酒

如木犀酴醿之類是也似未可以其醞酒使指山礬爲椗也

又康駢劇談錄云長安唐昌觀舊有玉蘂花發如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峩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于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旣下馬以白角扇鄣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之數十步之外觀者以謂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

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
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
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
俱有詩會端伯高齋詩話云瑒花即玉蘂也介甫以比
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
爲山礬謂可以染也盧陵段謙叔有楊汝士與白二十
二一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
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斷
無疑矣又程文簡公雍錄云唐昌玉蘂花長安惟有一

株或詠之曰一樹瓏鬆玉刻成則其葩蘂形似畧可想矣春花盛時傾城來賞至謂有仙女降焉元白皆賦詩以實其事則爲時貴重可知矣山谷曰江南野中有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荊公陋其名改曰山礬此花之葉自可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又高齋詩話云玉蘂卽今瑒花也予按瑒玉珪名也瑒鄭音近而呼訛耳吾鄉又呼烏朕花朕鄭瑒音亦相近知一物也江南凡有山處卽有此花其葉類木犀而花白心黃三四月間著花芬香滿野人家籬園皆斫

其枝帶葉束之稍稍受日葉遂變黃取以供染不藉礬石自成黃色則魯直之言信矣至謂僅高三二尺者蓋士人不以爲材稍可燃燎亟樵之不容其長惟長安以爲貴異故其榦大于他處非别種也予家塾之西有一種高可五七丈春花盛時瓏鬆耀日如冬雪凝積闔里人家香風皆滿比子辛未得第而歸則爲人所伐矣乃知唐昌玉蘂正是人護養所致非他處無此木也又洪文敏公容齋隨筆云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瑒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

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産至于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峰之期是不特土俗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使如以上諸說則是唐之玉蘂斷然為今之山礬也予詳玉蘂在唐亦不特見于唐昌觀而已如內署既有之翰林學士院及集賢院又有之潤州招隱山又有之李德裕平泉又有所謂連房玉蘂者其載述則有李肇翰林志賈氏談錄李德裕劉禹錫白樂天文集及沈傳師楊巨源張籍王建諸公詩亦不特見于劇談錄與夫嚴給事諸一時所賦而已原註唐李肇翰林志云院內古

槐松玉蘂署學士至者雜植其間殆至繁隂李德裕招隱山觀玉蘂樹寄沈大夫云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其自注云此樹吳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內署沈大夫所居門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際大夫草詔之日皆要予同玩賈氏談錄云贊皇平泉莊周四十里天下奇花異草珍松怪石靡不畢至今悉已絶惟雁翅檜珠子連房玉蘂僅有存者連房玉蘂每跗蕚上花分五朶而實同一房也集賢院玉蘂詳見劉禹錫題集覽閣詩并白樂天懐集賢王校書詩中 其花在當時自唐昌觀之外惟內署翰苑及集賢院有之則珍貴可知矣今程文簡洪文敏乃云江南凡有山處卽有之甚至彌亘山野與榛莽相似蓋二公俱祖曾端伯之說而失于致審且長安唐都城也四方之人輻輳于是曾無一人識其爲山

礬此固可疑今花木稍異者必窮幽及遠百計以致之豈有長安貴重幸爲僅有而他處彌亘山野乃與榛莽爲比恐無是理康駢云其花發若瓊林瑤樹李德裕云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今山礬花蘂細碎枝葉麄踈非可以瓊林瑤樹爲比花落亦無回旋之態只詳此數端則玉蘂别是一花非此山礬明矣山礬所以名不一者緣諸公不考究字書其說遂致紛紛殊不知字書中自有此一字集韻栚丈忍切又作杒木名灰可以染从朕至今俗謂之烏朕未有如程文簡所云其音義分

明如此惜諸公之未見也曾端伯所稱段謙叔所藏之帖不知何自而得之恐是好事者爲之字書中又有桧音陣亦作棖云木汁可作酒聲雖相近恐別爲一種聲既相近他日必有以桧樕爲疑者故詳及之原註樕今有兩種一種曰烏樕木理堅密而瑩白花極芳烈一種曰白樕枝葉與烏樕少異而香亦少劣染家亦用

洪文敏公容齋隨筆云衡山有唐開元二十年所建南岳眞君碑衡州司馬頣貞撰荆府功曹蕭成書末云別駕賞魚袋上柱國光大晊賞魚袋之名不可曉他處未之見也予按唐會要開元二十五年五月三日勅緋紫

之服班命所崇以賞有功不可逾濫如聞諸軍賞借人數甚多曾無甄別自今已後除灼然有戰功餘不得輒賞又自永徽以來正員官始佩魚其離任及致仕即去魚袋員外判試并檢校等官並不佩魚至開元八年九月十四日中書令張嘉貞奏請致仕官及內外五品以上檢校判試及內供奉官見占闕者聽准正員例許終身佩魚自後恩制賞緋紫例兼魚袋謂之章服則賞魚袋正唐制也蓋公偶不會考及

容齋隨筆唐世赦宥推恩于老人絕優開元二十三年

耕耤田耆老百歲以上版授上州刺史九十以上中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二十七年勅百歲以上下州刺史婦人縣君八十以上縣令婦人鄉君天寶七載京城七十以上本縣令六十以上縣丞天下耆老除官與開元等國朝之制百歲者始得初品官封比唐不侔矣以上皆容齋云予按隋煬帝大業七年自江都御龍舟入通濟渠遂幸于涿郡詔河北諸郡及山西山北年九十以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縣令然則自隋已有版授太守者非特絕優于唐也高宗顯慶五年加幷州勅

并州民年八十以上版授刺史縣令乾封元年封于泰山大赦改元民年八十以上版授下州刺史司馬縣令婦人郡縣君武后光宅元年改元爲文明賜文武官五品以上爵一等九品以上勳兩轉老人版授官睿宗先天元年大赦改元版授九十以上下州刺史八十以上上州司馬元宗開元十一年版授耆老八十以上上縣令婦人縣君九十以上上州長史婦人郡君百歲以上上州刺史婦人郡夫人是則由高宗以來行之屢矣非始見于開元二十三年耕耤田時也

容齋續筆王氏中說所載門人多貞觀時知名卿相而無一人能振師之道者故議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稱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章董常無所見獨薛收唐史有列傳蹤跡甚爲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其死于隋不肯仕聞唐高祖興將應義舉郡通守堯君素覺之不得去及君素東連王世充遂挺身歸國正在丁丑戊寅歲中丁丑爲大業十三年又爲義寧元年戊寅爲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煬帝遇害于江都蓋大業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難作子有

疾召薛收謂曰吾夢顏回稱孔子歸休之命乃寢疾而終殊與收事不合歲年亦不同是大爲可疑者也淏嘗考之當有兩薛收遊王氏之門者曰河南薛氏其人曠而肅中說以理達稱又以其妙于言理方之莊周（原註王績遊北山賦）文中子述元經收爲之傳未就而歿（原註予嘗見阮逸所作元經有薛氏傳此不待識者已知其僞矣）而諸公多惜其亡故王凝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經益明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歿而程薛繼殂文中子之教其未作矣又王績嘗謂馮子華云亂極則治王途漸亨房杜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

亦申其才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原註見績答馮處士書是則收蓋不遇而歿究其蹤跡與河東道衡之子固判然爲二人矣然中說乃有內史薛公見子于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阮逸謂薛道衡嘗爲此官遂指內史爲道衡如此則薛收乃道衡之子也或者疑其書爲後人所附益故牴牾如此蓋龔鼎臣嘗得唐本于齊州李冠家則以甲乙冠篇而分篇始末皆不同又本文多與阮逸異則附益之說庸或有之按隋本傳云道衡有

子五人收最知名出繼族父孺收初生即與孺爲後養于孺宅至于長成不識本生是道衡爲煬帝所殺收竟不及識之安得尚有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之語此最可疑者

容齋續筆云十干戊字只與茂同音俗輩呼爲務非也吳中術者又稱爲武偶閱舊五代史梁開平元年司天監上言日辰內戊字請改爲武乃知有所自也朱温父名誠以戊字類誠字故諂之耳予按温曾祖名茂琳戊正其諱耳今紹興府城隍廟有梁開平二年所刻廟記

稱城隍曰牆隍歲次曰武辰城戊皆以朱氏正諱而易容齋謂戊類成字故司天詔之非也

王觀國學林云自古未有以年號鑄錢者惟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重寶原註重字當爲泉字以一當十予按宋孝武孝建元年鑄四銖文曰孝建四銖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文曰景和後魏孝莊永安二年鑄五銖文曰永安五銖是皆以年號鑄于錢者非始于唐之乾封也

學林云皇祐中京師試止戈爲武賦張弼首選頗以此賦馳名第七韻曰亦猶日並月以爲明紀天之象王居

門而曰閏重歲之餘今按字書明從囘不從日賦誤用之害理之甚以上皆學林語予按說文明字有二其一從囧其一從日是從囧從日皆可其字顯顯初非隱奥而學林乃謂從日者爲害理殆不可曉豈讀說文不熟耶殊可一笑

學林云矢以木爲之亦以竹爲北方以木南方以竹各因其土俗所生之物而爲之也所謂箭者竹箭也竹箭其材可以爲矢周禮揚州其利金錫竹箭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自古惟弓矢未嘗謂矢爲箭後世

乃或謂之弓箭夫呼矢爲箭則不當其義若唐薛仁貴三箭定天山之類是也予按揚雄方言自關而東謂之矢關西曰箭郭璞注云箭者竹名因以爲號說文曰箭矢也列子曰烏號之弓綦衛之箭韓非子曰智伯將伐趙趙襄子召張孟談而問之曰吾城郭已治甲兵有餘奈無箭何司馬相如云左烏號之雕弓右夏服之勁箭則秦漢以前箭矢已通稱魏晉以下見于傳記不可具紀而謂呼矢曰箭爲非斯言失之矣

陳正敏遯齋閒覽云傳云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乃今所

謂浮環者明州昌國縣在海島往來船有二環舟人云壺也予按今浮環以杉木為之而塗以漆腰之可以渡水但鶡冠子謂一壺千金非指此也壺蓋瓠屬莊子曰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海司馬彪曰縛于身浮于江海可以自渡所謂腰舟鶡冠子所指正此耳故劉子隨時篇徑作中流失船一瓠千金

吳曾能改齋漫錄載王安國夢遊靈芝之宮予按此事本曾子固所記後來魏泰東軒雜錄全用子固之文但于末後添太常丞會阜夢平甫一節爾又冷齋夜話亦記

之而略于二書子固文見于南豐雜識中蓋吳曾未嘗見此書也雲齋廣錄乃政和中李獻民所作其載平甫此事乃合會魏二書併爲一段是吳曾非但不見南豐雜識于東軒雜錄亦未嘗見也

能攺齋漫錄葬者墓路稱神道自漢巳然引襄陽耆舊傳光武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楊震碑首題太尉楊公神道碑銘爲證予按漢書高惠文功臣表云戚圉侯季信成坐爲太常丞縱丞相侵神道爲隷臣又霍光傳光薨光夫人侈大其塋制起三出坎築神道此二事

皆在前當以爲據蓋不始于後漢但表所謂神道疑宗廟之路也

苕溪漁隱叢話曰雪浪齋日記云退之聯句古無此法自退之斬新開闢予觀謝宣城集有聯句七篇陶靖節有聯句一篇杜工部集有聯句一篇則諸公已先爲之至退之亦是沿襲其舊曰退之斬新開闢則非也今考之漁隱所言亦未爲得聯句實起于漢柏梁臺非始于靖節諸人也又何遜李白顏眞卿皆有是作亦不特謝宣城杜工部而止耳

苕溪漁隱叢話云沈存中筆談云眞宗時向文簡敏中拜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爲翰林學士當對上謂之曰朕自卽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上曰敏中門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卻對來勿言朕意也昌武候丞相謝歸乃往見丞相門闃悄然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降麻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

何以至此公復唯唯卒無一言旣退復使人至庖廚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食宴會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上問昨日見敏中否對曰見之敏中之意如何乃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大耐官職故邑居仁寄向縣丞詩云耐官丞相風流在坐守簞瓢不訴窮張仲宗作向伯恭薌熙堂詩亦云家世從來耐官職百年猶見典刑存然本朝名臣傳乃云李文靖沆其初相也眞宗密使人覘之曰朕首命沆爲相汝私往觀其忻戚中人還言其門無車馬蕭然如常上歎曰李沆大耐官職豈非名臣傳所

記之誤耶予按續通鑑長編天禧元年八月壬申中書侍郎兼吏部尚書平章事向敏中加右僕射門下侍郎注云沈括筆談載向敏中拜右僕射云云按此時宗諤已死五年矣自上卽位至今左右僕射凡有六人爲之敏中乃第七人也今不取詳此則存中之誤苕溪復不能詳考反以誤爲是予又按眞宗以至道三年卽位明年改元爲咸平十月呂端免以張齊賢李沆爲同中書門下事然齊賢大宗時已嘗相獨沆自參知政事除蓋眞宗卽位以來除相者實首于沆則名臣傳可考信不

誣矣原註長編註稱宗諤者郎昌武之名也

程氏考古編云奏劄言取進止猶言此劄或留或卻合稟承可否也唐中葉遂以處分爲進止德宗貞元末昭義李長榮甍遣中使察軍情立帥言面奉進止令此軍取大將救與節鉞者是也按此既得命令徇軍情所向則有定旨無復可否矣其言進止非也敬宗時諫官劉栖楚叩額龍墀諫上晏朝作樂牛僧孺宣曰所奏知門外候進止栖楚出金吾仗待罪已而宣慰令歸當栖楚待罪時處分未出其曰進止是也而不曉文義者習而

不察槩謂有旨爲進止如堂底所載凡宣旨皆云有進止者相承之誤也予按隋高祖開皇八年伐陳詔將士糧仗水陸資須期會進止一准別勅又煬帝大業十一年詔往年出軍將居遼濱廟算勝畧具有進止又裴藴傳云大小之獄皆詔付藴憲部大理莫敢與奪必禀承進止然後決斷所謂進止者俟藴之可否也當是時不特用于奏御雖臣下亦通用之唐高宗永淳元年郭待舉岑長倩郭正一魏元同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正以進止爲處分唐初已然非始于中葉也

程氏攷古編國史王貽孫傳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訪禮官無有知者貽孫曰古詩云長跪問故夫卽婦人亦跪也唐天后朝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云太和中有幽州從事張建章著渤海國記備言其事普大重之予按後周天元大象二年詔內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據此詔特令于廟朝跪其他拜不跪矣張建章所著武后時婦拜始不跪者豈至此始并與廟朝跪禮去之而建章紀之不詳耶周昌諫帝呂后見昌爲跪謝曰微君

太子幾廢又戰國策蘇秦過洛其嫂跪行匍匐四拜自
跪而謝隋志皇帝冊后后先拜後起皇帝後拜先起則
唐以前婦拜皆跪伏也以上皆程氏云子按男女之拜
其初本一其後遂別禮曰男拜則尚左女拜則尚右是
男女之拜皆一也漢劉熙釋名云拜于丈夫爲趺趺然
屈折下就地也于婦人爲扶自相扶持而上下也是則
當熙時男女已異拜矣世說賈充前婦是李豐女豐誅
離昏徙邊後遇赦得還充已取郭配女武帝特聽置左
右夫人李氏别住不肯還充舍郭氏欲就省于是盛威

儀多將侍婢旣至入戶李氏起迎郭不覺腳自屈因跪再拜則晉已異于漢孫甫唐書云武后欲尊婦人始易今拜蓋婦人拜昔嘗不屈膝矣武后時特復其制耳非創始于武后也

方勺泊宅編云東坡就逮下御史獄張安道上書力陳其可貸之狀劉莘老蘇子容同輔政子容曰昨得張安道書不稱名但著押字莘老曰某亦得書尙未啟封令取視之亦押字也其事人罕知故記之予按東觀餘論云唐文皇令羣臣上奏任用眞草惟名不得草遂以草

名爲花押韋陟五朶雲是也魏晉以來法書至梁御府
藏之皆是朱异姚懷珍題名于首尾紙縫間故謂之押
縫或謂之押尾祇是書名耳後人花押乃以草書記其
自書故謂押字蓋沿襲此耳唐人及國初前輩與人書
牘或只用押字與名用之無異上表章亦或爾近世遂
施押字于移檄或不書已名字而別作形模非也又宋
公談圃云先朝人書狀簡尺多用押字非自尊也從簡
省以代名耳今人不復識見押字便怒則書用押字其
來亦久矣劉蘇二公與方勺偶不知之也予頃在武陵

于畢文簡公諸孫處見文簡與寇萊公一帖尾用押字押字之下卻有拜咨二字此正以押字代名也景德間士大夫質厚故此風尚存至元豐間相去方七十餘年已爲罕見今固不復有矣

馬永卿懶眞子錄山濤見王衍曰何物老嫗生寗馨兒寗作去聲馨音亨今南人尚言之猶言恁地也宋前廢帝悖逆太后怒語侍者曰將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寗馨兒此兩寗馨同爲一意吳曾能改齋漫錄唐張謂詩囊無阿堵物門有寗馨兒以寗爲去聲劉夢得贈日本僧

智藏詩云爲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寗馨以寗爲平聲蓋王衍傳云何物老嫗生寗馨兒山濤叱王衍語也又南史宋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寗馨兒按二說知晉宋間以寗馨兒爲不佳也故山濤王太后皆以此爲訶叱豈非以爲兒非馨香者耶雖平去兩聲皆可通用然張劉二詩義則乖矣東坡亦作仄聲平山堂詩云六朝文物餘丘隴空使姦雄笑寗馨晉宋間人語助耳予按寗馨自是晉宋間一時之語今浙人往往

尙有此談晉人亦有單以馨爲言者世說劉惔謂殷浩田舍兒強學人作爾馨語又謂桓温曰使君如寗馨地寗可鬬戰求勝王導云與何次道語惟舉手指地曰正自爾馨以上因文自可見義無勞解說然寗馨乃書傳間假此二字以記一時俗語吳會以爲有非馨香之義此誣鑿之甚使加曾言則爾馨等語當作何說馬永卿云猶言恁地已得其義而欲以馨音亨以協南人之音又近于好奇矣馬雖得其義尙恨其無證據予嘗讀金樓子見其亦載宋廢帝王太后事云太后遣人召帝帝

曰病人多鬼不可往太后怒曰引刀破我腹那得生如此兒乃悟寗馨卽如此也是書梁湘東王蕭繹所纂宋梁相去不遠故知所謂寗馨者卽是如此又語林云王仲祖好儀形每覽鏡自照曰王仲開那生如此寗馨兒以此二者爲證則義理自昭然可以無辯矣

鮑欽止王略帖贊云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頡歷籀化大荒烟華淡濃賦低昂一噫萬古稱天章鸞夸虬引鵠序行洞天九九歸遼陽茫茫十二小劫長壐完神訶命芾藏欽止自注云九九謂帖有八十一字十二小劫謂自

晉至今十二代也帖乃米元章所藏故欽止于末句及之此文辭語俊逸筆力超詣非後人所可企及惜乎以洞天爲九九爾按道家洞天自十大洞天之外有三十六小洞天故世有洞天六六之語欽止記之不審誤謂六六爲九九也

賈黯以慶歷丙戌廷試第一謝杜祁公公無他語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公門下客曰黯以鄙文魁天下而謝公公不問而獨在于生事豈以黯爲無取耶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多顯宦亦不能不俯仰由是進

退多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爲顯宦則又不問可知衍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之輕而不得行其志焉何怪之有賈爲之歎服温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不悟而問之公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二公惟灼見人情如此徐師川云山谷赴官姑熟既至未視事聞當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符至乃去問其故曰不爾無舟吏可還士之進退大體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爲累耶予謂山谷豈不知此困躓道塗不得不爾觀山谷之事則二公之言

眞有味也

史浩淳熙四年以少傅除保寧軍節度使奉祠賜第都下明年二月孝宗自德壽宮回幸佑聖觀蓋舊建邸也召公同宴曰去此十七年今得與卿爲豐沛故人之飲可謂盛事昔甘盤卻無此樂公曰臣何人敢比甘盤上曰朕心術之正學有自得實由卿力此他人所不能知也公頓首謝公母冀國夫人洪氏上間必問動靜又特于洪夫人誕日拜公爲相尋又有御札徑賜之曰丞相今日正謝今賜酒果爲太夫人之慶可與丞相同領此

意後公歸四明歲必遣賜金帛香茶爲壽眷遇之厚近世無與比者

太學士人黃𢢹以舍選當釋褐一日忽夢閱廷試榜已之上有宣義郎三字𢢹在學舍素負雋聲益以自喜意必爲首選也及赴淳熙十四年廷試揭榜𢢹在第三甲上一名乃宣義郎史彌遠書榜者于彌遠名下書宣義郎字偶連屬𢢹姓名恍然夢中所見也

李莊簡公光作詩極清絕可愛予嘗見其越州雙雁道中一絕云晚潮落盡水涓涓柳老秧齊過禁煙十里人

家雞犬靜竹扉斜掩護蠶眠後在政府與秦檜議不合爲中司所擊命下送藤州安置差樞密院使臣伴送公戲贈之云日日孤村對落暉瘴煙深處忍分離追攀重見蔡明遠贖罪難逢郭子儀南渡每憂鳶共墮北轅應許雁相隨馬蹄慣蹋關山路他日重來又送誰亦婉而有深意

李孟博莊簡公光之子也苦學有文紹興五年進士第三人及第莊簡南遷隨侍至貶所遂卒于瓊州未卒數月前忽夢至一處海山空濶樓觀特起雲霄間有軒榜

曰空明先世諸父皆環坐其間顧指其一曰留以待汝旣寤知非其祥也未幾遂屬疾臨終有雲氣起于寢冠服宛然自雲中冉冉升舉瓊人悉見之莊簡有詩悼之云脫屣塵寰委蛻蟬眞形渺渺駕飛烟丹臺路杳無歸日白玉樓成不待年宴坐我方依古佛空行汝去作飛仙恩深父子情難割淚滴千行到九泉

李文簡公續通鑑長編明道元年二月丁卯以眞宗順容李氏爲宸妃注云宸妃之號前此未見恐是創置子按唐武后紀高宗立武氏爲昭儀進號宸妃又來濟傳

武后被寵特號宸妃濟與韓瑗諫云妃有常員今別立號不可則宸妃之號創于唐高宗明肅之封章懿蓋據于此耳

乾道五年廷試未唱名之先參政鄭公僑夢升梯至一所梯傍皆雲氣繞之自念世所謂雲梯者茲其是歟未至間有大石橫亘于梯之表不復可進有頃疾風驟至石已在下僑遂履石直上及唱名僑爲第一次名乃石起宗也先是考官用分數編排石當居上臨唱名始易之云

近時閩中書肆刊書往往擅加改易其類甚多不能悉紀今姑取一二言之睦州宣和中始改爲嚴州今所刊元豐九域志乃徑易睦州爲嚴州又廣韻桐字下注云桐廬縣在嚴州然易去舊字殊失本書之旨將來謬亂書傳疑誤後學皆由此也

文士厭于求索人以才藝名世者未嘗不役于人久之亦自以爲厭魏韋仲將善書時起凌雲閣忘題榜乃使仲將懸橇上題之比下鬚髮盡白裁餘氣息還語子弟云宜絶楷法文與可妙于墨竹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

者足相躡于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轢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此一藝名于時尚如此況乎文章議論足以榮辱千古者乎嘗見歐陽公與劉道原手簡云某今日不入正為凌晨稍涼為江氏作誌幸語其家勿相煎又一簡云承見諭某為之翰家遣僕坐門下要誌銘所以兩日全不能至局大熱如此又家中小兒女多不安更為人家驅逼作文字何時免此老業江氏鄰幾之家之翰孫甫也杜甫云能事不受相促迫二家子弟豈知此乎

王象先于鵝溪絹上作山水不如意急湔去故墨再三揮染即有悟後作畫多復滌去或以細石磨絹令墨色入絹縷沈珪作墨亦因擣和墨蒸去故膠再入新膠及出灰池而墨堅如石遂悟李氏對膠法

蜀中有一種木彼人呼為蕽芝其樹常高丈餘不甚增長花小而白每一歲開花次年方結子又次年方熟蓋歷三歲子如楮實有文如龜背味甘酸可食今青城山范仙觀邛州蒲江縣崇真觀皆有之故俗傳以為仙果蟠桃三千年一實世謂方士誇誕之言以此推之六合

之外世人所不及安知無三千年一實者哉原註蒉烏恢切或呼為瓌芝蓋語之訛也故臨邛記只作蒉芝也

沅湘間多山農家惟植粟且多在岡阜每欲布種時則先伐其林木縱火焚之俟其成灰即布種于其間如是則所收必倍蓋史所謂刀耕火種也

雲谷雜紀卷四終

雲谷雜紀卷末

張右史特薦狀

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知安慶軍府兼管內勸農營田屯田事臣張嗣古臣猥以迂愚繆當郡寄補苴罅漏竭瑣材退念簿書淟涊不足仰圖報稱惟有搜採人材上備選擇庶幾不負公朝甄錄之意臣伏覩廸功郎監安慶府樅陽鎮監轄倉庫兼煙火公事張淏資稟粹明學問該洽當官而行惟義之適廉介公勤不激不隨蒞事三年備罄勞能凡本府委送剖決民訟毫分縷析多

得其情而退然無營不自表暴前守楊楫漕臣錢文子皆器遇之稍加識拔必有可觀臣愚欲望睿慈特賜旌擢如後不稱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罰須至奏聞者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嘉定六年正月日奏狀

章尙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建安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二百戶臣章頴准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聽于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覩廸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淏學術該通記問宏博

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臣甘伏繆舉之罪臣契勘嘉定十年分未曾舉人所舉張淏係是嘉定十年合舉第一員之數本官見在任謹錄奏聞伏候勑旨嘉定十年正月十一日奏狀

蕭尙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寶文閣直學士正議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臣蕭逵准格節文職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每歲許于十科內舉三人右臣伏覩廸功郎監潭州永豐倉張淏

性姿恬靜學問該深博考羣書多所是正尚淹常調未
決公言臣今保舉堪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如蒙朝
廷擢用後犯正入己贓臣甘伏朝典其人在朝無食人
祿臣照得嘉定十年分合于十科內舉三人已舉過一
員外今來舉張淏係第二員合舉之數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嘉定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奏狀

趙尚書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奏狀

宣奉大夫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四百戶食實封一
百戶臣趙善堅准慶元令格節文應寄祿官自特進至

太中大夫每歲許于十科內舉三人者右臣伏覩廸功郎前監潭州永豐倉張淏學問淵深操履端潔俾居獻納必有可觀今保舉充學問該博可備顧問科照得張淏前任監潭州永豐倉三考滿罷如蒙朝廷擢用後不如所舉及犯正入已贓臣甘伏朝典伏候勅旨嘉定十一年五月十七日奏狀

昔王原叔辯婁碑劉原父言入閤儀雖歐陽公亦歎服之則知博物洽聞之士世不易得而自昔以爲重也嘉定庚午予假守龍舒始識張君淸源一見知其非碌碌

餘予此時愧倥偬不暇與之款曲他日以職事之郡試與之言凡予平生所得而未嘗與人言者淸源悉能道之其于書傳問辯正譌謬旁證遠引博而且確非胷中有萬卷書未易至此予既嘉其爲人且慮其溺心于是反援其所當行者因謂之曰士之于學非徒曰聞見博而已今既從仕要當究心政事以行其所學毋專于誦說可乎淸源曰唯會旁郡有訟析貲者幾二十年不決部使者下之郡予因以屬之淸源一閱文牘曰得之矣即呼二人者叩之甲曰某三衢人也紹興十三年從兄

嘗鬻祖產得銀帛楮券若干悉輦而商且書約期他日復置如初兄後以其貲買田于淮不復歸今兄雖亡元約固存于法當析乙曰父存而叔未嘗及此父死之後忽稱爲約實爲不可清源曰此固然也抑豈足以折其姦而服其心哉復呼甲至謂之曰按國史紹興三十年後方用楮幣不應十三年汝家已預有若干汝約僞矣甲不能對其訟遂決又有訟田者餘五十年屢置對而不得其理清源驗其券乃政和五年龍舒民與隣龍圖者爲市因訊之曰此呼龍圖者謂何人曰祖父也清源

日政和三年五甲登第于法不過簿尉耳不應越二年已呼龍圖此劵紹興間僞爲以誣人尚何言哉其人遂俛服衆皆駭歎其他類此者甚多雖其敏識過人亦平時記問爲之助予始愧前之知清源者猶淺也會予持憲湘南欲請于朝以清源自隨清源以不便親爲辭予亦不敢強相别于宿松道中清源有詩云今朝執手難言處此去傾懷更有誰讀之殊不勝懷因取其所著雜紀識于後庶知予與清源非苟相知者也嘉定五年三月長樂楊楫書

春秋之世諸國交聘之際莫不觀應對于言辭之間覘賢否于威儀之頃問事以不知爲恥歌詩以不類爲非絳縣老人甲子之疑吏走問于朝師曠知其爲狄伐魯之年史趙以亥有二首六身爲言而士文伯知其爲二萬二千六百有六旬晉之諸賢各致其所聞而鄰國之諸侯皆知晉之有人噫學識于人不可無也如此金華張君清源年方盛而學愈進如百川之方至而不可禦郎中楊公通老篤學力行之士也一見而器之爲識其雲谷之編其所以期望于清源者豈止此哉穎嘗謂自

伏羲始畫八卦由是文籍生焉夫子屋壁之藏固已多于河洛之圖書諸子鼓吹之作尤盛于洙泗之簡編自科斗而爲隸古由傳授而失本眞字畫之差殊篇章之淆亂與夫方言南北之殊地志古今之異鳥獸草木之夥器用名物之瑣細記錄之紛紜傳寫之脫略或一物而異名或一事而互見或一書成而糾繆繼之或一說出而辯誤隨之史籍所載不同于金石耳目所接或殊于簡牘淸源悉從而纂輯之加訂正焉其爲書亦博矣穎自志學以來年少氣銳之時涉獵閎博浩無津涯蓋

晚而後悔其日力之可惜也清源以爲學之餘力致意如此它日之所編當且十倍于今雖然清源方策足榮途官無崇卑皆有職業君子思不出其位則吾之所職者皆在所深長思也研覈事情之隱賾而握其機審稽利害之源委而求其實清源必優爲之額蓋以此書而占之矣嘉定甲戌臘日寶謨閣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章頴序

張清源篤志苦學出入羣書援據彈洽欲于周丞相洪內翰中間更展一席地非凡材也余素以寡陋自媿垂

盡殘年僅得親近其論日聞所未聞不亦快哉洎宅編

載張安道花青名事恐誤當更考正葉適題

予自幼無他好獨嗜書之癖根著膠固與日加益每獲

一異書則津津喜見眉宇意世間所謂樂事無以易此

雖陰陽方伎種植醫卜之法輶軒稗官黃老浮圖之書

可以娛閒暇而資見聞者悉讀而不厭至其牴牾訛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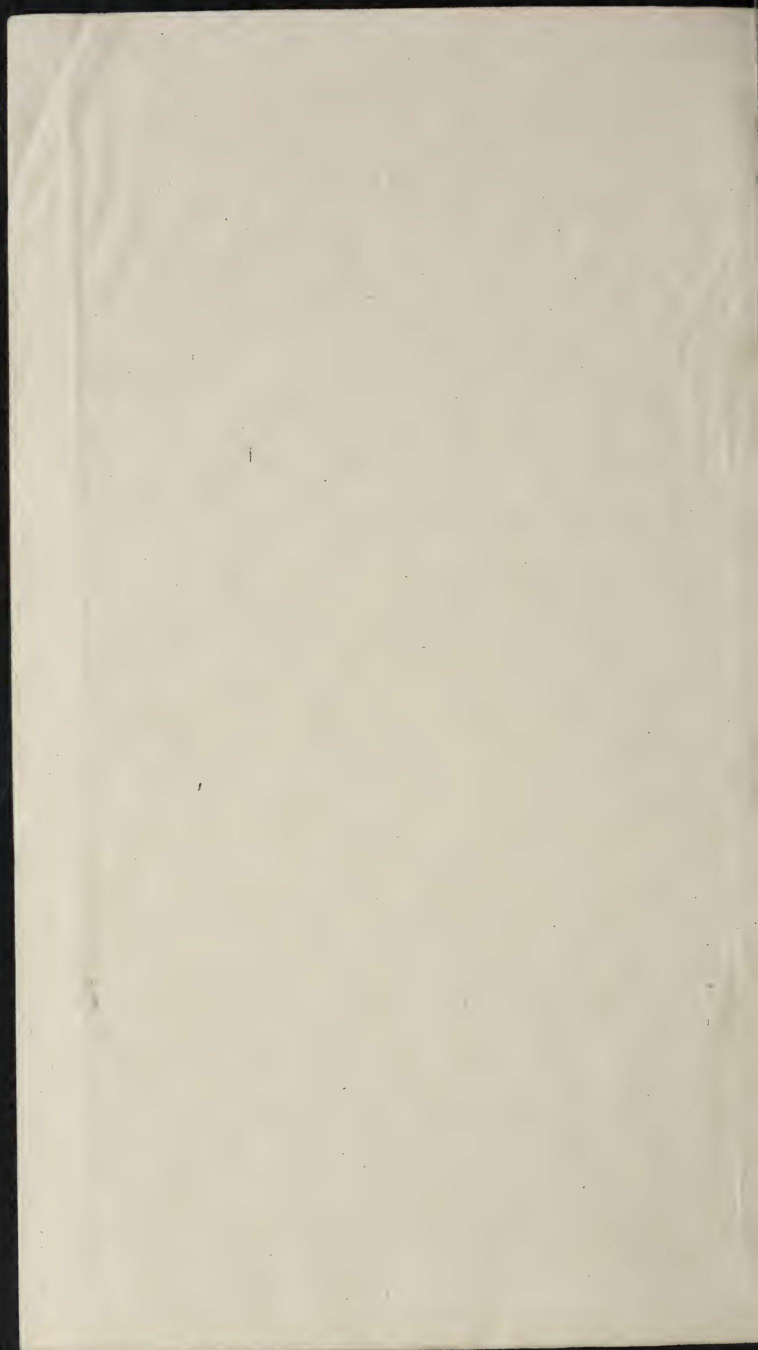
處輒隨所見爲辯正之獨學孤陋詎敢自以爲然以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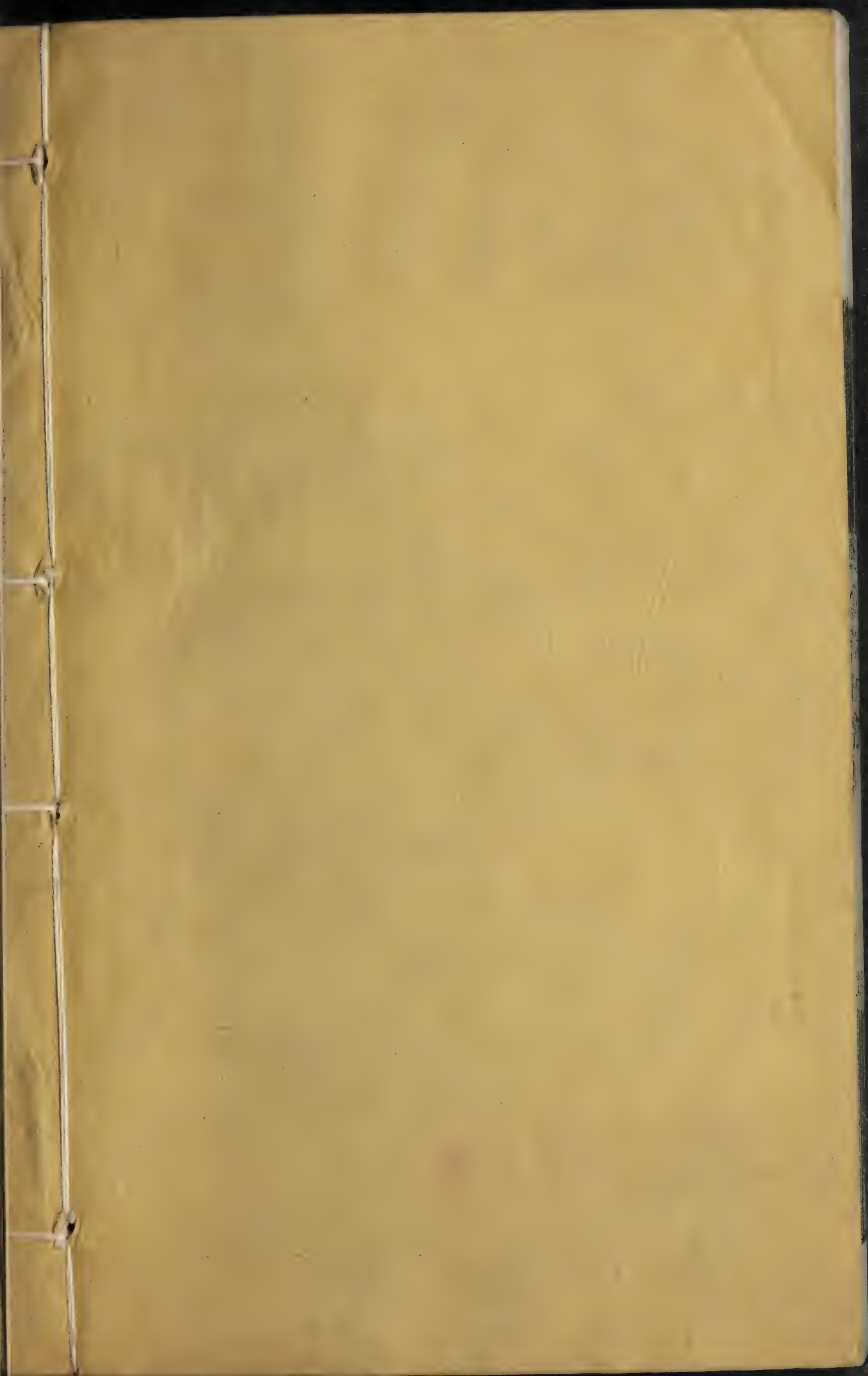
棄而弗錄他日閱洪文敏公容齋隨筆往往多予所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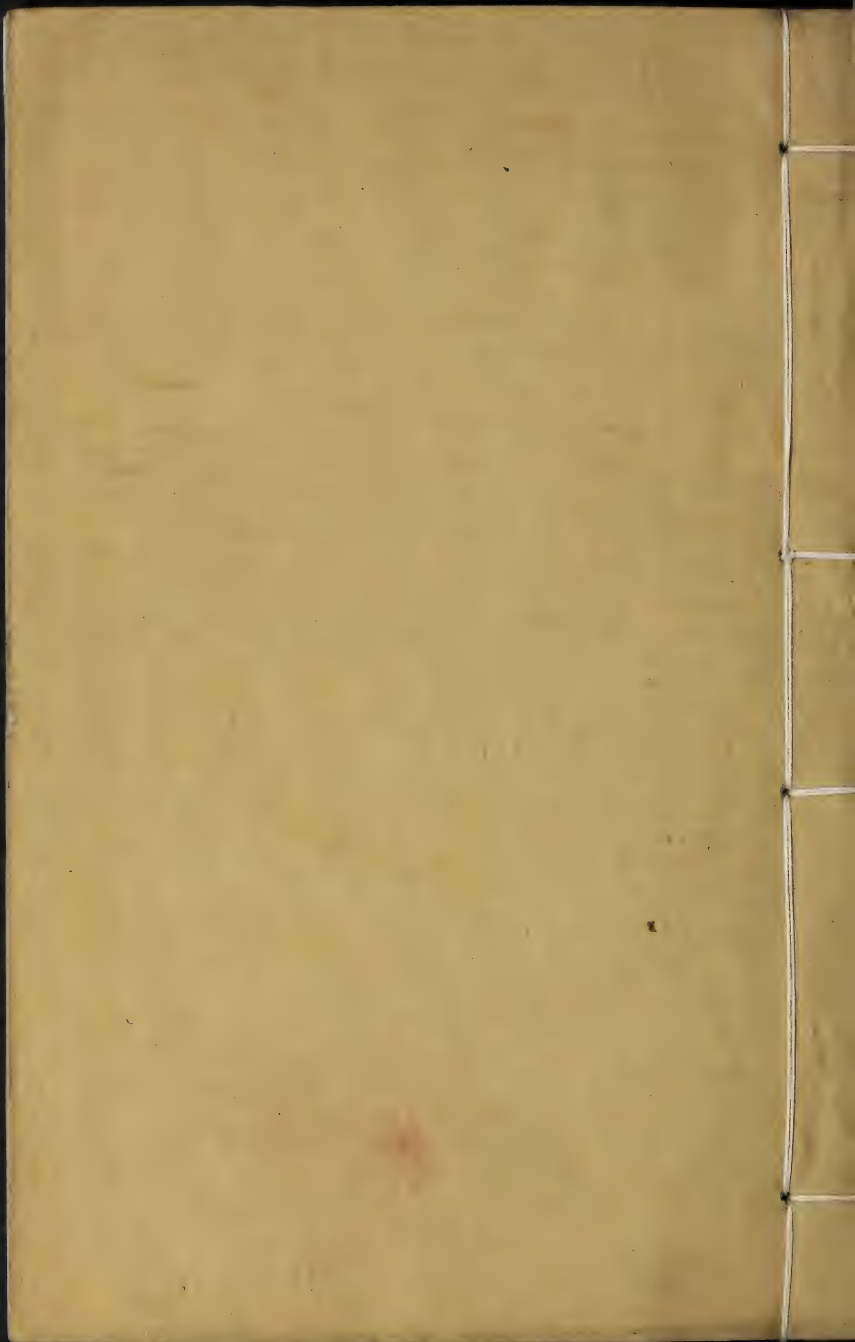
言者乃知理之所在初何間于智愚哉而公以戊爲武

謂司天之詔朱温以秋寺雨聲之句爲李頎所作怪賞魚袋之名不可曉言玉蘂花至彌亘山野如此之類亦疑公考之未詳深恨其生也晚不得陪公談麈丐一言以祛所惑太息之餘曩之貯積于方寸間者于是悉索言之非敢以千慮一得爲誇蓋將識所疑而求諸博聞之士相與質正焉凡同于隨筆者不錄又往歲嘗紀所聞雜事數條因取而合爲一編雜然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雜紀時嘉定歲在元黓涒灘仲春單父張淏清源識

雲谷雜紀卷末終







[illegible]

雙聲疊韻譜

道光丙午鐫

龍筋鳳髓判注序

武定小隱劉允鵬撰

往予癸未仲冬之夕夢立庭外倏然紫綠異雀數十百千環室爭飛已而怒入雲際即羣雀中忽翻出一大鳥兩翮鶱翥尾如曳彗時海日方朔背有珠華掩映披流陸離絡繹晃難爲相人訇言此鳳也予聞而欣然張目盱之曰生平願見麒麟鳳凰今果一遇之夢閒嗟羨無已覺來疑詫未審何祥也洎讀唐書見張鷟兒時夢紫文大鳥止其家祖曰按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鸑鷟也兒

殆以文章瑞朝廷因命爲名後果文擅一時玆判葢其一也予感夢有偶符且於其判篤好之以此晨夕誦弄不輟顧辭極藻絢又用事奥賾往往不得其所出每懷愧悶肄暇中檢涉百氏有所合亟系之句下積之久久其系浸多總前後一閱識遂油油起較之前時大有開通處乃不忍棄捐猥漬之冊擿爲四本標曰龍筋鳳髓判注夫龍筋鳳髓本舊名不知肇伊何時注乃予之妄也中閒缺略而失攷近似而強附擁腫而斲或不盡疵瑕而滌猶未潔非曰無之然而瓊蕚玉英珍寶之府冰

縑霞綺錦繡之林將亦得竊瓌麗焉是用揚攉以便我幼子童孫同不暇忌客之胡盧於逆來也明嘉靖二十七年春二月謹序

重刻龍筋鳳髓判注跋

予束髮治舉子業時先嚴中林君卽命讀張文成判及蘇長公表曰是先資之筌蹄也予不肖因卒業焉顧蘇表自易解乃文成判雖甚膾炙而罔有釋往往食不知味晚得棣郡劉敬虛氏所爲注心悅之因攜之官授梓於柏人魏司馬公家塾洎過白下給諫劉君維衡索是

編曰何不益廣厥傳遂手校復畀書林周氏刻焉或謂
壯夫恧志於雕蟲頑士參工於鏤鳳以若所爲無亦是
哉噫不然世方極泰家自多賢什襲燕石而千金敝帚
按劍明月而土苴瑠璨鶩情於靡所庸之地視是書之
傳奚若也乃作者議法之得失與注者用事之先後則
有宋洪景盧之評洎敬虛氏之自序在無容予喙矣萬
歷乙酉夏五參政大夫南司農郎中渤海張延廷君簡
甫書
復刻龍筋鳳髓判注序

夫藝林一語嫩踰禁臠班管片言芳同芍藥故馮眞寫臆度金石而俱鏗摭實據辭並貞明而不毁況乎據案濡毫臨時措語凶吉繇乎揮灑升墜繫於毫芒苟非鑑出至明洞無遺照何以厭人心於一世樹公論於千載乎故並判爲士尚盛自前朝而取列諸科制仍昭代益自服官蒞事勢所當工逢掖待揚理宜先熟者也浮休高致雅著斯編世學迂疏莫探其委及我鄉敬虛劉君博極羣書貫淹百氏因精加傳醳系以繇來俾爭言展帙昭若發矇是殆深有功於後學而必傳於來世者也

左海張君向令柏人爰重斯編鋟之邑治及南領司農復授剞劂益表德彰潛學若渴其視南游閎籢密置論衡東閣函奇妄生糺論者大有逕庭矣寻夙湛荒陋不習吏言晚遘此書不堪釋手殆若氛埃旣擾披沉瀣以開顏芹藏方深進膾炙而忘飽持是以往其爲資者不旣博乎後之學者誦法於斯亦當有觀感而興焉其無忘於二先生之功也已萬歷乙酉二月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長山劉一相維衡撰

劉氏龍筋鳳髓判注舊刻本頗不易得同邑王進士

宗炎假仁和沈氏藏本募胥轉錄舛脫不可卒讀何孝廉其菼依王本手錄輒復隨意更定余以何本既非劉氏之舊而劉氏原註亦時有未安者因爲補苴逸義翦落浮詞雖未還夫舊觀聊有裨於初學博雅君子恕其陋妄益所未逮抑有厚幸焉嘉慶十有六年立秋後九日蕭山陳春識於湖海樓

龍筋鳳髓判目錄

卷一

卷二

太官　掌醢
珍羞　藉田
親蠶　導官
勾盾
附錄
左右衛將軍　軍器監

龍筋鳳髓判卷之一

唐張鷟撰　明武定劉允鵬敬虛原註

國朝蕭山陳　春東爲補正

中書省二條漢武帝始置中書令魏晉以下始置省唐因之

中書舍人王秀漏洩機密斷絞秀不伏款於掌事張會處傳得語秀合是從會款所傳是實亦非大事不伏科

鳳池清切杜佑通典中書省謂之鳳皇池雞樹深嚴魏晉世語殿中有雞棲樹初學記韋承慶中書省詩清切鳳皇池扶疏雞樹枝敷奏帝俞書敷奏以言又帝曰俞對揚休命

詩對揚王休左傳秦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召爲內史流雅譽於周年史記召公奭支庶皆爲周卿士爾雅歲名周日年荀作令君振芳塵於魏闕魏志荀彧爲漢侍中守尚書令彧別傳司馬宣王常稱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如荀令君者也張會掌機右掖務在便蕃唐書宣政殿有兩掖中書省在右稱右掖左傳魏絳引詩曰便蕃左右王秀負版中書情惟密勿孔安國論語註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也文獻通考漢置中書令葢周官內史之職也以其總掌禁中書記故謂之中書漢書劉向引詩曰密勿從事理宜克清克慎慕金人以緘口家語孔子入后稷廟有金人三緘其口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王隱晉書李秉家誡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一德一心仰星街而卷舌書乃一德一心漢書畢昴間天街也晉書天文志卷舌六星在昴北主口語以知讒佞也揚雄解嘲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温樹之

號問且無言漢書孔光典樞機十餘年或問溫室省中樹光不應惡木之陰過而不息管子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陸機猛虎行熱不息惡木陰豈得漏秦相之車騎故犯疏羅史記秦始皇幸驪山宮望見丞相李斯車騎衆弗善也或告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言捕在旁者誅之盜魏將之兵符自輕刑典史記秦伐趙魏使將軍晉鄙救趙公子無忌從侯生計請如姬盜兵符殺鄙進軍擊秦兵張會過言出口駟馬無追鄧析子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王秀轉泄於人三章莫捨左傳言語漏泄職汝之由漢書高祖約法三章若潛謀討襲理實不容漏彼諸蕃情更難恕非密既非大事法許准法勿論待得指歸方可裁決

通事舍人崔暹奏事口誤御史彈付法大理斷笞三十徵銅四斤暹款奏事雖誤不失事意不伏徵銅

崔暹風神爽俊詞彩抑揚雅調疏通清音朗徹裴楷之英姿肅肅朝野羽儀晉書裴楷風神高邁容儀俊爽時謂之玉人易鴻漸於陸其羽可用爲儀班固幽通賦羽儀上京魏舒之容止堂堂釐寮領袖晉書魏舒堂堂人之領袖自可曳裾紫禁漢書鄒陽云何王之門不可以曳長裾謝莊宣貴妃誄收華紫禁李善注王者之宮象紫微故謂宮中爲紫禁伏奏青規漢書史丹爲侍中諫元帝廢太子頓首伏青蒲上應劭注以青規地曰青蒲助朝廷之光輝贊明時之喉舌書龍命汝作納言孔

注納言喉舌之官詩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後漢書李固云國家有尚書猶天有北斗主爲喉舌斟酌元氣

芝泥發彩宣鳳藻而騰文河圖舜即位黃龍負圖置舜前以黃玉爲柙白玉爲檢黃金爲繩紫芝爲泥章曰天黃帝符璽江淹別賦露下地而騰文

蘭檢浮香潤龍縑而動色河圖黃帝至翠嬀泉大盧魚折溜而至汎白圖蘭葉朱文以授黃帝初學記古者以縑帛作書長短隨事截之

豈容金馬之對未被譽稱漢書公孫宏對策天子擢爲第一待詔金馬門

神羊之威儀聞奏劾後漢書輿服志獬豸神羊也能別曲直楚王嘗獲之以爲冠秦滅楚以其冠賜御史服之

罰金既羅於疏網漢書犯蹕當罰金老子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曹植責躬詩表天網不可重羅

辨璧無舍於明珠抱朴子識珍者必拾濁水之明珠

過誤被彈止當笞罪不失事意自合無辜詩無罪無辜

雖觸凝霜崔篆御史

箴簡上霜凝　理宜清雪

門下省二條　漢謂之侍中寺晉給事黃門郎與侍中俱管門下事因謂之門下省

給事中楊珍奏狀錯以崔午爲崔牛斷笞四十徵銅四斤不伏

沈沈青瑣　史記陳涉世家夥頤涉之爲王沈沈者應劭注沈沈宮室深邃之貌漢官儀黃門郎日暮向青瑣門拜謂之夕郎注青瑣戸邊青鏤也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也　肅肅黃樞　盧諶宣徽賦揚朝隱於黃樞注揚雄爲黃門郎三葉不徙官　望重鸞司　初學記門下省唐改曰鸞臺　任光龍　書龍作作納言　掌壺負璽步頓於是生光　齊職儀孔安國爲侍中掌御唾壺環濟要畧侍中古官也大駕出則負璽以從左思魏都賦習步頓以升降　左貂右蟬揖讓由

其動價漢官儀侍中冠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謂之貂蟬董巴輿服志蟬取居高飲潔貂取內勁悍外溫潤楊珍門承積閥史記注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榮重搢紳史記搢紳先生注搢插也插笏於紳趨左掖之嚴凝顏師古漢書注掖門在兩旁如人臂掖挾唐書宣政殿有兩掖門下省在左故稱左掖奏上臺之清切初學記唐龍朔初改侍中爲東臺在左掖上臺即東臺也出納王命職當喉舌之官注見中書省篇光闈帝猷佐處腹心之地盧諶贈劉琨詩光闈遠韻王融曲水詩序紹清和於帝猷詩公侯腹心恪勤之譽未出於丹闈後漢書胡廣恪勤職事爾雅宮中門謂之闈紕繆之愆書羅愆紕繆已塵於清憲爾雅憲法也馬字點少尚懼亡身漢書石建爲郎中令奏事書下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獲譴死矣注馬字下曲者爲尾并四

點爲四人名不同難爲逃責准犯既非切害原情理或足凡五可容何者寧失不經宥過無大書大禹謨文崔牛崔午即欲論辜甲申甲由如何定罪

左補闕陳邃司制勅知勅書有誤不奏輒改所改之文與元勅同付法不伏

陳邃繆司綸綍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北史薛道衡典司綸綍忝掌樞機見中書省參詳蘭葉之文見中書省篇濫樹注篇蘭檢注宣越芝英之字初學記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芝英書拾遺補闕躡山甫之清塵漢官儀侍中與帝升降拾遺補闕詩袞職有闕仲山甫補之楚辭聞赤松之清塵獻可替否尋晏

嬰之勝迹〔漢官儀散騎及中常侍獻可替否左傳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設令魚魯絕繆理合上聞〔抱朴子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豕亥參差無疑下斷〔呂氏春秋有讀史記者曰晉師三豕渡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與三相近豕與亥相似〕豈容斟酌聖意加減綸言用寸管以窺天持小瓠而測海〔東方朔答客難以管窺天以蠡測海張晏注蠡瓠瓢莊子用管窺天不亦小乎釋三藏法師傳寸管不可窺天寸蠡難爲酌水〕未經上白〔廣韻白告也〕輒敢雌黃〔晉陽秋王衍能言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夢溪筆談館閣新書淨本有誤書處以雌黃塗之名醫別錄雌黃與雄黃同山生〕定字雖復無差據罪終須結正入十之杖自作難逃三千之條〔書五刑之屬三千〕理空明罰〔易明罰勑〕

法

公主二條　周天子嫁女於諸侯不自主婚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

永安公主出降有司奏禮錢加長公主二十萬　漢書帝女爲公主帝姊妹爲長公主　造第宅所費亦加之輩下有疑

金機札札靈婺皎潔於雲間　文選古詩皎皎河漢女札札弄機杼注札札機杼聲　左傳有星出於婺女杜預注星占婺女爲既嫁之女織女爲處女謝靈運詠牛女詩雲漢有靈匹

銀漢亭亭少女倭遲於巽位　初學記天河謂之天漢亦曰銀漢按少女卽星占處女也毛萇詩傳倭遲歷遠之貌易巽東南也陸機擬古詩織女東南傾大戴禮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向

故瀟湘帝子乘洞浦而揚波　謝朓詩瀟湘帝子游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

於江淵澧沅之風交瀟湘之水郭璞注二女游戲能令風波之氣共相交通言其靈鑾也說文浦水濱也按洞浦洞庭之濱也吳越春秋子胥死吳王投之江子胥因隨流揚波成濤激岸

巫峽仙妃映高唐而散雨

酈道元水經注江水東逕而歷巫縣巫谿又東逕巫峽杜宇所鑿通也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宋玉高唐賦序先王之游高唐夢一婦人王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阻且爲行雲暮爲行雨

公主禮華發彩蕣蕚

詩何彼禯矣唐棣之華鄭元箋喻王姬顏色之美盛

延祥

詩有女同車顏如蕣華鄭箋承華者蕚也

六珈玉步之辰

詩副笄六珈孔穎達正義珈笄飾六珈飾之有六左傳君步玉趾

百兩香飛之日

詩百兩將之毛傳百兩百乘也初學記張文恭七夕詩雲路七香飛杜陽雜編漢唐公主下降乘七寶步輦四面綴香囊皆貯辟邪香瑞麟香異國所獻

王公主婚見鴛鸞接羽

上唐牛鳳岐受圖溫洛詩微臣矯羽翮抃舞接鴛鸞

百

枝燈燭光沁水之田園漢書金枝秀華注金枝銅鐙百二十枝晉孫惠百枝燈賦煜若雲亭爛已星布後漢書竇憲女弟立爲皇后憲恃宮掖聲勢以賤直請沁水公主園田萬轉笙竽雜平陽之歌舞漢書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爲平陽公主謳者帝過平陽主謳者進獨悅子夫主因送入宮李適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歌舞平陽第園亭沁水林玲瓏玉佩振霞錦於仙衣漢武內傳上元夫人帶六出火玉之佩王子年拾遺記蟠支國貢列堞錦文似雲霞覆於日月熠燿花冠點星珠於寶勝漢武內傳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山海經崑崙之邱有人戴勝名曰西王母郭注勝玉勝也婦人首飾飛鸞鏡匣向滿月以開輪唐李義山詩舞鸞鏡匣收殘黛異苑罽賓國王得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嘗聞見類則鳴懸鏡照之覩影悲鳴仙鳳樓臺映浮雲而寫蓋唐李乂長寧公主東莊侍宴詩仙女鳳樓期列仙傳簫史善吹

簫秦穆公以弄玉妻焉遂教弄玉吹作鳳鳴鳳來集公爲作鳳臺一旦飛去弄珠分態江妹爲之含嚬韓詩內傳鄭交甫過漢皋遇二女珮兩珠交甫請珮二女解與之去十步珮亡女亦不見張衡南都賦游女弄珠於漢皋之曲郭璞江賦江妃含嚬而緜眇飛箭成婚天公爲之囅笑仙傳拾遺王公與一玉女投壺箭有不入者天爲之嘻噓注嘻噓開口而笑神異經東王公與玉女投壺設有不接天爲之笑開口流光金電是也肅雝之制須異常倫詩序何彼襛矣美王姬成肅雝之德江淹雜詩高步超常倫築館之規特優恆典春秋築王姬之館於外小不加大必上下和平卑不凌尊則親疏順序左傳少凌長小加大逆也先帝女之儀注舊有章程漢書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少公主之禮容豈容逾越春秋考異郵飾禮容成文法左傳逾越險阻

山陽公主爲子求內官親得侍衛

山陽分輝若木山海經洞野之山有赤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郭注其華光赤下照地派浪咸池史記咸池曰天五潢五帝居舍也凡宗室之家皆謂之天潢魏王固表疏派天潢七襄之駕既嚴詩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鄭箋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萬金之禮斯盛張敖勳舊竊湯沐之微滋漢書宣平侯張敖尚高祖女魯元公主又齊王獻城陽郡爲公主湯沐邑竇固名宗霑脂粉之餘潤後漢書竇固尚光武女涅陽公主肅宗卽位加號長公主增邑三千戶竇氏一公兩侯三公主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親戚功臣中莫與爲比但任人以器有國之大經禮記中庸經綸天下之大經官不私親前王之令範拜官牀下時聞丞相之男漢書張禹

成帝朝丞相有疾帝自臨問之禹有少子在側帝即禹牀下拜爲黃門郎乞衞宮中惟允左師之息補戰國策左師觸讋請趙太后曰老臣賤息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衞王宮太后曰敬諾注息子也燕王之請身入侍竟不從依漢書燕刺王旦武帝第三子也衞太子敗上書求入侍帝怒下其使獄由是惡旦館陶之爲子求郎終無允許後漢書館陶公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許曰郎官上應列宿是以難之若有言有行胡越可以正除論語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鄒陽獄中書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也無德無功昆弟豈容濫及周禮以德詔爵以功詔祿左傳武王之母弟八人五叔無官宜銓其器識唐書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才藝察其廉能周禮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二曰廉能待得實才方可詳擇

御史臺二條 御史之名周官有之秦漢始爲糾察之官所居之署謂之憲臺

御史王銓奉勑權衡州司馬鍾建未返制命輒干他事解耒陽縣令張泰泰不伏

棲烏之府地凜冽而風生 漢書朱博爲御史大夫其府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李白大獵賦寒氣凜冽晉書傅元每有奏劾或値日暮捧白簡以待旦臺閣風生 避馬之臺氣威稜而霜動 後漢書桓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漢官儀御史爲憲臺漢書武帝謂李廣曰威稜懾於隣國李奇注神靈之威曰稜杜佑通典御史風霜之任 懲奸疾惡實藉嚴明肅政彈非誠宜允列 北齊書御史臺掌糾察彈劾 王銓政參持斧 漢書武帝遣暴勝之等爲直指使者衣繡持斧 職在埋輪 後漢

書張綱爲御史漢安元年遣徇行風俗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奏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無君之心十五事

履暴勝之淸徽上見**乘葛豐之雅烈**前漢書諸葛豐特立剛直刺舉無所避京師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冠施鐵柱貫戚傷心漢官儀御史冠法冠以鐵爲柱言其審固不搖

花發繡衣姦豪斂手漢書武帝時有繡衣直指使者注衣以繡者尊寵之也後漢書鮑永鮑恢抗直不避權貴光武嘗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

近辭端右唐書侍御史號臺端人稱之曰端公

遠屆衡陽淮南子至於衡陽注衡山之陽

聯翩紫蓋之峰魏曹植白馬篇白馬飾金羈聯翩西北馳初學記衡山有三峰其一曰紫蓋

迢遞蒼梧之野山海經南方蒼梧之邱漢書有蒼梧郡嵇康琴賦指蒼梧之迢遞

但御史推覈受委非輕有罪必繩無幽不察唐臺儀御史察隱微之罪

神羊觸角必觸邪人後漢書獬

豸神羊能别曲直神異經獬廌性忠見邪則觸之唐太和勅憲官之職在指佞觸邪鷙隼驚飛先驅惡鳥禮記月令季夏行冬令則鷹隼早鷙李善文選注鷙擊之鳥通呼曰隼說文鷙擊殺鳥也从鳥執聲取其執服衆鳥蘇味道贈御史詩雖當擊隼法復覩落鵰歸曹子建集有惡鳥論惡鳥謂梟也推鍾建之罪特奉綸言舉張泰之辜無虧格式正當直指豈是輒干准犯量科宜從解退

御史嚴宣前任洪洞縣尉日被長史田順鞭之宣為御史彈順受贓二百貫勘當是實順訴宣挾私彈事勘問宣挾私有實順受贓不虛

田順題輿晉望後漢書周璆辟陳蕃為别駕題其輿曰陳仲舉座爾雅梁山晉望也讓佩

汾陽刀晉書呂虔有佩刀人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佩此刀虔讓別駕王祥曰卿有公輔之器故以相與漢書汾水出汾陽北山按唐有汾州後有汾陽軍順蓋汾州長史云作貳分城古詩四十專城居按順爲長史羣貳故稱分城參榮半刺杜甫長史詩半刺已翺翔晉庾亮答郭遜書別駕舊與刺史別乘其任居刺史之半按秦置郡丞以佐太守在邊爲長史漢設別駕至唐太宗乃改別駕爲長史田順長史也故州中於別駕事通用性非卓茂後漢書卓茂遷密令有言部亭長受米肉茂笑而不答所酷甚常林魏畧常林性嚴爲少府夜撾吏不勝痛叫呼嗷嗷徹曙鞭甯戚以振威續晉陽秋晉王承爲東海吏錄一犯夜人云從師讀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甯戚以振威名非政理之本遣令歸家辱何夔而逞志魏志太祖性嚴椽屬公事往往加杖何夔常蓄毒藥誓死無辱是以終不見及嚴宣昔爲縣尉後漢書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雖伏喬元之班後漢書趙溫曰

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又橋元舉孝廉補洛陽左尉今踐憲司五代會要御史執憲之司雄

飛杜林之位後漢書鄭興傳侍御史杜林先與興同寓隴右乃薦之祁奚薦舉不

避親讎左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讐也又問對曰午也可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讐

不爲諂立其子不爲比鮑永繩愆寧論貴賤見前篇花發繡衣注許揚大辟

書大辟之屬其罰二百詎顧微嫌振白鷺之淸塵糺黃魚之濁政

唐臺儀御史以鷺羽飾車取白鷺見泉中魚象御史察隱微之罪吳志刺史朱符多以鄉人分作長吏侵虐百

姓彊賦於民黃魚一枚收稻一斛貪殘有核詩序貪殘在位贓狀非虛此乃爲

國鋤兇春秋合誠圖誅鋤民害豈是挾私彈事二百鏹坐漢書注鏹錢貫

也法有常科三千獄條刑茲罔赦

尚書都省二條 尚書秦官也在殿中主發書故號尚書北齊立尚書省唐因之

左司郎中 唐於尚書省設左右司郎中二人 許鑑飲酒停制勅依問款遇霍亂不得判署遂失機

鏘鏘會府 周禮司會鄭元注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若今之尚書 掌北斗之機衡 北斗見中書省第二篇注書在璿璣玉衡 肅肅禮闈 任昉王文憲集序出入禮闈李善注十洲記曰崇禮門即尚書上省門建禮門即尚書下舍門尚書省二門名禮故曰禮闈 握南宮之樞奧 漢書天文志南宮二十五星按漢建尚書百官府曰南宮 是稱仙宇 司馬彪續漢書尚書省在神仙門內初學記衡山有仙宇 寶號文昌 初學記天文志斗魁六星曰文昌宮荀綽晉百官表注尚書是謂文昌天府唐書職官志唐改尚書省爲中臺亦曰文昌臺 虞書典百揆之宗 書納

於百揆孔注揆度也正義百揆官名

周禮統六卿之職周禮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以佐王均邦國鄭司農云邦治謂總六官之職

許鑑位膺列宿後漢書郎官上應列宿

職綰通班說文綰繫也劉知幾史通忤時篇僕少小從事早躡通班

總入座之繁司初學記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座

承萬機之要務書一日二日萬機後漢書尚書敷奏萬機

端標指影檢局虧違置治和鈞糾繩稽失舉宏綱於鳥網則萬目皆張振修領於狐裘則千毛自整魏志崔林議考課之法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惟在守一勿失而已

兢兢戒慎尚有差違書兢兢業業孔注兢兢戒慎業業危懼

翼翼小心仍憂失墜詩小心翼翼太公金匱湯之居人上翼翼乎懼不敢息

豈得不存恭肅書恭作肅東觀漢記竇融有子

年十五教以經藝欲令恭肅畏上 自縱荒淫韋孟諷諫詩序王戊荒淫不遵道 放曠鸚鵡之杯劉琨答盧諶詩序近嘉阮生之放曠薛道衡戲場詩同傾鸚鵡杯南州異物志鸚鵡螺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如鸚鵡故以為名 淹停鳳凰之制陸翽鄴中記石季龍有詔書用五色紙啣於木鳳凰口中侍人放數百丈緋繩展轉而下 恪居官次異文惠之勤公左傳敬恭朝夕恪居官次杜注次舍也魏志高柔字文惠為令史夙夜匪懈擁膝抱文書而寢 職務不修同景山之中聖魏志徐邈字景山為尚書郎冗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怒鮮于輔曰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醉言耳 紿云霍亂未可依憑滯失機宜理從明憲

令史掌吏籍尚書六部通議 王隆每受路州文書皆納賄錢

被御史彈付法計贓十五疋斷絞不伏

王隆忝沾趨吏（愼子趨事之有司賤也）幸列胥徒（鄭元周禮注胥有才智爲什長徒給使役故一胥十徒也）祿雖給於斗儲（左思詠史詩外望無寸祿內顧無斗儲）官未階於尺木（趙煜獻帝春秋龍欲翥天先階尺木段成式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雞卵之饌雖避嫌疑（史記苟變爲吏食人二雞卵魏侯勿用）鵞目之錢若爲窺覘（裴子野宋畧泰始中通私鑄一貫長三寸謂之鵞眼錢）每受一杖皆取百文未申疵面之功（晉書趙孟爲尚書令史善清談面有疵黠時人曰萬事不決問疵面）翻起黑頭之患（南史袁昂遷吏部尚書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獵青鳧之小利（初學記干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殺其母

以血塗子以子塗毋用錢貨市旋則自還名曰青蚨按今搜神記作青蚨觸驄馬之嚴威見御史臺篇注因事受財實非通理枉法科罪頗涉深文空據六贓式明三典

吏部二條吏部尚書周之天官卿也漢成帝置列曹尚書有常侍曹光武改爲吏部曹主選舉歷代不一唐興屢有改革卒因之

吏郎侍郎隋諱中不設郎中置侍郎唐因之開元後選試者皆侍郎持之山巨源奏稱選人極多缺員全少等邑之色書判不公詞學優長選號復少望請判事鑑鏤詞理酸寒者雖有等級十選並放

六卿分職書六卿分職各率其屬百官總已論語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周開冢宰之司周禮乃立天官冢宰鄭注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山頂曰冢漢列尚書之位漢書百官表成帝罷中書官初置尚書注尚主也主天下文書故曰尚書銓衡萬國不易其人梁陸倕拜吏部郎表銓衡庶品聲類蒼頡篇銓稱也所以稱物也漢書衡平也藻鑑九流古難斯任杜甫詩持衡畱藻鑑李重吏部尚書箴序銓管九流品藻清濁通典分九品官謂之流內在魏則荀攸鑑識毛玠公方任昉王文憲集序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按魏志荀攸字公達鍾繇言我每思維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復有過人意又毛玠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居晉則裴楷清通王戎簡要晉書文帝時吏部缺問其人於鍾會對曰裴楷清通王戎簡要皆其選也故能轅輪莫棄玉石咸收不求備

於寰中書無求備於一人無滯才於天下世說鍾會見王戎裴楷總角日後二十年此二賢當爲吏部尚書冀是時天下無復滯才宏詞碩學不積公勞沈約宋書名儒碩學多著作東觀後漢書卿舉里選必累功勞淺見狹聞多求等級史記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後漢書輿服志尊卑上下各有等級祇如覘肉之輩法苑珠林惰慢篇莊子曰人而不學謂之覘肉學而不行謂之撮囊按今莊子無此語篌瑟莫分走骨之徒狐狸詎辨桓譚新論鄙人謂狐爲狸以瑟爲箜篌非徒不知狐與瑟乃不知狸與箜篌也食梅衣葛無以暴其酸寒鮑照東門行食梅常苦酸衣葛常苦寒咀梨餐茶不足方其辛苦釋氏涅槃經梨勒果根莖枝葉實悉苦謝朓尚書省詩餐茶更如薺李善注言雖遇餐茶之苦更同茹薺之甘鷙鳥累百不如一鶚之雄羊皮數千

考功郎中魏初置歷代建革不一唐始復舊呂訥奏比年奏考不求才行貪猥輩好行賄賂請託多有使勤勞清愼之徒不事行賕例應排擯若據部當考便成失鑑若不收勞效又是棄功請爲安穩法

同力度德書泰誓文孔注力均則有德者勝也爲政之大經注見公主第二篇明試以功書舜典文經邦之上策梁陸倕石闕銘謀協上策三載考績舜典文孔注三年有成故以考功芳塵振於有虞六府孔修書禹貢文孔注水火金木土穀甚修治懿範光於大禹故知激揚清濁漢書贊命之臣靡激揚也尸子水有四德揚清激濁義也才行爲先後漢書士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黜陟幽明舜典

文正義羣官懼黜思升各敬其事**勤勞是務**詩序知臣下之勤勞**呂訥含香禮閣**唐書百官志尚書郎含雞舌以其奏事答對欲使氣息芬芳也沈佺期寓直省中詩並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按禮閣與禮闈同**染翰仙臺**按漢官儀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故稱染翰梁王筠見尚書省篇注和劉尚書詩仙臺起寒霧按尚書在漢稱中臺而尚書省在神仙門內故曰仙臺**覺朱邑之廉名**漢書朱邑為大司農廉潔守節**知黃霸之尤異**漢書潁川太守黃霸治行尤異賜爵關內侯**恐貪狠之吏政以賄成**左傳文杜注隨財制政**黷貨之夫**左傳黷貨無厭**情隨利動贈金蛇於梁冀**後漢書杜喬傳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奔競無厭**晉諸公讚傅宣定九品未訖劉疇代之悉改宣法於是人人望品求者奔競**獻璧馬於虞公**淮南子虞公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按事詳左傳**驕淫不息**書驕淫矜誇將

由惡終遂令濁濫之士卻在上流清慎之徒注見中書省篇翻居下等蒼蠅迷其黑白曹植贈白馬王詩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詩鄭箋蠅之為蟲污白使黑污黑使白喻後人變亂善惡也素匠枉其丹青周禮考工記凡繪畫之事後素功鄭注素白彩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污也法言爰變丹青注喻讒有蠹朝章後漢書胡廣達練事體明解朝章深驚物聽試可詢其政術察以廉能注見公主篇考殿最於錙銖陸機文賦考殿最於錙銖漢書注下功曰殿上功曰最燭姸媸於水鏡魏武帝連珠水不以姸媸殊照道藏定觀經若水鏡之為鑒則隨物而現形釋金光明經譬如水鏡依於光故空影得現種種異相空者即是無相自然陳羣考課深明九品之宜魏志陳羣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嚴助恭勤尤奉三年之最漢書嚴助拜會稽太守無善聲武帝

召之助恐上書
願奉三年計最
諸州貢舉悉有保明及其簡試蕪濫極多若不量
殿舉主恐奸源漸盛並仰折中處分按唐初以考功郎中監試貢舉至開元末始移貢舉於禮部
進賢匡國周禮大司馬進賢興功以作邦國詩以匡王國先典攸高邱遲與陳伯之書不遠而復先典攸高求賢審官詩序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前王所重或學兼
馬鄭馬融鄭元也劉勰文心雕龍敷讚聖旨莫若注經馬鄭諸儒宏之已精蘊萬卷於胸
中梁書陶宏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深以爲恥或業亞班揚班固揚雄也魏文帝典論論文孔融時有所善揚班儔也王僧達祭顏光祿文文蔽班揚包九流於掌內後漢書班固九流百

家無不窮究拾遺記張儀蘇秦遇見墳典行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總斯羣義乃應賓廷周禮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豈得舉不求才論語舉賢才惟力是薦左傳惟力是視朝野僉載崔湜為吏部侍郎掌選有選人曰某能翹關負米湜笑曰若此何不求選兵部答曰外議崔侍郎下有力者即得選貢不求器漢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貢之朝廷必為國器惟賕是聞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晉書庾峻日今山林之士剩出一官不聞德讓惟爵是聞徒招畫餅之譏注見吏部篇終致舉肥之誚後魏書楊愔典選多以顏貌取人時諺曰尚書典選似貧人買瓜惟取大者天寶遺事明皇問李白天后朝任人如何白曰如小兒市瓜惟揀肥大者兔絲燕麥抱朴子兔絲初生之根其形如兔爾雅蘥雀麥郭注即燕麥劉禹錫集兔葵燕麥動搖春風竟是虛名古詩虛名復何益草狗泥龍淮南子芻狗土龍已

用之後則壤土草蒭而已諸葛亮答杜微書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魏志有人問周宣曰吾昨夜夢見芻狗注芻狗結草爲狗也庾信喜晴詩已歡無石燕彌欲棄泥龍 終非實用雞冠比玉逸正部論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猪肪黑如純漆玉之符也 乍可依稀魚目參珠雒書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曾何髣髴貢人不充分數舉主自合徵科法有常刑書則有常刑 理難逃責

司勳二條周禮有司勳隋立司勳郎唐爲司勳郎中等官人之勳級

洛陽人祁元泰賄司勳令徐整作僞勳插入甲奏

大理斷泰爲首整爲從泰不伏

止戈爲武左傳夫文止戈爲武注武字之義以止戈也 靖亂之嘉謀左傳君務靖亂

書爾有嘉謀嘉猷　致果爲毅　左傳文　安邊之茂軌疇庸命賞　周禮民功曰庸漢書疇其庸延及子孫注疇等也功臣子孫襲封與先人等也　將酬犬馬之功　史記丞相莊青翟曰臣竊不勝犬馬心　書勞策勳也　左傳正義書勞與策勳等也王功曰勳事功曰勞　用答鷹揚之效　詩時惟鷹揚　祁元泰好回是務　書崇信好回　逞狙詐於千端　漢書狙詐之兵　徐整乾沒爲懷　漢書張湯爲小吏乾沒注乾沒射成敗也　縱狼心於百變　左傳狼子野心後漢書匈奴得志狼心復生　勳隨筆注官逐賄成　注見考功篇　將此白丁　魏志詔入粟賜爵白民輸五百石白民猶白丁也劉禹錫陋室銘往來無白丁　插名黃綬　漢書百官公卿表凡吏秩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雖復龍蛇共澤　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　善惡斯殊終是雞鶴同羣　晉書嵇紹初入洛或

謂王戎曰昨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是非交錯莊子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整行詐業泰受僞勳兩並日拙僞非書作僞心勞日拙一種雷同獲罪禮記毋雷同執行故造造者自合流刑囑請貨求求者元無首從

前屯營將軍游最犯贓解官乃於懷遠軍敘勳至上柱國司勳郎中崔仵奏最犯名教不合加勳左丞批漢置尚書左右丞唐左丞判省事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掩游最素嫻武畧早習戎昭注見上篇經述爪牙之功詩祈父予王之爪牙忝當心膂之任書作股肱心膂不能恪勤在職注見門下省篇慮愼

當懷[禮記君使其臣得志則愼慮而從之]俄擔張武之贓[漢書張武受賂金錢]遽罷絳侯之職[漢書絳侯周勃免相就國]退從里閈[左思蜀都賦里閈對出劉淵林注閈里門也江淹恨賦罷歸田里]屏迹邱園[易賁於邱園王弼注失位無應隱處邱園也]卻掃長門開閑無事[司馬彪續漢書趙壹閉門卻掃非德不交]舊時廷尉徒有箴於古人[漢書翟公為廷尉賓客塡門及罷門外可設雀羅後為廷尉乃署其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昔日將軍終見訶於醉尉[漢書李廣屏居藍田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因茲結憤[應璩與劉公幹書識眞者所謂憤結]展效邊荒申勁節於龍城[漢書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蕩妖氛於雁塞[盛宏之荆州記雁塞北接梁州其間東南嶺屬天惟一處下湖雁達塞纔度故名雁塞]

蒙輪競進左傳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蒙之以甲以爲櫓楚詞皆競進以貪婪拔距爭先漢書甘延壽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顏師古注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拔取之將宣百戰之勳戰國策徐子曰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孫子知彼知已百戰百勝以贖九章之罪漢書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郎中以往慾名教功未可收左丞以令振其威勞堪補過曩雖貪財好色未虧吳起之名史記吳起歸魏文侯問諸李克克曰起貪財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弗能過也盜嫂受金不掩陳平之智史記絳侯灌嬰等咸讒陳平曰平居家時盜其嫂大王令護軍日平受諸將金魏無知曰奇謀之士其計誠足以利國家盜嫂受金何足疑乎海浮小芥詎玷洪波溟海無風而洪波百丈抱朴子滄海流芥十洲記玉隱微瑕何妨美寶淮南

子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其小惡不足以妨大美也如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白璧微瑕惟在閒情一賦

愚淺見敍錄爲宜

主爵二條左傳晉文公作執秩注執秩主爵秩之官北齊置主爵郎中唐初屢有改革卒復之

主爵員外郎員外郎隋置唐因之梁瓚奏左僕射魏宰無汗馬勞御史大夫李嘉爲佐命功並妄爵也請皆追奪

疏茅建社逸周書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畳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剪桐開國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剪桐葉爲珪以虞封史佚因請遂封於唐易開國承家隆定鼎於昌基左傳成王定鼎於郟鄏茂勳王

之令典左傳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荀悅漢紀序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公侯珪組百代相仍公羊傳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謝靈運述祖德詩臨組作不紲對珪寧肯分李善注組綬屬也紲繫也古者封爵賜之珪璧執以爲瑞信帶礪山河千秋不絕楚漢春秋高帝初封侯者皆賜丹書鐵券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礪漢有宗廟爾無絕世戰國策萬歲千秋之後祇如吳鄧四縣東漢之功臣後漢書光武大封功臣吳漢鄧禹各四縣蕭曹萬家西京之佐命漢書丙吉傳高祖功臣蕭曹爲冠又功臣表大侯不過萬家易乾鑿度代者赤兌黃佐命宋衷注赤兌爲漢高黃佐命張良也莫不甘棠敎化光宣召伯之風詩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敎行於南國大樹辭榮獨擅將軍之氣後漢書馮異謙退不伐諸將論功異獨屏樹下軍中號大樹將軍謝惠連隴西行誰能守

靜棄發辭榮

魏宰智不動俗曾無汗馬之勳 史記晉文公曰矢石之難汗馬之勞受次賞漢書蕭何曰何未有汗馬之勞

李嘉謀不出凡詎展飢鷹之效 魏志陳登謂呂布曰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鷹飢則為用飽則揚去

無功而祿不可勵勳

臣無德而官如何獎朝士 周禮以功詔祿以德詔爵左傳無德而祿殃也漢書爵祿者所以勵世磨鈍

昔豕突命賞偽新於是覆亡 漢書王莽募天下囚奴為兵擊匈奴號豕突豨勇加以厚賞官職潘岳西征賦由偽新之九廟漢書莽有天下號曰新

羊爛封侯更始由其喪敗 後漢書更始時羣小濫受官爵長安語曰爛羊頭關內侯

並為爵人失敍錫土無綱 禮記爵人於朝詩錫之山川土田附庸

豈遵操斧之柯 陸機文賦操斧伐柯取則不遠李善注此喻見古人之法不遠

豈踵覆車之轍 賈誼新書前車覆後

車戒後漢書范升日馳鶩覆車之轍

羽林將軍王暢薨無嫡子取姪男襲爵庶子告不合承

父昭子穆千齡不易之儀繼祖承祧萬代相仍之道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鄭注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昭子曰穆若骨肉無爽鳲鳩之美克昌禮記文王世子骨肉之親無絕也呂氏春秋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沈約安陸王碑一德無爽毛萇詩傳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詩克昌厥後屬離不同詩不屬於毛不離於裏毛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螟蛉之子何寄陸機毛詩疏螟蛉者桑上小青蟲也蜾蠃土蜂也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王

暢名參驍衛文獻通考漢有驍騎將軍隋唐以來置驍衛府職綰羽林漢官儀武帝大初元年初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以天有羽林之星故取名焉俄纏風燭之災淮南子人生於世倏爾而止如風火之燭庾信傷心賦一朝風燭萬古埃塵近絕烝嘗之嗣爾雅秋祭曰嘗冬祭曰烝郭注嘗新穀進品物也棄其庶子收彼姪男意既不保其家左傳趙孟曰保家之主也神必不歆其祀左傳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荀道明令君之子魏志荀彧字文若爲尚書令晉書荀顗字道明彧之子爲侍中珠玉相輝陸機文賦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韋元成丞相之苗史記韋賢位丞相子元成亦至丞相漢官儀大司徒李固公族之苗芝蘭遞茂世說謝太傅問子弟何與人事車騎答曰譬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階枚臯孽子不廢光門漢書枚臯者乘小妻之子也上書北闕拜爲卿孟子

孤臣孽子字林孽子庶子也 裴秀傍生無妨貴族晉書裴秀母卑賤大母毋令進食於客客見之皆起母曰賤人也客曰當爲子故大母知之竟不復使詩苞有三孽注孽傍生萌蘗也 三鱣之室銀黃所以挺生後漢書楊震客居於湖有鸛雀啣三鱣魚集講堂前都講曰蛇鱣者卿大夫服之象數三者法三台先生自此升矣按舊注震後四代三公皆服黃漢書楊僕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注銀銀印也黃金印也 七貂之門金紫於焉間出葉珥漢貂漢書左思詠史詩七金日磾忠信自著傳國後嗣七世內侍又百官公卿表金印紫綬又公孫宏贊異人間出 側男自須紹允側男側室之子也 猶子不合承宗禮記兄弟之子猶子也 詐爾雅紹允繼也

襲者處以徒刑應續者宜從改正

戶部一條戶部雖地官之任考其緣襲合出於度支度支計算之官本周禮之司會云

戸部侍郎隋置民部侍郎唐改曰戸部廟諱故也韋珍奏稱諸州造
籍脫落丁口租調破除倍多常歲請取由付法依
問諸使皆言春疾疫死實多非故爲疏漏
虞書五教實委司徒之官虞書舜典契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周禮六卿
爰開地官之位鄭元周禮注象地列官地者載養萬物文獻通考初戸部居禮部後武后改置
天地四時之官以戸部爲地官由是居禮部前莫不織成都邑禮記詩云都邑以成編輯
旽黎晉書百姓歌曰惠我旽黎設九土之綱維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周覽九土李善注九
州之土後漢書爲國綱維成四方之管轄孫綽駁事牋綱紀居管轄之任以糾司外內班
固申犬牙之制班固漢書高帝王子弟地犬牙相制顏師古注犬牙言地形如犬之牙交相入

也疆場綺分班固西都賦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應璩論馬齒之規應璩詩九州相錯雜相次如馬齒井田鱗次西都賦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李尤辟雍詩攢羅鱗次戶標九等唐制九等攸辨百姓以親俱陳萬國之圖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人有十倫左傳人有十等禮記祭有十倫並掛三年之籍周禮三年則受國之比要鄭司農注要謂其簿賈公彥疏簿若今之造籍戶口田宅俱陳於簿也豈容丁口脫漏任意疏遺租調破除恣情抽減唐書食貨志租庸調之法以人丁為本開元以後戶籍久不更造人丁轉死田畝賣易貧富升降遂使敖庾頓乏漢書酈食其日據敖庾之粟顏師古注敖庾卽敖倉帑藏皆空東觀漢記更始至長安帑藏安堵如故說文帑金幣所藏也軍興於是缺支國用由其不足付法科罪仍敢薄言詩薄言往

愬依問款辭咸推遘厲書遘厲虐疾否終則泰造化之常圖福謙害盈易鬼神害盈而福謙幽明之極數魏文帝修書示歎念親故之凋亡魏文帝與吳質書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劉孔才矯制徵兵促黎元之殘喪魏志劉劭字孔才矯制徵兵事未詳薦臻不息詩饑饉薦臻僵斃相仍遽離人符釋氏辨正篇遷祚修短雖曰天命興替延促抑亦人符多編鬼錄魏文帝書觀其姓名已爲鬼錄生者固宜存附死者難以執畱災異不拘案宜從記

工部一條周禮冬官其屬有考工掌百工之事至隋立工部尚書唐因之

工部員外郎趙務支蒲陝布供漁陽軍幽易絹入

京百姓訴不便務款布是麤物將以供軍絹是細物合貯官庫

趙務鳴鶴登朝（易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漢書敍傳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含雞伏秦（注見考功篇）轉箸之敏未見稱奇（西京雜記曹元理明算術陳廣漢有二囷米元理轉食箸計之不差圭合）聚米之能無閒播美（後漢書馬援聚米為山谷光武謂虜在吾目中矣）張倉之善算國用詎肯留情（漢書張倉為計相善算故合主郡國上計）馮勤之巧計軍儲何會介意（後漢書馮勤八歲善計注善計善算術也）廻長作短異趙達之精心（吳志趙達周思精密治九宮一算之數無不中效）變近成遙殊顧譚之屈指（吳志顧譚為節度每省中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蒲陝之

布卻入漁陽幽易之縑廣韻縑絹也反歸關隴同北轅之適越釋氏十門辨惑論北轅適越相去不亦漸遥哉是猶適越者指沙漠而遵途類東走之望秦淮南子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同所以東走則異人之情乎緊則無也左傳緊我獨無注緊與抑同語詞也遅與陳伯之書將軍獨無情哉郎細絹稱以納庫麤布貯以充軍非直運者苦勞抑亦兵家賈怨宜從削黜韋孟諷諫詩輕此削黜以蕭愚頑

倉部二條倉部周禮倉人之任也魏晉而下並有倉部郎中唐因之

倉部郎中胡敬稱內外官祿准令據階級有費倉儲望請准見任官品級極爲裨益未知可否

冰霜凜冽白璧不可以禦形水旱災危黃金不可以適口韓詩外傳黃金白璧寶之至也漢書鼂錯曰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故飢者念食不崇抵鵲之珍寒者思衣不貴靈蛇之寶文子聖人食足以充腹接氣衣足以蓋形禦寒鹽鐵論南越以孔雀珥門戶崑山璞玉抵烏雀曹植與楊德祖書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李善注淮南子曰隨侯之珠高誘注隨侯見大蛇傷斷以藥傅而塗之後蛇於大江中銜珠以報之因曰隨侯之珠珍臺閒館揚雄甘泉賦珍臺閒館不可以無膳而存金城湯池不可以無粟而守韓非子金城湯池非粟不守漢書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而無粟弗能守也祗如給祿給俸具在朝章准階准官俱編甲令豈容諂佞之輩曲路邀名趨競之徒僻塗生

巧窺測人主汲黯由其面折漢書汲黯好面折劃剝黎元桑羊
以之腰斬漢書桑宏羊盡籠天下之利時求雨卜式日烹宏羊天乃雨我國家咸有
一德書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法無二門管子權不兩錯政無二門動必依繩詩其
繩則直正義依此繩直起而築之文子聖人以仁義爲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言不踰
矩論語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馬融注矩法也比成王之制度令出惟行書令
出惟行弗惟反則大舜之溫恭朕言不再書溫恭允塞又朕言不再胡敬職
非稽古書若稽古帝堯學未知今後漢書馮異遺李軼書云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
知今作聰明而亂舊章書無作聰明亂舊章恃薄才而驟正法南山
之峻寧資覆簣之饒論語雖覆一簣楊炯少姨廟碑南望荆衡邈同覆簣抱朴子凌霄之高

非一簣之積東海之津何藉操瓠之潤注見門下省篇請仍舊貫論語仍舊貫鄭元注貫事也無替前規王儉褚淵碑自此厥後無替前規

滄瀛等州申稱神龍元年百姓遭水奉旨貸半租供漁陽軍許折明年又遭澇免無租可折至三年百姓訴州以去年合折不許百姓不伏事

滄瀛等州頻遭水澇泥牛轉盛滂沛成河廣州記鬱林郡有石牛歲旱泥背即雨洗背泥盡即晴石燕爭飛霖霪變浦湘中記零陵山有石燕得風雨則飛如眞燕當時奉旨令貸半租此日蠲科仍聞訴款准旨有明年之語據條無三年之文以此狐疑楚詞心猶豫而狐疑兮注狐多

疑而善聽河冰始合聽其下不聞水聲乃敢過莫能龜決史記決定諸疑斷以蓍龜明年復澇乃是折窯後歲總徵元無折處菖蒲去蚤蝨而蚰蜒竟來淮南子昌羊去蚤蝨而來令窮除小害而致大賊注昌羊菖蒲也令窮蚰蜒入耳之蟲也礬石止齲痛而牙根遽折陶宏景本草注礬石以療牙痛多即裂齒是傷骨之證而云堅骨齒誠爲疑也釋名齲齒朽也元年許折明年無租可折乃是折窯至三年乃合前二年總徵是謂元無折處夫許折若小便而總徵乃大害故以菖蒲礬石事喻之所益全少所損愈多徵一丁之半租招百姓之深怨是則國家之信不及於豚魚易中孚豚魚吉正義信發於中謂之中孚魚者蟲之隱豚者獸之微人主內有誠信雖微隱之物信皆及矣莫不得其所而獲吉王者之仁不流於行葦詩序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瑞應圖

騶虞仁獸王者恩及行葦則見

得原失信文公之所不為左傳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不降命去之諜出日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吾民

獻鼎棄言展季由其未許新序齊攻魯求岑鼎鼎往齊侯不信使人告魯君柳下惠以為是請受之柳下惠難之魯乃以真岑鼎往柳下惠可謂守信矣按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季則伯仲字也

有家有國論語有國有家者

仁可去食而去兵見論語

大車小車不可無輗而無軏見論語

譬如洞庭之嶼彭蠡之湖添隻雁不為之多去雙鳧不為之少揚雄解嘲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為之多雙鳧飛不為之少

貨藏天下何必前徵而後徵韓詩外傳晉平公藏貨之臺燬公子晏賀曰臣聞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

今物寄人間終是楚弓而

楚得家語楚共王出遊亡其烏號之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元貸未折許折還徵渙汗發而卻收易渙汗其大號漢書劉向云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今出令而反是反汗也絲綸抽而復返注見門下省篇四方取則百姓何憑政在養民書大禹謨文理從矜折

龍筋鳳髓判卷之一終

番禺孟鴻光校

龍筋鳳髓判卷之二

唐張鷟撰　明武林劉允鵬敬虛原註

國朝蕭山陳　春東爲補正

禮部二條禮部周之春官也魏晉而下置祠部至隋而爲禮部尚書唐因之

禮部奏海州朱鴈集岐州白麟見及薦郊廟二項俱無空信州申未知合附以否

典朕三禮大舜委於姜夷書舜典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孔注三禮天地人之禮伯夷臣名姜姓分勅六卿成王任於宗伯書成王作周官曰六卿分職宗伯掌邦禮建茲歲首梁元帝纂要正月孟春亦曰歲首實曰春官鄭元周禮注象春所立之官也

敦敍九族之親書敦敍九族 欽若五常之敎書敬敷五敎孔注布五常之敎

祀地郊天之典舉其宏綱朝日夕月之儀撮其機要周禮兩圭祀地四圭祀天郭璞天地圖讚祭地肆瘞郊天致禮賈誼新書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孔安國尚書序舉其宏綱撮其機要

岐州俯瞵八水戴延之西征記關內八水涇渭灞滻澇潏澧滈

斜瞻鸑鷟之峰國語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

海部近控三山史記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諸仙及不死藥在焉黃金白銀為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山反居水下欲到則風引船而去終莫能至者

迴瞰鯨鯢之穴左傳取其鯨鯢大魚也異物志鯢鯨之雌者也木華海賦或屑沒於黿鼉之穴

陳敬所奏瑞鴈翻朱薛泰申文祥麟孕素漢書武帝行幸東海獲赤鴈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作朱鴈白麟之歌

艶丹霞於日羽

晃若朝輪廣雅施赤也國語赤羽若日列子日出如車輪皛白雪於霜毛皎同秋練孔稚圭北山移文度白雪以方潔鮑照舞鶴賦疊霜毛而弄影束晳餅賦白若秋練既無狀驗空有奏章尋鳥跡於雲空釋氏泥洹經如鳥飛空足跡難尋大般若經如空中鳥跡無所有不可得察人形於水鏡注見考功篇刻猨猴於棘刺倘切見欺韓非子燕王好微巧衛人曰能以棘刺之端爲母猴王曰何以理之曰以削主欲觀削客因逃人謂王曰言談之士多棘刺之說說蠶繭於天公誰堪輒信漢武內傳東方朔曰臣嘗語上天天公問下方人何衣曰衣蟲若何曰喙類馬色類虎名曰蠶今陛下苟以爲詐願使人上天問之同捕影不可誣神狀等繫風如何薦廟漢書繫風捕影終不可得也管窺其事注見門下省篇案記爲宏

于旦奏孝門舊多偽作祥瑞並請破孝門勒從課

天地所生人為萬物之貴孝經天地之性人為貴列子天生萬物惟人為貴人倫所重孝為百行之原孝經人之行莫大於孝唐元宗孝經序雖五孝之用則別而百行之原不殊昔傳曾閔之名今有荀何之譽蕭廣濟孝子傳閔損曾參門徒之中最有孝稱今言孝者莫不本之曾閔初學記傳元著書稱荀勗何曾日交王之道事其親者古稱曾閔今有荀何孝通厚載則白兔呈休後漢書方儲幼喪父事母孝母死負土成墳種奇樹千株白兔遊其下孝感圓穹則丹烏結慶華陽國志孝子吳順養母赤烏巢其門于旦巡省風俗敷揚皇猷未聞沮勸之方左傳賞罰無章何以沮勸遽表澆浮之迹舊蒙旌表書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今請別除詐濁

不逮於詐清慕善猶愈於慕惡後漢書張湛矜嚴好禮人或謂湛僞詐湛笑曰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可乎豈可以已無仁不信仁者之行仁以已無孝即疑孝者之非孝蠻貊之國尙或難容父母之邦論語何必去父母之邦如何自處靡闕大體史記未覩大體好許徵疵漢書陳湯傳舉大美者不疵細瑕事既不然若爲通允

祠部二條東晉而下皆有祠部郎唐改爲祠禮大夫尋復舊延載元年制天下僧尼隸焉

祠部郎中舊惟稱祠部郎唐置郎中孫佺狀稱往年度人多用財賄遞相囑請元無經業望更銓試不任者退還

本邑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左傳人之所崇惟仙與佛伏自恒星夜隕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端應經四月八日夜明星出佛從右脅生落地即行七步吉夢宵傳初學記後漢明帝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於朝傅毅以佛對帝遣使往天竺得佛經及釋迦像自後佛法遍於中夏既脫酣象之跡涅槃經阿闍王令醉象蹋佛佛舒五指遂爲五獅子醉象惶懼而退爰開白馬之寺初學記漢明帝立精舍以處摩騰即白馬寺也名白馬者相傳天竺有招提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後改招提爲白馬諸處多取名焉明須慈悲結慮忍辱凝懷法華經慈悲爲室柔和忍辱爲度坐鴿珍以勤誡佛經佛說法有鴿投坐下佛看見是一鷹驅來乃割肉喂鷹全鴿命獲鵞珠而守戒釋典人有珠僧見鵞鷺吞其人失珠疑僧竊竟受誣罪終護鵞不說吞珠指法場之門戶豁爾

天開高僧傳僧督得禪法要遂精練五門郭璞江賦豁若天開導智海之波瀾渙然冰釋維摩經不入煩惱大海則不得一切智寶杜預左傳序渙然冰釋如斯行業後魏釋老志凡說教大抵言生生之敎皆因行業乃出塵囂楞嚴經汝修三昧本出塵勞偸心不除塵不可出左傳湫隘囂塵豈容闡提末品白居易與齊法師書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法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方便法故爲闡提楞伽經闡提有二種一者捨一切善根二者菩薩本自願方便沙彌淺學釋氏要覽僧落髮後稱沙彌華言爲息慈謂安息於慈悲之地又謂息惡行慈也不精不進李相經佛年十九出家學道勤行精進會無羅漢之因四十二章經辭親出家解無爲法名曰沙門進志清淨成羅漢沈約佛像銘積因成業行囑行賕廣韻囑付也託也說文賕以財枉法相謝也翻習檀施之業王巾頭陀寺碑行不捨之檀而施洽羣有李善注天

竺言檀此言布施杜甫詩注合華梵之言而云檀施四分十誦隋書經籍志鳩摩羅什譯十誦律佛陀耶舍譯四分律爲小乘之學本自面墻書不學墻面六度三明瑞應經行六度維摩經佛身從三明生舊來膠柱史記膠柱鼓瑟爲雞爲鶩楚詞雞鶩爭食玷鶴樹之清風王融法門頌鶴林雙樹寶積經佛在雙樹涅槃樹本四株青葉佛涅槃後合爲雙樹葉如白鶴荅樹亦涅槃也如虺如蛇詩維虺維蛇宗門統要凡聖同居蛇龍混雜穢龍宮之妙法佛書佛土名淨土常清淨自然無一切雜穢纂靈記華嚴大經龍宮有三本佛滅度六百年有龍樹菩薩入龍宮誦下本十萬偈四十八品流傳天竺銓擇僞濫解退爲空

大雲寺僧曇暢奏率僧尼錢造大像高千尺助國爲福諸州僧尼訴云像無大小惟在至誠聚歛貧

僧人多嗟怨既違佛教請爲處分

泥洹歸靜涅槃入寂隋書經籍志佛以二月十五日入般涅槃涅槃亦曰泥洹譯言滅度亦言常樂我淨維摩經注寂謂寂滅常靜之道法初不滅故現滅以歸空僧肇論小乘以三界熾然故滅之以求無爲大乘觀法本自然今何以滅乃眞寂滅法華經如來生於種種之地所謂解脫相離相滅相終歸於空道本無生故因生而不用六祖壇經五祖傳偈日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後魏釋老志凡爲善惡必有報應經無數形澡練神明乃致無生而得道也佛十大弟子憶妙覺之微言法華經佛來出家時有十大弟子皆舍所珍往詣佛所佛地論佛者覺也如夢覺故名爲佛僧肇論憶微言於聽表八部龍王禮如來之雙足法華經鈔世尊於靈山會上爲諸大衆說經天龍八部咸悉歡喜法華經有龍王各禮佛足傳

燈錄佛滅後迦葉至雙林樹間號泣佛於金棺內現雙足李善文選注如來佛號晃迴法藏碎金本覺為如今覺為來來故名如來 **象牙塔廟刻畫眞容** 華嚴經六牙白象王菩薩布施齒成最勝塔佛祖統記晉永寧元年扶南國進象牙塔大悲經佛說我滅後有為我造立塔廟當得涅槃果諸經要集昔優塡王初刻栴檀波斯匿始鑄金質皆現寫眞容工圖妙相 **牛頭栴檀雕鐫寶相** 增一阿含經優塡王以不見如來即以牛頭栴檀作相高五尺華嚴經摩羅耶山出栴檀香名曰牛頭若以塗身設入火坑火不能燒釋氏通鑑梁武普通元年扶南國獻栴檀瑞相王巾頭陀寺碑金資寶相 **祇欲垂儀設教** 李善文選注儀謂法象之儀傳燈錄大安寺壁畫高僧眞儀杜甫詩方知象教力注如來既化諸大弟子刻木為佛以形像教人也 **豈以廣大自矜抽道俗之筋髓暗凡庸之耳目論其壯也釋迦文之淸液納海吞江** 李石續博物志佛者

本號釋迦文即天竺釋迦魏國王之子華嚴經猶如大海吞納衆流左思吳都賦或吞江而納海語其高也盧舍那之形象包天括地佛祖統記盧舍那者此云淨滿諸惡盡故淨萬德圓故滿亦云光明徧照唐咸亨三年勅洛陽龍門山鐫石龕盧舍那像高八十五尺十門辨惑論并蛙棲甃莫辨括地之深澤鷃搶榆詎識垂天之廣乃法身之自在無量壽佛經觀自在或現大身滿虛空中或現小身長丈六尺傳燈錄龍樹尊者得法後至南印度於座上現自在身如滿月輪匪人力之壙爲孟子人力不至於此赤熛似彈能燒萬頃之陂說文熛火飛李白明堂賦赤熛掌火緯書天有五帝南方火帝名赤熛怒後漢書汪洋若千頃陂白月如盤獨耀韓愈月蝕詩月形如白盤元奘西域傳月盈至滿謂之白分虧至晦謂之黑分長阿含經四天之下黑風吹海漂出日月照臨天下大鐘千石藉小木而方鳴司馬相如上林賦撞千石

之鐘王少頭陀寺碑洪鐘虛受無來不應李善注學記云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 高屋萬閒待微鐙而破暗法華經如暗得燈如炬除暗 心方一寸列子文摯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經營宇宙之先目闊數分歷覽虛空之外何必大者則聖小者不神此頑僧之褊情左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詩惟是褊心 非達士之深見三昧經集諸達士淨三界行阿含經此二達士得他心旨 佛在虛廓之上不居空木之中釋法琳破邪論諸佛大人遊涅槃之妙苑住般若之眞經不可以言相求不可以情慮擬形同法性壽等太空俱應物現身如水中月所以翟師見三尺之貌羅漢覩丈六之容滿虛空小入絲髮隨緣應質化無常儀 大何用緊怨爲形欲悲成像言人多嗟怨 大推初意定是不然言違佛敎 小人之

言宜從案記

主客二條 主客之職周有之漢置客曹尚書主外國夷狄隋爲主客郎又改司蕃郎唐復爲主客

鴻臚寺中土蕃使人素知物情慕此處綾錦及弓箭等物請市未知可否

一人有慶 書呂刑文 四海無虞 書畢命四方無虞博物志七戎六蠻九夷八狄形類不同總而言之謂之四海言皆近於海也 萬國於是星馳 左傳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而朝者萬國揚雄甘泉賦八方協兮萬國諧 八方由其霧湊 河圖龍文鎮星光明八方歸德袁淑效白馬篇八方湊才賢賈逵國語注湊聚也揚雄甘泉賦霧集而濛合 烏孫合種 漢書烏孫昆莫有十餘子國分爲三 咸鴈集於鴻臚 揚雄解嘲乘雁集不爲之多文獻通考周官有象胥秦有典客

漢初為連敖後改鴻臚鴻聲也臚傳也傳聲贊導故曰鴻臚犬族振羣說文赤狄本犬種故字从犬並蜂歸於蠻邸漢書蜂生顏師古注衆多也三輔黃圖蠻夷邸在長安城內槀街眷彼茅宇逸周書建大社於國中將建諸侯鑿取其方一面之土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土封之詩大啓爾宇開此槀街見上卽崇三揖之儀張衡東京賦天子乃以三揖之禮禮之周禮王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土揖推手小下之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也爰設九賓之禮史記藺相如謂秦王曰大王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集解韋昭曰九賓則周禮九儀祇如土蕃使者實曰酋豪唐書土蕃本西羌屬居析枝水西邱遲與陳伯之書酋豪猜貳蒙遜沮渠之苗晉書沮渠蒙遜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焉禿髮烏孤之族晉書禿髮烏孤河西鮮卑人其祖在孕母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氏焉

占風入謁十洲記武帝政和三年月氏國使者曰東風入律百旬不休中國必有好道之君故貢神香陛下反不知眞是臣國占風之謬矣越駝嶺而輸誠異苑西域苟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得飲之令人身體香淨而昇仙就日來朝大戴禮宰我問帝堯孔子曰就之如日瞻之如雲隔驢山而納款北史烏萇國有檀特山山上立寺以驢數頭運食山下無人控御自知往來也歡鶴綾之絢爛庾肩吾謝賜綾啓圖雲緋鶴彩映冰霜拾遺記東海員嶠山有冰蠶以霜雪覆之則爲繭其色五彩覩鳳錦之紛葩鄴中記御史府中有鳳皇錦光含日月拾遺記蠕支國貢列璞錦文似雲霞覆於日月鸞弧六合鮑照詩鸞弧不解張考工記弓人爲弓取六材又秋合三材則合鄭注合堅密也犀角麋筋郭璞毛詩拾遺象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爲弓者列女傳此弓幹生泰山之阿傅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粘以

河魚勁箭三同 司馬相如上林賦右夏服之勁箭考工記矢人凡相笴欲生而摶同摶欲重同重節欲疏同疏欲㮚 周禮司弓矢有枉矢絜實疏㮚義取堅實

星流電激 春秋考異郵記枉矢精狀如流星班固答賓戲風颷電激太公六韜電影矢青莖赤羽以銅爲首

聽其市取實可威於遠夷任以私收不足損於中國宜其順性勿阻蕃情

波斯崑崙等船到給食料已前隱沒不付有名無料虛破官物請停 唐書南海歲有崑崙船市外國珠琲象牙犀角

扶南雜種 晉書扶南王本是女子字葉柳有他國人混潰者夢神賜之弓又教載船入海遂至扶南葉柳禦之混潰舉弓葉柳遂降納以爲妻而據其國邱遲與陳伯之書姬漢舊邦無取雜種

安西諸國 舊唐書安西都護府治西州後徙治高昌故地又徙治龜茲

跨險憑危梯山航海

飛艎走浪謝朓詩飛艎遡極浦望鼠島而三休十洲記南海中有炎洲洲上有火鼠毛可爲布賈誼新書翟王使使者至楚楚王欲誇之饗客章華之臺三休乃至於上大艑參雲指麟洲而一息韻會蠻夷汎海舟曰艑述異記西海有鳳麟洲上多麒麟鳳皇四名鳶波象郡萬艑爭先後漢書馬援曰當吾在浪泊西里間仰視飛鳶跕跕墮水劉淵林吳都賦注象郡今南郡也又有象林郡方言船後曰舳舳制水也郭璞注今江東呼舵爲舳烏滸狼臕千艘競進劉淵林吳都賦注烏滸南夷別名也其落在深山之中狼臕人夜鶚金知其真否說文艘船總名○按波斯判止此其餘脫失下遊賊滿山云云乃禁酒事別是一判文獻通考引晁氏云張鷟書判凡一百首今本止七十餘首蓋所脫多矣

遊賊滿山刑人半市揚雄廷尉箴寇賊歸山刑者半道督郵從事猶密

興於私門世說桓溫有主簿善別酒好者為青州從事惡者為平原督郵賢者聖人注見尚書都省篇尚潛行於暗室飲德何負徒發孔融之譏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酒何負於治哉詳見醞篇注淫具未除終獲簡雍之誚蜀志先主禁酒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罰簡雍同先主游見一男子曰彼欲淫何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曰彼有其具與欲釀同先主大笑原欲釀者利存禁酒之法害遠鬻酤之家楚國亡猿禍連林木淮南子楚王亡其猿而林木為之殘許慎注猿依木故殘林以求之吳宮火燕殃及樓臺虞氏家記吳白門闔閭作至秦始皇時守宮吏以火燭燕窟失火燒宮此樓故存所喪全多所存詎幾理貴崇乎梗概張衡東京賦其梗概如此政無伺於禁虛位人之方居斯而已按此判不知何題且逸其前半中多言酒事姑注之

以俟考補

兵部一條周禮大司馬卽今兵部之任也隋置兵部尚書唐龍朔二年改爲司戎大常伯咸亨元年復舊

兵部奏默啜賊入趙定郤取幽州居庸程出都督梁亶牢城自守不敢遮截請付法依問得款古之用兵全軍爲上孫子用兵之法全軍爲上破軍次之亶既全幽州城不合有罪

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在祀與戎國之大事並見左傳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書泰誓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金縢天大雷電以風王泣曰今天

動威孔穎達疏天動雷電之威王者矜殘用干戈而肅令史記神農氏衰諸侯相侵伐於是軒轅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蠢茲日逐詩蠢爾蠻荊漢書日逐王將衆來降蕞爾天驕左傳蕞爾國杜注蕞小貌漢書胡者天之驕子苞玉塞以疏江晉書禿髮載記論控弦玉塞漢書阸以玉門陽關注阸塞也控金微而作鎮後漢書竇憲以北虜微弱遂欲滅之遣耿夔等將兵擊北虜於金微山大破之通典貞觀二年鐵勒九部大酋領率降置金微都督府張衡西京賦作鎮於近韋鞲毳幕射多食鼠之夫羶肉酪漿俗負乘羊之貨李陵答蘇武書韋鞲毳幕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史記匈奴傳兒能乘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兎用爲食鴟鴞萬路憑陵燕趙之郊狐兎千羣撓亂幷幽之地晉書四夷論振鴞響而挺災毛萇詩傳鴟鴞惡聲鳥也左傳馮陵我敝邑揚雄幽州箴燕

趙本都潘岳西征賦狐兔窟於殿旁虞羲詠北伐詩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并朝野僉載唐長安二年九月一日太陽食盡默啜賊入并州至十五日夜月食盡賊並退梁亶忝司金鼓左傳金鼓以聲氣也孫子言不相聞故爲之金鼓謬掌銅符漢書文帝爲銅虎符注當發兵遣使至郡合符符合乃受之既典軍容禮記軍容不入國兼知州務理須擊蛇作陣晉書初諸葛亮造八陣圖魚腹平沙之上累石爲八行相去二丈桓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孫子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列鶚爲軍初學記列子黃帝與炎帝戰以鵰鶚鷹鳶爲旗幟蓋旌旗之始也孟康漢書注鶚大鵰也顏師古云鷙擊之鳥鷹鶚之屬蓋大而鷙者耳非鵰也驅貔貅而掃蚩尤縱熊羆而撲玁狁史記黃帝教熊羆貔貅與炎帝戰蚩尤作亂黃帝與戰於涿鹿之野遂禽殺蚩尤書如熊如羆詩薄伐玁狁山陵向背握元女之

靈符孫子用兵之法高陵勿向背邱勿逆又曰邱陵隄防必處其陽而右背之此兵之利地之助也龍魚河圖黃帝不能禁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兵符伏蚩尤曹植仙人篇與帝合靈符日月孤虛操黃公之秘術後漢書方術傳注孤虛者孤謂六甲之孤辰若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為孤也對孤為虛史記張良遇老人授書一篇曰讀是則為帝者師後十三年見我濟北穀城下黃石即我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文獻通考黃石公三略下邳神人撰此即圯上老人以一編書授張良者豈得拙於對寇怯於用兵擁堅甲以自防坐重城而固守不圖邀截故縱奔馳脫翔鳥於高林送游魚於深水世說桓南郡與殷荊州共作了語殷曰投魚深淵放飛鳥無心捉搦樂府有捉搦曲鴟掛網而還飛列仙傳李仲甫夜臥或為鴟後至巨山上候北風當飛渡南海山上有羅鷹者羅得鴟視之仲甫也曹植責躬

詩衆掛時網有意寛疏鼠入囊而重出晉陽秋區張作鼠市四方丈餘開四門門有一木人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推之室執全城之語總貽虜敵之辜

宜據刑書左傳鄭子產鑄刑書准條科給

國子監二條國子之名周禮有之晉初立國子學隋改爲國子監唐因之

監尹勤奏學生多無經業舉送至省落第並請退還本邑以激勵庶望生徒進益

大學小學尊師而敬道禮記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學記詔於天子無北面所以尊師也又云皮弁祭菜示敬道也上庠下庠欽賢而貴德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漢書公孫宏有欽賢館謝靈運擬魏太子詩恭此欽賢性老子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稽山之竹資栝羽以宣功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家語子路見孔子曰南山之竹不扶自直斬而用之射達於犀革子曰栝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不亦深乎北史儒林傳序貴游之輩飾以明經可謂稽山竹箭加之栝羽崑岫之珍待琢磨而爲器劉向新序玉産崑山韓詩外傳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治猶之貧也詩如琢如磨東序西序離經辨志之原王制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學記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辨其心意所趨向也小成大成溫故知新之學學記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論語溫故而知新何晏注尋繹故者又知新者謂積川爲海蛟龍魚鱉處其中法言百川學海而至於海荀子積水成川蛟龍生焉禮記中庸黿鼉蛟龍魚鱉生焉積土爲山鸞鷟鵷雛翔其上荀子積土成山張衡

東京賦鸑鷟鵷雛翔其上李善注鸑鷟鳳之別名也鵷雛鳳屬也尸子土積成岳楩柟豫章生焉水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出也學而從政左傳學而后入政罔不由茲學古入官書周官文其來尚矣祇如每年貢舉先有成規登上科者高步於龍門漢書舉賢良文學有甲科乙科丙科江淹雜詩高步超常倫藝文類聚符子日觀於龍門有一魚奮鱗鼓鬐登乎龍門而爲龍談苑士人初登第必展歡宴謂之燒尾說者云魚躍龍門必須雷電燒其尾乃化落下第者退飛於鷁路漢書武帝舉賢良方正對策太常奏公孫宏第居下左傳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易林鷁飛中退舉事不進杜甫詩倚風遺鷁路隨水到龍門蹶足之馬尚想造塗廣韻蹶失腳也長阿含經如善調馬猶有蹶倒還復正路抱朴子駑鈍不可一塗趣失晨之雞猶思改旦春秋考異郵雞應旦鳴吳志諸葛瑾日失旦之雞復思一

鳴魏志管輅射山雞曰鳴不失晨庶使鴻飛海浦仍懷漸陸之期詩鴻飛遵渚張衡西京賦鶚聲振海浦說文浦水濱也易鴻漸於陸孔疏進而得高之象史記卜式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索隱謂未遇爲時所輕鶴唳霜皐尚有聞天之望李善文選注唳鶴聲也晉書陸機欲聞華亭鶴唳不可復得詩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豈得一回試落便棄前功戰國策養由基善射客曰百發百中而不已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善誘生徒郤將未可論語夫子循循然善誘人昔蘇秦十上豈曰無才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主父八條何妨有用漢書主父偃上書所言九事其八爲律令一爲諫伐匈奴上召見謂曰公安在何相見之晚也尹勤西唐教首後漢書高鳳專精誦讀爲名儒教授西唐山中北海儒宗後漢書鄭元北海人修經業弟子自遠方至者數千初學記北海有鄭元

儒林講堂史記叔孫通爲漢儒宗應知三絶之勞史記孔子晚喜易讀之韋編三絶頗識百篇之訓墨子周公朝讀書百篇隨藍改質實藉招攜荀子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藝文類聚泰子曰常聞作人當如圓圖之藍不異衆草染而後朗然左傳招攜以禮題竹書名頁資教授後漢書鄧禹願垂功名於竹帛漢書儒林傳各專門教授寧有棄古人之糟粕莊子桓公讀書輪扁曰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頓被疏遺受新生之束脩頻爲改換論語自行束脩邢昺疏束脩者謂十脡脯也所請無理狀涉有情未可舉科且宜從記

太學生劉仁範等省試落第撾鼓申訴准式卯時付問頭酉時收策試日晚付頭不盡經業更請重

試臺付法不伏

劉仁範青衿胄子詩青青子衿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書敎胄子孔注胄長也黃卷書生金樓子有人讀書把卷即睡梁人因呼書卷為黃嬭怡神養性如乳媼也遯齋閒覽古人寫書皆用黃紙以檗染之所以避蠹故日黃卷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生非應奉之五行後漢書應奉讀書五行俱下異王充之一覽後漢書王充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天下第一希聞胡廣之才後漢書胡廣舉孝廉試為天下第一日下無雙罕見黃童之譽後漢書黃香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南史伏挺博學有才任昉深見歎異曰此子日下無雙按日下無雙本伏挺事天下無雙乃黃童事因對上句天下字乃借用之春秋一月徒棄光陰魏略賈逵好春秋常自課月一遍文史三冬虛淹歲

月漢書東方朔日三冬文史足用有司試策無晁錯之用科漢書詔有司舉賢良文學上親策之時對策者百餘人惟晁錯爲高第主者詮量落公孫之下第注見前篇理合逡巡斂分退坐授銓按唐選法尚書銓掌七品以上選侍郎銓掌八品以下選豈得俯仰自強肆情撾鼓伏稱問頭付晩策目難周銓退者即恨獨遲偷就者不應偏早訴人之口皆有愛憎試官之情終無向背傲不可長禮記曲禮文驕不可盈漢書常山王驕盈若引窺覘之門恐開僥倖之路多冠奏劾自合依獬漢官儀御史皆服豸冠獬豸知人曲直觸邪佞馬喙無冤何煩苦訴春秋元命苞堯爲天子夢馬喙子得皐陶聘爲大理淮南子皐陶馬喙是爲至信決獄明白鑒於人情漢書張釋之爲廷

尉天下竝從明典勿信游辭孔安國尚書序剪截浮辭
無冤民

少府監二條少府秦官漢因之隋置少府監唐武德九年改將作為少府監神龍元年復舊監
監設一賀敬盜御茵席三十事大理斷二千五百
人總判

里敬不伏云其物雖部分未進不得為御物

沈沈少府掌其山海之資沈沈注見門下省篇漢書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名曰禁
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隱隱內藏職在瓌奇之貨唐書龍朔
少者小也故稱少府
二年改少府監為內府監張衡西京賦瑇瑁象牙之寶
瓌貨方至鳥集鱗萃薛綜注瓌奇貨也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說文象長
萬里雲奔廣志瑇瑁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說文象長
鼻牙南越大獸三年一乳郭璞山海經注象
牙骨可珊瑚馬腦之珍三邦輻湊說文珊瑚似玉而赤
為器用色南州異物志珊瑚

生大秦國魏文帝瑪瑙賦馬腦玉屬也出自西域文理
交錯有似馬腦因以名之西都賦萬方輻湊注如輻之
湊於轂也百萬錢之重寶寶表貞廉王褒四子講德論祿勤拎奉以厲貞廉二
千石之崇班方求清素魏志鄭渾遷陽平沛郡二太守清素在公薛宣之才
茂行潔乃應斯榮漢書薛宣爲少府才茂行潔王觀之守法不移方
堪斯任魏志王觀徙少府大將軍曹爽奢放多有干求憚觀守法乃徙爲太守賀敬挈瓶
小智左傳雖有挈瓶之智陸機文賦患挈瓶之屢空李善文選注挈瓶喻小人之智荷蕢庸才
皇侃論語義疏荷擔揭也蕢織草爲器可貯物也于寶晉紀總論凡庸之才謝楊阜之公清
魏志楊阜遷少府上疏曰昔召信臣爲公府奏罷浮食令宜節度帝納之非孔融之朗悟後漢
書孔融幼有異才李膺歎曰高明必爲異器後徵爲少府祇如桃笙象簟擬進乘輿

左思吳都賦桃笙象簟竹譜桃枝竹皮滑而黃可以爲席方言簟宋魏之閒謂之笙西京雜記武帝以象牙爲簟賜李夫人 翠被鴛裯咸供御用 楚辭翡翠珠被爛齊光些毛萇詩傳裯單被也西京雜記趙飛燕爲皇后女弟昭儀上遂三十五條有鴛鴦被 豈得外爲鼠盜 漢書張湯爲兒時鼠盜肉掘鼠與肉具獄磔於堂下 內縱狼貪 史記桀有諛臣名曰趙良敎爲無道勸以貪狼 未聞匡鼎之賢 漢書匡衡好學尤精詩諸儒語曰無說詩匡鼎來張晏注匡衡少時名鼎 已蹈敬聲之譴 漢書公孫賀子敬聲代賀爲太僕擅用北軍錢發覺下獄死 赤袗之席 玉篇袗緣也孔安國書注純緣也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如次席黼純 輒入私家文袷之衿 釋名文者會集衆采以成錦繡史記匈奴傳服繡袷綺衣表長襦錦袷各一方言衿謂之交注交領也 擬移公室盜物數逾三十擬流遂越二千理合

甘從仍懷苦訴款稱物雖部分未進御前執此曲途深乖直道但供玩好奏進珍奇監當各有司存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內外各有司存擬進便爲御物何必要須入內方可爲偷法有正條理須明典

府史杜元掌造金璽遂盜一枚鑄敗爲酒器斷絞不伏云東玉未進合准常盜不合死按東玉盞即璽字幷合之誤

傳國之寶有道必資漢書高祖入咸陽得秦璽世世傳授號曰漢傳國璽式開瑞象之文尚書中候河龍圖出洛龜書成赤文象字以授軒轅祇啓祥麟之字晉書元帝

時有白玉麒麟神璽出於江寧其文曰長壽百年日有重暉皆以爲中興之兆焉 白玉爲檢注見中書省篇 映犀鈕以分輝說文鈕印鼻也司馬彪續漢書中二千石以下至四百石佩雙印皆以黑犀 黃金爲繩瑩龍纎而動色注並見中書省篇 旣施寶玉復假金銀衛宏漢舊儀秦以前以金玉銀爲方寸璽秦以來天子獨稱璽又以玉羣下莫得用漢官儀武帝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銀千石以下銅印 封以青布之囊崔豹古今注青囊所以盛印也奏劾者則以青布囊盛印於前示奉王法而行非奏劾日則以青繒爲囊盛印於後 帶以采組之綬續漢書輿服志韍佩旣廢秦乃以彩組連結於璲光明章表轉相結受故謂之綬 杜元一介庸瑣劉熙孟子注陳仲子齊一介士也北史許善心傳庸瑣涼能孤陋末學 千載寒微晉書吾彥傳出自寒微 馳策十年之閒始預九流之選

李垂吏部箴銓管九流理須恪勤匪懈守孫賀之曹漢書公孫賀武帝拜為丞相不受印綬頓首涕泣左右問其故曰恐負重責夙夜在公見詩守常林之教魏志常林節操清峻按兩守字當有一誤豈得小心之譽未出於街庭大懟之蹤已流於臺寺懟本作憝惡也書元惡大憝剗此六璽輒盜一枚遺殘螭角之輝衞宏漢舊儀王莽纂位就元后求璽后以璽投地上螭一角缺翻作褭蹏之用漢書武帝詔曰往者朕郊上帝泰山見金宜鑄黃金為麟趾褭蹄以協瑞焉注古有駿馬名腰褭赤喙黑身日行萬五千里也方寸妙篆奄就爐銷五字靈文春秋合誠圖鳳凰負圖授堯其章曰天赤帝符璽五字俄從灰壞量其犯狀罪不容誅語其刑名死有餘責既投無赦之律合處不敬之論禹泣既

不原辜說苑禹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湯祝如何免罪賈誼新書湯見設網者四面張令去其三面舍一面祝曰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其犯命者宏從綾坐以肅朝章

將作監二條唐虞共工周官考工秦爲將作少府漢爲將作大匠隋立將作監唐因之

大匠唐將作監設大匠一人總判吳淳掌造東都羅城牆高九仞隍深五丈正屬春時妨農作百姓訴至秋收後淳自求功抑而不許御史彈非時興造付法不伏

九卿分統禮記三公九卿文獻通考漢以將作少府等官謂之九寺大卿漢朝開土木之官漢書將作少府掌修土木之功百工惟時皐陶謨文周禮置梓材之職

書有梓材篇正義梓木之善者治之宜精因以爲木之工匠名斧斤動役測之以寒暑左思魏都賦測之以寒暑李善注周禮以土圭測日景日南多暑日北多寒版築興功揆之以日星左思魏都賦揆日晷考星耀劉淵林注詩定之方中作於楚宮揆之以日作於楚室定營室星方中可以興土功也以人從欲左傳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傾宮就而紂亡揚雄甘泉賦襲璿室與傾宮服虔注桀作璿室紂作傾宮以欲從人露臺休而漢盛漢書文帝欲作露臺計之直百金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爲吳淳任居大匠職重繕工文獻通考秦有將作少府漢景帝更名將作大匠唐龍朔二年改將作爲繕工監踐李固之前規後漢書李固自荆州刺史遷將作大匠躡曹襃之舊跡後漢書曹襃永元時遷將作大匠建都河洛班固東都賦立號高邑建都河洛起役伊瀍張衡東京

賦審曲面勢左伊右瀍百堵所以雲興詩百堵皆興鄭箋五版爲堵庾闡揚都賦枕百堵之層城晉書顧愷之言會稽山川之狀雲興霞蔚九仞由其岳立淮南子鯀作九仞之城五經異義天子之城九仞鮑照蕪城賦格高五岳畚簣魚貫強脊者使之負持鍬杵鴈行長脛者使之踏插淮南子伊尹之興土地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強脊者使之負土長脛以蹋插者使入深優旃欲漆之郭雖復難周史記秦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顧難爲蔭室耳張儀覆錦之城於焉易就益州記張儀所築錦城在州南華陽國志成都城故錦官也錦工織錦濯於江中則鮮明濯於他水則不如故名錦里城九重之邑淮南子崑崙山有層城九重無勞走馬之形搜神記秦人築城數崩有馬馳走因馬跡爲城乃定遂名馬邑萬家之都沈約安樂王碑郛壥之內雲尾萬家自有臥龍之異王隱晉書

涼州城有臥龍形故名臥龍城理須候隙啓閉左傳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又啓塞從時注門戶道橋曰啓城郭牆塹曰塞務在從時禮記凡舉大事必順其時下不奪於三農孟子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周禮三農生九穀鄭司農注山農澤農平地農上不虧於八部河圖括地象天有九部八紀地有九州八柱倉庚遷木殊非濬洫之辰詩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又遷於喬木左思魏都賦崇墉濬洫劉淵林注濬深也洫城溝也戴勝降桑豈是營都之日禮記季春之月戴勝降於桑漢書婁敬云昔成王乃營成周都洛寧有自求微效廣棄人功既廢春疇空從霜典

少匠唐將作監設少匠二人柳佺掌造三陽宮在登豐縣唐聖歷間建臺觀壯麗三月而成夫匠疲勞死者十五六掌作

官加兩階被選撾鼓訴屈

千八百國王者以列郡分州呂氏春秋禹決江疏河所活者千八百國賈山至言周蓋千八百國史記秦始皇并天下分置三十六郡左傳芒芒禹迹畫爲九州經啓九道三十六所

聖人有離宮別館班固西都賦離宮別館三十六所三輔故事上林四百餘里離宮別館非一所也

鵲宇啣月三輔黃圖武帝起鳷鵲觀陸德明毛詩音義屋四垂爲宇其五柞而

連陰漢書武帝建五柞宮四五柞樹以名龍臺造天三輔故事龍臺高六丈三齊畧記平昌城內有臺高六丈神龍出入其中故名龍臺張衡東京賦圜闕竦以造天孔安國尚書注造至也埒九華

而接影魏志文帝築九華臺稱木輕重爲之雖高隨風搖動而不傾明帝懼其危以大木扶之卽壞

三陽地隣崿坂一統志嵩山一名崿嶺境帶嵩邱潘岳懷舊賦前瞻太室後眺嵩

邱斜瞻玉女之祠嵩山記山有玉女臺云漢武帝見三仙玉女因以名臺近瞰井公之博穆天子傳天子東征與井公博三日不決爰茲勝壤陳知微中嶽碑宅茲勝壤聿啓深宮荀子魯哀公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取酸棗之前基薛道衡宴喜賦韓王酸棗之觀荒疏燕漫楚國陽雲之臺空見塵埃探棠棃之舊制三輔黃圖漢有棠棃館柳佺職惟經構詩經始靈臺書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位掌欂櫨柏梁臺詩將作大匠云桂枅欂櫨相支持說文欂櫨柱上枅蒼頡篇枅柱上方木栱木傷於林衡全模授於梓匠左思魏都賦傷栱木於林衡授全模於梓匠五臣注傷理木之器兩手合抱曰栱林衡主山林之官梓匠攻木之人鳳池青瑣注見中書省及門下省篇參差雁齒之階庾信溫湯泉碑秦皇餘石仍爲雁齒之階漢武故事驪山湯泉始皇砌石起宇至漢武又加修飾焉鸞㢠綺

牕文選古詩交疏結綺牕薛綜西京賦注疏刻穿之也然則刻爲綺文謂之綺疏也錯落魚鱗之屋班固西都賦隨侯明月錯落其間楚辭魚鱗屋兮龍堂庾信溫湯泉碑漢武舊陶鄭用魚鱗之瓦

璿題耀日揚雄甘泉賦璿題玉英應劭注題頭也榱椽之頭皆以玉飾張衡西京賦引耀日月

聳瑇瑁之金椽漢武故事上起神室椽塗以金刻瑇瑁爲禽獸以薄其上

珠網懸星宋玉詔魂網戶珠綴刻方連些注以木爲門屏而刻爲方目如羅網之狀江淹擬從駕詩宸網擬星懸

洞琉璃之寶閣漢武故事上起神屋屏扇悉以白琉璃作之光照洞徹十洲記方丈山上有琉璃宮崔融嵩山啓母碑周施瑇瑁之椽徧覆琉璃之瓦

似王彬之勤苦自覓封侯晉書王彬爲大匠以營創勤勞賜爵關內侯

匪魏霸之優容怡然受罰後漢書魏霸拜將作大匠典作順陵時盛冬地凍中使督促數罰縣吏以厲霸霸撫循而已初不相責

華仲省費之

舉未展其能後漢書應奉曾祖父順字華仲和帝時爲將作大匠華嶠後漢書華仲爲將作大匠省費億萬伯眞士卒之先罕聞其效後漢書陳球字伯眞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六帖陳伯眞爲將作大匠桓帝崩營陵寢皆躬親作工爲士卒先壯麗則論功極大漢書蕭何治未央宮上見其壯麗甚怒何曰非壯麗無以重威勞役則死者還多孔叢子陳惠公起陵陽之臺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三監吏孔子曰古聖王爲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退遽赦所執吏勤勞補拙而有餘史記貪富之道莫之予奪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白居易詩補拙莫如勤功過相除而不足漢書王嘉傳聖主有計功除過人未疲而事就乍可論優夫牛蹇而功成若爲徵賞加階放選已自偏矜撾鼓自強何爲淺見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

窮者輒驚聖聽不得無辜法有正條理宜科結

水衡監二條舜命益作虞以掌山澤周有司衡漢有水衡晉省水衡置都水臺隋置都水監唐改為水衡監

五月五日洛水競渡船十隻請差使於揚州修造須錢五千貫請速分付

水衡列職漢書武帝初置水衡都尉池苑分曹顏師古漢書注山林之官曰衡掌諸池苑故稱水衡既知游觀之娛顏師古漢書注水衡掌上林離宮燕休之處兼總鑄錢之府漢書文帝禁郡國無得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天下非官錢不得行庾信馬射賦水衡之錢山積河隄謁者服彼賢冠都水使司佩其蒼玉文獻通考秦漢有都水長

丞武帝以都水官多乃置左右使者以領之至東京凡都水皆罷幷置河隄謁者又曰都水使者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允釐舟楫肅掌陂池文獻通考秦漢有都水長丞主陂塘灌溉魏世主天下水軍舟船陳勰之績既深晉諸公讚陳勰有巧思遷都水使者洛陽記千金隄勰所置王延之效斯重漢書武帝時河隄大壞以校尉王延領河隄謁者斗柄亭午孝經緯芒種後十五日斗指午爲夏至梁元帝纂要日在午日亭午律中蕤賓呂氏春秋仲夏之月律中蕤賓高誘注陰氣葳蕤在下象主人陽氣在上象賓客葛亮渡瀘之時諸葛亮出師表五月渡瀘田文始生之日史記田文以五月五日生父勅勿舉母私舉之文長啓父曰不舉五日子何也曰及戶不利文曰何不高其戶父賢之立爲嗣續命之縷漸染成風辟兵之繒因循不絕風俗記端午造百索繫臂一曰續命縷一曰辟兵繒朱絲約縷變

成南楚之宏續齊諧記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建武元年長沙歐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曰見祭甚善常恐為蛟龍所竊可以楝葉塞上以綵絲約縛之二物蛟龍所畏世人作糉并五綵絲及楝葉皆汨羅之遺風也風土記端午造百索繫臂一日五色絲一曰朱絲

紫艾禳災大啟中州之俗荊楚歲時記五月五日采艾懸戶上以禳毒氣以師曠占有歲病則艾草先生故也文選蘇武詩山海隔中州注中州中國也

蒻鷃鴿之舌必是能言異苑五月五日蒻鷃鴿之舌能學人言

收烏鵲之腦自然懷戀淮南萬畢術鵲腦令人相思注取雌雄鵲各一燔之四道丙寅日與人共飲酒置腦酒中則相思也

爰因此日競渡為歡隋書地理志屈原以五月五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鼓櫂爭歸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

蘭橈鳴鶴之舟桂棹晨鳧之舸洞冥記影

蛾池有鵝毛船或以青桂之枝爲棹或以木蘭之心爲楫方言楫謂之橈庾信泛江詩蘭橈避荻洲西京雜記太乙池有鳴鶴舟魏王粲海賦乘蘭桂之舟晨鳧之舸穆天子傳天子乘鳧舟郭璞注舟爲鳧形今吳之青雀舫其遺象也

鴨頭泛濫與青雀而爭飛吳志諸葛恪置鴨頭船晉書陶侃有青雀舫

鷁首參差共飛龍而競逐淮南子龍舟鷁首高誘注鷁水鳥也畫其象著船首以禦水患晉宮閣記天淵池有飛龍舟

黃頭執櫂疑素鯉之凌波漢書鄧通以櫂船爲黃頭郎注土勝水故刺船郎著黃帽束晳補亡詩凌波赴汨郭璞江賦撫凌波而鳧躍

白衣揚櫓類蒼烏之拂浪吳志呂蒙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狀禮斗威儀江海不揚波東海輸之蒼烏

競渡所用輕利爲工荆楚歲時記南方競渡治其舟使輕利謂之飛鳧

創修十隻之舟費直五千餘貫金舟不可以泛水玉楫不可

以乘湍抱朴子瓊艘瑤楫無濟水之用造數計則無多用錢如何太廣玩物喪志所寳惟賢書旅獒文豈將有限之財以供無益之費旅獒不作無益害有益所請非急未可輒依

水工鄭國狀請決漢水直出鑿山通道至伊水入洛須夫五百乃運江淮租極便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書洪範文孔注潤下炎上言其自然之本性順性則易從違方則難理祗如漢江以北伊瀍之南巖嶂嶮崪以造天岡磴崢嶸而括地班固西都賦巖嶂嶮崪金石崢嶸張衡東都賦圖闕竦以造天楊炯少姨碑憑河圖而括地層峰切漢飛鳥迷林絕壑窮山奔豹失

路梁范雲巫山高詩巖懸獸無迹林暗鳥疑飛探深泉之月兔王充論衡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無不死者易林上山求魚入水捉兔市非其歸自令久罟罕有其功捉高標之日烏未聞其可左思蜀都賦陽烏回翼於高標圖經高標山名郭璞十日讚十日並出草木焦枯羿乃控弦仰落陽烏后稷之播殖九穀不能使苗稼冬生夏禹之引決百川不能使江河西注淮南子禹決江疏河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而不能使禾冬生鄭國才非識古智未超今乏袁敏之多能魏文帝典論陳國袁敏以單攻複每爲若神謝酈長之博覽魏書酈道元字善長歷覽羣書著水經注四十卷進不量力左傳不度德不量力退不省躬書惟干戈省厥躬逆地勢而開山楊炯少姨碑用遁甲而開山遁甲開山圖有巨靈胡者偏得坤元之道能造山

川出江河絕天眞以決水述征記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掌擘其上足踏其下分兩山以通河流今掌足跡猶存區區淺見輒與造化爭功廣雅區區小也嚴遵道德指歸論功與造化爭流潘岳西征賦侔造化以制作瑣瑣庸情擬其陰陽競氣爾雅瑣瑣小也舍人注計謀褊淺之貌暘烱少姨碑噴薄陰陽之氣銜枚塞海爲惷已深山海經發鳩之山有鳥名精衛是炎帝之女游東海溺而不返故常銜西山木石以堙海詩伐其條枚毛傳幹曰枚周禮有銜枚氏捧土塡河在愚彌甚後漢書朱浮與彭寵書云河濱之人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妄爲勞役虛費人功魏志明帝欲平北邙使登臺可望孟津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帝乃止既貪罔上之條合處欺天之罪審問情狀方可論科

沙苑監二條 沙苑在同州馮翊縣唐置沙苑監掌牧養

鴻臚寺狀稱默啜使人朝宴設蕃客沙苑監李秀供羊瘦小邊使咸怨御史彈付法

滔滔碧海 隋虞茂望海詩巨海碧滔滔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 萬穴於是朝宗 木華海賦江河旣導萬穴俱流書江漢朝宗於海孔注二水入海有似於朝百川以海爲宗宗尊也隋煬帝觀海詩委輸百谷歸朝宗萬川溢 隱隱黃樞 注見門下省篇 百靈由其納款 唐魏徵臨朝詩百靈侍軒后萬國會塗山聲教溢四海朝宗別百川 長城絕地 史記始皇使蒙恬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蒙恬曰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 高闕凌空 徐廣史記注高闕在朔方括地志朔方郡北有連山險於長城其山中斷兩峰極峻相對若闕故名高闕 包玉塞而爲險 注見兵部

篇左思蜀都賦包玉壘而為宇控金微而作鎮注見兵部篇龍荒景促漢書宣帝紀龍荒漢朔莫不來庭注龍荒匈奴祭天於龍城則飛雪千里宋玉招魂北方不可以止層冰峨峨飛雪千里龜林沍寒唐書回紇傳貞觀中鐵勒十一部歸命入朝以同羅部為龜林庾信齊王憲碑銘山連鳥道地盡龜林左傳窮陰沍寒則木皮三寸尸子朔方之寒冰厚六尺木皮三寸韋韝毳幕人傳食鼠之風羶肉酪漿俗染乘羊之化注見兵部篇登狼居而跋扈漢書武帝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封狼居胥山而還後漢書質帝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注跋扈猶強梁也臺號單于通鑑漢武帝登單于臺注單于臺冒頓單于所築處馬坂以挺袄臧延之西征記次前至黃馬坡去汁素緒十里地名光祿梁簡文帝度關山行山層光祿塞卻破夫人城千里辮髮漢書終軍曰解辮髮削左衽史記西南夷傳自

同師以東皆辮髮地方可數千里望夷邸而爭趨注見主客篇五月披裘郭義恭廣志代郡陰山五月猶霜雪列子當夏五月有披裘採薪者瞻洛橋而下拜庾肩吾謝賜宅啓御瞻鍾阜前枕洛橋左傳天子使宰孔賜齊侯胙齊桓公下拜登受聖朝仁以接物德以和人矜其屬國之情漢書置屬國以處匈奴降者韋昭注外國胡羌來屬漢者待以蕃臣之禮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李秀職編沙苑寰宇記沙苑一名沙阜唐置沙苑監掌牧養位綰牧司輒隱肥羊翻將瘦羜詩既有肥羜毛傳羜未成羊也郭璞云今呼五月羊為羜東觀漢記甄宇為博士上令賜羊宇自取最瘦者一羊供國宰見滋蕃三百維羣詩鄭箋百頭為一羣如何檢察羸肌薄毦說文羸瘦也徐鍇繫傳曰六畜之中駁馬多瘦牛亦瘦狗亦細形雞之瘦不至於劣惟羊瘦則羸也禮記羊泠毛而毳羶

供旦餼而難充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孔安國注特牲日餼瘦骨穿皮濟晨炊而無用後漢書陰子方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以祀之主簿之號空覩其髯崔豹古今注羊一名髯鬚主簿大夫之家獨畱其舌左傳羊舌大夫正義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受而埋之後事發追驗惟有舌在國人異之因號羊舌氏遂使賢王結恨漢書匈奴傳冒頓置左右賢王恥大國之風輕驕子相嫌注見兵部篇鄙中州之禮薄注見水衡篇憲司彈劾注見御史篇允合公條大理糾繩春秋元命苞堯得皐陶聘為大理書繩愆糾謬固難私縱

正月朔旦祭南郊沙苑副監劉瓛狀云方今尊崇

釋敎其羊料請減庶望國家有福慶祚綿長太常執奏祭天事大不宜降禮文獻通考周宗伯掌邦禮秦改曰奉常漢初曰太常欲令國家盛太常存故稱太常

銅漏應序說文漏以銅受水刻節晝夜百刻左傳履端於始序則不愆玉律調年漢書黃帝作律以玉爲琯後漢書候氣之法殿中用玉律庚信馬射賦玉律調鐘梁簡文帝菩提樹頌榮光動照玉燭調年暢彼三微白虎通正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三微者何謂也陽氣始施黃泉萬物動微而未著也均茲四氣禮記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尸子四氣和正光照此之謂玉燭中和之職漢書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如淳注言王政中和作官者樂其職節初元詩東方未明序刺無節也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玉燭寶典正旦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說文於鳳笙

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有十三簧象鳳之聲 **司歷之班** 左傳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分上序於虬箭** 張衡渾天儀製以王虬吐漏水鄭元周禮注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有短長焉太史立成法有四十八箭 **獻鳩發歲** 列子邯鄲民正月旦獻鳩於趙簡子厚賞之客問其故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梁元帝纂要正月孟春亦曰發歲 **放雀名辰** 孔叢子邯鄲人正朔獻雀綴五綵趙王大悅申叔以告子順子順曰正朔放之求有生也 **盤薦五辛** 風土記元日造五辛盤辛所以發五臟氣 **家承百福** 初學記馮衍銘曰元正上日百福孔靈 **元磔雞牖上遡媚景以禳災** 梁元帝纂要春景曰媚景 **懸羊戶閒應和風而助氣** 裴元新言正朔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覆之俗說壓厲氣元以問河南伏君伏君曰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嚙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椒花起頌** 初學記晉劉臻妻元日獻椒花頌杜甫詩椒盤已頌

花餞故迎新風俗通臘接也新故交接司馬彪續漢書季冬之月享臘以送故四民月令立春之日食生菜取迎新意柏葉傳杯風土記元日長幼拜賀進柏酒四民月令柏是仙藥迎暄梁元帝纂要春風曰暄風送冷禮記季冬出土牛以送寒氣受茲勝景方申藉稻之儀左傳郜子藉稻注藉者其君自出履行稻畝間禮記孟春之月天子躬耕帝畝敬以吉辰儀禮令月吉辰允迪燔柴之典禮記燔柴於泰壇祭天也劉瓛識非經遠智謝鈎深易鈎深致遠藴薙草之庸才周禮薙氏掌殺草唐書陸羽幼爲僧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師怒拘令薙草懷守株之小見韓非子朱人田中有株兔走觸而死因守株冀復得兔爲宋國所笑請禁屠於齋月唐書高祖武德二年詔自今正月五月九月是謂三長齋月望省料於郊天白虎通祭天必在郊者天體至清故祭必於郊取其清潔也欲崇

釋典希延慶祚但五帝三皇之代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內教猶潛內教佛教也歐陽詢藝文類聚以佛書爲內典二莊兩明以來王巾頭陀寺碑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漢晉兩明並勒丹青之飾李善注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周莊王魯莊公爲同時漢明帝夢見神人傅毅曰天竺有佛後杜甫詩得其形像晉明帝好佛手書形像經眞如始泛眞如會法堂注眞如禋理也已前無佛不廢禋宗書禋六宗於今日祭神如何滅省重人賤畜鄭元論語注重人賤畜先哲之格言論語比考讖賜問格言成式敬地尊天禮記是以尊天而親地也明王之令典任昉竟陵王狀前王之令典棄而用犬尚有前譏左傳棄人用犬周禮犬人凡祭祀供犬牲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轢之賈疏伏犬以王車轢之者謂軷道之祭犬羊俱得是以聘禮注云其用牲犬羊可也爾

愛其羊能無後誚論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邪情既虧正道小惠終亂大謀左傳小惠未徧論語小不忍則亂大謀並付所司各依前式

苑總監二條自隋而置東西南北皆有監唐因之兼有丞主簿等官以掌苑內館園池之事

秦新安穀水社舊是苑內地近被百姓吞併舊脫併字

將作數請收入苑百姓不伏

伊洛瀍澗書伊洛瀍澗入於河入溪九谷之津張衡東京賦九谷八溪庾信終南山詩派別入溪流分九谷少室嵩高戴延之西征記其山東爲太室西爲少室嵩其總名也謂之室者以其下各有石室焉白虎通中央之嶽獨加高者何居四方之中而高故曰嵩高山五岳三塗

之險易林三塗五岳陽城太室神明之保獨無兵革左傳四岳三塗九州之險召公相宅灼
龜墨以定王畿書召公既相宅張衡東京賦召公相宅卜惟洛食薛綜注相視也宅居也孔安
國尚書注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兆順食墨吉也說文畿天子千里地以逮近言之則言畿光武建
都因鳳集而成帝業東觀漢記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凰集濟陽故宮皆曰聖瑞始於此
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遂定都焉班彪王命論此高祖大畧所以成帝業濯龍芳苑張衡東京
賦濯龍芳林薛綜注濯龍池名芳林林苑名寶蓋成陰劉峻廣絕交論鶴蓋成陰按原本作寶蓋交蔭
交字與下句相犯誤也走馬交衢周禮保氏五馭鄭注有舞交衢賈疏衢道也謂御車在交道車
旋應於舞節金錢滿埒世說王武子移地近北邙時京洛地甚貴武子好馬射買地作埒編錢布
地竟埒時人號金錢埒韻會埒庳垣也晉王濟馬埒謂於外作短垣繞之也謻門曲榭從來

別館之基張衡東京賦謻門曲榭五臣注謻門門名宮室相接謂之謻臺有木日榭司馬相如上林賦離宮別館彌山跨谷壽安永寧舊是離宮之地張衡東京賦其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室迎春壽安永寧薛綜注八殿皆以休令爲名眘茲穀水郭延生述征記金谷池有金水南流經此谷注穀水楊佺期洛陽記千金堰在洛陽城西堰上有穀水俯瞰神州河圖括地象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日神州紓連四會之郊洛陽記銅駝二枚在四會道頭迴控兩京之路按唐書以長安洛陽爲兩京都人接軫班固西都賦都人士女劉峻廣絕交論流水接軫桑棗成林逆旅分區闤闠撲地王勃滕王閣序闤闠撲地雖其原是苑內不合輒許人居四邊皆有業恒百姓若爲呑併天田大小揚雄上林苑箴芒芒天田芃芃作穀先有規模御圖短長

非無制度文王百里之囿不以爲多齊宣四十之園猶嫌太廣見孟子利民之於利國相去幾何施人之與奪人失之彌遠何惜數頃之地頓傷百姓之情如愚所裁宜依舊定

上林監楊嗣請增置宮館於上林中御幸游戲畋獵所詣卽上下輦咸宴暫勞永逸永久安穩

八川浩蕩司馬相如上林賦蕩蕩乎八川分流潘岳關中記涇渭灞滻灃鎬潦潏凡八川控丹水以疏津司馬相如上林賦丹水更其南應劭注丹水出上洛冢嶺山九嵕參差九嵕卽九谷也張衡東京賦九谷八溪繞黃山而作囿揚雄羽獵賦序武帝廣開上林北繞黃山

相如健筆高談上苑之芳漢書司馬相如作上林賦子雲清詞盛述
長楊之麗漢書成帝好田獵揚雄作長楊賦諫之陳琳答東阿王牋清詞妙句露寒鳷鵲
之觀今亦仍存漢書注武帝建元中作鳷鵲露寒觀在雲陽甘泉宮外宜春屬玉
之軒餘基尙在漢宮閣記長安有宜春宮漢書宣帝行幸屬玉觀服虔注以玉飾因名焉晉灼
日屬玉水鳥似鵁鶄以名觀也儲胥枍栺漢書武帝增儲胥宮關中記建章宮有枍栺殿便開
御幸之塗獨斷天子所至曰幸所進曰御幸者宜幸也世俗謂幸爲僥幸車駕所至民臣被其德澤
以爲僥倖故曰幸也清暑甘泉張衡西京賦遠則九嵕甘泉涸陰沍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薛
綜注帝或避暑於甘泉宮故云清暑實曰微行之處漢書武帝微行張晏注出入市里不復警
蹕若微賤所爲故曰微行探封巒於漢制司馬相如上林賦歷封巒三輔黃圖甘泉有封巒觀

侈未及奢獲林光於秦餘張衡西京賦觀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五臣注林光秦離宮名秦始皇作故言秦餘儉而不陋張衡東京賦奢未及侈儉而不陋何必廣開禁籞揚雄羽獵賦武帝廣開上林又云禁籞所營漢書注籞者禁苑之遮衛也虛費人功見注水衡監篇優旃發使鹿之譏史記始皇欲大苑囿優旃曰善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張昭有射虎之諫吳志孫權每田常乘馬射虎張昭諫曰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大誇宮館外取笑於由余史記戎王使由余於秦穆公示以宮室積聚由余曰使鬼爲之則勞神矣使人爲之亦苦民矣廣設繚垣內興嗟於貢禹張衡西京賦繚垣綿延四百餘里漢書元帝徵貢禹爲諫議大夫禹奏宮室制度從儉省又建迭毀之議遂毀太上寢園爲墟楊嗣諂諛佞士孟子讒諂面諛之士漢書鄒陽云以事諂諛之人列女傳齊威王臣周破

胡諫譏之俠人也輕薄邪人後漢書馬援戒兄子曰杜季良豪俠好義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矜奔競之徧懷昧公方之大體漢書霍光闇於大體奉聖君於堯舜善迹無聞孔安國尚書注伊尹使其君不能如堯舜則恥之華陽國志譙隆爲上林令武帝欲廣上林隆言堯舜致治廣德不務林苑帝後思其言徵爲侍中陷人主於桓靈醜聲先著臧榮緒晉書武帝問劉毅曰卿以吾可方漢何帝對曰可方桓靈鎮之以靜則俗阜財殷漢書龔遂爲渤海太守致民殷阜撓之以煩則政荒人散禮記亡國之音其政散其民流不應言而上言法有正條不應爲而有爲刑茲罔赦竝從貶論以肅朝章

內侍省二條中官之職周禮有閽人寺人內豎等秦漢以來名號不一隋曰內侍省唐因之

本省狀稱寺伯蒙天建植性謹厚鳶達賢良處事清勤惟知內外糾察必望百司清肅

在天懸象易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天垂宦者之星後漢書宦者傳論易日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李善文選注仲長統昌言日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旁在地標儀盧諶時興詩悠悠方儀廓李善注地道日方天地日圓儀故日方儀地有閽人之職周禮閽人掌掃門庭莫不謹於室審宮闈禮記仲冬命奄尹審門閭謹房室既隆內宰之班周禮內宰治王內之政令寶掌中門之禁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以其體非全氣性實專良宦者傳論體非全氣情志專良常侍啓之於前宦者傳論漢興仍襲秦制置中常侍官引用士人參選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閹人大長秋建

之於後漢書百官表衆行秦官京帝中六年更名大長秋注秋者收成之時長者恒久之義故爲皇后官名金瑠銀瑠之貴光耀紫庭左貂右貂之榮寵盈黃闥宦者傳論中常侍皆銀瑠左貂明帝以後改金瑠右貂蔡邕琴操周成王時鳳凰舞於庭成王援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董巴輿服志禁門曰黃闥中人主之蒙天建職參永巷三輔黃圖永巷宮中之長巷幽閉宮女之有罪者漢書永巷官取其領事之號則曰永巷僕射位典長門三輔黃圖長門離宮也漢武陳后廢處長門宮出入後庭漢書蕭望之以武帝游燕後庭用宦者非國舊制馳驅臥內漢書中常侍秩千石得出入臥內舉法省中專謀愼靜比鄭衆之元勳後漢書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鄭衆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鄛鄉侯勤心納忠方史游之補益宦者傳論元帝之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舉能不倦繆賢

之績尤彰史記藺相如為趙宦者繆賢舍人趙求報秦者未得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進善

無私曹騰之譽斯足後漢書曹騰用事省闥三十餘年其所進皆海內名人省司

藉其楨幹漢官儀中常侍秦法省中省中郎禁中成帝外家王禁貴重勅中諱禁曰省詩維周之楨毛傳楨幹也

兼以行能久參侍之雄文獻通考隋煬帝改內侍省為長秋監唐武德初復為內侍省

清肅外事之職但逐鹿之犬藝文類聚孔子見老聃曰人用意如游鹿者走狗而逐之

以無捕豹之材穆天子傳天子佃走百里執虎豹擊雁之

鷹豈有追鵬之力幽冥錄楚文王時有人獻鷹俄而雲際一物翱翔鷹便竦翮而升須臾有大鳥墜地時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異其專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東方朔識之卷任與則

周道所以淪胥詩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illegible]而無淪胥以亡閹豎弄

權漢風由其大壞曹冏六代論王於桓靈閹豎執權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雄並起景監見任趙良寒心史記商君傳謂趙良曰我化秦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五羖大夫繆公知其賢舉之君見秦王因嬖人景監非所以為名也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報任少卿書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蘇林漢書注同子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漢書文帝朝東宮趙談參乘袁盎曰漢雖乏人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絲袁盎字也孟子王勃然變乎色骨鯁之士足以糾正朝儀荀子君有忠臣謂之骨鯁史記專諸曰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刑餘之人豈可參謀國事史記魏王欲將孫臏臏曰刑餘之人不可其言不次無理告知

內侍元淹心狠貌恭善柔成性兩京來往威福甚

高金帛祇承則妄於延譽迎候失行輒加鞭撻

元淹佞幸居懷漢書佞幸傳諂諛成性書僕臣諛厥后自聖孔注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聖易成之者性也同豎刁之亂猶翻覆邦家後漢書宦者傳論豎刁亂齊注左氏傳曰齊桓公卒易牙與寺人刁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論語惡利口之覆邦家者類伊戾之猖狂動搖州郡宦者傳論伊戾禍宋注左氏傳曰楚客過宋太子請野享之伊戾請從至則為坎牲加書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太子死公徐聞其[illegible]烹伊戾回天轉日之勢況此猶輕釋法琳辨正論莫不扇飄風凍雨之暴烈回天轉日之威陸機弔魏武帝文夫以回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後漢書左悺為小黃門史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淮南子虞公與夏戰日欲落公以劍指日日還不落城狐社鼠之威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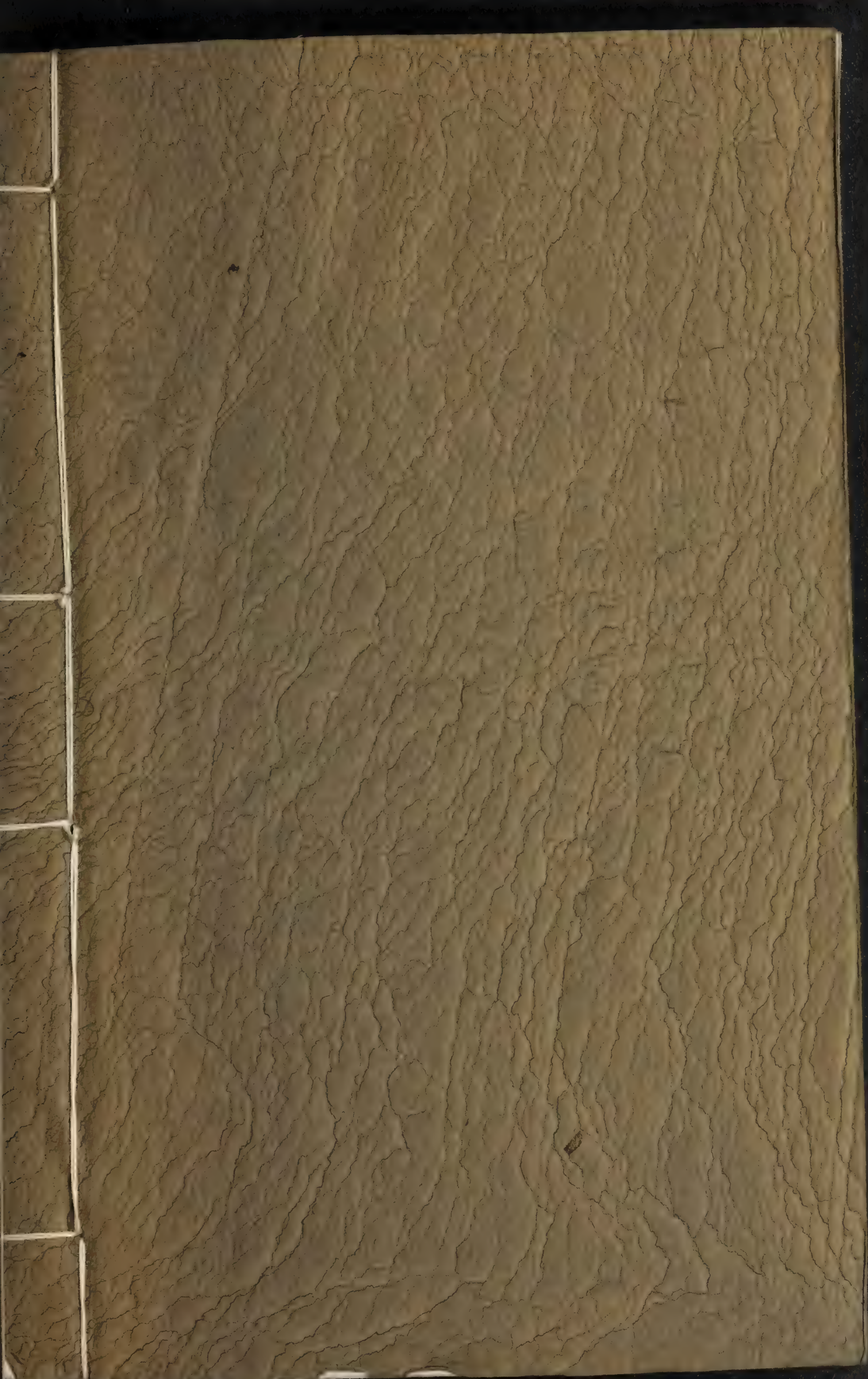
斯未甚文選沈休文奏彈王源李善注應璩詩曰城狐不可掘社鼠不可熏晏子春秋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對曰患夫社鼠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托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人主左右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此亦國之社鼠也有恭石之巨蠹宦者傳論宏恭石顯以險佞自進濫[illegible]前規王儉褚淵碑無替前規無管勃之奇功宦者傳論勃貂管蘇有功於晉楚注呂郤將殺晉侯寺人披以告遂殺呂郤寺人披卽勃貂也楚共王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禮不見不思然而自得也昵居近習禮記禁近習注天子親幸者往還三輔漢書以京兆馮翊扶風爲三輔顏師古注取左傳輔車相依之義威福甚高孔安國尚書注惟君得專威福去來兩京注見苑總監篇風霜極烈通典御史風霜之任苞苴未入禮記以苞苴問人鄭注問猶遺也正義苞者以草包裹苴者以草藉器貯物南史恩幸傳苞苴歲通墜以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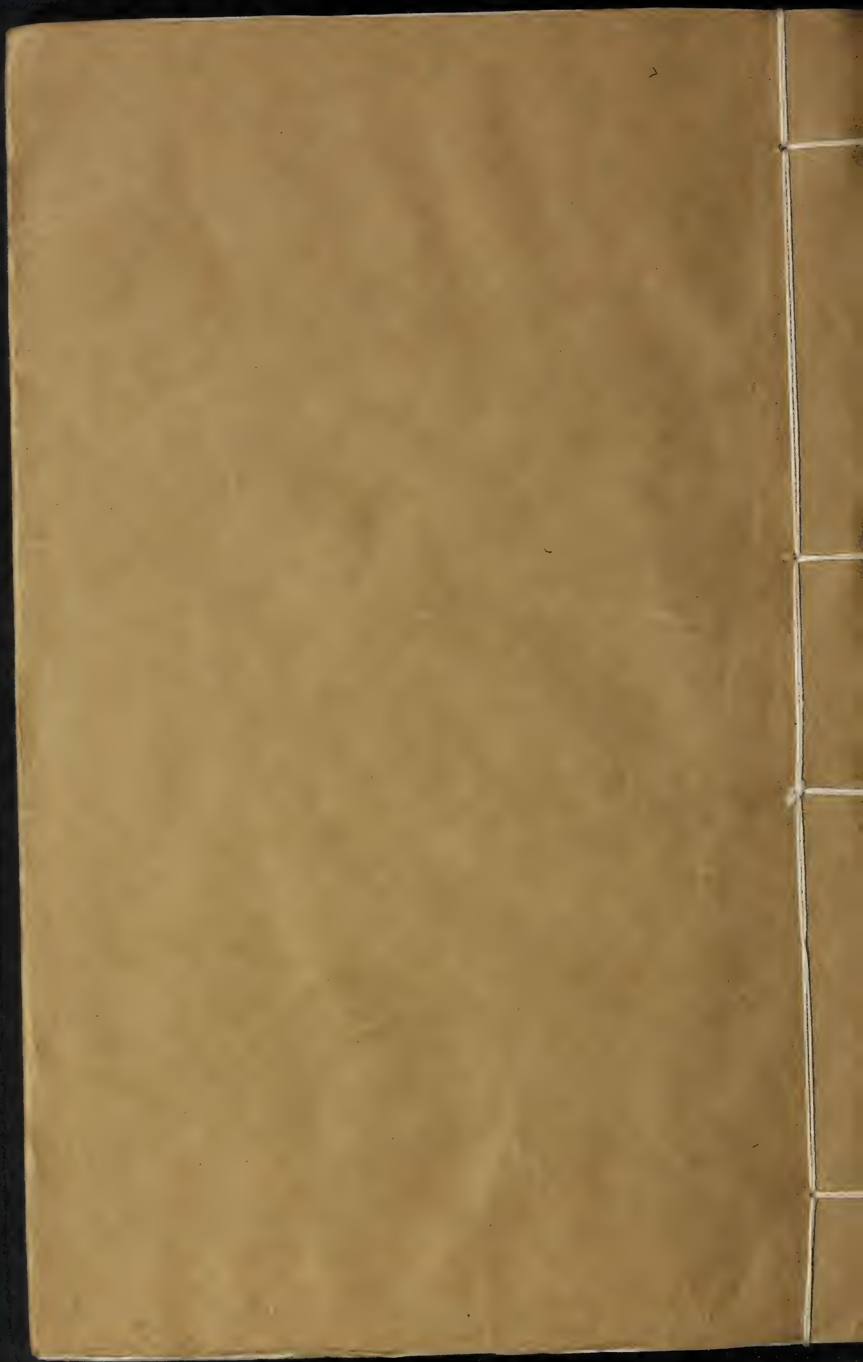
泉之深禮記子思曰退人若將墜諸淵揚雄解嘲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賄賂潛通左傳賄賂公行招以青雲之上揚雄解嘲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鞭笞士子恥辱官寮犬羊披虎豹之皮吳志文帝與吳質書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燕雀假鳳凰之翼史記鳳凰與燕雀爲羣文選秦州雜詩羊質服虎皮文燕雀假鳳翔旣懼非所任怨彼南路長豈可濫班九掖庭文獻通考秦置永巷漢武更名掖庭置令後漢掖庭令掌後宮貴人采女唐書宦者傳序唐置內侍省有掖庭局主宮妃簿最點穢罘罳崔豹古今注罘罳屛之遺像也臣朝君行至於內屛外復應思惟罘罳復思也直可投諸四荒爾雅孤竹北戶西王毋日下謂之四荒以禦魑魅左傳舜臣堯流四凶族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杜注魑魅山林異氣所生爲人害者馳驛速發無俾少留各下所司卽室催遣

龍筋鳳髓判卷二終

番禺孟鴻光校







龍筋鳳髓判卷之三

唐張鷟撰　明武定劉允鵬[illegible]注

國朝蕭山陳　春東爲補正

修史館二條

唐初令狐德棻請修近代史遂令德棻修撰刪修撰名始此唐史館四人掌修國史

監修國史人帶唐宰相四人內一人帶監修國史劉濟狀稱修史學士李吉甫多行虛飾不據實狀有善不勸有惡不懲得財者入史無財者刪削褒貶不實非良史之體觀龍演卦尚書大傳伏羲王天下龍馬出河觀其文以畫八卦未聞記事之書漢書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學鳥爲文史記蒼頡觀鳥

跡象之以作文字始立載言之典禮記史載筆士載言平林鬼哭詩依彼平林毛
傳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淮南子蒼頡作書鬼夜哭許慎注鬼恐為書所劾故夜哭經籍所以
鬱興隋書有經籍志曹植贈徐幹詩文呂鬱雲興李善注鬱出也興起也中山兔悲王羲之筆
經漢時諸郡獻兔毫惟趙國毫中用許慎淮南子注鬼夜哭鬼或作兔兔恐其取毫作筆故夜哭也翰墨
由其駿發魏文帝典論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詩駿發爾私紀功紀過沮誦肇
之於前世本注黃帝始立史官蒼頡沮誦居其職繫月繫時杜預左傳序記事者以事繫日
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遲任蹤之於後書遲任有言鄭注遲任古之賢史莫不
懲惡勸善左傳春秋之稱懲惡而勸善激濁揚清注[illegible]考[illegible]見其[illegible]篇[illegible]二書[illegible]
[illegible]月申鑒得失一[illegible]明朝榮辱千載一字成其褒杜預左傳序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

須數句以成言吉甫緹紬藏室晉書陳壽等傳論茵藹緹紬作程邈世說文緹帛丹黃色華嶠後漢書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藏室[illegible]子為守藏吏又為柱下史四方所記文字皆歸柱下謂[illegible]籍[illegible]多也提槧詞林西京雜記揚子雲好事嘗懷鉛提槧釋名槧板之長三尺者也庾信趙國公集序棟梁文囿冠冕詞林遵直筆於南史左傳南史氏執簡以往跨高蹤於東觀後漢書安帝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蔡邕袁陽碑邈矣高蹤宋書百官志東京圖書悉在東觀名儒碩學入直[illegible]述理須抑揚訓誥斟酌典謨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漢書司馬遷傳論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退不隱惡慕居舍之堅貞韓詩外傳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問其故對曰願為諤諤之臣操牘秉筆從君之後思君過而書之王褒尉遲綱碑堅貞之

操

進不虛美追揚雄之故事論衡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羊也安得妄載何得文隨意曲筆逐情偏南史恩幸傳論左臂揮金右手刻字紙爲銅落筆由利染非左氏之三家有劉公之一弊密會王道之輩周而不言潛濟生人之徒捨而不錄阿附宰相貴寵飾以依一時晉書袁宏爲東征賦末稱過江諸名德獨不載桓彝桓溫甚怒謂宏曰何故不及家君宏即答云風鑑散朗或搜或引身雖可亡道不可隕宣城之節信義為允溫泫然而止詐事明君尚虛名而誇六國戰國策秦王與中期爭論而不勝王大怒人為中期說王曰中期適遇明君故也遇桀紂必殺之矣王因不罪[illegible]述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霍之元勳競敘婚姻忘良平之[illegible]策北史魏收撰國史楊愔曰論及諸家

枝葉姻親爲繁碎收巳往因中原散亂人士譜牒遺逸略盡是以具書其枝派於是衆口諠然號爲穢史**有青蚨之鏹則倍事揄揚**搜神記青[illegible][illegible]如蟬殺其母子各塗八十一錢[illegible]市[illegible][illegible]先用母皆飛歸循環無已故淮南子名錢[illegible]青蚨孟康漢書注鏹錢貫也**乏黃鳥之金則輒加刪削**異苑[illegible]、康王曠井上有洗石時見赤氣後胡人寄宿求買之未及度錢子婦孫氏覩二黃鳥鬬於石上疾往掩取變成黃金胡人不知既得撞破內空殺有二鳥處**就廚刑於漢室便作謗書**漢書司馬遷請就廚刑修史記後漢書蔡邕被收馬日磾謂王允曰伯喈多識漢事當續成後史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今不可使佞人執筆使吾黨蒙其訕議邕遂死獄中**求斛米於梁州輒成佳傳**語林陳壽將爲三國志謂丁梁州曰君以千斛米見借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亦不爲傳**毀譽在巳**論語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高下由心**左傳高下在心

異班彪之正色後漢書班彪傳論行不踰方言不失正書正色率下乖董狐之直道左傳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論語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有奸雄之性漢書司馬遷為史記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無良史之才漢書劉向揚雄皆稱司馬遷有良史之才徒紊國經曹植責躬詩動亂國史並從屏退

著作郎唐初著作郎掌修國史楊安期學藝淺鈍文詞疏野凡修書不堪行用御史彈才不稱職官失其人學湜倡郎崔彥既虧清鑑並請貶退

著作之司三輔黃圖未央宮有承明殿著作之所宋書百官志東京有著作之任而未為官員三魏明帝始置著作郎專掌國史藝文之府文獻通考漢桓帝置秘書監魏文帝置秘書令掌藝文屬

少既籍賢良禮記孟夏命太尉贊傑俊遂賢良資英俊西都賦英俊之域李善注文子曰智過萬人謂之英千人謂之俊自非干寶贍學無[illegible]晉書干寶博覽書記以才名召爲著作郎摯伯孫盛宏詞詎陽秋[illegible]遷書有違者建鋒穎之秋毫可壓其簡牘晉書孫盛爲秘書監作三國陽秋辭直理正世稱良史安期才無半古陸機豪士賦序[illegible]不家語老聃博古知今古半古而功已倍之學未全今論衡俗儒好長古而短性無異於朽材漢書楊惲云材朽[illegible]穢文有同於敝帚魏文帝典論文今非一體鮮能備善俚語曰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畫虎爲犬疏拙有餘刻鳳爲鴟庸才何甚曹植與楊修書孔德彰不嫻詞賦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類犬也後漢書馬援戒兄子曰刻鵠不成尚類鶩畫虎不成反類狗文詞蹇鈍理路乖

疏孔叢子平原君謂公孫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人理勝於辭公辭勝於理終取笑於牛毛北史文苑傳序學者如牛毛成者如麟角徒自矜於雞口史記蘇秦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崔彥位參藻鏡杜甫詩持衡留藻鑑唐太宗吏部詔令輟乃鈞衡專茲銓鏡職掌權衡通典選部是為銓衡之任未分麟鹿之殊廣志麟牛似鹿犛法琳辨正論麟麕異質魯俗迷其容鹿馬殊形秦人一其名莫辨梟鸞之異後漢書陳耽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illegible]鼠尸於玉府有穢奇珍尹文子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謂鄭賈曰欲買璞乎出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擲魚目於珠叢注見考功篇深輕寶物躄士之追蹇兔[illegible]禮記瘖聾跛躄陸德明音義躄兩足不能行也史記走韓盧而搏蹇兔盲人之配瞎驢自然俱敗

世說桓南郡與殷荊州作危語殷有一參軍云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殷曰咄咄逼人選曹簡要文獻通考漢武帝初置尚書有常侍曹後漢改爲吏曹後又爲選部秘局[illegible]司文獻通考[illegible]秘書并入中書監其秘書省之局不廢理須放還以俟來哲班固幽通賦訊來哲以通情潘岳西征賦以俟來哲

金吾衛二條秦有中尉漢武帝更名執金吾唐初爲武侯府龍朔二年改爲金吾衛

左金吾衛將軍趙宜檢校街時大理丞徐逖鼓絕後於街中行宜決二十奏付法逖有故不伏科罪

中尉掌徼起自秦朝漢書中尉秦官主徼巡京師顏師古注徼謂遮繞也郎將司階行於漢制張衡東京賦郎將司階虎戟交鎩薛綜注言虎賁中郎將主夾階而立或執戟或執

鍛而相對也禦曹執革漢書執金吾應劭注吾禦也執金革以禦非常雕輪光紫陌之前謝惠連猿邪行奕奕雕輪馳水經注滏陽縣有紫陌王粲從賦倚紫陌而並征武庫禁兵張衡西京賦武庫禁兵設在蘭錡薛綜注武庫天子主兵器之官也緹騎拂紅塵之外漢書執金吾緹騎二百人說文緹帛丹黃色李陵詩紅塵蔽天地班固西都賦紅塵四合鑾弧壯月注見主客篇肅蕭盈衢挺劍含霜輝輝滿路張景陽七命楚之陽劍歐冶所營霜鍔水凝冰刃露潔吳均寶劍詩鍔邊霜凜凜辛慶忌之威重乃應斯榮漢書辛慶忌所在著名成帝初遷執金吾漢光武之微時猶欽此職後漢書光武微時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趙充名參列校漢書武帝增七校務總戎[illegible]主[illegible][illegible]講[illegible]上[illegible]部篇復之前規後漢書賈復光武即位拜執金吾追寇恂之舊軌東觀漢記寇恂為河

內太守徵入爲執金吾　乳虎之號響溢於京畿　漢書甯成爲中尉嚴酷語曰寧見乳虎無逢甯成之怒　蒼鷹之名聲充於輦轂　漢書郅都行法不[illegible]避貴戚號曰蒼鷹[illegible]

[illegible]鯨鐘隱隱　東都賦發鯨魚鏗華鐘李善注海中有大魚曰鯨海邊又有獸名蒲牢蒲牢素畏鯨魚鯨魚擊蒲牢輒大鳴凡鐘欲令聲大者故作蒲牢於上所以擊之者爲鯨魚　路絶行人　崔實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不得有行者魏志田豫遷衛尉書云鐘鳴漏盡夜行不止是罪人也　鶴鼓鼕鼕　臨海記郡西北白鶴山有鶴飛入會稽雷門鼓中於是雷門鼓鳴洛陽聞之孫恩時斫此鼓見白鶴飛出此後鼓無復遠聲馬縞中華古今注唐舊制京城內金吾昏曉傳呼以戒行者馬周請置六街鼓號之曰鼕鼕鼓　街收馬跡　左傳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　徐邈躬沾士職名屬法官　齊職儀大理古官也唐虞以皋陶作士士理官也　應知玉律之嚴

揚雄劇秦美新金科玉條李善注謂法令也言金玉貴之也頗識鉤陳之禁班固西都賦周以鉤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李善注鉤陳星也王者法之嚴更督行夜鼓也豈有更深夜靜仍縱轡於三條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月暗星繁故揚鞭於五劇爾雅三達謂之劇旁郭璞注今南陽冠軍樂鄉數道交錯俗呼之五劇鄉前途尚遠陶潛歸去來辭識迷途其未遠歸望猶賒韻會賒遠也未侵豹衛之司後漢書輿服志大駕最後一車懸豹尾忽犯獸冠之吏馬縞中華古今注昔秦始皇東巡狩有猛獸突於帝前有武士戴貍[illegible]白首獸畏而遁遂令軍仗儀服皆戴作貍頭白首以威不虞也既缺瓜田之慎古樂府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便招楚撻之[illegible][illegible]禮記[illegible]注楚荊也所以撲撻犯禮者書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付法將推[illegible]稱有故且犯夜之罪

惟坐兩條被捉之時曾鞭二十六犯已從決訖無故亦合停科罪既總除固宜從釋

右金吾郎將（春秋元命苞上天一星爲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忽男於右臺云咆哮無上下禮

韋謙五陵貴緒（班固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英俊之域紱冕所興宋均詩緯注緒業也）三輔名豪（孔稚圭北山移文希蹤三輔豪）忝司陰識之班（後漢書陰識守執金吾）謬總朱浮之任（後漢書朱浮代賈復爲執金吾）不能恪勤守職（注見門下省篇）廉愼當官未懸主簿之魚（後漢書羊續爲南陽太守府丞嘗獻生魚續受而懸於庭）

後又進之續乃出前所懸者以杜其意頻窺亭長之肉後漢書卓茂爲密令人有言亭長受肉者貪婪之性左傳貪婪無厭無愧於維鵜詩維鵜在梁莊子魚不畏網而畏鵜鶘注鵜鶘涸澤取魚故魚畏之饕餮之情左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於貨賄天下之民謂之饕餮杜預注貪財爲饕貪食爲餮山海經鉤吾山有獸羊身人面音如嬰兒名曰狍鴞食人郭璞注左傳所謂饕餮也是有同於相鼠詩序相鼠刺無禮也鄭箋偷食苟得不知廉恥庖丁之室屢被侵欺莊子庖丁爲文惠君解牛陸德明音義庖人丁其名也朱亥之門恆遭刻史記屠者朱亥莫肖能知故隱屠開徐季才之耿直詎肯庶幾魏志徐奕字季才太祖謂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左傳引領而望曰庶幾乎韓安國之疏通可仰止漢書韓安國爲人多大畧禮記疏通知遠詩高山仰止[illegible]防名德雖未可追後漢

靑馬防拜車騎將軍貴寵最盛崔琰芳聲去之匪遠魏志崔琰太祖貴其公亮遷中尉

天津橋內實歸左衛之麾淸化坊中豈[illegible]西曹之亭[illegible]

司使職自有正條不合箠拷非無舊式依檢騰凌無驗

未可全科設令咆哮不虛止從凡鬬空從犯狀據法論

刑

左右羽林衛二條漢武帝初置建章營騎衛更名羽林歷代更改不一唐置羽林衛

本衛狀頃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敬偉不避危險

斫門斬關誅鋤逆賊肅淸宮禁元功盛勳合加旌

賞

期門騎士漢書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平帝更名虎賁郎文獻通考漢武初
置建章營騎後更名羽林騎五營驍建之夫後漢書光武簡五營高手別為左右監羽林父
死子繼與虎賁同羽林孤兒漢書武帝置羽林左右監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之羽林官教以武
兵號曰羽林孤兒六郡良家之子漢書武帝置羽林郎選六郡良家子補之既兼都
尉漢書宣帝令中郎將騎都尉監羽林實號巖郎後漢書羽林中郎將本武帝以便馬從獵還宿
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古延壽之武勇漢書甘延壽少以良家子為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
倫嘗超踰羽林亭樓由是遷為郎試弁為期門注弁手搏也傳介子之趫捷漢書傳介子以
從軍為官後斬匈奴使者拜羽林中郎[illegible]賦輕銳僄佼趫捷之徒薛綜注謂[illegible]捷疾也[illegible]
獷烈莫之與爭書如虎如貔如鷹衝飛死而無退張衡東京賦武夫戴

鶡後漢書虎賁羽林皆鶡冠鶡者勇雉也其鬬一死乃止趙武靈王為冠以表武士自非鄧彪貴胄後漢書鄧彪父邯以功封鄳侯[illegible]卒讓國於異母弟後仕為太尉竇固名家後漢書竇固襲父友封顯親侯上欲擊匈奴通西域以固明習邊事拜奉車都尉豈可濫廁戎麾晉書明帝紀推誠將帥以總戎麾叨居武禁張衡西京賦武庫禁兵頃者鴟梟反噬詩為梟為鴟漢書郊祀志梟鳥名食母蜂蠆成妖左傳蜂蠆有毒說文蜂飛蟲螫人者蠆毒蟲也釁發牀蓐之間潘岳楊荊州誄寢服牀蓐郭璞爾雅注蓐席也災生肘腋之下說文肘臂節也埤蒼腋在肘後虹穿白日史記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如淳注虹臣氣日君象星孛紫微晉書安帝義熙十三年彗星入紫微崔浩以為劉裕將篡之應時驚觸瑟之虞漢書馬何羅與江充善充誅謀逆走趨臥內觸寶瑟僵因縛之遽有獻圖之變史記荊軻獻督

亢之地圖圖窮匕首見因揕秦王敬偉不承制勑輒入宮闈騎列靑規犯龍苑之禁尚其嚴刑

注見中書省篇兵交黃屋獨斷乘輿車皆羽蓋黃屋黃屋者蓋以黃爲裏也

十六國春秋慕容熙光始三年築龍騰苑新斥商鞅嚴刑峻法斬鹿門之關猶思干紀

左傳季孫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季孫攻臧氏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

豈有白鷴飛閣列闕長驅張衡東京賦飛閣神行元武仙樓衝扉直進

三輔舊事未央宮北有元武闕史記仙人好樓居侮弄兵器漢書龔遂曰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耳震動乘輿獨斷天子至尊不敢渫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論功雖則可嘉議罪[illegible]宜不赦以[illegible]

補拙注見將作監篇終過重而勞輕以力酬愆卽罪大而功小

何者經綸祕筭不忤於密圖君臣極規理存乎大體故勃鞮斬袪晉文納其忠管仲射鉤齊桓任爲相勃鞮即寺人披也左傳晉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斬其袪文公反國披請見公曰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公見之怨封雍齒勸一志於人臣班固幽通賦雍造怨而先賞漢書諸將謀反帝曰柰何張良曰泣取上素所不快者一人先封乃封雍齒諸將皆喜斬丁公幽通賦丁繇惠而被戮漢書丁公爲項羽將窘帝彭城西帝曰兩賢豈相戹丁公引兵還羽滅謁見帝斬之曰使後爲人臣毋效丁公也懲兩端於軍將漢書首鼠兩端注一前一郤也鄢陵述命竟守前榮說苑秦王以五十里封鄢陵之君辭不受使唐且謝秦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鄢陵猶以五十里存者徒用先生故也里克施恩便招後譴史記里克殺奚齊卓子使

迎夷吾是爲惠公公曰微子寡人不得立子殺二君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克伏劍死春秋之明誠今古之崇規勞不足稱罪宜先結又田達當討救之際又字承上條事而言索馬不與拒門不開覆奏往來宜失機速合處極法不伏田達襟神勁烈志節堅貞王褒尉遲綱碑危勁之節堅貞之操天子之腹心注見門下省篇皇朝之爪牙注見司勳篇雞鳴高樹陸機詩雞鳴高樹巔風雨不易其音詩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鄭箋喻君子雖居亂世不變其節度也劉峻廣絶交論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麈尾長松周景式廬山記石門北巖即松林也有數百株松大皆連抱長近二十丈攢生絶崖上南近石門澗澗中俯視之離離如騈麈尾號麈尾松尸子荆有長松文梓冰霜不改

其操莊子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漢書蜀嚴君平久幽而不改其操一兵一馬咸待竹符漢書文帝初爲竹使符應劭注以竹箭五枝旁鐫篆書徵發甲士門閈門閉皆憑木契唐書木契銅魚起兵書孔序釋文契者刻木而書其側循環復奏務在從眞倉卒輒來焉知非詐薛廣斷鞅情發於衷未詳後漢書光武西注隗囂郭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靷左傳太子抽劍斷鞅按此皆非薛廣事附之以俟再考郅惲拒門意無非惡後漢書郅惲建武中爲上東門候帝獵夜還拒關不開明日賜布帛一心可以事百主百心不可以事一君晏子春秋梁邱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故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南史或謂張岱主上既幼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爲政

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苟不踐於邪途固無虧於正道衛綰敦實謹厚見稱史記衛綰天子以爲敦實可相王陵樸誠直尊可尚漢書王陵爲人少文任氣好直言呂后問相高帝曰王陵可然少戇宜除舊過不奪前班則勸沮有歸注見禮部篇政刑無失左傳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

左右衛一條漢有衛將軍魏末晉文王又置中衛將軍武帝受禪分中衛爲左右衛將軍皆掌宿衛營兵歷代因革不一唐復爲左右衛大將軍各一人

右衛狀稱駕幸西京訴事人梁璥衝三衛仗遂被翊衛張忠以刀斫折右臂擲璥徒不伏隋煬帝改左右衛爲左右翊衛又改三衛爲三侍非翊衛府則無三侍

肆覲羣后列聖所以乘時（書歲二月東巡狩肆覲羣后）五載一巡明王以之順動（書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周穆八駿車轍恒於寰亘（列子周穆王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車轍注見金吾衛箴王融曲水詩序穆滿八駿如舞瑤水之陰）夏啟二龍騎迹光於寓縣（王融曲水詩序夏后兩龍載驅璿臺之上李善注山海經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乘兩龍謝朓登孫權故城詩霸巡興寓縣）漢家簫鼓屢向汾河（漢書武帝幸河東祀后土歌曰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魏帝鳴鑾式臨譙郡（魏文帝臨池賦序上建安十八年至譙郡予兄弟從上拜墓遂乘馬游觀謝朓九日詩鳴鑾戾行宮王粲從軍詩朝入譙郡界）皇上俯從中路幸望西畿（中路即中道漢書中道不治注天子所行之道也按西畿謂長安）萬騎皎而星羅（獨斷天子出大駕備千乘萬騎班固西都

賦列卒周匝星羅雲布六軍發而雷動周禮天子六軍張衡西京賦千乘雷動萬騎龍趨江騰海運詩如江如漢莊子海運從於南溟注運轉也擁列缺以前驅揚雄羽獵賦霹靂列缺吐火施鞭注列缺電神詩爲王前驅霧集雲屯史記蒯通云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陸機從軍詩胡馬如雲屯廣雅屯聚也命蒙公而啓路羽獵賦蒙公先驅注蒙公髦頭也星神魏文帝與吳質書從者鳴笳以啓路

張忠家承積閥注見門下省篇業盛良弓禮記良弓之子必學爲箕正義善弓之家幹角撓屈和調成弓其子弟覩父兄世業乃學取柳撓成箕也非無大樹之榮注見主爵篇實有小棠之蔭詩蔽芾甘棠毛傳蔽芾小貌鄭箋召伯聽訟舍小棠之下國人思其人敬其樹公侯圭璧百代相仍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左傳公侯之子孫必復其舊帶礪山河千齡不絶注見

七爵篇腰鞬紫闥左傳右屬櫜鞬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鞬鮑照擬古詩壇帶佩雙鞬後漢書崔駰傳攀台階闚紫闥方申禦侮之勞詩予曰有禦侮荷戟好蜀[illegible]史記灌夫[illegible]身荷戟馳入吳軍爾雅宮中門謂之闈式展干城之效詩公侯干城按此下有缺文

左右千牛衛一條千牛刀名義取庖丁解數千牛刀刃若新發鉶唐神龍初立千牛衛

杜俊對仗遺箭於仗內御史彈付法

杜俊幼乏過庭論語鯉趨而過庭少虧函丈禮記席間函丈鄭注謂講問之容也函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濫荷苴茅之蔭注見主爵篇叨居蘭桂之叢王粲游海賦蘭桂叢乎其上故得佩韘龍軒詩童子佩韘毛傳韘玦也能射御則佩韘腰鞬鳳闕腰鞬注見左右衛篇三輔故事北有圜闕高二十丈上有銅鳳凰故曰鳳闕不

能翕肩歛氣對黼帳以兢魂司馬相如美人賦黼帳周垂俯首曲躬臨玉階而側足班固西都賦玉階形庭豈得欽承聖旨會無戰灼之心蔡邕別傳上書云既到徙所乘塞守烽職在望候憂怖焦灼侍奉天威左傳天威不違顏咫尺敢縱盧胡之笑闞子宋之愚人得燕石以爲大寳客見之掩口盧胡而笑石慶謹厚未著於朝儀漢書石慶爲丞相醇謹而已鄧通驕淫已墜於國典漢書申屠嘉爲丞相鄧通居上旁怠慢嘉爲檄召通至丞相府免冠頓首謝罪驕淫注見考功篇不恭之罪付石碏以懲科書女不恭命左傳衛公子州吁好兵石碏諫勿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及州吁執於陳碏使其宰殺厚無禮之徒從日[illegible]詩人禮胡不遄死漢書金日磾子爲帝弄兒自殿下與宮人戲日磾適見惡其淫亂遂殺之雖侍

箭未見遺弓 唐書儀衛志朝會之仗三衛番上分爲五仗每月以四十六人立內廊閤外號曰[illegible]朝罷放仗 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俱發自今從重[illegible]論一大

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左右監門衛二條 隋初立左右監門府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唐龍朔二年改府爲衛

衛狀稱揚州貢大人魯散身長九尺力敵十夫配

上押門兇麄酗酒不堪宿衛請退還本邑

銅街入會 陸機洛陽記漢有銅駝在宮之南街四會道頭名銅駝街三輔舊事長安八街九陌 開

十二之通門 天子十二門通十二子賈疏甲乙丙丁之班固西都賦立十二之通門鄭元周禮注

屬十日爲毋子丑寅卯等十二辰爲子故王城面各三門以通十二子也 金城九重 班固西都賦建

金城之萬雉淮南子崑崙有層城九重 列三條之廣路 班固西都賦披三條之廣路張衡西京賦參塗夷庭薛綜注一面三門門三道故云參塗夷平也庭猶正也 嚴扃設禁 禮記入戶奉扃五經要集音義扃門扇上鐶鈕周禮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 隨日月之昏明 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 秘鍵凝規 方言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間謂之鍵 順陰陽以開闔 班固西都賦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 龜鋪掩映 漢書元壽元年孝元廟銅龜蛇鋪首鳴如淳注門鋪首作龜蛇之形所以銜環者也 對金馬以翻光 後漢書馬援奏曰武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更名曰金馬門 鶴鈕參差開銅人而亂色 關中記始皇時有大人十二見於臨洮乃銷兵器鑄金人像之漢世在長樂宮內 押門守當必藉身材 鄭元周禮注陳列周衛則立長人以表門 擊柝防閑戹

資壯健易重門擊柝馬融注柝兩木相擊以行夜魯敬家臨海由稟大海之精靈地邇江濱得長江之粹氣容儀絕大南史陳宣帝紀帝美容儀身長八尺三寸骨節非常史記吳伐越墮會稽得骨問仲尼骨何者最大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防風氏後至禹戮之骨節專車此爲大也批熊拉虎之威曹植七啓批熊碎掌拉虎摧班扛鼎翹關之力左思吳都賦翹關扛鼎李善注皆是壯力之勁漢書項羽力能扛鼎注扛舉也法言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耶列子孔子勁能招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注招與翹同馮勤八尺象貌過人後漢書馮勤祖偃長不滿七尺自恥短陋爲子伉娶長妻生勤八尺三寸虞延十圍英姿出衆後漢書虞延長八尺六寸腰帶十圍力能扛鼎置之階陛可以啓發朝端列於宮闈洵足光輝廊廟史記賢人深謀於廊廟若季布

使酒譽振於河東漢書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見罷布進曰陛下以一人譽召臣一人毀去臣天下有以窺陛下上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樊噲飲卮功高於霸上史記亞父謀欲殺沛公樊噲聞事急持鐵盾入立帳下項羽賜之卮酒沛公既出與噲間道歸走霸上軍典韋長啜身為時傾魏志典韋形貌魁梧好酒食飲啖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歠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張繡反韋死戰被數十創瞋目大罵而死蔡裔雄聲才堪國用晉書蔡裔聲若雷震嘗有二盜入室裔拊牀一呼而盜俱隕故殷浩委以軍鋒焉兗龐小失可峻之以刑書注見兵部篇沈湎微愆可懲之以清憲書沈酗於酒孔安國注沈湎酗醟漸戒勵未可退還

將軍魯慶諸州租調多被欺賄賂入已始給門牒

船車壅滯進退無由

魯慶位在監門周禮司門掌授管鍵以啓閉國門文帝通考隋初置監門府唐改府爲衛設大將一人將軍二人分掌諸門以時巡檢職維防禦揚雄衛尉箴設置山險盡爲防禦理須孜孜匪懈恭慎小心耿耿恪勤方崇大略察奸非無隱伏知左道有孤虛禮記執左道以亂政上思郅惲之心注見羽林篇下戒田仁之失史記田仁爲司直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獄誅死但任土作貢玉帛星繁書禹貢序任土作貢孔注任其土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稅熟貢新周興嗣千字文稅熟貢新糧儲嶽積赤馬之舸萬里連檣崔豹古今注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郭璞江賦舳艫相屬萬里連檣埤蒼檣帆柱也青牛之車千輛接軸關尹

內傳尹喜望氣應有聖人過果見老子乘青牛車來詩五楘梁輈毛傳輈軏上勾衡者方言楚衛之閒轅謂之輈駱賓王討武后檄王軸相接豈得不遵公法直縱私求故作躊躇廣雅躊躇猶豫也專爲顓頊詩顓之頊之鄭箋顓頊出入前郤也鶴綾未入注見主客篇遂高臥而閒閒晉書陶淵明夏月虛閒高臥北窻下鼂鏹忽來注見史館篇郎傾身而急急史記張湯爲長安吏周陽侯嘗繫長安湯傾身爲之晉書祖約正料財物客至傾身障之贓賄溢室謗訟盈庭詩發言盈庭外不懼於乘驄注見御史篇內無慚於相鼠注見金吾衛篇待知贓估方可論刑豈更推窮以實裁斷

左右屯衛二條隋初有領軍府煬帝改爲左右屯衛唐因之

都留守屯衛將軍王林狀稱駕在西京恐有警急請屯兵於宣仁門外以備非常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注見兵部篇聖帝除殘用干戈而肅殺六韜太公謂武王曰聖人與兵為天下除殘去賊非利之也拾遺記伏羲造干戈以飾武莫不先聲後實史記李左車曰軍固有先聲而後實者轉敗為功戰國策聖人之制事也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就逆命以迎師禮記君命逆則臣有逆命孟子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因不亭而動將史記軒轅以征不享索隱享或作亭亭訓直按亭亦作庭書四征不庭孔注四征諸侯之不直者五十二戰非黷武而窮兵帝王世紀黃帝凡五十二戰而天下大服二十七征蓋除兇而窮暴帝王世紀諸侯有不義者湯從而征之凡二十七征

而德施於諸侯期門七萃列刄以攢鍭班固西都賦期門佽飛列刄攢鍭李善注漢武帝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攢聚也金鏃翦羽謂之鍭穆天子傳天子賜七萃之士郭璞注萃聚也謂聚集有智力者為王爪牙也衛尉八屯警夜而巡晝張衡西京賦徼道外周千廬內附衛尉八屯警夜巡晝薛綜注衛尉率力士周宮外於四方四角立八屯士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也王林位參八校漢書武帝增七校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言七職列五營張衡東京賦總輕武於後陳薛綜注謂北軍五營兵在後陳列水經注漢靈帝以何進為大將軍將五營士屯都亭朝檢察於周廬周禮有周廬之衛謂衛士之廬舍周匝王官也夕嚴更於徼道張衡西京賦嚴更之署薛綜注嚴更督行夜鼓也班固西都賦徼道綺錯李善注漢中尉掌徼巡京師所謂游徼循禁備盜賊也請於都郭別置屯兵

思患預防易君子以思患而預防之不虞先備易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左傳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但王者之貨藏之於天下注見倉部篇王者之師守之於海外張衡東京賦天子有道守在海外薛綜注言四夷皆爲臣僕以騎數十振彼威容三國志曹公爭漢中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趙雲將數十騎輕行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所擊且鬬且御還營開門偃旗息鼓曹疑有伏兵引去雲擂鼓振天以戎弩射之曹軍驚駭蹂踐墮漢水中先主至雲營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臥鼓欹鞍示其閑暇漢書李廣爲上郡太守從百騎遇匈奴數千騎廣解鞍縱馬臥匈奴以爲大軍之誘弗敢擊豈有置兵城內列騎街中百賊叩門萬夫何用掩扉拒寇終爲自死之人入井逃災乃是成埋之鬼南史隋師入城陳後主逃於井軍人呼之

不應欲下石乃聞吽聲**虎豹在檻無復施其爪牙**淮南子養虎豹犀象者為圖檻晉張載榷論白猿元豹藏於櫺檻何以知其援垂條於千仞也**鷹鷂處籠何以張其羽翼**晉書慕容垂猶鷹也宜謹其絛籠確論青骹縶霜蟄於籠中何以效其撮東郭於韝下也**縶猿廡下求其蘧捷之功**楚辭哀時命置猿狖於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魏吳質答東阿王書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絆驥庭中責以超驤之用**哀時命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及夫遠道答東阿王書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楚辭駕八龍之超驤**五尺童子尚以為愚**列子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三事大夫若為通計**詩三事大夫鄭箋云三公**所請非理告記為宜**

飛騎將軍唐貞觀十二年始置飛騎**劉恭膂力強壟弓馬超衆**

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鄉里又惜其身材主上股肱是爲心膂書作股肱心膂漢高之得樊噲注見左右監門篇廓去妖氛李白詩一戰靜妖氛曹公之有典韋魏志太祖討呂布相持急典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而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太祖乃得引去克寧寰宇南史梁紀論聲振寰宇劉恭力齊烏獲司馬相如諫獵書力稱烏獲勇若專諸史記刺客傳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制王僚索隱左傳作鱄設諸非無孟悅之才史記秦悼武王與孟悅舉龍文赤鼎實兼任鄙之狀史記樗里子傳力則任鄙登城斷布所向無前左傳諸侯伐偪陽主人懸布孟獻子之臣秦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復上者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中三日杜注帶其斷布以示勇荷石投人誰當餘勇左傳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木焉以

衜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 越稷門之宇俊健有聞 左傳挙有力焉能投盎於稷門注稷門魯南城門言挙能走而自投其屋之桷反覆門上 舉大國之闕 注見左右監門篇 驍雄可尙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 禮記子夏喪其子而喪其明鄭注明目睛也史記子夏居西河講授爲魏文侯師 左邱失明亦修書於東魯 司馬遷報少卿書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殷堪雖眇作牧於江濱 晉書殷仲堪父病執藥揮淚遂眇一目孝武帝擢所親幸以爲藩捍授仲堪荊州刺史假節鎭江陵 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 魏志曹公欲以女妻丁儀或曰儀目不便恐愛女不悅公曰丁儀好士也卽使兩目盲尙當妻以女何況但眇 用大掩小 左傳不以一眚掩大德 棄短從長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左傳文 蛇銜輝乘不以細纇爲嫌 蛇銜注見倉部篇史記魏惠王有徑寸之

珠前後照車十二乘淮南子明月之珠不能無纇然而寶之者小惡不足妨大美高誘注纇珠瘢若絲之結纇也

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禮記君子比德於玉氣如白虹天也魏文帝與鍾繇書不損連城之價尹文子魏田父得寶玉徑尺歸置廡下光照一室大怖棄於野鄰人盜之以獻王王召玉工問價工曰此玉無價以當之五城之都僅可一觀春秋繁露玉有微瑕必見於外梁武帝連珠徑寸之珠有時而纇盈尺之璧不能無瑕大材可錄小疹何傷玉篇癮疹皮外小起也既要所須宜依舊定

左右武衛二條漢末有武衛營魏置武衛將軍主禁旅隋置左右武衛唐改為鷹揚衛後復為武衛

將軍任季狀稱於蔚州飛狐口累石牆灌以鐵汁

一勞永逸無北狄之憂

地稱窮髮莊子窮髮之北注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爲髮髮猶毛也北方無毛地也星應髦頭晉書天文志昴星髦頭星也其星明有胡兵起旣號匈奴欒彥括地譜夏桀無道湯放之鳴條其子獯粥妻桀之衆妾避居北野隨畜移徙中國謂之匈奴晉灼漢書注堯曰葷粥周曰獫狁秦曰匈奴韋昭云漢曰匈奴實爲驕子注見兵部篇國宏羊馬逐水草以遷居漢書匈奴傳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無常居境帶風塵抗沙場而雜處後漢書班固傳北虜稍強能爲風塵注相侵擾則風塵起史記漢北多大沙大唐西域記大流沙聚散以風人行無跡遂多迷路四遠茫然莫知所指往來者聚遺骨以記之霜寒弓勁虜騎擾於邊庭蘇林漢書注秋氣至膠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此爲候而入寇文選虞羲詠北伐詩涼秋八九月虜騎入幽

并漢書賈誼曰沸脣攝寨垣之下注沸脣月滿兵強胡匈奴號也鮑照出北門行羽檄起邊庭笳匝於荒徼漢書匈奴傳其舉事常隨日月盛壯則攻月虧則退兵晉書禿髮傳論乘折膠而縱鏑俟滿月而窺兵文選李陵答蘇武書胡笳互動韻會笳胡人捲蘆葉吹之漢書張騫入西域傳胡笳法風俗通秦築長城土皆紫色謂之紫塞南徼土色丹謂之丹徼張揖漢書注徼塞也以木柵水爲夷狄界抱沈約安陸王碑蠻陬夷徼五千深入李陵於是失機漢書李陵善騎射自請步兵五千擊匈奴上壯而許之至浚稽山爲單于所敗遂降十萬橫行季布猶其未許漢書單于爲書嫚呂太后太后怒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奈何以十萬橫行匈奴中面謾也任季忝司武衛文獻通考後漢末曹公爲丞相有武衛營及魏文帝乃置武衛將軍以主禁旅謬典戎昭注見吏部篇既霑蘭錡之名

張衡西京賦武庫禁兵設在蘭錡注錡架也受他兵曰蘭受弩曰錡須委韜鈐之略張說詩韜鈐用老臣按兵法有六韜及玉鈐篇昔漢屯上谷史記韓王信傳聞冒頓居代上谷水經注上谷故燕地秦始皇置上谷郡未遑中權左傳中權後勁杜注中將制謀後以精兵為殿秦築長城注見沙苑監篇惟聞下策乃欲出塞杜賊閉硼防胡累之以石牆灌之以鐵汁長茲賊氣沮我軍容注見兵部篇生敵國之凶頑陸機豪士賦序名編凶頑之條示中州之怯懦注見水衡監篇但飛狐險徑與天地而同開漢書酈食其曰距飛狐之口臣瓚注飛狐在代郡西南塞名唐元結中興頌地闢天開度雁危峰注見司勳篇共山河而並立咽喉塞絕血脈無以流通李尤函谷關銘函谷險要襟帶咽喉關令內傳天地以四海為脈河圖括地象

崑崙山爲天柱氣上通天崑崙者地之中也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谿谷瀵汙川澤如何引氣爾雅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宋玉風賦浸淫谿谷左傳瀵汙行潦之水國語川氣之通也澤氣之鍾也易山澤通氣上虧天道下費人功注見苑總監篇無益皇威班固西都賦耀皇威而講武事有同兒戲漢書文帝曰霸上棘門軍兒戲耳

又請削柹於塞上數千里釘以刺突厥馬蹄斷賊

北道

窮沙瀰迤南北千重史記漢北平地無草木多大沙鮑照蕪城賦瀰迤平原李善注瀰相連漸平之貌迤斜也絕漠蕭條東西萬里漢班固封燕然山銘絕大漢又蕭條萬里臣瓚漢

書注沙土曰漢直渡曰絕北史西域傳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東西萬里豈有釘橛遍地斷十角之人蹤後漢書匈奴傳論竇憲耿夔之徒破龍祠焚罽幕阬十角梏閼氏唱呼而還柳宗元江雪詩萬徑人蹤滅鐵椿插荒刺三邊之馬足漢書武帝廣開三邊又韓安國曰匈奴負戎馬足難得而置未逾數月朽木先摧不及周年危根遽爛賞功庸於北塞人力已殫周禮國功曰功民功曰庸北史四夷傳序殫人力而從所欲防寇賊於南庭馬蹄無損書寇賊奸宄注刼人曰寇殺人曰賊漢書幕南無王庭莊子馬蹄可以踐霜雪此愚夫之淺計非達士之宏圖未陳英將之規卻被夷人之笑不如命李廣史記李廣爲右北平太守匈奴號曰漢之飛將軍避之數歲不敢入右北平選郅都史記郅都拜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

竟郅都死不近雁門斷匈奴之咽喉截賢王之右臂漢書冒頓立左右賢王史記張騫請與烏孫結兄弟是斷匈奴之右臂也元甲鏡野朱旗絳天班固封燕然山銘元甲耀日朱旗絳天又竇車騎北征頌金光鏡野武旗督蜺掃雞鹿之妖後漢書竇憲出朔方雞鹿塞左傳地反物為妖廓鯨鯢之祲左傳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注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漢書天人之際精祲相盪李奇注祲氣也顏師古注祲謂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祥者也去而勿逐來而必擒織絲網以障魚張布囊而待鼠兔游犬室詎有還期雀入狙叢終無去處上智之算此謂攸空下愚所裁斯為長策賈誼過秦論振長策而御宇內

左右領軍衛二條隋初置左右領軍府煬帝改領軍為左右屯衛唐因隋屯衛又別置領軍

衛

將軍宋敬狀被差防河恐冰合賊過請差州兵上

下數千里推冰庶存通鎮

蠻夷猾夏見書肇自遐年左思魏都賦懷舊蘊於遐年獯鬻不臣注見左右武衛篇匪惟今日詩匪今斯今鄭箋匪適今時獫狁孔熾太原稱六月之兵詩序六月宣王北伐也詩獫狁孔熾至於太原冒頓不恭平城有七朝之弊漢書高帝擊匈奴至平城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困帝於白登七日乃解儒學之士守玉帛以和親介胄之夫厲金旌而薄伐漢書匈奴傳贊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胄之夫則言征伐宋敬身參八校注見左右屯衛篇名班五戎禮記習五

戎鄭注弓矢戈矛戟謂之五戎分銅獸以握兵漢書文帝置銅虎符以發兵隋書煬帝幸遼東京都留守賜玉麟符以代銅獸佩銀龜而接節衛宏漢官儀二千石銀印龜紐班固西都賦牖車按節長驅鹿塞須崇衛霍之勳十三洲記鹿塞在蒼松縣南十里梁江淹維詩當學衛霍將建功在河源衛霍謂衛青霍去病也直邁龍沙宏建班張之效梁簡文帝從軍行龍沙隨陣開後漢書班超傳贊坦步葱雪咫尺龍沙以西域傳論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祗如千尋紫塞注見左右武衛篇遠接天山漢書貳師擊右賢王於天山注祁連山卽天山匈奴呼天曰祁連也萬里黃河遙通瀚海爾雅河出崑崙虛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楊泉物理論河色黃者衆川之流蓋濁之也漢書霍去病北代至瀚海而還注沙漠北大海羣鳥伏乳於此因名瀚海雁飛霜早擁積雪而埋雲五經

鈎沈天霜樹葉落鴻雁南飛楚辭斲冰兮積雪班彪北征賦涉積雪之皚皚陸機飲馬長城窟行仰憑積雪巖俯涉堅冰川狐聽冬初跱層冰而裂地述征記北風河冰始合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聽冰無水聲然後過河東方朔神異經北方有層冰萬里厚百丈尸子寒凝冰裂地上林賦合凍裂地浮凘嶽聳詎煩王霸之機後漢書光武至滹沱河河水流凘無船不可濟光武令王霸往視霸恐驚衆卽詭曰冰堅可渡比至河河冰亦合乃令霸護渡累凍天平無勞宋玉之請風俗通冰流曰凘冰堅曰凍宋玉招魂歸來北方不可以止層冰峩峩飛雪千里斯顯河宗肅令穆天子傳河曰河宗四瀆之所宗也禮記孟冬之月天氣始肅風伯申威風俗通飛廉風伯也能致風氣左傳冰以風壯既夕破而晨凝亦朝開而暮合區區病卒遂與造化爭衡瑣瑣平人擬其陰陽爲戾注並見

水衡監

篇下泣添浪爲拙已深尸子是憂河水濁而以泣清之也淮南子是憂河水之少而以泣益之也低身負天在愚何甚未詳。何氏其葵云區區病卒以下八句前明沈氏劉氏周氏諸刻本俱在下中郎將篇之首文義不能連貫而本條朝開暮合云云語氣未足區區病卒等語貫與題內差兵推冰之意暗合特移置於此

中郎將田海請於舊長城塹東至遼海西至臨洮各濶十步深三丈並仰審利害

匈奴獷俗沈約安陸王碑彊民獷俗顏師古漢書注獷麤惡貌戎狄獸心漢書匈奴傳贊夷狄人面獸心爲惡比於封狼後漢書張衡傳射嶓冢之封狼作逆愈於梟獍述異記獍之爲獸狀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同夫猛虎飢乃食人類

彼蒼鷹飽則高颺魏志陳登謂呂布曰登見曹公言待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卿言也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揚去張華鷦鷯賦蒼鷹鷙而受紲漢施亭堠三邊於是不虞後漢書光武遣杜茂屯北邊築亭堠漢書武帝廣開三邊左傳疆埸之事備其不虞秦築長城四海由其大亂史記秦始皇使蒙恬築長城班彪北征賦剽蒙公之疲民爲強秦乎築怨漢書秦築長城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東漸巨海西至流沙書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孔注漸入也路阻三十六蕃古詩道路阻且長漢書西域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後稍分至五十餘遂經八千餘里左思蜀都賦經途所亘五千餘里掘三丈之塹下徹九泉濶十步之壕旁通萬嶺鬼兵自役尚自難全人力所營如何克濟潘岳西征賦役鬼傭其猶否矧人力之所爲邊夷未

損中國已空非直頓失天心漢書廣謀從衆則合天心亦復徒傷地脈注見沙苑監篇所請非計無理在知北史四夷傳序雁海龍堆天所以紀夷夏也炎方朔漠地所以限內外也逆天道以求其功殫人力而從所欲顛墜之釁固不旋踵

左右驍衛二條漢有驍騎將軍至隋置左右驍衛府唐去府字

疏勒鎮軍大使左驍衛將田慎狀稱安西路遠沙磧極深國家鎮遏甚爲勞弊一任十年死亡殆盡

欲益反損請停四鎮

狼望蕭條漢書揚雄云快心狼望之北注匈奴中地名龍堆莽蕩北史鄯善國古樓蘭國也北卽白龍堆漢書注龍堆形如土龍高大者二三丈小者丈餘在西域中班彪北征賦野蕭條以莽蕩

迤邐白蘭之表海賦迤延八裔李善注迤延邐迤相連也北史白蘭者羌之別種也周武王時遣使獻犀甲鐵鎧迢遞蒼松之外劉淵林吳都賦注迢遞遠貌十三洲記鹿塞在蒼松縣南十里旁通鬼域遠絕人寰後漢書西域傳論風災鬼難之域又神迹詭怪理絕人區綿亘三十六蕃經過數萬餘里李善文選注綿遠也方言亘竟也鄭元周禮注經謂里數也北史漢氏西域有三十六國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東西萬里皆來朝貢公主遠嫁徒聞黃鵠之歌石崇王明君辭遠嫁難爲情漢書武帝以江都王建女爲公主妻烏孫王公主悲愁作歌曰願爲黃鵠兮歸故鄉高昌入朝郎動金驢之唱唐書隋大業三年帝有事恆山裴矩使人說高昌二十七國入朝奏樂歌舞酉陽雜俎會任金榆山所乘驢上山樵者聽其鳴曰金驢一鳴天下太平　昭曠閣本此聯下有陳湯斬首之烈逸靖郅支班超定遠之蹤俯臨蒲海一聯接下

有展陳湯之盛績語不應復出今仍劉本之舊

戊已校尉鎭靖遐荒 漢書戊已校尉元帝初置如甲乙丙丁庚辛壬癸皆有正位惟戊已寄治無常居故曰戊已校尉 都護羌夷招攜異域 漢書武帝時西域內屬置校尉領護之宣帝改曰都護左傳招攜以禮注攜離貳也後漢書天竺國論設戊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 田愼名參越騎 漢書武帝置八校有越騎校尉 位典戎韜 庾信哀江南賦待戎韜於武帳 仗節烏壘之前 漢書博望仗節收功大夏又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於西域爲中 揚旌絳賓之右 宋書何承天表云飲馬瀚海揚旌祁連漢書龜茲王絳賓尚烏孫公主女上書願入朝 不能因利乘便 賈誼過秦論因利乘便宰割天下 躡充國之英規 漢書趙充國伐先零上賜書曰將軍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充國謹條屯田便宜十二事 矯制申功展陳湯之盛

續漢書陳湯出使西域矯制發城郭諸兵破郅支單于羸師深入追廣利以長驅漢書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破諸所過小國皆從入貢煑弩充飢慕耿恭之無後漢書耿恭伐車師救兵不至恭食盡乃煑鎧弩食其筋皆無貳心退豈得暫辭艱弊不顧宏圖纔任十年卽停四鎮功無縮地阻境界於邊庭神仙傳費長房遇壺公得神術能縮地脈千里聚在目前放之如故晉張協雜詩烽火到邊庭盧奏聞天失威嚴於大國蜀志吳張昭問秦宓天有耳乎曰有詩云鶴鳴於九皐聲聞於天無耳何以聞之遂使皇威曠蕩注見左右武衛篇莫漸於流沙注見中郎將篇聖澤滂沱晉應貞詩元澤滂沱李善注元澤聖恩也不行於近磧班固封燕然山銘經磧鹵三蒼磧水中沙堆也區區炎漢左傳宋國區區陸德明音義區區小貌東觀漢記序漢以炎精布耀

或幽而光猶拓土以開垣漢書拓地萬里海內晏然赫赫隆唐詩赫赫宗周擬抽邊而削地誠合解退以肅朝章所請無端告記爲允

郎將侯珪使西域市馬屬磧石乏食遂將齎馬價糴食以救之並免飢餓御史彈不承制命擅用官

物

大宛之國舊出名駒漢書馮奉世至大宛得名馬象龍而還小月氏郊素宜良馬漢書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領其羸弱者南入山阻與諸羌居止故號小月氏出陽關而直望但見平沙漢書西域傳陽關在敦煌西界拾遺記平沙千里色如金細如粉風吹沙起如霧歷險固以遐

征惟多積雪左傳跋涉山川踰越險阻石崇王明君辭願假飛鴻翼乘之以遐征積雪注見左右領軍篇秋風旦慘古詩北風何慘慘通俗文晴色曰慘白日黯而將昏魏王粲雜詩白日忽已冥李善文選注黯失色將敗之貌曹大家東征賦志日夕而將昏寒雲夕愁宋謝惠連雪賦寒風積愁雲繁黃塵暗而無色梁江淹恨賦黃塵匝地魏王粲登樓賦天慘慘而無色斜衝烏弋漢書烏弋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直指龜茲漢書龜茲國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踐無雷之舊墟漢書無雷國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馳不霜之故地釋迦方誌雪山以南坦然平正冬夏和調草木當榮流霜不降釋法顯傳天竺國寒暑調和無霜雪東道之駿仍未交闕漢書天馬歌經千里循東道西迴之兵輒爲賙賑但重人賤畜注見沙苑監第二篇往哲之嘉猷救死扶危明王之

盛事若逢兵餓汲黯之擅無傷漢書河內失火使汲黯視之還報曰失火不足憂貧人傷水旱臣發倉粟以振請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矯費齋資敬聲之狀無捨注見少府監篇柏臺奏劾六帖御史大夫曰柏臺合眞嚴科徐陵文用眞嚴科棘署論刑更宜推鞫春秋元命苞樹棘聽訟其下者棘赤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心不失其實也禮記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張晏漢書注鞫窮也謂窮問囚情也待知的狀方可量裁

龍筋鳳髓判卷之三終

番禺孟鴻光校

龍筋鳳髓判卷之四

唐張鷟撰　明武定劉允鵬敬虛原注

國朝蕭山陳　春東爲補正

左右衛率府二條

秦晉建東宮置衛率府唐爲左右衛率府

御史彈東宮 晉卞壼議太子所居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爲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 每乘牛車微行遊諸寺觀左右淸道元不設儀仗殊失禮容所由率丁讓等 唐制左右衛率府置率各一人副率二人 並請付法

天孫東岳有國之元儲 初學記泰山五岳之東岳也一曰天孫言爲天帝孫也漢書疏

廣曰太子國儲副君（宋均春秋元命苞注）儲君副主言設以待之**帝子前星通邦之上**嗣（漢書五行志）心之大星天王也其前星太子也（鄭元禮記注）上嗣君之適長子（北周王褒請立太子表）上嗣佇賢前星虛位**河海重潤控玉檻以疏源日月重輪順珠囊而叶度**（崔豹古今注）漢明帝爲太子樂人作歌詩四章以贊太子之德曰日重光月重輪星重暉海重潤舊說天子之德如日月星海太子比德故云重也（爾雅）河出崑崙墟（山海經）崑崙面有九井以玉爲檻（薛道衡老氏碑）五緯叶珠囊之度**位隆銀牓青方列長子之宮**（東方朔神異經）東方東明山有宮青石爲牆門有銀牓以青石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望重銅樓紫極纘承祧之業**（漢書）成帝元帝太子也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注）門樓上有銅龍（潘岳西征賦）厭紫極之閒敞（李善注）紫極星名王者爲宮以象之（梁武帝立昭明太子詔）莫不立儲樹嫡守器承祧（周王褒請立太

子表洊雷居震春方應守器之辟明兩作離少陽纂重暉之業濟南鳳集天骨已彰東觀漢記光武生於濟陽先是鳳凰集濟南故宮聖瑞始於此蔡邕度侯碑英風發於天骨清河蛇盤靈姿早應後漢書安帝清河孝王子在邸第數有神光照室又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閒丁讓職惟清道文獻通攷東宮官隋有虞候唐改爲清道衛務掌干城詩公侯干城列羽衛於瑤山江淹擬從軍詩羽衛藹流景李善注羽衛負羽侍衛山海經西海之外有瑤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典戎旗於望苑漢書戾太子居博望苑自可畫堂之側肅肅霜戈甲觀之前森森電戟漢書元帝爲太子於甲觀中畫堂生子即成帝也加淳注甲觀觀名畫堂堂名何得安細針於座上竟未匡眦晉書杜錫遷太子舍人性亮直忠烈屢諫懷愍太子太子惡之後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刺之流血帶長劍於街中

會無覺察晉東宮舊事太子有玉頭劍楚辭帶長劍兮挾秦弓宋玉太言賦長劍耿耿倚天之外遂使盤遊無度見書玩好非宜國語玩好在耳目之前日遠之對蔑聞晉書明帝數歲有人從長安來元帝問長安遠日遠對日聞人從長安來不聞從日邊來日固宜遠星流之瑞徒應河圖大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意感生白帝昔乘小馬尚致譏嫌魏志任城威王善射御太祖嘗折之曰汝不讀書而好乘馬擊劍此一夫之勇何足貴也晉書王戎拜司徒閒乘小馬從便門出遊今駕牛車深舛典則所由既不匡正羣下竟未上聞虧失朝章理須明法

東宮無事輒發四府兵獵唐制東宮置衞率府又有親府勳府翊府共四府未經奏許所由不言有虧國法

重離明兩易明兩作離鄭元注明兩者以明德相承梁元帝皇太子講學碑洊雷種德重離作兩晉潘尼太子詩霑恩洽明兩允屬利貞易離利貞亨王弼注離以柔爲正必貞而後亨故曰利貞亨一日三朝禮記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正義凡常世子朝父母每日惟二今文王朝於王季日三者增一時實歸仁厚禮記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府官等肅承蘭殿漢武故事孝景王皇后夢日入其懷以乙酉年七日生武帝於猗蘭殿七歲立爲皇太子虞奉桂宮漢書成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三秦記桂宮中有光明殿皆金玉珠璣爲簾箔晝夜光明識金玦之無歸左傳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佩之金玦罕夷曰金玦不復知玉牀之可惜易是類謀假威出坐玉牀鄭元注坐玉牀處天子之位也晉書衞瓘因太子昏愚跪晉主牀前曰此座可惜晉書后妃紀論象玉牀之聯後星春誦夏絃之訓允有

常儀冬書秋禮之規非無永範禮記春誦夏絃太師詔之瞽宗秋學禮執禮者詔之冬讀書典書者詔之鄭注陽用事則學之以聲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氣施功易成也何得不遵彝敎專事荒淫注見尚書都省篇逐迅羽於長林張衡西京賦迅羽輕足薛綜注迅羽鷹也輕足好犬也嵇康絕交書此由禽鹿愈思長林接輕肥於淺草曹植白馬篇仰手接飛猱李善注凡物近前射之曰接魏文帝典論自序少好逐禽每歲暮春草淺獸肥於鄴西獵終日獲麞鹿九雉兔二十南皮射雉好樂無厭魏志太祖才力絕人於南皮日射雉獲六十三頭詩好樂無荒左傳是無厭也注無厭足之心東門逐兔長驅不已史記李斯出獄顧謂其子曰吾欲與爾復牽黃犬臂蒼鷹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其可得乎詩並驅從兩狼兮戰國策樂毅長驅至齊籠山絡野班固西都賦罘網連紘籠山絡野恣盧犬於平原戰國策韓

盧天下之駿犬也說苑雍門周言孟嘗君野遊則馳弋獵乎平原廣囿冒雨侵風宋略孝武帝嘗出射雉值雨侍中沈懷文諫曰非止千乘失容亦乃聖躬櫛沐縱蒼鷹於廣澤古辭孟珠歌走馬放蒼鷹淮南子平原廣澤一兵一馬悉奉嚴符乍出乍歸皆憑獻表進不能諫退不能言虛曠國班謬尸天祿文選李善注韓詩曰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並空削黜審擇賢才

自然鶴禁長清唐虞世南詩乘星開鶴禁按列仙傳周靈王太子晉乘白鶴駐緱山巔謝時人故後世稱太子之駕曰鶴駕居曰鶴禁龍居永肅張衡東京賦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薛綜注九龍本周時殿名也門上有三銅柱柱有三龍相繞故曰九龍嘉德殿名在九龍門內也

太廟一條舊本太廟郊社二條今按文獻通攷太廟令屬宗正卿郊社署屬太常卿因析之

太廟令朱景方行大祀乃於散齋而弔喪御史彈付法大理斷官減一等徵銅五斤

大祫之禮列聖之攸先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故為大事吉禘之儀明王之令典春秋閔公二年吉禘於莊公禮稽命徵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莫不尊崇祖考易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敬事神明禮記敬盡然後可以事神明既申如在之誠論語祭如在聿起不欽之罰書黷于祭祀時謂弗欽若嚴禋有則赤雁降於祠宮唐蘇味道詩孝享屬嚴禋書有典有則漢書武帝幸雍祀五時獲赤雁作赤雁歌史記武帝用事甘泉圜邱夜有神光如流星止集於祠壇天子自竹宮望拜注竹宮甘泉祠宮名祭謁無虧白鶴翔於清廟

漢書宣帝尊孝武廟號爲代宗所巡狩至郡國皆立廟告祀代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毛萇詩傳淸廟者祭有淸明之德者之宮也**則有輕饗**按此句有誤字**薦黷齊明**左傳黷齊明益都耆舊傳蜀部張寬漢武帝時爲侍中從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知我所來時寬在第七乘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女子見**肅承顧廟**漢書文帝作顧成廟服虔注廟在長安城南**虔奉閟宮**何法盛晉中興書虔奉郊祀詩閟宮有侐鄭箋閟神也**方行盥滌之規**易觀盥而不薦王注宗廟之可觀者莫盛於盥至薦簡略故觀盥而不觀薦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鄭注滌牢中所搜除處**有事宗禮之典**左傳天子有事於文武杜注有祭事也書禋於六宗孔注精意以享謂之禋宗尊也**龍旂是禱鞗革鶬鶬**詩龍旂陽陽鞗革有鶬鄭箋交龍爲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馬信來朝威儀肅肅**詩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

萋有且敦琢其旅鄭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又有客信信毛傳再宿曰信理須恭敬乃志禮記非有恭敬則不齊靜慎其心禮記心不苟慮必依於道玉瓚之獻克修禮記季夏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灌用玉瓚金罍之壽斯薦詩我姑酌彼金罍正義金罍酒器也後漢書明帝紀注壽者人之所欲故卑下奉觴進酒皆言上壽何得散齋之日禮記散齋七日逗祉之辰周澤之潔無聞後漢書周澤爲太常清潔修行常臥病齋宮其妻哀澤老病闚問所苦澤大怒以妻干犯齋禁遂收送詔獄謝罪荀彧之容先發後漢書荀彧字文若禰衡曰文若可借面弔喪注典略曰衡見荀儀容但有貌耳長驅馬足長驅注見上篇張衡東京賦馬足未極便過元伯之家後漢書范式字巨卿山陽人與汝南張劭爲友劭字元伯元伯卒至壙將窆柩不肯進移時巨卿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頓作驢鳴乃向

仲宣之室世說王仲宣好驢鳴魏文帝臨其喪顧語同遊日仲宣好驢鳴可各作一聲送之赴客皆作驢鳴不恭之罪書女不恭命法有常科失禮之愆宜從明憲詩式禮莫愆鄭箋愆過也官減一等銅坐五斤數外更求未爲通允

郊社一條周有典祀秦漢有太祝至隋太常寺置郊社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二月有事於大社太常博士馮敬有大功喪隱而不論遂以行事付法科罪

社爲土主稷是穀神孝經緯社土地之主也土地濶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之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徧祭故立稷神以祭之以侑以姬周之祖配以烈山之子左傳共工氏有子曰勾龍爲后土后土爲社稷田正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

稷自商以來祀之鄭元禮記注古者官有大功則配食其神故勾龍配食於社棄配食於稷**納籙受**

圖之哲春秋孔演圖王者常置圖籙坐旁以自正也張衡東京賦膺籙受圖詩世有哲王鄭箋哲智也

乘乾執契之君易時乘六龍以御天王注乘變化而御大器通典唐置乘乾門老子聖人執左契注古者刻契合符以爲信

莫不崇尚其道顏延年曲水詩序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

肅恭其事書肅恭神人國語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

夏殷履運仍開松

柏之禮宋衷春秋緯注五運五行用事之運也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孔安國注凡建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邢疏夏都安邑宜松殷都亳宜柏

漢祖登朝復設枌

榆之祭漢書高祖定天下詔御史治枌榆社春用羊彘祀之西京雜記高祖少時常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焉

分其玉帛唐顏師古地祇祝文揀此元辰敬以玉帛

建五色之靈壇

漢舊事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潘岳籍田賦乃降靈壇**薦以牲牢**詩匏葉序牲牢饔餼毛傳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具三重之芳酎**說文酎三重之酒也漢書景帝紀高廟酎張晏注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八音閒發**書八音克諧又笙鏞以閒孔注閒迭也國語為之六閒韋昭注六呂所以閒陽律成其功禮記子夏云此古樂之發也**六舞交馳**周禮樂師掌教國子六舞**社主享而成休明靈歆而降福**宋顏延年詩邑社總地靈左傳能歆神人杜注歆饗也張衡東京賦神歆饗而顧德詩降福孔皆**命三老**漢書高帝二年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率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賚百神**玉燭寶典蜡者報百神**應瑞雀於青疇**禮稽命徵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黃雀見注黃雀土精說文疇耕治之田也**掃飛蝗於翠畝**洪範五行傳介蟲孽者謂小蟲有甲飛揚之類

於春秋爲螽今謂之蝗詩田祖有神秉畀炎火鄭箋田祖之神不受此害持之付於炎火使自消亡則千倉歲積詩乃求千斯倉鄭箋成王見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三農之蓄有餘周禮三農生九穀孟子農有餘粟萬庾年登虞羲詠霍將軍北征詩位登萬庾積毛萇詩傳露積日庾正義露地積聚之九章算術平地委粟是也漢書食貨志三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九載之儲斯溢禮記國無九年之蓄日不足正義每年入物分爲四分一分儲積三分當年所用三十年當有九年之蓄馮敬身居典禮職在秩宗書典朕三禮又命汝作秩宗正義秩宗郎周禮之宗伯也應知六祝之辭頗達六祈之訓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掌六祈以同鬼神示帶斯凶服輒入禮宮禮記郊之祭凶服者不敢入國門御史奏彈雖言奉法詳刑結罪鄭元周禮注度作詳刑文獻通攷唐

龍朔二年改大理寺爲詳刑須按科條廟亭誠則有違社稷元來不禁彈無反坐律許執文爾雅釋訓律法也沈約與謝朏敕執文經武枉被凝霜理須清雪

太樂一條周官有司樂秦漢有大樂令魏晉而下俱有大樂令丞唐因之掌習音樂

大樂令盧慶狀稱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樂記文請改聖朝樂名大象天下往極爲號又應國姓

古之天子制禮以安人荀子人生有欲則亂先王制禮義以養之孝經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昔者明王作樂以崇德易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移風易俗

孝經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成孝敬而厚人倫快耳娛心李斯諫逐客書歌呼嗚嗚而快耳者眞秦之聲也魏文帝與吳質書高談娛心哀箏順耳感鬼神而通教化詩序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也調茲六氣左傳天有六氣陰陽風雨晦明徵主夏而角主春禮記春其音角夏其音徵導彼五音禮記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宮動脾而商動肺史記樂書宮動脾商動肺角動肝徵動心羽動腎天則不言而信禮記文故奏雲門以祭天周禮大司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地則不動而生樂叶圖徵受氣於天布之於地以時出萬物者也禮記不動而變故奏咸池以祀地周禮太司樂乃奏太簇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元道則無象而化老子大象無形神則不怒而威禮記文故暢之以鐘鼓周禮

鎛師凡樂事以鐘鼓娛之以絲竹禮記金石絲竹樂之器也廉直誠正之響發而人肅恭禮記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粗厲猛毅之音生而人剛健禮記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哀思爲亡國之與其政陵遲禮記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怨怒爲亂世之音其風轉替禮記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故詳其律呂師曠知其盛衰史記衛靈公適晉舍濮上夜聞琴聲召師涓寫之至晉以奏師曠曰此師延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投濮故聞此聲必濮水之上先聞者國削察彼軒懸延陵識其興廢周禮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蔡琰別傳琰蔡邕之女年六歲邕夜鼓琴絃斷琰曰第六絃邕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邕曰偶得之琰曰吳札觀樂知興亡之國由此推之何得不知隋許善心樂詩獨有延陵聽應知亡國音按延陵吳季札封邑觀樂事詳左傳

自王澤既竭風雅莫流班固兩都賦序成康没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許善心詩澤竭英莖散文侯聽鄭而不寢禮記魏文侯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孔子聞韶而忘味周氏論語注孔子聞韶樂之美盛忽忘於肉味成公綏嘯賦孔父忘味而不食桑間濮上流宕忘歸禮記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下里巴人奔波逐遠宋玉對楚王問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而聖朝均四暢禮記四暢交於中而發作於外調八風禮記八風從律而不姦聽鳴鳳以和音命飛龍而度曲呂氏春秋黃帝令伶倫取竹於嶰谿之谷制十二筒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又云顓頊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上通咸夏樂動聲儀黃帝曰咸池禹曰大夏禮記咸池備矣夏大也式隆殷薦之儀

見上俯定莖英樂動聲儀顓頊樂曰五莖帝嚳樂曰六英宋衷注五莖能爲五行之道立根本也六英能爲天地六合之英華也允叶昭容之典漢書禮樂志高祖作昭容樂猶古之昭夏也歌九序書九功惟序九序惟歌諷六詩周禮瞽矇諷誦詩掌九德六詩之歌漢書禮樂志歌九德誦六詩聞其聲而聽和五經通義聞宮聲莫不溫雅而和省其文而心正禮記省其文采史記樂所以和正人心也慮慶職參樂令文獻通攷秦漢有大樂令歷代因之唐有大樂令丞掌習音樂樂人簿籍匠典倡優史記秦昭王云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說苑秦始皇建離宮四百所皆有鐘磬帷帳婦人倡優履師摯之前規鄭元論語注師摯魯太師名識關雎之聲王儉褚淵碑無替前規躡曹褒之舊躅後漢書曹褒爲博士朝廷欲制定禮樂拜爲侍中褒奏尚書璿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洽作樂名予詔改大樂曰大予以應圖讖以爲質文遞

變禮樂殊途輒進嘉名深陳雅稱執大象而天下往 老子執大象天下往河上公注執守也象道也聖人守大道則天下萬民移心歸往也 其德彌長 禮記觀其舞知其德 行大道而海內和 禮記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 其風載遠 詩其風肆好 命伶倫而討韻雅合夔鐘 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晉書律歷志魏武時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鑄鐘數毀改作玉訴夔清濁任意魏武取玉所鑄鐘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情 召荀勖以調聲自諧牛鐸 晉書荀勖初於路逢趙賈人牛鐸識其聲及掌樂音韻未調乃曰得趙之牛鐸則諧矣果然 千童萬舞 漢書郊祀歌千童羅舞成八佾詩萬舞洋洋 其朱雁以齊行 注見太廟篇 八佾九歌 穀梁傳天子八佾白虎通佾者列數也楚辭啟九變與九歌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 將

赤蛟而合節漢書武帝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作赤蛟之歌楚辭應律兮合節王逸注合會六律以應舞節允禆聖化甚益皇明西都賦天人合應以發皇明宜下太常初學記秦置奉常漢改太常如淳漢書注常典也常典三禮故曰太常或曰大常王者之旌禮官主奉持之故曰奉常先宣美號

鼓吹一條周官有鼓人漢有承華令梁有清商署唐置鼓吹署令丞各一人所掌頗與大樂同

鼓吹令王乾狀稱鼓吹鹵簿國家儀注器具濫惡請更改修製禮部員外崔嵩以府庫尚虛此非急務判停

鼂鐘隱隱攷工記鼂氏爲鐘隨九變以交馳周禮若樂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

鼉鼓逢逢見詩陸機疏鼉形似蜥蜴其皮堅可以冒鼓毛傳逢逢和也和入音而開作注見郊祀篇或短簫橫引樂志何承天云鼓吹蓋短簫鐃歌軍器也黃帝使岐伯所作古今樂錄橫吹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長安朱鷺鏗鏘爾雅疏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舊鼓吹朱鷺曲是也古今樂錄漢鼓吹十八曲一曰朱鷺或長笛手吹馬融長笛賦繫手累發密櫛迭興宋玉笛賦奮玉手擒朱脣紫騮淒切古樂府紫騮馬曲十五從軍征十八始得歸道逢鄉里人家中有阿誰東宮所設殊非列代之規晉書劉毅轉司隸校尉皇太子朝鼓吹將入東掖門毅以為不敬止於門外奏劾保傅以下詔赦之然後得入平閣爰施亦匪先王之制鄴中記石虎正會置三十部鼓吹三十步輒置一部十二人皆在平閣上去地丈餘然國家儀注隋書經籍志儀注之興久矣周衰諸侯削其籍漢興叔孫通定朝儀曹褒定漢儀世

有制作今聚爲儀注篇　須應禮經左傳謂之禮經漢書藝文志禮經三百　既崇鹵簿之班獨斷天子出車駕次第謂之鹵簿五經精義鹵簿白秦漢始有其名鹵大楯也所以捍敵部伍之次肯著之簿故言鹵簿　又惠功臣之錫崔豹古今注漢樂有黃門鼓吹天子所以宴樂羣臣短簫鐃歌鼓吹之一章耳亦以賜有功諸侯　既爲濫惡宜即修改豈以藏虛遂云非急四句舊本脫據昭曠閣本補　有家有國論語有國有家者　朝章不可暫虧　去食去兵見論語　禮樂如何輒廢禮記禮樂不可斯須去諸身

王乾狀請崔嵩判停爾愛其羊我愛其禮論語文包氏注羊存猶以識禮羊亡禮遂廢　速令鳩集梁劉孝標借類苑書鳩集斯文　請勿狐疑注見倉部篇

太卜二條周官太卜掌三兆之法秦漢有太卜令後漢并於太史至隋有太卜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太卜袁綱善卜所言立驗有術士榮儼夜無故被殺不知頭首使綱筮之竟不知賊處御史彈綱情有向背而不言付法

楓天褭地陸佃埤雅楓之有癭者風神居之夜遇暴雷驟雨則暗長數尺故造栻者以爲蓋又以大霆擊棗木載之所謂楓天棗地顛會栻木局也有天地所以推陰陽占吉凶以楓子棗心爲之觀倚伏於無形老子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管子虛無無形之謂道方智圓神易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察幽明於未兆易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曰明玉篇龜折曰兆後漢書天文志萌而未兆百年鼠卜尚辨吉凶抱朴子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則色白善憑人而卜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

外事也

五德雞占猶知禍福韓詩外傳雞有五德漢書武帝令巫祀上帝百神用雞卜注雞卜如鼠卜占歲之豐凶

長安季主不以榮辱存心史記司馬季主賣卜於城都東市宋忠賈誼曰何居之卑行之汚季主捧腹大笑

蜀都嚴平不以衣冠介慮漢書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得百餘錢足自養則閉肆李強爲益州牧數與相見卒不敢言以嚴爲從事

袁綱雅望四兆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

妙達二臣未詳或曰卽季主君平也

榮參九筮之班周禮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

藝審千蓍之訣本草蓍千歲三百莖其本已老故知吉凶

東方朔之暗射指掌可知漢書武帝使諸倡射覆置守宮盆下朔中之賜帛包咸論語注指示掌中之物言其易耳

淳于智之精通毫釐無失晉書淳于智能筮夏侯藻母病詣智卜忽有一狐當門向之嗥藻馳見智智曰速歸在狐嗥處拊心啼哭令家

人驚怪畢出藻如其言母亦扶病出堂屋五間拉
然而崩禮記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釐謬以千里
均趙達之回筋要妙如神
吳志趙達治九宮一算之術嘗過
故知曰倉卒乏酒徵達取隻筋再
三縱橫之乃言鄉東壁下有美酒一斛鹿肉
三斤主人遂出酒酬飲莊子此之謂要妙
比吳泰之求棋縱橫必中
未詳按異苑云十二棋卜出自張文成
受法於黃石公行師用兵萬不失一
有蛇銜筆立定徵祥
魏志管輅見安平守王基基命作
卦輅曰牀上當有大蛇銜筆大小
其視須臾失之
曰蛇者書佐也
有蟻開封行看潤澤
易林震之蹇蟻封
穴戸大雨相集
遺豹冠於獵所遂見繇辭
古文瑣語范獻子卜獵占之
繇曰君子得鼃小人遺冠獻
子獵終日而無所得遺其豹冠鄭
元周禮注灼龜得兆各有繇辭
懸馬鞭於樹開頭知貧富
王隱晉書鮑陸家有凶淳于智卜之曰可買新馬
鞭懸舍東北大樹當暴得財陸市馬鞭懸之三年

林中得錢數十萬於是業用既展家亦無恙如斯術數漢書術數者皆羲和卜史之職實繁有徒書見榮儼薄解醫方帝王世紀黃帝使岐伯典醫今經方咸出焉微知小技遭費禕之刺客遂隕輕姿蜀志費禕爲尚書令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禕歡飲沈醉爲循手刃所害史記有刺客傳遇袁盎之讐人俄傾重耳漢書梁孝王求爲嗣袁盎諫止王以此怨盎使人刺殺盎安陵郭門外崔豹古今注重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故重耳盎所乘車也傾重耳喻盎遇害莫知賊首須察眞蹤綱爲研尋竟無的狀將謂隱避爰被奏彈理須直守正途不可偏拘小節何也龜稱聖智不能免宋元之鑽墨子夏后開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卜於白若之龜繇曰九鼎既成遷於三國是鬼神之明智於聖人也莊子宋元君夜夢人曰予爲淸江

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使人占之龍號神明
曰神龜也刳之以卜七十二鑽而無遺策
不能脫夏豢之網左傳夏孔甲擾於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劉累學擾龍於
豢龍氏以事孔甲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唐陳子
昂麈尾賦天道之用莫神於龍受戮爲醢不知其凶郭
璞洞林之妙竟被嚴誅晉書郭璞嘗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王敦謀逆使璞
筮之曰無成壽且不久敦大怒問卿壽幾何曰命盡京
於今日敦即收斬之漢書當順天氣成嚴霜之誅
房易傳之徵終從大戮漢書京房著易傳四卷其說長於災變吳郡周厰師事房房爲
石顯所譖繫獄謂厰曰吾死後四十日客星知有所不
必入市即吾無辜之驗也房死果如其言
察神有所不通楚辭知有所不明神有所不通即處重刑恐虧平典
太醫一條周官有醫師秦漢有太醫令丞隋有太醫署令唐因之

太醫令張仲善處方進藥加三味與古方不同斷絞不伏云病狀合加此味仰正處分

五情失候多生心腹之災文子昔者中黃子曰色有五章人有五情山海經巴蛇呑象三年而出其骨君子服之已心腹之疾六氣乖宜必動肌膚之疾左傳天有六氣淫生六疾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禮記肌膚之會絕更生之藥必籍良醫十洲記月支國獻香使者曰斯更生之神丸也疾病災死者將能起之左傳晉侯求醫於秦秦使醫緩視之未至公夢二豎子曰彼良醫也乏返魂之香誠資善療十洲記聚窟洲有返魂香尸在地聞香卽活張仲業優三世禮記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方極四難後漢書郭玉和帝時爲太醫丞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狀曰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強不能

使藥三難也好非無九折之能楚辭九折臂而成醫實掌萬人之
逸惡勞四難也周禮疾醫掌萬民之疾書六郭玉診脈妙識陰陽後漢
苦極二曰疾孔注常抱疾苦
書郭玉為太醫丞帝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
中使玉各診一手玉曰左陰右陽脈有男女狀若異人
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文摯觀心巧知方寸列子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
摯命背明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仙人董奉之靈杏神仙傳董奉居廬山
為人治病得愈者使栽杏數年鬱然成林號董仙杏足愈沉疴晉書樂廣傳沉疴頓愈羽容
安期之神棗南方草木狀海棗五年一實實甚大昔李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
食巨棗大如瓜非誕說也晉傳元賦有棗若瓜出自海濱全生益氣服之如神攻玆美疢左傳臧孫
紇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華陀削胃妙達古今後漢

書華陀精於方藥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一月之閒皆平復仲景觀腸譽聞寰宇名醫錄仲景名機南陽人著金匱玉函經八卷觀腸未詳抱朴子文摯愆期以療危困仲景穿胸以納赤餅聖躬遄謹按名方肅奉龍顏春秋元命苞黃帝龍顏須窮鵲術釋氏諸經要集永明八年帝躬勿豫雖和鵲薦術茜席猶滯鵲一作鴻晉郭璞巫咸山賦序蓋巫咸者以鴻術為帝堯之醫豈得不遵古法獨任新情棄俞跗之前規史記上古之時醫有俞跗療疾不以湯藥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精練易形失倉公之舊軌史記太倉公者姓淳于名意為人治病決生死多驗若君臣相使情理或通黃帝素問藥有君臣佐使本草土藥為君中藥為臣下藥為佐若畏惡相刑科條無捨按兩若字當有一誤畏惡謂藥有可畏可惡者進劾斷絞亦合甘從處方郎

依誠爲苦屈刑獄之重人命所懸宜更裁決毋失權衡

太史一條昔少昊氏以鳳鳥氏爲歷正顓頊有重黎唐虞有羲和夏商有太史周又有馮相氏保章氏秦爲太史令漢爲太史公歷代相因分曹置監名亦不一唐初爲太史局

太史令唐置太史令三人杜淹教男私習天文兼有元象

器物被劉建告劾當並實

學若顓頊令南正以司天史記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

昔在帝堯命東宮以賓日書分命羲仲寅賓出日平秩東作孔注羲仲治東方之官寅敬賓導秩序也

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時乃不忒史記歷書

自秦稱金贊爾雅贊有力郭注出西海大秦國獻猶多力獸惡按金贊卽金虎騶虞王文

熒火賦牛哀倏而化贙是用淮南子牛哀病七日而化為虎也張衡東京賦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薛綜注金虎西方白虎神嬴秦姓也周書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也

叨五勝之

宏綱

漢書鄒衍因秦頗推五勝注五行相勝秦以周用火以水勝之也

漢起王雞

帝王世紀昭靈后名含始遊於洛池有玉雞銜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含始吞之生漢祖劉季

叶三微之遠度

述見沙苑監篇

徵洛下命唐都

漢書漢造太初歷凡二十餘人方士唐都巴郡洛下閎與焉

攷大衍之始終

李石續博物志明皇詔僧一行鑄渾儀及造大衍歷先是漢洛下閎云此歷後一千年差一日有聖人出而正之至是果一千年

心伏羲夢周旦

論語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步太初之盈縮

史記索隱古有太初歷以建寅為正殷周秦不用漢武帝時改用太初歷淮南子孟春始盈孟秋始縮高誘注盈長也縮短也

四營因之式序八變所

以無差易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五星叶度於上萬物和平於下漢書五星如連珠叶度注見左右衛率府篇隋書杜天子置日官諸侯有日御以和萬國以叶三辰淹位參義仲見上東官注聲振子韋淮南子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公懼召子韋而問焉高誘注子韋司星者也漢書藝文志陰陽家有宋司星子韋三篇注景公之史覽沮誦之前規注見修史館篇遵史遷之舊典文獻通考漢武帝置太史令以司馬談為之星聚東井逆辨休徵漢書高祖初入關五星聚於東井注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當有聖人以義取天下月犯少微懸知應變續晉陽秋會稽謝敷隱若耶山忽月犯少微星少微一名處士星時戴逵名著於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嘲吳人曰吳中高士求死不得使星已發無違寸景之期後漢書李郃善河洛風星和帝分遣使者微服單行各至州縣使者二人

當到益部投部舍部問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耶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劒氣莫關不爽分毫之信雷次宗豫章記吳未亡恒有紫氣見牛斗間占者以爲吳與惟張華以爲然及吳平紫氣愈明華日此寶劍氣北齊魏收秋宴詩使星疑向蜀劍氣不關吳宮居太后夙已土聞未詳宋起眞人預爲先覺魏志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商䢖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眞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其後曹公破袁紹天下莫敵矣譙周之論蜀滅蜀志譙周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劉具當授於人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杜瓊之說曹興蜀志杜瓊曰古者官職不言曹漢末名官盡言曹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曹氏代漢之兆此列代之攸欽邦家之要籍淹之少子雅愛其書習張衡之渾儀後漢書張衡爲太史令造渾天儀鑄銅爲之討陸續

志重黎之後三苗亂德五霸之末史官亡紀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注家業世世相傳爲疇陸倕刻漏銘司歷亡官疇人廢業**孟陬於焉舛候攝提所以乖方**漢書律歷志孟陬殄滅攝提失方注正月爲孟陬歷紀廢絕閏餘乖錯不與正歲相直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而乃指已是爲失方**五夜不分六日無辨**陸倕刻漏銘擊刀舛次聚木乖方陸倕刻漏銘文毛萇詩傳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時於朝衛宏漢舊儀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淮南子歲遷六日終而復始高誘注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年以午冬至**聖朝修百王之弊政舉千載之頹綱**陸雲讌會詩頹綱既振**龍首應時**後漢書張衡作地動儀以精銅鑄成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之如有地動則龍吐丸而蟾蜍銜之**雞人合節**周禮雞人凡國事爲期則告之時鄭注象雞知時也**小大之候共砌蓂**

以彫榮薛綜東京賦注蓂莢瑞草王者賢聖生於階下一日生一莢至月半生十五莢十六日落一莢至晦日而盡小月則一莢厭不落王者以知月之大小堯時夾階生之昏旦之期逐宮槐而舒卷五經要義昏闇也旦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爾雅守宮槐葉晝聶宵炕郭注槐葉晝日聶合而夜炕布者名為守宮槐孫炎注聶合也炕張也二分二至無虧余遂之蹤杜預左傳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周王褒刻漏銘二分周道烏靈正其昏夕兩至相遇表圭測其長短大餘小餘允叶容成之度史記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蓋因其所餘以定閏史記索隱系本及律歷志黃帝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臾區占星氣伶倫造律呂大撓作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此六術而著調歷也何得漏生弛慢吐號乖宜朝官顛倒於衣裳詩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鄭箋挈壺失漏刻之節未明而以為明故羣臣促遽羣臣之朝辨色始

入街吏失期於鐘鼓注見金吾衛篇齊君望曉莫聽鐘聲南史齊武帝以宮內不聞鼓漏置鐘於景陽樓以應五鼓京尹失時空奔馬足司馬彪續漢書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迎氣於西郊張衡東京賦馬足未極漏司乖錯准法論

刑

良醞一條周官有酒正掌酒之政令漢晉以來俱有其官而名不一至隋置良醞署唐因之會

期日酒酸良醞署令杜綱添之以灰御史彈綱

款好酒例安灰其味加美不伏科

上稽乾象列酒旗之星下鑒坤儀制酒泉之郡劉琨答盧諶詩乾象棟傾坤儀舟覆孔融難魏武帝禁酒書天垂酒旗之曜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堯非千鍾無以成

杜康至妙肇發馨香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魏武帝歌行何以解憂惟有杜康博物志杜康作酒書至治馨香

儀狄精微爰施麴蘖世本儀狄始作酒醪古史考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書若作酒醴爾惟麴蘖孔注酒醴須麴蘖以成

用之於宗廟可以歆享百神用之於冠昏可以諧和百姓漢書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頤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老百福之會非酒不可

杜綱名班釀署官列醞司須明五齊之規頗解三酒之術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三酒之物賈疏齊者度量節作之謂三酒味厚人所飲者也五齊味薄所以祭者也

十釀之法竟未留心九醞之方曾無介意史記貨殖傳通邑大都酤一歲而十釀西京雜記漢制以正月旦造酒八月成名曰九醞魏武帝集南陽郭芝有九醞春酒苦難飲增為十釀差甘易飲

雞鳴下釀取蘭昏而桂

辛北堂書鈔食經云夏雞鳴酒法秫米二升麴三升水五升燒之今日作明日雞鳴時熟漢書百末旨酒布蘭生晉灼注芬香布列若蘭之生郭憲洞冥記有遠飛雞常銜桂枝之實歸於南山或落地而生衆仙剉以釀酒多桂醪鳩集爲徵遂果酸而梅醋東方朔別傳朔門生三人俱行乃見一鳩曰今當得酒而必酸問其故曰出門見鳩飲水故知得酒鳩飛集梅樹故知酒酸書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正義木實多酸五果之味雖殊其能酸一也又爾惟鹽梅孔注鹽鹹梅醋懼貽災譴密縱奸訛頓下生蠅之灰淮南子爛灰生蠅陸佃埤雅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淮南子以爲爛灰生蠅正謂此也用添浮蟻之味張衡南都賦浮蟻若蓱釋名泛齊浮蟻在上汎汎然也遂使聖人賢者注見尚書都省篇變易常滋從事督郵注見主客篇乖違舊性事窮理盡方起遁辭孟子遁辭知其所窮趙岐注遁隱之辭若後

秦客之廋辭也觸網掛羅妄稱前例豈得索郎清德横被侵誣水經注桑落河出好酒世人訛爲索郎故有索郎杯黃石公三略侵誣下民巴鄉實功枉遭點辱盛宏之荆州記永安宮西有巴鄉之村村善釀酒東晳補亡詩莫之點辱王逸楚辭注點汙也既虧竹葉之術張景陽七命豫北竹葉五臣注竹葉酒名空從棘木之科注見左右驍衛篇

太官一條周官有膳夫庖人外饔秦爲太官令丞漢魏以下皆置唐因之令丞各一人

太官丞李休供祭餘胙肉少依問款稱太常博士王均每分內取常多郎中吳爽拔劍割肉而去

在祀與戎國之大事左傳文祭公不宿人之常禮論語祭於公不

宿肉班賜神惠多少先有成規周生烈論語注助祭於君所得牲體歸則以班賜不畱神惠也輕褻鬼餘賢聖非無舊識鄭元論語注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也明視疏趾具在常經剛鬣柔毛備諸彝典禮記凡祭宗廟之禮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雉曰疏趾兔曰明視正義皆肥貌也李休位靈臺守職縮太官雖無負鼎之功漢書伊尹負鼎俎以滋味干湯致於王道實委操刀之任左傳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餘胙肉欠頗有指歸依問款辭具陳萌緒爲郎中吳爽強割邀豐博士王均叨分太廣拔劍割肉愧方朔之能仁漢書伏日詔賜肉太官丞日宴不至東方朔獨拔劍割肉去上令自責朔日拔劍割肉何壯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乃反自譽諸府退魚謝公休之貞潔

史記公儀休相魯客有遺魚不受客曰君嗜魚何不 匪
受曰今爲相能自給魚若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
張華之職分數粒仍多 晉書張華爲太常博士轉兼中
書郎慨然有感作鷦鷯賦有曰
巢林不過一枝 同廉頗之無厭百斤不足 束晳發蒙記
每食不過數粒 廉頗啖肉百
斤 非懟非恥與草狗而不殊 注見考功篇 惟暴惟貪共茅鴟
而莫別 左傳工誦茅鴟杜注 茅鴟逸詩刺不敬 深虧雅躅實蠹名流宜
遐荒式清朝列

掌醢一條 周官有醢人自後無聞至隋置 掌醢署令丞各一人唐因之

光祿寺卿楊裕狀稱掌醢署令呂建居官清整不
邀名譽忠肅奉公未蒙進考

籩豆之事各有司存論語籩豆之事則有司存後漢書崔琦傳百官內外各有司存樽
俎之閒非無主守莊子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郭象注庖祝各安其所司
陳之郊祀可以接神明用之禮儀可以享邦國蚳醢鴈
醢之類百代相因說文醢肉醬也周禮醢人饋食之豆凡七醢有蚳醢鴈醢賈疏蚳蟻子也
取白者以為醢龍醬蟹醬之流千齡不易說文醬醢也龍醢注見太卜篇梁劉孝儀
啓龍醬傳甘蚳醢稱貴說文胥蟹醢也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若青州之蟹胥字林云蟹醬也
呂建策名膳府委質庖官左傳策名委質既宰鹿臡周禮鹿臡鄭注有骨
為臡無骨為醢實司蛟鮓拾遺記漢武帝釣得白蛟付大官為鮓肉紫骨青香美無倫釋名鮓菹也
以鹽米釀魚以為菹鶬寒四獸之腊罔不畱心北堂書鈔酒食部寒篇云釋名言韓

羊韓雞本韓國所為曹植言寒鵠蒸麑曹植七啓寒芳蓮之巢寵李善注寒今胵肉也引鹽鐵論羊淹雞寒毛貴詩傳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豕正義所獻四獸以供膳說文腊乾肉也周禮腊人掌乾肉鄭注若今涼州烏翅賈疏涼州烏翅解乾肉之狀也

羊䘓五侯之鯖會兼注意

說文云䘓羊凝血也釋名血䘓以血作之增其酢豉之味使甚苦以消酒也漢書成帝舅五人同日封侯故謂之五侯西京雜記五侯不相能賓客不相往來婁護豐辨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世稱五侯鯖

鹿牙之糁

釋名糁糁黏也相黏𪏰也周禮醢人糁食鄭注取牛羊豕肉小切之合稻米以為餌煎之按鹿或作麞白居易詩鹿米麞牙稻

馬齒之鹽

北史李孝伯傳太武賜宋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鹽各九種有馬齒鹽

點以鳳林之酢

漢武內傳西王母曰仙人上藥有鳳林鳴酢韻會醋本作酢今人以此為酬酢字反以醋為酢字時俗相承之誤

飲以烏程之茗

吳興記烏程縣西二十里

有溫山出御荈爾雅檟苦荼郭注今呼早采者爲荼晚取者爲茗一名荈

孟宗遺母猶避嫌疑列女傳孟宗爲監魚池司馬自能結網手捕魚作鮓寄母母還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宗謝罪沈之於江

杜預餉人惟求免罪晉書杜預在鎮數餉遺洛中貴要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爲害不求益也

忠以奉上酌貪泉而彌清晉書吳隱之爲廣州刺史州有水名貪泉飲之懷無厭之欲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在州清操愈厲

廉以當官置脂膏而不潤後漢書孔奮爲姑臧長清儉人或譏之曰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孔穎達禮記正義凝者爲脂釋者爲膏

朱文季執心強直榮位騰遷後漢書朱暉字文季遷臨淮太守吏人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季後肅宗召拜爲尚書

黃叔度獨守恬虛聲名籍甚後漢書黃憲字叔度太守禮進賢達卒不能屈憲郭林宗曰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漢書陸賈遊

漢廷聲名籍甚注籍甚猶云狼籍甚盛也不求於物遂被疾於孤醒楚辭屈原曰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不屈於人終見排於衆醜王逸離騷序醜物以比讒佞說苑趙簡子曰美女者醜婦之仇也楊回三逐盛德空收說苑楊回見趙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去聞君好士故來張既十年公平可錄魏志張既爲安定太守在郡十餘年政惠著聞理合甄拔以勸朝班

珍羞一條周官有籩人後漢有甘丞晉太官令有餳官果官北齊有肴藏令唐初因之後改爲珍羞置令丞各一人

珍羞令趙慶諸州所進口味割截餉送權門每得好官衆所談薦名實相反深愧國章

趙慶佞媚爲姿諂諛成性貪殘不軌獸中之有餓狼詩序在位貪殘左傳不軌不物後漢仲長統傳餓狼守庖廚輕薄無儀人閒之有猰鬼輕薄注見苑總監篇詩相鼠有皮人而無儀爾雅猰貐類貙山海經窫窳其狀如龍首食人江淮果物荔枝龍眼之珍南方草木狀荔枝如桂樹青華朱實大如雞子白如截肪甘而多汁龍眼樹如荔枝稍小形圓如彈丸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河濟飴糖米糵馬鞍之妙周禮兗州其川河濟異物志交趾所產蔗笮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爾雅米者謂之糵李巡注米飯半醒半熟爲糵王灼糖霜譜繖山在涪江東與山對望曰馬鞍山亦近百家然霜成皆中下品石蜜百花之蕊味是蜂調南中八郡志交趾有甘蔗笮取汁曝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劉根墨子枕中記鈔百花釀蜜張璠易注序蜜蜂以兼採爲味甘瓜五色之香

美疑鶴集史記邵平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美幽冥錄孫鍾至孝種瓜爲業忽有三少年乞瓜爲鍾定墓地出門悉爲白鶴豹胎龍脅六韜玉杯象箸不盛菽藿之羹必將熊蹯豹胎枚乘七發豢豹之胎孔煒七引龍脅之肪鳳腊猩脣說文腊乾肉也呂氏春秋肉之美者猩猩之脣越俗鳴蟬之稻郭義恭廣志南方有鳴蟬稻七月熟安定噎鳩之麥吳均餅記安定噎鳩之麥洛陽董德之磨趦趄雌伏張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趦趄廣雅趦趄難行也雌伏注見御史臺篇謁宰輔之車前漢書袁盎道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蹴踖蛇行論語蹴踖如也戰國策蘇秦過洛陽嫂蛇行匍伏鮑彪注蛇不直行拜公卿之馬首論語出則事公卿左傳惟余馬首是瞻諂事賈謐晉書潘岳與石崇諂事賈謐每候其出輒望塵而拜阿附董賢漢書孔光爲丞相知上欲尊寵董賢下車拜謁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徒有事於苞苴

注見內侍省篇不自親於機杼後漢書王丹友人喪親同郡陳遵賻物甚豐丹乃懷一疋縑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自出機杼遵聞有慚色盜家財而餉家長人路難通偸社酒而勸社神冥遂未許鼠竄求道小人引之以爲能史記蒯通曰奉頭鼠竄以歸漢王狐媚取容君子得之而不貴晉書石勒曰不效狐媚取天下宜從斥逐以肅羣寮

籍田一條籍田者天子躬耕千畝使民如借故謂之籍周有甸師漢始開籍田後闕晉復置江左至唐皆不聞焉

廩犧令唐制廩犧令丞掌犧牲粢盛屬太常卿王堯上封事準禮諸侯九推禮記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今之刺史古之諸侯唐州

置刺史一員 無籍田處不可以訓農

漢書十志 漢書十志有食貨志 農爲有國之基 漢書文帝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籍田朕親率耕 洪範九疇 見書 食是生人之命 漢書食貨志洪範八政一曰食尚書大傳八政何以先食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所本也范子計然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 由是古之聖帝躬事三推 禮記元日祈穀於上帝躬耕帝耤天子三推 昔者明王親行萬乘 潘岳籍田賦侯萬乘之躬履 鼉鼓振地 注見鼓次篇 鑾輿動天 班固西都賦乘鑾輿備法駕鮑照舞鶴賦箕風動天 聳鳳蓋以來雲 桓譚新論乘車玉爪華枝及鳳凰三蓋之屬班固東都賦鳳蓋棽麗魏文帝祭嵩山文歸蓋如雲 建龍旂而拂日 詩龍旂陽陽鄭箋交龍爲旂楚辭折若木以拂日 青壇岳立翠幕煙平 潘岳籍田賦青壇蔚其岳

立翠幕默以雲布鄭元周禮注帷覆上日幕　百司於是駿奔國語土乃脈發先時九日王郎齋宮百官御事詩駿奔走在廟　三公以之肅事紺轅黛耜克遵應劭之儀潘岳籍田賦紺轅綴於黛耜李善注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耜耒之金應劭漢官儀天子升壇公卿耕訖齋種　夫下綠耦朱紘允備賈褒之禮鄭元論語注耜廣五寸二耜為耦禮記天子為籍千畝冕而朱紘東觀漢記曹褒嘗慕叔孫通為漢禮儀志　周宣王之寢廢自有前譏國語宣王即位不籍千畝虢文公諫之不聽　漢文帝之遵崇斯為後則漢書文帝感賈誼之言始開籍田置令丞　王堯睞參稟署文獻通考稟犧署奏漢始置屬大司農位掌甸師周禮甸師掌耕耨王籍以時入之　欽承北極之尊荊州星占北辰一名北極北極者紫宮天座也　祇奉東郊之典禮記諸侯耕於東郊鄭注東郊少陽諸侯象也　欲

使載芟之詠無替於前修詩序載芟春籍田也鄭箋載始也毛傳除草曰芟繆襲籍田賦嘉載芟之千畝美振古之如茲保介之宍有崇於古訓禮記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閒鄭注保介車右也置耒於車右與御者之閒明已勸農非農者也人君之車必使勇士衣甲居右而參乘備非常也保猶衣也介甲也詩古訓是式潘岳創賦備陳執耒之端潘岳籍田賦我皇乃降靈壇撫御耦抵場染屨洪縻在手三推而舍庶人終畝曹植爲文具述勤耘之美曹植籍田說天子勤耘以收一國諸侯勤耘以收世祿以今之刺史古之諸侯曹冏六代論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旣稱字養之官逸周書成王曰朕不知字民之道實曰教人之首漢書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若令勸沮注見禮部篇必在躬親詩弗躬弗親庶民弗信此雖識於朝三猶未

聞於暮四列子宋有養狙者曰與若芧朝三暮四足乎衆狙怒曰朝四暮三足乎衆狙喜祇若
壇飛羽爵便爲勸稼之方應璩與滿公炎書羽爵飛騰門列春牛卽
是趨農之候後漢書禮儀志立春之日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更施別法於
是爲煩

親蠶一條禮記王后蠶於北郊梁書親蠶儀注親蠶日太祝令質明以太牢祀先蠶
皇后親蠶諸侯之小君古者亦有蠶室今廢其事不
可以率下此亦王堯封事

平土就蠶彰乎曩烈書桑土既蠶孔注大水去民下邱居平土就桑蠶亘山成
繭著自前書後漢書光武建武二年野蠶成繭被於山阜人收其利爰崇黻冕之

宮論語致美乎黻冕注皆祭服也遂展鞠衣之範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六服鞠衣鄭注鞠衣黃桑服也色如鞠塵象桑葉始生月令三月薦鞠衣於先帝告桑事暨乎姑洗應律禮記律中姑洗鄭注季春氣至則姑洗之律應國語姑洗所以修潔百物甲乙司晨禮記其日甲乙鄭注乙之言軋也時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因以爲日名焉鳴鳩醉椹之朝禮記鳴鳩拂其羽詩吁嗟鳩兮無食桑椹毛傳鳩食桑椹過則醉而傷其性戴勝降桑之日注見將作監篇鴐椎就列一十四位導其前漢書帝母稱皇太后正嫡稱皇后妾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之號武帝加婕妤娙娥容華充衣元帝加昭儀凡十四等鷩服斯臨周禮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百二十宮隨其後周禮六宮鄭注王者后一宮三夫人一宮九嬪一宮二十七世婦一宮八十一御妻一宮凡百二十人鸞鑣順動詩輶車鸞鑣文獻通考後漢皇

后出蠶乘鸞輅翠蓋鑾其參差揚雄甘泉賦咸翠蓋而鸞旗鳳轄徐飛吳均續齊諧記漢宣帝以皁蓋車賜霍光至夜車轄上金鳳凰輒飛去至曉乃還翟羽紛其容裔沈約宋書太皇太后皇后法駕翟羽蓋懿筐是執柔桑是攀詩女執懿筐爰求柔桑梁皇后親蠶儀注皇后躬桑始將一條執筐受桑勸以父兒之蠶馬縞中華古今注程雅問蠶何云女兒答云太古時人遠征家有女并馬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迎父歸吾嫁汝馬去父乘之還馬見女輒怒父殺馬曝皮於庭皮起抱女而行化爲蠶於樹今人以蠶爲女兒蓋古之遺語也收其園客之繭神仙傳園客者濟陰人嘗種五色香草忽有五色蛾集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牛華蠶焉至蠶時有一女子自來助客養蠶得繭二十枚大如甕每一繭繅六七日絲乃盡繅訖此女與園客俱仙去三盆事畢禮記夫人繅三盆手鄭注三盆者三淹也可獻之於王公左傳可羞於王公六服功

成周禮司服鄭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可陳之於宗廟禮記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以供郊廟之服又遂朱綠之元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昔三王季末

五霸陵遲詩序禮義凌遲禮樂自出於諸侯征伐不由於天子孔安國論語注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遂令列國命婦禮記卿大夫從君命婦從夫人釋名大夫之妻曰命婦婦服也服家事也夫受命於朝妻受命於家也竊三宮之

禮容禮記夫人繅三盆手遂布於繅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繅連伯嬪嬙王制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左傳齊侯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曰猶有先君之適及遺姑姊妹若而人使董振擇之以備嬪嬙僭九重之秘式楚辭君之門兮九重聖朝八紘同貫揚雄解嘲耀八紘音義八紘八方之綱維也范甯穀梁傳序華戎同貫四海爲家張衡西京賦奄四海

而爲家茇往帝之澆風削前王之弊政梁陸倕石闕銘歷代規模前王典故莫不茇夷剪截允執厥中自我作古何禮之拘張衡西京賦自君作古何禮之拘化俗調垠斯爲折中王堯所請理未通方如愚所裁告記爲允

導官一條導官署卽周官之舂人歷代皆有唐置令丞掌舂碾米麪油燭之事

導官署令姚泰盜用進米二十石上米倍四十五價絹估三十價斷絞不伏

務農重穀曠代之懿典詩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務農重穀稅熟貢新注見左右監門衛篇經邦之雅訓金不可食輕瑞銕以投鼃禮緯含文嘉金王帝王之瑞應爾雅黃金絕澤謂之銕燕丹子太子與荊軻之東宮臨池水而觀軻拾瓦投鼃

太子令人奉盤金玉不可衣棄和珍以抵鵲韓非子和氏獻璧刖
輒用投投盡復進
足哭之王理其璞得寶遂命曰和氏之璧鹽鐵論崑山
以璞玉抵烏鵲漢書晁錯曰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一日不作天下受其飢史記趙肅侯遊大陵相諫曰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
食呂氏春秋神農之教曰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飢矣三載斯盈海內需其
潤禮記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靡蜃而耨淮南子古者靡蜃而耨注蜃大蛤也摩令利以為耨百穀所以繁滋楊泉
物理論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
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屬助穀各二十
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穀者衆種之大名也驅象而耕帝王世紀舜葬蒼梧下有羣象為之
耕三農以之告稔注見將作監篇彩雛屢見非無白壤之儀師曠

禽經首有彩毛曰山雞張華注尾長珍護之雨則避於巖石之下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按彩雞久雨不出今日屢見則非恆雨也書青冀州厥土惟白壤注無塊曰壤晉盧諶詩悠悠方儀廓李善注地道曰方天地曰兩儀故曰方儀

春鳥不鳴自有黃雲之應

臨海異物志鶡鴠一名旦鶡春三月鳴晝夜不止當麥熟鳴乃止按鳥不鳴而黃雲應言麥將熟也古詩云割盡黃雲稻始青是也又東方朔傳凡占長吏東耕視天有黃雲來如覆車土穀大熟豐年也錄備一說

姚泰策名列署受委導官

按秦始置導官署導擇也

專司瑞鶡之禾

拾遺記員嶠之山有環邱多大鵲銜採不周之粟於環邱之上粟生穟高五寸其粟皎然如玉也說文禾嘉穀也粟嘉穀實也

貫圭鳴蟬之稻

注見珍羞篇

赤烏集耨氷粟千倉

八虞古今注所謂赤烏日中三足烏之精降而生曾參鋤瓜三足烏來集其冠詩乃求千斯倉

黃雀隨犂秋、田萬畝

袁山松後漢書陳弇學尚書躬

白耕種常有黃雀飛來隨食弄翽翔五種燕頷之粲周禮豫州幷州宜五種郭義恭廣志黍有燕頷之名毛萇詩傳粲粟之精鑿者粒若流珠抱朴子黃帝到鼎湖而飛流珠六月翟白之租郭義恭廣志青芊黃月熟黃翟雉也翟白謂色如白雉說文租田賦也精如散玉莊子注簡米曰精豈得安定之終不進中宮注見珍羞篇長安之米

竊留私室漢書東方朔曰如以臣言無可用之宜捐棄無令空索長安米刑名極峻法焉可逃情狀難容死有餘譴但平贓定律必依高估供進所須宜從極價論次繼則狀當殺坐準

勾盾一條張衡東京賦奇樹珍果勾盾所職薛綜注勾盾主小苑官按漢有勾盾令典苑囿之事唐置勾盾署令二人丞四人掌薪炭鵝鴨藪澤之物此判舊本標題總曰導官勾盾二條導官判具於右勾

盾判 原缺

左右衛將軍一條 以下二篇並見事文類聚非完篇也舊本補入左右衛篇後今移附於末

鈎陳肅肅彰北極之威靈錡仗森森表南端之壯麗九旗揚旆日熾星流五輅鳴鑾龍軿鳳轄武夫拔燕之服羽騎雷屯期門珥鶡之冠旄頭宿設

軍器監一條

欄錡分司武庫是藏兵之處 原欄[illegible]受兵日錡 森森司衛鶴膝皎而含霜稍凜棠旌旄屈[illegible]之而奪日 原注鶴膝 寻也 萬人強弩動黃間而[illegible]之機丙[illegible]神刀輝丹霜而

吐鍔（原注：黃閒機弩牙也）三屬之甲自含[illegible]年九石之弓固宜良勁

龍筋鳳髓判卷之四終

番禺孟鴻光校



